

軍事史

Vol.31

評論

MILITARY HISTORY REVIEW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編印
中華民國113年6月出版



若您對本書有任何寶貴意見，
請掃 QR code 填寫建議，謝謝您。

目錄

中華民國113年6月/第31期

■ 黃埔建軍百年暨金門九三砲戰70週年專題論述

黃埔建軍與統一廣東之研究 晏揚清 5

金門九三砲戰之研究 呂駿彬 43

■ 國軍部隊軍事校院機關沿革史

陸軍步騎砲主兵科學校的創建與抗戰時期的發展 李柏誼 73

綏靖戡亂時期的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十四軍 陳偉忠 123

高空的勇者——空軍第三十五中隊 金 智 171

■ 一般軍史論述

論清代臺灣之地方武力 林福隆 219

納粹德國最後的一搏：1944年阿登戰役 蔡志昇 267

靖海伏波——海軍「伏波軍艦」之研究 郭起斌 321



【黃埔建軍百年暨金門九三砲戰70週年專題論述】

黃埔建軍與統一廣東之研究

晏揚濤

摘要

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推翻滿清。然而民國肇建後，政權卻被落入北洋軍閥之手。為此孫中山南下廣州，組建革命政府，企圖討伐北洋軍閥。民國11年，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孫中山險遭不測，深感缺乏革命精神的地方軍人不能依靠，加上受到俄國共產革命成功的影響，讓孫中山決定對中國國民黨進行改組，以及在軍事上效法蘇俄紅軍，創建屬於革命黨的革命軍。13年5月，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之後在蔣中正校長卓越領導下，軍校茁壯發展，成為一支具有三民主義信仰，戰力堅強之革命勁旅，並在蔣校長率領下，協同友軍兩次東征，澈底擊潰長期危害廣州革命政權的叛逆陳炯明集團，以及剷除盤據廣州的滇、桂軍，至此國民政府統一廣東，奠定日後蔣中正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之根基。

壹、前言

民國成立後，先有袁世凱竊國稱帝，後有軍閥割據混戰，國父孫中山先生有感革命事業之所以未能成功，在於革命黨黨員組織與精神的渙散，及缺乏革命黨的軍隊，遂於民國13年改組中國國民黨，接著創辦黃埔軍校，並任命蔣中正為校長，準備建立黨軍。黃埔建軍初期，廣州革命政府所處環境極為艱險，粵省尚在地方實力派

人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等人割據控制中，黃埔軍校經費奇缺，幸賴蔣中正校長與廖仲愷黨代表合作無間，及全校師生共艱苦、同起居，校務勉強得以維持下去，而學校培養革命幹部熱忱努力，始終不渝。

民國13年10月，蔣中正校長率黃埔軍校師生協同友軍，解決廣州商團事變，之後學校基礎漸漸穩固，陸續組建兩個教導團，校軍始具規模。時盤據東江叛軍陳炯明集團威脅廣州革命政府，革命政府為鞏固革命根據地，決定討伐陳逆。14年2月初，蔣校長奉命率領校軍參加第一次東征，並以校軍擔任前鋒。校軍初試鋒芒，所向無敵，尤其棉湖一役，以寡擊眾，痛殲叛軍，大獲全勝。14年3月底，校軍協同粵軍底定東江。然而當校軍協同友軍東征之際，盤據廣州的滇、桂軍，企圖顛覆革命政府。蔣校長率由校軍擴編的黨軍回師靖亂，協同友軍擊滅滇、桂軍，至此廣州革命政府得以穩固，黃埔校軍亦聲名遠揚。

第一次東征及廣州靖亂的勝利，不僅增加黃埔校軍的實戰訓練，而且累積了戰鬥經驗。民國14年6月2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政府改組決議案」，決定建立國民政府，同時設置軍事委員會。7月1日，廣州軍政府正式將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除設置軍事部外，另設置軍事委員會，是為最高軍事首腦部門，直隸國民政府。首任軍事委員會主席由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兼任，蔣中正、許崇智、胡漢民、伍朝樞、廖仲愷、朱培德、譚延闓為委員。¹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後，即將過去隸屬於革命陣營的建國軍及黨軍，統歸軍事委員會管轄，改稱「國民革命軍」，所有冠以地區名稱部隊，至此均為之統一。8月26日，廣州國民政府發表改編後之各軍軍長姓名如下：第一軍（原黨軍）軍長蔣中正；第二軍（原湘軍）軍長譚延闓；第三軍（原建國第一軍）軍長朱培德；第四軍（原建國粵軍）軍長李濟琛；第五軍（原建國第三軍，或稱福軍）軍長李福林。其餘贛軍、鄂軍、豫軍各部之名稱，暫仍其舊，至是廣州國民政府之軍權統一。²11月，國民革命軍將叛軍陳炯明集團驅出粵東。15年1月，國民革命軍攻占海南島，至此廣東統一。

今（民國113）年適逢黃埔建軍百年，筆者蒐整有關黃埔建軍相關史籍，就國父

1 周美華，《國民政府軍政組織史料》，第一冊，軍事委員會（一）（臺北：國史館，民國85年），導論頁2-4。同書，導論頁4記：至民國14年8月底，廣州地區的軍隊完成統一整編，軍事委員會成為名符其實的最高軍事機關。

2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民國48年，頁292。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第一輯》，卷一，（臺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時間未註明），頁303。

孫中山先生創辦黃埔軍校之緣起，黃埔軍校在蔣中正校長領導下，茁壯發展，組建校軍，之後擴編為黨軍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並在蔣中正卓越領導下，兩次東征，討伐叛逆陳炯明集團，驅逐盤據廣州的滇、桂軍，至此粵省統一，成為廣州國民政府的重要武裝力量，並奠定日後國民革命軍得以完成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國大業之根基，本文就黃埔建軍的緣起與發展、兩次東征統一廣東，以及黃埔建校及建軍初期之得失，做一個論述及探討。

貳、黃埔軍校建校緣起與發展

滿清末年，清廷衰敗，武備廢弛，遭受歐美與日本列強侵略，屢戰屢敗，與列強簽訂許多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淪為列強次殖民地。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救國救民，遂倡導革命，歷經10次起義失敗，最終在宣統3年（西元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民國肇建後，先有袁世凱竊國稱帝，後有軍閥割據混戰，戰禍連年，民生凋敝，國脈如縷。民國6年，孫中山為護法南下廣東，惟受制西南軍閥及政客排擠，護法失敗，離粵赴滬。9年，孫中山在粵軍支持下返粵，之後企圖北伐。未料11年6月16日，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勾結北洋軍閥，背叛革命政府，以致北伐中挫。

孫中山在其革命生涯的最後兩年裡，在政治思維與策略上有了很大的轉變，他的民族主義方向輪廓及強度改變了。他更加重視黨的組織、效忠和紀律。黨不再像從前依靠善變的軍閥，以達成種種的協定，而是依賴一支自己訓練精良的軍隊。這是他與蘇俄合作之後產生的新發展。³孫中山檢討革命一再受挫，其原因係中國國民黨組織不全，黨員缺乏訓練，民眾缺乏對主義信仰，遂於民國13年進行中國國民黨改組，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黨綱及政策。除了對中國國民黨進行改革外，在軍事上受到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以及陳炯明叛變，讓孫中山深感革命屢次失敗，係舊有軍隊不可依賴，若要想發展革命事業，非創造真正的黨軍不可，黨軍基礎必須培養澈底瞭解主義，具有革命軍精神的軍官，於是創建軍官學校的意念更為堅定。⁴

民國13年1月初，孫中山與蘇俄顧問鮑羅廷討論到中國國民黨按照蘇俄模式建

3 張緒心等著，《孫中山未完成的革命》（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民國82年），頁136。

4 呂芳上，〈先總統蔣公與黃埔軍校的創建〉收錄在《黃埔建校六十週年論文集》，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3年），頁26,27。

立一支自己的黨軍。5月初，在蘇俄積極援助下，廣州革命政府開辦陸軍軍官學校（以下簡稱黃埔軍校）。⁵6月16日，孫中山於在主持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訓詞闡明如下：中國的革命有了13年，現在得到的結果祇有民國之年號，沒有民國之事實。……這個原因簡單的說，就是由於我們革命，祇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如果沒有好革命軍，中國的革命永遠是要失敗。……兩年之前，……陳炯明軍砲攻觀音山，拆南方政府的臺，……同在一個革命政府之下的軍隊，因為利害不同，竟會倒戈相向，做敵人所做不到的行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義的軍隊，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觀念。如果和他們本身利害相反，馬上就靠不住。……所以我們革命總是失敗。……俄國在6年之前，一經發動革命，便同時組織革命軍，以後著著進行，所以能夠消滅舊黨，和外來的敵人，大功告成。我們現在開辦這個學校，就是仿效俄國。中國革命有了13年，到今天還要辦這種學校組織革命軍，可見大凡建設一個新興國家，革命軍是萬不可少的。⁶

稍早民國12年1月，滇、桂軍驅逐盤據廣州的陳炯明。2月15日，孫中山由滬返穗，繼於3月1日成立大元帥大本營。此時蔣中正成為孫中山軍事上得力的助手。早在9年10月底，孫中山致函給蔣中正稱其：「勇敢誠篤，與（朱）執信，知兵又過之」。當陳炯明叛變時，蔣中正自滬來粵赴難，孫中山說：「入（永豐）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正，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生死」，此共患難同生死的決心，讓孫中山視蔣中正為日後革命繼承人，因而創辦軍校重責，自然落在蔣中正身上。⁷同（12）年11月15日，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議決中國國民黨義勇軍組織。11月26日，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十次會議，決議義勇軍學校定名為「國民軍官學校」，以蔣中正為校長，廖仲愷為政治部主任。⁸其後有部分黨員請求孫中山自兼校長。孫中山力排眾議，未予採納，仍維持原意，任蔣中正為校長，足見對孫對蔣之信任與寄重。⁹

5 張緒心等著，《孫中山未完成的革命》，頁145。

6 陸軍軍官學校編印，《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冊，民國58年，頁2之5-2之13。

7 呂芳上，〈先總統蔣公與黃埔軍校的創建〉收錄在《黃埔建校六十週年論文集》，上冊，頁28。

8 羅家倫，《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74年），頁1126,1132。

9 羅家倫，《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1141。

民國12年8月5日，蔣中正奉孫中山命令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俄考察軍事、政治與黨務。8月16日，蔣中正率團由上海啟程赴俄。11月29日，蔣中正率團返國，於12月15日抵達上海，將在蘇俄此行所得資料和印象撰寫成「遊俄報告書」。13年1月16日，蔣中正赴廣州向孫中山報告遊俄詳情，¹⁰並建議：「為求國家強盛，必先統一全國；要統一全國，必先消滅軍閥；要消滅軍閥，必先建立軍隊；要建立軍隊，必先建立學校」，至此孫中山創辦軍校意志更為堅定。¹¹

民國13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由孫中山親白主持。¹²此時中國國民黨雖已改組，但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假藉革命旗幟，圖個人私利。孫中山決定派赴蘇俄考察回國的蔣中正負責籌設軍官學校。¹³1月24日，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任命蔣中正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28日，指定黃埔島舊有廣東陸軍學校及海軍學校為黃埔軍校校舍。¹⁴2月3日，孫中山任命蔣中正為中國國民黨本部軍事委員會委員。6日，設立黃埔軍校籌備處於廣州南堤2號。8日，黃埔軍校首次召開校務籌備會議，並於2月10日分配各省區招收學生名額，擬定共324人。另外招備取生30至50人。惟當時各省多為軍閥勢力範圍，不能公開招生，故請托回籍之大會代表祕密代辦，介紹革命青年來校應試。¹⁵同(13)年3月27日，黃埔軍校試驗委員會借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舉行第一期學生入學考試。4月28日，入學考試案揭曉，正取350名，備取120名。¹⁶

民國13年5月2日及5月9日，孫中山分別任命蔣中正為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參謀長，廖仲愷為學校中國國民黨黨代表。12日，蔣中正校長及廖仲愷黨代表分別呈報就職視事。¹⁷5月5日及5月10日，第一期學生350人及備取學生120人先後入

10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臺北：國史館，民國103年），頁202,204,208,229,231,234。

11 袁守謙等，《黃埔建軍》（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65年），頁13。

12 羅家倫，《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1152。

13 羅家倫，《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1159。

14 羅家倫，《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1162。

15 參閱一、羅家倫，《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1172,1173,1174。二、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34,235。三、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6,27。

16 參閱一、陸軍軍官學校編印，《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冊，頁2之5。二、王柏齡，〈黃埔軍校開創之回憶〉收錄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史料》，頁386。

17 羅家倫，《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1188,1189。

校。¹⁸黃埔軍校學生入校及開學典禮日期均為孫中山所親定；前者係10年5月5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之日，後者係11年6月16日為陳炯明叛變，廣州蒙難之日。學校校訓「親愛精誠」及「繼來開來」為蔣中正校長親自擬選，奉孫中山核定使用，其目的在造就「頂天立地」、「繼往開來」，堂堂正正的革命軍人，其涵義更為深長遠大。¹⁹6月13日，孫中山正式任命黃埔軍校各部主任，任命李濟琛為教練部主任，王柏齡為教授部主任，戴傳賢為政治部主任，何應欽為總教官。²⁰

民國13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7時40分，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乘江固軍艦蒞校，上午至禮堂訓話。訓話完畢，由胡漢民代讀孫中山之訓詞，詞曰：「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此訓詞以後稱為校訓（16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新製樂譜，明令定為國歌）。²¹15時，孫中山在軍校閱兵，由總教官何應欽指揮。²²7月7日，孫中山任命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兼任長洲要塞司令。²³9月12日，蔣中正校長派學校教官文素松率第一隊學生，護衛孫中山移大本營於韶關。²⁴10月上旬，隨從北伐的黃埔軍校第一隊學生從韶關返校。²⁵11月19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將大本營陸軍講武學校與黃埔軍校合併。²⁶

自黃埔軍校創辦後，廣州革命政府因應環境需要，創建黨軍。黨軍之基礎為黃埔校軍；校軍成立係始於編練教導團。民國13年8月下旬，蔣中正校長為學校教導團招募新兵，由陳果夫主其事，於蘇浙皖秘密招募新兵。²⁷9月3日，蔣中正校長及廖

18 陸軍軍官學校編印，《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冊，頁2之6,2之7。

19 陸軍軍官學校編印，《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冊，頁2之6。

20 羅家倫，《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1195。

21 羅家倫，《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1196,1197。陸軍軍官學校校訓於民國16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新製樂譜，明令定為國歌。

22 參閱一、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56。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黃埔軍官學校校史簡編》，民國75年，頁23。

23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61。

24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71。

25 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續篇），頁563。

26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87。

27 參閱一、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69。二、陳果夫，〈黃埔建軍招兵買馬記〉收錄在《北伐統一五十週年紀念特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7年），頁268。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民國48年，頁104。

仲愷黨代表派何應欽籌組教導團，其組織及訓練採用新制。²⁸9月12日，孫中山為北伐駐節韶關，深感建立黨軍刻不容緩，手函蔣中正校長云：「練兵一事，為今日根本之圖。」蔣校長當即稟覆，命令何應欽著手教導團籌備。10月18日，復派王懋功等人前往上海招募北方籍士兵，額定五千名，如北兵難於如意，擬招江淮土著。新兵自是陸續到達，教導團正式成立。迨後繳得廣州商團槍械及向蘇俄外購武器運到後，即以補充裝備。²⁹11月20日，黃埔軍校教導團編成，何應欽擔任團長，沈應時、陳繼承、王俊分別擔任第一、二、三營營長。³⁰

教導團初創編制設團長、團黨代表，團轄3個營，營設營長、營黨代表、營附。營轄3個連，連設連長、連黨代表、副連長。連轄3個排，排設排長、副排長。教導團建制直屬部隊計有特務連、偵察隊、機關槍連、輜重連、通信隊、衛生隊。³¹教導團編練由團中級幹部及黨代表由黃埔軍校教官選任、連長由區隊長選任外，排長、班長以學生充之，營以下黨代表遴選學生中富有政治、學識者充任之，並制頒革命軍連坐法，以律戰陣進退，故能上下一心，指揮如意，成為節制之師，樹立黨軍模範。³²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分發教導第一、二團見習。³³

民國13年12月26日，黃埔軍校教導第二團成立，原軍校教導團改稱為教導第一團，³⁴原教導團團長何應欽擔任教導第一團團長。教導第一團轄第一、二、三營，

-
- 28 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民國73年，頁55。
- 29 參閱一、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88。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04-105。三、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臺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時間未註明），頁91。
- 30 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56,64。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戰役史第一部：建國》，下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2年），頁167記：13年11月28日，何應欽辭去總教官職，專任教導第一團團長職務。朱敬恆，《大樹將軍—陳繼承先生傳》（臺北：七十年代出版公司，民國63年），頁22記：13年12月12日，陳繼承擔任軍校入伍生第一營營長，劉峙接任教導團第二營營長。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08記：14年1月20日，第二營營長改委劉峙接充。
- 31 參閱一、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88。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06,107，教導團編制表。三、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64。王俊，〈棉湖大捷五十年之回憶〉收錄在《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民國64年，頁44記：教導團第三營編制是營部和3個連，全營士兵為三百八十餘人。
- 32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08。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92。
- 33 顧祝同，《墨三十九自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0年），頁44-45。
- 34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92。

營長分別為沈應時、陳繼承、王俊。³⁵至14年1月31日，第一次東征前夕，教導第一團編制及主官姓名如下：團長何應欽，黨代表繆斌，參謀長劉秉粹；第一營營長初為沈應時，第一次東征淡水之役沈營長受傷，由蔣鼎文升任營長，第二營營長劉峙（14年1月接任），第三營營長嚴鳳儀。團直屬部隊計有：偵察隊、特務連、輜重隊、學生兵連。³⁶教導第二團團長由學校教育長王柏齡兼任，黨代表張靜愚，參謀長郭大榮，轄第一、二、三營；第一營營長顧祝同，第二營營長林鼎祺（稍後由劉堯宸繼任）、第三營營長金佛莊。³⁷團直屬部隊轄有偵察隊、特務連、輜重隊。³⁸14年2月15日，教導第一團、第二團與粵軍協同攻克淡水。16日，蔣中正校長親赴教導第一團視察，該團第一營營長沈應時升任教導第二團團長，原第二團團長王柏齡調任黃埔軍校參謀長。³⁹3月中旬，因棉湖之役官兵傷亡頗重，兵員短缺，遂將自陳炯明叛軍擄獲之俘虜，加以選補。⁴⁰

民國14年1月6日，黃埔軍校以教導第一、二團，在校學生所組成步兵總隊（總隊長胡樹森，轄第一、二、三隊）、砲兵營、工兵隊、輜重隊，與第三期入伍生營編成「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校軍」（簡稱黃埔校軍），由校長蔣中正兼任校軍指揮官。⁴¹4

35 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64-65。

36 參閱一、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籌備會編印，《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附表二。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50,169。教導第一團正式成立時間眾說紛云；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先總統蔣公軍事上的豐功偉業》，民國75年，頁31記：13年11月12日，教導第一團正式成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黃埔軍官學校校史簡編》，頁27記：13年11月20日，教導第一團成立。

37 參閱一、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92。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08,150。三、顧祝同，《墨三九自述》，頁44-45。

38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08,150。

39 參閱一、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70-71。二、錢大鈞，〈棉湖戰役五十週年〉，收錄在《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38。三、錢大鈞，《錢大鈞上將八十自傳》（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8年），頁16。四、于翔麟，〈王柏齡一創校有功學播清芳〉收錄在《黃埔軍魂》（臺北：實踐出版社，民國74年），頁98。蔣中正，〈淡水之戰為革命之開始〉收錄在《先總統 蔣公全集》，第二卷，（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民國73年），頁491記：王柏齡團長因身體不好，調到（黃埔軍校）校本部做參謀，第一團第一營營長沈應時因打淡水有功，升任第二團團長，但沈團長因為負傷不能到任，由錢大鈞參謀長代理。王俊，〈棉湖大捷五十年之回憶〉收錄在《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48記：王柏齡團長在淡水戰役因指揮失當，遭撤職處分。

40 王俊，〈棉湖大捷五十年之回憶〉收錄在《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47。

41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50。二、陸軍軍官學校，《總統 蔣公與陸軍軍官學校》（桃園：陸軍總司令部，民國69年），頁49。三、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先總統蔣公軍事上的豐功偉業》，頁31。四、劉鳳翰，〈國民革命軍的發展與指揮系統的建立〉收錄在《先

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十七次會議，通過黃埔軍校黨代表廖仲愷提議「建立黨軍案」。⁴²1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將黃埔校軍教導第一、二團擴編為「中國國民黨黨軍第一旅」（簡稱黨軍第一旅），隸屬黨軍司令部。黨軍第一旅編制下轄教導第一、二團；旅長由教導第一團團長何應欽升任並兼任第一團團長；教導第二團團長沈應時。⁴³21日，教導第三團成立，團長錢大鈞。⁴⁴教導第一、二、三團均受蔣中正校長節制。⁴⁵

民國14年5月29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任命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為「黨軍司令官」（廖仲愷為黨軍黨代表），全權節制黨軍，於是國民革命軍規模漸具。⁴⁶6月14日，黨軍第一旅旅長何應欽率部平定惠州、河源之滇軍第三軍胡思舜部，至是肅清粵省滇、桂軍此反革命勢力。⁴⁷15日，黨軍第一旅在廣州擴編為「中國國民黨黨軍第一師」（簡稱黨軍第一師），隸屬黨軍司令部，⁴⁸師長由黨軍第一旅旅長何應欽升任，參謀長為劉秉粹，該師轄第一、二、三團，第一團團長先由何應欽兼任，後以劉峙為團長，第二團團長沈應時，第三團團長錢大鈞。⁴⁹16日，黃埔軍校召開校務會議，決議校本部駐廣州八旗會館，第一師司令部及第一、二、三團均駐廣州四標營與北校場營房，第四團（由滇軍俘虜改編成立）暫駐黃埔上莊曾家祠、雨操場。⁵⁰

總統 蔣公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上冊，頁721。

42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45。

43 參閱一、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53。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第一師簡史》，頁3之2。三、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77。

44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53。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編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第六冊，民國25年，頁18記：14年4月21日，增設教導第三團，教導第三團第一、二、三營營長分別為王俊、郭俊、文素松。

45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53。

46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45。劉鳳翰，〈國民革命軍的發展與指揮系統的建立〉收錄在《先總統 蔣公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上冊，頁721記：14年4月13日，黃埔校軍奉命改稱「黨軍」，何應欽任旅長，蔣中正為黨軍司令。

47 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80。

48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第一師簡史》，頁2之3。

49 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302。劉鳳翰，〈國民革命軍的發展與指揮系統的建立〉收錄在《先總統 蔣公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上冊，頁721記：6月13日，黃埔校軍平定滇、桂軍之亂。15日，黨軍奉命擴編為師，何應欽任第一師師長。

50 參閱一、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64,365。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

民國14年6月2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政府改組決議案」，決定建立國民政府，同時設置軍事委員會。7月1日，廣州軍政府正式將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除設軍事部外，另設置軍事委員會，作為最高軍事首腦部，直隸國民政府。同時取消各種地方部隊的番號名稱，一律改稱「國民革命軍」。⁵¹8月24日，以黨軍第一、二師及粵軍第七旅，在廣州編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隸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及軍事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特任蔣中正為第一軍軍長兼黃埔軍校校長，汪精衛擔任第一軍兼黃埔軍校黨代表。⁵²第一軍下轄第一師（師長何應欽）、第二師（師長王懋功）、第三師（師長許濟，粵軍第七旅改編）。第一師成立之初，下轄第一、二、三團，團長分別為劉峙、沈應時、錢大鈞，師直屬部隊主要有砲兵營與憲兵營。⁵³第二師成立之初，下轄第四、五團（由原教導第四、五團改番號成立），第四團團長劉堯宸，第五團團長蔣鼎文。⁵⁴9月25日，黃埔軍校教導第六團成立，旋更名第六團，改隸第二師，團長陳繼承。⁵⁵第三師下轄第七、八、九團及補充團；第七團團長由師長譚曙卿先兼任，後任涂思宗為團長，⁵⁶第八團團長由副師長陸瑞榮兼任，10月中旬，第二次東征惠州之役結束後，徐庭瑤團附因功升任第八團團長，⁵⁷第九團團長衛立煌，補充團團長陸瑞榮。⁵⁸

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頁39。

- 51 周美華，《國民政府軍政組織史料》，第一冊，軍事委員會（一）（臺北：國史館，民國85年），導論頁2-4。
- 52 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303。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81記：8月26日，軍事委員會決議，編組國民革命軍，黨軍改為第一軍，蔣中正任軍長。
- 53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91。二、張光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革命軍》（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76。
- 54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91。二、張光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革命軍》，頁77。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簡史》，頁31,32記：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兼廣州衛戍司令，率第二師（欠第四團，該團駐東莞）、警衛軍第一團及黃埔校軍，負廣州警備之責。劉鳳翰，〈國民革命軍的發展與指揮系統的建立〉收錄在《先總統 蔣公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上冊，頁728記：14年8月1日，黨軍第四、五、六團編成為第二師，以王懋功為師長。
- 55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第二師簡史》，頁2之2。
- 56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二冊，附表17。
- 57 馬俊如，《國民黨軍裝甲兵之父：徐庭瑤將軍》，上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頁22。
- 58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91。二、曹劍浪，《中國國民黨軍簡史》，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頁24-25。《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91誤記：蔣先雲為蔣光雲。《中國國民黨軍簡史》，上冊，頁24記：第三師第七、八、九團團長分為涂思聰、徐庭瑤、衛立煌。

參、平定商團事變與第一次東征

一、平定商團事變

民國13年8月初，英籍華人廣州商團團長陳廉伯勾結陳炯明，並在港英政府支持下，企圖顛覆革命政府，以購械自衛名義，請得購械護照，透過挪威商船運送大批械彈進入廣州。10日，在白鵝潭附近發現為廣州商團偷運槍械之「哈佛輪」，孫中山獲報後，命令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飭令江固、永豐兩軍艦押泊黃埔軍校校門監視。11日，蔣校長奉命將商團所購之械彈悉數提存於軍校內。12日，陳廉伯策動廣州七十二行商店醞釀總罷市，情況緊張。黃埔軍校校長兼長洲要塞司令蔣中正宣布，長洲要塞區域內實施戒嚴。⁵⁹

陳廉伯私運軍火，罪無可逭，卻不知悔改；強迫商團罷市，要脅革命政府，並透過英國駐粵領事出面交涉。從8月10日起，廣州革命政府與商團經過多次折衝樽俎。10月初，福軍軍長兼粵省民團統率處督辦李福林擬訂發還軍械辦法3條向政府申請，廣州革命政府勉強採納。⁶⁰未料10月9日，廣州商團煽動粵省大規模罷市，廣州籠罩於不安氣氛之中。同(9)日，孫中山應李福林之請，命令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將軍校存放槍械交還商團(商團須交足20萬元贖回金)。蔣校長於9日晚交李福林槍枝五千桿點收，轉發商團，並於10日電呈孫中山告以：「商團槍械昨晚移交李登同(福林)轉發各戶，子彈待其交足20萬元再發。今日登同言商舖明日決不罷市。」⁶¹

10月10日14時，商團在運用交還之槍械時，殺害參加國慶遊行無辜民眾二十餘人，強迫商店一律罷市，及散發侮蔑革命政府傳單，公然挑釁革命政府。⁶²時商團在西關架天橋，構築砲壘，以鐵柵門封鎖各街道，廣州西關與城內，形成敵對形勢。孫中山生聞之，致電胡漢民、蔣中正、許崇智、古應芬等人告以：「商人罷市，與敵反攻，同時並舉，叛跡顯露，萬難再事姑息。生死關頭，唯當機立斷。如果確有其事，利用幹部及其他

59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65,266。

60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15。

61 參閱一、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98。二、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78。

62 參閱一、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98。二、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78,279。

(軍校)學生,協同福軍忠勇之士,臨門勸告,不從,則進一步應付之……。」⁶³

10月11日,孫中山特派蔣中正、許崇智、廖仲愷、汪精衛、陳友仁、譚平山為革命委員會全權委員,命令收平商團事變。13日,駐韶關北伐軍一部奉命回師廣州。⁶⁴14日,孫中山任命胡漢民代行大元帥職,另令警衛軍、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飛機隊、甲車隊、兵工廠衛隊、陸軍講武堂、滇軍幹部學校統歸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指揮;粵軍、滇軍、湘軍、桂軍擔任廣州各街坊防守。

14日19時,蔣中正校長督率黃埔軍校師生,協同粵軍張民達部進攻西關至二圍,警衛軍進攻二圍至西瓜園,並先派便衣懷槍進入西關為內應;福軍進攻太平門、普濟橋、建欄橋,滇軍進攻長堤、沙基、黃沙,以十二樓為砲兵陣地,湘軍進攻西村。⁶⁵李福林接奉命令後,立即分調福軍各部扼守珠江各要樞,另集中主力部隊渡過珠江,進城戡亂。⁶⁶

商團氣焰雖然囂張,但商團士兵多係商店職員組成,未受過嚴格軍事訓練,更無作戰經驗。⁶⁷商團數千人集中西關,據樓塞市,企圖固守。10月15日4時,敵我開始接觸,砲聲隆隆,旋大火四起,商團首尾不相應,傷亡甚多,據守寧波會館頑抗。蔣中正校長率聯軍猛攻西關,戰至15日13時,商團不支潰退,我軍攻占商團公所。⁶⁸商團部分士兵逃往沙面,陳廉伯逃亡香港。16日17時,商團副團長李頌韶等代表請求繳械贖罪,革命政府憐而許之,西關外商即日開市,事變乃平。⁶⁹

二、第一次東征

黃埔軍校創辦後,在校長蔣中正領導下,編練教導團,練將練兵,頗具成效。時

63 參閱一、羅家倫,《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1241。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99。

64 參閱一、羅家倫,《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1242,1243。二、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79,280,281。

65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17。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99,100。三、羅家倫,《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1243。

66 莫紀彭筆錄,李業宏整理補充,〈李福林自述〉收錄在《廣州文史》,第四十九輯,電子書版,頁10。

67 鄭建邦,《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2年),頁44。

68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17。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100。

69 參閱一、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82。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17。三、孟·伏·岳列夫著,王啟中等譯,《蘇俄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九部,北伐前後的中國革命情勢(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9年),頁21,22。

粵東一帶，為叛軍陳炯明集團盤據。民國13年冬，孫中山應北洋政府邀請北上，商議國事，陳炯明認為有機可乘，與北洋軍閥勾結，連結閩、贛、湘省反革命勢力，自稱「救粵軍總司令」。⁷⁰14年1月7日，陳炯明集團兵分三路進犯廣州。⁷¹1月15日，廣州大本營召開軍事會議，策定東征作戰計畫，推滇軍楊希閔為聯軍總司令，兵分三路進攻陳炯明集團；以粵軍為左翼軍，滇軍為右翼軍，桂軍為惠州攻城軍。迨2月1日，聯軍出發後，更改作戰計畫，以粵軍為右翼軍，經海豐、陸豐，直趨潮州、汕頭，攻取洪兆麟防地；以滇軍為左翼軍，經河源、老隆直趨興寧、五華，攻取林虎防地。⁷²

聯軍作戰命令頒發後，滇軍、桂軍、粵軍一部並未實行作戰計畫，大部分軍隊未移動。黃埔校軍乃義憤自請擔任肅清東江之任務。⁷³校軍參加東征作戰擔任右翼，以教導第一團（團長何應欽）、教導第二團（團長王柏齡）、第二期學生步兵總隊、砲兵營、工兵隊、輜重隊及第三期學生入伍生第一營為主力。⁷⁴隨同校軍作戰者有粵軍第二師、第七旅及張我東團，總計兵力約一萬人，合組為黃埔校軍，全軍由蔣中正校長統率之。⁷⁵

民國14年1月31日，蔣中正校長在黃埔軍校大操場舉行誓師典禮。⁷⁶2月3日，黃埔校軍各遵命到達指定地點集結。蔣校長在太平圩與桂軍林樹巍師長會晤後，得知叛軍袁叡九部散據東莞附近常平圩、茶山一帶。蔣校長命令黃埔校軍於4日占領下山門、龍旺埠、石鼓之線，5日向東莞攻擊。5日9時，校軍攻克東莞，袁叡九部大部被殲或敗逃。⁷⁷叛軍向三江圩、常平圩潰逃，蔣校長決定乘勝追擊，於5日晚飭令校軍繼續

70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37。

71 亞·伊·趙列潘諾夫原著，王啟中等譯，《蘇俄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第一部，中國國民革命初期戰史回憶（1924-1927）（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4年），頁130-131。

72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43,144,146。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132。三、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66。

73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48。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136。三、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簡史》，頁15。

74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50。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138。三、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第一師簡史》，頁4之2。

75 參閱一、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138。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第一師簡史》，頁4之2。三、陳曼玲，〈蔣公與東征之役〉收錄在《先總統 蔣公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上冊，頁194。

76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02。

77 參閱一、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04-305。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第

攻擊，7日13時，進占常平圩。

2月7日晚，蔣中正校長接獲報告：叛軍練演雄、吳柏所部盤據樟木頭、湘洞一帶。8日16時，蔣校長在常平圩下達作戰命令。旋偵察隊報告敵練演雄、吳柏已退去，叛軍謝文炳與尹驥兩部，正經海豐向淡水前進。9日，蔣校長擬定東江作戰計畫。10日，教導第一團由常平圩向平湖前進，行抵平湖，與叛軍遭遇，當即將敵擊潰。11日，蔣校長獲報：廣九鐵路南段之敵已遁向淡水電稱，龍岡已無敵蹤。至此廣九鐵路沿線地區叛軍被肅清。⁷⁸

民國14年2月12日，陳炯明叛軍自廣九鐵路潰敗後，叛軍熊略、孟獻祥、翁騰輝、林烈等部企圖固守淡水待援。⁷⁹叛軍洪兆麟獲悉淡水危殆，率部萬餘人進抵惠州、博羅，馳援淡水。13日，教導第一團、教導第二團由平湖、龍岡向淡水挺進；粵軍第七旅由藥場圩向淡水挺進；粵軍第二師由新圩向淡水挺進，黃埔校軍兵分三路並進，圍攻淡水城。14日5時，蔣中正校長命令黃埔校軍由樟樹端、壽田圍進攻淡水東南。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由新圩、東邊月進攻淡水西北。⁸⁰

2月14日10時40分，教導第一團向淡水進擊，敵一部退入淡水城內，一部退往淡水東北黃皮徑高地。11時，教導第一團完成對淡水城包圍。何應欽團長接獲教導第二團團長顧祝同通報敵已退入淡水城，第二團正集結淡水西南高地，請第一團向淡水南方圍攻。第一團協力第二團進攻，因敵憑據城垣，何團長下令砲兵向淡水城射擊，敵我相持至日落，毫無進展。⁸¹蔣中正校長觀察淡水戰況後，於14日18時下達作戰命令如下：（一）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擔任攻擊淡水東北、西北一帶地區。（二）教導第一團務必於15日5時30分，攻擊淡水東南端。（三）教導第二團務於15日5時30分，攻擊淡水西南端。（四）兩團所擔任戰鬥區域內，並予砲兵、機關槍等之使用及陣地配備，務於14日日落前，偵察完畢，並嚴防敵之夜襲。（五）步兵學生總隊（欠三區隊）為總預備隊，位於大鰲坳高地西端。因敵憑城據守，以待援軍，蔣校長聞悉洪兆麟率

一軍簡史》，頁4之1。

78 廣九鐵路南段戰鬥經過主要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52-161。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139-154。三、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05-308。四、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簡史》，頁16-17。

79 劉峙，《我的回憶》（臺北：榮泰印書館，民國55年），頁29。

80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09-310。

81 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69。

部由海豐向博羅增援，遂命令教導第一團、第二團挑選奮勇隊，於15日拂曉在砲兵火力掩護下攻城。

2月15日5時40分，蔣中正校長親至大陂坳高地砲兵陣地指揮，並命令砲兵於6時行攻擊射擊，掩護奮勇隊前進。6時25分，我奮勇隊兵分三路向淡水城勇猛挺進，我砲兵命中精確，敵火被我壓制。奮勇隊從遭砲擊摧毀城牆缺口進入淡水城內，斃敵甚多。旋城門大開，教導第一團官兵蜂湧而入，粵軍與教導第二團亦入城，我軍克復淡水城。⁸²16日，蔣校長集合教導第二團官兵作精神講話時說道：「淡水之戰為我們革命開始第一步，並保住了教導團的名譽。」⁸³淡水之役為蔣中正校長親自指揮的第一場勝仗，⁸⁴此役教導第一團陣亡官兵十餘人，受傷官長六人，士兵二十餘人被俘，生死不明者二十餘人，俘擄敵七百餘人，教導第二團傷亡及損失與教導第一團相差無幾。⁸⁵

黃埔校軍雖然已攻克淡水，但擔任中路軍的桂軍未攻下惠州，桂軍畏縮不前；左翼滇軍則徘徊增城、博羅，與河源對峙叛軍林虎有默契。蔣中正校長以當面之敵尚未肅清，友軍復有貳心，不能不以革命之精神，振起孤軍奮鬥之勇氣，乘勝向叛軍洪兆麟殘部猛擊，於2月19日策定進攻平山作戰計畫，以殲滅由淡水退據平山之洪兆麟部，以及退守稔山練演雄部為目的。20日晨，蔣校長命令各部隊向敵攻擊前進。20日10時，粵軍第二師、粵軍第七旅及教導第二團與敵於黃皮徑激戰，敵不支向平山、白芒花潰逃，我軍乘勝追擊。教導第一團於20日9時於黃沙西北鞍部，遭敵突擊，經我官兵用命，將敵擊退。

20日9時25分，教導第一團一部擊潰捕狗嶺南方高地之敵。敵向白芒花退卻，教導第一團先是在捕狗嶺集結，旋何應欽團長以右翼已無槍聲，遂將全團集合九子嶂待命。時奉蔣中正校長命令，向永湖圩方面搜索前進。教導第一團進抵豐門汛西南湖尾宿營時，獲報叛軍熊略部已由永湖圩分向白芒花、惠州潰退。

2月21日，粵軍第二師占領平山。粵軍第七旅在黃埔校軍右翼平行前進，驅逐在

82 教導第一團攻占淡水城經過參閱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69-70。

83 蔣中正，〈淡水之戰為革命之開始〉收錄在《先總統 蔣公全集》，第二卷，頁490-491。

84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11。

85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82。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183。另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第一軍簡史》，頁4之2記：淡水之役斃傷敵軍一千餘人，俘獲五百餘人。錢大鈞，〈棉湖戰役五十週年〉收錄在《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38記：淡水之役俘獲逆軍兩千餘人，步槍一千餘枝。

高圍附近叛軍洪兆麟殘部。21日下午，教導第一團、教導第二團（欠第二營）及校軍本部人員、粵軍第七旅，先後到達白芒花附近宿營。22日，蔣中正校長命令教導第一團第一營進駐平山，對三多祝警戒。23日，粵軍總司令許崇智與蔣校長在白芒花召開軍事會議，會中提出兩案；一案是轉攻惠州，摧破天險，乘優勢以收復東江。一案直趨海陸豐，進搗潮梅，以奪敵之潮汕根據地。蔣校長以前案較難成功，後案較為正確，決予採用，率校軍出梅隴。許總司令率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出擊三多祝。

2月25日，粵軍第二師將三多祝之敵擊潰，殘敵企圖與稔山敗退之敵會合，占據羊蹄山一帶高地。時粵軍第七旅擊潰牛皮嶂之敵，教導第一團進至吉隆圩，教導第二團及軍校校部抵達平政圩。蔣中正校長訓令各部隊：本軍深入重地，環境險惡，只有向前衝鋒，滅此朝食，以求生路。如退後一步，不死於敵手，必死於匪盜，望各將士深曉此意，努力前進，直搗賊巢，共殲厥凶，以成偉績，而行主義。旋接獲石龍聯軍總司令部參謀處通報：得悉桂軍嚴師於20日12時，攻克飛鵝嶺，殘敵退守惠州城。

2月26日，教導第一團由吉隆圩追擊叛軍，由俘虜得知敵在赤石圩一帶。及抵赤石圩前，敵已潰逃。第一團進占赤石圩，以第三營駐赤石圩，第二營任赤石圩北端高地警戒，第一營駐羊蹄山下，監視山上之敵。同（26）日教導第二團擊退敵於圓墩對岸，陳炯明由汕尾逃往香港。27日，教導第一團進占梅隴。同（27）日教導第一團與粵軍第二師攻克海豐。28日中午，蔣中正校長抵達海豐，叛軍向潮汕逃逸。⁸⁶

蔣中正校長會同許崇智總司令策定收復潮汕計畫，擬兵分三路進攻：以黃埔校軍及粵軍第七旅為左路，由海豐、公平圩、河婆、棉湖、普寧前進；粵軍第二師主力為中路，由海陸豐、葵潭、普寧、揭陽及惠來、潮陽，經揭陽追擊前進；粵軍第二師一部為右路，由海豐至汕尾乘船，於汕頭登陸，直攻潮安，餘在老隆、五華一帶防守。預定於3月7日後，集中潮安、揭陽、普寧線上。時叛軍林虎部一股退守河源，其餘在老隆、五華一帶防守。⁸⁷

3月1日，我東征軍各路軍分途前進，粵軍第七旅向河田攻擊前進，敵已先於2月28日，向河婆退卻，粵軍第七旅乘勝追擊。粵軍第一師第一旅即日向海豐挺進。3月1

86 底定海陸豐戰鬥經過，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86-212。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189-223。三、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簡史》，頁18-19。四、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14-320。

87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第一師簡史》，頁4之7。二、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21。三、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第一軍簡史》，頁4之4。

日，河婆叛軍已被粵軍第七旅驅逐。3月3日，粵軍第七旅在鯉湖附近，與叛軍洪兆麟遭遇。粵軍第七旅與敵激戰數小時，將敵驅離，敵向普寧退卻。4日，黃埔校軍進抵井尾，叛軍林虎部由紫金、華陽墟向我抄襲。4日8時30分，蔣中正校長率校部進抵井尾，校軍則挺進至棉湖。5日，我右路軍攻克汕頭，粵軍第七旅攻占揭陽，叛軍洪兆麟部大部向湯坑潰逃，一部向潮安逃逸。時校軍集中棉湖，當晚進抵普寧。

3月6日晨，黃埔校軍由普寧進發，前往揭陽，蔣中正校長命令教導第一團及第二團分途警戒，作出擊之準備。17時，蔣校長率部進入揭陽城。⁸⁸7日，粵軍第七旅攻克潮安；粵軍第二師一部進抵汕頭，我軍攻占潮汕，叛軍洪兆麟部由潮安退往大埔、黃崗。此時我右翼粵軍占領潮汕，本可乘勝殲滅叛軍洪兆麟、葉舉各部，但以孤軍深入，左翼與中路之滇軍、桂軍均按兵不動，復據傳叛軍林虎部已由河婆、棉湖向我軍後方襲擊，是以黃埔校軍停駐揭陽，準備回師迎擊叛軍。⁸⁹

3月11日，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命令粵軍第二師集中潮安，以防叛軍洪兆麟、葉舉兩部反攻。12日6時，黃埔校軍從揭陽兵分兩路向棉湖及棉湖北之狗肚前進；左路以教導第一、二團為主力，右路為粵軍第七旅，用以抄襲敵之左側背，向棉湖東北端桐坑、狗肚前進。蔣中正校長行抵普寧後，即命令教導第一團向棉湖前進，攻擊和順之敵；教導第二團向湖尾前進，轉攻鯉湖之敵，並以一部掩護第一團之左側。17時，教導第一團進駐棉湖，第二團進駐湖尾。

稍早黃埔校軍行軍途中獲報：叛軍劉志陸、黃任寰及王定華等部約七、八千人，由河婆兵分兩路向鯉湖、棉湖進犯，其右翼先頭部隊進至鯉湖；左翼先頭部隊進至距離棉湖約五華里之紅湖（曾塘村）。旋叛軍復退回和順，似有占領和順北端高地模樣。至於鯉湖叛軍則尚未前進。3月12日晚，蔣中正校長以電話各部隊準備攻擊。

3月13日8時30分，黃埔校軍與叛軍在棉湖展開激戰，叛軍主力向我左翼包圍。9時30分，教導第一團團長何應欽接獲第一營營長蔣鼎文報告稱：得知敵大部分向我左翼進犯，第一營在曾塘村與敵相持中，第二連被敵包圍，官兵傷亡甚多，請求派預備隊增援左翼，第三連向敵攻擊中。何團長命令第三營迅速向右前高地攻擊前進。敵

88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22-323。

89 光復潮汕戰鬥經過，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13-222。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223-236。三、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簡史〉，頁19-20。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第一軍簡史〉，頁4之7；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第一師簡史〉，頁4之4均記：潮汕戰鬥我軍斃傷敵軍兩千餘人，俘敵一千餘人。

我激戰至10時10分，教導第一團第一營官兵死傷數十人，第一連及第三連被迫向曾塘村西北高地轉進，以致曾塘村已無我軍扼守。何團長命令第二營營長劉峙率總預備隊渡河後，向敵衝鋒。⁹⁰另命令砲兵隊射擊曾塘村之敵，砲兵隊以砲火掩護第六連攻擊前進。同時右翼第三營方面向敵衝鋒前進，敵遂退出曾塘村。⁹¹11時40分，敵數百人復向曾塘村進犯，我軍據守曾塘村，阻止敵前進。第二營營長劉峙指揮團預備隊，從敵右側襲擊敵之後路，敵因遭我軍夾擊，傷亡慘重，紛紛向上北湖撤退。⁹²

13日12時40分，何應欽團長接獲第二營營長劉峙回報：敵後方部隊約六、七百人，復向我左翼移動，似有向我左後方包圍之勢，第二營正在左翼與敵對峙中。斯時我左翼一部似有動搖之模樣，何團長以第二營兵力過於薄弱，乃急令學兵連歸第二營營長劉峙指揮，並向左翼增援。⁹³學兵連立即迂迴包抄敵右側，並得砲兵隊猛烈射擊之協力，將敵擊退，敵大部分向上北湖撤退。爾後敵在上北湖再度集結向我進犯，學兵連退守上北湖橋梁口拼死抵抗。時教導第一團預備隊已悉數加入第一線戰鬥，何應欽團長命令學兵連死守陣地外，並命令特務連增援學兵連。⁹⁴

13日14時30分，粵軍第七旅與教導第一團第三營增援，敵不支向和順潰退。我軍乘勝追擊至和順，未料敵總預備隊增援向我軍反攻，粵軍第七旅不支退卻，教導第一團第一、三營遭敵圍攻，官兵傷亡過半。所幸左翼第二營及學兵連奮力支撐，未至全線退卻。⁹⁵稍早教導第二團先頭於13日11時許，行抵鯉湖，接奉蔣中正校長命令，教導第二團到達鯉湖後停止待命。不久，擔任警戒之第二營營長劉堯宸據報：聞和順方面傳來槍聲砲聲不斷，疑似教導第一團與敵苦戰中。⁹⁶錢大鈞團長與第一營營長顧祝同、第二營營長劉堯宸決心全力向和順方面前進馳援。教導第二團於13日15時30分，適時趕到菴場，得知敵在赤得坑、杜堂、和順一線，正猛烈攻擊教導第一團，情勢

90 劉峙，《我的回憶》，頁30。

91 何智霖，《陳誠回憶錄—北伐平亂》，頁28。

92 劉峙，《我的回憶》，頁30-31。

93 劉峙，《我的回憶》，頁31。

94 詹斌，〈最值得紀念的棉湖大捷〉收錄在《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88記：13日晨，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二連趕到棉湖，即與新招前來的學兵連一同參加戰鬥。

95 謝齊家，〈棉湖戰役紀略〉收錄在《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78。

96 時任教導第二團第一營第三連連長杜從戎回憶：當我教導第一團已迫近棉湖，正向其正面之敵開始攻擊時，教導第二團尚距鯉湖二十餘華里，而教導第一團與敵交戰中之槍砲聲清晰可聞。參閱杜從戎，〈棉湖戰役之觀感〉收錄在《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68。

險惡。錢團長當即命令第二營向敵之左側背攻擊，第三營接續第二營，直攻敵背，第一營為預備隊。部署完畢立即展開攻勢，教導第二團攻勢出敵意表，襲敵側背，敵陣形頓時混亂，多自相踐踏，我軍官兵無不勇猛爭先殺敵。

自我軍向棉湖挺進以來，叛軍情報不明確，判斷錯誤，誤以我教導第一、第二團均在棉湖附近，企圖圍殲我軍，故將原布防和順、鯉湖之兵力概移棉湖，造成後方和順司令部頓時空虛，使教導第二團得乘虛而入。⁹⁷13日17時，教導第二團第三營襲擊至和順敵司令部，敵倉皇潰逃。前線叛軍因後方被我突破，狼狽後撤，我軍得以轉敗為勝。

當棉湖戰鬥最激烈之際，蔣中正校長、廖仲愷黨代表親赴前線督戰，校軍士氣頓形激昂。13日18時，敵開始撤退。因黃昏天色將暗，道路不明，未敢前進，僅派少數兵力追擊。入夜，據鄉民稱：叛軍自13日19時，開始撤退，至午夜已全部撤離。14日8時，蔣校長至曾塘村勘察陣地，為校軍在棉湖之役犧牲甚多，曾泫然流涕。⁹⁸

叛軍在棉湖被我擊潰後，我軍後援部隊警衛軍及粵軍第一師第一旅亦將林虎守備後方河婆之第三師擊潰，叛軍於14日2時趁暗夜向灰寨逃逸，其主力於15日由灰寨向五華退卻。黃埔校軍以粵軍第七旅向湯坑追擊，前進至梅縣，教導第一團、第二團會師於河婆，與後續部隊聯合，向五華、興寧追擊叛軍。15日15時，教導第一、第二團進抵河婆。時粵軍第一師第一旅及警衛軍亦抵達河婆。我軍合圍叛軍之勢已成。蔣中正校長旋即召開會議，研議進攻五華、興寧計畫，棉湖戰鬥至此結束。⁹⁹棉湖之役為第一次東征規模最大的戰鬥，教導第一團傷亡三百餘人，被俘數十人，以第三營及學兵連犧牲最重。叛軍方面傷亡應在五百人以上。¹⁰⁰

民國14年3月，我黃埔校軍光復潮汕後，林虎將全部兵力調回五華與興寧根據地，林虎企圖固守，謀復潮汕，襲擊校軍之後，迨日前為校軍擊敗於棉湖、和順，悉數退回五華、興寧，林虎親自督戰，企圖背城一戰，東山再起。3月15日，黃埔校軍與聯

97 杜從戎，〈棉湖戰役之觀感〉收錄在《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68。

98 何應欽，〈棉湖大捷經過紀要〉收錄在《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30-31。

99 棉湖大捷經過，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22-241。二、何應欽，〈棉湖大捷經過紀要〉收錄在《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9-31。三、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237-256。四、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簡史》，頁21-22。

100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27記：軍校教導第一團官兵死者三百名以上，傷者不計，而敵之死亡者，幾及三百餘名，傷者不知其詳。

軍會師河婆，協定攻守戰略後，蔣中正校長即令教導團第二、第一團先後跟隨粵軍第一師第一旅向羅經壩挺進。

3月16日，黃埔校軍各部遵令先後進抵羅經壩、上樓一帶，旋據報叛軍第二軍劉志陸等部在安流壩、小塘意圖抵抗。同(16)日，校軍接奉蔣中正校長命令：以粵軍第一師第一旅為右翼隊，教導第二團為中央隊，教導第一團為左翼隊，警衛軍為總預備隊，於17日4時攻擊前進。16日晚，林虎向錫坑及周江壩退卻。17日，教導第一、第二團進至周江壩。蔣校長命令粵軍第七旅向豐順挺進，繞道抄襲饒平、潮汕之洪兆麟叛軍。蔣校長並判斷林虎主力必集結水口、河口，以保興寧，遂令警衛軍於(18)日攻占錫坑後，進攻河口，續向畚坑、梅縣方向進出；並令主力粵軍第一師第一旅、教導第一、二團於明(18)日5時，奪占五華城。

教導第一團3月18日5時，由周江壩向五華城前進。當我軍到達羅經壩時，劉志陸、黃任寰、王定華等部見我軍到達，驚惶退去。18日黃昏，蔣校長率校軍抵達西林壩，通知教導第一團對五華採取包圍之勢。我軍利用暗夜，將五華城三面包圍，以防敵逃逸。¹⁰¹18日入夜，何應欽團長得知叛軍無戒備，決心乘夜襲擊五華城。¹⁰²19日午夜，我軍進攻五華城，破門入城。敵聞警反抗，被我軍猛烈衝擊後，紛紛奪城門向江西及興寧潰逃，城內叛軍悉數被俘。¹⁰³

3月19日9時，教導第二團及粵軍第一師第一旅兩團，經五華向興寧攻擊前進。10時許，教導第二團於五里亭驅逐敵警戒部隊，追敵至興寧城。蔣中正校長得錢大鈞團長報告：「敵據城固守，我軍(教導第二團)直薄城下，不得入。」蔣校長率部向興寧前進，校軍驅逐興寧城外敵兵，粵軍第一師第一旅乘教導第二團攻擊興寧城時，以一部進攻城南神光山。20日，我軍先後攻克神光山及興寧城，俘敵甚多。¹⁰⁴林虎僅以身免。蔣中正校長於日記記下：「(興寧)是役因逆敵迭次失利，調集勁援，死守堅城，為最後之掙扎，兼以浹旬淫霖，漲逾數尺，將士淋漓陣地中，傷亡疾病者相枕藉，竟乃不二日慶此成功，戰事告一結束，誠為本黨之幸。」¹⁰⁵

101 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74。

102 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74-75。

103 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75。

104 參閱一、錢大鈞，〈棉湖戰役五十週年〉收錄在《棉湖大捷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39。二、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30-331。

105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31-332。

3月20日夜，退據水口之叛軍向梅縣及江西撤退。21日，教導第一團奉命攻擊河口、水口之敵，及抵達河口，協同警衛軍沿河右岸，教導第一團沿河左岸，向水口前進。21日15時，經給予敵猛烈攻擊，敵向畚坑、梅縣退卻。22日，蔣中正校長命令：教導第一團及警衛軍集中興寧，教導第二團向羅岡，粵軍第一師第一旅向馬頭分途追擊。教導第一團即向興寧前進，於22日19時，抵達興寧。入夜，叛軍李易標部集結於興寧東南長坡嶺、永和墟，有反攻模樣。蔣校長即派各部向長坡嶺攻擊前進。22日黃昏，教導第一團當面之敵，見興寧已失守，未再戀戰，向江西撤退，興寧戰局轉危為安。

3月24日，粵軍第一師第一旅及教導第二團攻克梅縣，敵向江西邊境撤退。又當興寧未克復之時，潮汕方面之叛軍洪兆麟，原以林虎反攻，亦乘機反攻潮安，未料被粵軍第二師及黃埔校軍擊退。至是林虎率部逃往江西，洪兆麟率部撤往閩邊，第一次東征戰事，至此結束。¹⁰⁶

肆、廣州靖亂與第二次東征

一、廣州靖亂

民國12年1月16日，滇軍、桂軍光復廣州，陳炯明出走遁返惠州。滇軍、桂軍進駐廣州後，恃功驕橫，軍紀敗壞，復密與陳炯明暗通。另一方面滇軍、桂軍整補擴充，勢力日張，成為革命政府旗下軍力最盛之客軍。滇軍楊希閔部約有兩萬多人，桂軍劉震寰部約有六、七千人。¹⁰⁷滇軍、桂軍憑藉武力，霸占地盤，包攬稅收，革命政府大宗財政收入均握在滇軍手中，使粵省財政無從整理。尤其滇軍壟斷廣州賭稅及鴉片煙捐，為其糧餉主要來源。桂軍則專以金錢代價作為作戰唯一條件。¹⁰⁸楊希閔、劉震寰表面擁護革命，實則強奪橫行，無惡不為。孫中山北上之前，曾在軍事會議中，對滇

106 五華與興寧戰鬥經過主要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41-264。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257-283。三、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30-333。四、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簡史》，頁18,19,22,23,24。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編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第六冊，頁38記：第一次東征戰役，黃埔軍校學生計有156人陣亡殉職，另有183人負傷。

107 丁文江，〈廣東軍事紀棉湖戰役五十週年〉收錄在《近代史資料》，第三期，1958年6月，頁57,58,60,61。

108 李宗黃，《李宗黃回憶錄》（臺北：中國地方自治學會，民國61年），頁62。

軍、桂軍各軍官予以沉痛指責為：「戴著我的帽子，來蹂躪我的家鄉。」¹⁰⁹

當第一次東征時，楊希閔、劉震寰兩人均各懷異志，對革命政府命令陽奉陰違，徒索軍費，假隨革命之名，實行反革命陰謀，當黃埔校軍及粵軍許崇智部與陳炯明叛軍苦戰之際，滇軍、桂軍按兵不動，暗中與陳炯明屬下林虎密約。粵軍第一旅陳銘樞部攻克興寧，在林虎司令部搜獲楊希閔、范石生等通敵函電，並查獲劉震寰親赴雲南，與唐繼堯密謀進攻革命政府之陰謀，¹¹⁰唆其邀擊我軍後路，欲陷黃埔校軍於絕境。所幸黃埔校軍與粵軍，不待滇軍、桂軍策動，長趨直入，底定東江。至是楊希閔、劉震寰恨妒於中，益感不安，逆跡益著，祕密聯合唐繼堯，勾結北洋軍閥段祺瑞，圖謀割據廣東。楊希閔、劉震寰與敵往來之密電均被搜獲，至此陰謀暴露，無可隱飾。¹¹¹

民國14年5月中旬，滇軍開始集中廣州，強徵民伕，在白雲山、瘦狗嶺一帶挖掘工事，部署軍隊，桂軍則由東江調赴北江。¹¹²當黃埔校軍進取潮汕之際，楊希閔、劉震寰因輕視校軍，未行作戰準備，滇軍第三軍軍長胡思舜、第二師師長廖行超，欲伸張勢力，暗中與革命政府通款，不受楊希閔、劉震寰指揮，楊、劉屢次召集會議，決定作戰計畫，俱不克實行。即至我東征軍各部回師，楊、劉猶無決心，迨至東征軍行將進抵淡水時，開始部署，集中主力於廣州東郊，設置重兵於龍眼洞及廣九鐵路，草草部署，倉促應戰，企圖背城一戰。¹¹³

民國14年5月13日晚，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在汕頭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決議放棄潮梅，全力剷除楊希閔、劉震寰，鞏固廣州革命根據地，推舉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為總指揮，策定作戰計畫，將主力作戰誘導於東江方面石灘附近，搜求主力而擊破之，並令北江、西江兩江之軍隊同時包圍，以達成殲滅之目的。駐廣州河南之福軍李福林部擔任地方之警備，防範敵軍南逃。¹¹⁴未料討伐滇軍、桂軍之計畫為楊希閔、劉震寰所探悉，將兵力集結廣州，圖謀抵抗，其危害革命政府亦因之益急。

109 參閱一、汪兆銘，〈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收錄在《革命文獻》，第20輯，頁1595-1596。二、何智霖，〈陳誠回憶錄—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民國94年），頁31。

110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篇，（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83年），頁623。

111 何智霖，〈陳誠回憶錄—北伐平亂〉，頁32。

112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78。

113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80。

114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80-281。

民國14年5月21日，廣州革命政府電令黨軍第一旅何應欽部、粵軍（第一師第一旅陳銘樞部、第四師許濟部）及警衛軍吳鐵城部，由潮梅回師廣州靖亂。¹¹⁵討逆軍以黨軍第一旅及警衛軍為第一縱隊，粵軍為第二縱隊，向廣州挺進。同（21）日黃埔軍校開始戒嚴，深溝高壘，日夜戒備，使滇軍、桂軍無隙可乘，以待黨軍、粵軍回師。大本營為求在戰略上形成包圍態勢，命令湘軍與建國第一軍由粵漢鐵路南下，會攻廣州；駐河南福軍隔江向廣州挺進；駐西江肇慶之粵軍第一師李濟琛部（欠第一旅），除防南路外，抽調一部兵力沿廣三鐵路東進策應協攻。同時為顧慮我軍作戰便利起見，策動粵漢、廣九、廣三各鐵路工人罷工，以斷滇軍、桂軍之連絡，使其行動遲滯，首尾不能相顧。¹¹⁶黨軍暨粵軍自奉命回師廣州，即允許陳炯明殘部投誠，准其回駐潮梅，大部兵力回廣州討逆。時湘軍與建國第一軍駐防北江，福軍駐防河南（廣州海珠橋以南），粵軍一部駐防西江。¹¹⁷

民國14年6月2日，蔣中正總指揮電告粵軍總司令部，告以本（6）月9日前後，將在廣州城附近作戰。¹¹⁸4日，蔣總指揮率黨軍由平山進發，前往淡水。8日，黨軍第一旅進克石龍，滇軍、桂軍退往石灘。9日，黨軍第一旅攻克石灘，敵軍退往增城。10日，蔣中正總指揮率黨軍由石灘抵達筆村，下達對廣州發動總攻擊。¹¹⁹11日，黨軍主力由筆村至龍眼洞附近，與黃埔校軍取得連絡，蔣中正總指揮決定兩路夾擊敵軍。蔣總指揮命令粵軍第一師第一旅、第四師任左翼，沿廣九鐵路前進；警衛軍擔任正面，向瘦狗嶺前進；黨軍第一旅擔任右翼，向龍眼洞前進；警衛軍獨立師及福軍為總預備隊，向河南前進，總攻廣州。¹²⁰時粵軍第一師李濟琛部（欠第一旅）自西江兼程馳至；駐北江之湘軍及建國軍兵分三路，沿粵漢鐵路南下，會攻廣州。廣州大本營已由警衛部隊護衛，遷移至河南，福軍李福林部扼守珠江河岸，待機出動。¹²¹

115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77-278。二、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53。

116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85。二、廣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東省志—軍事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53。

117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78。

118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59。

119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62。

120 《廣東省志—軍事志》，頁453。錢大鈞，《錢大鈞上將八十自傳》（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8年），頁20記：時蔣中正指揮粵軍陳銘樞旅、莫雄旅、許濟旅。

121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86。

6月12日拂曉，我各路軍開始總攻；黨軍第一旅攻占大坦嶺，敵退守白雲山高地；粵軍第一旅及警衛軍向瘦狗嶺、沙河進迫，斃桂軍數百人。在廣州河南方面，當廣州實施戒嚴後，革命政府在省城各機關已遷往廣州河南，我軍已在河南土敏土廠構築陣地，架設火砲瞄準珠江北岸。當討逆軍向滇軍、桂軍攻擊時，福軍等部扼守珠江南岸各重要據點，待機出動。6月12日拂曉，黃埔軍校入伍生隊及湖南講武堂學生約三千人，會合福軍及警衛軍駁殼大隊約七千人，在海軍及砲兵掩護下，強渡珠江。¹²²在渡河途中黃埔軍校入伍生學生總隊第一隊隊長王聲聰少校（曾任教導第二團第四連連長）被敵射殺殉職。¹²³我軍渡河後分別向瘦狗嶺、白雲山各高地及河北市區進攻，以威脅敵之側背。福軍與警衛軍渡過珠江後，在黃埔軍校入伍生隊掩護下，向堤岸市區分頭截擊，盤據堤岸市區的滇軍、桂軍紛紛潰退。¹²⁴

正當我討逆各路軍與滇軍、桂軍在廣州激戰之際，滇軍第一師師長趙成樑被我砲兵擊斃，滇軍軍心動搖，不戰自亂。¹²⁵盤據瘦狗嶺之桂軍被粵軍第一師第一旅和警衛軍擊潰後，我討逆各路軍勇猛進擊，滇軍、桂軍向廣州城內潰退，黨軍第一旅與粵軍魏邦平部乘勝追擊，殲敵無數。湘軍及建國軍亦將琶江口、石角、龍翔、逕口、赤泥、石龍墟各處之滇軍、桂軍擊潰，進抵廣州近郊，復與西江粵軍之一部會師，將廣州附近之滇軍、桂軍悉數繳械。至是楊希閔、劉震寰見大勢已去，即遁逃沙面租界，旋藉由英國掩護，逃往香港。¹²⁶6月13日，廣州克復，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受命擔任廣州衛戍司令，負責恢復治安任務。¹²⁷

二、第二次東征

黃埔校軍自從回師廣州，肅清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兩大軍閥後，廣州國民政府軍權得以統一。¹²⁸另一方面叛軍陳炯明的殘部，本被我軍驅逐至閩粵邊境，待

122 參閱一、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6月15日），〈革命軍光復廣州詳情〉收錄在《東征史料選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73,174。二、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卷十三：軍事卷》（廣州：廣州出版社，1995年），頁148。

123 何智霖，《陳誠回憶錄—北伐平亂》，頁33記：我軍俘獲桂軍師長陳天泰。

124 何赤，《楊劉叛變及回師平亂》收錄在《東征史料選編》，頁183。

125 參閱一、何智霖，《陳誠回憶錄—北伐平亂》，頁33。二、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7。

126 參閱一、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戰役史第一部：建國》，下冊，頁182。二、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64。

127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65。

128 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303。

我軍回師靖亂，以致潮梅一帶防務空虛，廣州革命政府為一時權宜之計，許崇智與陳炯明妥協，將潮梅讓予陳炯明舊部洪兆麟、林虎、熊略、劉志陸等部進駐。然而陳炯明舊部，趁國民政府外交緊急之際，復於民國14年9月1日，占據潮梅叛亂，洪兆麟等部應和舉兵西犯，我第一次東征血戰成果，遂隳於一旦。東江粵軍因兵力懸殊，不能抵抗，撤返淡水。9月16日，陳炯明率部進犯廣州，揚言討伐蔣中正校長。¹²⁹9月下旬，叛軍占普寧、惠州、海豐、陸豐等縣。¹³⁰10月27日，洪兆麟、謝文炳、翁騰輝等叛軍由海豐進犯平山。是時叛軍劉志達占據黃岡，黃任寰據有河婆，陳修爵、熊略占據老隆，黃業興盤據紫金。楊坤如附和叛亂，盤據惠州城。粵北川軍熊克武與割據粵南及海南島鄧本殷兩人與陳炯明勾結，企圖進犯廣州。¹³¹

廣州國民政府為消滅叛軍，統一廣東起見，於民國14年9月28日成立東征軍總指揮部，任命蔣中正為總指揮，率國民革命軍再舉東征，¹³²並頒發征討方略如下：

(一) 東江方面：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以第一軍、第四軍為基幹，剋日出動，討伐叛軍。

(二) 北路方面：任魯滌平為北路軍警備司令，節制北路駐軍，肅清附逆之川軍。

(三) 南路方面：第五軍軍長李福林率所屬第八師及第十二師（欠第三十四團）警衛廣州，防堵粵南之鄧本殷部。

(四) 廣州方面：任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兼廣州衛戍司令，率所屬第二師（欠第四團）、警衛軍第一團及黃埔學生軍，負廣州警備之責，並以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為總預備隊司令，待命出動。¹³³

蔣中正總指揮根據征討方略，遂策定東征軍作戰計畫；以消滅東江叛軍之目的，擬即集中東征部隊向潮州、惠州各屬之敵進攻，將東征軍區分3個縱隊，以第一師師長何應欽為第一縱隊縱隊長，以第四軍軍長李濟琛為第二縱隊縱隊長，以程潛為

129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91。

130 何智霖，《陳誠回憶錄—北伐平亂》，頁35-36。

131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92、293。二、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85。

132 參閱一、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91。二、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頁49、50。

133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94-295。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304-305。

第三縱隊縱隊長。¹³⁴

10月8日，蔣中正總指揮命令為第一縱隊縱隊長（第一師師長何應欽）酌派有力部隊圍攻惠州城。10日，第二師第四團進薄惠州城郊，第三師占領飛鵝嶺，敵憑藉堅固城垣頑抗。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進抵博羅，飭令第一縱隊編成攻城先鋒隊，準備於13日攻城。¹³⁵13日9時，第一縱隊攻城軍野砲開始射擊惠州城垣。13日14時，我軍展開總攻擊，砲兵部隊分攻惠州各城門堞樓，¹³⁶尤以摧毀惠州城北門城垣垛口甚多，先鋒隊以竹梯攀援城樓，因敵火猛烈，先鋒隊死傷頗多，前進困難。¹³⁷何應欽縱隊長見我軍攻勢暫時頓挫，當即命令劉堯宸團長：「現在天將傍晚，野砲彈所存無幾。若不於此時登城，則無登城機會。」劉團長獲令後，當即奮勇指揮部隊前進，劉團長不幸中彈殉職，我官兵傷亡亦眾。¹³⁸

10月14日，我軍繼續攻擊惠州城，蔣中正總指揮親赴飛鵝嶺砲兵陣地督戰；何應欽縱隊長在惠州城外督戰。¹³⁹第三師第八團協同第二師第四團攻擊惠州城。14時我軍再發起攻勢，我攻城軍在砲兵協同掩護下，第四團官兵樹立竹梯蟻附登城。攻城軍其他各團相繼衝入城內，敵不支潰敗，我俘敵四千餘人，何縱隊長率總預備隊入城。叛軍楊坤如率殘部棄城，向紫金退卻，我軍攻占領惠州。¹⁴⁰

10月15日，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率部進駐節惠州，¹⁴¹即策定東江作戰計畫，進攻叛軍洪兆麟、李易標等部，時洪兆麟盤據海豐以東地區。¹⁴²17日，東征軍各路軍

134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95-298。

135 杜從戎，《黃埔軍校之創建暨東征北伐之回憶》，作者自刊，民國64年，頁59。

136 何智霖，《陳誠回憶錄—北伐平亂》，頁37。

137 參閱一、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89。二、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頁52。三、杜從戎，《黃埔軍校之創建暨東征北伐之回憶》，頁60-61。

138 劉堯宸團長殉職經過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簡史》，頁33。二、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99。

139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第二師簡史》，頁4之2。

140 惠州戰鬥經過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99-307。二、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87-90。三、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308-310。四、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簡史》，頁32-33。五、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96-400。

141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401。

142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第一師簡史》，頁4之17。

開始東進。右路軍第三師向三多祝集結，第一師向海豐、陸豐前進。¹⁴³22日，第一師收復海豐，叛軍謝文炳部向陸豐潰退。第一師進占海豐後，錢大鈞率第三團暫駐海豐，向陸豐警戒，以一營占領汕尾。¹⁴⁴

10月23日，第一師挺進至公平墟，繼向河婆前進。23日晚，叛軍謝文炳夜襲海豐。敵兵力雖優於我軍，但我第三團士氣旺盛，奮勇抵抗，第二營營長唐同德與敵力戰陣亡殉職。敵我徹夜激戰，戰至拂曉，敵始不支潰退。第三團追擊敵至赤岸橋畔，敵來不及渡河，紛紛繳械投降。¹⁴⁵

10月25日，第一師將河田之敵驅逐，進占河田。26日，第一師第二團進駐河婆。叛軍謝文炳、陳修爵等部雖然先後由揭陽、興寧向第一師反擊，敵我戰至深夜，均被第一師第一團擊退。¹⁴⁶稍早10月22日，中路軍第十一師在熱湯擊潰叛軍林虎、劉志陸、李易標等部，於26日，進占紫金，敵復向梅林退去。左路軍方面：第三師第九團擊潰盤據石神公之叛軍練演雄部。10月22日，攻鄂軍攻擊高望之叛軍，叛軍不支向柏埔撤退。23日，我軍攻占河源，敵向南湖墟潰逃。24日，左路軍沿東江向老隆前進，攻擊五華。

10月26日，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進至龍窩墟，據報粵南叛軍鄧本殷進窺廣州，情勢急迫。蔣總指揮命令李濟琛率獨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團回援廣州，第十一師在紫金待命。未料叛軍陳炯明主力集結於華陽附近塘湖企圖反攻。蔣總指揮命令第一縱隊第三師向華陽攻擊。27日，何應欽縱隊長率第三師馳抵華陽後，即以右路軍第一師會同左路軍第三縱隊向敵改採取攻勢。¹⁴⁷

10月27日，第一縱隊在塘湖附近與叛軍戰鬥，因敵我兵力懸殊，我軍退守洋湖角。因第三師師長譚曙卿未作周全的部署，貿然向華陽前進。27日中午，叛軍林虎部

143 錢大鈞，《錢大鈞上將八十自傳》，頁21。

144 參閱一、錢大鈞，《錢大鈞上將八十自傳》，頁21。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簡史》，頁33。三、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405。另《北伐戰史》，第一冊，頁308。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90誤記：錢大鈞率第二團暫駐海豐。

145 海豐赤岸河橋戰鬥經過，參閱一、錢大鈞，《錢大鈞上將八十自傳》，頁21。二、包惠僧，〈大時代革命在黃埔〉收錄在《第一次國共時期的黃埔軍校》，頁153-154。

146 參閱一、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90。二、錢大鈞，《錢大鈞上將八十自傳》，頁21。

147 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91。

主力包圍第三師，該師第一補充團團長周保山陣亡殉職，官兵傷亡甚眾，形勢危殆。蔣中正總指揮立即親赴華陽督戰。蔣總指揮命第三師師長譚曙卿堅守陣地，不准退卻。未料蔣總指揮在華陽險遭不測。¹⁴⁸

第一縱隊縱隊長何應欽縱得知華陽戰況後，立即命令第一師第一團團長劉峙扼守河婆，親率第一師第二、三團，向華陽馳援。中途行經橫岡之處，遭遇叛軍主力攻擊，雖然敵眾我寡，我軍以一當十，奮勇衝殺，斃傷敵人甚多。此時，叛軍洪兆麟親率精銳進犯河婆，第一師第一團團長劉峙親率有力步兵及砲兵，突入敵陣之間，反覆衝殺，敵雖數倍於我軍，但受創甚重。¹⁴⁹

叛軍林虎部在橫岡被我軍擊敗後，向安流、雙頭退卻，我第一師跟蹤追擊。10月28日，第一師進出梅林，粵軍第十一師及第十四師由華陽向安流挺進，對安流、雙頭林虎與洪兆麟兩部圍攻，叛軍被我繳械五千餘人，殘部向湯坑逃逸。自是東征軍長驅突進，第一師在河婆擊潰叛軍後，於11月3日向鯉湖挺進，繼於2日及3日進占普寧、揭陽。4日，第一縱隊光復潮安、汕頭。4日13時，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抵達汕頭。¹⁵⁰7日，東征軍第二縱隊進占饒平。稍早10月28日，第三縱隊光復五華，繼於31日攻克興寧，肅清梅縣、大埔叛軍，叛軍殘部退往閩西永定一帶，至此粵東再告底定。¹⁵¹

11月6日，蔣中正總指揮通電國民政府東江告捷，其電曰：「中正受命東征，賴將士一心，人民贊助，自上（10）月6日出師，迄本（11）月適匝月，經將逆軍主力完全擊潰，先後繳槍六千餘枝，大砲七門，機關槍三十餘架，俘擄六千餘人，東江名城，次第收復，直達潮、梅，本（6）日已行汕頭。此次師行六百餘里，四民簇擁而觀，簞食壺漿以迓，至汕頭登岸時，群眾歡迎，尤為熱烈，自愧無以當此；念我傷亡將士，

148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407記：蔣中正總指揮在五華縣華陽地區輕敵冒進，為敵軍打敗。當夜五華農民為其作嚮導，幫助脫離險境。是日蔣中正總指揮在其日記記下：……幸有農民帶路，不致差誤，司令部所有物品均被潰兵沿途搶奪。第三師平時之無訓練，可恨也。……

149 事後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認為：「華陽一役，為成敗最大關鍵，其重要性不下於棉湖之役，劉峙團長能出奇制勝，轉危為安，誠革命前途之大幸也。」參閱劉峙，《我的回憶》，頁35。

150 參閱一、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91。二、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415。三、顧祝同，《墨三九自述》，頁53。

151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307-310。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簡史》，頁33,34。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編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第六冊，頁38記：第二次東征戰役，黃埔軍校學生計有284人陣亡殉職，另有123人負傷。

益為泫然。惟幸本黨黨綱推行順利，國民革命，障礙漸除，尤予帝國主義以重大之打擊，不敢不益自振奮，誓於最短期間，廓清竄匿邊境之餘孽，掃蕩妨礙民治之苛政，以上慰先大元帥（孫中山）在天之靈，亦使我東江父老，永免兵革，尚冀政府暨各界同志，示以周行，萬眾一心，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之實現。」¹⁵²

東征軍將叛軍林虎、洪兆麟等殘部驅出粵東，退往閩邊後，蔣中正總指揮計劃乘勝入閩，掃除殘逆。民國14年11月14日，東征軍攻克永定，叛軍劉志陸僅以身免。時北洋新直系軍閥閩督周蔭人派來使者與東征軍接洽，願意負責悉數收繳退入閩省境內之叛軍殘部武器交給我軍，請勿入閩。蔣總指揮以我軍苦戰匝月，暫時不準備大舉入閩，遂自永定撤兵，命令全軍休整待命。

早民國14年9月20日，廣州國民政府將盤據粵北勾結陳炯明的川軍熊克武禁錮，並下令第二軍及第三軍相機進剿，解決盤據粵北川軍熊克武部。¹⁵³10月，盤據粵南及瓊崖的鄧本殷乘國民革命軍東征軍正與陳炯明叛軍在東江激戰之際，附和陳炯明，進窺西江。¹⁵⁴廣州國民政府命令第四軍第十師及第三軍組織南征軍，協同桂軍俞作柏、李宗仁、黃紹竑等部討伐鄧本殷。12月下旬，南征軍攻克雷州半島最南端徐聞。¹⁵⁵鄧本殷殘部一部向我軍投降，一部逃往海南島。¹⁵⁶15年1月18日，南征軍第四軍第十二師兩個團登陸海南島，向瓊山、海口方向進攻。我軍所到之處，當地民眾簞食壺漿，慰勞備至。¹⁵⁷鄧本殷部隊僅稍作抵抗，即紛紛潰退。¹⁵⁸1月22日，鄧本殷見大勢已去，遁走法屬安南。¹⁵⁹至此廣州國民政府統一粵省全境，奠定日後國民革命北伐大業的基礎。

152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415,416。

153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310。

154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312。張發奎，《第四軍紀實》（臺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時間未註明），頁53記：鄧本殷由粵南兵分三路進犯四邑及赤溪，危害廣州安全。

155 參閱一、廣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東省志—軍事志》，頁457。二、王宗華，《中國大革命史（1924-1927）》，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81。

156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312。

157 張發奎，《第四軍紀實》，頁55。

158 廣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東省志—軍事志》，頁458。

159 參閱一、張發奎，《第四軍紀實》，頁55。二、張發奎，《張發奎口述自傳》（臺北：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頁147。三、王宗華，《中國大革命史（1924-1927）》，上冊，頁382。廣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東省志—軍事志》，頁458記：鄧本殷隻身乘日本軍艦逃往上海。

伍、黃埔建軍的歷史意義與得失檢討

一、軍事上之成就鞏固革命根據地進而北伐統一中國

民國15年1月，廣州國民政府南征軍攻克海南島。民國以來，一直擾攘分裂的廣東，終於得完全的統一。然而從14年2月起連續發動的第一次東征、平定劉（震寰）楊（希閔）、第二次東征、平定粵省南北路等戰役是其關鍵。軍事成功的根本原因，即在於政府當局對反革命的軍閥，採取澈底解決的方針，而革命軍人自身亦能矯正養兵自重的惡劣積習，從而建立對革命的堅定信仰。第二次東征與平定南北路，樹立了軍事委員會的威信，鞏固了廣州國民政府的根基。

因此，民國15年1月1日，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二全大會作軍事報告時，指出：「現在的國民革命軍完全在政府管轄下，一個命令出來，完全可以動員。人數有八萬五千人，槍械也有六萬桿，兵士的餉額有一定預算，兵士的生活已較前有改善。又有各陸軍學生六千人，足抵三師之數，再用些精神，積極整頓，本黨的力量，就不難統一中國。」¹⁶⁰

蔣中正接著在1月4日及6日的演講及軍事報告中，認為中國國民黨必可統一中國，因此力主北伐。¹⁶¹所謂「粵治之時，即為國治之日」粵省統一不到半年，蔣中正率領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兩年打倒軍閥，完成中國統一大業。歸根結底，實賴國民革命軍在軍事上的成就，所締造之穩固基礎。¹⁶²

二、蔣中正以黃埔校軍為基礎統一廣東成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人

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具有兩大時代意義：第一、這是孫中山面對民國以來，軍閥的長期禍國，所採取的最根本之措施，是革命政黨自建武力的開始。第二、軍校設立黨代表，接受黨的控制，並實施政治教育，借鑑蘇俄紅軍「以黨領軍」的控制型態，在中國則屬創舉。¹⁶³

國民革命軍之編成發源自黃埔校軍，黃埔軍校初創，孫中山積極出師北伐，時陳炯明乘虛圖窺廣州，廣州商團叛變之跡又已顯著，廣州革命政府之環境極為險惡。蔣中正校長盱衡時局，遂一意訓練教導團，對於軍紀之嚴肅，攻擊之精神極為注

16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民國81年，頁407,408。

161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433。

16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頁408。

16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頁79。

意。指導官長則以嚴明賞罰，盡忠職守，愛惜士兵，振刷精神，以身作則；對士兵則著重瞭解黨義，嫻熟技能，遵守紀律，忍耐勞苦；期於最短時間，使能蔚成為主義而犧牲奮鬥的革命武力。果然之後校軍在第一次東征大敗陳炯明叛軍。¹⁶⁴

民國14年4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建立黨軍案，將黃埔校軍兩個教導團擴編為中國國民黨黨軍第一旅，下轄教導第一、二、三團，均受蔣中正校長節制。5月29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任命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為黨軍司令官，全權節制黨軍，於是國民革命軍規模漸具。隨後收平盤據廣州的滇、桂軍。7月1日，廣州軍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同時取消各地方部隊的番號，一律改稱國民革命軍。8月24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編成，蔣中正出任軍長。

民國14年9月，廣州國民政府展開第二次東征，任命蔣中正為東征軍總指揮，統率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至第六軍討伐陳炯明，同年底東征大獲全勝。15年初，廣東全省統一，至此孫中山建軍理想獲得初步成功，黃埔軍校已成為培養國民革命軍幹部之搖籃。蔣中正校長因建校建軍，作戰平亂，功勳卓越，為廣州國民政府黨政軍人士所信賴，成為國民政府實際領導人，以及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人。

三、蔣中正用兵思想重視精神戰力與講求軍紀

作為黃埔校軍及日後國民革命軍領導人蔣中正，其用兵思想重視精神戰力與講求軍紀。民國13年11月20日，蔣中正校長對第一期學生演講，即以「革命黨員根本精神就是為主義而死」為題目，並說明革命黨員要以主義為中心。12月28日，蔣校長對第一期學生演講，又以「以必死之心操之必勝之權」為題目，強調若是主義不能成功，黨員只有死。¹⁶⁵因此黃埔校軍無論正科學生或教導團士兵，完全實施以三民主義為主的精神教育，為了達到此一精神教育之目的，自黃埔軍校創建後，即實行黨代表制及革命軍連坐法，對於三民主義之信仰，政治意圖之加強外，連坐法規定與敵方交戰時，不得臨陣退縮，對爾後討逆作戰發揮很大的功用，進而也涵育了每一位戰鬥成員明是非及辨生死的大節大義。¹⁶⁶

當黃埔軍校成立不久，陳廉伯為首的廣州商團，藉故滋事，危害地方。當孫中山

164 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92。

165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88,292。

166 參閱一、嚴錦，〈教導團的組成與東征〉收錄在《黃埔建校六十週年論文集》，上集，頁577。二、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96。

在韶關獲報陳廉伯策動廣州商團滋事時，曾以密電命令蔣中正校長放棄黃埔島，移軍校於韶關，全力北伐。但蔣校長不贊同，認為廣州是革命根據地，又剛創建黃埔軍校，決定不輕易相讓，於民國13年10月9日復函孫中山決定駐守黃埔島。10月14日，蔣校長奉命孫中山先生之命，指揮廣州革命政府所屬各部隊，對商團作戰。¹⁶⁷

黃埔師生在蔣中正校長指揮卓越領導有方之下，其軍事行動井然有序，克敵致勝。10月15日，商團事變戡平，從此廣州革命政府聲威大振。黃埔師生在平定商團此役，充分發揮革命精神，初試鋒芒，表現英勇，令人嘉許，同時意外繳獲商團很多武器，對日後黃埔校軍成立，貢獻良多。¹⁶⁸蔣中正在民國61年國慶日演講中提到：「黃埔師生以無隔宿之糧，無尺寸之地，訓練初成的孤軍，終於起而戡平了商團之變，……壓制了帝國主義覬覦野心，成為北伐之師『勝兵先勝』的關鍵之戰。」¹⁶⁹

之後黃埔校軍在第一次東征、廣州靖亂以及第二東征，我軍在討逆各戰場上，之所以能以寡擊眾，戰勝強敵，主要在堅定主義信仰，發揚革命精神，犧牲、團結、負責，不怕死、不畏難，以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以一當百，突破難關，充分發揮精神力，以克服物質力量之不足，而獲得最終勝利。

另外，蔣中正對所部各軍的紀律要求嚴厲。他不只一次強調，革命軍所以不同於逆軍者，即在革命軍不擾民。而黨軍所以稱為黨軍，便是因為黨軍重紀律。因此在平定商團事變、廣州靖亂及兩次東征等戰役，我軍雖處於劣勢，但因軍紀嚴明，深得民心支持及愛戴，因而能發揮最大戰力，以寡擊眾。

四、兩次東征戰術運用得宜黃埔校軍以寡擊眾

在第一次東征之前，黃埔校軍已為粵人公認為中國國民黨黨軍，尤以扣押商團軍械與編練教導團以來，更引起滇軍、桂軍仇視。故當聯軍決定東征之際，各軍多以黃埔校軍成立不久，實力薄弱，不堪戰鬥，毋須參加，校軍雖有參加作戰之請求，亦未被重視，未克通過。¹⁷⁰然而黃埔校軍既為中國國民黨基本軍隊，東征又為中國國民

167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76,281。

168 張明凱，〈黃埔軍校與廣東革命基地之奠定〉收錄在《黃埔建校六十週年論文集》，上集，頁498。

169 蔣中正，《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4，書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史館，民國73年），頁273,274。

170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48。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137。

黨討伐叛逆陳炯明當前重要任務。故自蔣中正校長以下，全體學生、官兵皆以不參加作戰為恥辱。雖然校軍當時實力不過教導第一團、教導第二團、軍校第二期學生、第三期入伍生，為數不過三千餘人，糧餉彈藥不足，訓練未久，缺少戰鬥經驗。以此薄微之實力，不但陳炯明不予以重視，聯軍亦十分漠然視之。¹⁷¹

黃埔校軍在面對兵力優勢叛軍，以及在滇、桂軍觀望不前之困境下，校軍卻願意擔任前鋒，先後攻克淡水、棉湖、興寧，擊潰優勢叛軍，獲致豐碩戰果，實賴蔣校長在戰術上指揮得當，對敵採主動之攻勢，絕不坐視敵集中兵力後始出擊，甚至對敵以長程奇襲。在棉湖一役，黃埔校軍以兩個教導團，力戰林虎6師之眾，先是蔣校長獨斷專行，揮軍渡河，擊敵側背。當校軍在棉湖與敵苦戰之際，教導第一團團長何應欽從容不迫，指揮得宜，終因校軍精誠團結，勇敢善戰，在傷亡幾高達三分之一下，迭破強敵，大獲全勝。棉湖一役為第一次東征規模最大的一次戰鬥，亦是為我國近代戰爭史上罕見，黃埔校軍以不滿三千之眾，戰勝叛軍林虎兩萬之勁敵，誠是以寡擊眾之典範。蔣校長於棉湖大捷後曾作以下講評：棉湖一役，以教導第一團千餘之眾，禦萬餘精悍之敵，其危實甚，萬一慘敗，不惟總理手創之黨軍盡殲，即廣州革命策源地亦不可保。此戰適當總理逝世之翌日，蓋在天之靈有以默相其成也。¹⁷²此役黃埔校軍之所以能以寡擊眾，在戰術上「先發制人」的主動精神是致勝的重要關鍵。

當廣州國民政府任命蔣中正為東征軍總指揮，率領國民革命軍展開第二次東征作戰初期，廣州國民政府正處三面受敵之困境；在東江有陳炯明，在北江有熊克武，在粵南有鄧本殷等叛軍環伺。蔣中正總指揮審時度勢後，採用各個擊破戰術，適切運用兵力，首先討伐兵力最強的陳炯明，待解決陳炯明後，再依次平定北江、南路反動勢力。

第二次東征期間，陳炯明有鑑於我軍在第一次東征時習慣採取包圍戰術，故此時陳炯明改變兵力部署，已被蔣總指揮識破，改採中央突破戰術，以嫡系部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為主力，直搗惠州。攻克惠州後，陳炯明叛軍潰不成軍，我軍乘勝追擊，將敵逐出粵省，澈底瓦解陳炯明勢力。惠州之役係第二次東征最大的硬仗，叛軍憑藉

171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148-149。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137。

172 參閱一、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27。二、錢大鈞，〈第一次東征紀要〉收錄在《陸軍軍官學校四十週年校慶專輯》（高雄：陸軍軍官學校，民國53年），頁5。

惠州城高堅固頑抗，我國民革命軍發揚勇於犧牲、不怕死之黃埔精神，奮勇登城，最終攻下此千年天險。陳炯明曾對人言：「黃埔學生作戰，是打血，而不是打槍。」因為黃埔學生的戰術教育，只有前進、攻擊、衝鋒、追擊，而沒有後退。黃埔的戰術是以一當十，以一當百的戰術，在戰場上勇猛奮鬥，與敵肉搏血戰，百折不回，因而往往讓敵人聞風喪膽。¹⁷³

五、第一次東征未澈底消滅陳炯明集團以致兵禍再起

叛逆陳炯明集團殘部，本被黃埔校軍協同粵軍，在第一次東征驅逐至閩粵邊境，待我軍回師靖亂，以致潮州、梅縣一帶防務空虛，廣州國民政府為一時權宜之計，粵軍總司令許崇智與陳炯明妥協，將潮州、梅縣讓予陳炯明舊部洪兆麟、林虎、熊略、劉志陸等部進駐。然而陳炯明舊部向我投誠回駐潮梅後，不圖悔過自新，以贖前愆，反而與英國帝國主義勾結，甘為帝國主義者之走狗，趁廣州國民政府外交緊急之際，復於民國14年9月1日，駐汕頭的劉志陸部首先發難，占據潮州、梅縣一帶叛亂，洪兆麟等部起而應和，舉兵西犯，我第一次東征兩個月血戰的成果，遂隳於一旦。時留駐東江之粵軍，因兵力懸殊，不能抵抗，當即撤回淡水。¹⁷⁴

9月16日，叛軍進犯廣州，揚言討伐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時陳炯明坐鎮香港，指派劉志陸為總指揮，李易標為前敵總指揮，謝文炳、王定華、林烈分別擔任左、中、右路指揮，同時邀約盤據粵南及海南島的鄧本殷一致行動，企圖一舉攻占廣州。¹⁷⁵至9月下旬，叛軍節節進占普寧、惠州、海豐、陸豐等縣，蹂躪東江人民，遠較以前為甚。¹⁷⁶10月27日，叛軍洪兆麟、謝文炳、翁騰輝等部約四、五千人，由海豐進犯平山，敵主力軍林虎、劉志陸、李易標等部，企圖經河源、博羅，出石灘。是時劉志達占據黃岡，黃任寰據有河婆，陳修爵、熊略占據老隆，黃業興盤據紫金，叛軍總計有三萬人以上。盤據惠州的楊坤如部約有三千人，及莫雄殘部數百人，附和叛亂，盤據惠州城之險要，以便其他叛軍之進出。

此時，新入粵省的川軍熊克武部進占粵北連縣，割據粵南及海南島的鄧本殷出

173 張明凱，〈黃埔軍校與廣東革命基地之奠定〉收錄在《黃埔建校六十週年論文集》，上集，頁530, 531, 535。

174 何智霖，《陳誠回憶錄—北伐平亂》，頁36。

175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91。

176 何智霖，《陳誠回憶錄—北伐平亂》，頁35-36。

兵陽春、恩平，進犯肇慶，熊克武、鄧本殷與陳炯明等叛軍勾結，均有進犯廣州之企圖。¹⁷⁷廣州國民政府為消滅各路叛軍，統一廣東起見，不得不於9月28日，在廣州成立東征軍總指揮部，任命蔣中正為東征軍總指揮，指揮第一、四軍為主力，率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討逆。¹⁷⁸

六、聯俄容共不當政策危害日後中國政局發展

孫中山在廣州重建革命政權，蘇俄以支持中國革命為由，對廣州革命政府提供援助，而孫中山基於革命迫切的需要，接收蘇俄援助，雙方為了推翻軍閥割據及資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控制，都力求改變中國的現狀，進行革命。然而蘇俄經略中國及對中國輸出革命，是其發動世界共產革命中重要的一環，企圖在中國建立共產附庸政權。

民國12年1月26日，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發表聯合宣言。孫中山為了訓練軍隊，接受蘇俄專家的幫助，並派蔣中正於該年8月前往蘇俄考察學習軍事。¹⁷⁹13年1月，當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黨代大會，為了「聯俄容共」政策，曾展開激烈辯論。時蔣中正剛從蘇俄考察返國不久，蔣在蘇俄3個月，對俄共有一定程度瞭解外，他對於中共甘願為俄共作奴才頗為不齒。蔣中正在13年3月14日，寫給廖仲愷的信函中，勸廖仲愷不可以太相信蘇俄。¹⁸⁰然而孫中山為了中國統一獨立，有鑑於過去革命的失敗，中國國民黨若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武力，必須爭取蘇俄在經濟及軍事上的援助外，也要求蘇俄派軍事代表，期藉由俄共及紅軍在俄國內戰中的勝利經驗，協助組建革命軍。蘇俄同意派遣軍事顧問到廣州，俄籍顧問一直到16年8月，中國國民黨全面清黨後，除少數人留下協助中共外，全部離華返國。另外，13年10月7日，第一批俄援軍火運抵黃埔，構成黃埔建軍的武裝基礎。¹⁸¹

稍早民國1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中共在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下，以個人身分加入中國國民黨，開始介入中國國民黨的黨務及政務活動。利用中國國民黨黨

177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北伐戰史》，第一冊，頁292,293。二、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85。

178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391。

179 張緒心等著，《孫中山未完成的革命》，頁137,138。

180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37,238。

181 陳存恭，〈黃埔建校前後在華南的蘇俄軍事顧問〉收錄在《黃埔建校六十週年論文集》，上集，頁370,378,379,386。

員的身份，陰謀奪權，藉機滲透各行政機構與黃埔軍校，當時中共的政策是控制軍隊為初期目標，粵省為活動重點，黃埔軍校為奪權主要途徑。黃埔軍校成立後，學校師生中皆有中共分子。在中共分子滲透黃埔軍校的過程中，蔣中正校長並非不能洞悉中共之陰謀活動，亦並非不能掌握全般複雜之局勢。事實上，當時中國國民黨內必須團結對外，廣州革命基地才能鞏固，為期肅清陳炯明叛軍，北伐打倒軍閥，統一全國之目的。尤其當民國14年底，第二次東征勝利結束，東征軍總司令蔣中正從汕頭返回廣州後，中共認為蔣是對中共潛在的威脅人物，認為他將是「獨裁者」。不過蔣校長對中共種種囂張專橫的作為，只能採取容忍和疏導的態度。直至15年3月1日，蔣中正校長對黃埔軍校進行正式改組。3月20日，中共分子策動「中山艦事件」。蔣校長有鑑於形勢險惡，遂斷然處置，方能壓制中共之氣焰，並對中共批判，認為革命團體有了兩個主義，免不了有許多矛盾。同時感嘆團體分裂，操戈同室，損失甚大。而中共分子在「中山艦事件」爆發後，全數退出第一軍，中共主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亦解散，但對黃埔軍校及軍隊的滲透活動並未終止，至到16年清黨之後，才完全匿跡。¹⁸²

七、黃埔建軍初期缺乏經費軍械幸賴蔣中正校長卓越領導克服困難

黃埔軍校成立後，外受帝國主義及軍閥之壓迫，內則缺乏經費及軍械，處境艱難，校務推展至為困難，均有賴蔣中正校長之卓越領導，終能克服艱難，且日益茁壯。關於軍校創辦時經費，經廣州革命政府財政委員會決議，包括開辦費用，以及經常維持費用，指定軍政廳、公安局、市政廳、籌餉局為撥支機關。

惟當時廣東財政相當混亂，政府主要財源稅收為各軍截留，尤其滇、桂軍霸占地盤，包攬稅收，大宗財政收入均落於滇軍之手，革命政府財政狀況捉襟見肘，籌辦軍校又增加負擔，軍校學生各種開銷均由政府供給，惟經費常被延擱，甚至時有斷炊之虞。加上在上海招生與招兵需要花費，軍校黨代表廖仲愷負責籌款，因籌措不易，軍校數次向粵軍總司令軍需處借支。為此招生招兵與購物，在有限經費之下，極盡撙節使用。在接濟困難時，曾一度以蔣中正校長之家用救急。另外軍校成立後，駐粵反革命各軍閥深恐軍校發展，將危及自身利益，往往阻撓政府撥款給軍校。¹⁸³

182 陳能治，〈黃埔建校初期中共分子的滲透活動〉收錄在《黃埔建校六十週年論文集》，上集，頁157,190,194,195,198。

183 參閱一、陸軍軍官學校編印，《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第六冊，民國58年，頁10之133,10之134。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黃埔軍官學校校史簡編》，頁23,24。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頁35記：楊希閔、劉震寰截扣所有稅款，全入私囊，使李福林軍及黃埔校軍常瀕臨伙食都難

黃埔軍校除了經費困難，槍械也短缺。軍校練兵需要槍械，惟製造軍火之兵工廠為滇、桂軍所控制，舉凡領械彈，均需繳價。¹⁸⁴由於軍校開辦之初，無款購械，孫中山命令石井兵工廠撥發槍枝子彈，以資訓練。馬超俊廠長將每日所出槍枝悉數密運黃埔，並以護廠隊之槍枝暫先移撥，免費湊足步槍500枝，機關槍4挺，軍校始克如期訓練。¹⁸⁵

之後廣州革命政府平定商團叛亂，扣抽押槍械共有8,950枝（步槍及毛瑟槍）；其中黃埔軍校留用計有步槍2,700枝，毛瑟槍1,000枝，子彈33萬發。¹⁸⁶蔣中正校長以繳獲商團械彈編練教導團，黃埔校軍日漸茁壯，成為日後討伐叛軍，安定革命政府的重要武力。

陸、結語

滿清末年，清廷政治腐敗，武備不修，國勢衰微，遭受歐美及日本列強侵略，屢戰屢敗，簽訂許多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淪為列強的次殖民。國父孫中山先生有感中華民族有亡國滅種之危機，為此倡導革命，歷經十次革命起義失敗，最終清宣統3年（西元1911年），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成功推翻滿清。

然而民國肇建後，因為缺乏推翻反動力量繼承革命黨人事業的革命軍，以致政權落於北洋軍閥之手。先是有袁世凱竊國，之後有北洋不同派系軍閥彼此相互混戰，爭權奪利，國家社會長期動盪不安。孫中山為救亡圖存，南下廣東，組建革命政府，與北洋政府分庭對抗。此時支持孫中山政府主要的是南方舊軍閥，他們往往因利害關係，影響其對革命政府的向背，甚至與北洋軍閥暗通款曲。尤其是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不但反對北伐，甚至在民國11年舉兵叛變，讓孫中山深知若只依靠沒有革命理念的地方軍人，難以完成革命大業。稍早俄國共產革命成功，俄共組建的紅軍，擊敗

以維持之境地。

184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一冊，頁245,246。羅翼群，〈蔣介石入參粵幕到出長黃埔軍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頁396記：軍校成立之初，由於蘇俄軍械未到，僅由石井兵工廠撥出步槍300枝。以後蘇俄曾運來軍械兩批，都是日式步槍及輕重機槍、火炮數門。

18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黃埔軍官學校校史簡編〉，頁25。

18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建軍與東征北伐〉，頁288,289。

歐美及日本列強支持反革命力量，上述兩件事，讓孫中山決定對中國國民黨進行改造外，在軍事上必須效法蘇俄紅軍，建立具有革命理念及主義信仰的革命軍。

民國13年1月，孫中山對中國國民黨進行改組，同年5月創辦黃埔軍校，任命蔣中正為校長，中國國民黨改造及創建黨軍，這兩件事影響日後中國的政局發展極為深遠。6月16日，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訓詞指出，黃埔軍校所負的使命，乃是創造革命軍，挽救中國危亡，諄諄告誡黃埔師生要拿先烈做模範，創造革命軍隊，學革命黨人，做革命軍人。

黃埔軍校成立後，在蔣中正校長領導下，軍校茁壯發展，以五百名學生為基礎，先後成立兩個教導團。在教育訓練上，除了一般軍事訓練外，更著重政治思想教育。校軍組織編制上學習蘇俄紅軍經驗，實施黨代表制，並重視軍紀，實施連坐法，要求官兵與敵交戰不得退卻，官兵必須不怕死，要為主義勇於犧牲。黃埔校軍在第一次東征，協同粵軍成功擊潰盤據粵東陳炯明集團。之後回師靖亂，協同各路友軍驅逐長期盤據廣州地區的滇桂聯軍。至此黃埔校軍成為安定廣州地區，以及維護革命政府的重要軍事力量。

民國14年7月，廣州軍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所屬各種地方部隊均改稱國民革命軍。由黃埔教導團為基礎擴編的黨軍與粵軍一部編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由蔣中正出任軍長兼黃埔軍校校長。第一軍成軍不久，即協同友軍發起第二次東征。同（14）年11月，東征軍將擊潰陳炯明集團林虎、洪兆麟，將其殘部驅出粵東，退往閩邊，至此陳炯明集團澈底被肅清，第二次東征結束。15年1月，廣州國民政府南征軍攻克海南島，自民國以來，一直擾攘分裂的廣東，終於得以完全統一。

黃埔建軍歷時不到2年，討伐叛逆，屢戰屢勝，對敵所向披靡，無所不摧，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其之所以有如此成果，並非全依賴全憑軍事力量，更有賴於黃埔精神之發揚。黃埔精神之表現，首先是兩次東征的勝利光輝，進而統一廣東。而蔣中正因戰功卓著，在軍事上快速的崛起，被視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黃埔建軍及底定廣東，奠定日後蔣中正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軍閥，完成中國統一大業之基礎。

作者簡介

晏揚清：臺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現任義守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黃埔建軍百年暨金門九三砲戰70週年專題論述】

金門九三砲戰之研究

呂 駿 彬

摘要

民國42年7月，韓戰停火，中共將軍事重心轉移至臺海，加上國軍以金門作為反攻大陸作戰的跳板與前哨據點，對於大陸沿海的安定具有潛在的威脅性及破壞性。43年7月起，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及毛澤東再把「解放臺灣」和沿海島嶼問題放在突出位置上。43年9月3日15時，共軍砲兵對金門列島實施猛烈砲擊，史稱「九三砲戰」。此次砲擊金門列島持續到9月22日停止。九三砲戰爆發後，讓美國與國際社會普遍預測臺海恐將成為繼韓戰之後，另一個冷戰時代的熱戰戰場。為此美國一方面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停火案，防止共軍攻占金門，同時與中華民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嚇阻中共攻擊臺灣及澎湖，這是自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來，美國首次明確決定要在臺海維持現狀。金門九三砲戰雖然是促成美國與中華民國簽署共同防禦條約的關鍵因素，但也宣告中華民國政府放棄軍事反攻大陸的主動權，國軍若要反攻大陸必須事先取得美國的同意。因此，此條約雖然確保了臺灣的安全，避免遭到共軍侵犯，卻也使國軍反攻大陸的機會形同虛擲。

壹、前言

民國38年10月下旬，共軍進犯金門失利後，共軍與駐金門列島國軍長期處於軍事對峙狀況下，其間國軍曾以金門為基地，派兵襲擊南日島、東山島。自42年起，共軍開始砲擊金門，國軍亦對共軍實施反砲擊。42年7月，韓戰停火，中共將軍事重心轉至東南沿海國軍據守的島嶼。43年7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及毛澤東重提「解放」臺灣議題。8月，共軍調遣數個砲兵及高射師團進駐福建，並於9月3日突然猛烈砲擊金門列島，震驚國際社會，是謂「第一次臺海危機」。

金門九三砲戰爆發後，共軍與國軍相互砲擊，互有傷亡，由於國軍掌握制海權及制空權，尤其我空軍戰機對共軍砲兵陣地、營房及船隻的炸射，獲得豐碩的戰果。另一方面美國為避免戰爭擴大及阻止共軍侵臺，遂與中華民國締結軍事同盟條約。是役國軍記取砲戰的經驗教訓，從而充實戰力，加強戰備及戰地經營，奠定了爾後「八二三戰役」勝利之基礎。

國內外及兩岸有關對金門九三砲戰的論述及研究很少，事實上兩岸有關此次砲戰的史料及文獻不少，筆者蒐整兩岸相關出版品，在國軍出版品方面主要有：《國軍建軍備戰工作紀要》、《海軍艦隊發展史》、《空軍戡亂戰史》、《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紀實》、《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十二軍軍史》，國內退將及民間學者著作方面主要有：劉玉章著《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歐陽禮著，《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李金振與周陽山合著《戰地金門》、李仕德著《金門縣志》、鄭瑞堅著《金門兵事史話（中華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三年）》，大陸中共方面出版品主要計有：《建國後局部戰爭與武裝衝突》、《炮兵—回憶史料》、《廈門軍事志》、葉飛著《征戰紀事》、徐焰著《金門之戰》、《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二十八軍軍史》等書。本文就中共發動金門九三砲戰的緣起、砲戰經過、國共雙方戰場得失檢討、金門九三砲戰對日後臺海局勢的影響等議題，作一個論述與探討。

貳、中共發動金門九三砲戰緣起與戰前敵我軍事部署概況

一、中共發動金門九三砲戰之緣起

民國39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後，不久國軍決定固守金門列島，隨後在金門積極

構築工事，加強砲兵力量，並進一步完備海、空軍支援，將金門列島構成立體防禦。同一時間，共軍也在金門列島當面的廈門地區構築軍事工事，加強軍民聯防，因砲兵不足，又無海、空軍支援，以致相較國軍在火力上尚居劣勢。國軍憑藉優勢砲兵及空軍，曾砲擊、轟炸廈門及福建省內交通線。自42年1月起，共軍第三十一軍砲兵開始砲擊金門列島。由於共軍砲兵在火力上處於劣勢，又無制空權，難以在長時間的砲戰中，以火力「壓倒」國軍砲兵，因此每次砲擊都採行火力急襲方式，對金門列島國軍砲陣地及重要軍事目標，突然予以急促的砲擊。此時共軍砲擊金門列島雖然規模不大，但對金門列島軍民已造成精神上的威脅，多少限制了軍民的生活活動。¹同(42)年7月，韓戰停火，中共將軍事重心轉移至臺海。10月，中共華東軍政領導人陳毅向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報告，準備用5個軍的兵力攻占金門，並修建機場及鷹廈鐵路。毛澤東立即批准了陳毅的報告，並責令張愛萍組織福建前線指揮所。可是毛澤東很快又改變主意，要求遲延攻占金門，先拿下浙江沿岸島嶼。²

另一方面在民國43年以前，國軍經常依托金門列島，向當面大陸沿海一帶，派出小股特種武裝部隊及諜報人員，從事敵後情報蒐集及滲透騷擾活動。國軍以金門作為反攻大陸作戰的跳板與前哨據點，影響中共在閩南沿海地區的海上交通，以及漁民正常作業，對於當地社會的安定具有潛在威脅性及破壞性。中共為了打擊國軍士氣，以及要向國際社會顯示，中共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決心及能力，共軍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決定實施砲擊金門作戰。³

民國43年7月起，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及毛澤東再把「解放臺灣」和沿海島嶼問題放在突出位置上，要求共軍加強在沿海地區的鬥爭。7月21日，由中共、蘇俄、美國、英國、法國共同參與，討論有關朝鮮半島及越南停戰的日內瓦會議結束（該會議於4月21日召開），這是中共自建政後，第一次參與的國際性重大會議。毛澤東認為中共在韓戰結束後，沒有及時提出「解放臺灣」是不妥的。因此中共中央宣傳部及其部門立即採取一系列「解放臺灣」的言論。⁴

民國43年8月，中共藉口要「粉碎」國軍的軍事入侵，確保以廈門為中心的防禦

1 徐焰，《金門之戰》（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頁161,162。

2 盛慕真，《紅太陽的灼熱光輝：毛澤東與中國五0年代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頁251。

3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教育訓練部編印，《建國後局部戰爭與武裝衝突》，1989年，頁47。

4 徐焰，《金門之戰》，頁173。

任務順利完成，共軍第三十一軍根據指示，調整兵力部署，並命令所屬各部隊加強沿海島嶼要點守備，以及機動作戰準備。⁵8月2日，共軍砲兵第九師副師長代理師長鄭扶，至華東軍區砲兵司令部受領派駐廈門前線參加砲擊金門的作戰任務。砲兵第九師師部於8月4日以演習名義，向部隊發布行動命令，經過10天整備，於8月14日從江蘇常州分批搭乘火車，經上海到江西上饒下車，爾後進入福建，轉為山地摩托化行軍，兵分兩路分別於8月21日及26日抵達廈門前線。該師入閩期間，共軍福建軍區副司令員皮定鈞責令第三十一軍做好砲兵第九師從集美夜渡廈門島的保障工作。⁶同一時間，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把曾在韓戰從事防空作戰的4個高（射）砲師中的3個師（高砲第六十三師、第六十四師、第六十五師）調防到福建。空軍也奉命部署修建力量，在福建搶修可供噴射戰機起降的機場。⁷

有關共軍福建前線部隊何時接獲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砲擊金門的時間，以及有那些部隊參此次作戰，中共方面史料記載不一：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教育訓練部編印的《建國後局部戰爭與武裝衝突》記載：8月14日，共軍第三十一軍遵照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砲擊金門的命令，立即組織砲兵第三七一團及第三七二團各2個營、步兵第九十一師高砲營、砲兵第九師、高射砲兵第六十四師第六一一團、福建軍區獨立砲兵營、步兵第五十八師砲兵營、步兵第五十九師砲兵營、廈門城防高砲第五二一團、廈門水警區海岸砲兵連等單位參加砲擊金門作戰。⁸廈門軍事志編纂委員會編印之《廈門軍事志》記載：8月22日，中共藉口為了要「揭露」美國與「臺灣國民黨當局」策劃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的「陰謀」，打擊美國的侵略，受中共操控的各民主黨派人士和人民團體發表「解放臺灣的聯合宣言」，宣告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同時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命令福建前線部隊砲擊金門。共軍砲擊金門行動由福建軍區司令員葉飛指揮，第三十一軍具體組織實施。參與地面砲兵計有：砲兵第九師所轄3個團、步兵第八十二及九十一師所屬砲兵團各2個營、福建軍區砲兵營，共14個砲兵營150門各型火炮。另有海軍廈門水警區海岸砲兵約1個營。擔任掩護任務的高射砲兵部隊計有：城防高砲第五二一團、高砲第六十四師第六一一團，

5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教育訓練部編印，《建國後局部戰爭與武裝衝突》，頁48。

6 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收錄在《炮兵—回憶史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頁631,632。

7 徐焰，《金門之戰》，頁175。

8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教育訓練部編印，《建國後局部戰爭與武裝衝突》，頁48。

步兵第五十八、五十九、九十一師高砲營，共1個中口徑高砲營、7個小口徑高砲營。⁹ 福建軍區司令員葉飛則回憶：8月25日，他接獲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命令，為了打擊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制止「國民黨軍」對東南沿海的「侵擾」，在「美蔣」預謀簽訂「共同安全雙邊條約」期間，對金門「國民黨軍」實施懲罰性打擊。¹⁰

二、共軍的兵力編組部署與砲擊計畫

共軍為砲擊金門，其領導小組由福建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葉飛、華東軍區砲兵副司令員葉超、第三十一軍副軍長朱紹清、砲兵第九師副師長代理師長鄭扶等人組成。由葉飛掛帥，葉超主持日常工作，下設組織計畫小組，由福建軍區砲兵司令部、第三十一軍砲兵司令部、砲兵第九師師部等幾位參謀負責具體砲擊組織計畫工作。由於任務機密，人員管控嚴格，在組織準備期間與外部斷絕連繫。¹¹民國43年9月3日，共軍第一波砲擊金門，其兵力及火力運用計畫如下：

- (一) 軍砲兵群：由砲兵第十七團（配賦152公厘加榴砲）、福建軍區獨立砲兵營、砲兵第三七一團（第九十一師砲兵團）第二營編成。砲陣地設在前浦一線，觀察所設在雲頂岩。該群任務為壓制大金門、古寧頭海域停泊的國軍艦艇、古寧頭活動碼頭、林厝砲陣地及金門縣城國軍指揮所。
- (二) 軍砲兵蓮河群：由第二十八軍軍砲兵團編成，陣地設在蓮河、大嶝島陽塘以北地域，觀察所設在小嶝島。其任務是負責壓制大金門官澳、古寧頭國軍砲陣地，並負責保障角嶼與官澳之間海面安全。
- (三) 第九十二師砲兵群：由砲兵第十六團、砲兵第三七二團第三營編成，陣地設在何厝之海邊一線，觀察所設在虎仔山。其任務是負責壓制古寧頭國軍砲陣地、小金門109高地國軍觀察所及師指揮所。
- (四) 第九十三師砲兵群：由砲兵第十四團編成，陣地設在石渭頭，觀察所設在對高山。其任務是壓制小金門后井國軍陣地。

另外，共軍廈門水警區海岸砲兵連、砲兵第三六二團（步兵第八十二師砲兵團）第二、三營編成砲兵群，其任務是負責壓制大膽、二膽島國軍陣地。海岸砲兵連負責

9 廈門軍事志編纂委員會編印，《廈門軍事志》，2000年，頁101。

10 葉飛，《征戰紀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342。

11 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收錄在《炮兵—回憶史料》，頁632。

制止大、小金門間國軍之機動，和監視料羅灣國軍艦艇活動情況。¹²

共軍的火力計畫，其砲擊金門之任務是壓制國軍砲兵、艦艇、部分軍事指揮機關。其實施火力襲擊原則是以群的火力急襲國軍指揮所、砲兵連，以營的集中火力壓制國軍艦艇及古寧頭活動碼頭，以攔阻火力阻止國軍艦艇「逃跑」。目標坐標的確定是採取3種手段求取的：一是合派偵察員渡海捕俘審問得知。二是利用國軍砲兵向共軍陣地射擊時反復標定。三是各砲兵群測地分隊測地和長基線交會反復對照。與此同時，共軍各砲兵群開始戰鬥隊形勘察，為了增大控制國軍縱深的火力，各群砲陣地多取高潮位一線配置，觀察所開設長基測觀，營群兩級交錯雙保險配置，反復觀測潮汐規律，計算海洋氣象修正量，用以提高精密法射擊諸元的精確度。

8月30日，共軍福建軍區司令員葉飛在砲兵副司令員葉超陪同下，登上廈門雲頂岩指揮所，親自用40倍望遠鏡，對當面金門壓制目標逐一觀察，時金門列島國軍異常平靜，似乎尚未發現共軍準備砲擊金門的行動意圖。¹³共軍根據長期對金門的觀察，得知按以往規律，每隔1天，臺灣便向金門開來1至2艘中字號戰車運輸艦（LST）。每次運輸艦到來，3艘獵潛艦都會駛到外海護航。於是共軍根據當面這個狀況，決定於9月3日13時50分，福建前線部隊各砲群同時對金門列島發動砲擊。¹⁴

三、金門九三砲戰前及砲戰期間駐防金門的國軍概況

民國43年5月，臺灣中部防守區司令官劉玉章調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同（5）月蔣中正總統命令美械化的第五十二軍調戍金門。在第五十二軍調防金門之前，先行進行部隊整編，將第六軍第六十八師改隸第五十二軍建制，第六十九師改隸第十八軍建制，第六十八、六十九兩師隨同第五十二軍開赴金門換防，統歸金門防衛司令官劉玉章指揮，預定於5月17日起，分3批海運金門，於6月上旬全部輸送完畢。

7月1日，國軍部隊進行整編，第五十二軍整編後，番號更改為「陸軍第八軍」。時金門防衛司令部下轄第七軍、第八軍。第七軍下轄第六十九師（駐金門小徑）、第四十五師（駐金門珠山）。第八軍下轄第三十三師（駐金門洋宅）、第三十四師（駐烈嶼）、第六十八師（駐金門下堡）。¹⁵另外，劉玉章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後，有感防衛司令部除

12 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收錄在《炮兵—回憶史料》，頁633。

13 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收錄在《炮兵—回憶史料》，頁633,634。

14 葉飛，《征戰紀事》，頁342。

15 參閱一、孫建中，《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十二軍軍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2年），

了管轄金門地區駐軍外，馬祖地區駐軍亦歸金門防衛司令部負責指揮，而馬祖地區除了正規國軍部隊外，尚有福建省所轄的反共救國軍指揮部、閩北地區司令部、閩南地區司令部、海上支隊、陸上支隊、粵東大隊等，共約萬餘人，深感組織龐雜、指揮不便，乃請准加以整編，除留福建反共救國軍指揮部，指揮所轄大隊、支隊外，餘均撤銷，或調回臺灣整訓。金門九三砲戰爆發後，9月12日，第十九師奉令由臺灣增援金門。¹⁶金門防衛司令部在九三砲戰期間，將金門列島劃分為金東、金南、金中、金西、烈嶼、太武6個守備區。^{17、18}

共軍發動金門九三砲戰之前，已對金門作試探性砲擊，以及對國軍展開摸哨活動，民國43年7月22日夜，共軍砲擊古寧頭及馬山，時金門前線已頗具戰地氣氛。¹⁹8月19日上午，共軍砲擊後沙附近，砲聲連天，但我軍無傷亡。²⁰23日夜，第六十八師駐古寧頭陣地，有哨兵1員被共軍水中搜索隊擄去。另有兩名士兵臨陣脫逃（8月26日9時，臨陣脫逃兩名士兵在金門中央廣場被執行處決，第八軍軍長郭永親臨刑場觀看）。25日夜，發現共軍海岸突擊隊在古寧頭附近海灘活動，金門全島守備部隊均嚴密戒備。第二〇七團團長歐陽禮在日記寫下：電信忙碌整夜，官兵精神緊張，實達成共軍擾亂之目的。8月31日，金門列島局勢緊張，防務按照預定計畫調整（8月24日，蔣中正總統派羅列前來金門商討防務問題，並面授金門各部隊首長總統指示之作戰機宜）。為防止共軍空降部隊之襲擊，團指揮所派重兵駐守，各營指揮所亦按預定計畫進入陣地，俾適應緊急狀況。²¹

頁341。二、陳鴻獻，〈陸軍部隊整編之研究（1950-1954）〉收錄在《軍事史評論》，第二十期，民國102年6月，頁70-73。三、劉鳳翰，〈國軍（陸軍）在臺整編經過〉收錄在《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七期，民國91年4月，頁294。

1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紀實》，下冊，民國85年，頁649。鄧克雄，《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9年），頁84,85記：共軍發動金門九三砲戰後，我方對中共突然砲擊金門意圖不明，國防部下令海軍在3日內運送陸軍1個師到金門，屆時共軍如果登陸，則執行反登陸作戰，如未登陸則視為增援。海軍在規定時限內把陸軍第十九師送至金門。海軍第一艦隊司令劉廣凱率艦於9月6日17時出發，翌日清晨抵達金門。劉玉章司令官請參與任務海軍重要幹部吃飯，並開玩笑說：「中共才打幾發砲彈，後方就緊張到把最好的十九師送來，我那有地方容納，你還是把他們都帶回去吧！要不然住宿成問題真傷腦筋啊！」

17 李仕德，《金門縣志》，第九冊，兵事志/華僑志，（金門：金門縣政府，民國98年），頁217。

18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陸軍印製廠，民國66年，頁264,265。

19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91年），頁160。

20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65。

21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66。

參、金門九三砲戰經過

民國43年9月3日15時，共軍砲兵對金門列島實施猛烈砲擊，史上稱「九三砲戰」。此次共軍砲擊金門列島持續到9月22日停止。在這期間共軍有兩次大規模的火力急襲，分別敘述如下：

一、第一次砲擊

民國43年9月3日拂曉前，金門列島當面共軍砲兵完成射擊準備。14時10分，共軍以5個砲兵群163門火炮（俄製122公厘及155公厘等口徑火炮），對金門列島實施第一次火力急襲，至3日16時停止，主要目標為停泊在金門的國軍艦艇，²²並以部分火力壓制金門列島國軍的砲兵陣地及部隊集結地區。²³此次砲擊持續1小時50分，計發彈4,945發。同（3）日21時，共軍再以75.2公厘野戰砲對小金門（烈嶼）進行擾亂射擊，計發彈331發。²⁴共軍第一次砲擊金門列島後，將砲擊金門指揮權移交給砲兵第九師，該師指揮所駐廈門雲頂岩。²⁵

當共軍向金門砲擊開始後，首先集中火力於金門機場及水頭地區；我方有1架停在機場的飛機被摧毀。水頭碼頭係利用舊船的設備，構建的臨時碼頭，作為金門地區補給品的卸載地，在敵砲擊中遭摧毀。不過海軍輪艦船可以由料羅灣搶灘，因此金門的補給並無顧慮。稍後，共軍對金門列島進行全面砲擊。²⁶

金門防衛部司令官劉玉章在共軍展開砲擊後，斷然下令駐金門砲兵部隊實施反

22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教育訓練部編印，《建國後局部戰爭與武裝衝突》，1989年，頁49。

23 廈門軍事志編纂委員會編印，《廈門軍事志》，頁101。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收錄在《炮兵—回憶史料》，頁634記：9月3日，第一次砲擊金門，共軍動用了近兩百門大砲。

24 參閱一、（中共）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建省志—軍事志》，頁279。二、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收錄在《炮兵—回憶史料》，頁634。三、（中共）陸軍第二十八軍編印，《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二十八軍軍史》，1985年，頁218。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頁634記：9月3日，第一次砲擊，14時10分至16時整結束，消耗彈藥約4,899發。我方記載共軍在9月3日的砲擊時間係自當日15時開始，至20時15分左右，敵方受我巨砲壓制，遂歸於沉寂。參閱中國時報，民國43年9月4日，第一版。

25 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收錄在《炮兵—回憶史料》，頁634-365。

26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6,267,268。同書頁269記：九三砲戰期間，距離金門3哩的水域裡，有美方軍艦數艘，停泊成列，充分證明實踐協助之諾言。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收錄在《炮兵—回憶史料》，頁634記：第一次急襲射擊後，停泊在古寧頭海面上的十幾艘艦艇，有的被擊中冒煙，有的被擊沉，沒有被擊中的起錨，向料羅灣方向「逃竄」。李會文文中有誤，古寧頭應為水頭碼頭。

砲擊。惟因當時缺乏長射程火炮，乃講求火力集中靈活機動運用，藉以形成局部優勢，制壓共軍。²⁷9月4日，代理參謀總長彭孟緝前往金門視察，蔣中正總統指示彭代理參謀總長應注意各點後，召開軍事會議。當晚彭代參謀總長向蔣總統回報，金門當面共軍尚繼續砲擊。²⁸4日晚，敵我互相砲擊，整夜未停。²⁹

9月6日，蔣中正總統搭機親赴金門視察，垂問砲戰情形，劉玉章司令官根據此次共軍砲擊體驗，益感加強工事的重要，請求今後多發工事材料，並增強砲兵及防空兵力，皆蒙俯允，美軍顧問亦認為國軍有固守金門的決心與能力，開始放寬過去限制，積極援助。³⁰同(6)日共軍駐廈門砲兵第九師第十四團偵察人員發現小金門國軍正在構築砲陣地。6日16時10分，共軍砲兵第九師第十四團第九連對小金門砲擊，發射砲彈50發。16時30分，共軍砲兵第九師第十四團第九連再度砲擊小金門。期間小金門國軍亦對共軍進行反砲擊，擊斃共軍副連長李清池多人。³¹

金門九三砲戰爆發後，中華民國政府在與美國協商及徵求其同意後，於9月7日凌晨開始，連續數日出動海、空軍，對廈門附近共軍砲兵陣地與海軍艦艇集結區，實行報復性攻擊。美國海軍太平洋區司令部增派軍艦開往臺灣海峽，加強偵巡，並準備隨時協防金門。³²13日正午，陳誠副總統、國防部部長俞大維、各三軍總司令從臺北搭乘軍機飛抵金門巡視防務，並於16時50分飛返臺北。³³

9月15日，駐金門第六五五榴砲營開始換裝155榴砲，並以該營第一連在下埔構築陣地。嗣後又獲得第三六八、一八四、一九六3個榴彈砲兵營增援金門，分別進駐英坑、昔果山、水頭諸陣地，並採取主動，先後對共軍反砲擊五十餘次，耗彈約五千餘發。³⁴16日，蔣中正總統分別召見陳誠副總統、總統府祕書長張群談話，告知金門

2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軍建軍備戰工作紀要》，頁67。

28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3年)，頁238。

29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67。

30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7。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40記：9月5日夜，共軍1架偵察機侵擾臺北周圍，我高射砲部隊對敵機射擊3次，燈火管制頗佳，故敵機偵察必無所得。

31 參閱一、廈門軍事志編纂委員會編印，《廈門軍事志》，頁102。二、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收錄在《炮兵——回憶史料》，頁365。

32 張淑雅，〈臺海危機前美國對外島的政策(1953-1954)〉收錄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9年)，頁241,242,243。

33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69。

3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軍建軍備戰工作紀要》，頁67。

最後抵抗陣地之建立應加督促。³⁵

在九三砲戰期間，共軍白晝對金門列島採行砲火射擊，夜間則派出小艇載特戰部隊人員駛至我近岸水域，實行摸哨，尤以北海岸一帶發現較多，亦有至南岸料羅灣附近，襲劫我哨兵。為此，金門防衛部司令官劉玉章命令各部隊依其防地現狀，研擬一套有效的對付辦法，諸如在海灘水面上，利用礁石作各種標記、陷井、溝壕等，並於哨兵與後方排、連位置之間，規定各種連絡通信方法，保持緊密連繫。此外，規定查哨辦法，要求各級確實執行，一旦有哨兵被敵襲擊，師長及以下均受處分，排、班長交軍法審判，以貽誤軍機罪而正法。³⁶

對面共軍對我金門駐軍的摸哨，國軍亦還以顏色，派遣各單位成功隊對金門當面圍頭、廈門、大嶼、角嶼等地共軍哨所，不斷實施摸哨、突擊。最遠曾派反共救國軍至莆田附近海岸，實施登陸突擊，與共軍發生激烈戰鬥。³⁷

二、第二次砲擊

共軍發動金門九三砲擊後，駐金門國軍亦對共軍展開反砲擊，由於國軍砲擊次數越來越頻繁，發射砲彈數越來越多，對共軍造成的威脅日漸增大。為此共軍砲兵第九師向福建軍區提出：再次砲擊金門的建議。9月15日經過批准，共軍展開第二次大規模砲擊金門的準備，並遵照福建軍區關於重點打擊國軍指揮機關和觀測所的指示，作了以下的兵力部署：

- (一) 第一砲兵群：由砲兵第十七團第一、三營編成，陣地設在塔堡，觀察所設在虎仔山。任務是負責壓制小金門下湖地區國軍第三十四師指揮所及一一四、一〇九高地的國軍觀測所。
- (二) 第二砲兵群：由砲兵第十四團和砲兵第三七一團第二、三營，及福建軍區獨立砲兵營編成，陣地設在南山，觀測所設在對高山。任務是負責壓制小金門西宅國軍第八軍指揮所，並壓制一一五、一七五高地國軍觀測所。
- (三) 第三砲兵群：由砲兵第十六團、砲兵第十七團第二營，以及砲兵第三六二團第二、三營編成，陣地及觀測所均設在大嶼島陽塘。任務是負責壓制大

35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47。

36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8。

37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8,269。

金門中保地區國軍第二〇二團指揮所。³⁸

9月22日上午，駐金門一七八高地國軍砲兵以155榴砲，對大嶝、小嶝之共軍據點與陣地猛烈砲擊。³⁹22日17時15分，共軍復以3個砲兵群130門火炮，對金門列島實施火力急襲，至18時30分停止，共持續1小時45分；主要射擊目標為國軍指揮機關（第八軍軍部、第三十四師師部、第二〇二團指揮所）⁴⁰、軍事設施及壓制國軍砲兵反擊，共計發射各種砲彈3,299發。⁴¹

9月23日，駐金門國軍砲兵在海、空軍密切配合支援下，集中火炮向大嶝、蓮河、廈門地共軍砲陣地，實行摧毀性射擊，給予共軍重大創傷。⁴²10月5日，我第三軍砲兵指揮部奉令以長程砲兵兩個營，對廈門雲頂岩共軍雷達站砲擊，給予破壞。同一時間共軍對我軍施以火炮反擊，敵我歷經4小時相互砲擊後，我砲兵終將雲頂岩共軍雷達站給予摧毀，並重創多處敵砲陣地。⁴³11月2日10時30分至12時許，共軍砲兵自大嶝方面發射砲彈三十餘發，彈落瓊林西南地區，全瓊林地區均在敵砲火威脅下，第六十九師第二〇七團團本部人員，大多進入指揮所。⁴⁴

稍早共軍砲兵第九師奉福建軍區命令於民國43年10月轉入作戰值班和機動作戰，該師師部由廈門文杜村移駐同安後亭村，所屬砲兵第十四、十七團及第三十一軍軍砲兵團仍部署在廈門前沿，組成值班砲兵群，由砲兵第九師直接指揮，其餘砲兵第十六團、砲兵第二〇一團、砲兵第三團、砲兵第三十團移駐同安、馬巷地區，進行

38 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頁635-366。

39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71。

40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教育訓練部編印，〈建國後局部戰爭與武裝衝突〉，頁49。

41 參閱一、（中共）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建省志—軍事志〉，頁279。二、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收錄在《炮兵—回憶史料》，頁636。三、《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二十八軍軍史》，頁218。9月22日傍晚，共軍對金門又砲戰甚烈，是其已另有新砲運到，應再予痛擊。本日廈門敵砲向金門連續發射三千餘彈。參閱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50、252。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71記：9月22日15時，敵砲兵自大陸海岸深江地區對一七八高地與小徑猛襲，瓊林地區霎時趨於緊張狀態，傍晚全部進入陣地，是晚露營於陣地中。

4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軍建軍備戰工作紀要〉，頁67。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收錄在《炮兵—回憶史料》，頁366記：9月22日，國軍砲兵對廈門前沿的南山至塔頭一線，及大嶝發射砲彈數百發。

43 孫建中，〈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十二軍軍史〉，頁352。

44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75。

突擊訓練，隨時準備執行機動作戰任務。⁴⁵此後至47年8月23日，中共發動「八二三戰役」大規模砲擊金門列島之前，除了在46年6月24日18時12分，共軍突然以火砲兩百餘門，向小金門猛烈射擊79分之久，落彈九千餘發，我砲兵立即給予反擊壓制外，⁴⁶其餘時間共軍對金門列島僅有零星之砲擊。

三、海軍作戰

當共軍發動金門九三砲戰後，我國防部即欲使用空軍向其報復，以美軍顧問要求其向太平洋海軍總司令部請示同意後再實施，以免誤會，故暫未實施報復。但蔣中正總統命令海軍及空軍即時準備，協同摧毀敵方所有砲兵陣地及其船艦。⁴⁷

金門九三砲戰爆發時，海軍停泊在金門港內之作戰艦計有永泰、永豐、永和3艘軍艦，當砲戰開始後，各艦隨即緊急起錨作迴避運動，於9月3日16時許完成緊急出港，之後在料羅灣海面實施警戒，防敵突擊。5日，洛陽、信陽兩軍艦馳抵金門增援，繼於6日7時起，分別砲擊浯嶼、鎮海角、白石砲臺、廈門等地，摧毀共軍砲兵陣地多處。7日，信陽、洛陽、臨安、瑞安、永泰等軍艦砲擊浯嶼、白石砲臺等地共軍陣地、營房。德安、聯智兩軍艦攻擊圍頭敵陣地。8日，洛陽、信陽砲擊廈門附近何厝、石胃頭、白石、塔頭等敵陣地，對敵造成極大損害，共軍砲兵亦對我軍艦還擊。同(8)日德安、瑞安、永泰3軍艦砲擊浯嶼、鎮海角共軍陣地及船隻，摧毀敵營房、指揮所各1座。8日正午，洛陽、信陽兩軍艦砲擊鎮海角、浯嶼共軍陣地。

9月9日，我海軍改採分散攻擊方式，分別派出不同艦艇攻擊不同目標，包括白石、何厝、鎮海角、浯嶼、圍頭等地共軍陣地，共軍白石砲臺亦向我軍艦還擊。11日、13日，信陽、洛陽兩軍艦先後砲擊青嶼，摧毀青嶼燈塔。19日夜，永泰、潮安兩軍艦砲擊浯嶼、鎮海角。20日晨，德安艦砲擊圍頭。23日夜，信陽艦砲擊青嶼，太昭艦砲擊白石，共軍向我軍艦發砲還擊。至9月24日，廈門、浯嶼、青嶼、鎮海角、圍頭等地共軍砲

45 李文會，〈一九五四年砲擊金門之戰〉，頁366。

46 金門縣政府編印，《金門縣志：96年續修》，第8冊（兵事志及華僑志），頁109。有關「六二四砲戰」經過，廈門軍事志編纂委員會編印，《廈門軍事志》，頁102記：46年6月24日，共軍駐廈門砲兵部隊，奉命對駐小金門國軍第八十一師實施突然火力襲擊，參戰部隊有砲兵第十七團第二營、砲兵第一三五團一營、軍獨立野砲營，1個步兵師砲兵團122榴彈砲營和廈門頭砲臺。砲擊從17時16分開始，至18時20分結束，發射砲彈近三千發。當共軍砲擊後，駐金門國軍砲兵立即還擊八百餘發砲彈。

47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38。

陣地及營房，大部分被國軍陸海空軍的火砲摧毀。⁴⁸

四、空軍作戰

民國43年9月5日上午，蔣中正總統召見代理參謀總長彭孟緝指示，對廈門敵砲陣地，必須由海、空軍聯合攻擊之決心，以告訴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William Curtis Chase）。⁴⁹但海、空軍卻陽奉陰違，蔣總統為此不悅，在9月6日日記寫下：「今晨，以空軍未能如期實施轟炸，故海軍亦未能砲擊，雖氣候稍壞，但仍可實施任務也，因之為友（美）軍所輕視，以美艦確在金門外海待機協助也。」9月7日，蔣中正打電話責備空軍總司令王叔銘並告知，空軍在9月6日之遲延行動，無勇氣、無決心之表現，命令9月7日切實達成任務。⁵⁰

9月7日及8日，空軍主力出擊，自朝至暮終日炸射廈門附近之共軍砲陣地，效果頗大，此乃出於敵不及所料，以我軍竟能如此大舉報復。⁵¹有關空軍在金門九三砲戰期間，支援金門列島國軍作戰經過及成果，詳如下表：⁵²

日/月	部隊番號 駐地	使用機種	出動架次	作戰經過成果
4/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8	分兩批由中隊長周天民及凌學沂領隊，前往大嶼、小嶼、澳頭沿海炸射共軍砲兵陣地。我369號機失事，364號機中彈，迫降金門。 ⁵³
4/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2	分批於夜間偵察共軍船隻活動。
5/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2	分批於夜間偵察共軍船隻活動。
6/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5	3架轟炸廈門石冒頭共軍砲兵陣地，另2架於夜間偵察金門附近、湄州灣、東山島一帶共軍船隻動態。
6/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15	中隊長黃翔春領隊炸射澳頭、集美、石井、深滬共軍船隻及砲兵陣地。
7/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16	副大隊長張省三、第三大隊長廖廣甲領隊炸射大嶼、小嶼、關刀石海灣共軍船隻。

48 海軍總司令部編，《海軍艦隊發展史》（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90年），頁1066, 1067, 1068, 1069。

49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39。

50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40, 241。

51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41。

52 空軍總司令部編印，《空軍戡亂戰史》，第八冊，頁61-69。

53 9月5日3時許，空軍出動8架戰機偵察沿海敵情，迄8時許，有3架戰鬥被廈門共軍高射砲擊中，均降落於金門雙乳山飛機場附近，1名飛行員殉職，另2名飛行員安全降落，僅負輕傷。參閱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67。

7/9	第五大隊 桃園	F-47	24	分批炸射前村、何厝共軍砲兵陣地、雲頂岩雷達陣地、廈門、嵩嶼、浯嶼間共軍艦船，並掩護海軍攻擊浯嶼共軍砲兵陣地。
7/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20	19架分批轟炸石冒頭、何厝、朱冒頭、雲頂岩共軍砲兵陣地，1架偵察金門外圍共軍船隻動態。
7/9	第十一大隊 新竹	F-47	24	副大隊長董啟恒領隊炸射何厝、白石一帶及虎仔山、石冒頭、前村、塔頭、溪頭等地共軍砲兵陣地。2架故障返航。
7/9	第十一大隊 新竹	F-47	8	副隊長王友欽領隊炸射卓岐鄉煙敦山共軍砲兵陣地、關分石港共軍砲艇。
8/9	第一大隊 臺南 第八大隊 新竹	F-84	8	4架F-84機由科長陳鴻銓領隊掩護P4Y機轟炸廈門、何厝、雲頂岩、白石等地共軍砲兵陣地及營房。另1架P4Y夜間偵察敵情，其餘4架F-84由大隊長劉尊率領掩護F-47機炸射。
		P4Y	11	
8/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35	分由大隊長廖廣甲、副大隊長張省三率領炸射廈門永寧海面共軍船隻，海門島附近船團，南澳溪木船及砲艇。
8/9	第五大隊 桃園	F-47	20	分兩批炸射小嶼、浯嶼共軍砲兵陣地。
8/9	第十一大隊 新竹	F-47	35	分兩批由副大隊長董啟恒、中隊長董汝泉率領炸射廈門前村、何厝、塔頭、黃厝、石冒頭、茂石各共軍砲兵陣地。2架(347及349號機)故障返航。
9/9	第十一大隊 新竹	F-47	8	分兩批由分隊長許泉津、作戰長王義森率領炸射石冒頭、何厝共軍陣地營房，港寮灣集結之共軍船隻，並偵察虎頭山、泉州灣一帶船隻情況。
9/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4	1架轟炸廈門共軍陣地，3架於夜間偵察共軍動態。
9/9	第五大隊 桃園	F-47	4	天氣惡劣返航。
9/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4	分隊長王易斌率領炸射浯嶼共軍船隻。
9/9	第一大隊 臺南	F-84	8	副大隊長臧錫蘭率領在金廈地區掩護友機出擊。
10/9	第五大隊 桃園	F-47	8	炸射何厝、白石共軍砲兵陣地。
10/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4	3架轟炸雲頂岩共軍雷達陣地、石冒頭共軍砲兵陣地，1架偵察夜間共軍動態。
10/9	第二十大隊 臺中	C-46	1	在廈門東北、東南共軍高射砲陣地上空，空投迫擊砲彈1,000公斤。
11/9	第一大隊 臺南 第八大隊 新竹	F-84	4	F-84機由副中隊長楊崇和率領掩護7架P4Y機轟炸廈門白石、石井共軍砲兵陣地，另4架P4Y於夜間偵察共軍動態。
		P4Y	11	
11/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12	由周兆麟率領炸射廈門避風港、通花州共軍船隻、陽塘共軍砲兵陣地。
11/9	第十一大隊 新竹	F-47	12	副大隊長董啟恒率領炸射廈門東南避風港、白石砲臺。
11/9	第二十大隊 臺中	C-46	1	在廈門東北、東南共軍高射砲陣地上空，投迫擊砲彈1,000公斤。
12/9	第一大隊 臺南 第五大隊 桃園 第八大隊 新竹	F-84	4	4架F-84架由中隊長郭汝霖率領掩護P4Y、F-47機轟炸廈門塔頭、青嶼、石冒頭、何厝共軍砲兵陣地，另1架P4Y機偵察共軍情況及支援海軍作戰。
		F-47	8	
		P4Y	5	

12/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24	分6批掩護我軍船團登陸金門作戰。
12/9	第二十大隊 臺中	C-46	2	於夜間載運迫擊砲彈各50箱轟炸廈門島共軍高砲陣地及其附近共軍陣地。
13/9	第一大隊 臺南	F-84	4	第一聯隊長蔡名永率領飛往金門、廈門地區制空。
13/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24	分6批掩護船團返航。
13/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3	於夜間偵察共軍動態。
14/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4	2架在金門上空制空，2架攻擊永寧灣及塔頭西灣共軍船隻。
14/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1	偵察共軍動態。
14/9	第十一大隊 新竹	F-47	4	偵察共軍動態。
15/9	第五大隊 桃園	F-47	2	炸射浯嶼一帶共軍機帆船。
15/9	第八大隊 新竹 第十一大隊 新竹	P4Y F-47	1 4	分批偵察共軍動態。
16/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4	分2批炸射永寧、深滬灣、祥芝角等地共軍船艦及青嶼砲兵陣地。
16/9	第五大隊 桃園	F-474	2	炸射澳頭共軍砲兵陣地。
16/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2	夜間分批偵察共軍動態。
16/9	第十一大隊 新竹	F-47	4	作戰長榮承恩率領炸射青嶼共軍砲兵陣地及湄州灣、南日島、深滬灣一帶共軍船隻動態之偵察。
17/9	第五大隊 桃園	F-47	8	分2批炸射前村、白石、石冒頭共軍砲兵陣地。
17/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2	分2批於夜間偵察共軍動態。
17/9	第十一大隊 新竹	F-47	4	分2批偵察廈門、祥芝、東山間及虎頭港、泉州灣共軍船隻動態。
18/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8	分4批炸射石冒頭、白石、黃厝砲兵陣地及虎頭山、尾頭汛、佛曇灣、晉江、深滬、永寧等地共軍機帆船、小型砲艇、油船。
18/9	第五大隊 桃園 第十一大隊 新竹	F-47	4 6	分批炸射何厝、白石、塔頭、前村等地共軍砲兵陣地。
18/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2	分2批偵察共軍動態。
19/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12	分5批炸射前村共軍砲兵陣地，古寧頭共軍運輸艦及永寧、虎頭山、浮頭灣等地共軍船隻。
19/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5	2架轟炸廈門何厝、白石砲臺，3架於夜間偵察敵情及支援虎頭山海軍作戰。
19/9	第十一大隊 新竹	F-47	8	3批炸射虎頭山、銅山港、古雷頭共軍砲艇及石冒頭砲兵陣地。

20/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4	分2批炸射虎頭山、深滬灣共軍機帆船。
20/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2	1架轟炸前村、浦口、塔堡、何厝等地共軍砲陣地，1架夜間偵察敵情。
20/9	第十一大隊 新竹	F-47	6	分3批炸射后甫共軍砲艇及虎頭山、東山共軍營房。
21/9	第三大隊 屏東 第五大隊 桃園	F-47	4 4	各分2批炸射東山、崇武、祥芝等地共軍船隻及佛曇灣共軍砲艇。
21/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2	分2批於夜間偵察敵情。
22/9	第五大隊 桃園	F-47	8	分3批炸射泉州灣、晉江口及前浦共軍砲艇。
22/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4	3架偵察敵情，1架轟炸廈門、何厝、白石共軍砲兵陣地。
22/9	第十一大隊 新竹	F-47	6	分3批炸射小嶼共軍砲兵陣地及深滬灣、祥芝共軍砲艇。
23/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11	分3批炸射佛曇灣共軍砲艇，大嶼、小嶼共軍砲兵陣地及共軍登陸艇。
23/9	第一大隊 臺南 第五大隊 桃園 第八大隊 新竹	F-84 F-47 P4Y	4 8 11	F84由副中隊楊崇和率領掩護F-47、P4Y機轟炸廈門、石冒頭、何厝、白石、澳頭、大嶼島共軍砲兵陣地，另1架P4Y機偵察敵情。
23/9	第十一大隊 新竹	F-47	11	分3批炸射大嶼、蓮河、深滬共軍砲兵陣地及虎頭山共軍營房。
24/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12	分4批炸射佛曇灣及東北共軍砲艇。
24/9	第五大隊 桃園	F-47	2	炸射深滬共軍機帆船。
24/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3	於夜間分3批偵察大嶼、廈門一帶敵情。
25/9 26/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4	1架轟炸大嶼島，其餘偵察共軍動態。
27/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4	分2批炸射浮頭灣、六鰲、林尾、秀塗、崇武、虎頭山、渡口、整尾、深滬灣一帶共軍機帆船。
27/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2	分2批於夜間在圍頭、何厝、澳頭、大嶼一帶偵察敵情。
28/9	第三大隊 屏東	F-47	14	2架炸射深滬灣、港邊、東港灣內共軍船隻，12架分3批掩護船團。
28/9 30/9	第八大隊 新竹	P4Y	6	每日夜間分2批偵察敵情。

五、敵我之戰損概況

共軍發動金門九三砲戰，持續半個多月，總計著彈8,767發（國軍計算），砲彈遍及官澳、塘頭、西園、英坑、后水頭、長福里、斗門、埔邊、高坑、小徑、漳林、東一點

紅、西一點紅、古寧頭、林厝、湖南村、山灶、榜林、下埔、舊金門、水頭、大右崗及小金門各地。⁵⁴由於國軍平時積極戰備，且能在戰鬥中沉著應戰，戰況雖然甚為激烈，但我軍損失輕微，除水頭碼頭與少數民房被摧毀外，官兵傷亡約五十餘人，另有2名美軍顧問遭砲擊身亡。⁵⁵金門九三砲戰期間，空軍對敵執行偵炸任務，出動戰機154批301架次，對廈門和浯嶼，進行轟炸，計投彈251枚，⁵⁶各式飛機中彈者16架，3架迫降金門，其中副中隊長黃正昌以下官兵10人犧牲殉職。⁵⁷反觀共軍則遭受重大傷亡及損失，國軍反砲擊計摧毀共軍陣地18處，高砲陣地4處，死傷團長以下官兵三百餘人，裝備損壞慘重。⁵⁸

肆、敵我戰場上優點缺失檢討

一、國軍

(一) 戰前國軍高層已研判共軍將攻打金門指示駐軍預作準備

金門九三砲戰發生之前，時任國防部部長俞大維先生多次視察外島，對金馬地

-
- 54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軍建軍備戰工作紀要》，頁67。二、彭大年，《英雄典範—國軍將士紀念碑》（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101年），頁53-54。
- 55 金門當面之共匪（共軍），廈門一帶砲兵對我猛射（9月3日晚）六千餘發，金門碼頭被毀，我軍官兵死傷五十餘人，其中有美軍中校2員，惟海軍並無損失。引自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38。彭大年，《英雄典範—國軍將士紀念碑》，頁58,61記：美軍顧問孟登道（Alfred Medendorp）中校及林恩（Frank Wisner Lynn）中校，於43年9月3日，在金門水頭碼頭遭共軍砲擊殉職。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6記：9月3日，當日有美軍顧問的兩位中校在水頭附近釣魚，砲戰開始即乘吉普車返回，車行1公里許，就不幸遇難。
- 56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教育訓練部編印，《建國後局部戰爭與武裝衝突》，頁49。「革命烽火煉旅」編委會，《革命烽火煉勁旅—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9軍第85師戰史》（南京：共軍南京軍區，1996年），頁379記：9月22日，共軍再度砲擊金門。國軍在共軍砲擊金門後，曾連續出動飛機一千餘架次，對廈門及周圍地區實施報復性轟炸，同時向大嶼、小嶼發射砲彈340發。《建國後局部戰爭與武裝衝突》，頁49記：共軍擊落我戰機11架，擊傷40架。
- 57 空軍總司令部編印，《空軍戡亂戰史》，第八冊，頁59,70,71。另外，空軍第三大隊飛行員游長青於43年9月9日，駕駛F-47機出擊祥芝及虎頭山共軍船隻，在返航時，因天候惡劣，在馬公附近失蹤。參閱劉永尚，《鄒寶書將軍偵騎生涯》（臺北：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2020年），頁90。
- 58 有關金門九三砲戰國軍及共軍傷亡及損失，參閱《國軍建軍備戰工作紀要》，頁67。李金振、周陽山，《戰地金門》（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8年），頁116記：九三砲戰期間，共軍摧毀國軍砲陣地9處，海軍7艘艦船遭擊沉擊傷，空軍12架戰機被擊落，42架被擊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教育訓練部編印，《建國後局部戰爭與武裝衝突》，頁49記：9月3日，共軍對金門列島實施第一次砲擊，「斃敵」千餘人，該數字過於誇大。

區地形及當面敵情甚為明瞭，預料共軍將對金門實施砲擊。俞部長對金門砲戰指導要領如下：

- 1、研判共軍攻擊金門，不寄望美軍派兵協防金門，但寄望美軍能支援金門作戰。不轟炸大陸，僅實施金門保衛戰。
- 2、共軍砲擊金門，國軍立即實施反砲擊，但不要把戰爭擴大。
- 3、中共空軍如果轟炸金門，我即轟炸大陸，並盼望美國空軍支援轟炸大陸。
- 4、戍守金門列島部隊恪遵此一構想，加強戰備與訓練。⁵⁹

（二）戰前金門防衛部司令官劉玉章致力戰地經營加強構築工事

劉玉章擔任金門防衛部司令官後，指示幕僚研擬金門防衛作戰計畫。同時，命令駐金門國軍各部隊先就現狀構築野戰工事，挖土洞、鑿地道，使配置於各要點的主要火器，先進入地下，在陸地上則構築陣地開掘射口。當時金門駐軍的各類補給品，大多露置地面，毫無掩蔽，至為可慮，於是在金門挖掘土洞，暫將大部分彈藥儲存，惟洞內過分潮濕，時有翻屯再翻屯之麻煩，實不勝其苦耳。⁶⁰劉司令官認為島嶼作戰，軍民為一整體，必須發揮統合力量，始克有濟，為便於協助不健全的行政機構，與民間建設，特地成立一個等於縣市建設局之工程處，由張晴光任處長，專任工程設計、繪圖、監工及建築材料之獲得等協調事宜。⁶¹劉玉章出任金門防衛部司令官，初到金門，發覺金門西村機場，對於圍頭方面的共軍是完全暴露，故在駐金門國軍各部隊沿岸工事告一段落後，立即興建沙頭補助機場，並在附近懸崖，掘開穴洞多處，以備必要時掩護之用。果然九三砲戰一開始，西村機場首先成為共軍砲擊目標，停在機場內1架飛機被擊毀，而新建的機場，在空運方面，則派上用場。⁶²金門九三砲戰爆發後，國軍的觀測設施發揮重要性，國軍在太武山上建有有鋼筋水泥觀測所1座，在金門三面環敵的優勢共軍砲擊之下，由於國軍有良好的觀測，雖稍為劣勢砲兵，仍能集中火力，指向共軍某些陣地，可收制壓之效。天氣情厄時，太武山上的觀測所可以清晰的瞭解共軍諸種作為，雖然共軍對金門太武山觀測所曾不斷行間歇性的精密射擊，企圖摧毀，但始終未被摧毀，雖因四周落彈甚多，而地面稍下陷，以致有傾斜現象，但所內人員，

5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軍建軍備戰工作紀要》，民國69年，頁66-67。

60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3。

61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5。

62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5,267。

迄仍照常工作。⁶³

（三）平時組訓戰地民眾戰時支援國軍作戰

劉玉章出任金門防衛部司令官後，特別注意對金門民眾組訓工作，在金門九三砲戰期間，對於駐軍較少或無駐軍的村落，夜間由當地民眾守望巡邏，配合軍隊保衛鄉土；並規定每村每戶按人數及規定圖樣，均須挖掘所需要的防砲土洞。此外，修築道路，均全力以赴，以達到人人有土洞，處處能交通，進而全面進入戰防體制，個個都是戰友鬥士。⁶⁴金門當地民眾回憶，劉玉章擔任金門防衛司令官後，民防隊的重點工作方面，戰備工作接踵而來，首先是協助部隊挖掘戰壕，其次是加強防空洞的挖掘，其三是挖掘線溝。除了挖壕溝，還蓋碉堡、挖電線溝、建碼頭等，經常出勤，怨言就出來了，並規定每一個村莊都要挖掘防空洞。挖掘防空洞過程儘管民怨四起，但隨後而來的八二三戰役，卻保住了眾多金門百姓的生命。⁶⁵

（四）注意肅奸防諜工作

在金門九三砲戰爆發前，金門防衛部司令官劉玉章特別注意對金門當地民眾及駐軍的肅奸及防諜問題，亦即內部安全問題，區分軍民兩個系統，普遍而深入的展開人事調查，對民間按其可疑程度，區分等級，一一登記造冊，有記錄、有瞭解、有辦法，將金門軍居民給予淨化，以鞏固金門內部安全。⁶⁶砲戰發生後，9月21日，劉玉章司令官在前往小金門視察途中，其乘車突然爆炸，駕駛與隨員皆受傷，所幸劉司令官本人安全無恙。⁶⁷同（21）日，金門全島實施戒嚴，各村落舉行全面搜查。司令部內之防諜工作極為重要，劉司令官被共諜狙擊，對防區之警戒，應予指責外，關於司令

63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8。

64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72。

65 鄭瑞堅，《金門兵事史話（中華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三年）》（金門：金門縣文化局，民國102年），頁418。

66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5。

67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52。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71記：劉玉章司令官9月21日5時許乘車自下坑至機場途中，被奸細潛伏以手榴彈炸傷座車及衛士，劉司令官尚稱平安，事後即乘車至小徑，並宣布全（金門）地區戒嚴。另根據與劉玉章司令官同行但不同車的記者劉毅夫記載，劉司令官似斷定有人行刺。天亮調查局局長毛人鳳乘專機飛到金門調查。據事後調查，事發當晚有部隊移防，有士兵的手榴彈脫落，恰巧被劉司令官乘車車輪壓爆。參閱劉毅夫，《常勝將軍劉玉章》（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73年），頁195,196。

部內部人員之清理，實不可漠視。⁶⁸9月27日，蔣經國為肅清共諜工作，前往金門。⁶⁹

（五）空軍掌控制空權及砲兵獲得重型火炮增援重創共軍

金門九三砲戰期間，我空軍完全掌控戰場制空權，空勤人員士氣旺盛，冒險犯難，在共軍熾烈砲火中，從容執行任務，展現空軍在臺整軍經武數年，勵精圖治，所獲優越成果，在此役無論炸射或偵巡，均表現優良技術，給予共軍重大打擊及威脅。⁷⁰金門國軍砲兵在共軍發動九三砲戰前，尚未警惕到共軍會猛烈砲擊金門，因此在九三砲戰前，金門國軍砲兵最大的火炮是七五戰防砲，島上的工事也是低度防彈設施。⁷¹當共軍發動九三砲戰猛烈砲擊金門列島後，駐金門國軍砲兵實施反擊，初期集中火力，機動運用，以局部優勢壓制共軍，至民國43年9月15日，砲兵獲得增援及改裝115榴砲，對敵進行猛烈反砲擊，讓共軍措手不及。加上海軍與空軍支援，給予共軍重創，摧毀敵多處陣地。⁷²

（六）國軍高層不重視工事構築及財力不足其抗力與強度均感不足

劉玉章繼胡璉出任金門防衛部司令官後，即考慮金門防衛兵力的部署，以及工事構築所需材料的問題，並依其策訂計畫，向國防部提出申請構工材料，但在參謀總長桂永清主持的軍事會議中，受到指責，桂永清說：「我最反對，構築鋼筋的水泥工事，在大陸上，構築了不少的永久性堅強陣地，結果都一無所用。」。劉玉章司令官聆聽之下，內心殊不以為難，返金門前夕，復去謁見桂永清參謀總長，告知金門列島三面環敵，均在共軍野戰砲有效射程之內，金門列島均暴露於毫無掩護的地面，一旦共軍進犯，在其砲兵集中射擊下，誠恐不待共軍登陸，而我防衛組織即已癱瘓。因此仍請求桂參謀總長支持金門構築必要的永久性工事。但桂永清參謀總長態度表示極不耐煩。之後蔣中正總統到金門視察，詢問劉司令官金門備戰情形，劉據實報告，應使金門構成一個大要塞，大二膽及小金門構成外圍堅強堡壘，軍民應併為一個戰鬥

68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71。新生士兵（金門古寧頭戰役被俘之共軍）占全數人數十分之三、四，應加強考核工作。參閱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73。

69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54。

70 空軍總司令部編印，《空軍戡亂戰史》，第八冊，頁57。9月8日空軍轟炸大嶝島，炸彈震撼瓊林房舍，其精神上之威力收效甚鉅。參閱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68。

71 應俊豪，〈陳寅園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戡亂時期知識青年從軍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90年），頁105。

72 鄭瑞堅，《金門兵事史話（中華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三年）》，頁412。

體，在安全前提下，一面培養國軍戰力，一面建設金門，僅靠部隊本身的克難方式，難以達成此目的。當蒙蔣總統俯允，不數日，支援永久性工事之鋼筋水泥等材料，即源源而來。以後在九三砲戰及八二三戰役中，均證實了構築永久性工事的重要。⁷³在民國43年以前，各外島地區一般工事，多因國家財力之不逮，對永久及半永久工事，雖有興建，然其抗力與強度均感不足，自金門九三砲戰後，益顯外島地區工事薄弱，尤以反砲戰工事及阻絕設施為甚。⁷⁴第六十九師第二〇七團團長歐陽禮，於民國43年6月九三砲戰前率部隊移防金門，7月在視察第一線防區配備及陣地後，指出所見缺失有以下幾點：

- 1、野戰工事設備簡陋，尤以交通壕深度不足，且缺少射擊設備。
- 2、工事偽裝欠良好，少數永久工事，均採外用八字射口，外端沙土堆集，最容易影響射擊效力。
- 3、雙槍配備於1堡，易遭損害。陣地編成缺乏縱深及彈性。
- 4、有線電設施零亂，重要經道未加埋設。
- 5、夜間警戒兵力過大，容易消耗戰力，亟待改進。
- 6、外壕附近無射擊設施，地雷位置未詳確標定。⁷⁵

歐陽禮團長在金門九三砲戰後檢討指出，工事以偽裝為主，堅固次之，第六十九師官兵在戰前大多未有實戰經驗，故對工事之安全感與強度特別重視，今後對工事之設施，應特別重視於偽裝及利用地形方面。⁷⁶

（七）部隊倉促整編移防外島官兵士氣不振

第五十二軍原先駐防臺灣，金門九三砲戰前移防金門，移防前將原建制部隊打散，將第十八軍及第十九軍各抽調1個師撥入該軍，該軍抵達金門後不久取銷番號，重新整編，其過程倉促，多少造成官兵不滿，新兵補進太多，影響士氣及戰力。第六十九師於金門九三砲戰前，改隸第五十二軍，並自臺灣移防金門，俞伯音師長認為該師之通病為士氣低落，戰鬥情緒不夠，為改革此種弊端，關於士氣方面以「人人積極，處處主動，提高朝氣，爭大活力。」數語相勉。關於提高戰鬥意志方面，要官兵樹

73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2,263,264。

74 孫建中，《國軍工兵發展史略》（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9年），頁320。

75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60。

76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73。

立戰鬥信念，而戰鬥信念中，以決心信心勇氣為首要。⁷⁷歐陽禮團長在金門九三砲戰後檢討指出，戰士對武器運用欠熟練，須加緊補訓，以充戰力，以及新編來戰士不滿現狀，意志紛歧，應如何促進精誠團結。⁷⁸

（八）金門駐軍缺乏重型構工機具及衛生醫療欠佳

金門地質大多為花崗岩，堅如鐵石，國軍缺乏重型土工機械，各部隊土工器具，主要為圓鋤、十字鎬等。圓鋤、十字鎬構工使用月餘，均告不堪再用，亟待換發，金門防衛部司令官劉玉章曾親審查，十字鎬兩端多磨損三分之一以上，成為無尖、無刃之鐵錘，士兵構工之辛勞，就此可見一般。⁷⁹民國43年5月，金門九三砲戰前，第六十九師奉命防移防金門，該師海運抵達金門後，進駐瓊林等地，因金門地方傢具奇缺，床舖缺少，官兵可帶行軍床以便居住便利。另該師新兵初到金門因水土不服及生活欠缺正常，大多患腹瀉痢疾。病患未能適當安撫醫療。九三砲戰期間，士兵露宿陣地，入晚氣候嚴寒，保健問題頗為擔憂。戰鬥期間，戰鬥與非戰鬥傷亡，以疾病為最，故保健問題，千萬不可忽視。⁸⁰

（九）海軍與空軍缺失檢討

金門九三砲戰期間，海軍與空軍支援作戰，獲致豐碩戰果，但也有若干缺失檢討如下：

- 1、空軍之運用以集中為首要，攻擊目標數目範圍之指定，亦應以空軍現有兵力為依據，但在金門九三砲戰期間，似乎未注意此種原則之運用。
- 2、空軍之偵照、炸射諸任務之間，有由高階層會議決定交付聯合作戰中心執行者，故其間奉令較遲，轉至作戰部隊則感時間迫促，缺乏充分之任務提示時間，影響作戰成果。
- 3、通信方面，在金門九三砲戰期間，作戰司令部與各基地載波電話情況惡劣，聲音干擾不清，下達命令與抄戰報有須重覆三、四次始完成者，影響命令下達與情報傳遞時限，易誤戰機。9月6日凌晨，有1架飛機飛臨金門上

77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61。同書頁165記：官兵生活脫節，致士兵意志消沉。超級士兵及老弱殘障未能適當安置，頗影響士氣。

78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73。

79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4。

80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57,158,165,172。

空，全島高射砲火力均集中射擊，瓊林村內頓形緊張，事後據報，係我空軍飛機自大陸轟炸歸來，火力協調中心未辨識清楚，以致發生誤擊。⁸¹

4、國軍與美國海軍、空軍活動情況無完整之情報傳遞，對夜間偵巡任務之執行，甚為困難。

5、戰術管制通訊設施應速建立，以避免TACC（管制中心）指示飛機之行動，與聯合作戰中心不符，使飛行員無所適從。⁸²

9月7日，代理參謀總長彭孟緝向蔣中正總統報告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對國軍之批評：以陸軍甚佳；空軍技術雖佳，但精神差；海軍則幼稚，恐不能達成其砲擊廈門匪砲之任務。⁸³9月18日，蔣總統召開軍事會談，對於金門後勤組織已改正，惟海軍聯絡通信甚差，應加嚴督。⁸⁴

二、共軍

（一）共軍發動戰爭時機與戰略戰術正確

中共選擇金門國軍大部隊剛從臺灣換防，在金門整編不久，部隊上下關係及對戰地尚不熟悉之際，對金門發動九三砲戰之有利時機。共軍在砲戰開始後，即將金門水頭列為重要目標，戰略甚為正確。水頭碼頭在九三砲戰前，是金門重要的軍港及商港，共軍為切斷金門對外海上補給線，封鎖我海軍碼頭。而水頭在敵猛烈砲擊下，損失慘重，此後金門對臺航運及物資起卸，改在料羅或新頭。⁸⁵

（二）共軍陣地經營有年堅固異常

金門九三砲戰期間，我空軍支援作戰任務，大多為炸射廈門地區共軍砲兵陣地，然而共軍陣地多經營有年，堅固異常，非以重磅炸彈直接命中，則難收成效，故以當時我空軍現有機種及兵力，欲求澈底摧毀殊非易事。⁸⁶

（三）共軍海軍與空軍戰力薄弱無法支援作戰

共軍發動金門九三砲戰期間，因海軍、空軍主力尚未進駐福建，且共軍防空戰力

81 歐陽禮，《我的奮鬥——從小兵到陸軍少將師長》，頁168。

82 1至5點參閱空軍總司令部編印，《空軍戡亂戰史》，第八冊，頁58-59。

83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40。

84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48。

85 鄭瑞堅，《金門兵事史話（中華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三年）》，頁412,413。

86 空軍總司令部編印，《空軍戡亂戰史》，第八冊，頁57。

很差，國軍根據共軍這個弱點，從臺灣派遣戰機輪番轟炸福州、廈門地區及共軍前沿砲兵陣地。當時福州木造房子很多，被我空軍轟炸後，多處起火燃燒。葉飛等人向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要求加強福建前線防空力量，從北京調來1個八二高射砲團，部署在福州、廈門兩地，重點置於福州。至此共軍防空力量增強，我空軍對福州、廈門兩地的空襲稍微緩和。但共軍防空兵力畢竟仍感不足，為此共軍只能在福州、廈門構成對空防禦，對廈門前線其他前沿砲兵陣地便很難顧及。我空軍發現共軍此項弱點，便集中轟炸廈門側翼共軍前沿砲兵陣地，嵩嶼、大嶼、小嶼的共軍砲兵陣地，慘遭我空軍的轟炸。⁸⁷

伍、金門九三砲戰對臺海局勢的影響（代結論）

一、金門九三砲戰引發第一次臺海危機

中共發動金門九三砲戰引發第一次臺海危機，蔣中正總統當時研判中共企圖進犯金門，侵占臺灣。蔣總統在民國43年9月4日的日記寫下：「昨晚共匪在金門對面發射重砲六千餘發（自16時至20時之間），是其為進犯金門之先聲乎，余認為其用意或對英（國）工黨（黨魁）艾德禮（Clement Richard Attlee）等由匪區（中國）大陸訪問回香港時之威脅，以表示其必欲解放臺灣，可令英（美）國第七艦隊離臺不參加戰爭，以避免世界大戰來脅制英國乎，但我應積極準備反擊，毋恃其不來也。」⁸⁸9月8日，蔣總統在日記寫下：「9月3日傍晚起，廈門共軍對金門列島大肆砲擊，當日竟發射六千餘發，未料我海、空軍猛力還擊，廈門敵砲陣地皆被摧毀。」蔣中正總統研判其為對美國、英國示威，以達到其安全侵占臺灣之目的。⁸⁹

中共發動金門九三砲戰，製造第一次臺海危機，在此之前，蔣中正總統雖然高喊「反攻大陸」，對中共政權充滿挑釁意味，但一來國軍對反攻大陸力有未逮，二來美國也自信有本錢可以控制中華民國政府不得輕舉妄動，加上國共雙方雖然在大陸沿海島嶼衝突不斷，卻未發生大規模的衝突。但共軍發動金門九三砲戰，導致國共軍事衝突擴大後，美國為了避免國軍趁機反攻大陸，極力約束國軍反擊，並修改以

87 葉飛，《征戰紀事》，頁343,344。

88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38。

89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56。

往政策，不再支持國軍對大陸的游擊行動。接著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主導下，美國決定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來應付臺海危機；即一方面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停火案，防止共軍攻占金門，同時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嚇阻中共攻擊臺灣及澎湖，這是自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來，美國首次明確決定要在臺海維持現狀。此乃美國被迫正視其對中華民國政府「反攻大陸」立場的內在矛盾，並重新思索在國共鬥爭中所可以扮演的角色。

第一次臺海危機延續到民國44年4月23日，周恩來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宣稱願意與美國談判舒緩遠東緊張局勢才算結束。在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談判共同防禦條約，以及要求中華民國政府放棄金門、馬祖外島的過程，都促使美國較深入思考有關「反攻大陸」的問題。⁹⁰

金門九三砲戰雖然是促成美國與中華民國簽署共同防禦條約的關鍵因素，但在兩國簽署共同防禦條約後，也引發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它宣告了中華民國政府放棄軍事反攻大陸的主動權，國軍若要反攻大陸必須事先取得美國的同意。因此，此條約雖然確保了臺灣的安全，避免遭到共軍侵犯，卻也使反攻大陸的機會形同虛擲。這無疑為「兩個中國」提供了契機，造成中共的更加猜忌，深恐中國就從此分裂，成為日後毛澤東發動金門八二三戰役，引發第二次臺海危機的藉口及理由之一。⁹¹

二、金門九三砲戰美國改變對國軍守備外島的觀感與看法

共軍發動金門九三砲戰後，駐金門美軍顧問有兩名中校遭砲擊身亡外，當晚駐金門美軍顧問組組長，向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報告金門當地情況過分的惡劣，申請速派飛機來接，並即率同該組人員在機場候機返臺。9月11日，蔡斯團長來金門觀察後，對駐金美軍顧問組組長之誇大報告，甚表不滿，遂將其解職遣返回美國。⁹²駐臺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在金門九三砲戰前，對金門防衛採行消極態度，並持有以下三點意見：（一）防衛金門不需要太多兵力，現有部隊應予減少。（二）金門構築永久工事，是一種浪費，只須架設鐵絲網足矣。（三）不同意國軍射擊過往廈門附近水域的外國船隻。⁹³但蔡斯到金門觀察戰地後，他的觀念大為轉變，不再提防衛兵力過多，

90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收錄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90年），頁241,242,243。

91 李金振、周陽山，〈戰地金門〉，頁122。

92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6。

93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6,267。

以及無須構築強固工事等問題。相反的，蔡斯非常關切今後應如何加強金門的防衛措施，更表示今後將使金門防衛司令部列為美援單位，至少先給與半美援。時任金門防衛部司令官劉玉章回憶，九三砲戰讓美軍顧問團認為國軍有固守金門的決心與能力，開始放寬過去的限制，從事積極支援，不再有任何「放棄」的論調。⁹⁴

稍早當共軍對金門發動九三砲戰後，我國防部即欲使用空軍向其報復，以美軍顧問要求其向太平洋海軍總部請示同意後再實施，以免誤會，故暫未實施報復。但蔣中正總統命令海軍及空軍即時準備，協同摧毀共軍所有的砲兵陣地與船艦。⁹⁵9月6日，美國國防部將在金門九三砲戰中，遭共軍砲擊陣亡殉職2位美軍顧問之消息正式公布，蔣中正總統認為此是美軍協助我金門防務之決心可知，而且同時宣布美國海軍艦隊已在金門附近公海上巡弋，是其不為共軍之威脅可知。⁹⁶

9月7日，蔣中正總統召見蔡斯，吩咐他明白告訴美方，如其不協防金門之政策有所決定，則切勿宣布此消息，若果其決定協防，則自可正式發表。⁹⁷8日12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搭機來臺訪問，但僅停留半日，於17時離臺返美，杜勒斯在臺北發表談話，其要旨集中在我國與美國互助協定之一點上，蔣中正總統認為杜勒斯此行主要是加強美國與我國訂約之決心而已。⁹⁸

9月8日及12日，美國政府接連舉行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討論臺灣海峽形勢。會議上討論兩個問題。第一、金門等沿海島嶼與防守臺灣究竟有何關係？第二、美國要不要軍事介入當前形勢？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Arthur William Radford）轉達太平洋艦隊司令斯湯普（Felix B. Stump）的意見：中國大陸沿海的島嶼對於防守臺灣的重要性怎麼估計也不會過高。他接著對沿海島嶼的軍事價值作了說明，諸如能切斷中共在大陸東海岸的交通；防止中共在廈門地區建造機場，如果中共建造了機場，美國就不能進行偵察了；廈門是反攻大陸最好的落腳點；沿海島嶼上有美國人（軍事顧問或中情局情報人員），駐守的國軍是受美國人訓練的，因此美國鼓勵國軍守住這些島嶼等等。但艾森豪總統卻不以為然，他認為除了心理因素外，金門並不真正的重要。

艾森豪總統甚至說，如果當初「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退守臺灣時，不占領

94 劉玉章，《戎馬五十年——劉玉章回憶錄》，頁266,267。

95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38。

96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40。

97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41。

98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41。蔣中正總統認為杜勒斯此次來臺作3小時之談話，其無甚誠意可知矣。參閱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56。

沿海島嶼，防守臺灣的情況同現在也不會有多大區別。關於第二個問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多數成員主張介入，但艾森豪反對。艾森豪對臺海局勢的看法主要有兩點：第一、美國不能因為中國大陸沿海國軍駐防的島嶼，捲入與中共的大戰。第二、美國不能公開表示放棄中國大陸沿海國軍駐防的島嶼，在歐洲的局勢趨向穩定的情況下，這些島嶼現在成為冷戰的焦點。⁹⁹

三、中華民國與美國締結軍事同盟條約維護臺海安全

在民國43年7月之前，中共對國軍據守的大陸閩浙沿海若干島嶼的政策和軍事行動，實際上是國共內戰的繼續，而且美國並無意干涉。稍早39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後，美國雖然派遣海軍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但美方明確告訴中華民國政府，美軍不會協助國軍防守大陸沿海島嶼，也不會贊同國軍利用大陸沿海島嶼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然而毛澤東本能地誤判美國的政治與戰略政策，他始終認為美國要協助國軍利用大陸沿海島嶼來反攻大陸，於是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占領國軍據守的沿海島嶼，以便一勞永逸。對中華民國而言，儘管美方反對國軍反攻大陸，但據守大陸沿海若干島嶼，可作為向大陸滲透和侵騷的前線基地，因此多次對大陸沿海島嶼進行軍事上的突擊，打擊共軍士氣，並驗證國軍戰力。¹⁰⁰

另一方面自韓戰爆發後，美國有鑑於恐怕無法獨自遏止國際共產主義勢力在亞洲蔓延，而東南亞各國又驚恐「骨牌效應」，一個個赤化成為共產國家。於是美國說服英國和法國，號召東南亞具有利害關係的國家，共同研擬一個類似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集體安全保障機構，這是「東南亞公約組織」的由來。在美國倡議組織東南亞公約期間，中華民國積極爭取加入，但中共則以各種方式加以阻撓。

民國43年9月3日，共軍猛烈砲擊金門，九三砲戰爆發後，讓美國與國際社會普遍預測金門與臺灣海峽恐將成為繼韓戰之後，另一個冷戰時代的熱戰戰場。毛澤東故意挑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問菲律賓期間砲擊金門，藉以嚇阻剛成立的東南亞公約組織，不可以將金門納入範圍。中共發動金門九三砲戰，就其在政治策略上，產生了效果。

9月6日，東南亞公約組織會議在馬尼拉正式召開，英國、法國、菲律賓、巴基斯坦等國都表示反對中華民國加入該組織。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只能放棄中華民國加入

99 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24,225。

100 盛慕真，《紅太陽的灼熱光輝：毛澤東與中國五〇年代政治》，頁249,250。

東南亞公約的適用範圍。9月8日，東南亞公約組織條約簽訂，美國和中華民國只能選擇另行締結軍事同盟條約。¹⁰¹因此中共發動九三砲戰的結果，卻給了蔣中正總統有充分的理由，說服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中美協防條約」，以嚇阻中共對臺海採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¹⁰²

9月16日，蔣中正總統約見美國經濟合作總署遠東區署署長穆懿爾（Raymond T. Moyer）等人，督促美國援外總署速定對我特別經援，即軍協1億美元，提早解決問題。¹⁰³9月21日，蔣中正總統召見藍欽（Karl Lott rankin）大使及蔡斯指示，美方軍協1億美元之急迫需要，時間已過3個月，不可再延宕，故特別面囑轉告美國政府蔣之意見。蔣總統甚至嚴正責備美國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政策之無視與欺侮太過。今日世界反共之戰事，惟在我金門、大陳對戰，往昔韓國、越南一有戰事，美國立即以最優先往援，而我金門情勢如此，而美方則反而斷絕接濟，即之前答應之F-86戰機亦杳無消息，殊太不忍，囑其轉報美國政府。¹⁰⁴

在蔣中正總統表達對美國強烈的不滿後，很快的促使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討論金門外島的危機，其中大多數與會者均認為有必要協助國軍繼續防衛金門、馬祖等外島，甚至有必要時動用美軍阻止共軍占領這些外島。但美國國防部部長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卻反對，他認為若插手金門危機，將使美國介入尚未結束的國共內戰，甚至會和中共開戰。基於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決定將防衛金門的爭議交由聯合國安理會，並通過一份禁止改變臺海現狀的決議文，要求中國大陸沿海島嶼，包括金門、馬祖、大陳等島嶼，儘速結束戰爭的狀態。¹⁰⁵

10月7日，在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建議下，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羅伯森（Walter Spencer Robertson）遞交給國務卿杜勒斯一份重要的備忘錄，力主美國應與中華民國簽署一份共同防禦條約，藉此嚇阻中共以武力犯臺。10月12日，羅伯森飛抵臺北，開始與中華民國政府交涉條約簽訂問題，但因我方主張條約範圍應包括金門、馬祖等離島，而美方的認知只包括臺灣與澎湖，雙方各執己見，一時難以達成共識。¹⁰⁶

臺北時間民國43年12月3日（華盛頓時間12月2日）5時，「中美互助協定」在美國

101 李金振、周陽山，《戰地金門》，頁115,116,118。

102 李金振、周陽山，《戰地金門》，頁118。

103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47。

104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250。

105 李金振、周陽山，《戰地金門》，頁118,119。

106 李金振、周陽山，《戰地金門》，頁119,120。

華盛頓初步簽訂（44年3月3日條約正式生效）。蔣中正總統在日記寫下：「此乃十年蒙恥忍辱，五年苦撐奮鬥之結果，從此我臺灣反攻基地始得確定，大陸民心，乃克振奮，此誠黑暗中一線曙光，難怪共匪之叫囂咒罵，可知其心理之恐怖為如何矣。」¹⁰⁷

四、金門列島與當面大陸地區人民因戰爭造成生命財產損失

民國43年9月3日，中共發動金門九三砲戰，猛烈砲擊金門列島，金門列島以水頭及古寧頭接近共軍火炮射程一帶平民房屋，損毀極多，金門與烈嶼兩地受災人數1,465人，死亡計有27人。¹⁰⁸金門九三砲戰期間，駐金門國軍砲兵亦對廈門及大陸前沿陣地、廣播站、雷達站、艦船等目標，實施砲擊，對廈門前沿及大嶝、小嶝等地人民生活、生產造成嚴重影響外，共軍部隊活動被迫不得不轉入地下。¹⁰⁹同（43）年11月18日，廈門共軍突然盲目砲擊金門，造成金門中學有3名教員及1名學生死亡。之後學校動員全校學生在教室門口開始挖掘壕溝，一遇到有砲擊，就直接進入壕溝內避難。¹¹⁰自43至46年間，金門當地居民有63人遭共軍砲擊死亡。¹¹¹

作者簡介

呂駿彬：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博士，現任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助理教授。

107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4）》，頁313,314。

108 中國時報，民國43年9月29日，第一版。

109 廈門軍事志編纂委員會編印，《廈門軍事志》，頁102。

110 參閱一、李仕德，《金門縣志》，第一冊，大事志，（金門：金門縣文化局，民國98年），頁237。
二、鄭瑞堅，《金門兵事史話（中華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三年）》，頁413。

111 李金振、周陽山，《戰地金門》，頁116。



【國軍部隊軍事校院機關沿革史】

陸軍步騎砲主兵科學校的創建 與抗戰時期的發展

李 柏 誼

摘要

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中央為統一陸軍軍官的戰術與戰技，創辦陸軍各兵科學校，使各兵科軍官，有機會進修或深造，以追求精專，而提高幹部素質。民國20年9月及10月，陸軍步兵學校及砲兵學校先後成立。22年3月，騎兵學校亦成立。兵科學校開班招生，教育人才，或者編纂典範令，對日後國軍陸軍兵科教育及提升軍官素質有長遠之貢獻。陸軍各兵科學校成後，中央欲在以德式教育，取代國軍沿用已久的日式教育，但受到主持校務者大多為留日派的排斥，成效十分有限。對於步兵、騎兵、砲兵兵科學校影響最大者，則是八年對日抗戰爆發，其中步兵與砲兵學校流離遷徙，嚴重影響教學，所幸學校雖然處戰亂，仍能勉力維持校務，作育英才，直至抗戰勝利，為日後國軍的建軍發展貢獻良多。

壹、前言

民國17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三省易幟，至此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有鑑於國家之強盛，有賴於軍隊之精練，軍隊之精

練，必須首先確立軍事教育制度。因此除了將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前身為黃埔軍校）改制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負責訓練陸軍幹部，傳承與保持原有光榮體制，以統一陸軍軍官戰術與戰技，並成立或加強空軍及海軍學校。另外，創辦陸軍各兵科學校，讓各兵科軍官，有機會進修或深造，以追求精專，而提高幹部素質。¹

有關民國20年代至抗戰期間陸軍步兵、騎兵、砲兵3所兵科學校成立與發展的史料、史籍蒐整方面；本論文主要參閱徵引計有：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陳光華編，《王俊先生百齡誕辰紀念集》、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一），〈陸軍騎兵學校條例〉、胡競先著，《馬蹄餘事集》、胡傳安編，《胡競先先生暨夫人紀念集》、余俊憲著，〈抗戰時期的國軍騎兵部隊〉、余俊憲著，〈抗戰前的國軍騎兵部隊〉²、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及中國文史出版社編印之《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等。

國內外有關國軍陸軍各兵科學校的成立與沿革發展，在這方面的相關研究與著述甚少。本文作者就蒐集有關陸軍陸軍步兵、騎兵、砲兵3所主兵科學校的史料及專書，就這3所學校的成立，至抗戰時期的組織發展、教育班隊內容概要、教育成果及發展困境與缺失等面向，建一個初步的史料整理、論述與探討。

貳、陸軍步兵學校創建至抗戰時期之發展

一、陸軍步兵學校建校與抗戰前之組織編制遞嬗

民國19年，訓練總監部工作報告記述：「步兵為軍隊之主兵，在戰場上常負主要任務，且歐戰以來，步兵使用之火器日趨複雜，指揮日益困難，即陸軍先進之國家，莫不深研極究，精益求精，吾國軍隊，僅具雛形，苟不急起直追，步兵既無相當之技能，何能負主要任務，國家何以能立於此競爭時代乎？」依據訓政工作分配年表，訓

-
- 1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49。陸軍兵科專門學校以步兵學校籌備最先，工兵、砲兵、騎兵、輜重兵、通信兵等順序次之。參閱陳光華，《王俊先生百齡誕辰紀念集》（臺北：王俊先生百齡誕辰紀念籌備會，民國82年），頁102。
 - 2 余俊憲，〈抗戰時期的國軍騎兵部隊〉、〈抗戰前的國軍騎兵部隊〉兩篇論文分別收錄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軍事史評論》，第十五期（民國97年）、第十七期（民國99年）。

練總監部按計畫籌設陸軍步兵學校（以下簡稱步兵學校）。³同（19）年初冬，王俊自日本陸軍大學畢業返國，時軍政部部長兼訓練總監部總監何應欽，派王俊為步兵學校籌備主任，規劃籌備要項、組織規程及籌備人員之選任。⁴

步兵學校籌備處編制確定後，王俊邀請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張卓、張權、馬崇六，訓練總監部推薦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石鐸，日本步兵專科學校畢業的端木彰、王文彥等人參與籌備，其他校級的籌備委員大部是日本士官學校和日本步兵專科學校畢業。另外，在籌備期間對於日本、德國、蘇俄的步兵操典也作初步比較及研究，並在學校開學之前，先行出版了《中國陸軍師編制裝備之研究》。⁵籌備處先是在訓練總監部作業，民國19年冬，暫租南京大石橋周必巷19號民房，分組工作。20年春，步兵學校籌備處由周必巷遷至南京城外賣糕橋附近曉莊鄉村師範學校（已停辦）舊址，以練習隊新招學兵，研究教練動作，籌備開學。爾後該校由中政會撥予中央政治學校，因缺乏經費建築校舍，遂於10月由曉莊遷回南京挹江門附近三牌樓之三十三標營房，定為臨時校舍，開始第一期學員之教育訓練。⁶

稍早訓練總監部於民國20年9月頒發「陸軍步兵學校條例」，依據該條例，設置陸軍步兵學校之目的如下：（一）對於陸軍軍官預備學校業畢的軍官候補生，施以步兵初級軍官教育。（二）召集步兵軍官增進其戰術、射擊、通信等學術，以普及步兵教育之方法。（三）調查研究步兵有關係之學術。（四）研究步兵教育之方法。（五）研究試驗步兵用兵器、器具、材料等。同（20）年12月，任命王俊為步兵學校校長，廖士翹為教育長。⁷

步兵學校籌備之初，依當時計畫有充分準備之後，步兵學校方可召訓，無奈民國21年1月28日，日本海軍發動「一二八淞滬戰役」。由於日本海軍進犯上海，戰火迫在迫在眉睫，步兵學校第一期學員隊93人，遂提前於21年2月12日在南京城內三十三

3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民國81年，頁30。

4 陳光華，《王俊先生百齡誕辰紀念集》，頁65。

5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頁578,579。

6 陳光華，《王俊先生百齡誕辰紀念集》，頁102,103。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42記：民國20年6月15日，步兵學校籌備處奉訓練總監部命令遷赴和平門外曉莊師範學校舊址。

7 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93。

標營房正式開學，因此日後即以2月12日為步兵學校正式成立之日期。⁸

步兵學校創辦之初，由於籌備工作著重於軍事研究方面，對於學校的規模，並未照國軍現有步兵部隊的數量切實加以計算，所擬的編制、預算，規模太小，以致後來限制了步兵學校的發展，不能很快地普及步兵教育。步兵學校創辦初期其組織編制為了事權的集中，機構為求簡化，不設處、科。⁹因此步兵學校成立初期，組織甚為簡單。根據步兵學校組織條例和編制表，學校分為校本部、學員隊、學生隊、練習隊、特務排5個部分。校長隸屬訓練總監部，綜理校務，任學術進步之責。校部下設教育長、研究委員、教官、助教、秘書、編譯官、副官、軍需、軍醫、軍械、獸醫與事務人員，全校官佐員生約三千兩百人。¹⁰旋學校在編制上增設德國軍事顧問。¹¹步兵學校教育方面分成戰術組、教練組、兵器組、築（城）地（形）交（通）組、政治組。¹²

步兵學校成立後，凡志願在步兵學校任教之長官，按其階級及志願，經由教官考選委員會予以學術科測驗，並在軍官團內試講及格，復由校長面試，錄取後須降一級錄取，其目的在拔擢真才，提高師資之素質。一俟外調均予以躍升二級任用。¹³

民國24年4月，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部建議，恭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兼任各兵科學校校長，蔣中正委員長遂兼任步兵學校校長，王俊調任步兵學校教育長。¹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雖兼校長，然而負學校實際責任則為教育長，故軍事委員會、軍政部、軍訓部及國民政府各部會處對學校之命令、訓令等均指教育長，學校對上亦用教育長名義行文，校令雖用校長名義，但仍由教育長副署，以明責任，轉令則

8 參閱一、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0。二、陳光華，《王俊先生百齡誕辰紀念集》，頁66,103。中央日報記：21年4月16日8時，陸軍步兵學校在該校大禮堂舉行開學典禮。參閱中央日報，民國21年4月17日，第三版。

9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79。

10 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393,394。

11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44。

12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79。

13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45。

14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43。

用教育長名義行之。¹⁵

步兵學校正式校舍原是在南京湯山鎮寺莊村附近，惟因該處與砲兵學校射擊場距離太近，對砲兵射擊有礙，遂奉命遷建校舍於湯山鎮侯家塘附近大小牛崗一帶，並於民國24年10月遷入新校舍。¹⁶

二、教育班隊與教育內容

步兵學校成立後，有鑑於國軍軍事教育思想與步兵戰術之不統一，戰鬥與射擊技術之不精良，尤以自民國13年黃埔建軍以來，國軍實施新制軍事教育，最初採行日式。17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改採德式，其間並有採法式或俄式者，東西並兼，無所取捨。由於步兵學校責任繁重，欲期國軍武力之完整，唯有發揚軍事教育之自我精神，一面擷取西歐、日本諸列強之精華，一面針對國軍需要，期能迎頭趕上，有助於建軍。於是確定教育方針，一切皆以實用之功能，統一步兵動作，俾國軍能迅速精練，蔚為勁旅，遂決定考選學員隊第一期，以養成全才步兵軍官外，並召募學兵200人成立練習隊。¹⁷

（一）學員隊

民國20年12月3日，訓練總監部以步兵學校已籌備就緒，並擬就第一期學員召集辦法，於該（3）日函請各師及獨立旅於12月30日前，保送該部，以便明（21）年1月8日在南京舉行考試，其召集辦法內容如下：

- 1、學員名額，由各師及獨立旅中召集若干人，聽候考取80人至120人。
- 2、學員資格以現任步兵營營長、連長具備下列各項資格者為合格：（1）由軍事學校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2）曾在部隊服務1年以上者。（3）身強體壯無不良嗜好品性端莊者。（4）年齡在30歲以下者。
- 3、開學日期21年1月15日。
- 4、修學年限1年。

15 陸軍軍官學校編印，《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二冊，民國58年，頁76。蔣中正校長除有時參加學校的「紀念週」和特別重要活動外，真正負全校教育行政工作之責的是教育長，教育長不在時，由政治訓練處處長或教育處處長代理。參閱齊向明，〈九一八前後的中央軍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447。

16 參閱一、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45。二、陳光華，《王俊先生百齡誕辰紀念集》，頁105。

17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0。

- 5、召集方法由訓練總監部令行各師及獨立旅遴選有第二資格者，每師2人，獨立旅1人，於12月30日前造冊，送到訓練總監部，並限選送各員，於21年1月5日以前報到完畢，聽候舉行甄別試驗。
- 6、甄別試驗由步兵學校第一期考試委員會於21年1月8日舉行之，其試驗課目如下：黨義、數學（代數、幾何、三角等，初中程度）、戰術（基本應用）、兵器、築城（以民國18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課本為準）、交通、典範令、術科、身體檢查。
- 7、學員待遇：學員入校仍帶原薪，由原送部隊發給，除伙食、講義由學校備給外，其餘被服及生活必需用品，概由學員自備。
- 8、召集來南京未經錄取各員之往返旅費膳食等，概由原送部隊發給。¹⁸

之後經訓練總監部函請各師旅選送步兵學校之學員，至民國20年12月29日，已到南京者計一百餘人，該日即截止保送，步兵學校訂於21年1月5日報到，8日舉行考試，開學日期定1月15日。¹⁹入學考試及格，還要通過校長及教育長、研究委員的口試，選拔年輕力壯、頭腦靈活、口齒靈活、面相端正者。²⁰22年2月9日，步兵學校第一期學員舉行畢業典禮，同時展覽各學員之成績。²¹

學員隊是步兵學校教育的主體，其訓練要求是使學員成為全才的步兵軍官，教育期限為1年至1年半。主要課目，在學科方面有步兵操典第一至第五部（第一部步兵連以下教練、第二部重機關槍、第三部機關砲、第四部迫擊砲、第五部步兵營團教練）、各種射擊教範、陣中勤務、步兵輕重兵器學、應用戰術、地形學、通信學、防空學、築城學。在戰術方面有基本戰術、戰術講話、步兵戰術、一般戰術。在術科方面有步兵戰鬥教練、陣中勤務演習、步兵重兵器（重機關槍、機關砲、戰車防禦砲、迫擊砲）教練。射擊方面有步兵輕兵器、射擊預習、實彈射擊、重兵器射擊預習與實彈射擊、步兵輕重兵器聯合戰鬥射擊，另外有教育方法、沙盤教育、測圖實施、築城作

18 中央日報，民國20年12月4日，第一版。

19 中央日報，民國20年12月30日，第四版。步兵軍官太多，因此投考受到嚴格的限制，必須有部隊保送，並限上尉、少校、中校3個階級的軍官可以投考。參閱朱泓源，〈羅友倫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頁19。

20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80。

21 中央日報，民國22年2月10日，第三版。

業、野營演習、見學。學員隊從民國21年至24年開辦3期即停辦，分別畢業93人、140人、150人。²²

教育方面，戰術課由校長王俊親自教授，至於教練演習、射擊、築城、兵器等課程，均須由任課教官先做教案，經過主管研究委員會審核修正，教育長、校長批准，才可以授課。所採用的教材，雖多根據日本的一些軍事原則，但必須按步兵學校研究的結果實施，力求實用。²³

民國21年3月，有3名德國教官到步兵學校工作，德國顧問在抗戰前除在校官班直接講授營團級戰術外，一般不對學員隊上課，只對教官及研究員講課，但遇到學員隊的射擊演習或戰鬥演習，則必臨場參觀，且參加講評等。德國顧問講課，一般評價是認真負責，講課內容較詳盡。²⁴德國總顧問魏爾克擔任戰術講座，在指導射擊預習與實彈射擊中，當發現學員動作錯誤時，則親自示範作動作以行糾正，有時還在課後進行講評，同時指導沙盤教育。顧問鮑爾擔任機關槍訓練班全部教育的指導工作，顧問鮑次擔任兵器保養法的講授。²⁵

（二）練習隊

稍早民國20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在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大批東北愛國青年逃往流亡關內，並有東南亞華僑青年，因遭當地土著排華，被迫回國無容身之地，流離失所。時陸軍步兵學校以創辦之初，正需用人之際，以上述兩批愛國青年，正可為國家效勞，遂於該（20）年12月考選收容，額定200人，充任練習隊步兵連之學兵，服役2年退伍，並規定其有充任班長之資格，授予證書。在營期間，並派教官予以補習，充實普通科學，以備報考中央陸軍軍官學校30名額之資格與能力，並規定每期送訓軍校學生，畢業後均須返校服務。²⁶22年10月，練習隊由第四軍撥來童子軍百餘人，與原練習隊合編為步兵第一連及第二連。24年4月，利用停辦砲班經費招考重機

22 孫純德，〈國民黨陸軍步兵學校簡史〉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頁593,594。

23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80。

24 蘭守青，〈我所知道的砲兵學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12。

25 孫純德，〈國民黨陸軍步兵學校簡史〉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95,596。

26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43。

關槍、步兵機關砲各1連及通信連。²⁷

(三) 游動教育班

游動教育班係步兵學校特有的教育班隊，其成立因學校經費有限，教育人數有限。而我國幅員廣大，國軍步兵部隊之多，交通行動之難，學員入學與返部之不便，如欲將全國部隊教育完畢，實屬困難。時日本侵華日急，王俊校長深知非改弦更張，不足以達成任務，因此報經核准創辦游動教育班。所謂游動教育班者即，以若干教官、助教、學兵組成1班，攜帶必要之教案、器材等。親到各部隊或駐地，一面示範，一面教練。各游動教育班之教法完全一致，以期使全國部隊在短期內，能獲得統一之訓練、作戰方法與技能。²⁸步兵學校成立為數眾多的游動教育班，召集國軍部隊幹部參加特定訓練（包括廬山軍官訓練團等），以及分赴部隊施教，甚至遠涉戰區邊陲地區，從事游動補習，實施以來，成效卓越。

(四) 其他教育班隊

自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華日急，中日雙方外交情勢益趨惡化，非對日作戰不足以立國，非加緊部隊訓練不足以應戰。步兵學校除學員隊外，必須增設其他各短期班隊，予以專技訓練，俾充實國軍幹部教育。民國22年2月，成立校官研究班。7月，成立技術訓練班。9月，成立機關砲幹部訓練班（24年6月停辦）。23年12月，成立射擊訓練班部。24年1月，增設馬術組。由於日軍侵占華北部分地區，外侮頻繁，乃教戰並重，直接肩負抗日之責，步兵學校奉命逐漸擴編，惟需才孔殷，遂停辦學員隊，而改以廣泛訓練短期班隊，如機關砲班、戰防砲班相繼成立。²⁹25年2月，步兵學校增設重機槍訓練班、迫擊砲訓練班、戰車砲訓練班。同（25）年8月，增設政治組。機關砲幹部訓練班下轄軍官隊、軍士第一隊、軍士第二隊。³⁰

三、抗戰時期陸軍步兵學校的組織編制變革

民國26年7月7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在北平郊外發動「盧溝橋事變」，至此抗戰軍

27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44。

28 陳光華，《王俊先生百齡誕辰紀念集》，頁158。

29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0。

30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44,46。

興。另一方面步兵學校成立後，因戰時建軍之需要，逐次增設各短期班隊，因之原編組員額不敷應用，且校部尚缺乏健全之幕僚組織，遂於26年9月，奉軍訓部命令，增訂教育處、研究處、總務處，並擴大練習隊編制。³¹同（26）年10月，因淞滬戰事失利，為配合政府長期抗戰政策，步兵學校奉命西遷，初擬遷江西星子，繼以戰局推移，復決定遷往湖南湘潭。學校於11月初抵達湘潭，繼於12月開始辦公授課。³²步兵學校遷駐湘潭期間，曾有蘇俄顧問來學校短暫工作，對學校教官作數次戰術講座。³³

民國27年8月3日，王俊教育長調第七戰區參謀長兼第十二集團軍副總司令，由張卓繼任教育長。³⁴另一方面步兵學校西遷湘潭後，遵照政府長期抗戰政策，檢討得失，提出重視典範令，以提升戰鬥與技術之主張，確定實施短期戰時教育，以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對日抗戰8年，有助增強部隊戰力，惟其間迭受戰爭影響，於27年10月，由湘潭遷往廣西全縣，校部遷駐咸水鎮塘頭角村。28年2月，因戰事推移，學校奉令由全縣遷往柳州附近雒容縣洛埠鎮。³⁵

迄民國29年3月止，步兵學校為因應抗戰需要，皆以短期教育為主，故班隊互有增減，如幹部訓練班、軍士教導總隊之成立，並負責砲兵第五十一團、第五十二團、第五十三團、第五十四團之編成。時游動教育班仍繼續開辦，各砲兵團幹部之訓練與選撥，皆悉由步兵學校負責。於此期間，步兵學校以有限人力與教材，教育任務愈益繁重，確已發揮訓練最高潛能，而尤以步兵學校負責，圓滿達成任務之教育精神，迭獲層峰獎勵。³⁶

抗戰中期，因戰事推移，以致後方南北交通中斷，時步兵學校所在雒容縣洛埠鎮，侷促一隅，召訓不便，步兵學校為擴大召訓容量，建議軍訓部分別在甘肅臨洮及廣西全縣，分別成立西北分校、西南分校，並恢復學員隊，增設將官研究班，並依需

31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45。

32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0,46。

33 孫純德，〈國民黨陸軍步兵學校簡史〉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96。

34 陳光華，《王俊先生百齡誕辰紀念集》，頁73,105。

35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0,46。

36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0。

要改編幹部訓練班為預備班，射擊訓練游動教育班改為巡迴教育班等，其他如機關槍班、迫擊砲訓練班等，仍繼續召訓，並於民國29年4月核定。³⁷

同(29)年春，軍事委員會軍訓部有鑑於步兵學校所在地洛埠地理位置不佳，尤以交通阻塞，應訓學員往返不易，且借用民房，校舍簡陋狹小，不足以大量召訓，乃奉命遷往貴州遵義，並於該(29)年5月完成遷校。³⁸

民國31年4月18日，張卓教育長調任第一軍軍長，³⁹由教育處處長劉震清升任教育長。⁴⁰同時步兵學校修訂編制，教育長下轄辦公室、教育處、研究處、總務處、將官班、政治部、會計室。教育處下轄學員大隊、軍士教導總隊、教官預備班、技術訓練班、巡迴教育班、練習團及印刷所。⁴¹

(一) 步兵學校西南分校

西南分校校址最初在廣西柳州附近雒容縣洛埠鎮，後因柳州附近疫病太多，於當屆學員畢業出校後，民國29年初，遷往全縣州咸水鎮。西南分校主任為吳錫祺，分校人員、教育器材、武器大部分由步兵學校調撥，並負責接辦步兵學校當屆在校學員之教育，以便步兵學校西遷。西南分校同西北分校的組織編制較步兵學校小，沒有研究處，練習隊只有1個營。33年秋，日軍發動桂柳會戰，西南分校被迫向貴州遷移，之後奉命併入遵義步兵學校本校。⁴²

(二) 步兵學校西北分校

西北分校校址設在甘肅臨洮東教場營區，班主任為劉任，專負召西北各戰區中下級軍官步兵教育之責。⁴³西北分校除由步兵學校儘量調配一部分教育人員外，所有

-
- 37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0,47。
 - 38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0。
 - 39 南京中國第二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陸軍序列表(1937.7-1945.9)〉收錄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中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頁1642。
 - 40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89。
 - 41 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639,640。
 - 42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87,590。
 - 43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9。

武器及教材等由中央補充。⁴⁴

四、抗戰時期教育班隊與教育內容

步兵學校軍事教育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特別注重研究一兵一槍的動作。（二）戰鬥教練重於制式教練。（三）術科重於學科。（四）射擊教育首先注重射擊預習。（五）重視教育訓練的方法，培養直接帶兵的軍官既是所屬的長官又是所屬的教官。（六）射擊教育與戰術教練密切配合。（七）重視夜戰和白刃戰教育，即以劣勢裝備對優勢裝備的戰法。

至於教育用的武器，注意到未來軍事趨勢和中國目前的兵器製造能力，結合國軍現有武器情況（參考軍政部軍械司現有武器的統計），按照我國陸軍裝備研究的結果，以制式武器（概定為中正式步槍、馬克沁機關槍、八二迫擊砲、三七平射砲、六〇擲彈筒、木柄手榴彈）為主要教育武器，其他在國軍部隊為數較多的武器，也參考教授，執行不脫離現實及學以致用的教育方針。⁴⁵抗戰時期教育班隊步兵學校主要教育班隊如下：

（一）學員隊

民國31年夏，步兵學校復辦學員隊，教育期限1年（實際教育時間1年半），繼稱學員隊為第四期。之後續辦第五、六期。本校與分校統一名稱，本校為第一、二隊，西南分校為第三、四隊，西北分校基礎較差，僅辦1隊，為第五隊，每隊120人。第四至第六期學員大多為校官。學員隊復辦後，入學考試不如前幾期嚴格，教官水準也不如學校創辦初期。⁴⁶

（二）將官及校官研究班

召集各師、各步兵團、各軍事學校的校級軍官，教育期限為3至6個月，教育課目主要為步兵操典第一至五部摘要、步兵射擊教範摘要、步兵輕重兵器射擊與教練、教育方法、師團營戰術。

44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87。

45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79。

46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88。

(三) 射擊訓練班

召集各步兵團的連長、排長及各軍校教官，教育期限6個月，教育課目主要為步兵射擊教範、輕兵器學、步兵操典第一部摘要、步兵輕兵器射擊預習和實彈射擊、步兵連以下戰鬥教練。⁴⁷

(四) 教官預備班

召集各步兵師、團主管軍事教育的軍官及各軍事學校的教官、助教，教育期限6個月，教授課目主要有想定作為法、教育計畫的制訂、教育方法、步兵操典第一至第五部、步兵射擊教範、重兵器射擊教範、步兵輕重兵器射擊、步兵戰鬥教練、重兵器戰鬥教練及沙盤教育。民國29年，在遵義召訓第一期學員，各期均為100至120人。第六期召訓全國各大學、專科學校、高中的軍訓教官，學員150人，教育期限6個月。第七期召訓各陸軍督訓處的督訓官，教育期限4個月。第七期結訓後停辦。⁴⁸

(五) 巡迴教育班

抗戰期間，步兵學校遠在大後方貴州遵義，造成戰區前方各部隊保送軍官到學校學習不便，為此成立巡迴教育班，赴戰地實施教育。班內設有主任、教官、助教、勤務人員，備有各種教育器材、書籍，主要教材為步兵學校編印《戰時步兵短期教育實施方案》乙書。到戰區按當時部隊的需要，對學員施以短期訓練。⁴⁹

(六) 幹部訓練班

民國26年11月，步兵學校開辦幹部訓練班，教育期限4個月，共開辦6期。第一期至第三期主要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分發至步兵學校的畢業生進行訓練，第四、五期召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各分校及第三十三集團軍幹部進行訓練，第六期針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各分校分發至步兵學校的畢業生進行訓練。⁵⁰

(七) 軍士教導總隊

軍士教導總隊係為前方部隊訓練軍士，當步兵學校奉命遷往遵義時，該總隊因

47 孫純德，〈國民黨陸軍步兵學校簡史〉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93，594。

48 孫純德，〈國民黨陸軍步兵學校簡史〉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95。

49 孫純德，〈國民黨陸軍步兵學校簡史〉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95。

50 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638,639。

無法立即隨校西遷，遂遷移至接近前線的湖南零陵白牙市，爾後再遷往遵義。⁵¹

（八）練習團

步兵學校遷往遵義後，學校練習團仿照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練習團之編制，設團長1人，團長為少將編階，副團長上校、團附少校2人，分別管人事後勤、教育訓練。團部下轄3個步兵營，每營各轄4個步兵連，團直屬部隊計有特務連、砲兵連、工兵連、通訊連。⁵²

（九）代訓軍事委員會警衛團

民國31年2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加強警衛團之軍事知識與戰技，命令該團前往遵義步兵學校受訓6個月，相當於士官教育。訓練操課忙碌，有跳木馬、拉單槓等體能訓練，也有野外打靶訓練。教育課程有軍紀教育、步兵操典等，要求嚴格。受訓期間，蔣委員長的侍從室派內衛班班長王華珊到步兵學校從挑選40人送往內衛班受訓，以補充侍從室新侍衛。⁵³

參、陸軍騎兵學校創建至抗戰時期之發展

一、陸軍騎兵學校建校與抗戰前之組織編制遞嬗

民國19年初，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指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軍官團副團長馮軼裴在南京馬標成立陸軍教導隊。同（19）年4月，成立乘馬步兵連。7月，擴編為乘馬步兵營。11月，陸軍教導第一師成立，乘馬步兵營擴編為乘馬步兵團。同（19）年中原大戰結束後，乘馬步兵團除留一部作為教導第一師騎兵營外，主力於20年元旦，擴編成陸軍騎兵教導隊，任命李家鼎為隊長，直隸軍事委員會。⁵⁴騎兵教導隊成立目的為訓練學兵，作為發展騎兵部隊之基礎。騎兵教導隊成立學員隊（軍官連），招收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七期騎兵科畢業生，授以德式短期訓練，作為發展國軍騎兵之骨幹。

51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87。

52 劉凌雲，《我平凡的一生：劉凌雲自傳》，作者自行出版，民國94年，頁74。

53 林杰明，〈錢義芳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101年），頁350。

54 粟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頁620。

由德國顧問邁爾少將負責，羅倫次少校與布丁上士負騎兵訓練之責。⁵⁵

軍事委員會原先計劃編成數個騎兵旅，未料民國21年7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電令：以陸軍騎兵教導隊、騎兵第一旅改辦陸軍騎兵學校（以下簡稱騎兵學校），並調騎兵第十五旅旅長章鴻春為籌備主任，同時頒布籌備方案。同（21）年8月15日，接收完畢。⁵⁶

蔣中正委員長開辦騎兵學校係因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後，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陸軍教導師均改採德式訓練，騎兵學術有所增進，而且教育人員、器材、設備和各種演習場地，都初具規模，籌辦騎兵學校已稍具條件。惟當時校長人選上，李家鼎、胡競先、章鴻春3人展開激烈競爭。當時一般認為作為騎兵學校校長應具有騎兵專門學校畢業的資格，騎兵第一旅旅長李家鼎僅是保定軍校第三期騎兵科畢業，又無背景，未必能執掌騎兵學校。胡競先剛自日本騎兵專門學校畢業歸國，學歷雖夠，但資歷甚淺，難負眾望。章鴻春雖然為日本士官學校騎兵科畢業，但在當時國軍高層中，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占優勢，最後由章鴻春出任騎兵學校校長，李家鼎改調騎兵第十五旅旅長。⁵⁷

民國21年10月14日，國民政府公布騎兵學校條例編制。稍早9月1日，在南京小營就騎兵教導隊原址，設立騎兵學校籌備處開始辦公，是為騎兵學校籌備之始。籌備處成立後，依照訓練總監部頒發籌備騎兵學校計畫，暨採納德國軍事顧問建議，順序推進。至22年2月底，籌備工作始告完成。3月1日，騎兵學校正式成立，直隸訓練總監部。⁵⁸

騎兵學校設置目的有三：（一）係對於陸軍學制所定學校畢業之騎兵軍官候補生，施以騎兵初級軍官之教育。（二）召集騎兵軍官使修習馬術、戰術、射擊及通信，並其他必要之學識技術等，以期普及於各騎兵隊更予以深造。（三）調查研究與騎兵有關之學術，及其他之事項等研究，試驗騎兵用兵器、器具材料等。⁵⁹

騎兵學校的編制為設校本部，校長隸屬訓練總監部，依騎兵監指導，綜理校務，

55 張紹成，〈國民黨騎兵的建立與滅亡〉收錄在《文史資料選輯》，第38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頁87。

56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民國37年，頁1,13。

57 栗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0。

58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1,13。

59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一），〈陸軍騎兵學校條例〉，檔號：582.2/743，影本。

任學術進步之責。校長下設教育長，教育長承校長命令，負責教育計畫及其實施。⁶⁰校本部下設：政治部、教育處、總務處、學員隊及練習隊。另有德國顧問室不列入編制。⁶¹練習隊轄隊本部、騎兵第一、二、三連、機關槍連、榴彈砲排、高射機關砲排、通信排、騎工兵排及汽車排。⁶²騎兵學校成立後，練習隊高射機關砲排及汽車排，因器材及其它關係未能成立。⁶³

民國22年春，桂永清奉中央命令於綏遠平泉地籌辦騎兵學校分校，並邀騎兵學校籌備員胡競先相助。然因駐華日軍嗾使漢奸殷汝耕等在冀察平綏一帶，製造禍端，以致平泉地創設分校之舉，胎死腹中。⁶⁴23年5月，軍事委員會為謀改進一般馬政與陸軍馬政，特設馬政委員會於騎兵學校，並派章鴻春校長兼任會長，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議蔣侃如兼任副會長，中央各部會等關係機關司（科）長暨中央農學院畜牧獸醫系各專家為委員。⁶⁵

民國24年4月1日起，騎兵學校校長一職奉令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兼任，原校長章鴻春改任教育長，教育長潘毅改任教育處處長，同時成立教育處。⁶⁶9月1日，章鴻春教育長因久病不癒，請辭告退，教育長由騎兵監汪鎬基兼代數月。

騎兵學校開辦甫越三載，教育成績不大，學校官員多於學員數倍，前後僅畢業百餘人，然而經費開銷龐大，甚難再維持。⁶⁷民國24年10月，訓練總監部以經費縮減，將騎兵學校歸併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另外成立騎兵軍官教育班。⁶⁸騎兵學校除校部人員分發或資遣外，其餘人馬器材等完全歸併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10月31日，騎兵學校遂告停辦。⁶⁹

60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一），〈陸軍騎兵學校條例〉，檔號：582.2/743，影本。

61 栗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1。

62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一），〈陸軍騎兵學校條例〉，檔號：582.2/743，陸軍騎兵學校系統表，影本。

63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1。

64 胡傳安，《胡競先先生暨夫人紀念集》，作者自行出版，民國78年，頁297。

65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2。

66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2。

67 栗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1。

68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1,2。

69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2,13。

二、教育班隊與教育內容

依騎兵學校條例所定，學生隊係以陸軍學制所定學校畢業之騎兵軍官候補生充之。學員隊應分戰術、馬術兩科，於是酌量緩急，先設馬術科，於民國22年3月1日開學，戰術科亦繼續籌組，完成後，於12月1日開課。⁷⁰學校學生、學員區分為：

- (一) 學生：以陸軍學制所定學校畢業之騎兵軍官候補生充之。
- (二) 戰術科學員：通常以在部隊服務1年以上之騎兵上尉（有時得以校官）充之，主在修習戰術。
- (三) 馬術科學員：通常以在部隊服務1年以上之騎兵尉官（有時得以中、少校軍官充之），主在修習馬術，並分別兼使修習射擊或通信。但在修學終了之騎兵軍官中，經訓練總監部之選拔若干員，得使繼續修習必要之學術。⁷¹

對於砲兵、輜重兵科之軍官經訓練總監部之核准者，準照馬術科學員，得使修習所要之學術。其次，學校可臨時召集騎兵軍官或騎兵所屬工長、騎兵軍士，使為所需要之修學。此外，學校設置有練習隊以供學員之教育，並各種之研究、試驗，其士兵由各騎兵部隊選派編成之。⁷²

騎兵學校教育內容區分軍事學科、術科與政治教育，軍事學科有戰術、戰史、應用戰術、兵器、築城、地形、爆破、交通、馬學、典範令等。軍事術科有馬術、射擊教練、戰鬥教練、野外演習、測圖實施、行軍演習、水馬演習、築城作業、現地戰術等，軍事學術科由教育處各組教官負責。政治教育有總理遺教、三民主義、領袖言行、國際形勢、政治經濟學，由政治部政治教官負責。⁷³

民國23年3月，騎兵學校第一期馬術科學員修業期滿後，依據騎兵學校條例，選擇畢業學員中之優秀者10名，使繼續修習高深之學術，而成立馬術甲班，繼於4月1日開課。⁷⁴次（24）年9月1日，臨時召集騎兵校官教育，成立校官班。⁷⁵另外，騎兵學校成立後，為謀共同研究騎兵學術，集思廣益起見，稍早於22年10月10日，設立研究部，

70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1。

71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5。

72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5。

73 栗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1。

74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1。

75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2。

出版騎兵雜誌及其他有關騎兵之軍事書籍。⁷⁶綜計騎兵學校自開辦至歸併，歷時2年7個月，先後計開辦戰術班1期，馬術班2期，馬術甲班2期及校官班1期。⁷⁷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接收騎兵學校後，保留騎兵學校原有練習隊半數，並派該校騎兵科科長關義之於民國25年1月，在騎兵學校原址，開辦「騎兵軍官教育班」，隸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由關義之擔任班主任，栗鼎為班隊附兼學員隊隊長。騎兵軍官教育班招訓學員辦法與教育內容大致與騎兵學校相同，不過騎兵軍官教育班編制較小，不設隊部，僅轄學員隊及騎兵練習隊（練習隊轄2個騎兵連及1個通信排），直接歸班主任指揮。學員隊附兼術科教官數人，其他學科均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處教官兼任。原騎兵學校馬術甲班未完成教育6人，由該班繼續教育完成。⁷⁸

經過短期籌劃，騎兵軍官教育班於民國25年3月，招訓第一期學員60人，教育時間1年，於26年3月畢業，之後續招第二期學員。同（26）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張治中改派該校騎兵科科長胡競先擔任騎兵軍官教育班班主任。⁷⁹

三、抗戰時期陸軍騎兵學校的組織編制變革

民國26年7月7日，抗戰軍興。8月20日，騎兵軍官教育班奉令由南京遷往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洛陽分校繼續教育，練習隊第一連及通信排隨校部行動。27年2月，第二期學員畢業後，復遷陝西寶雞、甘肅蘭州。騎兵軍官教育班在蘭州期間，曾開辦短期教育訓練班隊—西北騎兵幹部訓練班，招訓數十名來自青海省省主席馬步芳的部屬，出身甘青兩省回族、東鄉族、撒拉族少數民族，文化水平不高，軍事學科與術科均差，僅招訓1期，結訓後即停辦。同（27）年11月，騎兵軍官教育班再遷往甘肅天水馬跑泉。⁸⁰28年3月底，騎兵軍官教育班停辦，該班自開辦至結束，歷時3年3個月，先後計開辦騎兵軍官教育2期，軍士教育1期，西北騎兵幹部短期訓練軍官1期。⁸¹

騎兵軍官教育班停辦後，騎兵軍官教育班班主任胡競先深感國軍騎兵必須改

76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1。

77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2。

78 參閱一、栗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2。二、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2。

79 栗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2。

80 栗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2。

81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2。

造，幹部訓練必須精專，反復條陳，請求中央恢復騎兵學校。⁸²另外中央有鑑於日軍騎兵在戰場上之機動飄忽不定，亦感有恢復騎兵學校，整飭騎兵之必要，遂授命胡競先主持籌備，於民國28年4月1日，就原騎兵軍官教育班恢復騎兵學校籌備處。⁸³然而騎兵學校所在地天水馬跑泉滲金寺，該地房屋缺乏，經請准搭蓋簡易宿舍幾棟，勉強作為教室與宿舍。抗戰期間，迫於經費困難，一切因陋就簡，僅採購木料自建營舍。又請撥專款，在青海夏河拉卜楞寺選購乘馬幾百匹，擬訂各種規章制度，編擬預算，編纂教材，擬具各班隊教育計畫，增領器械，補充員兵。⁸⁴騎兵學校籌備工作歷經5個月，規模初具，於9月1日，奉准騎兵學校復校，原騎兵軍官教育班班主任胡競先改任學校教育長。⁸⁵

騎兵學校復校後，其組織編制如下：學校設校長、教育長；校長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兼任，胡競先教育長負責實際校務。學校直隸軍訓部，依騎兵監之指導，總理校務，任學術進步之責。教育長承校長之命，負學術進步之全責，並輔佐校長辦理學校一切事宜，校長因事離校時，則代行其職務。⁸⁶教育長下轄政治部、教育處、研究委員、副官室、軍需室、軍械室、軍醫室、獸醫室、學員隊及練習隊。練習隊隊長栗鼎，轄隊本部、4個騎兵連、機關槍連、騎兵砲連、裝甲汽車隊、通信排。練習隊每一騎兵連編制官佐7人，士兵186人，馬匹編制為180匹。⁸⁷練習隊之裝甲汽車排，因器材缺乏暫時未能成立。⁸⁸

騎兵學校駐屯天水期間，全校人員及馬匹各近千數，所需補給由天水專署召集有關單位會議，按政府給與攤派評定官價，飭令各鄉鎮承擔數目，分送騎兵學校馬幹委員會收料站驗收付價。⁸⁹

民國31年1月，軍事委員會有鑑於各軍事學校組織編制沿用已久，為謀改軍事教育及適應抗戰需要，重新加以修正。騎兵學校奉命進行組織編制調整，於該（31）

82 胡競先，《馬蹄餘事集》（臺北：騎兵學校在臺員生印，民國52年），頁51。

83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2。

84 栗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2。

85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2。

86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陸軍騎兵學校條例，檔號：582.2/743.2，影本。

87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陸軍騎兵學校條例，陸軍騎兵學校編制系統表，檔號：582.2/743，影本。

88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2。

89 栗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4。

年4月1日起實施。調整後學校組織編制如下：學校設校長、教育長，校長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兼任，教育長仍為胡競先。教育長下設政治部、教育處、研究處、總務處及會計室。教育處轄學員隊、學生大隊及練習團。學員隊下轄戰術班、馬術班（分甲、乙兩班）、射擊班、機關槍班及騎兵砲班。學生大隊（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騎兵科）轄大隊部及學生第一、二、三隊（學生隊每隊以120人為標準）。練習團轄團本部、3個騎兵連、機關槍連、騎兵砲連、騎砲兵連、裝甲汽車隊、機踏車排及通信排。⁹⁰

民國32年5月，張掖騎兵學校分校奉命併歸天水騎兵學校本校，並派教育處處長栗鼎及學生大隊大隊長趙恆新接收該校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騎兵科學生177名。復奉准暫增編1個學生隊，即學生隊第四隊。⁹¹33年1月19日，騎兵學校奉令再調整組織與編制，調整後騎兵學校組織編制如下：學校組織大致同31年；學生大隊轄大隊部及學生第一、二、三隊。學生隊每隊現有學生80人；教官人數按每隊2個教授班計算。在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八期騎兵科時，將第十七期學生隊併編成兩隊，每隊120人，仍區分兩個教授班。⁹²騎兵學校各召集教育訓練班次，均係由部隊規定名額，分配各戰區或各部隊自行選送。⁹³

民國33年夏，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騎兵學校校長蔣中正電召胡競先教育長赴重慶，告知已看過胡教育長上呈之騎兵發展計畫，口頭上准許胡教育長於2年內，在騎兵學校次第籌成5個騎兵師，以應抗戰之用，並囑胡教育長先回學校候命，之後渺無消息。胡教育長對於全校官員難以自圓其說，遽爾數夜失眠，結果大病一場，幾瀕於死。⁹⁴34年5月，中央為實施緊縮制，騎兵學校部分單位奉令按丁種緊縮編制實施調整，原直隸學校的軍醫院及獸醫院改隸總務處。⁹⁵

90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3。31年5月20日，騎兵學校教育目的增列召集騎兵軍官及騎兵重兵器軍官，精練其輕重兵器之射擊技能，射擊指揮及其他有關之學術乙項。參閱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陸軍騎兵學校組織條例及修正騎兵學校編制案，檔號：582.2/743.2，影本。

91 參閱一、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3,4。二、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643。

92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陸軍騎兵學校編制表及陸軍騎兵學校校本部編制表，檔號：582.2/743.2，影本。

93 軍事委員會辦公廳軍事處編印，《軍事委員會最高幕僚會議彙編》，民國30年，頁147。

94 胡傳安，《胡競先先生暨夫人紀念集》，頁285。

95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4。

四、抗戰時期教育班隊與教育內容

(一) 學員隊

民國28年9月，騎兵學校復校初期，開設班隊僅有學員隊。學員隊轄戰術班、馬術班與短期訓練班軍官隊各1隊。戰術班考選在部隊服務1年以上之騎兵上尉（有時得以校官）。主在修習騎兵戰術，並增進一般戰術。馬術班考選在部隊服務1年以上，文理通順之騎兵尉官（有時得以中校、少校）。主在修習馬術，並分別兼使習得通信及爆破，但在修學終了之學員中，經軍訓部之選拔，得使繼續修習必要之學術。⁹⁶31年5月20日，騎兵學校奉命調整組織編制，調整後之教育班隊，因器材及人事關係，以是學員隊暫時開辦戰術班、馬術乙班、射擊班班。射擊班係考選在部隊服務1年以上之騎兵尉官，教育主旨在精練其步騎手槍、輕機關槍、擲彈筒之射擊技能指揮，及手榴彈投擲與必要之學術。⁹⁷

(二) 學生大隊

民國29年7月，騎兵學校為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七期獨立騎兵科第一大隊332人，成立學生大隊。⁹⁸學生大隊成立之目的在於養成健全初級騎兵軍官，使其修得騎兵初級軍官完全教育。學生大隊轄3個中隊，於同（29）年8月1日，開始入伍生教育訓練。30年2月10日，進行專科教育。31年4月12日，第十七期學生畢業後，騎兵學校廣續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八期騎兵科學生第八大隊357人。⁹⁹34年4月，騎兵學校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二十期騎兵科學生第一大隊209人。¹⁰⁰

學生大隊教育訓練內容區分為軍事學科及術科，學科主要有騎兵操典、馬術教範、騎兵與機械化部隊協同、騎兵與空軍協同、馬政學、馬事彙編、戰車概要、輜重勤務、防毒、防空、軍隊衛生、軍隊教育管理等課目。術科主要有乘馬基本及戰鬥教練、徒步基本及戰鬥教練、步兵操典、步槍、手槍、輕重機關槍之基本射擊與戰鬥射

96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陸軍騎兵學校條例，檔號：582.2/743.2，影本。

97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陸軍騎兵學校組織條例，檔號：582.2/743.2，影本。

98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3。

99 參閱一、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3,4。二、陸軍軍官學校編印，《陸軍軍官學校校史》，民國58年，第二冊，頁639。三、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黃埔軍官學校校史簡編》，民國75年，頁394,395。四、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643。

100 參閱一、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4。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黃埔軍官學校校史簡編》，民國75年，頁395。

擊、迫擊砲射擊、平射砲射擊、騎砲射擊、二七式擲彈筒射擊、槍榴彈射擊、築城、爆破、通信、陣中勤務、夜間演習、對機械化騎兵防禦法、對空降部隊之戰鬥等課目。¹⁰¹

（三）短期訓練班軍官隊

民國28年冬，騎兵學校成立幹部短期訓練班軍官隊，教育時間4個月，員額原定55人。¹⁰²軍官隊學員為召訓各騎兵部隊中青年軍官；教育目的為補充騎兵幹部學術技能，同時培養武德，喚起愛國觀念，完成抗戰使命，以期教育普及，基礎健全，使其成為指揮優良之基層騎兵幹部。抗戰期間騎兵學校軍官隊僅開辦4期；第一期於28年10月30日開訓，29年3月7日結訓，計71員。第二期於29年3月25日開訓，30年7月30日結訓，計74員。第三期於29年10月9日開訓，30年3月10日結訓，計55員。第四期於30年3月24日開訓，8月結訓，計67員。¹⁰³軍官隊第四期結業後，短期訓練班軍官隊奉命停辦，改辦射擊班，其名稱雖易，而編制組織仍舊。¹⁰⁴

（四）軍士隊

民國29年春，騎兵學校為招訓騎兵軍士，增設短期訓練班軍士隊。同（29）年2月2日，因短期軍官、軍士已來校報到。胡競先教育長懇請增加人員，及增設短期軍官隊及軍士隊各1個隊。¹⁰⁵軍士隊係召集教育；教育目的同軍官隊，教育時間同軍官隊為4個月。軍士隊於29年3月25日開訓，7月30日結訓，計82員。軍士隊僅招訓1期，便因騎兵學校奉令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七期騎兵科學生，因器材不敷，遂暫緩召集。¹⁰⁶

五、騎兵分校

民國29年10月29日，軍事委員會擬於寧夏定遠營（阿拉善旗）設立騎兵學校分校，或將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騎兵科遷移該處，並交由第八戰區長官朱紹良、

101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檔號：582.2/743.2，影本。

102 國軍檔案，《軍事委員會最高幕僚會議案》（30年），29年冬中央各軍事學校招訓班次概況表檔號：003.1/3750.5，影本。

103 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642,643。

104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3。

105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騎兵學校軍官軍士各隊隊長准許先行兼任報請案（29年3月23日），檔號：582.2/743.2，影本。

106 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643。

寧夏省省主席馬鴻逵、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分別協商辦理。30年4月5日，軍訓部派葉劍雄為該分校籌備主任。4月8日，軍事委員會手令軍訓部：寧夏定遠營騎兵分校及西北騎兵全部整訓計畫，希望於6月中旬，成立與實施。

關於騎兵分校籌備方案，籌備處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騎兵科人員、武器、器材為基幹，開往定遠營移入籌備處。騎兵分校擬於民國30年9月1日，正式成立。騎兵分校預劃成立之班隊計有戰術班、馬術班、射擊班及兩個學生隊，另在分校成立教導隊1隊。分校之召集教育以駐防綏遠、寧夏、晉北、陝北、蒙旗、新疆之騎兵部隊由分校擔任，不足時由陝西、甘肅部隊酌予選派，其餘各省之騎兵部隊，由騎兵學校負責。

騎兵分校之學員生：綏寧蒙新等省區學生，歸分校選考，其餘歸騎兵學校選考，但晉陝甘三省及華北淪陷區之青年學生，則由兩校共同擔任選考。另外，騎兵部隊行伍之現任優秀初級軍官考取養成教育者，適宜分配騎兵學校及分校。¹⁰⁷惟騎兵分校因給養供應不方便，加上寧夏省省主席馬鴻逵不同意騎兵分校開設在定遠營，由於多方因素阻礙，最後騎兵分校未能在定遠營成立。¹⁰⁸

民國30年，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企圖在西北地區擴充騎兵部隊，時青海省省主席馬步芳同意將駐防甘肅河西走廊的軍隊撤回青海。31年1月7日，參謀總長何應欽致電胡宗南總司令告以：馬步芳駐張掖之第八十二軍、第一〇〇師擬調駐青海，所遺防務，以（騎兵）第十師接替，並將定遠營騎兵分校移駐張掖。¹⁰⁹旋胡宗南開辦騎兵學校張掖分校（以下簡稱騎兵分校），以騎兵第十師師長譚輔烈兼任分校主任，騎兵第十師並隨同騎兵分校一起移駐張掖校址。騎兵分校校址在張掖縣城西北1座大寺廟，原本是青海回族馬家軍的營區。¹¹⁰

騎兵分校組織編制稍早於民國在30年夏，已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教育處騎兵科擬定。張掖騎兵分校與天水騎兵學校的編制大致相同。分校設主任、副主任，綜理學校教育行政事務，下設辦公室、教育處、總務處、軍醫處、獸醫處、軍法室、政訓處、警衛連、通信連、練習團、學生大隊、學員隊。教務處下設戰術、築城、兵

107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訓部部長白崇禧呈於寧夏定遠營設立騎兵分校籌備方案（30年4月21日），檔號：582.2/743.2，影本。

108 呂雅堂，〈張掖騎兵分校的始末〉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8。

109 蔡盛琦，《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81。

110 呂雅堂，〈張掖騎兵分校的始末〉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8,629。

器、地形、交通5組，每組設上校主任教官1人，各組有校級教官二、三人不等。學校教官大多為保定軍校或日軍士官學校畢業，少數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騎兵科或戰術班畢業，馬術教官及助教均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騎兵科畢業。¹¹¹

民國31年1月，騎兵學校及分校代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八期騎兵科學生招訓行伍軍官補充。¹¹²騎兵分校對於代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八期騎兵科學生已招足，暫不收訓，騎兵學校則代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八期騎兵科學生招考，招考高中學生兩隊及招訓行伍軍官一隊。行伍軍官教育仍定為1年6個月畢業，前半年實施入伍教育，並於入伍教育時，加重普通學科之補習，以期養成健全之軍官。¹¹³

騎兵分校教育訓練採行德式軍事訓練及日式軍事教程，學生及學員必修之軍事學科有戰術、兵器、築城、地形、交通等教程，軍事術科先是徒步制式教練，騎術教練先在馬園騎術和野外騎術有一定基礎後，再進行野外各種地形騎術和班、排、連戰鬥演習。政治教育由政治教官直接授課，沒有課本及講義，由教官自擬題目講授，此為政訓處的主要工作，由於教材沒有正式擬定，以致學生學習較不感興趣。另外，抗戰期間，因物價飛漲，學校為對全校師生在生活上有所補助，即在張掖縣城北十餘里地開墾荒種地，面積約有百畝，種植小麥，由總務處負責管理經營。¹¹⁴

民國31年8月31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至張掖視察校閱騎兵第十師與張掖騎兵分校。蔣委員長在當日日記寫下：騎兵第十師及騎兵分校其精神、技術皆低劣。感嘆騎兵第十師師長兼騎兵分校主任譚輔烈之愚拙已極，甚嘆人選之難，如余不來親閱，則無人能任怨改革也。¹¹⁵另一方面軍訓部部長白崇禧認為甘肅已有天水騎兵學校，沒有另外在張掖設立騎兵分校之必要，因而建議蔣委員長將張掖騎兵分校裁併至天水騎兵學校，蔣中正委員長接受白崇禧部長之建議。32年5月，張掖騎兵學校分校奉命併歸天水騎兵學校本校，學生大隊及一部分教官、馬匹，均由天水騎兵學校接收，至此騎兵分校即告停辦結束。¹¹⁶

111 呂雅堂，〈張掖騎兵分校的始末〉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9。

112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軍訓部呈軍事委員會騎兵學校及分校代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八期騎兵科學生招考補充辦法，檔號：582.2/743.2，影本。

113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騎兵學校及分校代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八期騎兵科學生招訓行伍軍官補充辦法，檔號：582.2/743.2，影本。

114 呂雅堂，〈張掖騎兵分校的始末〉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9,630。

115 蔣中正，《蔣中正先生日記》，民國31年8月31日，未刊本。

116 呂雅堂，〈張掖騎兵分校的始末〉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30。

肆、陸軍砲兵學校創建至抗戰時期之發展

一、陸軍砲兵學校建校與抗戰前之組織編制遞嬗

民國20年1月，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部砲兵監籌辦陸軍砲兵學校（以下簡稱砲兵學校）。4月，委派砲兵監張修敬兼代籌備處主任。同時在南京璇子巷7號租用民宅成立籌備處。之後籌備處遷至三牌樓三十三標營房。9月，張敬修請辭籌備處主任，另派張亮清為籌備處主任。9月7日，公布「陸軍砲兵學校條例」，規定設置學校之目的為：對陸軍軍官預備學校畢業軍官候補生，施以砲兵初級軍官教育；召集在部隊服務1年以上的砲兵軍官，使增進其射擊技戰術、觀測、通信及馭法等，以期普及於砲兵部隊或予以深造；調查研究與砲兵有關學術；研究試驗砲兵用兵器、器具、材料等。¹¹⁷

砲兵學校籌備處在南京成立後，經過數個月積極籌備，於民國20年10月1日，在南京丁家橋正式成立，首任校長周斌，項致莊為教育長。¹¹⁸學校初創，以警衛軍砲兵旅甄選錄取學員20人，編為軍官班，以及在警衛軍砲兵旅學兵營甄選軍士6人及學兵70人，編成軍士連，合為教導營。20年11月，經過初試及兩次複試，加上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高級班轉學考試，錄取第一期學員隊97人。¹¹⁹砲兵學校初創，設備簡陋，規模粗具，編制不大，時學校組織編制為：校長下轄教育長，教育長下轄副官處、教務處、研究委員會。學校的教育班隊計有：學員隊、教導營、召集軍士連，教務處下轄教官組、參謀組。¹²⁰

民國22年7月，邵百昌自德國留學歸國，接任教育長，協助周斌校長，積極發展校務，除在丁家橋原址召訓砲兵幹部外，並呈奉核准擇地南京郊外湯山籌建新校址，以備擴大編制，增加召訓容量，以因應發展國軍砲兵之需要。¹²¹斯時砲兵學校有鑑於世界各國砲兵之裝備器材日趨科學化，為使國軍砲兵加強戰力趕上時代，於23年5

117 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395。

118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民國39年，手編頁碼24、33。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江蘇省志：軍事志》，上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209記：砲兵學校於20年12月5日正式成立。

119 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395。

120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27。

121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33。

月，簽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核准，向德國採購聲光測器材一批，編成聲測連、光測連，並延聘德籍教官協助施教，以訓練砲兵部隊聲光測幹部，此為我國有聲光測部隊之始。¹²²

民國23年7月，周斌校長調職，由鄒作華繼任校長，金鏡清任教育長。12月，成立空中偵測訓練班。¹²³24年4月，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部建議，恭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兼任各兵科學校校長，鄒作華校長降調砲兵學校教育長，仍負責主持校務。7月，湯山新村新校舍落成後，旋砲兵學校遷入新校址，新校舍建築宏偉，尤以新開闢的射擊場，具有現代化之設備，其餘教育設備，亦日臻完善，研究風氣興盛，校務蒸蒸日上。¹²⁴此時學校組織編制較丁家橋時期擴大，為校長下轄教育長，校部下轄政治部、副官處、教務處、研究委員會。學校開辦的教育訓練班隊計有高等科、普通科、校官班、尉官班、學員隊、空中觀測訓練班。學員隊下轄射擊班、觀測班、通信班。另外學校編制有練習營，以供示範與教學之用。¹²⁵

二、教育班隊與教育內容

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前與北伐期間，雖有砲兵編制，但為數有限，同時火砲種類複雜，射擊指揮方法不一，為統一砲兵幹部戰術及技術操作，自砲兵學校在南京丁家橋創辦後，即成立學員隊、教導營、召集軍士連。學校遷往湯山後，即召訓各砲兵現役幹部，成立學員隊普通科、校官班、尉官班、砲兵幹部訓練班等班隊，受訓之學員在結業，返回部隊後，對砲兵部隊訓練有所改進與貢獻。¹²⁶砲兵學校成立初期，因無陳規可循，依照日本砲兵教育學制，及考量我國國情，制定砲兵學校學制，因此學校初創期，採用日式教育，其有關砲兵戰術技術，均係仿照日式而擬訂。¹²⁷

民國23年以後，砲兵學校漸廢日式教育，改採德式教育，向德國購買火砲及器

122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49。

123 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397。

124 參閱一、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33,42。二、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397。

125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25,27,33。

126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49,52。

127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53。

材，聘請德籍軍事顧問，以基伯爾上尉為砲兵學校顧問，協助學校教育之推行。¹²⁸
 砲兵學校成立後，主要召訓教育對象為學員隊，學員隊中區分普通科、戰術班、射擊班、觀通班。¹²⁹

（一）普通科

學員隊普通科是砲兵學校的正規班隊，在民國26年7月對日抗戰爆前的班隊，除學員隊是調職留薪受訓外，一般都是帶職受訓，期滿回原部隊工作。學員隊的教育期限為1年，學員是由部隊保送的砲兵現職軍官，學員入校須經初試、複試、口試合格錄取報到，考試科目著重數學、理化、砲兵相關學術科等。¹³⁰

學員隊普通科的教育內容，學科課目以理工為主；有微積分、微積方程、力學、火藥學、材料學、統計學、彈道學等。¹³¹術科課目除了砲兵技術的觀測、通信、射擊與馭法駕駛外，砲兵的戰術作業、射擊指揮亦是重點。此外，還有外國語文等課程。¹³²

民國20年12月5日，砲兵學校第一期學員隊正式開學，教育期限9個月，該期98人於21年8月畢業。22年8月，錄取第二期學員隊115人，該期學員隊原先規定教育期限為10個月，後因課目增加，延長4個月。23年11月，第二期學員隊122人畢業。24年1月，錄取第三期學員131人，分4班授課，教育期限1年，於12月畢業。25年1月，第四期學員隊開課，教育期限1年，該期63人，於12月畢業。¹³³

（二）校官班及校官研究班

校官班（又稱戰術班學員隊）係為召集教育班次，教育限期3個月，學員進校限定在少校級以上砲兵軍官，第二期召訓少數將官。教育課目除射擊法則、砲兵戰術、步砲空協同是發講義、聽講授課外，一般砲兵技術是由助教操作，學員見習，關於

128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52,53。

129 參閱一、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江蘇省志：軍事志》，上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209。二、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395。

130 藍守青，〈我所知道的砲兵學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11。

131 郝柏村，〈郝柏村回憶錄〉（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頁62。

132 藍守青，〈我所知道的砲兵學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11。

133 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395,396,397,398。

射擊指揮及戰鬥演習，只作幹部演習。¹³⁴民國23年3月，成立校官研究班，班主任由邵百昌教育長兼任，該班成立之目的為增進砲兵中級軍官學識指揮能力，教育期限1年，研究以射擊、戰術及觀測為主要科目。¹³⁵

（三）上尉班

教育期限6個月，由部隊保送上尉級軍官，考試科目為砲兵相關學術科，教育期限6個月，教育內容以射擊學為主，戰術及砲兵有關術科如觀測、通信為輔。由於該班以學習射擊指揮為主，又稱射擊班學員隊。

（四）中少尉班

由部隊選送中尉以下軍官，考試科目著重數學及兵科技術動作。教育內容偏重有觀測、通信，射擊、戰鬥演習只作一般常識介紹。由於該班重點偏重觀測，又稱觀測班或觀通班。

（四）要塞砲兵訓練班

民國24年10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砲兵學校校長蔣中正為節樽國庫開支，飭令南京要塞砲兵學校停辦，併隸陸軍砲兵學校，成立要塞砲兵科。¹³⁶要塞砲兵學校稍早於23年6月24日正式開學，24年10月下旬停辦，併入砲兵學校結束，原要塞砲兵學校學員隊改為砲兵學校要塞砲兵科學員隊第一期。¹³⁷要塞砲兵訓練班教育期限與進校標準大致和學員隊相同，只是教育內容偏重海岸要塞與要塞築城、海軍與海防知識等，該班第一期學員計38人，於25年2月畢業。¹³⁸

（五）空中偵察班

砲兵學校自南京丁家橋遷校湯山後，積極革新教育，除外購先進火砲器材，以充實學校教育器材，在教育上除重視地面觀測外，並於民國24年創辦空中觀測班，為我國有空中觀測之始。¹³⁹空中偵察班係由國軍機關、部隊、學校保送的初級軍官，教

134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49。

135 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396,397。

136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49。

137 杜隆基，〈曇花一現的要塞砲兵學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16, 619。

138 藍守青，〈我所知道的砲兵學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11,612。

139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50。

育期限6個月，該班由於初辦，教官及教材均缺，學術上偏重於偵察方面。砲兵學校開辦空中偵察班，其教育內容著重在砲兵目標偵察、砲兵目標方向賦予、射彈觀測、地空聯絡等，同時教授飛行常識、空中機槍射擊等操作法。由於學員要在飛機上操作，因此在進校體格檢查標準上，比其他教育班隊要求高些。¹⁴⁰

(六) 軍士連

軍士連係召訓砲兵學校各單位優秀士兵，教育期限為1年，作為學校各單位少尉、准尉及士官級幹部的補充。¹⁴¹

三、抗戰時期陸軍砲兵學校的組織編制變革

民國26年7月7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抗戰軍興。8月13日，「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京滬等地受戰局影響，軍政機關紛紛向大後方遷移。時砲兵學校為遵奉國家長期對日抗戰之決策，決定遷校於西南大後方，繼續從事教育訓練。26年秋，鄒作華教育長將學校官兵員生作適當編配後，循長江水路往西南大後方遷移。同(26)年10月間，抵達湖南零陵，重要文件檔案、武器、器材亦先後運抵零陵，選定零陵城內外寺廟祠堂，以及可用之公產房舍，作為學校臨時校舍。

之後砲兵學校為因應抗戰情勢之演變，於民國27年5月，從零陵遷往桂黔交界的六寨（廣西省南丹縣境）。六寨市鎮狹小荒僻，當地未有適當的房舍可充作學校校舍，因此學校在六寨並未作長久進駐之計，除儘量維持訓練工作不致中斷外，並派員赴貴州勘察較為理想的新校地，準備向貴州遷校。此時學校組織編制與零陵時期概同，教育訓練工作，僅能因地制宜，在艱苦中勉力實施。¹⁴²

民國28年初，砲兵學校遷往貴州都勻，至此學校獲得數年較安定的時期，砲兵學校最初暫借都勻鹽務緝私總隊、都勻師範學校及縣立中學部分房屋，充作作校舍，校本部、學員隊、學生大隊、校尉官隊駐在城內，幹部訓練班、練習營駐城外。¹⁴³

民國28年9月，砲兵學校教育長鄒作華調職，由史文桂繼任教育長，學校組織

140 藍守青，〈我所知道的砲兵學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11,612。

141 嚴樹楠，〈抗戰時期培養砲兵幹部搖籃的砲兵學校〉收錄在《傳記文學》，第八十四卷第五期，頁104。

142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34。

143 王新華，〈八十回憶〉，作者自行出版，民國90年，頁17。

編制略作修正。時學校校務由教育長主持，校部下轄政治部、辦公廳、副官室、教育處、軍需室、會計室、研究委員會等單位。學校開辦的教育訓練班隊計有學員隊、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學生隊、練習團。學員隊下轄高等科、普通科、校官班、上尉班、中少尉班、重砲兵科、戰術班、射擊班、觀測班、通信班。¹⁴⁴教育處下轄戰術、射擊、測地、砲操、通信、馬術、馭法、汽車等各組。¹⁴⁵練習團團本部下轄3個砲兵營、偵測營、步兵營、通信連，以供教學示範及警備之用。練習團士兵由當地師團管區撥補，該團火砲主要有德造卜福斯七五山砲、法造士乃德七五山砲、日造三八式野砲、俄造一一五榴砲、俄造七六二野砲、德造蘇羅通榴砲、汽車牽引14公分榴砲、汽車牽引12公分榴砲。¹⁴⁶

民國29年起，砲兵學校在都勻開始興建校舍，在城內增建或擴建校舍，在城郊東山興建校舍、教室、運動場，並在壩子、辣子街一帶，興建馬廐、馬術訓練場。¹⁴⁷砲兵學校在都勻期間，因奉命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學生隊，由於砲兵學校召訓及代訓學員生人數增多，以致校舍不敷使用分配，為此史文桂教育長於32年與地方當局交涉後，允許學校在都勻附近公有山地自行伐木，利用兵工自建磚牆瓦房之營房多處，如龍山營房及都勻火車站附近所建之營房，以解決學校校舍短缺問題。¹⁴⁸32年3月25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蔣中正親至都勻視察砲兵學校。¹⁴⁹

民國33年秋，日軍發動桂柳會戰，沿桂黔鐵路進犯貴州，黔南戰局告急，砲兵學校所在都勻地處黔南戰略要衝，學校除派遣練習團協助友軍擔任防務外，其餘官兵員生隨學校徒步經貴陽遷往開陽。12月，國軍擊退進犯黔南的日軍，日軍向廣西撤退，西南戰局轉危為安。時砲兵學校練習團奉命歸建，但學校決定暫駐開陽，並展開

144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25、28、34。

145 嚴樹楠，〈抗戰時期培養砲兵幹部搖籃的砲兵學校〉收錄在《傳記文學》，第八十四卷第五期，頁103。

146 參閱一、嚴樹楠，〈抗戰時期培養砲兵幹部搖籃的砲兵學校〉收錄在《傳記文學》，第八十四卷第五期，頁104。二、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34。偵測營下轄測量連、光測連、聲測連。參閱陳鴻獻，〈戚義貞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國軍砲兵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2年），頁39。

147 王新華，《八十回憶》，作者自行出版，頁17。

148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34。

149 蔣中正，《蔣中正先生日記》，民國32年3月25日，未刊本。

訓練。¹⁵⁰

砲兵學校遷往開陽後，校本部駐開陽，另在貴陽成立學校辦事處。同時學校奉令接收訓練位在黔北湄潭黃家壩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四分校第十九期砲兵學生1個大隊，以及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二十期砲兵科第五大隊學生。¹⁵¹開陽為山區小縣，地瘠民貧，教育文化及生活水準偏低，公私建設很少，寺廟祠堂亦少，地區狹窄，容納不了砲兵學校各單位，遂將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二十期砲兵科第五大隊學生遷往湄潭訓練。¹⁵²

砲兵學校遷校至開陽，為抗戰時期遷校之終點。開陽為荒僻山城，地狹人稀，本不宜久駐，惟學校遷此之後，抗戰已現勝利曙光，時日軍雖已遠離貴州，但學校未再遷返都勻，稍加安定後，即展開校務工作。民國34年6月，史文桂教育長調職，由金鎮接任教育長。¹⁵³同(6)月，砲兵學校在貴州開陽奉命緊縮編制，時學校組織編制為校長下轄教育長，教育長下轄政治部、副官處、教育處、軍需處、會計室、庶務組、工務組、軍醫組、獸醫組。教育長下轄的教育訓練班隊計有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砲兵科)學生隊、練習團。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學生隊計有第十九期學生獨立第一隊、第十九期學生獨立第四大隊、第二十期學生獨立第五大隊。練習團編制為團本部下轄3個砲兵營、偵測營、步兵營、通信連。原有的學員隊停辦。¹⁵⁴

四、抗戰時期教育班隊與教育內容

民國26年7月，抗戰軍興後，砲兵學校為配合國軍作戰需要，砲兵部隊大量擴充，抗戰初期除原有砲兵部隊外，並向德國、蘇俄外購大量火炮。抗戰中期後，又接受美援各種火炮，砲兵數量因此增加，陸軍軍、師有建制營、連砲兵外，並有獨立砲兵團，計有五十餘個番號，砲兵部隊亦隨之擴充，砲兵幹部需要量大為增加。另一方面，抗戰初期，國軍砲兵部隊因砲種複雜，裝備新舊不一，戰術思想、技術操作，尚缺統一與熟練。砲兵學校遷校至都勻後，在都勻長共計有5年之久，為抗戰時期召訓學員生最多之時期。砲兵學校依據國軍砲兵實際狀況，擬訂教育計畫，呈准設置或

150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34。

151 陳鴻猷，〈威義貞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國軍砲兵口述歷史》，頁39。

152 王子步，《王子步先生八十五回憶錄》，作者自行出版，民國75年，頁144。

153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35。

154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28。

繼續開辦學員班次，計有高等科、普通科、重砲科、校官班、上尉班、中少尉班，以及射擊、戰術、觀測、通信等專業班次。召訓各砲兵部隊現職幹部，加以訓練，以磨練其戰術修養與技術操作，普遍提高砲兵幹部學養素質。¹⁵⁵

砲兵學校在都勻期間，學員隊設有普通科、戰術班、射擊班、觀通班等班隊。

（一）普通科

普通科為砲兵學校的正規教育訓練班隊，入學資格較嚴格，職級限資深中尉至少校，曾擔任副連長、學生區隊區隊長、連長等軍職，教育期限1年，每期甄選100人至120人受訓，教育程度限高中以上程度。民國30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國接受美國軍援，砲兵學校的教育訓練方式改仿美式，普通科等學員班隊全部取消，學校幹部教育統一只有辦高級班與初級班之分別。其實砲兵學校學員隊所開辦的班隊，並無固定編制，係以視需要而增減班隊的彈性編組。

（二）戰術班

召訓對象為少校、中校的副營長、營長、學生隊隊長、資深連長等相當於營、連級的軍官，教育期限6個月，教育之目的，旨在增進砲兵幹部戰術指揮，統一砲兵戰術思想，及培養中、高級砲兵幹部。

（三）射擊班

係由各部隊甄選送訓尉級的連、排級幹部，教育期限3個月，教育重點在砲兵射擊訓練，旨在統一砲兵射擊指揮的技巧，及砲兵射擊法的運用。

（四）觀通班

以培養砲兵測量人員及砲兵通信人員為主，召訓對象為砲兵測量員、營助理員，以及相關營連級的測量人員，和砲兵通信排排長等營、連級的通信人員，教育期限約3個月。¹⁵⁶

抗戰軍興後，因應戰爭需要，砲兵幹部需要迫切，且數量龐大，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及各分校因限於裝備，僅設數個砲兵部隊，每期畢業人數有限，不敷砲兵部隊使

155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50,52。

156 （一）至（四）參閱嚴樹楠，〈抗戰時期培養砲兵幹部搖籃的砲兵學校〉收錄在《傳記文學》，第八十四卷第五期，頁103。

用。¹⁵⁷砲兵學校遷校至湖南零陵時期，曾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四期學生第一總隊砲兵科學生任務，此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砲兵科不能適應訓練砲兵科學生的需要，為此砲兵學校命令王和華為總隊長，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四期學生第一總隊500名學生。¹⁵⁸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軍援我國準備成立10個砲兵團的火砲及裝備，因此國軍急需10個砲兵團的下級幹部編組砲兵部隊，於是從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及各分校的步兵科學生，考選由步兵科轉至砲兵科的砲兵轉科大隊。¹⁵⁹砲兵學校遷至都勻後，奉命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砲兵科學生，砲兵學校在都勻只有兩個學生大隊的營房，以致學校只能經常保持兩個學生大隊（學生大隊轄3個隊，每隊轄12個區隊），實施教育訓練，對於這兩個大隊的教育督導，增設有學生總隊長負責。¹⁶⁰

砲兵學校在都勻期間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本校學生隊，計有第十五期獨立中隊（第六總隊砲兵隊）、第十六期學生總隊（第二十總隊）、第十七期學生總隊（第二十五總隊）、第十七期學生特科大隊（係第六分校轉來之獨立第八大隊）、第十八期學生大隊（獨立第五大隊）、第十九期學生大隊（獨立第一大隊）、第十九期學生大隊（第四分校轉來之獨立第四大隊）、第二十期學生大隊（獨立第五大隊）等班隊。¹⁶¹

砲兵學校代訓的學生除了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轉來或部隊保送外，亦有砲兵學校考選。代訓學生教育期限不一，視當時需要而定，惟多數為1年6個月左右。比較特別的是原由貴陽南廠防空學校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九期砲兵科獨立第一、二中隊分別於民國32年8月及33年4月入伍期滿後，即送至砲兵學校接受6個月第一階段軍官養成教育的野戰砲兵之戰術與技術訓練。¹⁶²抗戰期間，砲兵學校前後總計代訓

157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50。

158 董新賓，〈回憶陸軍砲兵學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06。

159 嚴樹楠，〈抗戰時期培養砲兵幹部搖籃的砲兵學校〉收錄在《傳記文學》，第八十四卷第五期，2004年5月，頁98。

160 嚴樹楠，〈抗戰時期培養砲兵幹部搖籃的砲兵學校〉收錄在《傳記文學》，第八十四卷第五期，頁103。

161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28,34,50,63。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分校沒有砲兵科，乃將畢業分發的第十七期步兵第十七總隊學生中，考選三百多人，編成轉科大隊（即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七期砲兵獨立第八大隊），該大隊學生到砲兵學校後，無需再經入伍教育，可逕行開始砲兵教育，並依規定授予少尉軍階及待遇。參閱嚴樹楠，〈抗戰時期培養砲兵幹部搖籃的砲兵學校〉收錄在《傳記文學》，第八十四卷第五期，頁98。

162 參閱一、陸軍官校十九期砲科獨立二中隊同學會編印，《第一家：陸軍官校十九期砲科獨立二中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6期學生，約二千七百餘人。¹⁶³

五、適應裝備革新教育

我國因為重工業不發達，火炮器材多仰賴外國，火炮種類繁多及器材複雜，戰術與技術亦因應時代需要改變。抗戰初期，多沿用日製、德製火炮，以連為使用單位，遠隔一二三法為主要射擊法。另一方面抗戰軍興後，蘇俄援助國軍不少俄製火炮，民國28年，砲兵學校購進俄製一一五榴砲及七六二加農砲，以該兩種火炮各成立1個砲兵連，並聘請蘇俄軍事顧問到學校，教授俄軍砲兵射擊法。¹⁶⁴

民國30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援助國軍火炮，砲兵戰術與技術，隨之轉變，砲兵學校教練火炮雖然仍以克魯伯與卜福斯兩種火炮為主。然而砲兵學校係砲兵學府，對新來火炮不論戰術、技術必須詳加研究，始可教育員生。

抗戰後期，美軍在印度藍姆伽及昆明開設訓練班，派遣美軍教官訓練國軍砲兵幹部，介紹美軍砲兵戰術思想及射擊法，國軍砲兵對美軍射擊法日漸重視。砲兵學校除派教官前往昆明接受美援火炮訓練外，並延攬留美砲科人才，以擔任教官，其餘在校內任教之軍官，以組成軍官團方式，自行加強研究，使其熟悉美式砲兵之戰術與射擊。此後，砲兵學校廢除俄式射擊法，除保留德式射擊法外，漸採美式教育，以使學校教育適應國軍革新裝備。¹⁶⁵

伍、對保衛國家民族與國軍建軍備戰之貢獻

一、對日抗戰抵禦外侮

(一) 一二八淞滬作戰

民國20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接著強占我國東北三省。日本海軍見關東軍占領我東北取得重大利益後，欲仿效關東軍，遂於21年1月間，在上海蓄意

隊同學畢業五十週年紀念》，民國84年，頁19,20,27。二、嚴樹楠，〈抗戰時期培養砲兵幹部搖籃的砲兵學校〉收錄在《傳記文學》，第八十四卷第五期，頁107。

163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50。

164 陳鴻獻，〈戚義貞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國軍砲兵口述歷史》，頁35。

165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50,53。抗戰時期砲兵學校的射擊技術包含了日、德、俄、美四種混合運用。參閱陳鴻獻，〈戚義貞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國軍砲兵口述歷史》，頁35。

對我挑釁，提出無理要求。時我政府以國防建設粗具規模，國力尚未充實，為避免事態擴大，忍讓以謀和平。未料進行交涉期間，駐滬日本海軍陸戰隊突然於1月28日，由通天庵向閘北進犯，企圖一舉占領淞滬，進迫南京。此時駐淞滬國軍第十九路軍，以及稍後增援之第五軍對日軍英勇抵抗外，陸軍步兵學校亦奉命派遣練習隊分別擔任蘇州、常州、江陰、溧陽、鎮江等地防空監視哨勤務，以及南京附近癩石崗、定淮門等地區城防工事之構築。當日本海軍軍艦砲擊南京下關時，步兵學校復遵命派遣學員隊增強南京定淮門、挹江門一帶城防警衛之任務，直至中日議和，淞滬停戰協定成立，任務始告解除。¹⁶⁶

（二）八一三淞滬會戰

民國26年7月7日，日軍華北駐屯軍發動「盧溝橋事變」，至此對日抗戰軍興。8月13日，日軍派遣陸海軍大舉進犯淞滬。「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日軍有鑑於國軍在上海奮勇抵抗，日軍戰果進展有限，為挽回其頹勢，復派遣大批飛機向京滬、滬杭甬鐵路沿線後方城市民宅、交通樞紐、軍需工廠等，進行濫肆轟炸，企圖阻擾我對淞滬國軍增援與補給，並打擊我民心士氣，使淞滬地區國軍陷於孤立無援之困境。

我政府洞燭敵之陰謀，早已未雨綢繆，陸軍步兵學校奉命派遣練習隊機砲連連長劉鍾權率領該連進駐浙江嘉興，擔任城防及滬杭路21號鐵橋、石湖蕩24號鐵橋之防空任務。日軍飛機屢次來襲，企圖炸毀上述各地鐵橋，均因我地面火力猛烈，不敢低空投射，倉皇投彈而遁，皆未能命中目標。民國26年9月間，敵機3架襲擊嘉興市區及火車站，被我機砲連以猛烈火力擊落1架敵機，駕駛員當場斃命。軍事委員會有鑑於步兵學校機關砲效能優異，命令該校再行擴編1連，歷次奉命擔任撤退部隊後衛之掩護，以及長江江防任務，均能圓滿達成任務。¹⁶⁷同（26）年11月中旬，國軍因淞滬作戰失利，沿京滬線向西撤退。旋日軍沿京滬線向南京進犯。時步兵學校派遣1個獨立機關砲排，在龍潭火車站附近水泥廠，擔任防空任務。12月11日，南京失守前夕，步兵學校派遣1個獨立機關砲排，擔任浦口火車站防空任務。¹⁶⁸

166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4。

167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6。

168 陳光華，《王俊先生百齡誕辰紀念集》，頁158。

在砲兵學校方面，自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國軍為抵抗日軍，調集大量砲兵部隊到淞滬，支援國軍作戰。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使國軍砲兵部隊配置得當，以發揮最大火力，特派砲兵學校教育長鄒作華前往上海戰地觀察，以指揮國軍砲兵之部署與配置。之後鄒作華教育長奉命兼任淞滬戰區砲兵總指揮官，以統一淞滬地區國軍砲兵部隊之作戰。另一方面砲兵學校在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即奉命派學校練習營前往上海浦東協同友軍作戰，給予日軍痛擊。之後隨戰況之推移，練習營隨同友軍作戰部隊轉進到常熟，就新陣地迎擊日軍。常熟棄守後，練習營隨友軍退守南京，參加南京保衛戰。自淞滬會戰至南京保衛戰，歷經數個月，國軍以劣勢落後的武器裝備，與強敵日軍英勇奮戰，對抗戰貢獻良多。¹⁶⁹

（三）鄂西會戰

民國32年春，日軍發動鄂西會戰，企圖沿長江進犯陪都重慶。因鄂西戰事吃緊，砲兵學校奉命令調派練習團1個山砲連由連長徐增榮率領前往鄂西參戰，是役該連觀測官黃冀白不幸陣亡殉職。¹⁷⁰

（四）桂柳會戰

民國33年秋，日軍因窮途末路，欲作孤注一擲，以挽回垂危命運，遂發動桂柳會戰，大舉進犯廣西、貴州我西南抗戰大後方。桂柳會戰初期，日軍攻勢兇猛，11月攻陷桂林、柳州後，沿桂黔鐵公路侵抵桂黔邊境河池金城江，黔南告急，時國軍在桂黔鐵公路沿線除了部署少量步兵外，沒有砲兵部隊。¹⁷¹

因黔桂邊境國軍兵力薄弱，砲兵學校奉命擔任黔桂邊境南丹六寨一帶防務，即派練習團團長楊俊率該團兩個砲兵營、偵測營、通信連與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九期學生1個大隊，前往六寨布防，以阻擊日軍前進，等待援軍到達。¹⁷² 南丹失守後，練習團砲兵第二營與步兵營組成板車運輸隊，將砲兵學校教育器材及重要物

169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66。26年10月15日，砲兵學校奉命以練習隊兩個連，撥歸砲兵指揮官劉翰東指揮，參與淞滬作戰。參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顧祝同致蔣介石密電（1937年10月10日至11日）》收錄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頁397。

170 陳鴻獻，〈戚義貞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國軍砲兵口述歷史》，頁39。

171 狄瑞，〈回憶抗戰末期砲兵學校二、三事〉收錄在《抗戰文選》（臺北：行政院新聞局，民國85年），頁444。

172 參閱一、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66,67。二、王新華，《八十回憶》，作者自行出版，頁19。

資，從都勻運往貴陽。¹⁷³

12月，湯恩伯率第二十九、九十八軍各一部增援黔南，及交接防務，砲兵學校派赴前線防守之練習團與學生在交防後返校歸建。旋國軍擊退進犯黔南的日軍，日軍沿桂黔鐵公路向東撤退。是役砲兵學校雖未與日軍正面交戰，但由於砲兵學校及時布防，使日軍不敢貿然前進，使防務空虛的黔桂邊境，得以確保，國軍後援部隊得以順利增援黔南，及時完成作戰部署，進而擊退日軍，因此砲兵學校對此戰役貢獻重大。¹⁷⁴

（五）守備烏江防敵北犯

民國33年8月上旬，日軍攻陷湖南衡陽後，即沿湘桂鐵路及其以南地區，集結重兵約十餘萬，另於桂東西江至容縣及雷州半島方面，集中兵力四萬餘人，兵分三路向我桂柳要地合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早已洞悉日軍奸計，除以大軍拒敵之外，為確保黔桂邊區要地，防日軍北犯，立即調集第六戰區第九十四、八十七軍分駐黔東黃平、鎮遠；第一、八兩戰區第二十九、九十八、九、十三、五十七軍等5個軍集結於貴陽、馬場坪、都勻、獨山等地區。

11月下旬，日軍侵抵黔桂邊境，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電令步兵學校於遵義以南，沿烏江北岸東西之線，構築4個步兵師之防禦陣地，並作應戰準備。步兵學校教育長劉震清奉命後，立即飭令學校部屬蔡西庚（步兵學校研究處處長）、吳守庸、張嚮武、孫純德等4人，分別負責偵察、配備、經始、標定、估價等工作。旋步兵學校並將學員隊及練習團編成作戰體制，開往烏江渡、團溪一帶構工，並實施應戰演習。參謀總長何應欽親臨遵義步兵學校視察，並面授機宜。

12月初，日軍沿桂黔鐵公路，繼續北犯，一度深入黔南，占領獨山、八寨之線，日軍因孤軍深入，經國軍迎頭痛，不支撤退，國軍連克獨山、八寨、南丹、河池等地。敵我於桂西北河池、思恩之線對峙。是役步兵學校雖然未直接參與戰鬥，但於趕構第二線後方陣地工事，對加強陪都重慶近畿守備之工作，圓滿達成上級交賦之任務，實為本校備戰最實際而有價值之一頁。¹⁷⁵

173 王新華，《八十回憶》，頁19。

174 參閱一、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66,67。二、何世同，《堅苦卓絕——國民革命軍抗日戰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頁337。

175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7。

二、討逆剿匪綏靖地方

(一) 閩變設防

民國22年11月，粵系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舉兵反叛南京國民政府，在福州另組新政府，是謂「閩變」。閩變發生後，陸軍步兵學校奉命將機關砲幹訓班軍士兩個連，擴編成4個軍士連，分別派駐浙江溫州、江西南昌、江西南城及南京通濟門外機場等地，擔任防空任務。23年1月，復奉命選拔練習營優秀軍士，編成1個獨立排，擔任我軍艦防空任務，迄閩變戡平，始先後歸建。¹⁷⁶

(二) 黔東鎮匪

民國31年，步兵學校派練習團第一營進駐黔東綏靖地方，營部駐思南，該營以第一、二、三、四連分駐印江、石阡、銅仁、鎮遠。時湘西土匪侵擾黔東，搶劫財物及擄人勒贖駐銅仁第三連及駐鎮遠第四連尤為緊急，頻頻向營部發電報告急。第一營楊姓營長奉步兵學校命令支援，先以駐印江第一連與縣政府，在集市舉行武裝遊行，土匪以國軍有備，遂知難而退。旋湘西一股土匪搶奪由一批滬杭一帶逃亡大後方的女學生。為此湘西警備司令唐生明率部緝捕，土匪不支，暫時退往黔東，以避鋒頭，銅仁告急，鎮遠亦遠在旦夕，旋湘軍撤退，土匪亦退返湘西老巢，傳聞湘匪欲襲擊銅仁及鎮遠之危遂解除。¹⁷⁷

(三) 西北剿匪

民國31年秋，甘肅洮河流域地區匪患逐漸熾盛，土匪憑藉山地峻險，通行不便之利，時出時沒，燒殺掠奪，無所不作，裹脅良莠，聲勢日趨浩大，竟達數萬之眾。匪禍未及月餘，致使岷縣、臨潭、會川、康樂、臨洮、渭源、洮沙、定西、苦蘭等縣之交通中斷數月，無人行旅。加之中共乘機操縱，民情更感不安。

政府為使抗戰大後方得以安穩，派遣國軍自隴南對土匪展開追剿。此時土匪一股南聚會川附近，一股西據康樂地區，揚言分進合擊略取臨洮。各鄉民因匪禍紛紛入城避難，而臨洮城內居民亦惶惶不安，地方紳老皆熱切盼望陸軍步兵學校西北分校雖以教育訓練為職守，但臨洮之安危與該校之存亡，息息相關。分校主任劉任除予

176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5。

177 劉凌雲，《我平凡的一生：劉凌雲自傳》，頁75,79。

城防部隊指示防守機宜外，並轉飭西北分校官員兵編組作戰體制，固守營地，防止土匪進犯，凡校區外圍據點，如姜維墩、魏家坪、王家花園、馬家河灣及臨洮北關等地，均有輕重兵器射擊標定，予以火力封鎖，或由練習營派兵據守與巡邏，並舉行火力示範與實彈射擊演習。

土匪傳聞國軍已有萬全準備，果生畏懼，未敢進迫，實為步兵學校西北分校強大戰力所致。民國32年春，國軍追剿部隊進抵會川，乃將土匪圍殲於洮河東岸，臨洮之危乃告解除。¹⁷⁸

三、國軍步兵操典教育與步兵動作得以統一

步兵學校校長王俊認為國軍如無操典及範令，則無統一技能，集結意志，基本之制式動作紛亂，進戰退守之法則無據。因此王俊奉令籌備步兵學校時，及在步兵學校開學後，即成立「步兵操典研究委員會」。民國24年8月4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正在廬山批准步兵學校編定之「中國步兵操典」及「步兵教育掛圖」，並由政府正式頒布全國一律奉行實施，至此國軍步兵的操典之教育，得以統一。22年至26年，國軍剿共與準備抗日期間，步兵學校在廬山、珞珈山、峨嵋山，對全國軍事教育負圖上戰術及戰鬥教練之總責。26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步兵學校對校外負全國游動教育之責任，對校內負全國步兵各種輕重新兵器訓練裝備之責。¹⁷⁹

步兵學校成立之初，百端待舉，為期早日開訓，人事固在逐漸加強，惟教材來源確是不易，幸賴政府決策有效支援，並優先撥發各種外來新式武器，如德、法之機關砲等，俾作研究，領導部隊教育，達成統一步兵動作，成立印刷室以為講義教材之製作，各種教練器材由教育處仿自日本，加以改良，以適合國軍部隊應用，以利教育。根據練習隊學兵試驗之基本教練動作，繪製教育掛圖，俾使國軍步兵動作統一，自成一格。¹⁸⁰

抗戰軍興後，由於新兵器增加，戰術變遷，特別是戰場的經驗教訓，使得原來的步兵操典必須重新修正。民國32年，軍訓部步兵監召集有關人員成立步兵操典委員會，步兵學校派人參加，對步兵操典第二部草案進行修改，在修正稿案確定後，該委員會到步兵學校實習3個月，學校派主要教官參加實習及研究。脫稿後由軍訓部以部令頒

178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9。

179 陳光華，《王俊先生百齡誕辰紀念集》，頁68,72,100。

180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43。

布施行，其餘各部步兵操典的修改，由軍訓部步兵監領導進行。¹⁸¹

四、編練成立新砲兵部隊與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砲兵科學生

民國22年至24年間，我國先後向德國購買卜福斯山砲與150公厘榴砲一批，即交由砲兵學校會同德籍顧問，研究火砲操作、射擊與戰術運用，成立砲兵幹部訓練班，負責新砲兵部隊之幹部與士兵訓練，並於23年成立卜福斯山砲團，爾後擴編為2個砲兵旅，由蔡忠菊、史文桂任旅長，之後又成立150公厘榴砲團，由彭孟緝任團長。¹⁸²

砲兵學校成立後，向德國外購聲光測器材一批，並配賦飛機數架，即成立偵察隊，外聘德籍教官，訓練我空中觀測與聲光測人員，此為我國有聲光測器材及實施空中觀測訓練之開始。¹⁸³

抗戰期間，砲兵學校遷至貴州都勻後，因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設施條件受限，奉命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砲兵科學生，計有第十五期1個隊、十六期1個總隊（轄3個大隊）、第二十期1個大隊，學生係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轉來或部隊保送，亦有砲兵學校對外考選，前後總計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學生，約有二千七百餘人，對於抗戰期間國軍砲兵幹部之訓練與供應，貢獻至大。¹⁸⁴

五、催化國軍砲兵的變革

砲兵學校的創辦不僅是抗戰前國軍部隊砲兵人才培訓的搖籃，也是引進砲兵新知的窗口，典範令草擬諮詢的講堂，並且為新式火砲外購進行測試，以及新砲兵團之編練場所。砲兵學校的建築宏偉完善，師資人才濟濟，是當時我國軍事院校的模範，不僅培養野戰砲兵，並開班或支援要塞砲兵及防空砲兵人才，砲兵學校從創辦至抗戰前數年間，藉由召訓及調訓各砲兵部隊之官士兵，呈現以下各項成果，催化國軍砲兵的變革：

- （一）形成了統一中央嫡系砲兵系統，一般而言自砲兵學校創辦後，砲兵部隊的人事逐漸統一，過去中國的砲兵是由北方軍閥建立的，分屬幾個實力派軍閥，砲兵學校創辦後，國軍砲兵部隊的團長、營長及基層幹部大多曾至砲兵學校受過訓，因而逐漸泯除各軍系砲兵間的隔閡。

181 孫純德，〈國民黨陸軍步兵學校簡史〉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97。

182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49。

183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33。

184 陸軍砲兵學校編印，《陸軍砲兵學校校史（民國20年10月1日至38年12月10日）》，手編頁碼50。

- (二) 統一砲兵軍官的戰術思想，提高其指揮能力和技術水準，尤其在抗戰期間，國軍砲兵在幾次會戰或作戰中，能發揮砲兵熾盛火力，都是在砲兵學校受訓打下的基礎。
- (三) 提升各級主官的學術水準，部隊研究風氣興起。昔日國軍砲兵部隊是獨立單位，部隊主官多半精力消耗在經理事務和應酬方面，往往部隊主官數個月不見部隊，基層幹部常逾假不歸營。砲兵學校創辦後，開辦各種教育訓練班隊，將砲兵各級主官及基層幹部輪流調訓，如此一來，砲兵各級主官及基層幹部被迫學習，大多能一改過去作官不良習性，兢兢業業進行研究和學習。
- (四) 砲兵學校為國軍建立新式砲兵部隊創造了條件，國軍在抗戰爆發前後，成立八、九個砲兵旅，補充數百門火炮，幹部大多數是以在砲兵學校工作過的教職員或砲兵學校的畢業生調充，而籌備基地也多在砲兵學校。¹⁸⁵
- (五) 砲兵學校遷駐都勻後，在此數年較為安定，期間經常與同駐都勻的稅警總團（之後擴編為新編第三十八師）孫立人部舉行聯合紀念週及步砲聯合演習，有助於砲兵部隊在步砲聯合作戰戰力之提升。¹⁸⁶

陸、學校校務發展與教育訓練的缺失與檢討

一、參加作戰影響正常教學訓練且造成人員裝備損失

陸軍步兵、騎兵、砲兵等兵科學校自建校後，因戰亂屢次遷校及參加作戰，影響學校正常教學訓練。砲兵學校建校不久，第一期學員隊正式開學，教育期限原定為8個月，後因民國21年「一二八淞滬戰役」爆發，砲兵學校教官及職隊官多人奉令支援滬戰，影響正常教學訓練，以致該期學員隊延長教育期限為9個月。¹⁸⁷步兵學校第二期學員原訂於22年8月15日入校，因步兵學校校長及重要教官多人，均已赴江西協助國軍圍剿中共紅軍，一時未能返回南京，故學校決定第二期學員延後2個月入校。¹⁸⁸

185 藍守青，〈我所知道的砲兵學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13,614。

186 陳鴻獻，〈戚義貞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國軍砲兵口述歷史》，頁37。

187 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396。

188 中央日報，民國22年2月10日，第三版。

步兵學校練習隊及砲兵學校練習營，原是作為學校學員生教育訓練用的練習示範部，未料民國26年7月抗戰爆發不久，陸軍步兵學校練習隊及砲兵學校練習營均奉命參加淞滬會戰，配屬友軍作戰，惟實戰經驗不足，造成人員及裝備戰損頗大。¹⁸⁹

民國33年秋，日軍發動桂柳會戰，砲兵學校奉令以學校兩個軍士連及練習團測量連編成美式七五山砲第一、二、三連，參加桂林保衛戰，是役傷亡慘重。¹⁹⁰日軍攻陷柳州後，沿桂黔鐵路侵抵河池金城江，時砲兵學校代訓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九期學生大隊與練習團，奉命開赴廣西南丹前線禦敵，第十九期學生大隊在南丹駐防長達1個多月，修築防禦工事，火砲進駐陣地，嚴陣以待，後來因前線狀況緩和，除將練習團留下，學生大隊奉命返校，影響正常教學訓練。¹⁹¹

同一時間位在遵義的步兵學校亦奉命派學員隊與練習團到黔南第二線陣地構築工事與陣地，擔任預備部隊，直至日軍敗退，學員隊與練習團返回學校，亦影響正常教學訓練。

二、學校教育班隊未作適當規劃屢次遷校裝備器材耗損及影響正常教育訓練

步兵學校成立後開辦學員隊第一、二、三期，因在校肄業期限長，教授之課目較新，故於畢業後，其事業之成就較大。迨民國24年以後，因應準備對日抗戰之關係，改辦各種短期訓練班次，數量上雖然驟然增加，而質量上不免薄弱，以致步兵學校調整其教育方針，復辦學員隊第四期。¹⁹²

步兵學校於民國22年開辦校官研究班，係為了推行新操典，決定召集各整編師的中級幹部來校受訓，為了集中精力於該班的教育，加以經費無法解決，以致學員隊第四期未能繼續召集。校官研究班開辦了4期，因全面抗戰爆發，各部隊參加抗戰，以致召集教育未能按預定計畫繼續進行，隨即停辦。¹⁹³

189 參閱一、董新賓，〈回憶陸軍砲兵學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04。二、嚴樹楠，〈抗戰時期培養砲兵幹部搖籃的砲兵學校〉收錄在《傳記文學》，第八十四卷第五期，頁104。

190 嚴樹楠，〈抗戰時期培養砲兵幹部搖籃的砲兵學校〉收錄在《傳記文學》，第八十四卷第五期，頁104。

191 狄瑞，〈回憶抗戰末期砲兵學校二、三事〉收錄在《抗戰文選》（臺北：行政院新聞局，民國85年），頁444。

192 陳光華，〈王俊先生百齡誕辰紀念集〉，頁126。

193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85,586。

騎兵學校自復校之初，便因該校教育容量設備與器材不足，妨礙其教育訓練之發展。騎兵學校教育長胡競先報稱：民國29年度騎兵學校養成騎兵幹部640名，及舉辦騎兵軍官隊與軍士隊短期訓練。騎兵學校之編制僅足辦理學員3隊（200人）之用，今學校已辦理馬術、戰術兩科及軍官短期訓練隊共3隊，實際上人員已極感困難。騎兵學校因應抗戰需要，增辦學生隊及軍士隊共6隊，較原編制增加兩倍，以學員3隊之編制，辦理學員9隊之教育，人員不敷。¹⁹⁴

抗戰時期天水騎兵學校因訓練條件不足，容量十分有限；軍事委員會遂增建分校以補救，但分校設立過程不順利；軍事委員會先於民國29年10月29日，擬在寧夏定遠營設立騎兵分校，或將中央軍校第七分校騎兵科遷移該處，並交由第八戰區長官朱紹良、寧夏省主席馬鴻逵、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分別協商辦理；並於30年4月5日，軍訓部派葉劍雄為分校副籌備主任。¹⁹⁵未料定遠營設立騎兵分校案遭到馬鴻逵多方阻撓，最後該計畫未能執行。

民國29年7月，騎兵學校為代訓中央軍校第十七期獨立騎兵科第一大隊，該大隊原預定編制5個大隊，因限於器材、房舍及招考人數關係，僅成立3個中隊。原騎兵學校軍士隊亦因該校代訓中央軍校騎兵科學生，以致器材不敷，僅辦1期，遂暫緩召集。31年5月20日，騎兵學校進行組織與編制進行調整，調整後之教育班隊，因器材及人事關係，以是學員隊僅暫辦戰術班、馬術乙班及射擊班3班。原擬訂開辦之重兵器班、將校班及特修班等短期班隊則取消。¹⁹⁶

抗戰爆發後，步兵、騎兵、砲兵等兵科學校均被迫遷校；步兵及砲兵學校由南京先後遷往湖南、廣西、貴州，騎兵學校遷往甘肅。尤其步兵及砲兵學校屢次遷校，不但造成裝備器材重大耗損，影響學校官生兵、軍眷的生活與士氣外，教育訓練亦因此迫被中斷。

民國33年秋，日軍發動桂柳會戰，步兵學校西南分校被迫向貴州遷移，中途遭日

194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騎兵學校教育長胡競先呈軍訓部舉辦學生隊、軍士隊增加學生隊、軍士隊及校本部增加人員各編制表草案（29年3月8日），檔號：582.2/743.2，影本。

195 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訓部部長白崇禧呈於寧夏定遠營設立騎兵分校籌備方案。（30年4月21日），檔號：582.2/743.2，影本。

196 參閱一、國軍檔案，《騎兵學校組織職掌編制案》（二），陸軍騎兵學校組織條例（31年5月20日），檔號：582.2/743.2，影本。二、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3。

軍襲擊，人員武器裝備均有損失，最終奉命併入遵義步兵學校本校。¹⁹⁷砲兵學校亦因日軍沿桂黔鐵路進犯黔南，被迫由都勻向北遷往開陽，因事出突然，且交通工具缺乏，加上由桂柳逃來大量難民及撤退部隊機關，聚集在都勻，以致交通運輸極為困難，學校在倉促下遷移，武器裝備及教材遭受重大損失。¹⁹⁸

三、學校教育陽奉陰違沿襲日式未能完全配合國家建軍政策

陸軍步兵學校創辦初期，教育幹部除吳國光兩人為留德畢業外，其餘均為日本士官學校或日本步兵專科學校畢業，黃埔軍校畢業者則分任行政事務工作、助教、練習隊連長或排長等職務，因此在教育方式上，沿襲日軍作風，在教材上也脫離不了日軍的巢臼。¹⁹⁹

民國21年，步兵學校外聘德國顧問3人，時學校教育長及教官都是日本士官學校或步兵專科學校畢業，受日本軍事教育影響很深，雖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提倡採行德式教育取代日式教育，但步兵學校教育長及教官陽奉陰違，在此種情況下，德國顧問在學校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其理念與工作往往受到牽制，尤其以編訂步兵操典方面表現最為突出。抗戰爆發後，德籍教官返國。²⁰⁰

步兵學校在民國24年頒行的《中國步兵操典》名義上係根據國情編纂的中國式操典，實質上仍沒有擺脫日式操典的精神，內中摻雜了一些德式操法，也參考了俄式操典的一部分東西。但從中國軍事教育史上來看，不能不說是脫離翻抄襲，另行編纂中國式操典的開端。²⁰¹

砲兵學校在鄒作華主政期間，教育訓練幾乎採用日式制度，如砲兵操典草案、射擊教範、觀通教範、陣中要務等，幾乎都是日軍砲兵典範令的翻本，甚至在學校組

197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87,590。

198 董新賓，〈回憶陸軍砲兵學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07。砲兵學校當時僅有1輛破卡車和幾輛卡車，因為要搬運學校器材與後勤物資，以致學校教職員工、學員生、軍眷只能自行設法北遷。參閱狄瑞，〈回憶抗戰末期砲兵學校二、三事〉收錄在《抗戰文選》，頁445。

199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80。

200 孫純德，〈國民黨陸軍步兵學校簡史〉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96。羅友倫回憶步兵學校校長到教官全都是日本留學的，教材「戰鬥綱要」是日譯的，團、營、連戰術戰鬥也全是日本步兵學校的翻版。參閱朱泓源，〈羅友倫先生訪問紀錄〉，頁19。

201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82。

織編制方面也仿效日本，學員學習主要課程都是生硬套用日軍砲兵學校的課程。因此砲兵學校與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砲兵科的學科、術科並不銜接，加上課程太多，學員消化不了。²⁰²

四、主掌校務者往往不適任影響校務發展

張卓擔任步兵學校教育長期間，為人雖能幹，但器度狹隘，對學術研究方面缺乏興趣，且與學校研究處處長孫樹華的關係處不好，以致學校內部發生派別之爭，學校學術研究風氣日趨淡薄。²⁰³

民國24年10月31日，騎兵學校被裁撤後，於中央軍校設立騎兵軍官教育班，胡競先擔任班教育班班主任。胡競先與騎兵監門炳岳交惡，為門氏所嫌，胡競先在其著作中說：因遭門炳岳所忌，門氏頻欲加之以罪於他。²⁰⁴以致騎兵軍官教育班班務遭到門炳岳之抵制，該教育班發展受限。胡競先班主任有感騎兵衰微，頻上書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請求恢復騎兵學校，迄28年，始奉命籌復騎校於甘肅天水。²⁰⁵騎兵學校復校後，胡競先出任教育長主持校務，仍受騎兵監門炳岳抵制，以致校務發展受限。由於胡競先與門炳岳兩人嚴重不和，長年明爭暗鬥，影響騎兵學校校務發展，為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於30年8月8日致電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告以：騎兵學校胡競先對軍訓部命令不從，因此妨礙西北騎兵整訓之計畫，此人不識大體，已電其來渝面詢實情。如換騎校教育長，以何人為宜，希密報，並促其遵令來渝勿誤。²⁰⁶

民國30年，軍訓部部長白崇禧命令騎兵監、馬政司、騎兵巡迴教育班遷駐蘭州，由騎兵監門炳岳率領幾個單位全體官長至天水騎兵學校集訓1次。另有訓令騎校囑

202 董新賓，〈回憶陸軍砲兵學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05。砲兵學校學員隊普通科教育仿照日本砲兵學校，其開設課程對於初級砲兵軍官並無大用。參閱郝柏村，〈郝柏村回憶錄〉，頁62。

203 吳錫祺，〈國民黨統治時期步兵學校的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587。

204 參閱一、胡競先，《馬蹄餘事集》，頁28,51。二、胡傳安，《胡競先先生暨夫人紀念集》，頁144-145。

205 胡傳安，《胡競先先生暨夫人紀念集》，頁273。胡競先曾任騎兵第七師師長門炳岳部屬，胡競先在青石嘴與紅軍作戰失利，遭門炳岳斥責，自此胡對門懷恨在心。參閱栗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5。

206 蔣中正，〈蔣中正致胡宗南電（民國30年8月8日）〉收錄《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10300-00045-038。

準備教育事宜，但因騎兵學校教育長胡競先與門炳岳早有嫌隙，此次集訓，未派胡競先主持，大為不服，企圖拒絕。時門炳岳率領全部人員抵達天水，胡派員前往天水迎接，但自己卻避而不見面。門炳岳祕書藉此大肆造謠，謂胡競先抗拒集訓，已被撤職，門炳岳將接騎兵學校教育長，造成騎兵學校一時人心浮動。²⁰⁷

胡競先主持騎兵學校多年，對待部屬，一貫封建家長制，獨攬全校人事升調，經費支配，任何人不能干預，所提拔者多為其學生或部屬。²⁰⁸另外，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認為騎兵學校設在他的勢力範圍內，卻不能為其所用，便設法自設騎兵分校於張掖，與騎兵學校對抗。騎兵監門炳岳為討好胡宗南，竟採取支持態度。張掖騎兵學校分校開辦兩年多來，因分校主任譚輔烈辦學無方，卻勤於勾心鬥角。民國32年5月，軍事委員會命令將騎兵分校停辦結束，併歸至天水騎兵學校本校，並派教育處處長栗鼎及學生大隊大隊長趙恆新接收該校，未料分校主任譚輔烈無理取鬧，竟要求騎兵學校本校發放該分校官佐3個月薪餉，不遂則器材裝備抗拒不交。²⁰⁹

對日抗戰前，黃埔軍校及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砲兵科畢業生據估計不足千人，且不少人因砲兵部隊少，出路窄，改行到步兵等別的兵種工作。另一方面東北籍留日的鄒作華主持砲兵學校時間較長，他召集來自日本士官學校及東北講武堂畢業，甚至行伍軍官到學校工作或訓練。²¹⁰砲兵學校發展最為興盛時期，亦為鄒作華擔任教育長期間，但鄒作華行事過於主觀，且處理校務，往往根據自己的好惡與心情來決定，私生活上奢華，講究排場，有軍閥的習性，加上個性跋扈，猶如學校土皇帝，成後來倒鄒的原因之一。

鄒作華在人事上重用日本士官學校及東北講武堂畢業的軍官，以致黃埔軍校及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軍官僅能擔任中下級軍官，沒有實權，造成日後倒鄒的原因之一。民國28年，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的伍中定擔任砲兵學校政治部主任後，伍中定聯合學校黃埔軍校畢業的軍官與鄒作華對抗，至此學校裡兩派明爭暗鬥，烏煙瘴氣，最後兩敗俱傷，鄒作華被調離砲兵學校。²¹¹

207 栗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3。

208 栗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5。

209 栗鼎，〈陸軍騎兵學校回憶〉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23。

210 高德昌，〈國民黨砲兵教育機構概述〉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02。

211 董新賓，〈回憶陸軍砲兵學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05,607。

鄒作華調離砲兵學校教育長改任有名無實的砲兵總指揮，心中不滿，遂積極運作軍中高層，欲重返砲兵學校。以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於民國29年2月20日致電參謀總長何應欽及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告以：砲兵必須重新整理，澈底改編及調正訓練，方能增強我抗戰反攻實力……中意現在砲兵監能力尚不足以負此重任，最好仍屬鄒作華任總指揮，而以砲兵監助之。²¹²

五、抗戰期間生活艱苦影響受訓學員生教育訓練

在抗戰中後期，因通貨膨脹嚴重，國軍各軍事院校經費有限，以致在軍事院校受訓的學員生之生活相當艱苦，步兵學校與砲兵學校學員生及士兵一日兩餐，吃糙米，鮮有肉可吃，佐菜是餵豬包心菜外面的粗葉菜，伙食吃不飽及營養不足，加上衛生條件差，受訓學員生患病者多。²¹³

騎兵學校生活設備條件落後，影響受訓學生之健康；例如騎兵學校未能設立大規模浴池，官兵僅能用木盆洗澡，由於缺少沐浴，換洗內衣又少，受訓學生遍身生滿蟲子，因衛生設備差及營養不良，受訓學生易患疥瘡、瘡疾、痢疾、結膜炎、砂眼、傷寒等疾病。²¹⁴醫療方面騎兵學校僅設軍醫室，設備簡陋，醫藥器械缺乏。民國31年，學校成立軍醫院，設備較前粗具規模，但在抗戰期間，藥械來源斷絕，購買維艱，多以中藥替代之。²¹⁵尤其治療瘡疾特效藥品（如奎寧丸），更是一藥難求，患者僅能忍耐，別無他法，不少學生病倒甚至死亡。²¹⁶此外，騎兵教育訓練具有危險性，尤其騎馬術訓練往往發生意外受傷，輕者傷殘，重者甚至死亡。²¹⁷

212 蔣中正，〈蔣中正致何應欽等電（民國29年2月20日）〉收錄《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20300-00004-049。

213 參閱一、狄瑞，〈回憶抗戰末期砲兵學校二、三事〉收錄在《抗戰文選》（臺北：行政院新聞局，民國85年），頁444。二、陳明義，〈八十自述：陳明義回憶錄〉（臺北：作者自行出版，民國90年），頁11。

214 陳維熊，〈第十八期第十五總隊受訓紀要〉收錄在《王曲文獻：第一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校史》（臺北：王曲文獻委員會，民國80年），頁820。

215 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27。

216 參閱一、王曲文獻委員會編印，《王曲文獻：第一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校史》，頁358。二、陸軍騎兵學校編印，《騎兵學校沿革史》，頁27。騎兵耆宿杜興仁回憶：在蘭州東教場受訓時，冬天學生4人共同一條毛毯禦寒。另有兩害；即夏天臭蟲侵擾難眠；冬天蟲子傳染斑疹傷寒，危害生命。杜興仁，〈第十七期第九、十一、十三總隊暨砲兵大隊史略〉收錄在《王曲文獻：第一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校史》，頁702,703。

217 馬文賢，〈騎馬生涯甘苦談：第十八期第十五總隊受訓紀要〉收錄在《王曲文獻：第一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校史》，頁795。杜興仁回憶：受訓時騎乘的馬匹許多是未調教的蒙古野馬，學生一不小心就有被馬踢死的危險。杜興仁，〈第十七期第九、十一、十三總隊暨砲兵大隊史略〉收錄在《王曲文獻：第一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校史》，頁702。

六、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學校軍官及軍眷必須自謀副業以求溫飽

抗戰期間，國軍待遇受通貨膨脹影響，遠趕不上物價上漲，至抗戰中期，上尉1個月薪甚至已買不到1斤豬肉，軍人生活清苦，軍眷更是往往三餐不繼，呈半飢餓狀況。為此官兵只好自謀副業，以求溫飽。

時步兵學校多方商酌後，決定將學校馬匹出售，以往學校官員在職時，私馬官餵，現在亦養不起。私有槍械亦變賣為現款。步兵學校有隊職官在遵義新城北郊及南關附近購買水田，以經營農場，軍眷參與農作，日常蔬果菜瓜果，悉採自農場，四時充分供應，剩餘出售。學校練習團全團官長都在營房附近，私自養羊，作為副業。雖然軍人手牒明文規定，軍官不得經營商業及一切營利事業，但因通貨膨脹，物價高漲，軍官不得已兼營副業，另謀收入，並為上級長官所默許。²¹⁸

騎兵學校所在甘肅天水，物資奇缺，胡競先教育長夫人發起克難精神，自力更生，親率學校眷屬飼豬養雞，闢土種菜，教導醃製臘味，調配食品之方，學校員生之生活日益改善。²¹⁹

抗戰時期砲兵學校亦因教職員工的生活非常窘困，尤其一部分有家眷負擔沉重的人，被迫去經營藥材、牛羊生意或跑單幫等，形形色色，無所不有。以致有任課的教官忙於作生意，無法按時到校上課的情事發生。²²⁰

七、部分青年誤認騎兵學校非正統軍校投考意願不高

抗戰時期，騎兵學校與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各自招生；一些投考軍校者，誤認騎兵學校非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之正統，因此投考騎兵學校意願不高，或者考上後，中途輟學，再轉中央陸軍軍官學校。²²¹另外，騎兵部隊因為戰馬少，部隊編制不大，因此騎兵需求人數少，相對升遷也慢，²²²亦影響有志軍旅者投考之意願。

八、軍紀敗壞不彰

譚輔烈主持騎兵學校張掖分校，學校職員官兵軍紀欠佳，為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於民國31年6月30日致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及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

218 劉凌雲，《我平凡的一生：劉凌雲自傳》，頁80,84。

219 胡傳安，《胡競先先生暨夫人紀念集》，頁6。

220 董新賓，〈回憶陸軍砲兵學校〉收錄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頁607。

221 參閱一、魏玉宣，〈王曲憶述〉收錄在《王曲文獻：第二部師生專集》，上冊，頁329。二、史毅，〈前塵憶往〉收錄在《王曲文獻：第二部師生專集》，上冊，頁359。

222 朱泓源，《羅友倫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頁282。

令胡宗南告以：甘肅河西一般人民對譚輔烈部進駐以後，其觀感皆不如往日之馬（步青）軍評語，為往日河西部隊士兵皆守紀律，素質優良，而現在中央軍官與兵皆不優良等語，聞之殊堪痛心。……²²³

砲兵學校在教育長史文桂主政時期，因校舍不足，先是命令練習團士兵到鄉間砍伐樹林蓋雲龍山營房，事先既未徵求土地業主同意，事後也未給業主錢財或任何報酬。業主畏懼國軍，最多告訴帶隊官不要砍伐未成材的小樹木。²²⁴之後史文桂教育長又強征寺廟祠堂充作校舍，甚至破壞寺廟，有損國軍形象。

民國32年3月15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飛往貴陽，接下來幾天視察黔省各部隊、軍事機關及軍事學校。返回重慶後，蔣委員長以手諭指示參謀總長何應欽如下：前令各機關部隊等於各地文廟與大成殿應妥加保護，並保持整潔，而中此次視察砲兵學校（32年3月25日），該校竟將文廟之孔子神位移去，殊違政府崇敬先聖之旨，希將該校史文桂教育長記大過一次，並通令各部隊與各軍事學校知照。²²⁵

柒、結語

民國20年代，陸軍因應國家建軍政策，陸續成立步兵、騎兵、砲兵等兵科學校，開班招生，教育人才或編纂典範令，對日後國軍陸軍兵科教育及提升軍官素質有長遠的貢獻。例如步兵學校編定之「中國步兵操典」及「步兵教育掛圖」不僅確立中國軍事教育統一之基礎，並確立中國軍事獨立自主之教育，對於爾後的八年對日抗戰之基本與戰鬥教練，應有一定的法則可以遵循。²²⁶

陸軍步兵、騎兵、砲兵等兵科學校成立後，由於自校長以下教官主要以留學日本

223 蔣中正，〈蔣中正致朱紹良等電（民國31年6月30日）〉收錄《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10300-00049-028。

224 嚴樹楠，〈抗戰時期培養砲兵幹部搖籃的砲兵學校〉收錄在《傳記文學》，第八十四卷第五期，頁100。

225 蔣中正，〈蔣中正致何應欽手諭（民國32年4月5日）〉收錄《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70200-00018-008。蔣委員長在當日日記寫下：砲校在文廟中，見大成殿有匾額而無孔聖牌位，甚以為異，乃命該校應急速樹立之。引自蔣中正，《蔣中正先生日記》，民國32年3月25日，未刊本。

226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校編印，《中華民國陸軍步兵學校建軍六十週年校慶專輯》，頁31。

軍事院校畢業生為主，因此上述各兵科學校主要採行日式教育為主，雖然北伐統一後，蔣中正領導的南京中央政府，欲在軍事教育方面，改行德式教育，以取代沿用已久的日式教育，受到主持校務者大多為留日派，因此執行成效十分有限。

自民國20年代起，陸軍各兵科學校相繼開辦後，但國家財政困難，學校的預算及經費，政府長期編列不足，各學校在籌備時期，又未依照國軍現有部隊的數量，切實加以計算，以致後來限制了兵科學校的發展，無法按照建軍計畫，快速將兵科教育普及到部隊裡。到了抗戰時期，因應戰爭需要，政府軍費支出十分龐大，以致投資軍事教育方面更是嚴重不足。影響所及，是各兵科學校召訓的班隊及學員生名額亦受限制。騎兵學校甚至因長期經費不足，以及教育成效不彰，一度被裁撤。

八年抗戰期間，陸軍步兵與砲兵學校幾經流離遷徙，影響教學，加上物資缺乏，設備不全，以及戰時通貨膨脹十分嚴重，雖然陸軍各兵科學校隊的隊職官及學員生，在生活及學習條件上十分艱苦克難，卻能刻苦耐勞認真學習。因此步兵、騎兵、砲兵等兵科學校，雖然處於戰亂動盪不安年代，仍能勉力維持校務，及持續經營發展，作育英才，直至抗戰勝利，為日後國軍的建軍發展貢獻良多。

作者簡介

李柏誼：陸軍軍官學校96年班（正期學生班第七十六期）、空軍指揮參謀學院108年班、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法律組）博士班肄業，現為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中心講師。



【國軍部隊軍事校院機關沿革史】

綏靖戡亂時期的國民革命軍 陸軍第五十四軍

陳偉忠

摘要

民國26年10月17日，國軍因應八一三淞滬會戰需要，在江蘇嘉定編成第五十四軍。34年8月15日，抗戰勝利，第五十四軍奉命開赴廣州，接受日軍投降及警備廣州地區事宜，之後該軍分駐廣州及粵北。

民國35年7月，膠東赤禍嚴重，共軍進迫青島。第五十四軍奉命由廣州海運青島，協同友軍清剿共軍，青島局勢因而轉危為安。37年初，第五十四軍調防東北。9月中旬，國共錦瀋會戰爆發，第五十四軍守備錦西、興城等地，之後奉令協同友軍解救錦州之圍，未能奏功。11月，錦瀋會戰失利，東北幾遭赤化，第五十四軍奉命由葫蘆島海運上海，旋進駐蘇南。

民國38年4月下旬，共軍渡江大舉南犯，第五十四軍擔任江防防務，旋江防作戰失利，奉命轉進上海。5月中旬，共軍進犯上海，第五十四軍協同友軍與敵激戰十多日，官兵傷亡重大，隨著戰局惡化，大勢已去，奉命轉進臺灣。43年7月1日，在臺國軍進行整編，第五十四軍番號被撤銷。

壹、前言

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十四軍（以下全文簡稱第五十四軍）於民國26年10月17日因應八一三淞滬會戰在江蘇嘉定成軍。該軍成立軍後，參與抗戰武漢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抗戰中期移防滇南。33年，因應盟軍為反攻滇緬作戰，第五十四軍一部參與反攻滇西作戰，並接受美援裝備。34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第五十四軍奉命開赴廣州，擔任日軍受降事宜，並駐防廣州及粵北。

民國35年夏，膠東赤禍嚴重，青島告急。第五十四軍奉令由廣州海運青島，協同友軍清剿膠東共軍，光復膠濟線東段數座城市，青島局勢得以轉危為安。37年初，第五十四軍調防東北，駐防遼西。9月中旬，共軍發動錦瀋會戰，時第五十四軍防守錦西、興城等地，奉令協同友軍解救錦州之圍，未料在塔山遭共軍抗擊，援錦失敗。旋錦瀋會戰結束，第五十四軍奉命由葫蘆島海運上海，之後駐防南京及蘇南等地。

民國38年4月下旬，共軍大舉渡江南犯。第五十四軍擔任長江江防防務，旋國軍江防防務潰堤，第五十四軍輾轉進駐上海。5月中旬，共軍以優勢兵力進犯上海，第五十四軍協同友軍與敵鏖戰十多日，傷亡慘重，戰局轉逆，無力挽回，第五十四軍奉命海運轉進臺灣。第五十四軍轉進臺灣後，先駐防臺中，之後分駐宜蘭及花東，主要擔任臺灣東部防務，43年7月1日，在臺國軍進行整編，第五十四軍番號撤銷，走入歷史。該軍成立至結束歷時16年8個月。

第五十四軍歷史雖然僅有十六年多，但該軍歷經對日抗戰時期的八一三淞滬會戰、武漢會戰、反攻滇西作戰，以及綏靖戡亂時期的膠東綏靖剿共作戰、錦瀋會戰、淞滬保衛戰等諸多重大戰役。第五十四軍轉戰中國大江南北，足跡遍及江蘇、安徽、湖北、湖南、雲南、貴州、廣西、廣東、山東、遼寧10個省，對於保國衛民貢獻良多。

有關第五十四軍的歷史，該軍耆宿胡雍先生曾編印過《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乙書，是研究第五十四軍重要的書籍，但該書有關第五十四軍組織編制、人事異動與國軍史料、軍史略有出入，且該書對於第五十四軍的戰史偏重於抗戰時期的反攻滇西作戰、戡亂時期的膠東剿共作戰，反觀對於戡亂時期的第五十四軍參與錦瀋會戰、徐蚌會戰、長江江防作戰、淞滬保衛戰等重大戰役的戰史，記載十分簡略。

本文筆者蒐整陸軍總司令編印之《陸軍各軍師簡史》，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

印之《陸軍沿革史初稿》，國防部史政局編印之《陸軍沿革史(54軍)》(未刊本)，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之《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及中共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之《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中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編之《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中共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之，《山東省志—軍事志》，下冊，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之《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淮海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等兩岸有關第五十四軍相關史料及史籍，就對於戡亂時期第五十四軍的建軍發展歷程與重要戰績，及檢討此時期該軍建軍作戰之得失，做一個詳實的論述，藉以記載保存第五十四軍的歷史，並彰顯該軍先烈先賢們保國衛民之犧牲與貢獻。

貳、組織遞嬗與來臺整編裁撤

民國26年10月17日，因應抗戰「八一三淞滬會戰」之需要，陸軍第五十四軍(以下簡稱第五十四軍)在江蘇嘉定編成，由霍揆章出任軍長，下轄第十四師、第十八師、第五十師。28年3月，霍揆章軍長調升第二十集團軍副總司令，陳烈調升第五十四軍長，下轄第十四師、第五十師、第一九八師。29年10月，陳烈軍長病逝，由黃維繼任軍長。30年，第五十四軍移防滇南，鎮守南疆。32年8月，黃維軍長調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分校教育長，由第十五集團軍副總司令張耀明兼任第五十四軍軍長。¹

民國32年9月，第五十四軍移駐滇西，時軍下轄第十四師、第五十師、第一九八師。33年春，中美英等同盟國商議反攻滇緬作戰，時第五十四軍編入中國遠征軍戰鬥序列，在反攻滇緬期間，第十四師撥隸中國駐印軍新編第六軍，第五十師撥隸中國駐印軍新編第一軍。同(33)年7月，闕漢騫接任第五十四軍軍長，下轄第三十六師、第一九八師、預備第二師。²

民國34年2月，第五十四軍奉令由滇西移防貴州安龍、興義地區，並將第五十七

1 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臺北：胡翼烜發行，民國86年)，頁7,8,9。

2 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9,10。

軍第八師改隸第五十四軍，全軍均改為美械裝備。³時第五十四軍下轄第八師（師長吳俊）、第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第一九八師（師長劉金奎）。同（34）年夏，第五十四軍編隸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戰鬥序列，作為反攻華南廣州主力部隊。8月，第五十四軍東移廣西南寧。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五十四軍接獲日本投降電訊後，遂急行軍進入廣州，協同新編第一軍孫立人部於10月間接收廣州，闕漢騫軍長兼任廣州警備司令，負責廣州及附近地區防務，管理日俘及受降事宜。⁴

第五十四軍駐防廣東時間，以第八師駐粵北韶關（曲江），負責清剿流竄粵北14縣的土共，另以第三十六師警備廣九鐵路，該師派第一〇八團胡翼烜部擔任東莞剿共任務。⁵10月，第五十四軍在廣州成立幹部訓練班，由軍部參謀長張純兼任教育長，召訓軍所屬3個師排長以上幹部，分3期輪流集中訓練。⁶

民國35年6月，共軍侵占膠東大部分地區，破壞膠濟鐵路，赤禍威脅青島近郊，第五十四軍奉令由廣州海運青島。第五十四軍以第三十六師、第一九八師先行出發，第八師殿後。6月20日，闕漢騫軍長率第三十六師、第一九八師陸續抵達青島，第五十四軍進駐青島後，隸屬第二綏靖區指揮，時第二綏靖區將原駐青島之暫編第十二師晏子風部編配第五十四軍之戰鬥序列。7月初，第五十四軍收復即墨、馬山。第八師於7月上旬登陸青島後，第五十四軍各部分駐城陽、馬山、南泉，軍部駐城陽，之後第五十四軍打通膠濟鐵路東段，收復膠濟鐵路沿線膠縣、高密、濰縣，進抵益都。⁷

民國35年7月1日，因應國軍整編方案，第五十四軍更改番號為「整編第五十四師」，整編前第五十四軍下轄第八師、第三十六師、第一九八師。第八師師長劉廉一，轄第二十二團（團長曾瑞文）、第二十三團（團長楊楚材）、第二十四團（團長施

3 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39。

4 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10,11,39。34年8月15日，抗戰勝利時第五十四軍第八師、第三十六師、第一九八師均駐防廣西梧州。參閱劉鳳翰，《抗戰期間國軍擴展與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3年），頁165,166,169。

5 參閱一、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50。二、劉廉一，〈戡亂魯東作戰回憶〉收錄在《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284。

6 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45。

7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97,98。二、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11,50。劉廉一，〈戡亂魯東作戰回憶〉收錄在《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285記：35年7月30日，第八師抵達青島。

有仁)；第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轄第一〇六團(團長谷賓)、第一〇七團(團長麥勁東)、第一〇八團(團長胡翼烜)；第一九八師師長劉金奎，轄第五九二團(團長陳志傑)、第五九三團(團長廖定藩)、第五九四團(團長黃鐸)。7月下旬，整編第五十四師除一部擔任青島與膠縣之守備外，主力控制於膠縣與藍村之間地區。⁸

整編第五十四師整編後，闕漢騫軍長仍任該師師長，時師部駐青島，隸屬第二綏靖區。原第五十四軍下轄第八師、第三十六師、第一九八師改番號為整編第八旅、整編三十六旅、整編第一九八旅。⁹民國37年1月2日，第一九八旅旅長劉金奎因稍早36年11月在山東海陽剿共作戰失利，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下令將劉旅長革職拿辦，押解南京審判。¹⁰同(37)年2月，第一九八旅旅長劉金奎因案撤職，由第八旅副旅長張純接任第一九八旅旅長。¹¹

民國37年1月28日，因東北戡亂局勢惡化，整編第五十四軍奉令由青島增援東北，旋恢復軍級番號。時第五十四軍除第三十六師留駐青島，改隸第五十軍外，闕漢騫軍長率領第八師(師長周文韜，轄第二十二團、第二十三團、第二十四團)及第一九八師(師長張純，轄第二九二團、第二九三團、第二九四團)由青島海運遼寧葫蘆島。第五十四軍在葫蘆島登岸後，進駐錦州，隸屬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傑指揮。

第五十四軍移防錦州後，即進行整訓，旋錦州指揮所將暫編第五十七師朱茂榛部撥隸第五十四軍，以抵補第三十六師調出該軍的遺缺。先前第八師及第一九八師在膠東半島剿共作戰頗有戰損，但經過在錦州半年多的整頓補充，已大致完整，暫編第五十七師係錦州鐵路局交警總隊及地方保安團隊湊編而成，武器破舊，人員不

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00及插表八。第二十二團團長曾瑞文因在膠濟路八里莊作戰不力被撤職，由副團長王生明升任團長。參閱劉廉一，〈戡亂魯東作戰回憶〉收錄在《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293。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民國75年，頁362記：35年4月，第一九八師在山東高密整編為整編第一九八旅。7月，在膠縣改編，將山東地方保安部隊編成獨立3個團，10月，獨立第一團縮編為獨立第一營，第二團及第三團軍官成立軍官隊，士兵撥補各團建制。

9 民國36年8月17日，整編第五十四師奉令恢復軍級番號，惟番號改為陸軍第三十五軍(以下簡稱三十五軍)所屬各整編旅復編為第八師、第三十六師、第一九八師。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沿革史(54軍)》，未刊本，手編頁碼2。二、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11。

10 〈蔣中正致闕漢騫電(民國37年1月2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22-084。稍早36年12月19日，蔣中正主席曾手諭第一兵團司令官范漢傑，派員專送劉旅長到南京候審。參閱〈蔣中正致范漢傑手諭(民國36年12月19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425-131。

11 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民國43年，頁286。

足，缺乏重型武器，戰鬥薄弱。¹²暫編第五十七師下轄第八七一團、第八七二團、第八七三團，駐防錦西及興城一帶。¹³

民國37年8月底，錦州指揮所兼主任范漢傑有鑑於錦州以南綏中、錦西一帶，國軍與共軍不斷發生戰鬥，北寧鐵路交通旋即陷於停頓，決定集中新編第八軍、第九十九軍、第五十四軍3個軍兵力於錦州。時第五十四軍奉令集中錦西，任錦西、葫蘆島地區之守備。錦州指揮所旋將第五十四軍第八師調駐興城，新編第六軍暫編第六十二師占領塔山，以使錦州與錦西連成一氣。¹⁴同(8)月范漢傑以錦西及葫蘆島戰略重要，將暫編第六十二師(師長劉梓皋，轄第一團、第二團、第三團)配屬第五十四軍。¹⁵9月，暫編第五十七師遭共軍重創，朱茂榛師長兵敗逃往葫蘆島，旋被撤職，由第一九八師副師長廖定藩調升暫編第五十七師師長。¹⁶

民國37年9月中旬，共軍發動錦瀋會戰，一部進犯錦州。第五十四軍奉令協同友軍自錦西北上解錦州之圍，與共軍在塔山地區鏖戰多日。10月15日，共軍攻陷錦州。11月2日，瀋陽失守，錦瀋會戰結束，東北幾乎被赤化。旋遼西錦州及葫蘆島的國軍奉令由葫蘆島海運南撤，暫編第六十二師在葫蘆島撤退期間，由第五十四軍改隸第五十二軍。¹⁷11月上旬，第五十四軍部暨所屬第八師、第一九八師、第二九一師(由暫編第五十七師改編，轄第八七一團、第八七二團、第八七三團)由葫蘆島海運上海。抵達上海後，旋奉令溯(長)江西上，進駐南京浦口。¹⁸

民國37年12月上旬，徐蚌會戰吃緊，第五十四軍奉令搭乘火車由津浦鐵路運抵皖北蚌埠、固鎮，隸屬第六兵團司令官李延年指揮，參與徐蚌會戰，之後國軍第七

12 參閱一、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頁268,269。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民國69年，頁354。

13 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民國43年，頁277。

1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54,355。

15 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頁269。

16 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68。34年9月11日，暫編第五十七師奉令改番號為第二九一師。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沿革史(54軍)》，未刊本，手編頁碼2。二、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民國43年，頁277。

17 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頁269。

18 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85。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頁362記：37年11月9日，第一九八師自葫蘆島撤退，於11月16日抵達南京浦口，旋至臨淮關鳳陽集結，準備參加徐蚌會戰。

兵團（司令官黃百韜）、第十二兵團（司令官黃維）、第十六兵團（司令官孫元良）、第十三兵團（司令官李彌）、第二兵團（司令官邱清泉）相繼被共軍「殲滅」。38年1月10日，共軍攻陷徐州剿匪總司令部最後據點陳官莊，杜聿明副總司令被俘，徐蚌會戰結束。¹⁹

國軍在徐蚌會戰失利後，淮河沿岸國軍紛紛南撤，擔任長江江防任務。民國38年1月，第五十四軍第一九八師師長張純升任第五十四軍副軍長並暫代軍部參謀長職務，第一九八師師長遺缺由第五十四軍參謀長楊中藩接任。之後第五十四軍駐防南京、句容、丹陽、常州等地，擔任江防之機動部隊。時第五十四軍下轄第八師（師長施有仁）、第一九八師（師長楊中藩）、第二九一師（師長廖定藩）。3月，全軍開赴丹陽整訓。4月，共軍渡江南犯，第五十四軍奉令在長江南岸江陰與揚中之間截擊共軍，期間第二九一師師長廖定藩在常州潘墅鎮作戰殉職。²⁰

民國38年4月下旬，第五十四軍奉令轉進上海，部署在大場、真茹一線。闕漢騫軍長兼任浦東兵團司令，指揮第十二軍（軍長舒榮）、第三十七軍（軍長羅澤闓）、第五十一軍（軍長王秉鈞）等部，第五十四軍由副軍長周文韜指揮。5月下旬，淞滬戰事轉逆，國軍棄守上海，時第五十四軍奉令由淞滬海運轉進臺灣，第五十四軍在基隆登岸後，於6月中旬移駐臺中，闕漢騫軍長升任臺灣中部防衛司令官兼第五十四軍軍長。²¹

民國38年8月，第八師師長施有仁由臺灣潛逃大陸投共，第八師師長遺缺由第一九八師副師長楊楚材調升。²²第一九八師來臺後，因稍早在淞滬保衛戰中，戰損嚴重，於7月，以青島補訓第二團撥補第一九八師，編入該師第五九二團。8月，第一九八師調宜蘭，擔任蘭陽地區守備任務。²³9月1日，第五十四軍奉令依東南區陸軍編制，轄第八師、第一九八師。第二九一師因兵員短缺嚴重，改編為幹部師，保留番號，待補兵額。²⁴

民國38年11月24日，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調升臺灣防衛副總司令兼臺灣東部

19 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12。

20 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12,13,18,40。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頁362記：37年12月3日至18日，第一九八師調南京湯山整訓。

21 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13,41。

22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3年），頁152。

23 參閱一、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85。二、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頁362。

24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沿革史（54軍）》，未刊本，手編頁碼7。

防守區司令，由第五十四軍副軍長張純升任軍長。12月，第一九八師師長楊中藩升任第五十四軍副軍長，由葉錕（葉醉白）接任第一九八師師長。²⁵另外，第五十四軍來臺後，將編餘軍官成立軍官戰鬥團，任劉光宇為團長。²⁶12月，第五十四軍由臺中移防東部，張純軍長兼任東部防守司令，軍部及第一九八師第五九二團駐花蓮，第一九八師第五九三、五九四團駐宜蘭，第八師駐臺東。²⁷

民國39年5月20日，由浙江舟山群島轉進臺灣之暫編第七十一師（師長李煥閣）奉令撥歸第五十四軍建制，並改用38年度東南區軍屬師編制，駐防屏東恆春，暫歸隸臺灣南部防守區司令部指揮，並將第五十四軍第二九一師裁撤。²⁸暫編第七十一師前身為暫編第一軍，係於38年5月1日，由江蘇保安團在江蘇崇明島整編而成，軍長董繼陶，下轄第九師、第十師、第十一師。同（38）年8月5日，暫編第一軍在舟山縮編為暫編第七十一師，原暫編第一軍軍長董繼陶改任師長。39年4月1日，董繼陶師長調升舟山防衛部副司令官，由李煥閣繼任師長。²⁹6月，第八師師長楊楚材因案被撤職，副師長謝志雨升任師長。³⁰

民國39年夏，第五十四軍軍長張純升任東部防守部副司令官兼第五十四軍軍長。10月，張純軍長調職，第五十四軍副軍長胡翼烜調升第五十四軍軍長，時第五十四軍下轄第八師（師長謝志雨）、第一九八師（師長葉錕）、第七十一師（師長李煥閣）。³¹同（39）年12月，第一九八師海運花蓮，擔任花蓮守備及海防任務。³²

民國40年1月15日，遵照國防部參謀總長命令將第五十四軍第一九八師與獨立第九十二師番號撤銷，併編改稱第五十師，師長李毓南，駐花蓮，第一九八師原第五九二、五九三、五九四團整編為第五十師第一四八團、第一四九團，另以獨立第

25 參閱一、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77,287。二、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13。

26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0）》，頁388。

27 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46。第五九三團代理團長為傅衡嘯。參閱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0）》，頁404。

28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沿革史（54軍）》，未刊本，手編頁碼4。二、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90。

29 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90,291。

30 參閱一、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0）》，頁152。二、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46。

31 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13,18,47。

32 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頁362。

九十二師第一五〇團撥隸第五十師，隸屬第五十四軍建制。時第五十四軍下轄第八師（師長謝志雨）、第七十一師（師長李煥閣）、第五十師（師長李毓南）。之後第五十師師長李毓南調國防部高參，由副師長袁志孝升任師長。³³同（40）年5月1日，第七十一師師長李煥閣調職，由朱元琮繼任師長。³⁴

民國41年8月1日，奉國防部（41）熙炳字第209及300號代電頒發軍師編制表，以三編二原則實施整編，3個師各編成2個充實團，以第五十師為基幹及第八師第二十二團，併編成立第九十二師，師長謝志雨，轄第二七四、二七五、二七六團；以第七十一師為基幹與八師1個團，併編成立第九十三師，師長朱元琮，駐屏東潮州，將原第七十一師第二一二團改編為第二七八團，第二一三團改編為第二七九團，第二一一團番號撤銷，以該團充實第二七八、二七九兩團。原第八師第二十三團改編為第二七七團。第八師、第五十師、第七十一師番號同時撤銷。至此第五十四軍轄第九十二師、第九十三師2個充實師。³⁵

整編後第五十四軍之組織編制如下：軍司令部下轄軍長辦公室、政治部、參謀長室、第九十二師、第九十三師、軍砲兵指揮部、工兵營、通信營、運輸營、衛生營、軍部連、搜索連、憲兵連、兵工連等軍直屬部隊。參謀長室下轄工兵組、預財組、總務組、軍法組、憲兵組、經理組、衛生組、兵工組、砲兵組、運輸組、通信組。第九十二師下轄師司令部、第二七四團、第二七五團、第二七六團及師直屬部隊。第九十三師下轄師司令部、第二七七團、第二七八團、第二七九團及師直屬部隊。砲兵指揮部下轄組部、3個一〇五榴砲營、高射砲連、測量連、組部連。³⁶

民國41年12月1日，第九十三師師長朱元琮調國防部參軍，由副師長胡振甲升任師長。³⁷42年1月，第九十二師直屬部隊及第二七五團移駐臺東，第二七四團調駐高

33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沿革史（54軍）》，未刊本，手編頁碼7。二、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87,288。三、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頁363。獨立第九十二師於37年12月在南京成立，38年5月下旬，由上海轉舟山，39年5月，由舟山移防臺東，旋調駐馬祖。參閱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頁363。

34 參閱一、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92。二、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1）》，頁359。

35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沿革史（54軍）》，未刊本，手編頁碼7。二、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頁363,385,386。

36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沿革史（54軍）》，未刊本，手編頁碼12。

37 參閱一、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93。二、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1）》（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3年），頁357。

雄，第二七六團留駐花蓮。同(1)月，第九十二師師長謝志雨因案被撤職，由副師長劉鐵君代理師長。3月16日，第六軍參謀長陳寶華調任第九十二師長。³⁸

民國42年7月下旬，第五十四軍軍長胡翼烜調任第十九軍軍長，原第十九軍軍長陸靜澄調任第五十四軍軍長，時軍下轄第九十二師、第九十三師兩個師。第十九軍軍長陸靜澄係因稍早7月16日，率第十九軍(欠)突擊東山島，未能圓滿達成突擊之目的，在東山島作戰結束後，改調第五十四軍軍長。³⁹8月，第九十二師調高雄鳳山五塊厝集中整訓，作為第二軍團之機動部隊。⁴⁰9月1日，第九十二師師長陳寶華因案被撤職，由副師長劉鐵君代理師長(12月16日，代師長劉鐵君升任師長)。⁴¹

民國42年12月1日，第五十四軍軍長陸靜澄調任國防部聯戰會委員，由副軍長郭棠暫代軍長。⁴²同(12)月，第九十二師進駐嘉義中莊基地集訓，第九十三師進駐臺南新化基地集訓，之後第九十三師改為臺灣預備兵團序列。43年5月，第九十二師基地集訓完畢，移駐臺南新營，擔任虎尾溪至典寶溪間之守間。6月，第九十三師在新化基地集訓完畢，駐防屏東，擔任屏東地區守備任務。⁴³同(43)年6月，陸軍實施全面整編，第五十四軍於該(43)年7月1日起番號撤銷，軍部官兵編入第二軍團部，所屬第九十二師(師長鄭昆)改隸第九軍，第九十三師(師長胡振甲)改隸第十軍。⁴⁴

參、膠東綏靖剿共作戰

民國35年6月中旬，共軍連續攻陷膠縣、高密、即墨、城陽後，繼舉全力，侵抵青島北郊流亭、白沙、黃埠一帶。時青島國軍不到2萬人，中央緊急海運第五十四軍第三十六師、第一九八師從廣州馳援青島，該軍於6月20日陸續抵達青島，青島防務得

38 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頁363,370。

39 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77。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77記：7月1日，第十九軍軍長胡翼烜師長他調，陸靜澄調第五十四軍軍長，該時間有誤。

40 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頁363。

41 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77,285,288。

42 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77。

43 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頁363,386。

44 參閱一、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頁363,364,396。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77。二、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14,19。

以轉危為安。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抵達青島後，接奉第二綏靖區主任王耀武反擊作戰命令，乃督飭各部逕由青島碼頭向城陽以南地區集結。6月22日晚，第五十四軍第三十六師、第一九八師主力集結完畢，闕漢騫軍長不待第二綏靖區全面反擊命令下達，提前於23日晨，下達命令沿城陽互北山東西之線，超越暫編第十二師之正面，向馬山、即墨發起統一攻擊。共軍憑恃勢眾，重重設防，節節頑抗，全力反撲。7月2日，右翼第三十六師一部攻克即墨。旋第三十六師掩護軍之東翼外，並派出一部向東北攻擊，協力左翼第一九八師進攻馬山。3日拂曉，第五十四軍在步砲空密切協同下，及東南兩面對敵夾擊下，於3日14時攻占馬山。⁴⁵

第五十四軍收復即墨、馬山後，闕漢騫軍長以配暫編第十二師守備即墨、馬山，轉移主力於馬山、南泉、城陽，準備繼續向膠縣攻擊，以策應第二綏靖區在膠濟鐵路東段之反擊作戰。7月上旬，第八師海運抵達青島，即奉命至城陽集結。7月9日，第五十四軍以第一九八師、第八師並列，以第八師為主攻，向藍村、膠縣攻擊前進，第三十六師為預備隊，控制於馬山附近，掩護軍之北側安全。10日，第八師進抵大沽河東岸水麻灣之線。同（10）日第一九八師擊潰共軍，攻占藍村，共軍向大沽河西岸撤退。11日晨，第八師展開於木麻灣以東、大沽河東岸南北之線，該師在砲兵、空軍協同下，擊潰大沽河西岸共軍抵抗。第八師繼於12日在空軍支援下，向膠縣攻擊前進，與敵激戰數小時後，於12日黃昏攻克膠縣，至是青島守備部隊策主力方面反擊作戰暫告結束。⁴⁶

民國35年7月20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致電第二綏靖區主任王耀武告以：「此時第八軍應派有力部隊向高密前進，以期早日與第五十四軍在高密會師，打通膠濟路全線，並限期修復公路也。占領高密時，應即向諸城進展，確實占領該縣城為要。」⁴⁷9月下旬，膠濟鐵路東段之守備西趨鞏固，第二綏靖區實施第二期反擊作戰，時整編第五十四師（原第五十四軍）奉令作為東路攻擊軍，以整編第八師（原第八軍）為西路攻擊軍，分別由膠縣、坊子對進，與友軍會師高密，打通膠濟鐵路。整編第五十四師於9月30日遵命在藍村、膠縣附近集結。未料因駐靈山之暫編第十二旅遭共軍攻擊，以致延至10月4日開始以第一九八旅、第八旅分別由藍村、膠縣向北攻擊前

4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97,98。

4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98,99。

47 〈蔣中正致王耀武電（民國35年7月20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08-102。

進，第三十六旅控制藍村東北，保持機動。同(4)日，整編第五十四師攻克閘口、五里猴子一線，一部進抵大朱家莊、吳家口之線。

民國35年10月5日，共軍進犯段泊蘭威脅整編第五十四師側背，闕漢騫軍長令第八旅推進大朱家莊，占領陣地，向西北警戒，以第一九八旅、第三十六旅、暫編第十二旅攻擊段泊蘭，同(5)日我軍攻克段泊蘭。整編第五十四師攻克段泊蘭後，交由暫編第十二旅接防，旋於10月6日繼續西進，並改以第八旅在北，第一九八旅在南，分沿膠濟路兩側，向高密攻擊前進，於8日擊潰張魯寺、芝蘭莊之敵，乘勝越渡膠河西岸，建立橋頭堡。⁴⁸

整編第五十四師奉層峰命令，要在雙十節前，光復高密，以利爾後與濰縣方面友軍會師，打通膠濟鐵路東段。闕漢騫師長以青島重要，除留第三十六旅防守外，召集第八旅旅長劉廉一、第一九八旅旅長劉金奎至師部研討作戰計畫，認為共軍在高密及其以東膠河，沿岸必定有重兵駐守，於是擬定兩種作戰方案。第一案以主力沿膠濟路由正面攻取高密，惟有鑑於即墨戰役之經驗，或將曠日持久。將難有把握在雙十節期限前光復高密。第二案是以主力包圍高密攻擊之，有鑑於敵情判斷恐敵必將乘我軍半渡膠河時，由北向我轉取攻勢，敵我一時難以決勝負，可能無法在限期內光復高密，因此採行第一案，惟要求在北翼掩護西進之一師，必須堅強善戰。闕師長指定第八旅(欠一部)為北翼掩護，兩旅並肩攻擊前進。第八旅第二十四團在單家官莊與敵激戰，敵我損失均重，第八旅攻克單家官莊，與第一九八旅繼續西進。⁴⁹

10月9日午後，整編第五十四師以整然態勢攻克高密。9日夜，共軍乘我軍在高密立足未穩之際，圍攻第八旅、第一九八旅於高密、大姚莊。闕漢騫師長急令駐下普東的第三十六旅除留置1團外，旅主力即馳援高密。戰至11日晨，第八旅擊潰圍攻大姚莊之敵，會同增援之第三十六旅(欠1團)，向高密攻擊，時友軍整編第八師進抵柳溝河，正向高密攻擊中，圍攻高密之共軍在我軍內外夾擊下，傷亡慘重，向東北潰退。稍後，整編第八、五十四師在柳溝河附近完成會師，至此膠濟全線被打通。⁵⁰

民國35年10月中旬，國軍打通膠濟路全線，但未能殲滅共軍主力，時盤據膠東

4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03。

49 劉廉一，〈戡亂魯東作戰回憶〉收錄在《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294, 295, 297。

5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04。

平度及其以南的共軍、土共仍非常活躍。10月26日，第二綏靖區下達第三期反擊攻作戰。整編第五十四師奉令作為右翼軍，應於10月27日前，在膠縣、高密之間完成集結，並於28日開始行動，先連繫整編第八師向平度攻擊占領之。⁵¹10月30日，整編第五十四師由膠縣向北推進，於31日進抵蘭底附近，與共軍不期而遇，當即展開激戰，我軍於11月1日中午擊潰共軍。左翼第八旅於11月2日進抵塔坨，卻遭敵包圍。闕漢騫師長即飭令第三十六旅向敵左側迂迴攻擊。是時整編第八師攻克平度，且正向敵後攻擊中。第八師當面之敵為避免腹背受敵，遂向平度以東撤退。整編第五十四師、第八師在平度以南完成會師。⁵²

民國35年11月4日，共軍進犯安邱。時整編第五十四師正在平度集結，整編第八師第一六六旅占領沙河鎮，該師主力正向沙河鎮推進，準備繼續向掖縣、虎頭崖攻擊前進。第二綏靖區為確保膠濟路安全，遂命令整編第五十四師以1個旅駐平度，主力應回師西進，以1個旅進膠縣，其餘部隊駐吳家口附近，保持機動，整編第八師協助整編第五十四師作戰。⁵³整編第五十四師遵令後，以第三十六旅回駐膠縣，闕漢騫師長為顧及平度當面之敵尚未遠撤，若於該地留置1旅兵力，有被敵各個擊破之虞，故對第二綏靖區指示，並未全部遵照實施，而將所部悉數撤離平度，返防膠濟路沿線。11月7日，整編第五十四師師部隨第三十六旅進駐膠縣，第一九八旅、第八旅分駐高密、岙山。進犯膠縣、安邱之共軍，有鑑於整編第五十四師迅速回防，加以國軍第一八八師及時馳援安邱，遂於7日晨被迫向安邱以南撤退。⁵⁴

民國36年8月下旬，膠東半島赤禍嚴峻，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為澈底肅清膠東共軍，令飭陸軍總部徐州司令部即以膠濟方面之國軍編組膠東兵團，對膠東半島共軍實施掃蕩作戰，攻占半島諸港口，截斷共軍海上通路。時膠東兵團所屬整編第八師、整編第九師、整編第二十五師、整編第五十四師、整編第六十四師及第五十七旅，遵於9月3日在北膠河西岸地區，概已集中完畢，正開始東渡北膠河。⁵⁵

膠東兵團司令官范漢傑為達成殲滅、肅清膠東半島共軍之目的，遵於膠縣、濰

5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05,106。

5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07,108。

5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08。

5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08,109。

5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73。

縣地區完成部隊集結後，旋推進至平度東西之線，完成攻擊準備，準備一舉攻占萊陽，進出鋸齒牙山、棲霞、招遠之線後，繼續向半島北端挺進，圍殲所在共軍，占領半島北端各港口；另以有力之一部，同時向諸城方面掃蕩，在由臨沂北進之第二十三軍的策應下，合力擊滅諸城附近共軍。又為確保兵團後方之安全，以第二綏靖區之整編第四十五師推進至高密互濰縣之間，以資策應掩護。⁵⁶

面對國軍即將大舉對膠東半島共軍採取的掃蕩作戰，中共中央軍委稍早於8月29日指示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⁵⁷，可就現有勢態實行內外線配合，以第九、十三縱隊位於膠東內線，採取半殲半擊國軍於運動中之作戰方針，逐次抵抗進攻的國軍，掩護後方轉移，「保衛」膠東，以第二、七縱隊和兩個師在現地一面休整，一面尋機打擊國軍一旅一團為目標的殲滅戰，直接配合內線作戰。據此共軍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決定由許世友率領第九、十三縱隊和膠東地方部隊，在膠東地區組織運動防禦，利用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殺傷、消耗國軍，並力求「殲滅」國軍一部；由譚震林率領第二、七縱隊和獨立師、第十師及濱海地方部隊轉戰諸城地區，威脅向膠東半島進剿的國軍之側背。在給予國軍以一定損耗，並使國軍相當疲憊之後，第九、十三縱隊即轉至外線，與第二、七縱隊會合，調動國軍回援，尋機殲滅運動之國軍，粉碎國軍掃蕩膠東半島共軍的計畫。⁵⁸

膠東兵團司令官范漢傑針對清剿膠東共軍，於9月7日制定第一階段向萊陽之攻擊計畫。時整編第五十四、二十五師隸屬黃百韜縱隊，擔任為兵團主攻，奪取萊陽，並準備繼續向姚村攻擊，互作戰之全程，應隨時準備海陽方面之作戰。整編第九師由平度沿下店、廓畢集向棲霞攻擊而奪取之，依狀況由河頭以北，參加黃百韜縱隊萊陽方面之作戰，或協力整編第八師之作戰。整編第八師掃蕩大澤山，並攻占掖縣而固守之，爾後向龍口方向搜索警戒，準備次一階段之作戰。整編第六十四師控制於平度附近，為兵團總預備隊，依情況參加第一線之作戰。⁵⁹

民國36年9月3日前後，膠東兵團所屬各部隊概已在濰縣互膠縣之線以東地區，

5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76。

57 共軍東線兵團係由共軍第二、七、九縱隊及第十三縱隊（由膠東軍區武裝組成）於民國36年8月組建而成，之後東線兵團又稱山東兵團。（中共）煙臺警備區軍事志編纂委員會編，《膠東軍事志1840-1985》（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172。

58 （中共）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山東省志—軍事志》，下冊，頁945-946。

5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78。

集中完畢，旋以廣正面（自左至右為整編第八、九、二十五、五十四師及第五十七旅）向平度東西之線，開始推進。整編第六十四師為兵團第二線部隊於同時進抵濰縣東南岙山附近地區。整編第二十五師於9月8日，攻占平度縣城。⁶⁰

膠東兵團攻占平度後，主力繼續向萊陽、道頭之線進出，第一線部隊於9月12日至15日間，先後發起攻擊。⁶¹9月15日，整編第五十四師（欠第一九八旅）進占孫受、姜山集，並與整編第二十五師，於16日合力奪取水溝頭，分向萊陽快速挺進。16日，第一九八旅策應掩護第五十七旅攻占靈山。18日，整編第二十五師協同整編第八師攻克萊陽。19日，膠東兵團以整編第五十四師駐防萊陽，整編第二十五師繼續向北搜索。21日，整編第八師推進至招遠附近。⁶²

膠東兵團自從發起攻擊以來，進展尚稱順利，迄9月21日概已進出五龍河右岸互萊陽、畢郭集、招遠之線，膠東半島的共軍被侷促於膠東一隅。適於此時膠東兵團司令官范漢傑突然接奉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之作戰指示，命令膠東兵團應儘速奪取龍口、蓬萊，切斷共軍海上退路，並以右翼適時左旋，包圍共軍於姚村（煙臺以南）、煙臺以西地區而殲滅之。若共軍主力向萊陽、煙臺之線以東地區逃竄時，則應以該兵團左翼右旋，一舉占領煙臺，捕殲共軍於文登地區。各部隊應立即行動，並限於9月底前，占領煙臺、蓬萊、龍口……。⁶³膠東兵團司令部於接奉上述指示後，即於9月21日草擬其對棲霞、煙臺之作戰計畫，概略如下：

- 一、兵團決定於本（9）月D日以主力先向棲霞攻擊，進出前後亭口、漢橋（棲霞以北）之線後，稍事整頓態勢，繼續向煙臺攻擊而占領之。並以一部先控制於招遠附近，堵擊共軍南竄，俟我主力進出漢橋附近時，相繼北進，進占龍口、黃縣、蓬萊。
- 二、第五十七旅擔任五龍河西岸之掃蕩，並任即（墨）萊（陽）公路之交通維護。

60 參閱一、（中共）煙臺警備區軍事志編纂委員會編，《膠東軍事志1840-1985》，頁173。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78,179。

61 參閱一、（中共）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189,190。二、（中共）山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東省志—軍事志》，下冊，頁946。三、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頁179,180。

6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80。

63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80,181。二、〈蔣中正致范漢傑電（民國36年9月21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425-078。

三、整編第五十四師先以第一九八旅守備萊陽，準備於D+3日交由整編第九師所部接替後，隨師主力向北推進，並準備參加整編第二十五師方面之戰鬥。

四、整編第二十五師奪取棲霞後，並限於D+6日攻占煙臺。

五、整編第九師先協力整編第二十五師對棲霞之攻擊，並依狀況參加整編第二十五師方面之戰鬥，限於D+3日派兵1團接替萊陽防務。

六、整編第八師先以主力固守招遠，堵擊共軍南竄，準備於D+4日相機攻占龍口、黃縣、蓬萊。

七、各部隊應緊密連繫，協同行動，凡攻占一地，應迅速構工，穩紮穩打。

膠東兵團司令部旋於9月22日下達上述作戰計畫生效，並規定「D」日為9月24日。⁶⁴

9月25日，膠東兵團向煙臺、蓬萊、龍口攻擊前進，由於共軍主力已向南撤退，攻擊十分為順利，連克煙臺、蓬萊、龍口各港口。之後兵團以整編第八師守備龍口、蓬萊，整編第二十五師守備煙臺，並以1團，在海軍支援下，進占威海衛。整編第五十四師攻占煙臺後，復向東掃蕩，進占牟平、文登，其一部且已抵達榮成。此時膠東半島共軍概已祕密轉移至海陽附近。⁶⁵

10月上旬，整編第五十四師回駐萊陽，其第一九八旅因增援范家集，及至平度、范家集之圍解除，遂留置平度。10月中旬，整編第五十四師（欠第一九八旅）奉命由萊陽向棲霞附近掃蕩共軍，甫經北進，因潛伏五龍山河右岸共軍，圍攻萊陽西南夏格莊、孫受，而復兼程南進。及至師主力進至夏格莊時，共軍已遠撤。整編第五十四師征戰半個月以來，南北奔波，備極辛勞，尤以處處撲空，兵疲無功。迄10月下旬，整編第五十四師主力奉命以1個加強團守備萊陽，再進出五龍河左岸，向海陽掃蕩。⁶⁶

11月1日，整編第五十四師師長闕漢騫率5個團兵力進占海陽，但對該地敵情毫

6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81,182。

6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83。

6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83,184。膠東兵團為剿滅膠東半島共軍的後方機關和內線武裝，使國軍能站穩腳跟，於10月下旬，從整編第八、九、二十五、五十四師各抽調1個旅，圍剿與掃蕩盤據或游擊蓬萊、黃縣、棲霞邊境之艾崗山區，萊陽、棲霞邊境之旌旗山區及高密、平度邊境之馬邱蘭地區的共軍及土共。惟膠東部分地區赤化已深，敵之情蒐正確及行動敏捷，我軍往往遭敵襲擊，加上交通被切斷，以致剿共成效有限。參閱（中共）煙臺警備區軍事志編纂委員會編，《膠東軍事志1840-1985》，頁178。

無所獲。時海陽共軍潛伏在北側山區，海陽共軍在掖縣、范家集等地共軍增援下，於11月5日夜進犯海陽，敵我激戰至6日晨，共軍被我擊退，之後敵我呈對峙狀況。闕師長深感長期固守絕非善策，遂於11月12日發起全線攻擊，企圖突破重圍，向萊陽前進，但遭共軍頑抗突圍不成，情勢危急。⁶⁷同（12）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致電闕漢騫師長告以：「此次掃蕩海陽，行動遲緩，有失戰機，當此匪主力已經殘碎之時，我軍應放膽行動，積極掃蕩，乃有收穫。近情如何，盼復。」⁶⁸

迄11月20日，膠東兵團司令官范漢傑有鑑於整編第五十四師（欠）在海陽被共軍包圍已二十日，為解海陽之圍，日命令整編第五十四師第一九八旅東進馳援海陽。第一九八旅於11月21日由大麻灣經藍村、靈山東進，迄23日午後抵達五龍河西岸上下仙游、現子灣一帶，就地宿營。時共軍有鑑於「擊滅」整編第九師時機已錯失，而第一九八旅呈孤軍突出之勢，決定捨棄整編第九師，改以「圍殲」第一九八旅。24日，第一九八旅遭共軍第七、九縱隊包圍。⁶⁹時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有鑑於整編第五十四師自11月10日起在海陽與共軍對峙中，原令該師需追擊共軍第十三縱隊已有半個月之久，故於該（24）日再電令膠東兵團司令官范漢傑告以：「闕（漢騫）師前進應特別注重陸空之聯絡，以及空軍之掩護計畫，若再有相當兵力在中途接應，則必無危險也。」⁷⁰

11月25日，共軍第九縱隊兩個團攻擊現子灣，但被第一九八旅4個營擊退，敵我形成對峙。27日，整編第七十四師第五十七旅由靈上東援海陽，但遭到共軍阻擊。整編第九師第七十六旅由即墨推進至南阡、北阡，向金口（金家口）、上下仙游進攻，第一九八旅亦出擊應援。時共軍第九縱隊兩個師及第七縱隊1個師轉向攻擊臥牛山和南阡的第七十六旅。⁷¹

11月29日，膠東兵團司令官范漢傑致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告知：整編第五十四師被共軍第十三縱隊圍困於海陽，其接應部隊在現子灣等處被共軍分別圍

6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84,198,199。

68 〈蔣中正致闕漢騫電（民國36年11月12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21-201。

69 （中共）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193。

70 〈蔣中正致范漢傑電（民國36年11月24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22-017。

71 （中共）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193,194。

攻，整編第九師第七十六旅困守在金口等待援，請迅速請空軍協助作戰。⁷²范漢傑司令官有鑑於整編第五十四師主力受困於海陽，第五十七旅及第七十六旅又遭共軍圍攻，遂緊急調派整編第六十四師及整編第八師一部來救援，以掩護第一九八旅及第七十六旅（該旅第二二七團戰損慘重）撤回青島。共軍東線兵團有鑑於我援軍迫近，決定撤出戰鬥，於11月30日退往萊陽以南五龍河兩岸待機。⁷³12月1日，蔣中正主席聽聞整編第一九八旅與第七十六旅相距僅半公里，但始終未見彼此互援連絡，遂電令范漢傑司令官應督促所部（第一九八旅、第七十六旅）爭取主動，衝破共軍之牽制，達成任務。⁷⁴

稍早，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於11月21日，指示海軍代總司令桂永清與膠東兵團司令官范漢傑，共同商討海陽國軍由海上撤運事宜。23日，桂永清總司令於23日乘峨嵋軍艦由青島駛赴海陽，實施現地偵察，並登岸會見整編第五十四師師長闕漢騫，桂總司令因海陽無港口碼頭設備，撤運需賴搶灘作業，能否順利，殊難逆料，因此盼整編第五十四師（5個團）在第一九八旅策應下，循原路再作最後一試，但海軍仍繼續作海上撤退之準備。⁷⁵

整編第五十四師循海軍之約定，於11月24、25日再陸上突圍之最後努力，但未能奏效。25日，海軍派遣多艘艦船駛抵海陽，並停泊海陽外海待命。27日，整編第五十四師主力在海軍全力支援下，開始從海陽登船撤運，於12月11日登船完畢，海陽棄守，整編第五十四師1萬5,670人及海陽當地義民一千三百餘人，由海路撤往青島。⁷⁶

12月12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命令國防部令頒膠東清剿計畫，原令曰：「膠東兵團以澈底擊滅匪軍（共軍），並摧毀匪巢為目的，決以一部分別守備青島、煙臺、龍口、威海衛各要點，以主力分別由南、北、東三方面，向萊陽附近匪軍（共軍）攻擊，

72 〈范漢傑致蔣中正電（民國36年11月24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90300-00172-082。

73 參閱一、（中共）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193-194。二、（中共）山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東省志—軍事志》，下冊，頁949。

74 〈蔣中正致范漢傑電（民國36年12月14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22-026。

7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200,201。

7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84,201。

企圖將匪（共軍）捕捉於五龍河、大沽河間地區殲滅之。爾後分區掃蕩，肅清殘匪，以恢復膠東政權。攻擊掃蕩即日開始，先解萊陽之危，隨即索匪主力追剿，限本月完成計畫。」⁷⁷

稍早共軍圍攻海陽未逞，復轉而圍攻萊陽。萊陽守軍為整編第五十四師第三十六旅第一〇六團，以及七五山砲、一〇五榴彈砲各1連，另配屬第一〇八團第一營。第一〇六團團長胡翼烜以第一〇八團第一營控制於核心陣地，作為機動預備隊，以第一〇六團3個營分別配置萊陽城垣四周及城郊要據。

12月1日夜，共軍夜襲萊陽，敵我激戰至12月4日，敵我傷亡均重，共軍未能攻入萊陽城內。5日拂曉，共軍傾全力進犯，突入萊陽東門。胡翼烜團長斷然放棄城外據點，集中兵力固守城內據點待援。其間膠東兵團雖指派整編第六十四師、整編第五十四師第一九八旅、整編第八師一部，分途赴援，但均因遭共軍頑抗所阻。8日，萊陽城西門戶馬山失守，該地守軍悉數陣亡。

戰至12月12日，新從海陽方面增援來的共軍一部已突入萊陽城垣核心陣地內，胡翼烜團長決心暫時放棄城垣，轉移至兩大核心據點，由於共軍已滲入民宅巷弄中，敵我展開慘烈巷戰，激戰至黃昏，胡團長率殘部據守城隍廟。入夜後敵由數處侵入我核心陣地，一股直叩團指揮所，胡團長親率衛士與敵格鬥，並向敵投擲手榴彈，敵攻勢稍受挫。13日白晝，空軍雖空投糧彈，惟我陣地狹小，均落入敵手。

12月13日11時，共軍對我軍展開猛烈攻勢，時我軍僅剩百餘人。14日2時，胡翼烜團長有鑑於彈藥將盡，援軍解圍無望，決定率殘部，乘夜突圍，胡團長率官兵三十餘人，突圍而出，於16日在萊陽西南太平莊，適遇第一九八旅先遣步戰混合隊，始得獲救脫險。⁷⁸

12月19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手諭膠東兵團司令官范漢傑收復萊陽及重新部署兵力，其指示如下：「此次萊陽失陷，其原因何在，應即澈底根究，希即派員送（第一九八旅）劉金奎旅長來京候審，以明真相為要。茲派（王）叔銘副總司令來青（島），面達一切。關於膠東半島作戰方計：一、應即收復萊陽城，指定第八軍（番

77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臺北：國史館，民國103年），頁813,814。

78 萊陽戰鬥，參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84,202,203,205。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胡翼烜將軍口述—戡亂時期—血戰萊陽〉收錄於《口述戰史彙編》，第三集，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民國81年，頁91-115。

號應為整編第八師)到水溝頭之一旅待固守之。二、(整編)第五十四師待萊陽收復後，應即集中青島待命為總預備隊。三、(整編)第六十四師暫駐青島附近整補。第八軍(整編第八師)除萊陽1個旅之外，其他部隊龍口駐兩團、威海衛附近駐1團，蓬萊與長山駐1團，煙臺附近駐5團，照此部署，暫取攻勢防禦，待調整部署後，再行掃蕩。」⁷⁹21日，蔣主席再致電范司令官告以：「應遵照(王)叔銘帶青之函件要旨實施，不得違誤，除令(整編)第五十四師必須抽調6個團集中青島待命外，其餘可由弟斟酌當地情形決定部署，惟萊陽必先行收復固守為要。」⁸⁰整編第五十四師主力，復又自青島兼程北進，向萊陽展開反攻。

12月24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手諭整編第五十四師師長闕漢騫指示：「萊陽戰局持久不進，必陷於進退維谷之勢，如3日內不能如期收復萊陽，則我各部隊即不被匪一網打盡，亦必共成俘虜，究竟能如期收復萊陽，湔雪前恥，達成任務，立即詳復。」⁸¹惟以此際全般剿共局勢業已開始惡化，國軍在華北、華中均頻頻失利，東北戰場更是急轉直下。蔣中正主席為顧及全局，決定放棄膠東半島之作戰，整編第五十四師於12月底，隨范漢傑司令官，海運增援東北戰場，整編第六十四師南撤至青島外圍，整編第九師(第七十六旅)調離膠東，整編第二十五師海運南下，衛戍京畿，僅留置整編第八師守備龍口、蓬萊、煙臺、威海衛，國軍在膠東半島之掃蕩作戰至此告終。⁸²

肆、錦瀋會戰遼西作戰

民國37年9月，第五十四軍分駐錦西、葫蘆島、興城；以第八師擔任錦西以西及西北方向守備，第一九八師擔任錦西以東及東北方向的守備，兩翼依托大海，對北構成環形陣地，暫編第五十七師與暫編第六十二師(戰時編配第五十四軍指揮)分別控制

79 〈蔣中正致范漢傑手諭(民國36年12月19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425-131。

80 〈蔣中正致范漢傑電(民國36年12月21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425-132。

81 〈蔣中正致闕漢騫手諭(民國36年12月24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323-066。

8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84,185。

在葫蘆島與錦西之間地區機動整訓，另以第五十四軍人力團輸送團配屬軍工兵營一部，編成興城守備隊，由人力運輸團團長補昌圻指揮，擔任興城經白廟子迄沙後所間北寧鐵路線的守護。⁸³

9月上旬，共軍連續夜襲白廟子及沙後所兩地，企圖在國軍關內與關外部隊銜接處的薄弱部，對北寧鐵路交通線進行破壞。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命令第八師第二十四團及第一九八師第五九三團祕密用火車輸送，分別進抵白廟子及沙後所，利用暗夜，以分進合擊態勢，圍殲興城迄白廟子一線以北15公里地區的共軍。但因共軍已分散潛藏起來，當地百姓又不願意配合提供敵情，以致無功而返。當我軍正要返防時，獲悉共軍主力已攻抵興城城郊。同一時間闕軍長又接獲錦州指揮所之指示，共軍大舉進犯遼西的企圖已明顯。軍部即電令興城守備隊趕速撤收白廟子及沙後所的警戒部隊，待命撤回興城。未料共軍攻占錦西與興城間的韓家溝車站，截斷錦西與興城間交通，並圍攻興城，守備興城第五十四軍守備隊全部覆沒，人力輸送團團長補昌圻以下官兵全被俘擄。

闕漢騫軍長當即命令第八師配屬暫編第五十七師兩個團，以一部守備原陣地，以主力驅逐韓家溝車站之共軍，恢復錦興交通，相機接應興城守備隊撤回錦西。第八師主力依托現有陣地，沿錦興鐵路北側，連繫暫編第五十七師向興城攻擊前進。暫編第五十七師兩個團尚未抵達韓家溝車站前，即遭共軍猛攻，一團被敵擊潰，另一團亦損失重大，該師被敵壓縮在錦西以西。第八師出擊不久亦遭敵優勢兵力及火炮猛攻，敵我為爭奪錦西煉油廠西北高地展開激戰，第八師雖然控制該高地，但傷亡四百餘人。之後因暫編第五十七師已後撤，第八師處境突出，遂留置有力一部確保高地，師主力撤回錦西既設陣地固守。

由於興城已失守，暫編第五十七師兩個團亦遭共軍重創，第八師與敵激戰後，有所傷亡。加以錦西周圍陣地範圍過大，兵力部署卻單薄，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欲放棄錦西退守葫蘆島。第八師副師長施有仁即打電話給闕軍長建議阻止後撤，認為當前敵情全線極為沉寂，證明敵攻勢已嚴重頓挫，即使再興攻擊，也是強弩之末，錦西周邊我軍工事堅強，不應撤退，應要據守，軍部欲退往第二線，毫無既有工事可守。闕軍長採納施副師長建議，取銷撤退計畫，固守錦西。稍後在興城被俘的補昌圻團

83 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69。

長被釋放逃回錦西。⁸⁴

9月12日，共軍在北寧線錦州至昌黎段發動攻勢，掀開國共錦瀋會戰之序幕。時國軍在遼西錦州地區部署第六兵團（司令官盧濬泉，轄第九十三軍、新編第八軍、第七十九師），為拱衛錦州、遼西走廊，以第九十三軍暫編第二十師駐義縣，新編第八軍（軍長沈向奎，轄暫編第五十四師、暫編第五十五師、第八十八師）1個師駐高橋，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轄第八師、第一九八師、暫編第五十七師）分駐錦西、葫蘆島、興城，新編第五軍（軍長劉雲瀚，轄第二十六師、暫編第五十師、暫編第六十師）分駐綏中、山海關、秦皇島、北戴河一線；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以第六十二軍守備唐山至昌黎一線，確保對北寧線控制。⁸⁵

稍早9月11日，共軍東北野戰軍北線主力向北寧線奔襲，第四、九縱隊分別由臺安、北鎮向錦州進犯。12日，共軍冀察熱遼軍區獨立第四、六、八師及砲兵旅圍攻綏中、興城，駐錦西第五十四軍緊急向南馳援，15日在興城北方遭遇共軍獨立第六師強烈阻擊，經過1晝夜激戰後，16日上午共軍主動撤離興城，興城與錦州間的交通恢復。20日，共軍第四縱隊一部及獨立第八師再向綏中、白廟子、沙后所、荒地等地進犯，以吸引由錦西增援的第五十四軍分散兵力。同（20）日，共軍第三縱隊、砲兵縱隊主力及第二縱隊進抵義縣，圍攻義縣，第八縱隊渡過遼河，侵抵錦州以北。⁸⁶

9月24日，共軍進犯錦州，並破壞塔山和陳家屯通往錦州的鐵路及橋梁，錦州與錦西間交通中斷。⁸⁷同（24）日，蔣中正總統緊急電令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親赴北平，面令衛總司令立即編組「西進兵團」自瀋陽出擊，以解錦州之危。⁸⁸25日，共軍擊潰暫編第二十二師，截斷義縣與錦州間交通。28日，共軍第九縱隊及砲兵縱隊襲擊錦州機場，控制該機場，切斷國軍向錦州增援的空運通道。⁸⁹同（28）日綏中失守，共軍第四縱隊一部及獨立第六師復向興城進犯，第五十四軍第八師因眾寡懸殊，於29日

84 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70-273。

85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17。

86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8。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56。

8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羅重毅將軍口述〉收錄在《口述戰史彙編》，第二集，頁222。

88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64,365。二、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57。

89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17。

棄守興城，向錦西轉進，至此錦西以南迄臨榆沿線悉為共軍攻陷。⁹⁰

稍早9月27日，共軍第七縱隊主力擊潰守備錦西以北塔山、高橋的暫編第六十二師。⁹¹共軍攻占塔山、高橋，切斷錦州國軍的退路，對日後國軍在遼西作戰成敗影響甚為重大。29日，第八師棄守興城向錦西轉進。自此國軍由關內向錦州增援的陸上通路被共軍截斷。⁹²共軍進占興城後，第五十四軍及臨時配屬的暫編第六十二師，即被局限於錦西與葫蘆島一隅之地。闕漢騫軍長兼錦葫防守指揮官以現有兵力，沿大東山、小東山、周拉河子、爪籬子、影壁山、團山子、月亮山之線，占領馬蹄形既設陣地，以確保錦西、葫蘆島之安全。⁹³

10月1日，共軍攻陷義縣，包圍錦州。2日，蔣中正總統飛抵瀋陽召開軍事會議，決議以范漢傑集團固守錦州，吸引消耗共軍主力，華北剿匪總部第六十二軍、第九十二軍第二十一師、第九十五師，及駐煙臺第三十九軍兩個師迅速海運葫蘆島，會同駐錦西第五十四軍等部組成「東進兵團」，由第九兵團司令官侯鏡如指揮，自錦西經塔山、高橋向錦州攻擊前進；駐瀋陽地區的新編第一、三、六軍及第七十一軍、第四十九軍主力組成「西進兵團」⁹⁴，由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指揮，向彰武、新立屯出擊，由阜新趨義縣，協同東進兵團夾擊共軍主力於錦州；駐長春第一兵團伺機突圍向瀋陽轉進。⁹⁵

稍早9月26日，共軍東北野戰軍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等致電毛澤東提出：「義縣、高橋解決後，準備接著殲滅錦西、興城之敵（國軍）。然後如山海關之敵未逃，即攻山海關，如敵已逃，則回頭打錦州。」27日，中共中央軍委復電：「如能同時打錦州、山海關兩處，則應同時打兩處。如不能同時打兩處，則先打山海關還是打錦州值得考慮。因先打山海關，然後以打山海關之兵力回打錦州則勞師費時，給瀋陽之敵

9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56。

91 吳富善，《吳富善回憶錄》（北京：藍天出版社，1995年），頁419。9月12日，共軍東北野戰第七縱隊由四平南下，進至北鎮，越過大凌河，經紫荊山向錦州以南進犯，與第四、九縱隊協同，攻占高橋、塔山、月亮山、砬子山等要地，控制錦州以西的西海口，截斷錦西與錦州連繫。參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9。

92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56。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8-309。

9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0。

9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9。

95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1。

（國軍）以增援的時間；如先打錦州，則瀋陽之敵很可能來不及增援。」28日，林彪等致電中共中央軍委表示已決定：先攻錦州後打錦西。29日，中共中央軍委復電指示林彪等：「必須將作戰重心放在義縣、錦州、錦西等3點上面，因為這是整個戰局的關鍵。……首先攻克錦州是有較大的把握，並且是於全局有利的。」同（29）日林彪等致電中共中央軍委：「錦州是敵（國軍）薄弱而又要害之處。故敵必大舉增援。長春之敵亦必乘機撤退，故此次錦州戰役可能演成全東北之大決戰，可能造成『收復』錦州、長春和大量殲滅瀋陽出援之敵的結果。」⁹⁶

共軍為阻擊國軍東進兵團援錦，以第二兵團第四、十一縱隊及冀察熱遼軍區獨立第四、六師及砲兵旅，迅速向塔山集結，組織堅守防禦。⁹⁷塔山位於錦西、錦州之間，距離錦西不足10公里，東臨渤海，西靠虹螺山。山海之間是一條約十公里狹長地帶，北寧鐵路、錦榆公路縱貫其間，為國共守攻錦州必爭之地。10月4日，共軍東北野戰軍高層指示塔山共軍阻援部隊：要採取堅決固守，寸土不讓的方針，對國軍東進兵團絕對不能採取運動防禦，必須在塔山、高橋及其以西以北部署攻勢防禦，以第四縱隊主力構築工事，死守不退，在近距離開火、大量消耗國軍有生力量，抗擊國軍猛烈進攻，待國軍消耗疲勞進退兩難之時，集中第十一縱隊及第四縱隊主力組織反擊，將國軍大量「殲滅」於陣地之外。⁹⁸10月上旬，共軍各部隊相繼到達指定位置後，以塔山為防禦重點的兵力部署。⁹⁹

稍早9月30日，蔣中正總統飛抵北平與傅作義研究東北戰局，決定先抽調第九十五師運葫蘆島，再續運新編第五軍增強錦葫兵力，鞏固港口基地。時因共軍進犯歸綏，華北剿匪總部分兵力北上增援，被敵牽制，不能抽調，而錦州已在共軍砲火射程之內，無法空運，以致增援錦州國軍只能由葫蘆島經塔山、高橋陸路一途。¹⁰⁰

10月1日，蔣中正總統致電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告以：「中（正）昨（9月30日）來北平，已決定派有力部隊增援錦胡，望弟嚴督所部，努力奮鬥，完成使命，是為至

96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1-312。

97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21。

98 參閱一、張團等，《塔山名將—吳克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頁243。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21。

99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23。

100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48）》（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3年），頁260。

盼。」¹⁰¹5日正午，蔣中正總統由塘沽搭乘海軍重慶艦前往葫蘆島，於6日10時後入港泊岸，第七兵團副司令官唐雲山、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等登艦來迎，聽取其報告後，指示出擊方鍼，屬其制定方案候核。6日15時後，蔣總統到第五十四軍軍部駐地茨山硫酸廠，登高視察錦西附近地形後，召集各將領訓示，與范漢傑司令官通無線電話後回重慶艦。7日10時，蔣總統搭重慶艦離開葫蘆島。¹⁰²

此時錦州已處於危急之中，關內及瀋陽援錦兵團進展緩慢。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傑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將錦州守軍撤至錦西，與關內的國軍會師，夾擊塔山共軍，然後回師北上，會合瀋陽西進兵團與共軍在錦州決戰，部隊準備夜間行動，並分報蔣中正總統及衛立煌總司令。衛總司令立即來電指示：「錦州堅守不動，以免影響全局。」因而中止行動，仍在錦州與共軍激戰。¹⁰³

共軍在經過充分準備後，於10月9日開始進犯錦州外圍據點。10日，毛澤東致電共軍指示：「注意力必須放在錦州作戰方面，求得盡可能迅速攻克該城，即使一切其它目的都未達到，只要攻克錦州，就有了主動權，就是一個偉大的勝利。」¹⁰⁴同(10)日，蔣中正總統獲報共軍圍攻錦州甚急，特電駐葫蘆島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第六十二軍軍長兼東進兵團司令官林偉儔等督部急進，增援錦州。¹⁰⁵闕、林兩位軍長共同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於10日晨發起攻擊，其部署如下：

- 一、兵團於10月10日8時以3師並列，暫編第六十二師在右，第八師居中，第一五一師在左為主攻，獨立第九十五師為預備隊，沿劉家宅、潘家宅方向攻擊，攻占塔山後，準備繼續向錦州進出，與西進兵團在錦州附近會師，圍殲共軍，解錦州之圍。
- 二、暫編第六十二師奪取大紅旗營子東南高地，第八師奪取塔山，第一五一師奪取二六一高地。獨立第九十五師集結錦西以南五里河子地區，保持機動，準備支援第一線。

101 〈蔣中正致闕漢騫電（民國37年10月1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16-114。

102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48）》，頁268,269。

103 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頁74。

104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第一軍事教研室，《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例選編》（三），頁293。

105 〈蔣中正致闕漢騫電（民國37年10月10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16-120。

三、第五十四軍第一九八師、暫編第五十七師仍在錦西與共軍相持，第六十二軍第一五七師挺進團山子待命。

四、第六十二軍野砲營在三義廟以北占領陣地，支援第一五一師攻擊。第五十四軍砲兵團以火力支援第八師、暫編第六十二師攻擊。

各部隊於奉命後，於10月9日、10日，分別進入攻擊準備位置，積極完成戰備。¹⁰⁶

10月10日，東進兵團各師在優勢火力掩護下，開始攻擊前進。第八師裝備好及戰鬥力強（配備七六山砲12門）擔任主攻，另配屬暫編第六十二師及美式一〇五榴砲連（4門）為助攻。第八師在左，暫編第六十二師在右。未料我軍攻擊前進，受阻於共軍強大砲兵的火力壓制，我部隊士氣受到極大的震撼，戰至黃昏毫無進展。¹⁰⁷

10日16時，林偉儔軍長兼司令有鑑於第八師、暫編第六十二師、第一五一師攻勢未有進展，遂下令停止攻擊，撤返原防，首日攻擊就此草草收場。10日晚，國軍重新調整部署，以第一五七師向第一五一師左翼增加，逕向老官屯方向進出。塔山及二六一高仍由第八師、第一五一師負責，暫編第六十二師在第八師後跟進。11日8時，東進兵團再興攻擊，第八師沿鐵公路橋強渡沙河，戰況激烈，右翼曾攻抵三孔橋，左翼近迫塔山，幾將占領，但因敵增援及猛烈反撲，兼以預備隊未能及時增援，以致第八師攻勢頓挫。¹⁰⁸

10月11日，我東進兵團被共軍阻止於塔山之線，而西進兵團行動亦復緩，蔣中正總統致電衛立煌總司令並轉廖耀湘司令官告以：「最近東北匪情，似在乘我葫蘆島援軍未能完全集中，發揮力量之時，正集結其全力攻擊兩錦，而且匪（共軍）決無在瀋錦中間地區決戰之企圖，更為明瞭。刻葫蘆島出擊部隊，既被阻於塔山、高橋一帶，萬一錦、葫不保，則瀋陽必成束手待斃之局。故此時我瀋陽出擊部隊，不可再作等待兩錦部隊東進會師之打算，應即乘此匪攻兩錦疲困之機，不問兩錦情況如何變化，廖司令官所部應一意西進，勿再猶豫。萬一錦州不保，亦需盡其全力，負責恢復，此為東北整個國軍生死存亡之關頭，亦為今日唯一之戰略，接電應立即遵行，切勿延誤，並盼立復。」¹⁰⁹12日，蔣總統致電闕漢騫軍長轉侯鏡如司令官及林偉儔司令官兼

10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1,382。

107 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74。

10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2,383。

109 〈蔣中正致衛立煌等電（民國37年10月12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

軍長告以：「務限於兩日內達成增援錦州任務，並已令海空軍協同進攻。」¹¹⁰

10月12日，東進兵團仍依原部署，繼續向塔山攻擊，仍遭共軍頑抗，無功而返，尤以向三孔橋方向攻擊之第五十四軍第八師傷亡重大，暫編第六十二師方面已陷入極度疲憊，不但無法再興攻勢，即已攻擊到之線，亦有無力維持之勢，林偉儔司令官兼軍長有鑑於連日攻擊毫無進展，第一線各師傷亡重大，遂調整部署，縮小攻擊正面，置重點在塔山當面，以第八師攻擊三孔橋，獨立第九十五師攻擊塔山，第一五七師攻擊二六一高地，第一五一師為預備隊，海空軍協同作戰，海軍以艦砲制壓高橋方面共軍，空軍支援塔山方面戰鬥。¹¹¹

10月13日4時，國軍採取中間箝制、兩翼突破戰術，在東端的高家灘鐵路兩側和西端白台山，以4個師兵力發起攻擊，共軍則頑強抗擊。¹¹²第五十四軍第八師和獨立第九十五師在付出相當傷亡代價下，先後完成了對共軍陣地前沿的突破。¹¹³第八師有鑑於之前慘痛教訓，改由右側向三孔橋行左側攻擊，進展良好，迄13日8時攻抵三孔橋以東。獨立第九十五師向三孔橋互塔山之線猛攻，先頭營一度攻入塔山鎮，敵以優勢兵力及火力頑強抗擊，且我空軍及砲兵無法支援，遂被迫退回塔山東南整頓，伺機再興攻擊。第一五七師雖數度攻抵二六一高地，但遭敵對該師兩側逆襲，且第一線未使用預備隊，以致攻擊陷於停頓。13日夜我軍停止攻擊，退返原地。時第八師在撤退時，遭到共軍跟蹤追擊，所幸該師官兵沉著應戰，終將敵擊退。¹¹⁴

號：002-020400-00016-124。

- 110 〈蔣中正致關漢騫等電（民國37年10月12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16-123，002-020400-00016-125。10月11日，蔣中正在日記寫下：「錦西出擊部隊被匪阻於塔山一線退回錦西，而錦州被攻益急，南面陣地移至太子河又被匪突破幾點，情勢危急。將領不學無術，士氣消沉至此，殊為悲痛。」引自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48）》（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3年），頁273。蔣中正總統致電關漢騫軍長及林偉儔軍長告以：該軍挾海陸軍之絕對優勢，攻擊數日不能拿下塔山，誠我革命軍人之奇恥大辱。限明日黃昏前攻下塔山，否則以軍法從事等語。參閱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75。
- 111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4。二、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75。
- 112 軍事科學院軍事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頁151。
- 113 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77。
- 11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4,385。第八師在撤退途中，遭到我空軍的誤炸，造成不少傷亡。參閱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77。14日5時，東進兵團以獨立第九十五師擔任主攻，以5個師兵力，兵分三路進攻塔山，先是以砲兵集中火力協同海軍向塔山猛烈砲擊，空軍戰

10月14日及15日，東進兵團以獨立第九十五師擔任主攻，以5個師兵力復向塔山展開正面攻勢，盤據塔山的共軍第四縱隊第十二師負隅頑抗，共軍以短促火力結合陣前反擊殺傷戰術，擊退國軍的攻勢。¹¹⁵同(15)日共軍攻陷錦州，東北剿匪副總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傑、冀熱遼邊區副司令官兼遼西行署主任賀奎、第六兵團司令官盧浚泉、副司令官楊宏光、第九十三軍軍長盛家興、景陽、李長雄、黃文徽、安守仁等師長及多名高級將領被俘。¹¹⁶錦州失守其實質意義就是國軍失去了東北，因為國軍從東北撤往關內的陸路交通完全被關閉。

10月16日，我東進兵團有鑑於西進兵團已停滯在新立屯一帶，中止西進，且錦州陷敵，已失東進目的，兼以兵團傷亡頗重，極待整補。加以錦西周邊強敵環伺，為確保錦西、葫蘆島安全，暫停進攻塔山。17日，東進兵團調整兵力部署，沿大東山互成家溝一線，占領陣地與塔山之共軍保持對峙。至此塔山作戰暫告一段落。¹¹⁷

10月21日，東北剿匪副總司令杜聿明奉蔣中正總統命令由瀋陽飛往葫蘆島坐鎮，指揮東進兵團應排除萬難，協同西進兵團規復錦州。杜副總司令指示東進兵團攻擊時，應置重點於左翼，避開塔山正面，而以塔山為軸，向右旋迴，期壓迫共軍於海濱而殲滅之。¹¹⁸

第十七兵團司令官侯鏡如遵即策定計畫，以第五十四軍及第三十九軍並列，第三十九軍在左為主攻，第五十四軍以第八師、第一九八師、暫編第五十七師並列，依現接觸線為攻擊發起線，採寬廣正面向北攻擊。10月26日，第三十九軍向錦西西北寺兒堡、紅帶溝一帶攻擊，迄27日，該軍順利攻抵推進寺兒堡南北之線，與共軍對峙激戰中。28日，東進兵團發起全線總攻擊。但遭到共軍第十一縱隊頑強抗擊。直至我西進兵團遭共軍擊潰覆沒後，敵主動撤離塔山。¹¹⁹

機對塔山轟炸，獨立第九十五師向塔山正面，第六十二軍向塔山左翼高地，第五十四軍向塔山右翼鐵路攻擊。當攻進開始不久，先是第八師師長周文韜虛報戰果，告知該師已攻占鐵路橋堡，隨後獨立第九十五師師長朱致一亦虛報該師有一營攻入塔山，由於虛報戰果，造成戰況混亂，加以因盤據塔山的共軍頑抗，國軍攻擊受挫。參閱林偉儒，〈塔山戰役紀要〉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60,261。

115 軍事科學院軍事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頁151。

116 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77,78。

11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7。

11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7,388。

119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31。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9-340。三、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0月29日8時，東進兵團再興攻擊，詎料共軍已於28日夜撤離塔山。東進兵團僅遭到輕微抵抗，即進占塔山、紅帶溝、千家峪。侯鏡如司令官為殲捕共軍，迅速東進，正圖揮師向北追擊，突然接獲杜聿明副總司令電令，略以：「廖耀湘兵團情況不明，共軍可能奔襲錦西，應即停止攻擊，回師原陣地待命，俟余赴瀋返葫後，再定行動。」當晚始悉東北大局惡化，東進兵團之東進作戰乃告終止。¹²⁰

11月2日，共軍攻陷瀋陽、營口，國軍在東北僅剩下錦西、葫蘆島兩據點。此時孤懸於錦西與葫蘆島地區的國軍，已失去軍事上的作用，且有隨時被共軍「吃掉」的危險。¹²¹時東北剿匪副總司令杜聿明奉蔣中正總統命令，將第六十二軍、第九十一軍第二十一師及獨立第九十五師海運秦皇島，第三十九軍、第五十四軍海運上海。同（2）日，第五十四軍、第三十九軍奉命接替錦西外圍防務，擔任撤運時之掩護，第五十四軍在左（西南），第三十九軍在右（西北），兩翼依托錦州灣及連山灣，以錦西為核心，構成馬蹄形陣地，其他各部隊均積極各項撤離準備。8日，轉用華北部隊均已撤運完畢，第五十四軍、第三十九軍旋即逐次後撤。¹²²

第五十四軍奉命負責整個兵團的掩護任務，闕漢騫軍長命令由第八師、第一九八師各派出1個加強團，由第八師副師長施有仁指揮，擔任全軍的最後掩護，並對敵警戒。闕軍長命令軍工兵營去破壞錦西煉油廠，但考量到爆炸的火光會暴露我軍企圖，造成撤退不利，最後並未執行。11月8日上午，東北剿匪副總司令杜聿明從錦西機場搭飛機前往北平。¹²³9日凌晨，第三十九軍最後撤退之第一四七師安全抵達葫蘆島登輪。第五十四軍各師第一線留置的部隊，則於9日20時開始在葫蘆島登輪，至是整個掩護任務由此告終。10日凌晨，最後1艘輪船駛離葫蘆島，旋共軍進占錦西、

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8。

12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9。10月29日，蔣中正在日記寫下：「錦西出擊部隊本午已越塔山、高橋向錦州挺進，但已無濟於事矣。」10月30日14時，蔣中正在北平機場指示杜聿明對錦西任務，決定固守不再攻錦州，並告傅作義已令衛立煌離開瀋陽。蔣對東北絕望，只有速籌鞏固華北計畫而已。參閱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48）》，頁286, 287。

121 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78。

122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34, 443, 444, 445。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45。

123 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78, 279。

葫蘆島，至此東北全境被赤化。¹²⁴

伍、戡亂後期華東地區剿共作戰

一、支援徐蚌會戰

民國37年11月27日，國防部有鑑於徐州地區戰局轉逆，唯恐共軍進犯淮南，威脅京畿，特令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飛往蚌埠坐鎮，徐州方面由副總司令杜聿明指揮。12月1日，劉峙總司令奉國防部指示，積極部署淮河防務。時第五十四軍隸屬第六兵團指揮，該軍奉令以主力擔任蚌埠東方臨淮關及其以西守備，第五十四軍第一九八師沿淝河南岸布防。12月2日，劉峙總司令為策應徐州突圍國軍南進，並解救被圍困在雙堆集之第十二兵團黃維部，重新作兵力部署，命令第六兵團除以第九十六軍及第五十四軍一部繼續守備蚌埠、臨淮關外，兵團主力應於12月3日渡過淝河，向雙堆集攻擊前進，協力徐州國軍南下，捕殲共軍第二野戰軍於雙堆集地區，以解第十二兵團之圍。¹²⁵第六兵團司令官李延年遵命後，以第九十六軍守備蚌埠，以原守備肥河左翼之第一九八師轉守臨淮關，其主力協同第五十四軍（欠第一九八師），全力向雙堆集挺進。¹²⁶

12月3日，第六兵團由右至左，以第五十四軍（欠第一九八師）在右、第九十九軍在左、第三十九軍為總預備隊，對共軍發動統一攻擊，第五十四軍渡河點指定在臨淮關，其餘各軍渡河點在蚌埠附近。第五十四軍兵力部署，以第二九一師在臨淮關集結整補，機動支援各方，軍所屬其餘各部於12月3日拂曉，在臨淮關北側渡河，渡河順序為第八師、第一九八師、軍司令部及直屬部隊。由於渡河工具準備充分，約3日8時渡河，不到中午全軍渡河完畢。

闕漢騫軍長當令各師渡過淮河後，協同左翼第九十九軍，先驅逐津浦路（不

12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44,445。《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插表五十記：葫蘆島撤運國軍部隊計有第十七兵團司令部（350人）、第三十九軍（27,000人）、第五十二軍（24,700人）、第五十四軍（36,000人）、第六十二軍（30,000人）、獨立第九十五師（9,500人）、暫編第六十二師（7,600人）、秦葫運輸司令部及第六補給區等後勤機關部隊（3,000人）、地方機關及義民（3,000人），共計官兵民141,150人。

12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民國72年，頁280,281。

12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281。

含)以東淮河迄澮河間的共軍。到達澮河後,右翼依托澮河,向左旋回,左翼連繫第九十九軍,向雙堆集方向迅速攻擊前進。第八師為右翼隊,第一九八師(欠第五九四團)為左翼隊,從王莊、園宅向新馬橋攻擊前進,並確實占領之。軍司令部、直屬部隊、第五九四團隨戰況進展,在左翼隊後方跟進,部隊前進中未遭到共軍阻擊或抵抗,於12月3日黃昏前,順利進抵澮河南岸攻擊線,全軍整日推進達20公里。爾後其餘各軍在指揮所督促下,次第渡過淮河。時第九十六軍組織1個加強團,在第五十四軍掩護下,渡過澮河,攻占固鎮。3日晚,第五十四軍改變攻擊部署,以第八師在右,第一九八師在左,於4日天明後,繼續向西攻擊前進。¹²⁷

我軍在越過津浦線後,因共軍以村莊為依托,及在廣正面作縱深工事,攻勢受阻,迄12月5日,推進至仁和集、曹老集以北之線,第五十五軍緊隨第五十四軍右側後,沿澮河南岸交互占領陣地,逐次躍進。6日,第六兵團進至曹老集,右翼第五十四軍突進12公里,但左翼第三十九軍進展甚微。李延年司令官有鑑於右翼進展過於深入,調派第九十九軍1個團掩護第五十四軍。¹²⁸

12月7日至10日,共軍利用壕溝,貫連各村,逐村頑抗,第五十四軍攻擊前進,完全依賴砲兵及空軍火力支援開路,但攻擊速度十分緩慢,擔任左翼的第九十九軍及第八兵團攻勢更是每況愈下,戰車第二團第一營奉令協同第六兵團作戰,逐次奪取敵據點。當第五十四軍進攻湖溝集時,以第一九八師擔任正面主攻,第八師在北側助攻,戰車部隊全力支援第一九八師作戰。但戰車部隊受限湖溝集積水外壕,不但無法發揮戰力,反而有數輛戰車被敵擊毀,闕漢騫軍長令第五九四團歸建,增援第一九八師戰,並嚴令第一九八師及第八師務必在黃昏前攻占湖溝集。闕軍長見戰況膠著,遂親赴前線督戰,我軍士氣大增,遂攻占湖溝集。¹²⁹

12月16日,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獲悉第十二兵團已於12月15日夜在雙堆集全軍「覆沒」,僅一部突圍而出。劉峙總司令有鑑於雙堆集不利狀況之發展,唯恐共軍回師南撲,急令停止攻擊,立即返回原防,鞏守淮河。第六兵團遵令於17日晚脫離戰場,

127 施有仁,〈在淮海南線的第五十四軍〉收錄在《淮海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頁470。

12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281,282。

129 施有仁,〈在淮海南線的第五十四軍〉收錄在《淮海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471。

連夜撤返淮河，重新占領陣地。¹³⁰

稍早12月15日，第五十四軍進抵瓦疇集，16日天明，闕漢騫軍長接獲參謀總長電令立即解除第六兵團序列，迅速撤往淮河南岸，到蚌埠、臨淮關集結，以火車輸送到南京東郊集結待命。闕軍長命令第二九一師、軍直屬部隊暨各師置臨淮關的後方部隊及人員，統一由臨淮關上車起運。軍司令部、砲兵營、第一九八師、第八師按順序經曹老集沿津浦鐵路兩側，長行軍至蚌埠車站附近集結，候令車運南京集結待命，至此第五十四軍參與淮南作戰結束。¹³¹

二、長江下游江防作戰

民國37年12月下旬，當徐蚌會戰已面臨最後關頭，蔣中正總統為收拾殘局，確保江南半壁河山，當即決定棄守淮河，退守長江南岸，重新建立江防陣地，利用海、空軍優勢，與長江天險之利，拒共軍於長江以北，爭取適當時機，重新整備新生戰力，徐圖再舉。¹³²時第五十四軍駐防蘇南丹陽與武進（常州）地區，擔任機動部隊。¹³³

民國38年4月8日夜，共軍第二十三軍攻占江北老洲與和尚洲，鎮江附近江防即飽受威脅，京滬杭總司令湯恩伯為排除此威脅，特令第五十四軍第一九八師，於4月13日6時，在海軍協同下，渡江反攻。第一九八師在海、空軍密切協同下，順利渡過長江，一舉規復老洲及和尚洲，在交由江蘇保安第四團接防後，第一九八師返回原駐地。¹³⁴

4月19日，京滬杭總司令部有鑑於共軍即將大舉渡過長江南犯，為加強鎮江與江陰之間防務，命令第五十四軍第八師接替第五十一軍第一一三師江防任務，以縮短該軍防守責任地區。第五十四軍（欠第八師）仍集結於常州以北地區，保持機動。¹³⁵

4月20日夜，共軍第三野軍及第二野戰軍大舉渡江南犯。是時自天生港至江陰上游一帶，敵船如過江之鯽。守軍第二十一軍無法拒敵，向無錫轉進。唯獨甬於19日接替第五十一軍第一一三師守備之第五十四軍第八師仍在圩塘之線，奮勇抗敵，終因敵勢過眾，防守正面過廣，以致有數處陣地被敵突破。

13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282。

131 施有仁，〈在淮海南線的第五十四軍〉收錄在《淮海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472。

13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325。

13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335。

13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334,335。

13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336,337。

第八師師長周文韜有鑑於情勢緊急，只得下令所屬向圩塘收縮待援。戰至4月21日夜，第五十四軍主力從常州駐地出擊，以第二九一師在右，第一九八師一部在左，向圩塘攻擊前進，沿途擊退共軍攻勢，於22日晨攻抵圩塘外圍，與第八師會師。惟第二九一師師長廖定藩因身先士卒，在常州龍虎車站戰鬥中陣亡殉職。22日4時，第五十四軍擊潰圩塘方面之共軍，確保常州、圩塘、丹陽三角地帶之完整。¹³⁶

4月22日，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有鑑於共軍已全面渡犯，各江防陣地，均陷於混戰，情況危殆，而機動部隊兩個軍，已調遣淨盡，為確保淞滬，以求背城借一，經請示李宗仁代總統，獲准全面轉進。當飭令揚中以東第五十四軍、第五十一軍、第二十一軍、第一二三軍即向淞滬轉移，縮短防線，進入預定陣地，確保淞滬安全，鎮江以西12個軍，即向浙江、江西轉進。¹³⁷同(22)日，第五十四軍在常州地區與共軍第二十三軍激戰，第五十四軍第二九一師被敵「殲俘」。共軍第二十三軍控制上三圩至利港段，其先頭部隊已控制橫土鎮、百丈鎮、圩塘、徐墅、橋墅等地。¹³⁸

4月23日13時，第五十四軍後衛第一九八師撤離常州，全軍奉令沿太湖西畔，在第五十一軍接引掩護下，沿京杭國道南進，預定於嘉興集結整頓，再向上海前進。23日16時，第五十四軍主力抵達漕橋，復奉令掩護沿京杭國道轉進之國軍，迄當日21時，始奉令將掩護任務，交由江蘇省教導總隊接替後，方始繼續向嘉興前進。歷經3日急行軍，迄26日進抵吳興。

此時，共軍第二十八軍、第二十九軍已侵抵蘇州，與國軍發生激戰。第五十四軍

136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340,341。二、關漢騫，〈戎馬關山話當年—關漢騫將軍回憶錄〉收錄在《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370。4月21日，共軍在江陰以西的王師塘、天生港和江陰以東的石碑港、長山等地，一舉突破國軍的防禦，連續擊退了國軍第五十四軍、第二十一軍、第一二三軍的多次反撲。參閱葉飛，〈飛渡長江會戰淞滬〉收錄在《渡江戰役》（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頁513。4月22日，第二九一師師長廖定藩在常州潘墅鎮作戰殉職。參閱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13。

13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347。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49）》（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3年），頁125記：4月22日，江北共軍在鎮江以東各渡口過江，據報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叛變，並控制其附近海軍不能開砲擊共軍。因之共軍無甚阻礙，僅陸軍抵抗而已。至下午共軍已逼進常州以北地區，何應欽提議應下令總退卻，不然被共軍節節截斷，再遲且受其大包圍，京滬沿線全軍有被殲滅可能，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完全同意。認為以今日軍情，除此無法保存，但應固守南京、上海，作背城借一之戰。

138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粟裕、張震關於東集團各部渡江情況致中央軍委等電（1949年4月22日）〉收錄在《渡江戰役》（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頁193。葉飛，〈飛渡長江會戰淞滬〉收錄在《渡江戰役》（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頁514記：共軍於4月22日中午，在常州百丈鎮地區，「擊殲」第八師兩千餘人。

軍長闕漢騫惟恐蘇州之敵，先我南下嘉興，截斷滬杭通路，遂利用輜汽兵第十八團大卡車32輛，先輸送一部至嘉興以北之平望，掩護軍主力於28日拂曉安抵嘉興。28日入夜後，第五十四軍主力繼續向上海前進，先於上海西郊龍華完成集結後，旋復進抵南翔以西占領陣地，擔負保衛淞滬之使命。¹³⁹

三、淞滬保衛戰

民國38年4月20日，共軍突破江防時，原駐淞滬國軍第三十七、五十二、七十五軍，即極積加強工事，準備與共軍決戰。未幾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由南京移駐上海，湯恩伯總司令深感守備兵力不足，除令正在杭州收容整補之第九十九軍所屬第九十九師即日運上海滬加強守備外，並獲悉扼守江防之部隊，僅正在京滬線上之第五十四軍略為完整，其他第二十一、五十一、一二三軍均在江防作戰後，殘破已甚。

4月24日，湯恩伯總司令命令第二十一軍在無錫附近，第五十一軍在宜興附近，第一二三軍在常熟、蘇州、吳江、平望、嘉興之線，各占領外圍據點，掩護陣地，一面掩護收容，一面利用公路或鐵路循迴運輸，向上海集中。同時將杭甬線上之整訓之第二十軍調往上海，並令第五十二軍、第七十五軍扼守滬西月浦、劉行、大場、真茹、虹橋、華涇一帶；第三十七軍扼守浦東，趕緊加強野戰工事及副防禦陣地，以備迎擊進犯之共軍。惟是時國軍除原駐淞滬部隊外，其餘各部隊經過江防戰役後，大多戰力脆弱。另外，海軍第一艦隊大、小艦艇20艘泊於吳淞一帶江面。駐滬空軍為空軍第四軍區一部，有戰鬥機20架，輕轟炸機10架。以上我軍兵員共計14萬6千人，大、小火砲300門（含15噸戰車74輛），共軍與國軍兵力約三比一，共軍占有絕對優勢。¹⁴⁰

第五十四軍稍早在江蘇丹陽擔任江防機動部隊，4月於桃花港、龍虎鎮等地參加阻擊共軍渡江戰役後，即開上海擔任外圍防務。¹⁴¹4月26日，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至上海，召集駐滬國軍部隊中級以上官長訓話，並視察陣地工事。28日，蔣總裁召見第二十一軍軍長王克俊、第七十五軍軍長吳仲直、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等各軍長。¹⁴²

民國38年5月7日，淞滬防衛司令部司令官石覺有鑑於常熟、蘇州方面之共軍，

13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348。

140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淞滬保衛戰》，民國50年，頁8,9。

141 國軍檔案，《陸軍軍沿革史（五十四軍）》〈陸軍第54軍第92師沿革史提要表〉，頁127，檔號：153.43/7421。

142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49）》，頁128,130。

逐漸近迫滬西近郊，判斷共軍將進攻滬西國軍主陣地，企圖直撲吳淞口，截斷國軍海上通路。石覺司令官當即令滬西守備部隊第五十二軍、第五十四軍嚴密搜索，加強警戒，防範共軍強襲。另命令在太倉之線，擔任警戒之第一二三軍第三〇八師改隸第五十二軍軍長劉玉章統一指揮。¹⁴³

5月10日，共軍第三野戰軍下達「淞滬戰役作戰命令」，決定以第九、十兵團指揮8個軍攻取上海。¹⁴⁴該作戰命令概要如下：以共軍第九兵團（欠第三十三軍），指揮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一軍，附特種縱隊砲兵第四團，首先以第二十、三十、三十一軍迂回浦東，攻取平湖、金山衛、奉賢、南匯、川沙等地，切斷國軍由淞滬向東南之退路，並割殲嘉善地區國軍；共軍第二十、二十七軍視機控制青浦、松江（均不含）以西地區；爾後各軍待命由東、南、西三面協同第十兵團會攻上海市區。以第十兵團（欠第三十一軍）指揮第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軍，附特種縱隊砲兵第五、六團及工兵營，首先第二十八、二十九軍攻占吳淞、寶山，切實封鎖黃浦江口，阻截國軍船艦之運輸；第二十六軍攻占昆山、安亭，策應第二十八軍；第三十三軍集結常熟地區，為兵團預備隊；爾後，各軍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區協同第九兵團會攻上海市區。共軍第九、十兩兵團作戰分界線；蘇州河即吳淞江（不含）以南及浦東屬第九兵團；蘇州河（含）以北及閘北、吳淞屬第十兵團。¹⁴⁵

5月12日，共軍後續部隊陸續到達上海。13日晨，共軍攻陷太倉、嘉定、羅店等地。另共軍一部繞越羅店，逕向獅子林、月浦、楊行之線國軍陣地進犯。14時，共軍以人海戰術，向第五十二、五十四軍陣地，傾力猛攻，我軍官兵憑既設工事，奮勇迎擊，共軍久攻不下，傷亡慘重，遂集中砲火向月浦濫射，造成我軍不僅工事盡毀，官兵傷亡慘重，終為共軍楔入月浦。¹⁴⁶

5月17日，京滬杭警備總令湯恩伯有鑑於浦東方面工事構築，不如浦西方面堅

143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384。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淞滬保衛戰》，頁28。

144 （中共）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360。

145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三野戰軍淞滬戰役作戰命令（1949年5月10日）〉收錄在《渡江戰役》，頁279-281。二、（中共）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360。

146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淞滬保衛戰》，頁29。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385。

強，且守備部隊戰力較單薄。為統一浦東方面作戰指揮，遂派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為浦東兵團指揮官，仍歸淞滬防衛司令官石覺指揮。¹⁴⁷

5月18日起，共軍沿著劉行、大場、真如外圍，以鉗形攻擊，對國軍的防禦體系展開「剝竹筍」、「削蘿蔔」式的戰鬥。共軍第七十七師於18日上午攻占劉行東南的楊家宅、城隍橋等地，「擊潰」第五十四軍第一九八師第五九四團一部。¹⁴⁸同(18)日南翔突告不守，第五十四軍一部退守真茹。我軍因南翔失守，以致劉行形成突出，而構成共軍圍攻之焦點，戰況空前激烈。¹⁴⁹

5月21日，共軍第三野戰軍下達〈淞滬戰役攻擊命令〉，決定於23日對淞滬發起總攻擊。總攻擊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全殲」浦東地區國軍，控制黃浦江東(右)岸陣地，封鎖國軍海上退路，限於5月23日前完成。第二階段，預定於5月27日發起，奪取吳淞、寶山地區外圍碉堡，完成對蘇州河以北地區國軍之包圍。第三階段「聚殲」可能退縮到江灣為中心的國軍，達成攻占淞滬全區之目的。¹⁵⁰

5月22日，共軍獲悉第五十四軍從真如撤走，共軍立即進占真如。¹⁵¹24日，淞滬防衛司令官石覺命令駐浦東第七十五軍抽調第六師(欠第十八團)立即回駐江灣，第六師第十七團歸第五十二軍指揮，第六師師部(欠)歸第五十四軍指揮。¹⁵²

5月24日下午，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的參謀周宏濤由上海至澎湖向蔣回報，上海南區徐家匯七賢一帶交通警察總部陣地，以及浦東第三十七軍陣地皆已被共軍突破。蔣總裁認為滬戰不能望其久守，並於25日指示蔣經國赴滬告訴湯恩伯總司令，縮短原定戰線後，再圖安全撤退，但余意如能固守，仍應不撤，並告其撤退，武器及物資如來不及，亦應設法毀滅，總不使落入共軍之手為其宣傳，此比戰勝更重要。¹⁵³同(24)日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奉命由浦東轉進臺灣，當船出吳淞口時，夜已深，兩

147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淞滬保衛戰》，頁31。

148 王一平、李耀文，〈挺進上海軍事政治雙勝利〉收錄在《渡江戰役》，頁676。

14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387。

150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粟裕張震關於總攻上海的部署致中央軍委電(1949年5月21日)〉收錄在《渡江戰役》，頁281,308,309。二、(中共)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364,365。

151 葉飛，〈飛渡長江會戰淞滬〉收錄在《渡江戰役》，頁523。

15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394。

153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49)》，頁158。

岸大火連天，闕軍長有感此時不知置身何處。¹⁵⁴

時因共軍已攻占浦東及上海市區大部，財力、物力及水電設備均不為我有，軍食民糧，難以久持，且江灣機場已遭共軍砲火破壞，無法使用，倘共軍長程火炮推至白龍口海濱，則海運補給與陸海軍連繫協同均感困難。為保持國軍戰力與顧及上海600萬市民生命財產安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毅然決心及時撤軍，命令淞滬防衛司令部實施。

淞滬防衛司令官石覺遵令後，於5月25日正午召集各軍主要人員面示撤退機宜，並授予命令，各部隊於25日黃昏後開始行動。第五十四軍主力自5月13日在南翔附近與敵激戰多日後，奉令前往張華濱碼頭，之後該軍分別搭乘招商局海吉輪（5,000人）、海鷹輪（6,500人）、海蘇輪（5,500人）海運浙江舟山。26日拂曉後，淞滬國軍最後船舶駛離吳淞口，於27日以後陸續海運舟山集中。¹⁵⁵

稍早5月26日晨，共軍第二十九軍一部沿寶山至吳淞口的長江大堤進犯。26日5時30分左右，共軍一部攻抵吳淞口。時第五十四軍第二九一師第八七三團正在長江大堤防波堤旁登船中，突然遭敵攻擊，來不及應戰，第八七三團團長以下一千餘人，以及大批武器裝備被共軍擄獲。¹⁵⁶

陸、建軍發展歷程與戰場作戰得失檢討

一、膠東剿共作戰重創共軍收復失地鞏固青島安全

民國35年7月，第五十四軍海運青島後，協同友軍掃蕩膠濟鐵路東段共軍，整編第五十四師（第五十四軍改番號）第八旅克復即墨後，按上級命令應取膠縣，闕漢騫師長以部隊久戰須稍整理，並相信共軍將如傳言必有大軍固守膠縣以東大沽河，故主張暫就原態勢整補後再圖西進。當時第八旅旅長劉廉一獨持異議，力主一部北追

154 闕漢騫，〈戎馬關山話當年—闕漢騫將軍回憶錄〉收錄在《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371。

155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淞滬保衛戰》，頁35、36及插表第四。二、國軍檔案，《陸軍軍沿革史（五十四軍）》〈陸軍第54軍第92師沿革史提要表〉，頁0127，檔號：153.43/7421。5月26日，蔣中正總裁獲報，湯恩伯已上船，在吳淞口指揮各軍撤退，蔣認為此在意想之中，惟心中悵鬱不已。參閱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49）》，頁159。

156 《鐵流》編委員，《鐵流：葉挺部隊——老戰士回憶錄》（上海：上海教育第二學院，1998年），頁160。

敗退之敵，主力應速西進，即取膠縣，後經說明，始獲闕師長同意，並令第八旅主攻。第八旅在一部友軍右側掩護下，利用大沽河固有石橋及若干徒涉場，強行渡河。雖曾遭敵抵抗，以犢虎初出，勇氣百倍，戰況發展極為順利，攻克膠縣。我軍出奇制勝之作為，實出共軍意料之外。此役雖未能殲滅共軍，然我軍得以收復青島以西重要城市，且因膠縣、即墨、青島相連。已成犄角之勢，防衛青島之作戰形勢乃益臻鞏固。¹⁵⁷此次作戰國軍利用外線有利態勢，東、西夾擊，迫使共軍放棄既定陣地，而向北撤退。假設當時東、西兩路軍能繼續快速挺進，形成絕對優勢，必可使敵難以脫逃，予以澈底殲滅，獲得決定性戰果。¹⁵⁸

二、綏靖戡亂剿共作戰官兵果敢行動勇於奮戰

民國36年11月，整編第五十四師在膠東半島海陽剿共作戰期間，以不足5個團兵力守備海陽，所幸我將士用命，背水而戰。時第三十六旅旅長李志鵬以果敢行動親督1個營，攻占玉皇頂最高點，控制共軍要害，使我軍從容部署，得以與敵酣鬥四十餘天。其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認為有海運價值，全部安然運抵青島。¹⁵⁹

民國38年4月下旬，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有鑑於共軍已全面渡犯，各江防陣地，均陷於混戰，情況危殆，飭令揚中以東第五十四軍、第五十一軍、第二十一軍、第一二三軍即向淞滬轉移，時第五十四軍在兩翼友軍第二十一軍、第五十一軍悉皆次第撤離之際，不僅於圩塘力挫共軍在先，更於常州屹立固守，掩護友軍移在後，終使當面共軍未敢大膽進迫，對於友軍（第二十一軍、第五十一軍）安然脫離戰場，功不可沒。第五十四軍自江防作戰以來，雖險象環生，終能安全轉進上海，全部戰損僅約1個團，誠屬不易。先後轉進至上海國軍，計共有第五十四軍、第二十一軍、第五十一軍、第一二三軍、第九十九軍第九十九師，雖然僅為整個江防兵力五分之一，但對於戡亂後期淞滬保衛戰，確具有不可忽視之價值。¹⁶⁰

民國38年5月，淞滬保衛戰期，共軍高層指出，國軍第五十二軍、第五十四軍、

157 劉廉一，〈戡亂魯東作戰回憶〉收錄在《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286,292,293。

15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軍對匪作戰成敗史例》，民國76年，頁257,258。

159 闕漢騫，〈戎馬關山話當年——闕漢騫將軍回憶錄〉收錄在《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368

16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347,348。

第九十九師及第一四六師為守滬之精萃，戰鬥力為現國軍中最強者。¹⁶¹淞滬保衛戰期間，我陸海空三軍均能協同確實；在月浦、楊行、高橋、海濱浴場等處，以陸海空三軍及步戰砲聯合作戰，因而屢次對敵施行猛烈集火射擊，給予共軍最大之打擊，尤其海軍威力之充分發揮，可謂毫無遺憾。另陸軍部隊不論守備或攻擊，無不沉著勇敢，戰果豐碩；例如月浦、楊行、劉行、大場等處之第五十二軍、第五十四軍、第九十九師，與高橋方面之第七十五軍、第十二軍等部隊與敵接戰時，雖敵往往約以1個師兵力對我1個營，且敵晝夜輪番攻擊，屢屢滲入我陣地內，我守軍均能各自堅守堡壘，而預備隊、戰車、砲兵等協同逆襲，給予共軍痛擊，我海空軍火力對共軍後續部隊之遮斷及制壓，亦能適合時機，達成任務。¹⁶²

民國39年4月16日，蔣中正總統在臺北陽明山革命實踐院「軍人魂」訓詞中，曾沉痛指出：「……自從我去年下野以後……祇聽到某軍長棄職潛逃，某師長被俘投降，除了楊幹才軍長在宣城自戕，及（第五十四軍第二九一師）廖定藩師長在上海（應該為常州）陣亡以外，再沒有聽到有慷慨成仁，盡職殉國的高級將領，殊為可痛！」¹⁶³

三、機動作戰常能出敵意表重創共軍

整編第五十四師在膠濟路東段作戰之際，在民國35年10月4日先以主力趨北，5日突然轉向段泊蘭，頗能出敵意表，致共軍難以因應，於蒙受重大犧牲後，向東撤退，故該師所受側背威脅，乃得解除。又當11月2日，向平度推進之際，於塔丘東西遭共軍圍攻，闕漢騫師長適時以第三十六旅繞越攻擊敵之左側背，迫使敵進退失據，終致全線潰退。闕師長因勢利導，臨機運用，頗能符合機動作戰之旨趣。又整編第八師對平度之攻擊，初沿煙濰公路，俟進出新河鎮後，突然轉鋒南下，乘虛蹈隙，襲占平度，策應整編第五十四師之作戰，均有出敵意表之效，值得借鏡。¹⁶⁴

四、編制不合時宜及內部派別造成人事升遷不公

國軍陸軍部隊採取「三三制」，在剿共作戰上頗有問題，因為對共軍多為不預期遭遇戰，兵力使用極須富有彈性，重點方面固須澈底集中兵力，但在次要與其他方面，

161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粟裕、張震關於滬敵守備特點和我應採取的對策致第三野戰軍各兵團首長等電（1949年5月16日）〉收錄在《渡江戰役》，頁296。

162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淞滬保衛戰》，頁57。

163 胡雍之，《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13。

16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112,113。

則尤須講求多方節約兵力，以便適應高度之機動力。三三制即係以兵力三等分，雖可似作戰地域劃分大小以部署兵力，但在使用方面來說，即缺乏運用之彈性，如師改以營為戰鬥單位，隨時適應狀況以團戰鬥群方式予以指揮，則反較一師三團，一團三營固定之編制為合用。至於軍團與軍，軍與師間之指揮關係係，則更須依戰況需要，適時適切加以調整，實不宜拘泥成規，陷於定型。至若在同一地區逐行同一戰鬥任務的各部隊，尤須置於一個指揮官統一指揮或管制之下，才可運用靈活而使用方便。¹⁶⁵

第五十四軍第一九八師為軍長闕漢騫的基本隊伍，第八師則為抗戰後期由胡宗南部撥編第五十四軍的「外牌子」，因此在戡亂後期錦瀋會戰遼西塔山作戰期間，闕軍長藉口第八師與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傑的關係，遂派第八師擔任主攻，與共軍打硬仗，而將第一九八師作為機動預備或第二線部隊使用，造成第八師官兵不滿。¹⁶⁶

民國37年9月，暫編第五十七師在錦西及興城遭共軍重創，朱茂榛師長兵敗逃往葫蘆島，旋被撤職，由第一九八師副師長廖定藩調升暫編第五十七師師長。第八師副師長施有仁認為第五十四軍的副師長他資格老，闕漢騫軍長卻以比施有仁資歷淺得很多的第一九八師副師長廖楚藩升任。施有仁當時氣憤極了，後來施有仁投共此有跡可尋。¹⁶⁷

五、戰場主官指揮不當以致部隊遭敵重創

民國36年11月及12月，整編第五十四師在膠東半島海陽及萊陽剿共作失利，檢討其原因係該師主力於進抵海陽時，以未能控制附近高地，以致其以後行動喪失自由，及至增援部隊於橋頭、金口為共軍分別包圍，該師又未能採取積極行動相機出擊，初期援軍內外呼應，仍雌伏不動，據城困守，未積極進殲犯敵，終致由海上撤退殊堪惋惜。¹⁶⁸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對整編第五十四師師長闕漢騫在山東海陽、萊陽剿共作戰之表現頗為不滿，蔣在民國36年11月29日在日記寫下：「聽取戰局報告，乃知海陽與金口戰況完全陷於被動，將心恐慌人心陷溺，稍一頓挫即告急救，甚至魂不附體，

165 劉廉一，〈戡亂魯東作戰回憶〉收錄在《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317,318。

166 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73,274,279。

167 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79。

16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軍對匪作戰成敗史例》，頁389,390。

就近兵力可以運用者反置若無睹，而求救於數千里外之遠方，將領心神之萎頓怯懦，不知前途如何結局矣。」¹⁶⁹12月6日，蔣主席致電膠東兵團司令官范漢傑告以：「此次闕（漢騫）師以五團之眾，而不能擊破匪十三縱隊之殘部，自金口解圍以後，明知匪主力已潰退，該師長猶潛伏海陽，不敢出擊，必待海運回青，此為我革命軍人畏匪怕死，最怯懦無恥之表現。三十年來革命戰爭中，從未見有如此可恥之戰局，殊堪痛憤，若再不知恥發奮，仍懾伏海陽，束手待斃，以污辱我軍譽，則應立即革職嚴懲，希即轉令該師長知照。」¹⁷⁰

12月15日，范漢傑司令官致電蔣中正主席告以：「13日19時迄14日3時，匪向我萊陽守軍胡（翼烜）團猛攻未逞，乃大量施放催淚瓦斯，我堡內官兵失去戰鬥力，要點被匪突破。胡團長中毒，於晨3時許，率兵十餘突出城外。」蔣主席研判范司令官對萊陽戰局報告不實，有所隱瞞朦混，蔣在16日日記寫下：「審閱戰報，知萊陽守軍突圍，其實已失陷，而前報固守解圍實妄也，應查辦。」16日蔣主席致電范司令官告以：「據匪宣傳萊陽於13日晚11時被匪攻陷，當時萊陽實情究竟為何，我增援部隊何日何時到達萊陽，皆希切實查報。」¹⁷¹18日，蔣主席再致電范司令官告以：「萊陽失陷實情，以及我軍占領水溝頭3日以後，尚不敢進入萊陽城，吾弟來報，皆隱約其詞，似有諱莫如深之感，其究竟何在？前令闕（漢騫）師長知恥奮鬥，問其如何自處之道之電，有否轉交，為何至今未復，望將前方各種情形，務須忠實詳報，勿稍朦混為要。」¹⁷²

蔣中正主席在民國36年12月19日日記寫下：「第五十四師闕漢騫師長與劉金奎旅長怯懦畏縮作戰不力，且有抗命不從之慮，故心緒煩躁不安，而范漢傑指揮無方，以致所部不滿令人失望，更為憂傷也。……研究戰局與膠東半島部署之決定，以前方紀律士氣皆不能不暫停進剿、澈底整頓也。」之後因萊陽戰事膠著，蔣主席在12月24日日記寫下：「近日最憂者為萊陽（整編）第五十四師進展遲鈍，該師精神與軍紀疲現已極，非澈底改革不可。」¹⁷³

169 蔣中正，《蔣中正先生日記》，未刊本，民國36年，11月29日。

170 〈蔣中正致范漢傑電（民國36年12月6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323-019。

171 〈范漢傑致蔣中正電（民國36年12月15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22-047。

172 〈蔣中正致范漢傑電（民國36年12月18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22-053。

173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民國36年12月24日，未刊本。

為此蔣中正主席於民國37年1月2日致電闕漢騫師長革職留任，以觀後效，其電文如下：「弟既自知未克達成任務為辱職，呈請處分為慰，茲仍以革職留任，戴罪圖功之處分，暫不重罰，以觀後效。此次膠東戰局失敗，究其原因，在劉（金奎）旅長畏縮不前，對上官、對友軍皆坐視不救，而且謊報匪情，貽誤戰機，以致影響整個士氣與全局之不利……即應將該旅長徹革拿辦，解京審判。至該旅長遺缺，最好由此次萊陽受傷之胡（翼烜）團長遞補如何，希即詳復。」¹⁷⁴

戡亂後期，長江江防作戰，國軍總兵力約二十個軍，以13個軍於第一線直接配備，僅控置4個軍在後方地區，保持機動，而此4個軍中，第七十三軍及第一〇六軍戰力薄弱，形同虛設，從未投入戰鬥，實僅有第五十四軍及第九十九軍兩個軍而已，其餘3個軍，則專注在淞滬工事之構築，未直接參加江防作戰，復無第二線陣地之整備，無怪一旦江防潰決，即一瀉千里，造成不可收拾之局。¹⁷⁵

六、指揮系統不明紊亂將領對剿共作戰缺乏信心

東北剿匪副總司令范漢傑以剿總錦州指揮所兼主任駐節錦州，指揮錦州至山海關國軍部隊。民國37年9月，錦州遭共軍圍攻，范漢傑主任卻對其轄區部隊無法完全掌控。時陸續增援錦國軍部隊計有3個軍11個師，蔣中正總統命令第十七兵團司令官侯鏡如由華北前來錦西指揮東進兵團作戰，可惜在戰況最激烈階段，在錦葫地區實際上是無專責指揮官。¹⁷⁶

東進兵團名義上由林偉鵄擔任司令官，但在指揮系統上僅指揮其所轄第六十二軍，但依據蔣中正總統給林偉鵄的親筆信中，東進兵團又受第五十四軍軍長兼錦葫防守指揮官闕漢騫所節制。然而在軍事會議上有關攻擊部署等悉由林偉鵄決定，而對第五十四軍的使用在實質上為林偉鵄司令官直接指揮，闕漢騫軍長對於林偉鵄司令官運用第五十四軍的任何計畫則無從干涉，因權責未明，彼此過於客套，未能對友軍作命令式的要求，以致攻擊塔山難奏事功，終招敗局。¹⁷⁷

臨陣更調將領為兵家之大忌，錦瀋會戰期間，東進兵團援軍於3週內，竟更調將

174 〈蔣中正致闕漢騫電（民國37年1月2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22-084。

17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362。

176 三軍大學，《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四冊，戡亂前期，（上冊），頁143。

17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27。

領達4次之多，如最初為闕漢騫，次侯鏡如，再次陳鐵，最後杜聿明。¹⁷⁸西進兵團向瀋陽轉進時，因東北剿總直接介入，以致形成多頭指揮，造成全面混亂。¹⁷⁹

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就錦瀋會戰遼西塔山作戰失敗的原因指出：當我軍攻擊塔山之初，即遭共軍堅強抵抗，我第八師一部曾一度衝入塔山，但又被迫右移，闕漢騫軍長當時主張避開正面攻堅，以有力之一部向其右翼老官堡包圍，其時東進兵團指揮官幾天一換，換到四、五次之多，各懷成見，有輕敵而蒙受損失者，亦有畏匪而不敢大膽包圍者，說來頭頭是道，一到緊急關頭，兵俱各面面相覷。又以其時我海空精銳都趕到助戰，我亦擁有強大砲隊，以為小小塔山不難毀平，而忘卻勁敵當前，卒至遷延時日，一籌莫展，迨廖耀湘兵團瓦解，錦州城陷，幾乎大勢已去。而究錦州解圍未能達成任務之責，當時幾個指揮官應共負責之，闕軍長自認曾負責指揮，自不能例外。向使當日闕軍長主張出左翼老官堡，繞過塔山，迂迴高橋，鹿死誰手，尚難預知。闕軍長尊重上級意旨，未能獨斷專行，坐失良機，致負極峰付託之重，又未能解范漢傑長官之圍，有過失。¹⁸⁰

民國37年10月15日，錦州失守，蔣中正總統在10月17日日記寫下：「昨午在錦西闕漢騫軍部聽取其作戰報告經過，支吾其詞，如以許新兵力與匪最無力之第四、十一兩縱隊作戰，不能衝破其防線，增援相隔60華里之錦州以致淪陷，言之痛憤。該闕漢騫在海陽畏縮怕匪，本應早撤辦，卒因范漢傑保薦延誤至今，不勝悔恨，惟此時臨戰易將，無人負責，復以羅勸阻，姑再試之，以觀其後效如何。召陳鐵、侯鏡如、羅奇與闕等決定計畫，下令後訓誡漢騫畢，3時半由錦西起飛，6時到北平，甚歎將領貪私圖利，寧願被匪困死，而不肯遵命撤防自救之心理，思之痛心，若不澈底改革，何以革命。」¹⁸¹

徐蚌會戰期間，第五十四軍奉令馳援被困於雙堆集之第十二兵團。當第五十四軍由臨淮關渡過淮河攻擊前進，進展極為順利，但因友軍行動遲緩，未能齊頭並進，我方再度攻擊前進時，而第十二兵團已被共軍「擊潰」，戰事亦隨之結束。此次會戰在戰略上而言，國軍為外線作戰，本處於有利態勢，因指揮者未能把握戰機，又未能

178 國防部印，《剿匪作戰有關問題二十八個答案》（第一類），頁36。

17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24。

180 闕漢騫，〈戎馬關山話當年—闕漢騫將軍回憶錄〉收錄在，《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369。

181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48）》，頁278。

統一命令，致勇者獨進，怯者觀望不前，陷戰力於分散之弊，予共軍以各個擊破之機。¹⁸²

民國38年5月16日，正值國軍與共軍在淞滬進行激戰期間，蔣經國自上海到定海向蔣中正總裁報告淞滬戰情，表示戰況尚佳，但南匯、川沙二縣城已失，浦東兵力與部隊較弱為虞耳。毛人鳳來報告滬情，稱高級將領雖有決戰之決心，但皆無固守到底之信心。乃致函湯恩伯、周至柔、桂永清三軍總司令激勉之，並指示其運輸物資。¹⁸³

七、長期剿共官兵傷亡重大部隊缺員嚴重未經整補影響戰力

民國37年9月、10月，第五十四軍參與遼瀋會戰遼西作戰期間，多次強攻塔山，遭共軍頑強抗擊，攻勢受挫，戰損慘重，尤以第五十四軍暫編第五十七師（第二九一師）在遼西作戰初期已遭共軍重創，戰力薄弱，第八師在遼西作戰傷亡高達五千餘人，元氣大傷，第一九八師亦缺員很大。¹⁸⁴

民國38年4月，雖然第五十四軍在長江江防作戰中，戰損較輕，但與共軍激戰之後，未經休整，復又擔負京滬正面防守重任，該軍久戰兵疲，在淞滬保衛復與共軍激戰兩週，戰損甚重。¹⁸⁵

民國38年6月，第五十四軍第一九八師來臺後，因稍早在淞滬保衛戰中，戰損嚴重，於7月，以青島補訓第二團撥補第一九八師，編入該師第五九二團。8月，第一九八師調宜蘭，擔任蘭陽地區守備任務。¹⁸⁶9月1日，第五十四軍奉令依東南區陸軍編制，

182 關漢騫，〈戎馬關山話當年—關漢騫將軍回憶錄〉收錄在，《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370。

183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48）》，頁150。5月29日午前，孫立人不願上海撤退之部隊來臺，蔣中正總裁令其設法代籌駐，及讓出若干該部營房，彼設詞搪塞，並多說無謂攻訐之語，令人更覺悲傷。參閱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48）》，頁162。

184 施有仁，〈在淮海南線的第五十四軍〉收錄在《淮海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469。

18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八冊，華東地區作戰（下），頁404。關漢騫軍長回憶：淞滬此役第五十四軍第八師全部犧牲，第二九一師所餘無幾，只剩第一九八師矣。參閱關漢騫，〈戎馬關山話當年—關漢騫將軍回憶錄〉收錄在《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371。國軍檔案，《陸軍沿革史（五十四軍）》〈陸軍第五十四軍第九十二師沿革史提要表〉，頁127記：第五十四軍由上海轉進臺灣時，因部隊與共軍膠著無法脫離，加以船隻不敷分配，以致多數官兵未得登輪來臺。

186 參閱一、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85。二、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頁362。

轄第八師、第一九八師。第二九一師因兵員短缺嚴重，改編為幹部師，保留番號，待補兵額。¹⁸⁷

八、膠東剿共作戰部分官兵不擅夜戰及共軍兇猛產生懼敵心理

整編第五十四師擔任膠濟路東段掃蕩共軍作戰期間，以第八旅駐防膠縣，旋該旅奉令以1個加強營占領膠縣與高密之間鐵路據點芝蘭莊，以利爾後西進，第八旅旅長劉廉一以第二十二團主力控置於芝蘭莊與膠縣間大行莊。當共軍以優勢兵力大舉進犯芝蘭莊，劉旅長即命令第二十二團主力連夜增援芝蘭莊，但副旅長周文韜認為我軍不擅長夜戰，且芝蘭莊守軍可堅守到次日無問題，建議天明再行動。未料半夜，劉旅長接獲芝蘭莊陣地被敵攻破數處求救信號，當即命令第二十二團西進馳援，以解芝蘭莊之危。第二十二團團長曾瑞文因沿途有敵擾亂，行進遲緩，及到達芝蘭莊附近，敵已揚長而去，我軍因傷亡慘重，被迫撤離芝蘭莊。然經此惡戰，部隊懾於共軍兇猛，及大量使用爆炸式武器，逐漸產生懼敵心理，凡派部隊出擊掃蕩共軍時，均面有難色，幹部雖有拼死決心，而無勝利的信心，處處表現消極。¹⁸⁸

九、重要主官忠誠度有問題因叛亂罪撤職事件不斷

民國38年8月，第五十四軍第八師師長施有仁由臺灣潛逃中國大陸投共，第八師師長遺缺由第一九八師副師長楊楚材調升。¹⁸⁹39年6月初，蔣中正總統懷疑第五十四軍軍長張純忠誠有問題，要特務人員查察張純的生活。¹⁹⁰同(6)月，第八師師長楊楚材因叛亂罪被判刑撤職。7月29日，國防部判決以楊楚材預備將軍隊交付叛徒，處有期徒刑10年。¹⁹¹9月1日，第九十二師師長陳寶華因叛亂罪被撤職，由副師長劉鐵君代理師長(12月16日，代師長劉鐵君升任師長)。¹⁹²

187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陸軍沿革史(54軍)》，未刊本，手編頁碼7。

188 劉廉一，〈戡亂魯東作戰回憶〉收錄在《戎馬關山話當年——陸軍第五十四軍史略》，頁288,289,290。

189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0)》，頁152。

190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0)》，頁170。

191 參閱一、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50)》，頁152。二、楊楚材等叛亂案(民國39年8月24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局，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46924444/20/002。

192 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編印，《陸軍沿革史初稿》，頁277,285,288。39年9月1日，第九十二師師長陳寶華被撤職，陳寶華於師長任內，因包庇其兒子陳德彰共謀案被撤職法辦。44年2月26日，陳寶華、陳德彰父子被槍決(國防部44年理玷35號判決書處死刑)。參閱陸軍總司令編印，《陸軍各軍師簡史》，頁370。

柒、結語

第五十四軍成軍於抗戰初期，至抗戰後期在美援裝備下，全軍成為美械化戰鬥力堅強之國軍勁旅，在民國33年反攻滇西作戰，協同友軍殲滅日軍，光復滇西騰衝、龍陵地區，並與駐印軍會師畹町，打通中印公路。接著全軍移防貴州，準備參與華南反攻作戰。3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八年抗戰勝利，第五十四軍奉命接收廣州，之後主力駐防廣州，負責受降，及廣州地區警備任務。

抗戰勝利後，中共全面武裝叛亂，第五十四軍曾派兵清剿廣州附近東江及粵北共軍或土共。民國35年7月，因膠東赤禍嚴重，共軍侵抵青島郊外，情勢危殆。中央遂命令第五十四軍海運青島，由第二綏靖區指揮，協同友軍清剿膠東共軍，成功打通膠濟鐵路東段，至此青島局勢得以轉危為安。然而國軍僅是收復膠濟線東段沿線城市，並未能全面殲滅共軍，殊感遺憾。

民國36年11月，第五十四軍（時更名為整編第五十四師）主力在海陽被共軍包圍，所幸與敵激戰對峙多日後，最終在海軍協助下，全軍成功突圍，由海軍海運至青島。之後萊陽被共軍攻陷，守城一團兵力，除胡翼烜團長少數人突圍成功外，全團覆沒。為此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對闕漢騫師長指揮不當有所責備外，並將作戰不力的第一九八旅旅長劉金奎撤職押解至南京送審。第五十四軍在海陽及萊陽剿共失利，除了主官大意及指揮不當外，膠東地區被中共盤據多年，赤化已深，當地百姓大多傾向中共，我軍情報失靈，且行蹤為共軍掌握，加以地廣兵分，剿共作戰難以成功。

民國37年初，第五十四軍奉命從膠東移防東北，歸東北剿匪總部錦州指揮所指揮，駐防遼西錦西與興城等地。第五十四軍移防東北前，因戰力較強的第三十六師留駐膠東，改隸第五十軍，東北剿匪總部遂將由交警部隊及保安部隊改編的暫編第五十七師撥隸第五十四軍。然而暫編第五十七師戰力及裝備薄弱，以致第五十四軍整體戰力下滑。9月中旬，錦瀋會戰爆發，共軍大舉進犯遼西錦州，戰力薄弱的第五十四軍暫編第五十七師主力在開戰不久，即在興城地區被共軍擊潰。錦州遭共軍圍攻在急，國軍組成東、西兩兵團企圖援錦。時第五十四軍納編東進兵團戰鬥序列，與友軍協同作戰，未料在塔山遭共軍阻擊，雖多次強攻，仍未能奏功，結果傷亡甚重。10月15日，錦州失守。11月2日，瀋陽淪陷，東北戰局大勢已去，第五十四軍與撤守葫蘆島友軍奉命海運轉進上海。

第五十四軍在東北作戰損失慘重，駐防南京及蘇南，原要從事整補，旋因徐蚌會戰吃緊，奉命北上蚌埠，協同友軍企圖解救在雙堆集被共軍包圍之第十二兵團。第五十四軍雖然對敵攻勢頗有進展，但因友軍行動遲緩，無法擴大戰果，最後第十二兵團仍被敵「圍殲」於雙堆集，國軍救援失敗，第五十四軍撤返淮南，之後移防蘇南，擔任江防機動部隊。

民國38年4月20日，共軍大舉渡過長江南犯。我江防部隊戰力薄弱，4月下旬，江防潰堤，共軍進犯蘇南，第五十四軍在常州、迂塘、丹陽三角地帶與敵戰鬥，第二九一師師長廖定藩在常州龍虎車站戰鬥中陣亡殉職。旋第五十四軍奉命轉進上海。5月中旬，共軍大舉進犯上海，上海國軍除第五十二軍及第五十四軍具有戰鬥力外，其他國軍各軍大多為新編或殘破之師，戰力薄弱且士氣低落。第五十四軍協同友軍與敵激戰十多日，終因不敵共軍優勢兵力及火力，加以傷亡慘重，最終於5月下旬奉命海運臺灣基隆。另外第五十四軍由上海轉進臺灣時，因部隊與共軍膠著無法脫離，加以船隻不敷分配，以致多數官兵未能登輪來臺。

第五十四軍轉進臺灣後，因稍早在滬戰戰損嚴重，兵員缺額甚多，來臺後不得不從友軍單位進行撥補，或將友軍單位改併編至第五十四軍。因此先是將青島補訓第二團撥補第一九八師，編入該師第五九二團。第二九一師因兵員短缺嚴重，改編為幹部師，保留番號，待補兵額，另將編餘軍官成立軍官戰鬥團。民國39年5月，浙江舟山國軍轉進臺灣，原暫編第一軍改編的暫編第七十一師奉令撥歸第五十四軍。

第五十四軍來臺後，主要駐守宜蘭及花東，負責臺灣東部防務，未料第五十四軍內部高層發生數起重大叛亂案件，先後有第八師師長楊楚材、第九十二師師長謝志雨、第九十二師師長陳寶華3位師長因案被撤職法辦，甚至陳寶華師長被處決等事件發生，為國軍各部隊罕見。民國43年6月，陸軍實施全面整編，第五十四軍於該(43)年7月1日番號被撤銷，軍部官兵編入第二軍團部，所屬第九十二師(師長鄭昆)改隸第九軍，第九十三師(師長胡振甲)改隸第十軍。至此成立於抗戰時期，曾轉戰蘇、皖、鄂、湘、滇、黔、桂、粵、魯、遼等省分的第五十四軍正式結束，進入歷史。

作者簡介

陳偉忠：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

膠東半島掃蕩作戰全般經過概要圖



【國軍部隊軍事校院機關沿革史】

高空的勇者——空軍第三十五中隊

金 智

摘要

冷戰時期，美國為扼止赤禍對自由世界的擴展與危害，與我國展開軍事合作，利用我方人力對中共進行情蒐。1960年10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我空軍展開對中國大陸高空偵照作業的「快刀計畫」（Project Razor），此計畫由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執行。

1972年2月下旬，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改善與中共關係，承諾終止對中國大陸的偵察任務。加上此時美國軍事間諜衛星偵測技術已臻成熟，對於我空軍獲得的情資需求依賴度降低，且共軍地對空飛彈基地日增，對於執行高空偵照任務構成嚴重威脅。1974年5月24日，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奉命停止執行偵照任務，同年11月奉令解編。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自1962年1月13日，首次執行中國大陸偵照任務，至1974年5月24日任務停止。在此12年間，一共執行220次偵照任務，其中深入中國大陸104架次，偵照範圍涵蓋中國大陸八成地區，達成重要任務，成果頗為豐碩。然而在此期間，該中隊亦有10名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或訓練時殉職。

關鍵詞：空軍第三十五中隊 黑貓中隊 快刀計畫（Project Razor）

壹、前言

冷戰時期，美國為了扼止赤禍對自由世界的擴展與危害，而當時國軍在臺整軍備戰從事反共復國作戰，美方遂與我國合作，利用我方人力對中共情資蒐集的考量，就是表面上撇開與中共直接為敵的事實，由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駕駛美方提供的飛機深入中國大陸，萬一不幸被擊落，只要說明飛機是我政府所採購的，其餘行為均與美方無關。當時我空軍有第三十四、三十五中隊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執行對中國大陸的偵照任務。¹

1950年後期，我空軍派員赴美接受U-2偵察機的飛行訓練，之後美方軍援我空軍U-2偵察機，1961年2月，「空軍氣象偵察研究組」正式在桃園成立，對外編制番號為「空軍第三十五偵察中隊」。1962年1月13日，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規劃下，開始執行對中國大陸的高空偵照任務。

1966年，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發動「文化大革命」，政治社會動盪不安，也影響共軍原子彈的研製試爆。由於蘇俄軍援中共的薩姆飛彈數量有限，加上多年來的消耗，以及中共尚未研製出對付U-2偵察機「十三號系統雷達預警器」的電子反反制系統前，共軍必須節省使用薩姆飛彈。此時U-2偵察機執行偵照任務大致很順利。²

共軍為了殲擊我U-2偵察機深入中國大陸內陸的偵照活動，稍早自1959年起，中共空軍組織飛彈部隊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機動設伏。由於機動作戰要求部隊的行動高度隱蔽，沒有固定的陣地，這就給組織通信保障帶來一定的困難。但共軍飛彈部隊通信人員很快便適應此狀況，克服困難，及時組織起有效的通信聯絡，保障了作戰的勝利。共軍飛彈部隊先後一共擊落我5架U-2偵察機，歸功於其通信保障良好，通信人員在無線電通信保持靜默的情況下，及時有效組織使用有線電通信，圓滿完成任務。³另外，共軍有鑑於蘇俄軍援的薩姆飛彈數量有限，因此多年來致力於仿製及改良薩姆飛彈，並於1965年初試射成功，接著量產自製的「紅旗1號地對空飛彈」。同（1965）年4月，共軍開始以紅旗1號地對空飛彈裝備飛彈營，接著在紅旗1號基礎

-
- 1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9年），頁26。
 - 2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民國98年8月，頁18,19。
 - 3 中共空軍司令部通信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通信兵歷史簡編（1949-1987）》，1995年，頁55。

上，於1966年3月成功研製「紅旗2號地對空飛彈」，並開始裝備飛彈部隊。隨著紅旗2號飛彈量產增加，共軍部署紅旗2號飛彈基地慢慢擴增，於是共軍恢復採用飛彈攻擊到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的U-2偵察機。

美國原先認為共軍蘇俄軍援的薩姆飛彈十分有限，用完便無法補充，直到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偵察機被共軍紅旗飛彈擊落後，加上美軍在越戰失利，美國要推動與北越進行和談，決定取消U-2偵察機對中國大陸與北越的偵照任務。1968年4月10日，美國不再批准U-2偵察機進入中國大陸及北越領空。自1968年5月起，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偵照任務改為對中國大陸沿海邊緣執行傾斜偵照（離岸偵照），不再進入內陸地區。此時美國情蒐的目標已經轉為共軍的海上實力。

1972年2月下旬，美國總統尼克森到中國大陸訪問，企圖改善與中共關係，承諾終止對中國大陸的偵察任務。此時美國發展軍事間諜衛星偵測技術已臻成熟，對於中華民國空軍高空偵察行動所獲得的情資需求已不復以往，依賴度相形降低，而且共軍地對空飛彈基地日增，對於高空偵照任務執行構成嚴重威脅。1974年初，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5月24日，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奉命停止對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7月25日，我國與美國終止「快刀計畫」。空軍第三十五中隊自1962年1月13日，首次執行中國大陸偵照任務，至1974年5月24日任務停止，同（1974）年11月解編。在此12年間，一共執行220次偵照任務，其中深入中國大陸104架次，U-2偵察機偵照範圍涵蓋了中國大陸八成地區，達成的重要任務，包括中共在新疆羅布泊第二次核彈試爆，以及偵照中國大陸各省工業、軍事、交通等目標的部署和發展，成果頗為豐碩。⁴

長期以來，中華民國空軍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派遣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對中國大陸及北越的空照任務，一直是個高度敏感的話題。隨著兩岸史料的開放，國內外陸續有一些專書，探討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的歷史與貢獻。作者長期在空軍工作，對於空軍先烈及先賢們為國家的犧牲奉獻一直感佩不已，因此蒐整兩岸有關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相關的史籍撰寫本論文，主要徵引的專書如國防部編印的《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空軍退役上將亦是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的飛行員華錫鈞所著〈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及《戰機的天空：雷霆、U2到IDF》，空軍方面負責「快刀計畫」與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的連絡人衣復恩之回憶錄《我的回

4 哈用·勒巴克，《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新北：中華戰史文獻學會，民國104年），頁139。

憶》，其他臺灣軍事史作家的著作如《黑貓中隊》（翁台生）、《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張維斌）、《悶葫蘆裡的春秋》（蔡榮光）等。大陸方面主要徵引共軍空軍退役中將林虎所著《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中共空軍司令部編研室編印的《空軍史》。筆者欲藉由蒐整兩岸史籍，綜整探討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成軍（我國與美方合作的「快刀計畫」）的時代背景，該中隊執行高空偵照任務的歷程，最後就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對美國與我國偵蒐中共軍事情資的貢獻，並探討該中隊在執行任務時的缺失，還原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正確的史實，並作為國軍日後建軍備戰之參研。

貳、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成立的時代背景與組織及任務內容

1949年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自成都播遷來臺北，之後蔣中正總統一直以反攻大陸解放同胞為使命。1950年代，我空軍經常駕駛美援飛機對大陸沿海各地實施軍事偵照任務。1956年，美國以美國洛克希德（Lockheed）飛機製造公司研製的U-2偵察機成軍以來，美國希望能在友邦國家中挑選飛行員，代替美方的飛行員執行高空偵照任務。⁵在冷戰時期，美國極需要蒐整共產國家的情資，尤其中國大陸的情資是美國最缺乏的。在此時空背景環境下，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成為為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偵照任務的最佳選擇。⁶

我空軍為了配合美方執行偵照任務，在1956年派遣6名空軍飛行員到美國接受RB-57A偵察機的飛行訓練，之後美援2架RB-57A偵察機運抵桃園空軍基地，同時我國與美方在桃園空軍基地共同成立了1個非常特殊的單位，我空軍自1957年12月6日開始使用RB-57A偵察機對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兩個月後，由於RB-57A偵察機性能欠佳，無法躲避共軍米格17型戰鬥機，因此RB-57A中止對中國大陸的偵照任務。此時，由美方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由琉球起飛，對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同時美方開始考慮改由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駛駕駛U-2偵察機執行對中國大陸的偵照任務。⁷

5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3。

6 衣復恩，〈我的回憶〉（臺北：立青文教基金會，2000年），頁165。

7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3,4。

1959年春，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兼駐臺北辦事處主任克萊恩（Ray Cline），以及在我空軍情報署署長衣復恩安排下，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向蔣中正總統作了有關U-2偵察機的簡報。⁸之後，在美國海軍輔助通信中心安排下，美方工作小組來臺勘查U-2偵察機的作業機場，美方雖然中意臺中清泉崗空軍基地的設計，但這裡軍機起飛太頻繁，而且已有美國空軍駐防，較難保密，相形之下桃園空軍基地就較沒有這些問題。⁹最後選定桃園空軍基地，該基地因地理上接近臺北，在聯絡與任務協調，以及維修後勤支援上較為方便。¹⁰

1960年10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再度派人員來臺與我政府進行協商，美方與我政府為這項合作案定名為「快刀計畫」。10月19日上午，雙方在美國海軍輔助通信中心召開「快刀計畫」第一會議，我政府方面由空軍情報署署長衣復恩和副署長黃惟敬代表。¹¹「快刀計畫」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負責，我方則由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親自督導與策劃，並責成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署長衣復恩代表我方與美方執行作戰計畫。¹²1961年1月25日，我政府與美方初次簽訂對中國大陸偵照計畫。¹³同意書文中規定美方提供2架U-2偵察機、作業經費、維修及後勤支援，我空軍提供飛行員及基地設施，此項計畫正式定名為「快刀計畫」，並給予最高優先等級。¹⁴

美國中央情報局開始組訓我空軍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的計畫是從1958年開始。當時挑選赴美接受U-2偵察機訓練的標準大概以年紀約35歲左右，階級在上尉

8 包偉光，〈回憶：中華民國空軍U-2大陸偵巡紀要〉收錄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22。1960年中，美方曾派1位空軍准將，來臺與我方接觸，後來改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負責此項工作。參閱衣復恩，《我的回憶》，頁165。

9 沈麗文，《黑貓中隊：七萬呎飛行紀事》（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40。

10 郭冠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1,12。

11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48。

12 郭冠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1。我國與美方經過多次高層連繫及文件往返後，我政府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臺北簽定1個雙方合作進行高空偵察的方案之同意書，代號為「快刀計畫」，主旨在祕密執行中國大陸的偵照工作。參閱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6。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54記：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員和裝備在1960年底陸續抵達臺灣時，我政府與美國之間其實並沒有書面的約定，而是在一切就定位之後，才針對此項計畫的合作事宜簽訂備忘錄。

13 衣復恩，《我的回憶》，頁168。郭冠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2記：「快刀計畫」之協定書於1963年1月25日初簽，1967年3月進行修訂。筆者註：1963年1月25日初簽為誤記。

14 包偉光，〈回憶：中華民國空軍U-2大陸偵巡紀要〉收錄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23。

以上，飛行經驗豐富，飛行時數在一千至兩千小時之間，性情溫和個性穩定。另外，最好已經成家。就飛行技術而言，年齡、階級、飛行時數達到挑選標準的幾乎都是成熟飛行員。¹⁵該合作計畫在蔣中正總統批准後，就在極機密的情況下展開作業。

1958年10月，空軍總司令部作戰署署長雷炎鈞及情報署署長衣復恩，到空軍各聯隊基地甄選12名飛行員，這12名飛行員於1959年3月送往琉球美國空軍基地，審核體能及作身體檢查，其中包括在4萬英尺高空壓力艙的測試，結果篩選反應最好的6名飛行員繼續受訓。隨後美軍第四〇二八戰略偵照中隊副隊長傑克森（Joe Jackson）來臺率領楊世駒、王太佑、鄧耀華、陳懷、許仲癸、華錫鈞6人前往美國德州勞克林（Laughlin）空軍基地接受U-2偵察機的飛行訓練。¹⁶

我空軍楊世駒等6名飛行員在美國接受U-2偵察機飛行訓練，實際飛行時數40個小時，由美方教官在教室內講課，但沒有教科書或任何教材，上課內容只能用筆記記下來，而且筆記不准攜帶出教室。U-2偵察機飛行技巧主要是在於如何控制飛機，當飛行高度逐漸提高，航程距離也越來越遠，平均每次任務都在三千哩左右的航程，飛行時間在8至9小時。飛行員要學習駕駛艙內各種複雜的儀器與照相設備的操作。此外，飛行員要作夜間飛行訓練，此時紅外線相機功能漸漸成熟，U-2偵察機恰是最好的測試機會。¹⁷當時U-2偵察機尚未產製雙座教練機，只有單座，換言之，每一個人的首飛便是首次單飛。由於U-2偵察機的起飛都是快速且瞬間操縱，對於新訓飛行員具有相當的難度及挑戰性，U-2偵察機不但起飛操作困難，降落亦不容易。1959年9月，楊世駒、王太佑、鄧耀華、陳懷、華錫鈞5人完成U-2偵察機的訓練返臺。¹⁸

1959年9月，美軍1架U-2偵察機迫降在日本，造成舉世轟動，因為這是U-2偵察機首次在世人的面前亮相。1960年5月11日，1架由美軍飛行員鮑爾（Gray Powers）駕駛的U-2偵察機在蘇俄領空被薩姆（SA-2）地對空飛彈擊落，鮑爾被俘，蘇俄為此大肆抨擊美國入侵行為。上述兩件事，讓U-2偵察機曝光，U-2偵察機成了國際矚目的高空間諜飛機。U-2偵察機的曝光事件，迫使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暫時停止。楊世駒、王太佑、鄧耀華、陳懷、華錫鈞5人暫時回原單位歸建將近1年。1960

15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7。

16 參閱一、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4；二、翁台生，〈黑貓中隊〉，頁7,233。

17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8,29。

18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4,5,6。

年7月，王太佑等5人奉令再度到美國接受U-2偵察機20小時的熟飛訓練，3個月後結訓返臺。¹⁹

1960年11月14日，美方「快刀計畫」工作人員及設備已分批來臺，開始進駐桃園基地，隨即展開戰備訓練工作。²⁰1961年2月1日，中華民國「空軍氣象偵察研究組」正式在桃園編成，對外編制番號為「空軍第三十五偵察中隊」（簡稱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就美方編制而言，稱為「海外分遣隊H」（Detachment H），當然這些都是掩人耳目的名稱。²¹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首任中隊長為盧錫良，該中隊隸屬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直接管制與督導。1966年7月1日，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改編為部外一級單位，直隸空軍總司令部。²²空軍第三十五中隊以「黑貓」為其隊徽，因此又稱為「黑貓中隊」。²³日後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全身漆黑的U-2偵察機，飛往中國大陸執行任務時，只漆上飛機序號，連國徽都沒有，有幾次從第三國出發執行任務，飛機序號更是直接用黑色鐵板蓋住，完全展現「黑貓」的隱密特性。²⁴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的編制計有上校中隊長、副隊長、作戰長，飛行員（同一時間內保持2至4人）、飛行計畫官、航醫、個裝官（2人）、氣象官、補給官、安全官、醫務士、補給士、駕駛（5人或6人）、警衛（10人）、廚師、勤務兵（3人）。²⁵美國中央情報局派駐在桃園空軍基地約有五、六十人，我方稱之「經理」的美軍上校，實為美方最高指揮官，另有一、兩位美軍校級作戰參謀官，也是以洛克希德公司員工身分掩護，其餘是負責飛機維修保養及一般行政事務的洛克希德公司員工。美方除了「經理」與作

19 參閱一、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6；二、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1。

20 參閱一、衣復恩，《我的回憶》，頁166；二、郭冠麟，〈訪談華錫鈞將軍〉，《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01。

21 參閱一、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6；二、沈麗文，《黑貓中隊：七萬呎飛行紀事》，頁67。

22 郭冠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2。哈用·勒巴克，《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頁135記：民國54年，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改由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負責管制與督導。

23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6。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的黑貓隊隊徽係由陳懷構思，其草圖係由陳懷空軍官校同學周啟鵬所設計繪製。參閱高興華，〈黑貓中隊歷史考據補述〉收錄在《中華民國的空軍》，第996期，民國112年5月，頁27,28。

24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52。

25 包偉光，〈回憶：中華民國空軍U-2大陸偵巡紀要〉收錄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23,328。郭冠麟，〈訪談華錫鈞將軍〉，《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01記：第三十五中隊成立之初，我方軍官有11人，包括赴美受訓返國5位飛行員、1位隊長、1位作戰長、2位航行計畫官、氣象官及機械官各1位。

戰參謀官有軍階外，其餘人員都是平民身分。²⁶美方在桃園空軍基地固定留駐一、二名飛行員，其任務是擔任U-2偵察機的飛行技術指導，但不參與對中國大陸的偵照任務，美方飛行員有時必須出勤美軍自己所指派的任務。²⁷

1961年1月3日，美國軍援我空軍的首架U-2C偵察機運抵桃園。²⁸之前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在美國訓練飛行飛的是U-2A型偵察機。當美國軍援的2架U-2C型偵察機組裝完成後，²⁹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開始進行熟悉飛行訓練。當時共軍的防空雷達偵搜範圍已涵蓋臺灣整個上空，為保密起見，U-2偵察機起飛後總是保持在4萬英尺以下，飛出共軍雷達涵蓋範圍後，再上升到正常的巡航高度。回航當然也是先降低高度至4萬英尺以下，再飛進臺灣上空。U-2偵察機最常飛的航線是從臺灣北端向東飛經琉球南方，全程幾乎有400英里的航程是在海上，沒有地標參考，也沒有助航設備，需要憑藉天文航行。³⁰未料3月19日，鄧耀華在進行夜間飛行訓練時失事機毀人亡殉職。隨後，美方運送1架U-2C型偵察機來臺，以補充失事那一架。經過此次意外，美方希望我方加強飛行員的飛行訓練次數，以及高層間雙方合作的內容再多加研究，以致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遲至1962年1月才開始執行對中國大陸的偵照任務。³¹

1962年1月5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召開特別小組會議，批准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派U-2偵察機首次進入中國大陸偵測的行動。隨後美國總統甘迺迪批准該計畫。1月7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兼駐臺北辦事處處長克萊恩將甘迺迪總統批准執行任務的消息告知我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但美方也附帶了3點聲明：一、對中國大陸高空偵照，以祕密方式進行，對外不發表消息。二、如果在高空偵照時發生事故，認為有必要對外發表聲明時，其內容必須由中華民國及美國雙方同意。三、美方對大陸高空偵照所發生的事故，不負任何責任，而由中華民國負其責任。我國政府明確向美

26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6,32。

27 郭冠麟，〈訪談王太佑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72。

28 郭冠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2。

29 郭冠麟，〈訪談華錫鈞將軍〉，《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02。美方將2架U-2C型偵察機用運輸機抵達桃園空軍基地，為了保密起見，將2架飛機塗上中華民國國徽標誌。

30 華錫鈞，《戰機的天空：雷霆、U2到IDF》（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77。

31 參閱一、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3；二、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6,7。鄧耀華不幸失事殉職，根據當時我方與美方的約定，美國中央情報局並無義務為殉職的我空軍飛行員提供撫卹金，但後來還是基於關懷的精神給予家屬一些「財物上的輔助」。參閱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56。

方表示願意獨力承受萬一任務失敗的所有責任。1月12日，美國中央情報局U-2計畫總部決定在第二天執行「快刀計畫」首次對中國大陸偵察任務。³²

U-2偵察機進入中國大陸的偵照任務，完全由位在華盛頓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總部策劃，依據目標之優先次序及天候狀況作計畫擬訂。當時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進入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由於美國的衛星照相技術尚不完善，對地面目標雖然有顯示，但都模糊不清。另外，在電訊方面，我空軍有技術大隊，情報局有技術研究室，兩者都是以截聽對方電訊而解讀中國大陸的情資。根據這些情況，設計U-2偵察機的偵照目標及航線，透過U-2偵察機的照相機，雖然遠在高空，卻能將地面及目標拍攝得極為清楚。³³

U-2偵察機每次任務計畫係經由密碼的方式傳送至駐派在桃園空軍基地的美方「經理」，再由第三十五中隊中隊長經空軍情報署署長衣復恩陪同向國防會議副祕書長蔣經國報告同意，因此對第三十五中隊偵照任務計畫僅有少數幾次是納入我方政府所提特別需要之目標。³⁴我方與美方雙方為求慎重保密起見，只有空軍第三十五中隊中隊長才知道雙方合作的大部分計畫，其餘飛行員僅知道出任務的地點及如何執行任務而已。為了防止隊長出任務時遭擊落被俘，而使敵方獲知更多的機密，衍生國際社會間的軒然大波，因此嚴格限制隊長擔任偵察行動，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歷任隊長均在任職期間未納入任務派遣表中。³⁵

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出勤前先到棚廠去進行任務簡報，至此才會真正地看到此次執行任務的航行地圖，上級已將此次任務航線、各目標區、操作儀器的時機等細節都規劃地很清楚，只是地名是英文標示，有時必須花時間去核對該地的中文地名，再用經緯度來核對正確位置。任務簡報由美籍作戰長主持，飛行員可以對任務內容提出疑問，飛行員通常提的問題不多，有些問題美方也無法給予滿意的答案。³⁶U-2偵察機飛行員在執行任務飛行時，在機上有一堆工作要做，包括查看空域，注意儀表

32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62。

33 衣復恩，《我的回憶》，頁167。

34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7。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接到命令後，由相關人員將密碼內容解密，由我方與美方雙方指揮官、作戰參謀官先做討論，再由領航官開始規劃航圖，接著由飛行員執行任務。參閱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2。

35 郭冠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2。

36 郭冠麟，〈訪談王太佑〉，《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74,75。

及發動機運作狀況、螢幕檢視、掌握油量、回報位置，並須按時更換SSB波道，更重要的是還要準確開啟、關閉機上的照相機，適時啟動開關。³⁷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出任務次序是輪流的，為了預防出勤的飛行員臨時發生狀況，像是身體不適，無法出勤時，所以除了排定出勤隊員外，都還會安排1位預備飛行員以備不時之需。³⁸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每次執行完任務後，通常需要休息一段時間才能繼續下次任務，但是這個週期不是固定的，因為每次任務狀況牽涉到很多因素，例如中共最新的軍事部署情報、目標區的氣候、國際政治的情勢，還有飛行員輪值的人數等。U-2偵察機偵照的目標隨著美國中央情報局所預劃的區域變更，氣象單位也要預判目標區的天氣是否適合照相，有時等待好天氣一等就是數週。冷戰時期，U-2偵察機的任務十分敏感，尤其每當U-2偵察機被共軍擊落，中共會大肆批評美國及我空軍「侵略」其領空行為，為了讓國際情勢緩和，任務會暫時停止一段時間。³⁹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執行任務雖然辛苦，但次數卻不多，係因U-2偵察機每次任務所拍照的底片數量龐大，因此桃園空軍基地的偵照解讀官需要耗費很多時間去作判讀。此外，執行偵照時目標區的天候要良好，否則拍照的照片會難以判讀。美方會根據幾次判讀的結果再決定下次任務的出擊計畫，這是U-2偵察機出勤率不高的原因之一。⁴⁰駐防桃園空軍基地的空軍第三十五中隊，一般保持著兩架U-2偵察機，1架出任務用，1架作為預備機。飛行員沒有出任務時，就輪流訓練。⁴¹因此飛行員在執行兩次任務之間，除每週1次的熟飛外，大多無所事事，因為隊上的一切業務都不讓飛行員沾手，棚廠內許多辦公室對飛行員都是禁地，其他飛行員執行什麼任務也都要互相保密，以防飛機萬一在敵後失事，飛行員遭捕拷問洩漏機密。所以飛行員的生活大多是等待下次任務命令下達中度過，長期下來會讓飛行員感到心煩。⁴²

37 包偉光，〈回憶：中華民國空軍U-2大陸偵巡紀要〉收錄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34。

38 郭冠麟，〈訪談王太佑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52。

39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43,44。

40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7。U-2偵察機機上的裝備在當時都是高科技的產物，拍攝回來的照片必須經過1個多月十分精細的判讀，才能顯出成果。參閱郭冠麟，〈訪談王太佑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76。

41 郭冠麟，〈訪談邱松州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76。

42 華錫鈞，《戰機的天空：雷霆、U2到IDF》，頁82。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剛開始執行對中國大陸幾次偵照任務，高層十分重視，1962年1月9日下午，蔣中正總統親自前往桃園空軍基地巡視U-2、F-101、P-4Y等飛機與照相設備。⁴³我方負責人蔣經國會在U-2偵察機飛行員執行任務當天清晨，到桃園空軍基地關心任務狀況，他也多次宴請飛行員到蔣中正總統在陽明山的官邸餐敘。政府高層對飛行員的生活照顧相當周到，除了經常宴請餐敘外，蔣中正總統及蔣經國先生經常召見飛行員。美方則提供兩輛車，一部是行政專用，一部專供飛行員使用。空軍總司令部還為飛行員及眷屬在桃園與龜山交界處蓋了12戶名為「建國二村」的專屬宿眷。⁴⁴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因執行的任務具有高度危險，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有意比照美軍U-2偵察機飛行員發給每人每個月2,500美元的危險加給，未料蔣中正總統擔心美國中央情報局「涉入」太深，並未答應美方的支薪，只接受美方贈與的座車，而且還是用象徵性美金1元向美方採購。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成立時，我空軍一般飛行員月薪大約為新臺幣一千元左右，但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則有三、四倍的特殊津貼。⁴⁵政府對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殉職犧牲飛行員的撫卹工作做得很完善，撫卹金的發放，以及對遺眷的照顧都十分周到，而美方的合約中也敘明了補償條款，透過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轉發給遺眷中的每位直系親屬每人兩千美元。⁴⁶

在1960年代初期，共軍的早期雷達預警雖然已經可以涵蓋整個中國大陸，同時可以全程監視追蹤U-2偵察機，而我方位於桃園空軍基地與臺北之間的監查中心（COMINT），則可以截聽到共軍空防的通訊。因此，雖然U-2偵察機在執行任務時，絕對禁止對外通訊，但我方仍可藉由監查中心所攔截到共軍地面防空通訊之內容，充分掌握U-2偵察機飛行的時空位置。

U-2偵察機在每次完成偵照任務返回基地落地後，便由美軍1架C-130運輸機將U-2偵察機拍攝的底片送往日本東京橫田空軍基地，交由美軍第六十七偵察技術中

43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1月9日。

44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45、46。

45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26、27。有關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待遇方面，根據1960年代中期加入該中隊沈宗李的說法，其薪餉是原空軍薪資上加給新臺幣4,400元，當時一般飛行員每個月飛行加給是2,400元，比原加給要多。參閱郭冠麟，〈訪談沈宗李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62。

46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51。

隊沖洗處理。當時我空軍照相中隊已有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與完善的設施，與美軍第六十七偵察技術中隊相較並不遜色。⁴⁷由於我方也會有1份U-2偵察機沖洗照片的資料，之後為考慮避免在運送底片的過程中，可能對得來不易之底片有所損壞，因此我空軍總司令部將原設置在桃園空軍基地照相中隊的設備擴充，以符合即時處理底片的需求。⁴⁸

1960年5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為了教育我空軍空照判讀人員有關核能與高科技武器方面的基本學識，美國空軍技術處派遣專家兩人來到我空軍照相中隊進行4天的講習。判讀講習結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援助我空軍照相中隊一批精密判讀儀器，包括顯微立體鏡、顯微立體觀測儀等。

1961年11月8日16時，蔣中正總統在蔣經國先生、空軍總司令陳衣凡、空軍副參謀長衣復恩及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兼駐臺北辦事處處長克萊恩陪同下，到桃園空軍基地視察空軍第三十五中隊，觀看U-2偵察機起飛與落地操演後，駕臨空軍照相中隊。數日後，照相中隊獲得專款，於1962年初，增建1棟碉堡式建築物，命名為「增城作業區」，專供U-2偵察機照情作業使用。斯時U-2偵察機對中國大陸偵照任務已展開，惟仍在規劃如何建立照相調製作業能力，故先將負責U-2偵察機偵照成果判讀與照片印晒部門遷入，以符保密安全。美方稱增城作業區為「羅馬廟」（Roman Temple），凡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美方照情作業及相關技術代表、照相中隊指派負責作業的官兵，得以持證進入。⁴⁹

U-2偵察機偵照的航程縱深遼闊，涵蓋各類目標眾多，為求迅速提供任務成果之偵照情報資料，奉上級訂頒與一般戰術偵照不同之偵照情報報告兩種，由照技專案編撰完成後，直接送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特業組收辦，再分別呈送或分送不同單位參考運用。⁵⁰U-2偵察機機上的高空偵測照相機可以多角度轉動拍攝，而且可以連續偵測9個小時以上。蔣中正總統對空軍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高空偵照任務，始終保持高度的關切，部分重要共軍的軍事部署照片，都要上呈給他看。U-2偵察機每完成一次偵照任務，其拍攝的照片，數量十分驚人。由於我方與美方對目標認定取材

47 蔡榮光，《悶葫蘆裡的春秋》（臺北：高手專業出版社，2006年），頁25。

48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7。

49 蔡榮光，《悶葫蘆裡的春秋》，頁28,29,30,31。

50 蔡榮光，《悶葫蘆裡的春秋》，頁30,31。

的角度不同，我方依據合約，雖然可以獲得1份拷貝，但也只有極少數呈給蔣中正總統參考。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拍攝的照片，在飛機落地後，立即轉送日本的美軍基地沖印，約10天後才能送回拷貝，雖然是合約上的規定，但多少免不了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猜忌。有人會懷疑美方可能留有一手。於是我方向美方要求，在臺灣加設1套沖印設備，以防我U-2飛行員冒險犯難拍攝的底片，萬一在運送日本途中出了意外，且如此做可以顯示出美方合作的誠意。後來我方成立沖印器材設備工作站，但有些照片判讀超越我方能力範圍，於是我方於1964年1月，在空軍成立1個絕對機密的獨立單位，命名為「戰略目標分析研究組」，簡稱為START或「新生計畫組」的情報分析單位，在美方技術諮詢協助下，專門負責研判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所拍攝的情資。⁵¹「新生計畫組」暫時以臨時編組型態工作，其中納編空軍照相中隊指派資深判讀官2員及文書官1員。在新生計畫組工作的人員，必須通過由美方負責安排的測謊試驗，以確定遵守保密規定及無洩密之虞，方能納編參加工作。⁵²

當我方與美方雙方開始執行對中國大陸高空偵照任務之際，在中共方面則開始建立高空防空部隊以作因應。早在1957年10月，蘇俄與中共在莫斯科簽訂援助中共進行國防建設的「國防新技術協定」，蘇俄允諾向中共出售薩姆2型地對空飛彈武器系統，並準備派專家和飛彈營，到中國大陸教導兵器的使用技術。1958年6月，共軍空軍副司令員成鈞奉命籌備組建地對空飛彈營（又稱五四三部隊）。同（1958）年10月6日，共軍第一個地對空飛彈營第一營在北京清河空軍高級防空學校成立。11月29日，中共從蘇俄進口的5套薩姆2型地對空飛彈系統開始運抵北京，同時蘇俄專家及1個建制的飛彈營人員亦同時到達。30日，共軍決定在北京、南京軍區空軍各組建1個地對空飛彈營，並將駐杭州的高射砲兵第一〇六師改編為空軍第三訓練基地，作為地對空飛彈營的領導機構。12月26日，共軍在北京大興成立地對空飛彈第二營。1959年1月18日，共軍在江蘇徐州成立地對空飛彈第三營。同（1959）年2月，空軍第三訓練基地（轄3個地對空飛彈營）從杭州調駐大興，隨後又組建試驗營（地對空飛彈第四營）。⁵³10月7日12時4分，我空軍飛行員王英欽駕駛1架RB-70D偵察機在飛抵北京

51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41,42；蔡榮光，《悶葫蘆裡的春秋》，頁64。

52 蔡榮光，《悶葫蘆裡的春秋》，頁64,65。

53 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頁169,170,171。

東南方上空時，共軍地對空飛彈第二營發射3枚地對空飛彈，將我RB-70D偵察機擊落，王英欽殉職，此為共軍首次用地對空飛彈擊落我空軍戰機的紀錄。⁵⁴

參、初期對中國大陸內陸的偵照歷程

1962年1月13日7時，陳懷駕駛U-2C型偵察機執行首次偵照任務，依據美方事先決定的航線，偵照目的地是中國大陸西北甘肅、寧夏一帶的共軍軍事基地。此次任務很成功，陳懷沒有遭遇到共軍的防空武器或戰機的攻擊，安全返回桃園空軍基地。陳懷成功拍下甘肅武威共軍空軍機場（TU-16轟炸機駐地），及雙城子的飛彈試驗場之珍貴照片，其往返總航程超過五千公里，飛行時數長達8個小時又40分鐘，打破中華民國空軍飛行高度和飛行里程的紀錄。⁵⁵

在陳懷完成任務3天後，美方提出1份報告，列出此次任務所拍攝得之目標，其中特別提及共軍在大陸西北沙漠地區的飛彈測試地點。數日後，數份複製的照片亦自日本送抵桃園。⁵⁶陳懷此次偵照重要的成果是發現中共在內蒙古西部沙漠額濟納河畔雙城子（共軍稱為東風航天城）設有1處飛彈試驗場，通往甘肅額濟納河河邊，建有良好公路及橋梁。⁵⁷蔣中正總統對於空軍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對中國大陸執行首次偵照任務十分重視關切。他在1962年1月7日的日記寫下：「（蔣經國）告克氏（克萊恩）接甘迺迪電U-2偵察可照行，並稱共匪（中共）與我政府的戰爭正在進行，故亦有權偵察大陸之理由。」11日，決定U-2偵察機執行第一次計畫。蔣中正總統又在1月13日日記寫下：「晨6時，U-2偵察機起飛，經由東引島附近進入大陸，飛經華北至酒泉嘉裕關而還，共歷8小時之久。至15時半安返桃園機場，沿途皆匪機發覺截擊，而終以其機性升高不及，故匪（中共）雖明知此為U-2偵察機，而亦無如我何也，此為第一次試偵成功，又顯示我空軍之能力優越為慰。」⁵⁸

54 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176。

55 莊秉漢，〈暗夜榮光高空「孤勇者」——黑貓中隊陳懷生〉收錄在《中華民國的空軍》，第993期，民國112年2月，頁3,4。

56 參閱一、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3；二、包偉光，〈回憶：中華民國空軍U-2大陸偵巡紀要〉收錄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32,333,335。

57 衣復恩，《我的回憶》，頁167。

58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1月7日，1962年1月13日。

1962年2月23日，楊世駒執行第二次任務，主要目標是中國大陸西北地區幾個共軍重要的核武基地與設備。未料楊世駒在執行任務飛行途中，遭到共軍雷達搜索及戰鬥機升空企圖攔截，由於U-2偵察機的飛行高度高達7萬英尺，而敵機無法到達此高度，因此楊世駒駕機安全返回桃園空軍基地。⁵⁹3月17日，華錫鈞執行第三次任務，前往中國大陸西南及越緬邊境執行偵照任務，當他飛抵廣東湛江外海上空時，共軍戰鬥機曾升空追擊，但敵機飛得不夠高，之後華錫鈞平安完成任務返回桃園空軍基地。⁶⁰

1962年3月26日，王太佑執行第四次任務過程中，遭到共軍戰鬥機多批起飛警戒準備攔截，但因敵我高度相差甚遠，敵機無法攻擊我機。事後判讀我U-2偵察機偵照的照片資料，發現共軍在蘇州北方有新建機場，徐州、漢口等地正在新建機場，共軍電子訊號亦相當活絡，顯示共軍正積極部署大規模兵力。此次任務十分豐碩，美國中央情報局臺北辦公室特地來函嘉獎。⁶¹之後兩個多月由於考量天候因素，以致U-2偵察機僅執行4次任務，⁶²

1962年8月11日，華錫鈞駕駛U-2偵察機前往山東、遼寧、河北等地區偵照。此次是國軍3年多來首次飛到北京上空偵照，U-2偵察機拍到共軍在北京部署有3處防空飛彈基地，但基地內並沒有飛彈，因為共軍已將守衛北京的飛彈移防到U-2偵察機出入大陸經常經過的地區，這也就是華錫鈞為何在北京上空，並未遭到共軍發射飛彈攻擊的原因。⁶³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初期對中國大陸的偵照，偵照範圍幾乎涵蓋了中國大陸內陸地區，而這些區域都是從未被軍事偵照過的地方。因為之前我空軍偵察機僅能在大陸沿海地區從事偵照任務，如今U-2偵察機上的B型照相機的偵照範圍則可涵蓋100英里寬及2,000英里長的地貌。U-2偵察機的電子接收器，專作蒐錄放超高頻電磁波，包括因U-2偵察機引發敵方所射出的雷達波。因此U-2偵察機所蒐集到的情報資

59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3。

60 華錫鈞，《戰機的天空：雷霆、U2到IDF》，頁80。

61 郭冠麟，〈訪談王太佑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76。

62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7。

63 參閱一、華錫鈞，《戰機的天空：雷霆、U2到IDF》，頁87；二、郭冠麟，〈訪談華錫鈞將軍〉，《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07,108。

料是非常豐富的。⁶⁴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自1962年1月至6月底，進入中國大陸多達11次，活動範圍除了新疆和西藏外，遍及大陸各地。共軍對U-2偵察機進入中國大陸領空此事十分在意，為此中共空軍多次召集有關人員研究對付U-2偵察機的辦法。⁶⁵雖然共軍米格戰鬥機經常起飛企圖攔截U-2偵察機，但米格戰鬥機無法飛至U-2偵察機的高度，只能一直以接力方式緊追不捨等待機會，一旦U-2偵察機有任何機械故障，必須降低飛行高度時，共軍米格戰鬥機便會對U-2偵察機發動攻擊。⁶⁶

由於稍早1960年中共與蘇俄交惡，同（1960）年7月16日，蘇俄不僅撤走了全部的專家，亦中止了原計畫再出售給中共4套薩姆2型飛彈，以及不再停供兵器零件。此時面對我U-2偵察機到中國大陸從事高空偵照，但共軍的戰鬥機受限於飛行高度，高射砲則受限於射程，都無法擊落U-2偵察機，於是共軍決定用十分有限的薩姆2型地空飛彈對付U-2偵察機。但受限於蘇俄進口的62枚地對空飛彈是打1枚少1枚，且兵器零部件損壞及老化也難以更換維修，造成共軍飛彈部隊的訓練及作戰陷入困境。

1962年，中共空軍高層多次召集研究以薩姆2型地對空飛彈來擊落U-2偵察機的戰術。但是薩姆2型地對空飛彈系統結構笨重，對陣地條件要求高，不適用於機動作戰，而且此時共軍僅有5個飛彈營，其中3個駐防在北京周邊，另外2個營的兵器用於科研仿制及院校教學，已無法動用。最後共軍決定以游擊戰術對付U-2偵察機，只留下1個飛彈營駐防北京，其他則機動到外地設伏。⁶⁷

共軍對我U-2偵察機到中國大陸的空偵活動規律作深入研究後，發現U-2偵察機活動有2個特點：一是11次進入內地偵察有8次經過南昌，這裡似乎是U-2偵察機的1個航行檢查點。二是在東南沿海地區，一旦發現中共空軍調動時，U-2偵察機通常會出來偵察。於是共軍在1962年8月27日，將飛彈第二營從長沙移防到南昌設伏。為了引誘我U-2偵察機出動，共軍故意在9月7日將駐南京空軍1個轟炸機大隊空中轉場到南昌。次（8）日又將駐南京1架圖4型重轟炸機飛往江西樟樹機場。果然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於9月9日派陳懷駕駛U-2偵察機從桃園經福建向南昌飛來。當陳懷飛抵

64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8。

65 參閱一、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158；二、楊世瑛，《高空反間諜大戰——中國空軍地空導彈兵擊落U-2高空偵察機戰法的形成、運用與創新》（北京：藍天出版社，2003年），頁19,27。

66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8。

67 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183,184。

南昌東北上空時，即被共軍雷達鎖定，共軍飛彈第二營營長岳振華當機立斷，於9日8時30分下令發射3枚地對空飛彈，在南昌東南15公里羅家集上空將陳懷擊落。⁶⁸

共軍用俄製的薩姆2型地對空飛彈擊落美援中華民國空軍的U-2偵察機，也震撼了國際社會，美國《紐約時報》在9月10日的社論寫道：最近發生的U-2飛機事件，意味著中共已具有對付高空飛行飛機的重要能力。⁶⁹另一方面陳懷殉職後，空軍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暫停執行對中國大陸的偵照任務。⁷⁰陳懷因出任務殉職自然也帶給空軍第三十五中隊衝擊，少了1名飛行員，其他3位飛行員的任務勢必加重，奉命住隊待命日子更多，而且任務危險性更清楚，於是有飛行員開始浮躁。⁷¹由於駕駛U-2偵察機至中國大陸偵照任務艱鉅危險，飛行員承受壓力極大，為此空軍頒布新規定，U-2偵察機飛行員至多只能執行10次任務。⁷²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到了後期，因為執行任務不再進入中國大陸內地，危險性不若以前，所以沒有明確指示執行多少次任務可以調離中隊。⁷³

共軍成功用地對空飛彈擊落U-2偵察機，對美國而言，顯示共軍已經擁有性能優異的防空能力，並且可能掌握U-2偵察機的飛行航線與任務模式，為此美方極為重視這個發展，即刻進行因應措施。不久美國中央情報局的U-2偵察機計畫總部決定在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的U-2偵察機加裝趕工發展的電子防禦系統，也就是「十二號系統雷達預警器」，並再研究是否和中華民國空軍的戰管中心配合，在出現敵情的時候，透過單邊帶無線電通知飛行員召回。11月19日，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解除停飛，開始飛行訓練。⁷⁴

68 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186,188；（中共）空軍司令部編研室，《空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183,184。

69 楊世瑛，《高空反間諜大戰——中國空軍地空導彈兵擊落U-2高空偵察機戰法的形成、運用與創新》，頁34。

70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9。

71 華錫鈞，《戰機的天空：雷霆、U2到IDF》，頁90。

72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0。1963年春節前，蔣經國體諒空軍第三十五中隊任務艱鉅以及隊員所承受的壓力，允諾該中隊飛行員在完成10次任務後，即可依個人意願調離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包括調至中華航空公司擔任待遇優厚的民航機駕駛員。參閱華錫鈞，《戰機的天空：雷霆、U2到IDF》，頁97。

73 郭冠麟，〈訪談邱松洲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76。郭冠麟，〈訪談蔡盛雄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18記：空軍第三十五中隊任務改為沿海傾斜偵照，從此便改為20次才能離隊。

74 參閱一、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82,83；二、郭冠麟，

1962年11月底，美方將十二號系統雷達預警器運抵桃園空軍基地，安裝在U-2偵察機上。十二號系統雷達預警器可以偵測到薩姆飛彈的火控雷達訊號，讓飛行員可以逃脫地對空飛彈的追蹤攻擊。12月6日，華錫鈞駕駛U-2偵察機到中國大陸東北及北韓一帶執行偵照任務，在返航時成功避開共軍薩姆飛彈的鎖定攻擊。此後U-2偵察機執行對中國大陸偵照任務時，充分利用十二號系統雷達預警器去避開共軍薩姆飛彈的攻擊。⁷⁵

雖然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在南昌附近上被共軍地對空飛彈擊毀1架U-2偵察機，但我空軍與美方並未因此停止對中國大陸的偵照，由於此時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僅剩3名飛行員，偵照計畫將難以長久維持下去，為此空軍甄選李南屏與葉常棣前往美國，接受U-2偵察機的飛行訓練，以補充新血。李、葉兩人於1963年7月自美結訓返臺，加入空軍第三十五中隊。⁷⁶

1960年代，中共在中國大陸西北蘭州、包頭、酒泉等地，建造大型的核子反應爐及洲際飛彈發射場，美國為了瞭解中共何時具有洲際飛彈的發射能力，只能仰賴U-2偵察機前往上述地區偵照。但U-2偵察機若從桃園直飛中國大陸西北地區，將受限油料問題，以致作業時間有限，難以有充分時間進行偵照作業，就必須返航，因此U-2偵察機偵照中國大陸西北的計畫開始改從南韓空軍基地起飛，以節省燃料，延長偵照的時間。⁷⁷

1963年3月27日，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首次由王太佑及華錫鈞搭乘美軍C-130運輸機飛抵韓國群山空軍基地。28日10時，王太佑駕駛U-2偵察機從群山起飛，飛往甘肅酒泉附近鼎新進行偵照任務，未料任務結束返航時，遭到共軍飛彈第四營火控雷達的鎖定，王太佑雖然成功脫逃，時因天氣不佳，只好直接朝向臺灣飛行，所幸平安返航，在桃園空軍基地落地。⁷⁸此時期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除了中國大陸，也到北韓進行偵照任務。1963年5月28日，楊世駒駕駛U-2偵察機，由群山飛往中蘇邊境及北韓進行

〈訪談華錫鈞將軍〉，《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11。

75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9,10。

76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0。

77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0,11。

78 參閱一、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1；二、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192。空軍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飛行員轉場到韓國群山空軍基地出任務時，通常是兩人一組，飛行員搭乘美軍C-130運輸機從桃園運送到群山。參閱翁台生，《黑貓中隊》，頁175。

偵照任務。⁷⁹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到中國大陸進行偵照任務初期，當時因共軍來自蘇俄援助的薩姆地對空飛彈數量十分有限，因此共軍僅能以少量的飛彈，視狀況之需要隨時調配移防。而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在作任務計畫時，需要考量儘量避開共軍可能飛彈發射基地部署，每次偵照任務雙方一來一往，諜對諜，後來變成有趣的躲貓貓遊戲。⁸⁰

自從王太佑首次駕駛U-2偵察機從韓國群山飛往中國大陸酒泉附近執行偵照任務，並成功從共軍飛彈火控雷達脫逃後，共軍便開始尋求反制之道。首先是決定除非U-2偵察機已進入飛彈有效射程內，否則不打開地面火控雷達，以免讓U-2偵察機上的十二號系統雷達預警器可以感應到，如此一來U-2偵察機要逃脫飛彈攻擊的時間便會減少。共軍也一直設法縮短雷達尋找發現目標至飛彈操作發射的時間，將早先U-2偵察機距離射擊場70英里，開啟雷達的步驟，縮短為40英里開啟火控雷達。未料空軍第三十五中隊華錫鈞、李南屏駕駛U-2偵察機，先後於1963年6月3日、9月26日飛入蘭州地區偵照，成功破解共軍戰術，並安全脫離共軍火控雷達的鎖定，兩人始終未進入薩姆飛彈的有效射程距離內。⁸¹但共軍不甘心仍持續設法降低自火控雷達偵尋鎖定目標，以及飛彈操作發射時間，經過一番研究改進，共軍將飛彈發射操作時間減短兩分鐘，同時把僅有4組的薩姆飛彈部署在U-2偵察機經常飛行的地帶，構成1個飛彈發射網，企圖讓U-2偵察機一旦進入此飛彈發射網便無法脫逃。⁸²

1963年11月1日，葉常棣駕駛U-2偵察機執行第三次任務，從桃園空軍基地起飛前往中國大陸蘭州及酒泉一帶偵照，未料在返航途中，在江西廣豐萬羅山上空，被共軍飛彈第二營發射薩姆飛彈擊落，葉常棣跳傘被俘，成為首位被共軍俘擄的空軍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飛行員。⁸³共軍擊落葉常棣駕駛的U-2偵察機有其重大意義，共軍在U-2偵察機上發現了十二號系統雷達預警器，於是中共航天工業部及國防委

79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1。

80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6,7。

81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1。

82 參閱一、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1,12；二、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196。

83 參閱一、（中共）空軍司令部編研室，《空軍史》，頁185；二、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2。

員會電子研究所等單位組成「抗干擾研究小組」，將十二號系統雷達預警器安裝在伊爾12型飛機上進行實驗，⁸⁴在不斷研究電子反制來破解十二號系統雷達預警器，中共研製出第一具電子反制器（ECM），此電子反制器利用不同的雷達頻率來搜尋目標，只有在U-2偵察機進入共軍薩姆地對空飛彈有效射程時，才開啟飛彈地面火控雷達，從開啟火控雷達到發射飛彈僅需4秒鐘即可完成。⁸⁵

葉常棣駕駛U-2偵察機前往中國大陸執行任務，被共軍擊落俘虜後，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開始惡運不斷，陷入低潮。1964年3月23日，梁德培在進行飛行訓練時失事殉職。⁸⁶國防部副部長蔣經國在梁德培殉職後，曾經向美方表達對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執行偵照任務的3點意見：一、中華民國同意以中國華南地區為優先。二、執行任務之飛機應從臺灣的基地起飛。三、任務計畫之擬定，應以確保安全為優先首要考慮因素。不過此時美方因越南戰事升高，則以中南半島的情報需求為優先考量，希望U-2偵察機的發動機熄火問題澈底解決之前，暫時從菲律賓蘇比克（Cubi Point）空軍基地起飛，以避開臺灣附近的空域。最後蔣經國同意美方建議，讓執行中國華南偵照任務的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與支援小組暫時移駐菲律賓，但強調這是應急的措施，以確保飛行安全的權宜之計。⁸⁷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自1964年開始，其偵照任務大概兵分兩路，一是緊盯中國大陸西北包頭、蘭州，以及新疆羅布泊的中共核子設施與長程飛彈基地。另外，配合越戰情勢升高，偵測中越邊境的軍事補給動態。此時共軍地對空飛彈營自然也兵分二路部署，1964年3月，四處追逐U-2偵察機的共軍飛彈第二營奉命由內蒙古土默特旗基地移防福建漳州，未料敵營很快便立了大戰功。

此時敵我雙方不僅開始電子的反制鬥法，平時空軍出擊的欺敵招式更是家常便飯。U-2偵察機離地升高時，常有隊友佯攻掩護，有時也勞動空軍第六大隊低空戰術偵察機夥同放「煙幕彈」，不過通常U-2偵察機只要飛上4萬英尺高空，最終還是難逃共軍前線戰管雷達的監管。⁸⁸

84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74。

85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3。

86 郭冠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428。

87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108,109。

88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75。

1964年7月5日，美國中央情報局首次計畫，於7月7日派空軍第三十五中隊2架U-2偵察機對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同(7)日，空軍第四中隊陸存仁奉令駕駛RF-101型偵察機，飛往廣東汕頭沿海一帶執行偵照任務，以多機方式分散共軍注意力。⁸⁹李南屏則駕駛U-2偵察機從菲律賓蘇比克美軍空軍基地起飛，經香港與海南島之間前往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王錫爵則是首次駕駛U-2偵察機，從桃園前往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此時共軍已研製成功對付U-2偵察機的電子反制器，共軍飛彈第二營剛自內蒙古移防福建漳州。7日接近中午12時，共軍雷達首先發現王錫爵駕駛的U-2偵察機在完成偵照任務，正要返航回臺灣，途經福建上空，但來不及發射發彈，王錫爵已經駕機從福建東山島領空飛離大陸。旋共軍雷達在7日中午發現李南屏駕駛的U-2偵察機正飛到福建龍溪（漳州）上空，立即發射3枚飛彈將李南屏擊落，李南屏當即殉職。⁹⁰美方要求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同一天出動2架偵察機到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十分罕見，美方會如此做，在戰略上讓中共感到困惑。⁹¹

至1964年7月，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因執行中國大陸偵照任務，已損失3名飛行員，成果有限。尤其白葉常棣被擊落後的8個月內，對中國大陸偵照任務僅有3次，因此無法對中共研製核彈及洲際飛彈地區進行充分的偵照。雖然美方在作中國大陸偵照計畫時，儘量避免接近共軍的飛彈發射場，但是共軍快速祕密移防飛彈，仍將會給U-2偵察機致命一擊，加上共軍地面電子反制能力增強，以致U-2偵察機上的十二號系統雷達預警器逐漸失去其功能。為此美方於1964年研製出更先進的「十三號系統雷達預警器」電子反制設備。然而「十三號系統雷達預警器」卻大而笨重，無法裝在U-2偵察機機身內，必須外掛在機身外，U-2偵察機的重量及阻力增加了，造成U-2偵察機的飛行高度降低及需要耗費更多燃料，因而必須要縮短航程。為此，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開始使用泰國的塔克里（Takhli）空軍機場作為U-2偵察機執行任務的起降機場，以彌補航程不足及節省燃料方面的問題。⁹²1964年9月，美方對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的U-2偵察機加裝十三號系統雷達預警器，除了美方對中共應對措施未能完全掌握

89 陳彥璋等，《中華民國空軍發展史》，下冊，（臺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民國109年），頁173,174。

90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4。

91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47。

92 參閱一、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4；二、郭冠麟，〈訪談張立義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70,171。

外，主要還是中共在新疆的核子試爆日期愈來愈近，情報蒐集極為迫切。⁹³

此時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在飛行員方面，加緊補充新血，張立義及王政文兩位新進飛行員，在美國完成U-2A型偵察機飛行訓練後，再派赴泰國塔克里空軍基地接受U-2C型及U-2F型偵察機的飛行訓練。⁹⁴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在1964年冬天之前，甄選劉宅崇、余清長、莊人亮、吳載熙、沈宗李5人前往美國，接受U-2偵察機飛行訓練。⁹⁵

1964年10月16日，中共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試爆成功。10月31日10時，張立義駕駛U-2偵察機從泰國塔克里空軍基地起飛，經雲南前往蘭州進行偵照及電子訊號偵測，之後安返桃園。此後空軍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便以塔克里或桃園兩座機場作為起降機場，多次前往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此期間由於計畫作的好，U-2偵察機都能避開共軍的飛彈發射場。⁹⁶

當時美方為了更進一步想瞭解中共試爆首枚原子彈的資料，因此在U-2偵察機上裝置1架紅外線照相機，利用夜間飛至蘭州及包頭的共軍核子分裂廠進行偵照。王錫爵在執行兩次夜間偵照任務失敗後，⁹⁷接著在1964年11月27日執行第三次夜間偵照任務。當王錫爵駕駛U-2偵察機飛抵蘭州附近上空時，遭到共軍的飛彈攻擊，所幸機上的十三號系統雷達預警器對共軍反制成功，加上王錫爵採取左右迴避戰術，然而因為油料消耗太多，僅偵照部分目標，沒有完成整個任務，反而暴露了U-2偵察機夜航行蹤，讓共軍知道U-2偵察機可以夜間出擊。⁹⁸1965年1月8日，王錫爵駕駛U-2偵察機從桃園空軍基地直飛蘭州，出人意料的是沿途十分平順，沒有碰上共軍發射飛彈。王錫爵利用紅外線拍攝了一些珍貴資料後，平安返航。⁹⁹

共軍有鑑於自從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試爆成功後，美方與我方為了急於獲得相關核武情資，在這之後的兩個月內，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出動U-2偵察機多達11架次進入中國大陸偵照。由於U-2偵察機上的欺騙回答式干擾裝置發揮功

93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80。

94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5。

95 包偉光，〈回憶：中華民國空軍U-2大陸偵巡紀要〉收錄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39。

96 參閱一、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5；二、郭冠麟，〈訪談張立義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71。

97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5。

98 哈用·勒巴克，《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頁148,149。

99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84。

效，讓共軍無法用地對空飛彈成功擊中目標。為此共軍加緊研製反干擾設備，裝置在雷達上，並熟練操作兵器技術及反干擾作戰戰術，以對付U-2偵察機。¹⁰⁰

另一方面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此時已加裝十三號系統雷達預警器，加上王錫爵在1965年1月8日對中國大陸偵照工作順利，甚至沒有遭受到共軍任何的防空牽制作為，為此我方與美方誤判共軍飛彈部隊可能已離開中國西北地區。未料1965年1月10日，張立義駕駛U-2偵察機執行第五次任務，從桃園空軍基地起前往內蒙古包頭一帶執行偵照任務。當張立義駕機從青島上空進入中國大陸後，駐桃園空軍基地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地勤人員已追不到U-2偵察機電子儀器發出的信號。事實上張立義已被共軍雷達鎖定，此時共軍飛彈第一營已在內蒙古薩拉齊二十四頃地村埋伏，中共電子干擾研究小組還針對U-2偵察機的電子反制配備，加配了新型「反電子預警二號」，來反制U-2偵察機上的十三號系統雷達預警器。¹⁰¹

當張立義駕駛U-2偵察機飛到包頭上空，對共軍核子工廠偵照時，共軍已經把雷達追蹤系統的發射頻率作了改變，超出U-2偵察機上十三號系統雷達預警器的偵測範圍，而且U-2偵察機上的十二號系統雷達預警器也未發出任何預警警報，旋U-2偵察機被共軍發射的地對空飛彈擊落，張立義跳傘負傷被俘。¹⁰²

共軍此次擊落U-2偵察機，生俘張立義，對共軍的「高空反間諜戰」具有重大意義及深遠的影響，其為共軍飛彈部隊開創3個先例：首創夜間擊落U-2偵察機的紀錄；首次使用照射天線作戰，並且取得成功；首創完整的繳獲U-2偵察機上的電子干擾設備——十三號系統雷達預警器及紅外照相設備。¹⁰³

肆、中後期對中國大陸西南及沿海與中南半島的偵照歷程

1964年8月7日，美國國會通「東京灣決議案」，美國正式介入越戰，將重心轉移到中南半島。9月，中華民國在美方情商下，將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借調到泰國

100 (中共)空軍司令部編研室，《空軍史》，頁186。

101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84,85。

102 參閱一、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6；二、郭冠麟，〈訪談張立義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72。

103 楊世瑛，《高空反間諜大戰——中國空軍地空導彈兵擊落U-2高空偵察機戰法的形成、運用與創新》（北京：藍天出版社，2003年），頁122。

塔克里空軍基地，開始U-2偵察機對中國西南各省及中南半島北越地區進行偵照任務，同時兼帶訓練飛行。¹⁰⁴然而此時對空軍第三十五隊而言，中國大陸上空已出現新的威脅。中共仿製蘇俄米格21型的殲7型戰鬥機於1965年1月8日開始量產服役，企圖以殲7型戰鬥機用來對付U-2偵察機。更可怕的是殲7型戰鬥機開始利用紅外線追熱式空對空飛彈，來追擊U-2偵察機。¹⁰⁵

1965年2月19日，王政文駕駛U-2偵察機從桃園空軍基地起飛，前往北越及雲南執行偵照任務，遭到共軍的飛彈攻擊，但最後王政文安全返回泰國塔克里空軍基地。之後兩個月，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移駐塔克里空軍基地，並從該地前往北越及中國大陸西南地區執行偵照任務。3月14日，吳載熙駕駛U-2偵察機前往雲南執行偵照任務時，遭到共軍殲7型戰鬥機的攻擊。此次事件，讓我方與美方知悉殲7型戰鬥機已有能力衝到U-2偵察機的巡航高度，若共軍的飛行員操作不好，將可能發生殲7型戰鬥機與U-2偵察機在空中相撞的危險。¹⁰⁶

吳載熙在上述執行任務遭共軍殲7型戰鬥機攻擊事件發生後，我方要求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暫時停止U-2偵察機前往中國大陸執行任務，以便研究對付共軍殲7型戰鬥機的戰術，同時建立飛行員的信心。¹⁰⁷1965年3月，美方在U-2偵察機上裝置名為奧斯卡西塞爾（Oscar-Sierra）的更新雷達預警器。同（1965）年4月，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恢復對中國大陸部分地區的偵照任務，同一時間有劉宅崇、余清長、莊人亮3位飛行員加入該中隊，執行偵照任務。由於U-2偵察機安裝最新的電子裝備，U-2機身變重，限制其在敵方高空的飛行高度，而發動機需要更大的推動力，然而攜帶燃油限制性，造成U-2偵察機的續航能力降低，以致U-2偵察機大多無法到中國大陸內陸執行偵照，因此U-2偵察機的偵照範圍被限縮在中國大陸沿海各省、北韓、北越及寮國內陸。¹⁰⁸雖然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對中國大陸沿海及中南半島的偵照任務順利，但在飛行員的訓練方面卻發生4次飛安意外，折損王政文、吳載熙、余清長3位飛行員。¹⁰⁹

1965年5月14日，中共在新疆成功試爆第二顆原子彈。為此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對

104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170。

105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88,90。

106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7。

107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135。

108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8。

109 郭冠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428。

中國大陸內陸的偵察飛行更加緊進行，1個月出動高達6次。¹¹⁰另一方面，共軍有鑑於蘇俄軍援的薩姆飛彈數量有限，因此多年來致力於仿製及改良薩姆飛彈，並於1965年初試射成功，接著量產自製的「紅旗1號地對空飛彈」。同（1965）年4月，共軍開始以紅旗1號地對空飛彈裝備飛彈營，接著在紅旗1號基礎上，於1966年3月成功研製「紅旗2號地對空飛彈」，並開始裝備飛彈部隊。¹¹¹隨著紅旗2號飛彈量產增加，共軍部署紅旗2號飛彈基地慢慢擴增，於是共軍恢復採用飛彈攻擊到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的U-2偵察機。¹¹²

1965年底，中共已經在北越海防、河內，以及中國雲南、廣西邊境鐵路沿線，總共部署了65處紅旗飛彈基地，而且殲7型及米格21型戰鬥機開始進駐中國西南各省空軍基地，如果共軍有意攀高一搏，對當時毫無空中警戒能力的U-2偵察機將是一大威脅，此時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在執行任務時，能得到美軍幽靈式戰鬥機的護駕，以避免遭到殲7型或米格21型戰鬥機的獵殺。¹¹³另外，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的飛行員一旦面對共軍戰鬥機及飛彈攻擊時，也要靠U-2偵察機上的OS和十三號系統雷達預警器的警示，才得以化險為夷。¹¹⁴

1966年5月14日，莊人亮駕駛U-2偵察機從桃園飛往越南、寮國及雲南執行偵照任務，在雲南上空遭到共軍飛彈攻擊，所幸憑藉優越飛行技術閃過飛彈攻擊，最後安全降落在泰國塔克里空軍基地。8月24日，莊人亮駕駛U-2偵察機到廣東偵照時，又遭到共軍飛彈攻擊，他又以優越飛行技術成功躲過。¹¹⁵

1967年，美國根據情資中共預計該（1967）年夏天在新疆羅布泊首次試爆氫彈。美國中央情報局為了要偵測共軍在新疆進行的氫彈試爆結果。另外，為了避免U-2偵察機在爬高過程中的凝結尾被共軍發現，計畫在夜間起飛。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副隊長包炳光率領莊人亮及張燮兩位飛行員，於4月5日到美國接受短期的投擲感應器訓練，並加強夜航飛行訓練。¹¹⁶莊人亮及張燮在美國結訓後，美方即要求我空軍第

110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91。

111 （中共）空軍司令部編研室，《空軍史》，頁136。

112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9。

113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173。

114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91。

115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20。

116 參閱一、郭冠麟，〈訪談莊人亮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09；二、張維斌，

三十五中隊派U-2偵察機到新疆羅布泊執行偵照任務。¹¹⁷

由於新疆羅布泊距離桃園空軍基地距離遙遠，已超出U-2偵察機航程之外，因此美國中央情報局選擇從泰國塔克里空軍基地起飛外，U-2偵察機機身還必須加掛兩具100加侖油箱，才能勉強飛行往返羅布泊1次。1967年5月7日，莊人亮駕駛U-2偵察機從塔克里空軍基地起飛前往羅布泊，在羅布泊上空投下電子裝備的莢艙，蒐集測試中共即將試爆氫彈的數據，莊人亮在返航時，竟未遭到共軍任何的攻擊，安全飛抵塔克里空軍基地。¹¹⁸

1967年6月17日，中共在羅布泊進行首次氫彈試爆。可惜美方中央情報局人員發現，之前莊人亮在羅布泊投擲兩具裝有電子裝備的莢艙，其航跡相機在莊人亮啟動後不久即故障，僅拍下10張照片，因此無法確實判斷兩具莢艙投射狀況。¹¹⁹因此美方要求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再派U-2偵察機飛往羅布泊投擲原有的電子裝備外，並攜帶具有高頻發射接收器和尾拖天線。8月31日，張燮駕駛U-2偵察機按照上次莊人亮的飛行路線飛往羅布泊投擲電子裝備後，在返航途中在青海格爾木上空，遭到共軍飛彈第十五營及第六營發射地對空飛彈的攻擊。張燮憑藉U-2偵察機上的十二、十三號系統雷達預警器，以及高超的飛行技術，躲過飛彈攻擊，安全返回泰國塔克里空軍基地。¹²⁰張燮此次任務攜帶的收發報機及拖曳天線各1具，在飛臨羅布泊目標區20英里範圍內，以脈波發射信號激發前次所投下的發射臺探詢回答信號，均未能獲得回應，此次任務算是失敗。¹²¹

共軍飛彈部隊在格爾木「獵殺」我U-2偵察機作戰失利，讓共軍飛彈部隊士氣一時嚴重受挫，檢討原因係人為因素使兵器發生不正常現象。隨著中共量產自行研製的紅旗2號地對空飛彈後，至1967年6月，共軍已成立了21個飛彈營，同時將紅旗2號地對空飛彈，部署在新成立的飛彈營。¹²²紅旗2號地對空飛彈能對付半徑30公里內

《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170。

117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20。

118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21。

119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171。

120 參閱一、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21；二、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218,219。

121 哈用·勒巴克，〈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頁153。

122 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218,219。

高速飛行的目標，而且比薩姆2型飛彈具有較強的抗干擾能力。紅旗2號地對空飛彈發射系統也略作修正，6個發射架均勻布置在半徑100公尺左右的範圍內，各放置1枚飛彈，可以打擊各個方向來襲的目標，也可以部署成半圓形陣地，縮小打擊面，使火力集中，打擊某一方向的目标。¹²³

1967年9月8日，黃榮北駕駛U-2偵察機從桃園空軍基地起飛，前往中國大陸江浙一帶執行偵照任務，當他從共軍駐上海的飛彈第九營與駐嘉興的飛彈第十四營陣地上空穿越時，遭到共軍飛彈第十四營發射紅旗2號地對空飛彈的攻擊，雖然黃榮北立即施放了回答式的干擾信號，但共軍飛彈十四營立刻接通了「二十八號電路」反干擾設備，將U-2偵察機所發射的干擾信號「切除」乾淨，黃榮北在浙江海寧縣伊橋公社星光大隊上空被擊落，機毀人亡。¹²⁴

美國原先認為共軍僅有62枚蘇俄軍援的薩姆飛彈，在用完便無法補充，直到黃榮北被共軍仿照薩姆飛彈研製紅旗飛彈擊落後，美方有鑑於U-2偵察機將面臨共軍紅旗飛彈攻擊嚴重的威脅，開始考慮中止U-2偵察機進入中國內陸偵照的任務。¹²⁵由於我方與美方獲知共軍已將紅旗飛彈大量部署在中國大陸地區，以及中共成功研製可以對付「十三號系統雷達預警器」的反制電子裝備，加上美軍在越戰失利，迫使美國總統詹森不再尋求連任，並要推動與北越進行和談，美國決定取消U-2偵察機對中國大陸與北越的偵照任務。1968年3月16日，范鴻隸駕駛U-2偵察機前往中國大陸華南執行任務安全返航後，為U-2偵察機進入中國內陸劃下句點。4月10日，美國不再批准U-2偵察機進入中國大陸及北越領空。¹²⁶

自1968年5月起，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偵照任務改為對中國大陸沿海邊緣執行傾斜偵照（離岸偵照），不再進入內陸地區。¹²⁷此後，U-2偵察機再也沒有和共軍的紅旗飛彈打照面，世界航空史上最早的一場電子反制作戰就此告一段落。¹²⁸所謂傾斜偵照，即此時將原來的U-2C型偵察機換裝成U-2R型偵察機，利用機腹上加裝一種高

123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92,93。

124 黃榮南，〈永遠的黑貓——紀念U-2飛行員黃榮北〉收錄在《中華民國的空軍》，第611期，民國106年9月，頁16,17；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220,221。

125 沈麗文，《黑貓中隊：七萬呎飛行紀事》，頁190。

126 參閱一、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21；二、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182。

127 郭冠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428。

128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94。

解析可以作35度斜角照相的新型照相機，此照相機能拍攝到中國大陸內陸60英里遠的目標，加上機上的記錄器及二十一號系統，可以蒐集中共更多的情報資料。¹²⁹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雖然不再對中國大陸內陸進行偵照，改在大陸沿海執行偵照任務似乎不會遭到共軍飛彈的攻擊威脅，大幅降低了飛行員的心理壓力，但也並非完全安全無慮。此時U-2偵察機在大陸沿海執行偵照，除了飛彈攻擊威脅外，共軍的殲7型或米格21型戰鬥機經常起飛高空攔截。¹³⁰ 共軍為了對付U-2偵察機在中國大陸沿海的偵照，遂創造1套渡海上島機動作戰戰術，研究制定了海島設伏陣地選擇、偽裝、防護方案。1969年8月，共軍飛彈第九營渡海進駐浙江嵊泗列島的泗礁島。¹³¹

1969年12月1日上午，王濤駕駛U-2偵察機，執行對江蘇及浙江沿海地區偵照任務時，在接近浙江岱山島上空時，遭到共軍飛彈第九營發射3枚飛彈的攻擊。所幸王濤藉由U-2偵察機上的電子預警系統及電子反制系統，成功逃脫了共軍飛彈的攻擊。¹³² 此次共軍選擇飛彈營的設伏點是正確的，摸清了U-2偵察機的航線，並採取「近戰快法」和「切割反干擾戰法」，但因制導站天線收發車上的天線技師，在作戰前兵器進行簡程檢查時，錯誤地調動天線發射架隨動系統的天線同步機轉子，人為的使天線與發射架在方位上偏差了9度，以致飛彈發射後，制導誤差過大，引信與戰鬥部失去良好配合，結果未能擊中目標。¹³³

1970年11月23日，王濤駕駛U-2偵察機，前往中國大陸東北及山東半島執行偵照任務，當王濤接近大連外海上空時，U-2偵察機上的OS系統，發出共軍已發射防空飛彈的警告，隨後王濤飛行至煙臺上空時，U-2偵察機上的二十號系統發出有共軍戰鬥機企圖攔截的警告。1971年5月7日，王濤駕駛U-2偵察機，執行對浙江、江蘇及山東半島偵照任務時，在接近大連外海上空時，U-2偵察機上的OS系統，發出共軍已發射防空飛彈的警告，在飛行至上海、青島上空時，U-2偵察機上的二十號系統發出有共軍

129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22；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51。

130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22。

131 楊世瑛，《高空反間諜大戰——中國空軍地空導彈兵擊落U-2高空偵察機戰法的形成、運用與創新》，頁157。

132 郭冠麟，〈訪談王濤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36,237,238。

133 楊世瑛，《高空反間諜大戰——中國空軍地空導彈兵擊落U-2高空偵察機戰法的形成、運用與創新》，頁158,159。

米格戰鬥機前來攔截。所幸王濤兩次在面對共軍飛彈攻擊或戰鬥機攔截時，都採取迴避飛行，成功脫離險境，安全返回基地。¹³⁴自從王濤在岱山上空遭到共軍飛彈攻擊後，顯示共軍為了擊落U-2偵察機，已將地對空飛彈部署在中國大陸沿海島嶼上，U-2偵察機從事外海傾斜照相已不再是安全的保證。¹³⁵

稍早共軍為加強「殲擊」U-2偵察機，在1970年1月復派2個飛彈營渡海進駐遼寧長海獐子島和廣東湛江硇州島。1972年10月，共軍飛彈第二十營進駐青島東南外海的朝連島設伏。另外，共軍有鑑於U-2偵察機加裝了能偵測到紅旗2號飛彈制導雷達漏能裝置，能在較遠的距離避開飛彈陣地，為此共軍飛彈營也加裝了防漏能電路，以對付U-2偵察機。¹³⁶

1970年及1971年，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偵照的範圍從臺灣海峽、浙江、江蘇、山東半島到遼東半島，其中上海到遼東半島的共軍海軍基地是重要偵照目標，可見此時美國情蒐的目標已經轉為共軍的海上實力。¹³⁷1971年4月29日，沈宗李駕駛U-2偵察機前往山東及遼寧，對共軍海軍基地執行偵照時，未料在山東威海衛上空時，U-2偵察機上的警報器響起，1架米格21型戰鬥機從U-2偵察機旁呼嘯而過，敵我雙方差一點在空中相撞。¹³⁸

1972年11月18日，邱松州駕駛U-2偵察機，前往山東半島執行偵照任務時，在飛抵青島東北方外海石島上空時，遭到共軍飛彈第二十營發射2枚飛彈的攻擊，所幸U-2偵察機上的二十號系統有發出警告，邱松州從容不迫採取轉彎迴避，成功脫離險境，安全返回基地。¹³⁹邱松州在石島上空遭到共軍的飛彈攻擊，是繼王濤在岱山上空被共軍飛彈攻擊後，共軍第二次利用部署在沿海島嶼的飛彈攻擊U-2偵察機，因此美國中央情報局決定以U-2偵察機上的B型相機，逐一檢視可能用來部署飛彈的沿海島嶼。1972年12月20日，由錢柱負責執行首次此類任務，針對山東半島、杭州灣、台州外海的若干小島進行空偵照相。1972年，空軍第三十五中隊一共執行32次作戰任

134 郭冠麟，〈訪談王濤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38,239。

135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194。

136 楊世瑛，〈高空反間諜大戰——中國空軍地空導彈兵擊落U-2高空偵察機戰法的形成、運用與創新〉，頁161。

137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201,202。

138 郭冠麟，〈訪談沈宗李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60,261。

139 郭冠麟，〈訪談邱松洲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79,280。

務，是「快刀計畫」開展以來的最高峰。¹⁴⁰

1960年代後期，U-2偵察機因結構已經老舊，以致衍生了重大的飛安問題。1969年1月5日，張燮駕駛U-2偵察機在執行對中國大陸沿海偵照任務時，因機械故障無法操作，飛機失事殉職。為此美國軍援機型較大及性能較佳的U-2R型偵察機給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進行換裝。U-2R型偵察機上的紅外線電子警告器，可以讓飛行員知道是否有敵機在尾隨跟蹤，可以替飛行員爭取時間躲避敵機，尤其是共軍殲7型或米格21型戰鬥機對U-2偵察機發射追熱的空對空飛彈時。另外，在1968至1973年有9位飛行員，在美國完成U-2偵察機飛行訓練後，加入空軍第三十五中隊。¹⁴¹其中1970年11月24日，黃七賢駕駛U-2偵察機在作例行熟飛訓練，在桃園空軍基地降落時，U-2偵察機因強勁的側風翻滾爆炸起火，機毀人亡，黃七賢成了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最後一位殉職的隊員。¹⁴²

1970年，空軍派邱松州、錢柱、趙士達3人赴美接受U-2偵察機的飛行訓練。1971年，空軍派邱松州、錢柱、黃永厚3人赴美接受U-2偵察機的飛行訓練。當時美方希望每個梯次至少完訓兩個人，為彌補有人未完成訓練而影響執行任務，所以空軍每梯次會多派1人作為預備人員。上述前後兩次赴美受訓的人，只有邱松州及錢柱兩人完訓返臺。¹⁴³

1972年，空軍選派魏誠、黃達觀、蔡寧、張國政、方正5人赴美接受U-2R型偵察機的飛行訓練。經過嚴格體檢後，只有魏誠、蔡寧、張國政3人合格，但最後僅有魏誠1人完成U-2偵察機的飛行訓練。¹⁴⁴同（1972）年3月8日，空軍派蔡盛雄、易志強、黃達觀3人赴美接受U-2R型偵察機飛行訓練。未料在美受訓期間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爆發「贖罪日戰爭」，訓練被迫延宕，有一段時間無法進行飛行訓練，以致原先6個月的訓練延長為9個月，遲至1973年1月8日，蔡盛雄及易志強2人才完訓返臺。¹⁴⁵

1972年底，魏誠從美國結訓返臺，時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僅有魏誠、邱松州、錢柱

140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213。

141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22。

142 參閱一、郭冠麟，〈訪談沈宗李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60,261；二、郭冠麟，〈訪談王濤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40,241。

143 郭冠麟，〈訪談邱松州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71,274。

144 郭冠麟，〈訪談魏誠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87,288。

145 郭冠麟，〈訪談蔡盛雄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10,311,315。

3名飛行員。此時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正在換裝為U-2R型偵察機，由於魏誠在美國受訓時，是學習駕駛U-2R型偵察機，因此他不需再赴美受訓，其他隊員之前在美國是學習駕駛U-2C型偵察機，因此必須再赴美重新訓練。¹⁴⁶

稍早1972年2月下旬，美國總統尼克森到中國大陸訪問，美國企圖改善與中共關係，承諾終止對中國大陸的偵察任務。此時美國發展軍事間諜衛星偵測技術已臻成熟，對於中華民國空軍高空偵察行動所獲得的情資需求已不復以往，依賴度相形降低，而且共軍地對空飛彈基地日增，對於高空偵照任務執行日益艱難，並構成威脅。¹⁴⁷

1973年8月，美國政府已通過中央情報局提案，準備在1年後結束局內U-2偵察機的任務，這當然包括美國和中華民國之間的「快刀計畫」。至於中央情報局和U-2偵察機相關的其他工作，則轉交給美國空軍執行。依照當年我方與美方之間的協議，任何一方要中止「快刀計畫」，必須在提出1年後才能正式生效，以免對方措手不及。當時美國已經利用人造衛星拍攝相片，美方特使帶著相片和時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商談，提議中止U-2偵察機任務，並保證繼續提供偵察相片，蔣經國不得不同意。基本上，在接下來1年過渡期裡，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出勤的頻率非常低，有時飛飛停停，一、兩個月不曾出任任務，之後連例行的飛行訓練也都暫停。¹⁴⁸

1974年初，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後，空軍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不再出任任務，上級也指示之後也不會再有任務，「黑貓中隊」準備解散。時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隊長是王濤，最後一批飛行員有錢柱（1971年5月26日任職）、邱松州（1972年4月19日任職）、魏誠（1973年1月31日任職）、易志強（1974年2月1日任職）、蔡盛雄（1974年2月1日任職）5人。¹⁴⁹

1974年4月1日，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馬康衛晉見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告知美方將撤出U-2偵察機的決定。稍早該年從2月到4月，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總共申請了6次任務，有兩次因天候因素被取消，另外有3次是我方不同意執行，僅執行了1次任務。4月11日，蔡盛雄執行他首次駕駛U-2偵察機前往山東半島及上海一帶的空照

146 郭冠麟，〈訪談魏誠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95。

147 哈用·勒巴克，《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頁187。

148 沈麗文，《黑貓中隊：七萬呎飛行紀事》，頁268,269。

149 郭冠麟，〈訪談邱松州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80,281,405。

任務。¹⁵⁰ 5月24日，邱松州駕駛U-2偵察機執行最後一次偵測任務。¹⁵¹之後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奉命停止對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同（1974）年5月底，美國以燃油受到污染為由停飛U-2偵察機。¹⁵²

1974年7月25日，我國與美國終止「快刀計畫」。美方分別於7月29日及8月2日，派飛行員將駐桃園兩架U-2偵察機飛回美國，移交給美國空軍。¹⁵³8月，空軍副總司令烏鉞宣布空軍第三十五中隊解散。¹⁵⁴11月1日，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因偵照任務終止後正式撤銷中隊。¹⁵⁵

我空軍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的「快刀計畫」終止結束後，空軍新生工作組因缺乏更新的空照資料供應補充，以前所掌握的共軍飛彈與核武等戰略目標現況，後續變化與發展動態等，皆已一片空白。此後戰略目標分析研究組僅虛有其名，已無其實，在沒有接獲正式撤銷單位前，除保持與美方接觸，提供我方臺海當面共軍戰鬥序列參考外，仍與國內各情治單位維持協調，所收到有關情資繼續納入各類檔案，以備爾後之需。¹⁵⁶

伍、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對敵後高空偵照的貢獻與得失檢討

一、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對敵後高空偵照的貢獻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自1962年1月13日，首次執行中國大陸的偵照任務，至1974年5月24日任務停止，同（1974）年11月該中隊解編。在此12年間，一共執行220次偵照任務，其中深入中國大陸執行任務104架次。¹⁵⁷尤其以1967年5月7

150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220,221。

151 郭冠麟，〈訪談魏誠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02。

152 郭冠麟，〈訪談蔡盛雄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18。

153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221。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23記：1974年8月，美方飛行員將兩架駐在桃園基機的U-2偵察機飛往日本沖繩。

154 郭冠麟，〈訪談邱松洲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80。

155 郭冠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19。

156 蔡榮光，《悶葫蘆裡的春秋》，頁113。

157 郭冠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3,428。空軍第三十五中隊220次高空偵照任務判讀的成果為：完成任務179架次，急要照情報告895份，特別急情報告217份，發現主要目標7,359個，涵蓋面積廣達220萬平方哩。參閱習賢德，《鷹揚臺海：中華民國空軍血淚史（1949-

日，莊人亮駕駛U-2R偵察機由泰國塔克里空軍基地起飛，飛到新疆羅布泊原子彈試爆場，投置原子試爆偵測發射器，以便美方隨時瞭解共軍原子彈試爆活動情況。此次空投任務對自由世界貢獻甚大，美國政府極為重視。

U-2偵察機對中國大陸的偵照任務，範圍及距離都遠超出當時我空軍RF-101及RB-57偵察機偵照範圍。我國和美方合作的「快刀計畫」，自1962年起進展順利，並逐漸將計畫推至最高潮。1963年至1966年的成果最為豐碩，偵照範圍包括中國大陸、北韓、北越、寮國等地，又以中國大陸為主要目標，這使得技勤人員判圖人員，以及電子分析師不分晝夜十分忙碌，他們的工作量繁重，藉由韓國群山及泰國塔克里兩處國外停駐基地的協助，U-2偵察機因此得以在中國大陸各地全面進行偵照任務。¹⁵⁸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執行的偵照任務，對美國而言，在情報方面獲取相當重要的成果。在1962年之前，美國掌握的中共先進武器發展情資十分有限且零散，在判斷分析上無法精確。藉由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深入大陸西北蘭州、包頭等地偵照，透過分析我飛行員拍攝的照片，輔以部分美國人造衛星的圖片，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共發展核子武器進展的瞭解程度大幅提升。¹⁵⁹蔣中正總統在1962年1月30日日記寫下：「U-2偵察西北部寧夏地區所發現之飛彈基地與大機場的報告，可知此一飛彈基地即為俄共的洲際飛彈，其目標不僅為琉球、臺灣與菲律賓，而乃對西太平洋與印度洋所包含之地區全部涵蓋在內矣。未知美國對此發現後，其對我反攻大陸之戰略有所影響與轉變？」¹⁶⁰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到蘭州執行偵照任務，利用飛機上的紅外線照相機，對於中共核子工廠技術水準的情資蒐整，有很重要的貢獻。¹⁶¹

從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的檔案報告得知：中共把開發核武與飛彈置於最優先地位，最近航空照片已顯示出許多發展中的設施，內蒙古包頭地區的照片已顯示出，1個經過精心設計安全準備的裝置；雙城子綜合靶場的設計，大體上沿襲蘇俄的設

1999)》(高雄：盤石書房有限公司，2022年)，頁205。

158 包偉光，〈回憶：中華民國空軍U-2大陸偵巡紀要〉收錄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35,342。

159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87,88。

160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1月30日。

161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6。

計。¹⁶²中情局檔案報告：1964年7月13日照片顯示，羅布泊附近的高塔和大型圓圈，可能是設計進行核武試驗，或可能的飛彈試驗，庫庫諾爾有1個核武反應堆。¹⁶³該檔案報告又記載：1964年8月6日至9日，空照顯示羅布泊的設施幾乎肯定是1個核武試驗場，塔形建築建設速度及其外觀，表明試驗場將在大約2個月左右後投入使用，其特徵表明該場地同時可為檢查和武器效果試驗做準備。¹⁶⁴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執行中國大陸、越南及北韓等地的偵照任務，對美國十分重要，尤其在戰略上提供美方最有利的資訊，以作為對中共談判的籌碼，及戰略部署的依據。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執行偵照任務，主要是針對中國大陸，發現中共原子能試驗所、飛彈試驗場與發射陣地、陸海空軍基地、工業交通等多項重要目標，獲得極為珍貴之情報資料。對於中共軍情的瞭解及運用，甚具價值。後來越戰發生，美軍戰鬥機以電子反制方式對抗北越的薩姆地對空飛彈，這可以說是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在中國大陸多年來執行偵照任務努力的成果。¹⁶⁵

U-2偵察機對中共軍事上的情蒐，除了讓美國可以監控中共研製核子武器的資訊外，U-2偵察機所蒐集的情資，對於當時美國派駐南韓及越南的軍隊，提供安全上的協助至為重要。同時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對於空中電子作戰武器系統提供一個絕無僅有的實戰測試，包括了雷達預警、雷達干擾、紅外線偵測、各式各樣的寬頻訊號蒐錄測試等。¹⁶⁶美國中央情報局從U-2偵察機的初期偵照任務中即發現，中共在西北的飛彈發射器一律對準北方的蘇俄，藉此瞭解中共與蘇俄關係惡化的程度。往後數年，美國與中共在波蘭華沙舉行的一百多次大使級會談中，美國總是利用U-2偵察機所取得的大量情報，在知己知彼的情況下，掌握較有利的談判地位。¹⁶⁷

162 詹欣譯，〈中情局關於中國尖端武器計畫的評估：中華民國空軍U-2大陸偵巡紀要（1963年7月24日）〉《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9-1976）》，第五篇中國軍事，（上海：東方出版社，2007年），頁63,65,66。

163 詹欣譯，〈中情局關於中國核武能力的評估（1964年7月22日）〉《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9-1976）》，第五篇中國軍事，頁70。

164 詹欣譯，〈中情局關於中國即將進行核武試驗的評估（1964年8月26日）〉《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9-1976）》，第五篇中國軍事，頁71,72,73。

165 衣復恩，《我的回憶》，頁167,168,169,171。

166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23。

167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188。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即使到任務後期，對中國大陸沿海的偵察也獲得意外的收穫。1971年，在U-2R型偵察機上裝設1套新發展的感應器。該年9月12日及13日，在大陸沿海偵巡的U-2R型偵察機，突然截聽到中共防空系統一陣騷動，所有飛機停飛，各式攔截武器全面戒備。U-2R型偵察機截獲此項訊息，跟其他片段的電子訊號情報併在一起分析，隱約地透露出令人震驚的內情。當時中共國防部部長林彪似乎要發動政變，推翻毛澤東，卻因事機敗露，倉皇逃逸，所搭乘的飛機在外蒙古墜毀，林彪及機上所有乘員全部罹難。美國國務院的中國觀察家對此項情報極為驚愕。¹⁶⁸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先後有5架U-2偵察機被共軍飛彈擊落，造成3位飛行員殉職及2位飛行員被俘。另有7名飛行員在飛行訓練或在執行任務時，因意外失事殉職。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雖然犧牲慘烈，但對於我國及美國的貢獻十分重大。就國軍建軍備戰而言，U-2偵察機對中共軍事上的情蒐，提供了寶貴的資訊，作為當時國軍反攻大陸與建軍備戰戰略、戰術調整參考。1960年代初期，曾是國軍反攻大陸的好時機，但受限於美國甘迺迪政府不支持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反攻大陸的可能性隨著時間流逝愈來愈低，以致U-2偵察機僅能對國軍提供共軍發動臺海戰爭的先期預警作用。¹⁶⁹

二、我空軍飛行員技術高超及U-2偵察機預警系統優越能克敵制勝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對中國大陸內地從事高空偵照任務，當時U-2偵察機是美國剛製造完成的新機種，實戰經驗不多，因此等於是在為美國做了很多U-2偵察機性能測試，該中隊有數起飛行訓練意外失事，其實與機件故障或儀器失靈脫不了關係，加上U-2偵察機本身的高難度操控性，加深了任務危險性。¹⁷⁰

蘇俄軍援中共的薩姆飛彈在高速飛行時很難改變航向，基本上它是根據飛機的運動移位，用比例的方式去計算導引飛彈的數據，旨在將飛彈導引至預估的攔截點。因此U-2偵察機飛行員在到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時，面對共軍飛彈攻擊的威脅，經常在飛行時作出一些出人意外及不規則的特技大動作，這樣使得共軍的薩姆

168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186,187。

169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23。

170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49。

飛彈導引系統將無法正確的預估攔截U-2偵察機的位置在何處？¹⁷¹

1960年代後期，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面對共軍飛彈攻擊的威脅，已研究1套如何閃避共軍飛彈攻擊的策略，當U-2偵察機預警系統發出有飛彈來襲警示後，首先不要慌亂或急躁，由於飛彈系統會計算飛機的轉彎半徑、感應器、爆發的威力範圍，所以飛彈發射後，U-2偵察機飛行員不宜太早或太晚作出迴避動作，否則飛彈會繼續修正攻擊位置，飛彈涵蓋火網為一點五哩，所以飛行員必須計算何時轉彎會比較恰當。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研究出來的策略，大約是飛彈發射後，等到系統警鈴響起後再轉彎，太早急於擺脫飛彈的威脅而迅速轉彎，反而使飛彈有修正機會。另外，飛行員千萬不可因閃避飛彈過急而失速熄火，只要降低飛行高度就會落入共軍戰鬥機空對空飛彈攻擊範圍內，會遭敵機追擊，甚至被敵機上的機槍給擊落。¹⁷²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在執行高空偵照任務時，為避免遭受共軍殲7型或米格21型戰鬥機攔截，和地對空防空飛彈攻擊的戰術，為美國空軍日後改良電子反制設備及偵照技術提供了寶貴經驗。U-2偵察機除了配備精密空照設備，機頭部位還有1具巧妙的錄音座，可以截錄36種不同頻道的情報。¹⁷³

三、共軍加強防空戰力及戰術機動靈活

1958年，蘇俄軍援共軍薩姆2型地對空飛彈，共軍編成3個營，以加強防空戰力，並祕密建置飛彈基地。最初將3個飛彈營部署在首都北京地區。1959年10月7日中午，共軍飛彈第二營在北京上空，擊落王英欽駕駛的RB-57D偵察機，此為我空軍第一架被共軍以地對空飛彈擊落的飛機，也是世界飛機被地對空飛彈擊落的首例。¹⁷⁴

1960年代，中共與蘇俄交惡，蘇俄停止對中共軍援，包括地對空飛彈。中共一直到成功研製紅旗飛彈前，很長一段時間為了截擊進入大陸領空的U-2偵察機，不得不採取靈活機動戰術，除以1個飛彈營駐防北京外，另外2個飛彈營機動移防部署飛彈，在預判U-2偵察機可能飛行的航線上，機動設伏。此飛彈游擊戰術實施數年之久，直至紅旗飛彈成功量產後，共軍逐步擴編飛彈營，並部署中國大陸各地，構成堅固防

171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8。

172 郭冠麟，〈訪談邱松洲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80。

173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178。

174 哈用·勒巴克，〈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頁127,183。

空網，機動游擊戰術才告一段落。¹⁷⁵

共軍根據我U-2偵察機回避時機，及在擊落U-2偵察機上的電子偵察裝置，得知U-2偵察機已安裝雷達預警裝置，幾經研究後採取反制措施，如快速完成飛彈發射操動作，掌控雷達關機及開機時間，壓縮目標到達殺傷距離的開機時間，減少被U-2偵察機上電子裝置偵測到的反應時間。為此共軍將控制飛彈發射的導引雷達天線開啟的距離，從距離目標75公里開啟天線，壓縮至40公里內。

在飛彈發射操動作方面，簡化操作動作及口令，將原需要8分鐘準備時間，縮短僅有15秒，保證開啟雷達天線即能捕獲目標，且能立即發射飛彈，讓U-2偵察機來不及迴避脫逃。此近距離開啟導引雷達天線，快速進行戰鬥自行研發戰術，共軍稱為「近快戰法」。¹⁷⁶

四、美方低估中共防空與電子作戰能力及忽視U-2偵察機航線問題

美國剛開始發展U-2偵察機，在蘇俄執行高空偵照任務時，認為俄方根本沒有飛機或任何武器可以擊落U-2偵察機，因此並未關注飛機上的預警系統。直至鮑爾駕駛U-2偵察機被蘇俄薩姆2型防空飛彈擊落後，美國才驚覺原來還是有武器可以擊落U-2偵察機，於是開始研發各種預警系統。¹⁷⁷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開始對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時，美國中央情報局認為共軍無法擊落U-2偵察機，所以早期U-2偵察機上僅有簡單儀器，完全沒有任何偵測防空飛彈的預警設備。直到陳懷被薩姆2型防空飛彈擊落，中央情報局才獲悉共軍防空飛彈部隊已開始研究如何對付U-2偵察機。¹⁷⁸

最初美國曾信心滿滿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保證，駕駛U-2偵察機執行任務絕對安全，因為戰鬥機無法飛到那麼高，不足為懼，但陳懷被共軍地對空飛彈擊落後，推翻了這個神話。之後有人向美方提出質疑，U-2偵察機飛行路線太固定，但美方不以為意。加上U-2偵察機攜帶油料有限，實際上不可能繞道而行。因此共軍根據蒐整U-2偵察機的飛行紀錄，畫出U-2偵察機進出大陸的路線，於是共軍調遣飛彈營，針對U-2偵察機飛行路線，設伏待機攻擊U-2偵察機，果然將陳懷、葉常棣、李南

175 哈用·勒巴克，《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頁184。

176 哈用·勒巴克，《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頁185。

177 郭冠麟，〈訪談王太佑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78。

178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8。

屏、張立義、黃榮北等人擊落。¹⁷⁹

五、機械故障問題影響偵照任務及衍生飛安問題

由於U-2偵察機的設計著重任務成功為首要，飛機的安全與操縱性次之，因此造成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有7名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或飛行訓練時，因機械及操作問題失事殉職。¹⁸⁰當初設計U-2偵察機時，是因應時局所需，設計來即時運用的飛機，美國高層並沒有打算長期使用，而是以任務型為考量，出勤最多也就是撐個2、3年。而且原型機問世後，並沒有經過太嚴格的試飛就被派上前線。U-2偵察機從未被大量製造量產，因此沒有專屬生產線，基本上是由手工打造。整架飛機裡最先進的裝備是照相裝置及電子偵測系統，其它細節並不考究，因此U-2偵察機經常有機械故障方面的問題。¹⁸¹

然而美方認為U-2偵察機的機體結構及性能都不是問題，便一再使用。長程飛行及不斷加重機上的裝備，使得U-2偵察機不勝負荷，有時因為飛得太高或太快，會造成機身出現裂痕。這些問題遲至1966年初才被發現，於是當U-2偵察機飛滿24小時，便需要檢查及保養，但仍未能完全解決問題。U-2偵察機除了金屬疲乏等一些機身結構問題外，機上的儀器在長程飛行途中難免會出問題，其中以自動導航系統失誤的影響最嚴重。1968年1月5日，張燮駕駛U-2偵察機從韓國群山空軍基地飛往中國大陸執行偵照任務時，機上的自動導航系統失效，造成U-2偵察機突然下墜，張燮因而殉職。¹⁸²U-2偵察機機翼小、浮力小、轉彎不易，一旦操控失誤容易引起空中熄火，飛機勢必下降高度，引進空氣重新點燃發動機，這時共軍米格戰鬥機便會伺機開始攻擊，此時警示燈、警示鈴都會響起，更容易引起飛行員的恐慌。¹⁸³

1964年U-2偵察機在採用改良型的燃油控制系統後，其發動機經常在穿越同溫層高度時，發生熄火現象，以致有時偵照任務受到影響被迫取消。另外，發動機熄火問題影響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每週熟飛訓練1次的要求，甚至造成飛安問題，李南屏有次進行熟飛訓練時，因發動機熄火，最後飛機驚險迫降在一處河床上。為此美

179 沈麗文，《黑貓中隊：七萬呎飛行紀事》，頁103,104。

180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23。

181 沈麗文，《黑貓中隊：七萬呎飛行紀事》，頁180,181。

182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55,57,58。1967年，U-2C型偵察機已顯露老態，機身外表開始出現裂痕，每飛行25小時，就得做1次全面檢查。參閱沈麗文，《黑貓中隊：七萬呎飛行紀事》，頁196。

183 郭冠麟，〈訪談邱松洲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78。

國洛克希德飛機製造公司派人來解決處理發動機熄火問題，發現臺灣上空4萬英尺至6萬英尺高空之間的溫度變化率竟與世界其它地區不同，經過重新調整油門止檔位置，才解決發動機熄火的問題。¹⁸⁴

U-2偵察機操作控制不易，飛行員很難在一定高度判斷是否會失速，最後找到變通調整方法，在飛機準備降落前，飛行員先拉右膝旁的T型拉把，延伸防止失速參考線半吋，如此一來可以幫助飛行員在落地關鍵時刻，力保機翼穩定。然而意外依舊難免，桃園空軍基地發生U-2偵察機因失速墜機的意外事件，另有多起是落地瀕臨機毀人亡的邊緣。¹⁸⁵

早期U-2偵察機沒有座艙罩彈射裝置，因此若發生緊急狀況，彈射椅又失效，U-2飛行員必須自己操作把座艙罩打開，爬出來再跳傘逃生，若當時飛行員負傷或飛機不受控制時，從飛機上逃生便成了一件極為困難的事，像是李南屏被共軍擊落後，就無法跳傘逃生。直到1965年U-2偵察機才有座艙罩彈射的逃生裝置。¹⁸⁶

六、U-2偵察機訓練存在語言溝通與飛行次數不足問題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在美國接受U-2偵察機飛行訓練過程中，語言障礙一直是飛行員主要的難題。儘管美軍中備有中文譯員，誤解也在所難免。只要我飛行員飛上天空，塔臺就被告知「英語能力有限的飛行員上了頻道」，地面上的美國教官就得折騰半天。其實，我空軍赴美受訓的飛行員英文口語能力大抵應付得過去，但是一碰上高空熄火，得緊急迫降的突發狀況，就會急得舌頭打結，也有美國教官建議，與其長期為語言溝通問題苦惱，基地不如編本中文教材，可是自始至終，美方沒有做。

首批赴美接受U-2偵察機訓練的王太佑回憶，當初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上課只能聽講提問題，不准抄筆記，也不准將任何訓練教材帶出教室，可能基於同樣的顧慮，美方根本無意編印教材，修習全靠個人的意會、摸索、磨練在高空出生入死的膽識。¹⁸⁷

1970年，魏誠等5人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赴美接受U-2偵察機的飛行訓練，

184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2,13。

185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58。

186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4。

187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8,10。

教育訓練時時間為6個月，訓練課程包括英語課程、熟飛韓戰期間美軍專用的T-37戰鬥攻擊機、求生訓練、地面學科課程（U-2偵察機），之後才開始駕駛U-2偵照。由於U-2偵察機飛行訓練屬於高空飛行訓練，極耗費體力，至少要飛行1天，休息1天，不能像戰鬥機可以每天，或者1天從事數次飛行訓練，因此U-2偵察機飛行訓練，從第一次簡單起飛到結訓，一共僅飛行16次便從美國返臺。¹⁸⁸

七、任務危險壓力沉重飛行員短缺與管理不當影響士氣

1960年5月11日，美軍飛行員鮑爾駕駛U-2偵察機，在蘇俄領空遭飛彈擊落被俘，為此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原先要執行大陸偵照的任務因而耽擱數個月。然而我空軍為提升戰技及維持精練，飛行訓練仍持續進行，不過出任務一事看來似乎遙遙無期，使得訓練顯得枯燥，而士氣也因而受到影響。¹⁸⁹

自1964年起，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開始面臨合格飛行員短缺的問題，楊世駒、王太佑、華錫爵這3位第一批赴美受訓的飛行員都已經停止任務或陸續離隊，王錫爵和梁培德剛從美國結訓返臺，仍在進行U-2偵察機的轉換及熟飛訓練，空軍總司令部在年初選出的張立義和楊惠嘉，才剛到美國受訓。因此該中隊有資格可以出任務的飛行員僅剩下李南屏1人，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文件指出，在1964年7月7日，李南屏被共軍飛彈擊落殉職後，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唯一能擔任戰備的飛行員因精神壓力太大而暫時無法執行任務。雖然之前赴美受訓的張立義在李南屏失事前返臺，但仍未能擔任戰備，以致空軍第三十五中隊上有資格執行作戰任務的飛行員僅剩王錫爵1人。¹⁹⁰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臨飛行短缺的問題一直未能解決，尤其是吳載熙、余清長先後在1966年2月、6月失事殉職後，該中隊僅剩下莊人亮、劉宅崇2名飛行員可以執勤。為此高層立刻下令，如果莊、劉兩人同時外出，不准搭同1輛車，否則萬一發生意外，便無人可替補出任務。¹⁹¹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在後期因U-2偵察機飛行員培訓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以致沈宗李的飛行紀錄簿內，出現駕駛U-2偵察機出勤18次任務，是

188 郭冠麟，〈訪問魏誠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287-292。

189 包偉光，〈回憶：中華民國空軍U-2大陸偵巡紀要〉收錄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24。

190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106,112。

191 沈麗文，《黑貓中隊：七萬呎飛行紀事》，頁175。

該中隊飛行員出勤次數最高者。¹⁹²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U-2偵察機每次執行務時間，多則耗時十幾個小時，少則7、8個小時，1個人獨自在七千英尺高空飛行，每位飛行員返航後的心境感受各有不同，有些飛行員在爬出座艙後，甚至會心情過於激動哭泣，此係飛行員在承受高度壓力後解壓的正常現象。¹⁹³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曾有飛行員因為壓力過大無法釋壓，最後被迫解除職務。1名美軍軍醫署長來臺灣訪問時，就提到我空軍飛行員有「作戰疲勞症候群」的問題，特別強調不要忽略飛行員的娛樂和充分休息的重要性，然而當年國軍重視美國所謂的「休閒活動」，結果常常是讓飛行員找事情，有事可做。美方專家非常清楚，長期的壓力將無法避免導致身心疲勞，因此早期U-2偵察機飛行員，有個默契，完成十趟任務後，便可以按照個人意願離開轉調其他單位。¹⁹⁴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採行單線指揮系統，往往中隊長在幾個小時內就要確定任務飛行員，有時中隊長認為飛行員因任務未能完成，命令飛行員連續執行任務兩次，然而U-2偵察機長途飛行，對飛行員耗費體力甚多，因為中隊長自己不飛行執行任務，根本不瞭解駕駛U-2偵察機執行任務的辛苦，造成飛行員勉強完成任務後，已是身疲力竭。¹⁹⁵

八、美國對U-2偵察機保護嚴密對我方人員不信任及後勤配合度欠佳

桃園空軍基地內停放U-2偵察機的棚廠，設有衛兵崗哨，非經核准的人無法進入。美方對U-2偵察機的保護相當嚴密，只要是與U-2偵察機維修有關的業務，幾乎都不讓我空軍人員參與，連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地裝士官長，雖然在棚廠工作時間不少，卻根本無法靠近U-2偵察機。美方在棚廠安排安全人員，隨時注意廠內活動。¹⁹⁶

我國與美國簽訂「快刀計畫」後，蔣經國曾當面授意，此項合作是由我國與美國雙方最高領袖直接指揮，美國總統授權給中央情報局為執行者，我方由蔣中正總統授權蔣經國為代表，並指定衣復恩為我方執行負責人，有關此計畫的執行，都必須

192 劉文孝，《中國之翼》，第二輯，（臺北：中國之翼出版社，1991年），頁236。

193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43。

194 沈麗文，《黑貓中隊：七萬呎飛行紀事》，頁191,192。美方有1個特殊醫療小組，固定每年來臺，其中包括太空生理及心理專家，幫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做生理及心理測試，一方面是確定他們的體能狀況，另一方面，美國太空總署藉機瞭解在內太空飛行之後的身心反應。參閱沈麗文，《黑貓中隊：七萬呎飛行紀事》，頁194。

195 華錫鈞，《戰機的天空：雷霆、U2到IDF》，頁91,92。

196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68。

向蔣經國報告，而不得透過空軍任何人，甚至包括空軍總司令在內。

然而衣復恩當時職務僅為空軍副參謀長，而「快刀計畫」此任務與我空軍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因此建議我方代表蔣經國向時任空軍總司令陳嘉尚說明，以減少任務執行上的困難。蔣經國雖然答應照辦，但後來仍難免遭到不少誤會，不僅陳總司令對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情況不十分清楚，連當時桃園空軍基地聯隊長都不得靠近U-2偵察機的棚廠，因為U-2偵察機棚廠內設有高度機密的通訊電子設備。¹⁹⁷

1962年1月13日，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陳懷執行首次對中國大陸偵照任務，在執行上非常順利，飛機和系統都沒有發生問題，但後續美方的後勤支援卻配合不良。原本此次任務拍攝的底片和電子偵察系統記錄的磁帶在複製備份後，要立即送往日本和美國本土的相關單位，做進一步處理與判讀分析。但是複製電子記錄的磁帶卻花費20小時才完成，加上美軍C-130運輸機無法配合，以致必須搭乘民航運輸機運送。受到上述兩項因素的影響，最後底片和磁帶送出桃園空軍基地時，已經過了兩天半。¹⁹⁸

九、我政府與美方對「快刀計畫」偵照重點不同甚至相互猜忌

我政府因飛行員損失過高，以及與美方偵照重點不同，對「快刀計畫」態度轉趨消極。1964年7月7日，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李南屏在執行任務被共軍飛彈擊落後，美國總統詹森下令該中隊暫時停飛。我方主導人蔣經國有鑑於不到1年內，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折損3名飛行員，讓他對「快刀計畫」這項與美方偵察合作計畫的態度開始有所改變，轉趨消極。此時美國為了直接介入越戰，藉口8月2日及4日，美國海軍驅逐艦在東京灣，遭到北越海軍魚雷快艇攻擊，是謂「東京灣事件」。之後美方要求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U-2偵察機前往中越邊境執行偵照任務，但我方對此項任務態度消極。為此美方破例派遣美軍飛行員於8月6日駕駛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的U-2偵察機，從桃園空軍基地飛往廣東雷州半島及廣西一帶偵照。¹⁹⁹

我方對於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在為美方執行「快刀計畫」期間，因雙方之間為偵照目標地區不同產生矛盾。甚至衍生我方對「快刀計畫」由美方規劃的任務，採取消極阻撓或否決，這現象到了1966年最為嚴重。1965年9月，美國國防部部長麥納馬拉

197 衣復恩，《我的回憶》，頁166。

198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63。

199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112,113。

(Robert S. McNamara) 邀請我國防部部長蔣經國訪問美國。9月22日，蔣經國與麥納馬拉進行會談時，暗指我政府可以對越南提供軍事協助，可以派遣國軍攻占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西南5省，將東南亞阻絕於中共勢力之外，麥納馬拉對此議題卻認為有待再研究。次日，蔣經國晉見詹森總統，呈遞蔣中正寫給詹森總統的信，但沒有機會與詹森深入討論我政府對越南提供軍事協助，以及反攻中國西南5省的提議。11月中旬，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提出國軍反攻中國西南5省計畫的估評報告，認為不切實際，執行起來不會成功。蔣經國此次美國之行，原先有很高的期望，結果卻碰了美國的軟釘子。從他返臺後，直至1965年底，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沒有執行過任何對中國大陸的偵照任務。²⁰⁰

1966年，我政府多次要求美方執行中國大陸東部省分的偵照任務，但美方此時重心放在新疆羅布泊地區，而非大陸東部省分，為此我政府多次否決或取消原先美方規劃的偵測任務。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統計，在1966年這一年內，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接獲24次任務待命通知，其中有高達10次任務是被我政府要求取消，而且有5次發生在1966年11月及12月，加上有4次任務因天候不佳取消，以及美方取消1次任務，以致該(1966)年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實際僅執行了9次任務，是「快刀計畫」進行以來的最低點。²⁰¹另外，自1965年起，因越戰升高，美國中央情報局要求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頻頻駕駛U-2偵察機，偵察中國大陸西南省分及北越，在停火期間，該中隊不僅必須配合美國的政策停止作戰任務，連確切原因都不得而知，其原因係我國軍並未直接參與越戰。²⁰²

十、共軍對付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採行戰術與電子反制作戰成功

1962年9月9日，陳懷駕駛的U-2偵察機在南昌被共軍擊落，證明共軍對付U-2偵察機採取游擊戰術是行得通，符合實際，設伏地點選擇是正確的，誘敵出擊戰術運用是成功的。²⁰³共軍飛彈第四營在1963年3月28日及6月3日，兩次企圖發射地對空飛彈，攻擊進入中國大陸內陸進行高空偵測的我空軍U-2偵察機失敗後。中共中央軍委會命令把4個飛彈營集中統一部署，組成大面積有機結合的「火網戰法」及「近快

200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141,142

201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158,159,160。

202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台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145,146。

203 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188,189。

戰法」，研究兵力部署的形式，認為U-2偵察機主要目標是中國西北的核子工業和試驗基地，其飛行航線有3條，從韓國群山起飛是東路，從泰國塔克里起飛是西路，從臺灣桃園直接進入中國大陸是中路，並認為從中路飛來是捷徑，可以節省時間及燃料，並依據1963年U-2偵察機17次進入中國大陸路線中，有6次經過江西上饒。1963年10月下旬，共軍將4個營飛彈部署在中路航線上的江山、上饒、弋陽、衢州等地。11月1日，葉常隸駕駛U-2偵察機在江西廣豐上空遭到共軍飛彈第二營發射地對空飛彈擊落。²⁰⁴1964年7月7日，李南屏駕駛U-2偵察機在福建漳州上空，共軍飛彈第二營運用「機動伏設」及「近快戰法」將其擊落。²⁰⁵

共軍在1963年3月28日及6月3日，兩次打開制導雷達，卻未能擊落U-2偵察機，因此研判係U-2偵察機針對共軍地對空飛彈缺乏對抗電子偵察及電子干擾設備的弱點，在機上裝置了某種電子無線電偵察測向裝置，用以逃避飛彈的攻擊。²⁰⁶1963年11月1日，共軍在擊落葉常隸的U-2偵察機殘骸中，首次發現美國研製的「十二號系統雷達預警器」，讓飛行員可以根據告警現象，決定機動的時機及方向。共軍在U-2偵察機上發現雷達預警裝備後，利用我雷達預警裝備的死角，即研發出電子反制對抗方案，造成U-2偵察機無法逃脫共軍雷達導引的飛彈殺傷區。另外，共軍研製反回答欺騙干擾設備，對付U-2偵察機上的雷達預警裝備，並經發射實彈驗證有效。²⁰⁷

共軍研發反制預警雷達——「松九雷達」，來代替制導雷達，配合「近快戰法」，把松九雷達自動跟蹤距離由40、80公里兩檔，改裝為60、100公里，並誘使U-2偵察機進入飛彈火網內。1964年7月7日，李南屏駕駛U-2偵察機在福建漳州上空時，共軍即運用松九雷達，讓李南屏來不及反應擺脫共軍雷達的鎖定，被共軍以地對空飛彈擊落。²⁰⁸1964年11月26日，共軍飛彈第二營在福建連江鎖定1架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1架U-2偵察機，該營發射3枚飛彈，均未能擊落我機。共軍研究結果，認為U-2偵察機上架裝置「回答式干擾機」，對共軍飛彈實施電子干擾。共軍電子技術部門研製出對付U-2偵察機的照射天線，1965年1月10日，張立義駕駛U-2偵察機上的十二、十三

204 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192,193,194,197,199。

205 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201,202。

206 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192。

207 哈用·勒巴克，《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頁186。

208 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203,204,205,206。

號系統均失靈，結果在內蒙古薩拉齊上空被共軍飛彈擊落。²⁰⁹共軍在擊落張立義的U-2偵察機上找到「十三號系統雷達預警器」，經過深入研究，據此成功研製新的電子反反制系統（ECCM），來對付U-2偵察機上的電子反制系統。²¹⁰

1965年，共軍在研製出紅旗1號、2號地對空飛彈，及針對U-2偵察機上的十二、十三號雷達預警系統，成功研制二十八號電路反干擾設備，並在1967年9月8日，在28號電路反干擾設備的輔助下，發射紅旗2號飛彈，擊落黃榮北駕駛的U-2偵察機，驗證了中共自行研製兵器系統及反電子干擾設備的性能是良好的，有效的。²¹¹1970年代初，共軍有鑑於U-2偵察機加裝了能偵測到紅旗2號飛彈制導雷達漏能裝置，能在較遠的距離避開飛彈陣地，為此共軍飛彈營加裝了防漏能電路，以對付U-2偵察機。²¹²

1972年11月18日，共軍飛彈部隊在石島上空未能擊落U-2偵察機，之後針對U-2偵察機上的新干擾裝置，成功研製二十號電路、四十一號電路、四十二號電路等新的電子對抗法。共軍海上機動作戰，雖然未能擊落U-2偵察機，但其海上的威懾作用，造成美國中央情報局和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失去對中國大陸沿海偵察的安全感。²¹³

陸、結語

冷戰時期1960年10月，美國中央情報局派人員來臺與我政府進行協商，對中國大陸進行高空偵照作業，美方與我政府為這項合作案定名為「快刀計畫」。該計畫由我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駕駛美方U-2偵察機執行此艱鉅任務，該中隊先後有10名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或訓練時殉職。長久以來，U-2偵察機對中國大陸的空照任務一直是個高度敏感的話題。中共與美國在波蘭華沙舉行的大使級會議中，U-2偵察機始終是雙方爭論的焦點。隨著臺海情勢的緩和，越戰逐漸接近尾聲，再加入人造衛星

209 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209,210,211,212。

210 華錫鈞著，邢有光譯，〈黑貓中隊〉收錄在《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1期，頁16。

211 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頁218,219,220。

212 楊世瑛，《高空反間諜大戰——中國空軍地空導彈兵擊落U-2高空偵察機戰法的形成、運用與創新》，頁161。

213 楊世瑛，《高空反間諜大戰——中國空軍地空導彈兵擊落U-2高空偵察機戰法的形成、運用與創新》，頁161。

偵測技術的改進。²¹⁴因此在美國與蘇俄開始打「中國牌」之後，美國使用探測衛星與U-2偵察機廣泛蒐集有關中蘇邊境軍事部署動態知會中共，以拉攏雙方的關係。後來，美國與中共關係更進一步發展，美國利用中蘇邊境的地理優勢，在新疆一帶廣設地面監聽站，與中共分享蘇俄的軍事情報。這種情報合作的風水輪流轉，更使人心生感慨，也對U-2偵察機在時代變遷的角色感到困惑。

1971年，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訪問中國大陸，促成聯合國接納中共成為會員國，將中華民國排除在外。接著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在會見毛澤東時，承諾停止一切在中國內陸的偵察飛行行動。此時國際大環境的變化，隨著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以及美軍撤離越南，中共已不是美國的主要威脅，中共視蘇俄為最大威脅後，臺海緊張情勢趨於緩和，美軍開始逐步撤離臺灣，我空軍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的「快刀計畫」幾乎停止，U-2偵察機閒置在桃園空軍基地機棚內。²¹⁵

從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對中國大陸的偵照任務過程中，得以看到共軍飛彈部隊的操作人員，也是在實際對U-2偵察機作戰的經驗中，磨練發射飛彈的技術，中共科技人員研究出利用防空雷達監視U-2偵察機的航行軌跡，直到我機飛入其地對空飛彈射程，遂開啟飛彈導控雷達，當我機來偵測到雷達訊號時，已來不及迴避。因此，雖然我方在裝備上力謀改進，但深入大陸偵照，仍不免有U-2偵察機被擊落。²¹⁶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後期，U-2偵察機停止進入中國大陸內陸執行偵照任務，危險性大幅降低後，飛行員不再受完成10次任務要離隊的規定，以致後期該中隊很多飛行員都執行超過十次以上的沿海偵照任務。第三十五中隊隊員進進出出，包含殉職、調職、赴美完訓返國的人員，幾乎隨時都有隊員異動，但飛行員至多只維持5人上下，因此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成立十多年，全中隊一共只有28位飛行員。²¹⁷空軍第三十五中隊自成立至結束，其中有10人在從事飛行訓練或執行偵照任務時，不幸犧牲殉職，並折損了12架U-2偵察機。²¹⁸

214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186。

215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188,189。

216 華錫鈞，《戰機的天空：雷霆、U2到IDF》，頁93,94。

217 郭冠麟，〈訪談楊世駒先生〉，《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9。空軍派遣飛行員赴美接受U-2偵察機飛行訓練者，共計有30人，完訓者27人，未完訓者3員。參閱翁台生，《黑貓中隊》，頁239。

218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27,239。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自成立至結束任務為止，執行了220次任務，目標遍及中國大陸三十餘省，所獲得珍貴的共軍武器設施、重要軍事基地、軍武工廠、交通道路等偵照結果，在當時是自由世界極為重要的情資。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每次駕U-2偵察機深入敵境，除了遭遇飛彈及戰鬥機威脅外，還要承擔U-2偵察機性能上臨時的突發狀況，壓力極為沉重。雖然第三十五中隊後期任務不再進入大陸內地，但共軍在大陸沿海部署強大的防空火力及戰鬥機攔截，也讓該中隊飛行員吃了不少苦頭。²¹⁹

1998年9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美國空軍在華盛頓召開主題為「U-2：情報的革新」研討會（The U-2：A revolution in Intelligence），依據美國「資訊自由法案」規定，政府應定期將機密檔案解密，1974年前所有關於U-2的檔案一併解密公諸於世，檔案中當年U-2任務中，中華民國空軍是執行任務最多，成果最豐碩，卻也是犧牲最慘重的！足見空軍第三十五中隊一群高空英雄的貢獻是多麼彌足珍貴。²²⁰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成立後，即負責與美方連繫的空軍副參謀長衣復恩認為，我國政府本來可以運用美方提供的U-2偵察機，對中國大陸從事偵照任務作為條件，向美國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可惜我政府並沒有這麼做，回想起來相當可惜，也有點後悔。特別是中華民國空軍折損了許多精英，除了證明我空軍訓練精良，可以承接冒險犯難的任務外，又能代表什麼意義？²²¹

曾擔任空軍第三十五中隊飛行員，並且完成10次任務的華錫鈞認為，U-2偵察機深入中國大陸，政府對於飛行員的貢獻自然很賞識，給予較好的待遇，並頒發勳章選為戰鬥英雄。不過縱然獲得軍方最高長官的召見和慰問，仍不能使這些最前線的飛行員心境坦然，工作的危險性是不可諱言的原因之一，但工作執行方式更是最大的問題。飛行員好像是大家保密的對象，連自己要執行的任務都不允許加入規劃，參與意見，短短的任務提示並不告知全部敵情，直到陳懷被共軍飛彈擊落，才告知飛行員說共軍可能有地對空飛彈。任何1名飛行員都隨時接到命令出任務，這就好比行走

219 郭冠麟，〈訪談華錫鈞將軍〉，《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06。

220 郭冠麟，〈訪談華錫鈞將軍〉，《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17。

221 衣復恩，《我的回憶》，頁170,171。1962年1月24日，蔣中正總統接見美國中央情報局臺北站站長克萊恩，蔣總統表示：大陸高空偵照達成任務是中美合作共同的成功，希望美國國務院不要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為藉口，反對反攻大陸之行動。參閱蔣中正，《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1月24日。

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隧道中，前途未卜，盡頭也似乎遙不可及。²²²

隨著時光飛逝，在美國直接參加越戰後，因軍務倥傯，「快刀計畫」在優先等級上便顯得不再那麼重視。自1968年之後，U-2偵察機對中國大陸內地偵照任務終止，雖然未見於任何具文規定，但不得飛進大陸沿海15浬左右範疇，卻成為飛行任務的規範，這讓飛行員無選擇餘地，對士氣也有所影響。最可惜的是機上昂貴的裝備，以及諸多電子系統，最後終因甚少使用，於1974年全部汰除。²²³

附表

空軍第三十五中隊歷任隊長一覽長			
項次	姓名	任期時間	備考
第一任	盧錫良	50年2月1日至54年5月15日	
第二任	楊世駒	54年5月16日至58年5月15日	
第三任	王太佑	58年5月16日至59年8月15日	
第四任	劉宅崇	59年8月16日至62年11月15日	
第五任	王 濤	62年11月16日至63年11月1日	

作者簡介

金智：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中心教授。

222 華錫鈞，〈戰機的天空：雷霆、U2到IDF〉，頁97。

223 包偉光，〈回憶：中華民國空軍U-2大陸偵巡紀要〉收錄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330,343。

【一般軍史論述】

論清代臺灣之地方武力

林福隆

摘要

臺灣作為清代邊疆之一地，其管理並不容易。因臺灣移民社會的複雜性、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性、海洋地理的外部威脅性等，在軍事上，僅依靠從福建調臺的綠營班兵，不管是對內平亂，或對外作戰，或對原住民的威撫等，兵力顯然是不足的。故在臺灣的治理上，不管是基於自保，或朝廷要求，從民間借助或轉用民力，如保甲、義民、團練、臺勇與屯番等，作為輔助，其實是一個不能避免的選項。而其發展與演變，就出現了在綠營以外的另一種地方武力型式，最後甚有正規化或軍事化的傾向，並在清末，成為穩定臺灣的一大助力。

關鍵詞：邊疆臺灣 義民 團練 臺勇 屯番

壹、前言

臺灣位處中國東南海面，與大陸僅隔一個臺灣海峽，為大陸的重要海洋屏障。明天啟4年（1624），荷蘭人占領臺灣，永曆15年（清順治18年，1661），鄭成功率軍驅逐荷蘭人，奉明正朔，是為明鄭。清康熙22年（1683），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軍渡海征臺，在澎湖大敗明鄭艦隊，鄭克塽投降，臺灣成為清廷領地。平臺後，清廷曾有「遷其人，棄

其地」的想法，但施琅堅持不能捨棄臺灣，¹他在〈恭陳臺灣棄留疏〉中說：「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惟去留之際，利害攸係，……即為不毛荒壤，必藉內地輓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²施琅以臺灣的海洋戰略重要性，打消朝廷疑慮，留下臺灣。但有論者以為，清廷留臺只為保衛東南沿海安全，屬於消極防衛所需，並無積極經營之意，僅為防臺而治臺，而非理臺而治臺，故相關措施如人事、民政、經濟、保安等，都只著重治安考量。³而在軍事上，是一邊由內地調遣綠營班兵駐臺，一邊以地方上具武力的建置，如保甲、義勇、團練、鄉兵等作為輔助，以對邊疆臺灣能作有效的控制。

關於中國傳統的地方武力建置，我們可從美國學者孔飛力（Philip A. Kuhn）有關民兵與軍事化的討論，作一瞭解。他說在「民兵」這個制度中，一個作為「民」與「兵」的參與者，其背負的任務，有很大部分是互相聯結的。他認為很多的歷史研究，有關「民兵」概念包含了多種型態，因他的用語並不具任何理論上的精確性，就有很多的研究途徑，將「民」與「兵」的任務，在現實中予以聯結。例如：在經濟上，民兵與他本身正常職業的聯繫並未完全割斷，是屬於家鄉村社經濟中的一個部分；在行政和社會上，民兵與他自己的家鄉村社，以及平民生活的社會和行政機構，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有聯繫；在心理上，亦並不需要遵守一套純粹的軍事價值觀念。所以作為參與者本身的背景所起到的作用，民兵制度既非純軍事性，也非純平民性，而是兩者兼俱。因此，軍事化就可以當作是與民兵相匹配的概念，故平民的軍事化，既可以看作是一個過程，也可以視為是從一系列平民生活制度分離出來的過程。⁴

孔飛力所界定的民兵類型，就傳統中國而言，包含了：在西漢時期開始實行的屯田制度，是一種民兵類型的軍事農業移民；從西魏、隋唐以來的府兵制，是一種部族制的軍隊型態；保甲，始於宋代王安石改革新政下的制度，是地方管理組成部分的民兵；民壯，在明代作為勞役形式的民兵，其由地方徵召，以滿足地方的軍事需要。⁵觀察這些民兵的類型，到了清代，有的仍然保留，有的或已不存，本文借此概念，衍

1 黃秀政，《臺灣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81年），頁3。

2 施琅，《靖海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59-62。

3 《臺灣史研究》，頁151-152。

4 （美）孔飛力，謝亮生、楊品泉、謝思煒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14-15。

5 《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頁16-26。

生以「地方武力」代之，來探討清代臺灣地方上的一些建制，或非建制的人力、機構、組織，所可以轉化成的武力機制，包括了保甲、義民（軍、勇）、團練、勇營與番屯等。

歷來有關此一議題的研究中，戴炎輝的《清代臺灣之鄉治》，⁶以鄉莊核心組織體的自然鄉莊，對臺灣鄉莊的組織和機能，作一全面的檢視；並探討清代地方官治的組織及其運用，如地方長官對鄉莊的監督、指揮權的行使，以及對地方自治的事務的影響力；而有關墾隘、官令民間舉辦的保甲、團練及清莊聯甲等機制的歷史演變，與各組織體的法律性質及任務，及各組織間的相互影響，也都充分討論；並觸及保甲、清莊聯甲、團練、墾隘等建制，和其對自然街莊及聯莊的如何影響等。不過，這些多屬對清代地方自治事務的分析，偏重在行政機制的探討上。孫連成的〈有關清代臺灣義民研究探析〉，⁷探討了義民產生的背景與原因、義民和義民首的構成、義民的行為取向，以及清廷對義民的認識與防範、義民爺信仰的歷史詮釋問題等。他認為義民是對應民變而產生的民間自衛組織，是相應於異性結拜組織和會黨組織而產生的地域化社會共同體，可補國家武力之不足；其論述較偏於社會學方面的取向。許毓良的《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⁸認為清代民人的武力，可以分成兩大型式，一為契約式武力，一為拜盟式武力。前者是在武力聚合的過程中，多有契約充作依據，以民團來說，是從民首的號召——清莊聯甲——團練——設局——防軍化；後者唯一的武力，是會黨，不要求有糧餉、軍械和訓練，所擁有的是不公開的活動，和以武犯禁的勇氣。鄭喜夫的〈清代臺灣「番屯」考〉，⁹從西漢之有屯田制度論起，而臺灣的番屯，係以原住民同胞為實施對象的屯田制度，其起因是，在乾隆朝林爽文之亂，熟番對官兵平亂幫助甚大；並以編年史方式，歷數其間的各次番屯與清軍平亂的事蹟，以及對屯制的演變，和番屯事務的管理、權責、屯丁充補、屯地供撥等，作了詳細的分析。

除了前述論著外，其他研究亦所在多有，本文限於篇幅，無法一一敘及。在研究上，本文會偏重在與軍事有關的討論，不管是清廷當時基於社會控制的需要，或防範

6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

7 孫連成，〈有關清代臺灣義民研究探析〉，《歷史教育》第16期，2010年6月，頁137-213。

8 許毓良，《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11月。

9 鄭喜夫，〈清代臺灣「番屯」考（上）〉，《臺灣文獻季刊》，第27卷2期，民國65年6月，頁111-130、〈清代臺灣「番屯」考（下）〉，《臺灣文獻季刊》，第27卷3期，民國65年9月，頁59-89。

外力進入臺灣的防衛需求，都是本文較為關切的重點。另本文所討論與原住民有關之議題，多有出現早期之「番」字用語，本文將儘量以符合現代原住民的語法呈現，但在某些情況下，則仍保留原有稱謂，以尊重和還原史實與情境，而這些或均為歷史研究時，所無可避免的情況，並不涉及歧視之義，祈能理解與寬容。

貳、邊疆臺灣的治理與民力運用

一直以來，中國廣闊的領土和眾多人口，都是國家控制的一項艱巨任務，而為解決這個問題，亦逐漸發展出一套精心設計的行政架構。在清代的組織體系中，皇帝是最高頂端，其下為中央官僚組織，包含內閣、軍機處、六部等，均由皇帝直接統率，再下就是地方行政機構，在行省之下，分為府、州、縣幾種不同等級的行政區域。而地方行政機構通常由總督管轄兩個省或三個省，但在某些情況下只管轄一個省（如直隸和四川都不設巡撫）。省的行政首長為巡撫，由布政使和按察使輔佐，前者主財賦，後者主刑名。再下為府，主要官員是知府，州縣是知州與知縣，是正式行政組織的最下層，即一般所稱的地方官。中央為進行有效控制，通常將所有地方官吏，從總督到知縣的任命、升遷、免職等權力抓在手裡，¹⁰作一條鞭式的管理。

即使如此，但中國疆域遼闊，通信交通不便，人民多屬文盲不關心政治，尤其廣大的鄉村，就算小型的縣分，地方官都很難與所有民眾保有聯繫，因此官方多會從地方選出合適的人來協助管理。例如保甲（治安）和里甲（稅收）組織的頭人，就都從村落和鄰里中挑選。這些人比地方官吏更要熟悉地方事務，有更好的條件去處理、對付當地發生的問題，可使行政機能有效運作。這些代理人或組織，不論是政府促成的，或地方原有的，都屬地方官可控制或監督的範圍。而那些被認為有害的團體或活動，就是官府會去鎮壓或打擊的對象；必要時，駐紮在具戰略要點的軍隊，也會奉命採取行動，而且只要情況許可，官方也會利用或動員當地民人來作輔助，¹¹這都是常見的情況。

10 蕭公權著，張皓、張升譯，《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年），頁3-5。

11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頁5-7。

有關邊疆治理，清廷以非漢民族入主中原之後，一方面苦心對漢族的治理，另一方面透過籠絡社會上層的方式，在西北新疆、北部蒙古、東北滿洲等邊區，採取恩威並施的羈縻統治，一直到乾隆朝中期，當新疆、西藏納入版圖後，邊疆治理才逐漸穩定。而臺灣方面，經過明鄭的經營，大約在康熙登基二十餘年後，臺灣人口已達十萬之譜。之後清廷擊敗明鄭政權，領有臺灣之際，¹²朝廷曾有棄留臺灣之辯。當康熙22年（1683）夏天，清軍在澎湖海戰中擊敗鄭軍，瓦解明鄭在臺統治，清廷內部出現一股臺灣是否要納為清朝版圖的議論。對此，康熙徵詢福建總督姚啟聖的看法，姚認為臺灣雖難攻也難守，但既攻下，即應納入版圖設官治理，否則無法長治久安。康熙又與大學士李光地討論。李光地為福建人，因平定三藩有功與在理學上的成就，受到康熙信賴。李認為臺灣遠在大洋之外，不易管理，並說他從福建回北京赴任時見過姚啟聖與施琅，但不認同他們的看法。康熙追問如何棄法，李答可交與荷蘭人，因荷蘭人「豈有大志耶？」康熙問此種處置可維持多久和平？李說可保幾十年無事。¹³此即留臺、棄臺的雙方基本論點所在。

康熙也將此議交付議政王大臣會議（此一會議為清初重要決策機構，是滿人游牧政權制度的延續，最初僅有滿人貴族得以參與），但議政王大臣會議虛與委蛇，想將主導權丟回福建地方官員，而遭康熙斥責。康熙23年（1684）3月，施琅陳奏〈恭陳臺灣棄留疏〉，¹⁴說臺灣「地方既入版圖，土番、人民，均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此地若棄為荒陬，復置度外，則今臺灣人居稠密，戶口繁息，農工商賈，各遂其生，一行徙棄，安土重遷，失業流離，殊費經營，實非長策」。甚至，臺灣原為荷蘭人所據，其「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若以此既得數千里之膏腴復付依泊，必合黨夥竊窺邊場，迫近門庭。此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慮。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界于臺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臺灣則所以固澎湖。臺灣、澎湖，一守兼之。沿邊水師，汛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¹⁵施琅以臺灣地理戰略位置，說服康熙不應棄臺，留臺反而對海防更加有利。留臺乃成定論。

12 賴玉玲，〈清代臺灣的展疆拓土（1722-1874）〉，《故宮文物月刊》，第462期，頁57。

13 黃宥惟，〈1683年臺灣棄留議的政治過程及其歷史敘事的流變〉，《國史館館刊》第66期，2020年12月，頁5-20。

14 黃宥惟，〈1683年臺灣棄留議的政治過程及其歷史敘事的流變〉，頁22。

15 《靖海紀事》，頁60-61。

既是留臺，則清之理臺，在以邊疆臺灣的視角待之，其治臺首務，即在鞏固政權，與維持族群安定，故除有限制入臺的禁令外，對臺灣番地則延續傳統對邊疆民族的恩威並施政策，一邊推動鼓吹原住民歸化，一邊實施封山，杜絕盜犯越界窩藏，及避免不同地域人群因接觸而引發的衝突。此為清廷在西南苗疆、海南島的治理過程，曾發生漢人結合原住民反抗，以及明鄭時期漢人來臺開墾的族群衝突問題，復考量海外疆域治理鞭長莫及的情況，使清廷採取避免政權受到威脅，與維持臺灣人群安定的理臺政策。¹⁶這些都是清廷邊疆治理的經驗所致，可以被理解的。

清廷的封禁隔離，主在防止臺灣成為反叛基地、限制移民聚落在臺灣擴散、不鼓勵內地人民到臺灣開發，是以按兵不動維持現狀，就被認為是有效控制此一戰略邊疆的關鍵，¹⁷而治安最為重要。但不斷湧入臺灣的內地移民，使法令執行不易，漢番衝突也不斷。當時清廷統稱臺灣原住民族群為「番」，並依其受漢文化影響程度、餉稅關係與文化、風俗變化，或是否歸化、與漢人關係好壞，以及所處地理位置，給予人群分類，並在清廷「民族相制」的原則下，採取以番制番、以番制漢策略，¹⁸加以統治。再則施琅的留臺主張，論者以為只是基於海防的需要，清廷的治臺是消極的，除了入臺禁令，還有來臺官員任期短、班兵駐臺、臺地不許築城等，都是以維持臺灣現狀為前提。當然這些措施，也會隨移民陸續入墾、臺地開發、社會民變與械鬥等，或多或少有所調整。¹⁹

在行政組織設計上，臺灣隸屬福建省轄下一府，府城（臺灣縣城）設於臺南。臺灣府下設三縣，臺灣縣面積最小，位於西南核心地區的中心，包括澎湖，主要為漢人；另二縣為北部諸羅縣與南部鳳山縣。這三縣均設巡檢，輔佐知縣；臺灣縣並設縣丞，是知縣的高階助手；另澎湖額外設立巡檢。要知在乾隆主政中期，全國約每三縣才會有一位縣丞和兩位巡檢，可見臺灣的邊疆戰略位置，在清廷眼中決不含糊。清廷甚至要求來臺擔任知縣的官員，必須為資深，而非剛通過吏部考選合格的。另一個重要邊疆位置的佐證是，設置臺廈兵備道，此為臺灣府的直屬長官，其責任在監督臺

16 賴玉玲，〈清代臺灣的展疆拓土（1722-1874）〉，頁57-58。

17 邵式柏（John R. Shepherd）著，林偉盛、張隆志、林文凱、蔡耀緯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151。

18 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頁35。

19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82-84。

灣與內地間的往來，並有權調動軍隊，與著重在戰略上和臺灣外部事務。而知府、知縣則負責臺廈內部安全與徵稅事務。臺廈道和臺灣府二者，則均受福建巡撫與閩浙總督統轄。²⁰另臺灣也有科舉考試。這些行政制度上的設計，均有其積極面，只因治臺態度消極而被抵消了。²¹

對於臺防，清廷部署了八千班兵，計陸路五千、水師三千與駐紮澎湖的水師二千。班兵的輪戍，清廷採取與內地綠營同樣的就地（指閩省）徵召方式，每三年一次從福建調兵駐臺。治臺之初，駐兵大多集中府城附近，僅分配一千名到北路，概從佳里興（在諸羅縣最南端，臺南北邊）以北的340名，到下茄苳、斗六門各85名，剩餘的則在半線（彰化）。半線最北的駐紮所，是遠在大甲溪之南的牛罵，只有10名。而大甲溪以北的淡水區，唯一兵力是僅十多名的水師部隊，通常在南風盛期，從南部港口巡弋到八里坌和雞籠，半年後待北風回到原汛，是所謂「扁舟至社，信宿即返」。²²當時綠營的汛塘，主要設於西部平原的交通要道，雍正11年（1733）福建總督郝玉麟為強化沿山武備，乃重新規劃臺灣營制，如屏東沿山地區新設下淡水營，「將駐割山猪毛口之守備改為下淡水都司僉書，……兵三百名駐割山猪毛口，堵截生番兼防阿里港等汛」。又北路「番社眾多，稽察宜嚴，官兵分防不足以資防範」，是以增兵1,280名，合原額設共2,400名，分中、左、右三營。左營派兵「分防竹腳寮及南北投等處」，此即南、北投汛（均位在今天的南投縣內）；中營下設貓霧揀汛。中部沿山則是雍正4年（1726）水沙連之役後，派有把總帶兵100名駐竹腳寮，因該地乃「各社總路隘口」。²³

駐兵之外，臺灣因屬新墾，又處邊陲，地方行政的推動大概只到縣級，以下則必須依靠士紳階級協助，才能進行較有效的社會控制。²⁴而臺灣西部沿山地區遼闊，駐臺兵額固定，地方官無法添兵增汛，故如何加強山區隘口的巡哨與稽察，屬一大問題，是則動用民間丁壯，亦即「民壯」，²⁵來提高維安的強度。如此一來，為因應臺灣

20 《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下）》，頁252-253。

21 莊吉發，〈清代臺灣秘密會黨的發展與社會控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5卷第1期，民國81年11月，頁16-17。

22 《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下）》，頁253,266。

23 陳宗仁，〈十八世紀清朝臺灣邊防政策的演變：以隘制的形成為例〉，《臺灣史研究》，第22卷第2期，民國104年6月，頁12-13。

24 《臺灣史》，頁84-85。

25 陳宗仁，〈十八世紀清朝臺灣邊防政策的演變：以隘制的形成為例〉，頁13。民壯制度源於明朝。明朝初期地方的武備與治安仰賴衛所與巡檢，到了明朝中後期，地方官府招募民間壯丁，稱之

邊疆治理，開放使用民壯以補班兵之不足，就是臺灣兵制沿革的一個重點。如康熙末年朱一貴變亂時，就有實施民勇即鄉兵成為編制之議，並被作為謀善之策在朝廷上被提了出來。²⁶雍正2年（1724），隨族兄南澳總兵藍廷珍來臺平亂的藍鼎元，他與臺灣御史吳達禮在〈論治臺灣事宜書〉中提出，「臺灣地方寥闊，兵防未增，民俗悍驚，好為傾側。雖太平無事，不可忘有事之備也。若收納拳勇，免其差徭，練為鄉壯，教之步伐止齊，豈出官兵下哉？道府四縣及淡水同知各設鄉壯三百名，無事則散之農賈，有役則供我指臂；此古者民兵之法也」。²⁷此前臺灣設立府、縣後，臺灣縣等三縣曾各額設民壯50名。朱一貴事件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奏請增設彰化知縣、淡水同知時，也建議增加民壯數額，於雍正3年（1725）由戶部議准：「臺灣道、知府、同知，並新設之彰化縣，相應各准其召募民壯五十名。」雖官方額定50名，但實際招募時可彈性處理。相關民壯的運用，如雍正6年（1728）巡臺給事中赫碩色等奏請，在彰化縣東南竹腳寮至南投、北投、貓霧揀一帶生番出入之所，於適中之地添設巡檢一員，帶領民壯專巡沿山地方；彰化縣西北後隴至竹塹南嵌一路遼闊，口岸亦多，應於適中之地添設巡檢一員，帶領民壯專巡沿海地方。顯示當時民壯由巡檢帶領，巡察沿山、沿海地方，²⁸是常見的情形。

藍鼎元另主張在臺灣南、北路邊陲民番錯雜之要地，施行屯田兵制之利。他在雍正6年（1728）的〈臺灣水陸兵防疏〉中提出，在北路竹塹埔與南路瑯嶠設竹塹、瑯嶠兩營兵力，並募農民為兵。他說力農之兵，手足粗勁，血氣堅強，較官兵猛壯加倍，然此議不獲採納。降至嘉慶15年（1810），閩浙總督方維甸為申明臺灣班兵之舊制，曾陳奏酌籌臺灣各營汛地歸併之議，而被分巡臺灣道葉世倬參酌更立改兵之議，擬裁撤臺灣班兵，召募土著，改以純粹之鄉兵編制；惟其利害關係太大，此班兵裁撤之議遂罷。再至道光年間，中英鴉片戰爭有英船屢次在北路淡水廳之大安、雞籠等港外遊戈，淡水同知曹謹以海口之防兵驕惰不能得力，提出不如停給防洋之兵費，專用鄉勇的主張。道光末，分巡臺灣道徐宗幹在其〈戍兵議〉中主張，道、府、縣各多養屯

「民壯」，成為地方官府可運用的武力，經費由地方官府籌措。清朝沿襲此一制度，雖然律例沒有明確規定其職責，但官府經常指派民壯緝捕盜賊。

26 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上卷）》（新北市：大家出版，2017年），頁422。

27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52-53。

28 陳宗仁，〈十八世紀清朝臺灣邊防政策的演變：以隘制的形成為例〉，頁13-16。

丁、鄉勇，隨時練習，以補兵力不足。同治7年（1868），澎湖水師副將吳奇勳曾採納輿議，主張就地募勇。但這些提議，仍均無法獲准成案。²⁹

同治13年（1874），日本稱臺灣後山不屬中國，並派兵登陸琅嶠盤據。日軍的犯臺，讓清廷感受到臺灣的威脅，已不僅是臺地人民為反清而與清廷對抗的內訌問題，也是列強可能奪取臺灣的外侮問題。為應付此一變局，首先遭到考驗的便是軍隊，因臺灣駐防班兵原只在消弭內變，並不適合對付新的外來威脅，是以必須有新的處置，除調防內地精銳及補給新式槍礮軍械外，就是在臺就地招募精壯，以應付所需。³⁰及至光緒10年（1884）中法戰爭發生，清廷遂令臺灣鎮道、地方文武，妥定辦法舉辦鄉團、漁團，並透過臺灣士紳的號召辦理，以補正規兵力之不足。加上原有保甲制度的配合，使能「一面挑選壯丁，捐置器械，日夕團練。無事則各保鄉閭，聞警則合力堵禦，以濟兵力之不足」。另原住民武裝力量之屯弁、屯丁等，亦可在戰時隨軍征剿。³¹在這些藉民力轉化的地方武力運用下，對臺灣安全之維護，都起到了相當的積極作用。

參、保甲：地方武力形成之基礎

漢人移入臺灣，大約在明末，其原因，一是福建的耕地狹小，又遭逢旱災與飢荒，二是清廷南下攻擊明室，致使許多流民與明朝遺民避遷臺灣。在人口上，當荷蘭人據臺時，臺灣本島約為三萬戶，十萬人口。來臺漢人，雖有經商，或進入原住民地區交易，但只是少數，大都從事墾荒與耕種。來臺移民以福建泉州、漳州人為主，因其地與臺灣一衣帶水，而且習於航海。其後，鄭成功奉明室為正朔，在大陸失利後，於明永曆15年（1662）驅逐荷蘭人，據臺抗清。明鄭在臺，一則安撫原住民，一則寓兵於農，令部眾分赴各地開闢，以安頓官兵眷屬三萬餘眾。所開拓地方多集中臺南一帶，並向南北推進，南到鳳山、恆春，北至嘉義、雲林、彰化、苗栗、新竹、淡水、基隆等地；在最南、最北之處，則屬點的開發。當時臺灣人口約在二十萬，略具鄉莊規模。³²

29 《臺灣文化志（上卷）》，頁423-429。

30 張世賢，〈清代治臺政策的發展〉收錄於黃富三、曹永和編，《臺灣史論叢第一輯》（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9年），頁227-228。

31 李國祈總纂，《臺灣近代史—政治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4年），頁60-61。

32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3-4。

清康熙以施琅攻臺，明鄭戰敗，臺灣納入清之版圖。清初治臺不甚積極，主在防堵，以避免大規模反清事件發生。除了禁臺令，還有禁止居民深入山地，避免漢人作亂以及與原住民衝突、管制鐵器及其使用、禁止建築城垣、駐軍採班兵制，不准當地招募與久住、官吏駐臺3年，任滿調離等等。若有行政組織調整，均在重大事件發生，或外力侵擾時，並以邊界和治安為最主要之考量。³³在臺地方官制，以（福建）省為最高機關，下分設布政使和按察使，二使之下有道。³⁴臺灣未建省前，臺灣兵備道道臺為治理臺灣的最高行政首長，下轄府、直隸州；府設知府、同知、通判；直隸州設知州。府下為縣、州、廳級行政單位。³⁵縣之首長為知縣，設縣丞、巡檢，通常又設典史，此等佐雜官另設衙門，衙內設若干差役以供辦事。州、縣或廳之下的單位，有鄉、鎮及村，各選舉其長，自理境內事務。又有里甲辦理徵稅、戶口與公差，以及保甲維持治安。縣或廳以下也會劃分數個里、堡，本衙差役則分里或分堡，負責傳達命令，與監視管理。又設地保，協同里保差。又保甲選充保正、甲長及牌長等，以維持治安。此外，城鄉、街莊依居民選舉並由官方任命的總理、董事及街莊正等鄉職，除辦理自治事務外，亦需協同里堡差及地保，辦理官治事務。³⁶這是清代臺灣地方行政組織運作的概況。

其中，保甲為最基層的行政組織，其在春秋時期已出現，可見諸《周禮》或《管子》等古代紀錄。而清代保甲的真正先驅，應來自宋代王安石所創，因宋代首次採用「保甲」名稱，並納偵察和舉報犯罪為組織的職能。³⁷宋代保甲至少具備兩種性質，既是徵集民兵的行政機構，也是監視和相互負責的機構，但二者實際上是分開執行的，³⁸可見其功能並不限於行政。這種形式的保甲，一直到清代仍不曾有他種行政組織可以取代。保甲的一般原則是：一鄉基本單位為戶，十戶為牌，十牌為甲，十甲為保。鄉設鄉約，保、甲、牌各設保長、甲長、牌長。民眾編組保甲，其組織戶名均須編造成冊，並陳報州縣地方官府，故州縣保甲數量全由官方掌握與指揮，而地方也會將多種事務

33 陳添臺，《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五）：臺灣治安史略》（新竹：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頁147。

34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619。

35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五）：臺灣治安史略》，頁145-146。

36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622-624。

37 《周禮》所記載的地方組織是：「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鄴，五鄴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的情況。參閱《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頁36-37。

38 《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頁26。

交保甲處理，是以官方多視此一制度為方便的治民工具。³⁹故在中國各朝代能歷久不衰。

保甲的目標與功能非常廣泛，如：行政性的催科賦稅，徭役差遣；社會性的勸農資助，賑災濟貧，旌孝宣善，睦族恤鄰；防衛性的徵集丁壯，守望相助，緝捕盜竊，防禦搶掠；等等都是。又以治安防治為最顯著，而基於它的編組形式，更適於發展成為一種基層的地方武力單位。⁴⁰因此宋代在建立保甲制度後，很快就推行到全國，並轉為輔助性的軍事體系，成為一種永久性的地方自衛隊。⁴¹清代保甲在順治元年（1644）建立，這一年攝政王多爾袞採納兵部侍郎金之俊（漢人）的建議，下令地方編成牌、甲，以「州縣城鄉，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戶給印牌，書其姓名丁口，出則注其所往，入則稽其所來」。⁴²並另建立一種制度，叫總甲制，⁴³規定十家置一甲長，百家置一總甲；甲內有犯案者，同甲之家應即上報甲長，甲長報總甲，總甲報州縣，由州縣核實後解送兵部。若一家隱匿，而鄰邊九家、甲長、總甲未首先舉發，則屬犯罪行為。保甲與總甲的區別在於，保甲體系由戶部監督執行，而總甲制由兵部監管。⁴⁴康熙9年（1670）頒行的十六條聖諭，列有「聯保甲以弭盜賊」一條；不過保甲的施行，雖委諸地方辦理，但未普行全國。依康熙47年（1708）頒行的保甲條例，內地保甲編制並非一致，地方可因地制宜斟酌辦理，臺灣屬閩省一府，亦行保甲。⁴⁵

康熙末年，藍鼎元代臺灣鎮總兵藍廷珍請施行保甲致閩浙總督書中，陳明為辦保甲業務，於臺灣中路及南路鳳山、北路諸羅設大鄉總各1名，其下各設鄉長若干。其所建議設立的，略同後來總簽首、簽首、總理所具之相同職掌之責任者。雍正11年

39 在實際執行時，並不求一定整齊、必要以十進位，但大致必符保、甲、牌之系統結構，甚至名稱也可變通。就組織而言，以中國農業經濟之長久定居基礎，此種編組系統，淺而易懂，且結構嚴密，因鄉村鎮市，人口流動性不大，組織運用得宜，自能發揮很大的功效。再就政府統治眾民的立場來說，保甲制度確實具方便有效之條件。此使保甲在歷代成為一種地方基層行政系統之重要因素。參閱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近代史研究集刊》，第4期，頁2-3。

40 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頁4。

41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頁38。

42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頁55。

43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233。

44 及至順治實施保甲制四年後，又有所謂的里甲組織，是一種以徵稅為目的基層組織體系，從法律來看，保甲和里甲是為不同目的服務的兩種體系，但兩者都被指定要計算和登記一個特定地區的戶口數，故其功能有一定的重疊，以致到乾嘉之後，里甲的功能都交給了保甲組織。參閱《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43-47, 56。

45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233-234。

(1733) 臺灣保甲之制公布推行，保甲設施成為地方自治下的自衛警察組織，但正式機關體制仍未成形。⁴⁶至乾隆20年(1755)，經閩撫令駐臺官員精實編查後，才成為鄉保化或地保化的保甲組織。⁴⁷當時臺灣分類械鬥嚴重，其原因在民間組織與活動多屬同鄉、同宗等聯誼的性質，雖開始並無強烈政治動機，卻隨移民的多樣性與族群特性，逐演成分類械鬥，造成族群衝突。這種因私利而械鬥情況，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⁴⁸必為地方所防治。地方自治事項還有：約束和教化街庄之民，取締不肖之徒、懲罰不聽約束之人；維持境內治安，監視外來可疑人物，緝拿盜匪，團練壯丁，必要時聯合相近里、保團練；接受人民投訴排解爭執；稟請董事、街庄正、墾戶、隘首等鄉職的充任與斥革；乃至於建造寺廟、開路造橋，設義塾、義倉，或其他有關社會公共福利事業。⁴⁹這些都可透過保甲，作積極之處理。

臺灣保甲之具體施行，可從《噶瑪蘭廳志》的記載略知，「戶給以門牌，書其家長之名與其丁男之數而歲更之。出、註所往，入、註所來。戶有遷移，隨時換給。十家為牌，牌有頭；十牌為甲，甲有長；十甲為保，保有正。皆以誠實識字有身家者充，限年更換」。所查報作姦犯科事項如盜竊、邪教、賭博、窩逃、姦拐、私鑄、私銷、私鹽、販賣硝磺，或面生可疑、形跡詭秘之徒等皆是。所納編範圍，「各府、州、廳、縣所屬城、廂、市、鎮、村、屯土著軍民，自搢紳以至商賈、農工、吏役、兵丁，挨戶編審。客民在地方開張貿易，即與土著一律挨編。其往來無定之商賈，令客長稽察。至客商投寓店埠，皆令店主埠頭詢明來歷，並騎馱夥伴、去來日月，循環冊報。山居棚民，按戶編冊，令地主保正結報。寺觀僧道，令僧綱道紀按季冊報」。⁵⁰又道光年間姚瑩任噶瑪蘭(今宜蘭)通判時，所實施的保甲，說是應舉公正服眾之人，承充保甲牌頭，以十戶為一牌，十牌為一甲，十甲為一保，「全境通盤籌畫，應分為七保：西勢、頭圍抵美簡莊為第一保，四圍、淇武蘭莊為第二保，五圍本城為第三保，民壯圍、鎮平莊為第四保，東勢、羅東為第五保，鹿埔、順安莊為第六保，馬賽、南興莊為第七保。捐給紙張，頒發格式，令其挨戶查填年貌、籍貫、丁口、事業，並該管牌首姓名，編造循環簿冊，呈官核明，再照冊填給門牌，按戶張掛，嚴禁胥差勒索。至於每年戶口之增減，住址之遷移，執業之更易，

46 《臺灣文化志(上卷)》，頁605。

47 李信成，〈清代宜蘭的「保甲」與「清庄聯甲」之研究〉，《興大人文學報第43期》，頁221-222。

48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頁89。

49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五)：臺灣治安史略》，頁147。

50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52年)，頁131。

悉照奉行章程，隨時添注塗改，按期抽查，以昭覈實。」⁵¹這些刻畫了臺灣部分地區的保甲執行情況。

保甲另一層更深的用意，則在補兵防之不足，寓有屯兵之意。保甲因得編造清冊、門牌，稽察出入莊內之人，使各縣各鄉所僉舉之鄉長，就其所轄數鄉，聯守相望，是雖無鄉兵之名，卻有鄉兵之實。⁵²這是保甲制的擴大，並在道光以後，開始有地方官以街莊組織聯甲，進行清莊的事實。如道光4年（1824），有鳳山縣民許尚、楊良斌等滋事，亂平後閩浙總督趙慎畛奏行清莊之法，對地方上面生、可疑、無親屬可依者，均須由該莊頭人立即稟報官府查明，遞回原籍安頓。道光13年（1833），張丙之亂平定後，閩浙總督程祖洛與欽差大臣瑚松額籌劃善後事，亦有再行清莊以防盜藪之舉。⁵³而清莊聯甲是道光之初的臺灣道胡承瑨，將他在福建延建邵道（延平、建寧、邵武）任內，使用清莊聯甲緝捕匪徒的經驗，施行於臺灣，因各地頭人熟悉各街莊，使能「無胥役紛查之擾，又無門牌冊籍之繁」。可見清莊聯甲為保甲之變通，源於福建北部延平、建寧等府，地方可因地制宜，將保甲擴充聯合自然街莊，並利用頭人，而打破十進法的保甲制，達到內除莠民、外禦匪賊之效。道光18年（1838）臺灣道姚瑩曾說：「夫清莊，嚴事稽查，不使內賊之匿；聯甲者，互相防守，不使外賊之來也」，即以清莊清內賊，以聯甲防外賊。其後，臺灣各地或自動，或受官命而聯莊，尤在民變、分類械鬥或海防吃緊之際，更見踴躍。⁵⁴

保甲有其優點，但也衍生不少問題，故嘉道期間一度式微，嘉慶19年（1814）閩浙總督汪志伊有關保甲的奏疏說，「閩省之牌、甲、保長，人多畏避承充，皆由於易招怨」，而擬將捉拿人犯、催徵錢糧二事，不經保甲而改責成專人處理。此因閩省頑民將不當積習馴致為惡弊所致，不過此風最盛的則在臺灣。臺灣保甲常不照規定執行，如甲之上級的保，多便宜行事，代地方行政區劃所屬的里、堡、街、莊及牌之戶數，甚不按十家為一牌，十牌為一甲之規定。⁵⁵是則保甲施行日久因循，吏則徒稽戶籍，民則僅置門牌，相關糾察措施也未見實力奉行，甚假公濟私，藉盤詰之虛名，滋無厭之苛求。

51 姚瑩，《東槎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64-65。

52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237-238。

53 邱玟慧，《清代閩臺地區保甲制度之研究(1708-189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頁206-207。

54 李信成，〈清代宜蘭的「保甲」與「清莊聯甲」之研究〉，頁231-233。

55 《臺灣文化志（上卷）》，頁625。

以致徒留保甲之名，而無保甲之責，久成具文，虛應故事。⁵⁶這就讓保甲蒙上了陰影。

此一情況，在道光年間，因英、日、法侵擾，海面吃緊，臺灣島內亦多事，才又使官方對保甲一事再見積極，如舉辦清莊聯團，對壯丁加以團練，尤其是臺南、臺北地區，更是由官員直接干預、指揮。⁵⁷同治13年（1874）日本出兵入侵臺灣東部，清廷在外力威脅下，奉命來臺籌辦海防的欽差大臣沈葆楨，決定在臺灣府治勵行保甲，使此一組織由原來自治警察之編制加以改良，而形成一種官、民混成警察的形態。⁵⁸於是在臺南城內設保甲局，城外（大西門外）設保甲分局，各局置委員1人，備綠營兵卒20名，其職責有約束保甲、捕拿強盜兇徒及監率兵卒巡境等。臺灣建省後，臺北城內仿倣臺南城設保甲總局，置總辦；於艋舺、大稻埕設分局；總局備巡丁20名，各分局4名，日夜梭巡市街。⁵⁹這些委員均由雜職吏役後補充任，任期一定，但分局委員以4個月為期，互相交替。⁶⁰保甲至此，有了一番新的景況。

另須一提的是，在臨海的漁莊，還有所謂的澳甲之制，基本上與保甲互為表裏，它的方法是，先由各澳的澳甲，將澳內居民的職業情況，如業儒、業農、業漁、為吏、為差、為商、為販等，並男女各口，查明送核，然後將門牌填寫清楚，分給懸掛，以每十家為一甲。如果有所增減、遷移，則隨時登記。並在每年春季風浪平靜時期，查點一次，每次費時約需5、6日。在處罰上，如遇事凡甲內一家有犯不舉報，則十家連坐。對於甲內曾為盜竊犯有案者，除著令取保管束，官方在名冊上記名管制；之後若已改過自新，官方再從名冊上刪除惡名，不咎既往。其目的，在使十家之人，彼此敦睦，患難相恤，有無相通；教訓子弟，毋作非為，各安生業，毋遊手好閒；以消除奸宄潛踪，使風俗趨向良善。⁶¹澳甲制應屬保甲制之一種變體，其施行仍有保甲的規則可循。

簡言之，清代臺灣保甲從康熙開啟，成為地方必賴的地方行政機制，至道光有較大的更張，是因英、法、日等外敵的接連入侵，使臺防更為吃緊，而為防「內奸」，乃有街莊辦理清莊之舉，但清莊雖能防「內奸」，卻不能防外敵，故又有清莊聯甲之施行。此際，臺灣海防日漸重要，清廷理臺遂轉積極，對於保甲，亦在同治朝，曾召集紳商籌

56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五）：臺灣治安史略》，頁148。

57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五）：臺灣治安史略》，頁148。

58 《臺灣文化志（上卷）》，頁628。

59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241-242。

60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五）：臺灣治安史略》，頁148。

61 胡建偉，《澎湖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58-59。

議保安總局，期「勵行保甲，組織團練」，「聯保甲以彌盜賊」，以發揮地方守望相助的功能。及至日軍侵臺，沈葆楨重新編制保甲，成為一種官民混合的治安體系。光緒11年（1885）臺灣建省，劉銘傳決定先行編審保甲，為清理田賦做準備，並在臺北城設保甲總局，維持了保甲的治安角色。⁶²又為使清莊聯團之組織更加完備，劉銘傳同時設置清莊聯團總局，下設各清莊聯團分局，使其統率各約首，成為官、民混成的警察機關，⁶³更有利保甲功能之發揮。

肆、義民、義勇、義軍：自發性的民間自衛組織

中國歷代一直存在所謂的「義民」，⁶⁴其所以稱「義」，主要都是政權更迭時，對某一政權的效忠或輸誠時而來，這在中原分裂時期尤其明顯，如《南齊書》就有「三年，淮北義民桓磊碗於抱犢固與虜戰，大破之」的紀載。宋代以後，義民是「忠義民兵」的簡稱，所謂「屯結邑民，擇豪右為長，量授器甲，盜由是息」，成為協助朝廷維持社會秩序的武裝力量。明代，英宗下令敕封納穀給義倉者為義民，世宗更提高封賞，凡義民出穀二十石的給予冠帶，超過者則授官正七品，義民被賦予政治上的功能。及清之治臺，義民一詞在乾隆52年（1787）林爽文事變後出現，⁶⁵並成慣例，一旦有事或變亂，義民會挺身從軍致力疆場，是地方治安上的一種必備機制。而軍事上，林爽文之變時，進士鄭光策進策大將軍福康安，其中就有「宜招義勇以厚兵威」之建議，說「官兵與義勇互相為用。無官兵則義勇之勢不壯，無義勇則官兵之用不靈，二者可偏廢」，⁶⁶認為義民助戰官軍是不可或缺的。

臺灣義民問題非常複雜。地理上，臺灣孤懸海外，流民或偷渡者甚多，多存原

62 陳添壽，〈臺灣清治時期地方自治與治安關係之探討〉，收錄於《執法倫理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5年），頁27。

63 《臺灣文化志（上卷）》，頁633。

64 據《彰化縣志》所言，「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隸於司徒，而為井邑邱甸之民；有事則屬於司馬，而為伍兩卒旅之兵。兵即農也。親上死長，皆民之分，又何事募民為兵，而予以義之名乎？自井田廢而兵民分，隸於行伍者曰兵，因有事召募使從軍曰義民。是果民之盡為有勇知方，而切同仇之義乎？抑有不得已而用之者？」見周璽，〈《彰化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261。

65 蔡采秀，〈以順稱義：論客家族群在清代臺灣成為義民的歷史過程〉，《臺灣史研究》，第11卷第1期，民93年6月，頁3-5。

66 《臺灣文化志（上卷）》，頁779。

鄉為重的過客心態，自律性低，只求短期利益，爭奪移墾資源，因此憑藉原鄉地緣結黨，造成分類摩擦，如「閩、廣之人，各分氣類，睚眦之怨，糾鄉眾、持白梃以鬪」。有時，族群敵友關係取決於當下而異，往往「漳人作亂而泉人攻之者，泉人謀逆而漳人揭之者。若漳、泉合謀不軌，則粵民必倡義以誅之」。康熙時，漳、泉在臺多半發展商業團體，如行郊或商會，唯獨下淡水客莊在官方默許下，將「義民」發展成為組織。甚至欽賜義民基層武官身分，這是歷代法典及會例所無，也顯示清代以民治民的治臺方針，尤其在雍正維持皇權正統性的特殊時機點上，有著歷史的獨特性。⁶⁷

清代臺灣有三大族群，即泉州、漳州與粵民（客家）。隨鄭氏渡臺者多為泉民，從施琅征臺者多屬漳民，而粵民於臺灣初入清版圖時被禁渡臺，至康熙末年因禁令漸弛而來人漸多。彼此間，因異類爭利，紛起分類械鬥。起初是漢人與原住民攻守地界而械鬥，再而泉、漳之間相鬥，稍後則粵民也參與其中。這些分類械鬥多以泉、漳、粵互鬥為主，但在地方騷亂時，這些械鬥或即變相成為義民勤公，以攻異類；且官兵鎮亂，亦每利用異籍為義軍，尤以粵民為最，⁶⁸竟致出現「賊至則豎賊旗，賊退自稱義民」的奇特現象。如康熙60年（1721）4月朱一貴之亂，清廷採恩威並濟政策，昭示，「大兵登岸之日，家戶外書『大清良民』者，即為良民，一概不許妄殺。有能糾集鄉壯，殺賊來歸，即為義民，將旌其功，以示鼓勵。」⁶⁹對亂民則警告「汝等若即就撫，自諒原爾罪；若執迷不悟，則遣大兵圍剿，俱成灰燼矣。」⁷⁰果然「聞大兵至，起義旗，協攻閩賊」，成功分化群眾，削弱反動勢力。隨後清廷賞賜義民，給與把總、千總等基層武職的任用資格。而一向受到閩籍排擠、無法通過科考的粵籍移民，亦獲得進身士紳、開啟仕宦之機，⁷¹以致「義民」一詞，常被等同於粵民，成為粵民的特徵，而「義民爺」信仰，也被認為是粵民的特殊信仰。惟相關文獻顯示，這些起義協助官府的人，並不限於粵籍，閩籍漳人、泉人也都參與並獲得封賞，甚被從動亂群體中策反和響應的義民，亦不限於粵籍。⁷²

67 鄭雅文、宋立文，〈從忠義亭的興衰探究清朝六堆之組織內涵演變〉，《建築學報》，第114期，2020年12月，頁2-3。

68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296-307。

69 藍鼎元，《東征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5。

70 《平臺紀略》，頁17。

71 鄭雅文、宋立文，〈從忠義亭的興衰探究清朝六堆之組織內涵演變〉，頁3。

72 李文良，〈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臺灣的移民開發和社會動亂（1680-1740）〉，《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五卷第二期，2007年10月，頁12-13。

在征討朱一貴過程中，福建將領藍廷珍、施世驃在澎湖整兵出發前，曾先派善知水性者，攜帶策反告示潛入臺灣張貼，⁷³檄告臺灣民人，「有能糾集鄉壯，殺賊來歸，即為義民，將旌其功，以示鼓勵。廢棄舊兵，有立功破賊，率眾來迎，並略前愆，敘績超擢。凡擒朱一貴者受上賞，擒賊目者次之。獻郡邑者受上賞，獻營壘者次之。惟拒敵者殺無赦。倒戈退避，革面為農皆許之。」⁷⁴說明義民為能糾集鄉壯，殺賊來歸者，將由朝廷給予上賞。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也「密募商船，入臺為偵，多載魚鯨。賊喜得鯨，酬以米粟。又令魚舟托言遭風漂泊，使壯士附船，用竹筒貯告示，蠟封之，繫腰間，至港，輒從海底潛行登岸，入府遍掛諭鄉村市鎮：『有建大清旗號者，即為順民。諸色人等有寫大清二字貼縫衣帽者，即免誅戮』」。由是各里紛紛遵辦，以待王師。已而舟師雲集，乃釃酒誓眾，聲言分路進剿，⁷⁵此即後世所稱「臘筒告示」的故事。⁷⁶

又覺羅滿保在〈題義民效力議效疏〉中指出，臺灣鳳山縣屬之南路下淡水，歷來有漳州、泉州、汀州、潮州四府的人，在此墾田居住。⁷⁷其中，潮屬的潮陽、海陽、揭陽（合稱三陽）、饒平數縣的移民，與漳、泉之人可以語言聲氣相通，但同是潮屬的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和汀州之人自為守望，而不與漳、泉之人同伙相雜。當朱一貴作亂，南路下淡水杜君英響應時，就有潮屬三陽的人與漳、泉人伙同作亂。反之，鎮平、程鄉、平遠三縣之人則糾集大莊十三、小莊六十四，合鎮平、程鄉、平遠、永定、武平、大埔、上杭各縣共一萬二千餘人，於萬丹社豎起「大清」旗號，分七營排列河岸連營固守，每營均設統領2人，概為：先鋒營一千二百餘人，駐守阿猴地方、中營一千三百餘人，駐守萬丹地方、左營一千五百餘人，駐守小赤山地方、右營三千二百餘人，駐守新園地方、前營六千一百餘人，駐守水流冲地方、後營一千五百餘人，駐守搭樓地方、巡查營一千七百餘人，駐守巴六河地方。又有八社官倉貯穀一十六萬餘石，由鄉社番民固守。如此拒河嚴守一月有餘，至6月，與敵對戰，殺敵數千，而義民戰死者亦有112名。⁷⁸

73 李文良，〈清代臺灣朱一貴事件後的義民議敘〉，《臺大歷史學報》，第51期，2013年6月，頁91。

74 《東征集》，頁5。

75 謝金鑒、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317。

76 李文良，〈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臺灣的移民開發和社會動亂（1680—1740）〉，頁13。

77 南路淡水即下淡水，為今之屏東平原。當時的漢移民中，在閩南人部分，主要以漳、泉人為主，雜以廣東潮州府三陽地區的福佬人。而客家原鄉方面，在本疏中所列之鎮平、程鄉、平遠、大埔等縣，隸屬廣東省潮州府；永定、武平、上杭等縣則為福建省汀州府。參見林正慧，〈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起點〉，《國史館學術集刊》，第6期，頁34-38。

78 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下）》（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題義民效力敘疏〉中所列舉的義民功蹟為，「查臺亂之時，有南路營下淡水及安平鎮、西港尾、溝尾莊各處義民，誓心效力，倡率義旗；或聚眾守土以拒賊、或結隊嚮導而剿戰，或質家口從問道以引王師，或設奇謀糾眾力而擒賊目。……義既可嘉，功尤足錄」；對有功的二百餘人授予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外委等武職資格，及賜銀950兩、米300石、粟1,300石、綵綢100疋，依旨發給褒揚狀174張，及書有「懷忠」之敕額以旌其里。⁷⁹就朱一貴一方，起頭為閩粵二籍勢力的結合，結局卻以二籍分類告終，原因是朱一貴與杜君英在攻下臺灣府後，因利益分配造成衝突與分裂；原屬杜君英陣營的閩籍，因多向朱一貴靠攏，致使閩、粵二籍勢同水火，相互拼殺。而清廷則大軍壓境，藉保境衛鄉，獲得義民支持，得以迅速平亂。事後，屏東地方的客家移民，藉由鄉團成立以客家語群為認同標準的自治組織「堆」。堆制之設，主要基於原鄉生活經驗、當地不同族群的錯落、族群間勢力相當和生存危機感，所因應而生的自保自衛組織，是六堆組織成型的開始；有事時是助官平亂的鄉團組織，無事時則各堆各莊皆有各自之組織運作與防禦工事，或跨莊跨堆的聯繫與交流。⁸⁰

「六堆」是一種依準戰時部署的組織，依地勢將客家粵莊全部分為6大區，因以「堆」編制而名。⁸¹其運作概是，在六堆下分先鋒堆、前堆、中堆、後堆、左堆、右堆；前堆下有上前堆、下前堆，中堆下有上中堆、下中堆；計106莊編入。各堆公選經理、副總理，更推舉全堆之大總理、大副總理；1堆由6旗而成，1旗以壯丁50名編之，稱之為旗丁。平時各自散而為農耕之民，一旦有事召集從軍。大總理掌握指揮進退一切之權，總理膺協各堆之軍務，莊民負擔軍需、糧餉，形成了一種自治獨立的屯田兵制組織。至雍正10年（1721），臺灣南路吳福生作亂，就有六堆義民集萬人之眾赴軍，立下戰功，及事平，閩浙總督德沛上奏封賞軍功，對原來已具武職者，各陞一等，共發給褒揚令354張。⁸²不過六堆本質仍屬民團，承平時並不協助綠營巡汛，亂事時也以防守為主，通常只在亂事尾聲，配合官軍「清鄉」。六堆總數約一萬兩千多人，就在「大

司，2006年），頁486-489。

79 《重修鳳山縣志（下）》，頁487-489。

80 林正慧，〈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起點〉，頁40-48。

81 堆係與隊異字同音，依之使其明官私之別。見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上卷）》（新北：大家出版，2017年），頁430。堆，在清代也是軍事用語，稱放置兵力留守的地方，見周璽，《彰化縣志》（臺北：臺灣銀行，1962年），頁190。

82 《臺灣文化志（上卷）》，頁430-431。

清義民旗」下，成為清軍平亂的股肱，後到乾隆51年（1786）林爽文事變時，六堆仍在南部戰場與清軍合作，牽制敵眾，締造戰果。⁸³

乾隆51年（1786）11月，林爽文起事，一舉攻下彰化縣。12月，林爽文以北路襲擾作策應，以南路主攻，先破諸羅，長驅而下，沿途邀結起事，至府城已達數萬之眾，並得與守城官兵對峙。此際，南部鳳山有莊大田自號南路輔國大元帥起而響應，率眾數千，攻陷鳳山。⁸⁴為了平亂，清廷除從內地調兵來臺，臺灣民間亦自主協助防亂，如乾隆52年（1787）1月8日，福建巡撫徐嗣奏報說，在鹿仔港有泉州、興化、廣東客民，以布書寫「義民」字樣，共相護衛鄉土。⁸⁵又淡水營因營兵稀少，已先發告示招募義民七千餘人，與由民間捐備口糧、器械等，共同防禦。其時臺灣北部八芝蘭、新莊、中港厝、八里坌等多股賊黨蜂擁而起，占奪各處。義民則多方助戰，其經過概為：淡水營都司守備易連帶領兵民先攻新莊，以扼其吭；守備董得魁、把總蘇陞等，帶領義民500名，由艋舺渡河直攻下莊；千總李因、鄭追等督率義民500名，進攻中港厝；監生黃朝陽、林講等督率義民600名，由中港厝分路進攻海山頭；戶尾莊蔡才、陳許、林球等率領義民300名，和尚洲莊鄭窗、楊景、黃天麟、趙暢等率領義民600名，大坪頂莊黃英、王倍、王步雲等率領義民等，進攻戶尾、八里坌、長道坑等處，守禦港口；同千總張正耀等率兵300名，和尚洲莊鄭享、蔡論、陳唇等率領義民500名，由北投、琪里岸出擊，孫立勳、黃采、黃辛元、黃光等，率領義民等由上埤頭抵內湖集，攻八芝蘭，殺賊五十餘名。經義民奮勇血戰，賊眾逃散。至1月15日，易連督同營兵300名，又陳必強、徐固、黃世四等督率義民600名，由溪州登岸，直攻芎蕉腳。千總張正耀、把總譚朝亮等率領義民800名，由加臘仔過溪，攻打南勢角。林賀、翁滿、陳抱率領義民500名，由大坪林攻打暗坑仔等處。四面會合，殺敵百餘。又派撥石頭街莊廣東義民徐勤佳、戴華元等督率義民700名，三角湧莊龔東、陳海、陳誰、李恍等督率義民700名，合攻柏仔林，分投殺賊，賊巢盡行燒燬。⁸⁶

臺灣南路府城方面，自乾隆51年（1786）12月之後，以臺灣道永福之前所募僱3,000名，再經知府楊廷樺募得千餘名，與城內泉州五大街居民自願挑選壯丁千餘

83 《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頁101,228,238。

8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平臺紀事本末》（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5-10。

8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北：臺灣銀行，民國50年），頁115。

86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119-120。

名，共新舊義民約五、六千名，協同官兵晝夜防範。⁸⁷次年5月，清軍守備張奉廷帶兵300名並義民，在鹿仔港東北大肚溪旁堵禦防賊過溪。藍元枚帶領官兵2,300名並義民，前往柴坑仔、大武郡，攻打賊巢。⁸⁸6月15日，藍元枚帶兵民，往大肚溪勦賊，義民涉水過營與賊交戰。16日，牛罵頭各莊義民，帶同熟番共數千人，殺至大肚溪，焚燒賊莊，殺死賊匪甚多。⁸⁹20日，參將瑚圖里、都司邵振綱自山豬毛帶兵六百餘名、廣東義民一千四百餘名，由小路翻山至南潭攻勦賊匪，並由革職參將那穆素里哨探接應，賊匪見狀隨即退去。瑚、邵見賊懼退，趁勢帶同官兵、義民向前追捕賊匪多名。這些戰功，清廷以義民英勇，助陣殺賊，及助糧接濟受困官兵，封賞六品頂帶9人，八品頂帶13人，賞銀2兩者90名，賞銀1兩者1,282名；並將山豬毛汛之現有官兵五百餘名，同義民防守。⁹⁰

8月，乾隆諭令福康安赴臺灣替換常青，督辦軍務。並欲從湖北、湖南、貴州各挑備兵二千，加上為應付變亂，數月以來所先後從廣東、浙江添調綠營及駐防兵萬餘名，和福建本省派撥的兵員六千，以及添派四川屯練降番與湖北、湖南、貴州等省挑備兵數萬，準備前赴臺灣。⁹¹但這些調遣均屬備兵，其何時能抵臺參戰，在時間上無法掌握，福康安對此上奏說，自林爽文滋事，朝廷陸續徵調各省兵員不為不多，卻閱時已久；是以常青等人只能零星堵禦，兵分力薄，無法竟其全功。⁹²乾隆深知此情，在授福康安以將軍銜接替常青時，同時諭示應善用義民助剿平亂。他的指點，對各村莊安分守法之人，仍按常青所辦以腰牌識別的作法，令其在既有崗位，自為守禦，以安民心，並有利官兵進剿，亦不必憂慮賊人的潛出滋擾。乾隆說臺灣義民甚多，而粵、泉民人尤為急公，屢經出力隨同官兵作戰，他指出自康熙以來，粵莊義民勦賊有功，經官府賞給「懷忠」、「效忠」等匾額，民人均能嚮義踴躍自效；但以前只是總督給賞，現則由「朕皆特賜扁額用旌義勇，伊等自必倍加鼓舞，奮力抒忠」。不過，乾隆所賜匾額有限，他要福康安接奉匾額後，遵照鉤摹，擇其大莊群居處所，普加賞給懸設嘉勉，堅其嚮義之心。又指大甲溪臨近大里杙賊巢，地方緊要，該處義民隨同官兵堵

87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328。

88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356。

89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408。

90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425-426。

91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465-467。

92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521。

禦防守，頗為出力，今朝廷大兵進剿，須由該處會合夾攻，更應鼓勵義勇協力助剿，相關義民的補給、口糧，均不得輕易削減，否則或因費糧不給，轉阻其急公效用之心，以致漸行散去。只有義民口食充裕，招徠日廣，才能在大兵進攻時，獲得協助。是則各處義民口糧，俱應照常支給，不得輕易裁減。⁹³乾隆對義民的認識，非常清楚。

在此一亂事中，則以山猪毛義民的助戰，最為積極。官方認為「山猪毛義民，實與他處義民不同」，因該處義民劉繩祖、周敦紀、曾秀等人，在連名陳報中自述：「粵民等祖父，自康熙60年（1721）、雍正10年（1732），逆匪朱一貴、吳福生等先後倡亂，屢從征剿，皆邀議敘職銜，因號為『懷忠里』，又建立『義亭』嘉獎匾額。今賊首林爽文、莊大田等南北肆擾，上年（乾隆51年，1786）12月間，鳳山初陷，粵民未及防備，被賊燒燬沿邊各莊。粵民等因遵康熙、雍正年間各義民祖父設堆堵禦之例，推舉人曾中立為總理，分設六堆，統計義民八千餘人，屢經打仗殺賊。今聞大兵齊集，懷忠各里公議，挑出一千三百餘人，俱各安頓家室，情願隨營征剿立功。」⁹⁴可知六堆之設置，在助剿平亂時所扮演的獨特角色。

而北路淡水廳方面，也有如斯義民作為。林爽文部將王作沿路北進攻陷竹塹城，其所到之處，「皆以劫掠為事」。不過，「閩、粵各莊皆團結義民，堅壁清野」，協助官兵抵拒，遏阻抗官勢力的漫延。當時竹塹有石壁潭莊「奇士」陳資雲，「家貧無資，乃與同莊劉朝珍及六張犁莊林先坤同謀義舉，團練鄉民作為義勇」，組成粵莊義民軍共一千三百多人（相傳以黑布纏臂為記），由林先坤、劉朝珍、陳資雲三人率領，會合竹塹城閩籍義軍，協同官兵三面夾擊，克復竹塹城；其後又與苗栗、後龍等六大莊義民軍會師，轉戰後龍、苗栗、大甲、彰化各地。乾隆53年（1788）亂事平定後，乾隆為獎勵全臺各籍義民軍，特別下旨賞給粵莊義民「褒忠」、泉籍義民「旌義」里名的御筆匾額；漳籍義民賞給「思義」村名「以示勸勵」；對「所有打仗出力之熟番」，頒給「效順」匾額以示旌獎。⁹⁵11月3日，乾隆上諭：「臺灣逆匪林爽文糾眾倡亂以來，提督柴大紀統兵剿捕，收復諸羅後，賊匪屢經攻擾，城內義民幫同官兵奮力守禦，保護無虞。該處民人急公嚮義，眾志成城；應錫嘉名，以旌斯邑。著將

93 《清高宗實錄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頁480-481。

94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573。

95 黃卓權，〈義民廟早期歷史的原貌、傳說與記載——歷史文本與敘事的探討〉，《臺灣文獻》，第59卷第3期，頁94-95。

『諸羅縣』改為『嘉義縣』，俾閩縣良民倍加奮勵，以昭獎勵。」⁹⁶這也是嘉義名稱的由來。

義民對清軍的協助，從朱一貴、林爽文亂事中可知，其後百年間，又有蔡牽、張丙、戴潮春等一系列動亂，各地義民亦都能挺身助官平亂，且不限於客籍，乃至於漳、泉籍和原住民等都有參與。是則義民的地域及族群分布，其實涵蓋北中南各族群，在歷次民變，義民出力最多的地方，大概以淡水、鹿港、下淡水和嘉義縣城、臺南府城為最。義民不限於客家，並不能被窄化為「粵籍客家人士」，惟其逐漸成為該族群的特有標籤，除了抗清者多屬閩籍外，有論者以為是清廷利用客民協助開墾，及其在抗清事件中的分化作用，特意在方志等文獻中加以強調。又粵民為爭取與鞏固社會資源、經濟利益與權力分配，也樂於與官方合作，於是概從乾隆朝，就透過官方文本的書寫詮釋，刻意將義民與客民劃上等號，客民也由「被動稱義」轉變為「主動稱義」。清廷的刻意攏絡客民，應是想藉閩、客、番各方勢力的相互牽制，來達到社會的控制、制衡和防變之效，鞏固清廷的統治利益。⁹⁷這是義民論述異化的結果。

綜上來看，在歷來民變中，招募異籍之勇來平亂，是清廷常用的策略。政府基於地方控制的戰略考量，藉地域內部的族群分化和對立，可以讓民變侷限於一隅，不致於快速擴散全臺，一方面降低官員因轄區發生叛亂事件，遭到朝廷處分的風險，另一方面是地方社會長期穩定的一種機制。⁹⁸對中央來說，閩粵的對立與勢力均衡，也有利於國家的地方控制。因內地移民，雖有漳、泉、粵各籍之分，但同屬漢族，漢人互鬥則力分，對清廷統治自屬有利，故清廷對臺灣的分類械鬥，一直沒有積極防止，其用意非常明顯。⁹⁹不過，在動亂中投入平亂並獲得官方賞賜的義民，以粵籍獲得基層軍官功名的人數較多，其以義民自詡，橫霸鄉里，也造成地方政府無法有效管控的情況，¹⁰⁰這可能是義民發展的一個負面效應，也是官方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96 《清高宗實錄選輯》，頁484。

97 孫連成，〈有關清代臺灣義民研究探析〉，《歷史教育》第16期，2010年6月，頁167-174。

98 孫連成，〈有關清代臺灣義民研究探析〉，頁182。

99 《臺灣史研究》，頁71。

100 李文良，〈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臺灣的移民開發和社會動亂（1680-1740）〉，頁32。

伍、團練：軍事化的民團組織

中國大概從西元6世紀西魏實行府兵制後，就有官方組織的鄉勇存在了。這個情況到了明清時期仍然如此，當政府的正規軍隊失利時，地方上的士紳階層，就常出面訓練非官方的民團，以為因應，以至於每當社會發生危機，這些民團幾乎就成了保衛地方的一種正規武裝組織。這類鄉勇組織，如從理論的定義來做區分，概是：由官方正式招募的雇傭兵稱為「勇」，而地方自主成立的自衛隊伍叫做「團練」；但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勇」一定會比「團練」更早被派上場，因為在正規軍不足或作戰不力時，他們是地方政府首要依靠的力量；至於團練，通常是在危機持續一段時間之後，再由某一特定地區的知名人士，在有力量又有意願出來領導時，才會上陣。¹⁰¹這是團練出場的一般情況。

清代內地的團練，大概出現在雍乾時期，至咸豐年間開始普及。團練係以保甲為基礎，與保甲相輔相成，由各戶派團勇，施以軍事訓練，既能保衛鄉土，也可補防軍之不足，故團練本質上屬民兵制。¹⁰²不過，臺灣的團練，則可溯及康熙時期朱一貴之亂後，總兵藍廷珍致閩浙總督滿保〈請權行團練書〉（藍鼎元代擬）說，臺地二千餘里，「地廣兵單，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患。乃兵不增而反減，營不增而反裁，較之未亂之先，單弱更甚」。臺灣雖有協防兵二千人，但南路下淡水、岡山分去四百有奇，北路下加冬、半線又分去四百，以及協防北路分去六百有奇。府城所存防兵，連同裁營候補之眾，不過千人。在兵員不足下，權宜的作法是，「宜急訓練鄉壯，聯絡村社，以補兵防之所不周。家家戶戶，無事皆農，有事皆兵，使盜賊無容身之地。所謂急則治其標，不可須臾緩者也」，¹⁰³遂決斷行團練，以使亂後得保小康之狀。¹⁰⁴此一團練鄉兵之制概為，每縣分為數鄉，每鄉設鄉長1名；每縣各立大鄉總1名或2名，統轄鄉長。鄉長及大鄉總，由轄內民人簽舉。是所謂官榮其身，給以養廉銀；責其督率，約束鄉兵，又明其賞罰。惟此一設置因屬權宜，至雍正初年裁撤。¹⁰⁵

101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華南的社會動亂》（臺北：時英出版社，2004年），頁35。

102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89。

103 《東征集》，頁62-64。

104 《臺灣文化志（上卷）》，頁636-637。

105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89。

基本上，團練是以保甲形式發展的一種地方武力，有其應時而生的天然條件，其本質代表了保甲的武力單位，或軍事形式。團練與保甲不僅不相分歧，實為一體之兩種轉化，可謂平時之保甲，即為戰時之團練。團練既為一種軍事組織，其結構組織系統大致為，一般以鄉為單位，由鄉中具聲望者為首領，其成員或2、3人或更多，是所謂之團總。其下統轄若干團，各團以行政區劃之都，或團，或保為單位，首領即所謂團長，或團正，或又有團副之稱，作一輔佐。團之下，又有戰鬥單位之哨，以百長領之，哨之下再分有牌，以什長領之。最基層的成員，即為團勇或團丁或練勇，其來源出自保甲系統中的編戶，大致以16歲以上、50歲以下之男性，由各戶及齡男丁充當。基此構成一團練組織的上下體系，故其實質上，就是一種軍事組織，¹⁰⁶這一點無庸置疑。

這種情況可在太平天國之亂時看出，清廷因發現八旗、綠營軟弱無能，不能保衛地方，遂同意與鼓勵在亂軍出沒之處，組織團練，此即由地方士紳組織訓練，作為平亂的武裝組織。各地方乃知，以保甲作為基礎組織團練非常方便，因二者縱使有所差異，但可互補、共同行動，或團練就是保甲組織的方法，這顯示了保甲和團練的緊密關係。¹⁰⁷可說此時的團練制度，是兩種歷史產物的匯合，一是地方行政傳統，在謀求加強對農村的官僚政治；一是地方士紳名流，以自發性的武裝，來保護在地的村社、財產和生活方式。在此情況下，官方行政法規會對士紳的民間武裝結構和準則有所影響，而其自身也必然部分的吸取地方實踐的經驗。於是，自白蓮教叛亂之後，由地方士紳所籌辦的鄉村防衛組織團練，越來越常在地方出現，到嘉慶末期，團練已成為清代政治體系明顯的一部分。¹⁰⁸

團練之不可或缺，是基於現實上的需要，主在保護地方安全。及至中英鴉片戰爭，社會混亂，英軍攻擊廣州，成千上萬人民流離失所，據估計當時城郊居民十之八九被迫出城避難。此時土匪蜂擁，其中很多原為士兵，而地下秘密會黨也轉為公開，擄掠、搶劫不斷發生。即使戰爭結束，士兵復員，情況卻愈惡化，正規軍隊毫無作用，只能更加依賴地方團練，使為各地士紳、望族保衛身家、土地和村莊的最重要武力。¹⁰⁹而臺灣，一直以來，盜賊、民變和分類械鬥頻起，地方經常動盪，但官方既虛

106 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頁4-6。

107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頁82-83。

108 《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頁66。

109 《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華南的社會動亂》，頁99-100。

應故事，民間也無組織與操練，雖說鄉莊也有一些防備如莊圍、隘門等，但僅能防範或驅逐小股盜賊而已，對大型民變及分類械鬥，無法發揮效用。而且道光以後，清廷衰弱，外患頻仍，臺灣沿岸吃緊，官方不得不積極組織，動員民兵，以聯莊形式，施以團練之軍事訓練，以應難局。故道光而後，團練與清莊、聯莊與保甲，處於不即不離的關係，如所謂之聯莊合約，即含有團練的要素，或所謂的「設局團練」，就是在街莊聯合體內置一常設機構以訓練壯丁，且派丁弁備之意。¹¹⁰團練之角色，異常吃重。

再看團練在中英鴉片戰爭中的效用，道光20年（1840）英船出現在臺澎海域游弋窺伺，因防務緊急，臺灣道姚瑩在〈上督撫言防夷急務狀〉中提出急辦要事七條，¹¹¹其第一條即為「募壯勇以貼兵防」，並列出防夷最要、次要海口17處，因水師不敷分撥，遂雇鄉勇應急，計：郡城最要二口，次要三口，用水師兵1,537名，屯丁100名，雇募鄉勇1,660名、水勇100名；嘉義縣要口二處，用水師兵240名，雇募鄉勇440名、水勇120名；彰化縣要口一處、次要二處，用水師兵359名、陸路兵100名、鄉勇550名、水勇100名；淡水廳要口二處，次要四處，用水師兵640名、陸路兵490名、鄉勇400名、水勇200名、屯丁100名；噶瑪蘭廳界外一處，用陸路本汛兵150名；南路鳳山一縣，次要二處，用水師兵150名、陸路本汛兵100名、鄉勇300名。總計共用防夷弁兵、屯丁3,966名、鄉勇3,350名、水勇520名，或配商船、戰船，堵防內港，或在礮臺、礮墩，日夕防守。另在籍前任浙江提督王得祿與廳、縣，自行練備鄉勇以為巡查策應者，或二百名，或三百名。再而令各莊總董頭人團練壯丁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不等，總計四縣二廳具冊者達到一萬三千多人，使一旦有警，半以守莊，半出聽候調用，¹¹²有效阻絕英船攻擊。

咸豐年間，徐宗幹任臺灣道，鑒於外患日亟，而清廷正規軍及新募勇營戰力不足，深知團練在戰時可發揮極大力量，乃制定〈全臺紳民公約〉。¹¹³依此公約，「平日無事時，各街、各鄉除鰥寡孤獨及家無次丁外，每家各出一丁，年歲約在五十以下、二十以上，殷實紳商，各自添備，不拘定數。先造名冊，存於各義首處，仍各自安生

110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90-91。

111 姚瑩急辦軍務七條為：募壯勇以貼兵防、派兵勇以衛礮墩、練水勇以鑿夷船、造大艦以備攻戰、雇快船以通文報、添委員以資防守。見姚瑩，《中復堂選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66-70。

112 《中復堂選集》，頁74-75。

113 《臺灣近代史——政治篇》，頁59。

業，一旦有事，一呼即至；違者公罰。至有事之日，動支口糧，或由官給、或由民捐，臨時定議，宜從優厚，事竣必渥受恩榮，即有一、二死傷者定邀褒卹，當無不奮興也。」¹¹⁴於是各地方不斷飭治，下辦團練，與頒定團練章程，甚責成地方聯莊自籌經費舉辦，¹¹⁵以備各種維安之所需。

大概道光以後的團練，本質上屬民兵性質，目的在防範盜賊，有事則從軍。而平時在境內具有民設治安警察的性質，主要職責有清莊、團練、巡防、捕犯等。以淡水廳來說，在咸豐7年（1857）、同治13年（1874）都有團練的實例。咸豐7年之例，由官諭命總理、地保、義首、街莊正等聯莊團練，其管理部門，一為局首，二為幫辦；而團練壯丁組織，以大甲團練局為例，是邀由各莊總董、莊正等，一起議妥，挑選各莊壯丁，聘請教練，每十人立一甲長，每百人立一練長，每一千人立總練長，約束規定，以為訓練。同治13年之例，由淡水分府諭令總理、紳商、殷戶等辦理團練，並在新竹城設總局，地方要處設團練分局。後壟分局管有24莊，以總理為局長，另舉紳衿兩人為局董。大甲團練總局較為遼闊，抱大甲街莊、墩仔腳莊、南勢厝等三總理轄區，有數十街莊，並似以局董數人為其管理機構，總理、街莊正為協辦，團丁組織似以各街各莊為單位，選拔壯丁。¹¹⁶從這兩次團練，概可瞭解臺灣團練的部分實況。

團練之使用，如同治元年（1862）彰化縣民戴潮春豎旗，臺灣中部一時動盪，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請，由竹塹士紳林占梅為全臺團練大臣，在臺灣府設籌勇局、籌餉局。後戴案能被抑制與平定，團練功不可沒。而同治13年（1874）日軍藉牡丹社事件侵臺，為臺灣團練發展帶來一個轉變，就是成立全臺團練總局。這個倡議，出自來臺主持大局的欽差大臣沈葆楨，他命各地士紳作為局首，以統合全臺團練，成首尾相應之勢。到光緒時，臺灣團練臻至成熟，有更多章程與規劃，被細部討論。光緒7年（1881）臺灣道劉璈就任後，改全臺團練總局為培元總局，所辦理業務已不僅是軍事，還包括了開路、賑濟等。光緒10年（1884）中法戰爭爆發，這是少見的以臺灣為主戰場的大型禦外戰爭，8月，朝廷諭旨全臺團練大臣由林維源擔任，受臺灣巡撫劉銘傳直接節制。¹¹⁷

114 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29-31。

115 《臺灣近代史——政治篇》，頁59。

116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91-92。

117 《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頁109-110。

因臺防吃緊，臺灣道劉璈命全臺設局團練，並頒行《全臺團練章程》，以「臺灣孤懸海東，地處繁要。現在海防吃緊，亟應舉辦團練，以資保衛」，其目的在「欲禦外侮，先清內奸」，使「平時各安恆業，有警互相救援」；組織上，由富者出資，貧者出力。整體團練架構為，在府、縣城內均設團練總局，分成東、西、南、北、中五團，各舉團總1人，酌併總局經理。城外各鄉，各因其地勢、人情所宜，約以周圍三、四十里設一分局。粵籍聚居者，准另設「粵團」；閩籍族大而聚者，准分設「族團」。而零星小莊小族附入各鄉團局，使無分歧。所選領導幹部，由官選家業殷實或具鄉望之人為團總，而具有才幹又能服眾者為團佐。¹¹⁸以往團練名義是按戶抽丁，實際混雇應點，以致團不成團，成效不彰；現則捐勇辦理，分義勇、練勇、團勇。義勇，長駐團局，逐日操練，每名月給口糧洋銀4元8角；練勇，按旬赴局操練1次，每次給銀2角，月共給銀6角；練勇8名抵義勇1名；不歸捐者為團勇，除書生老弱孤寡外，凡家有壯丁，則自備口糧，每月赴局點操1次。無故不到者，由團總指稟，量予責罰，以杜抗違。捐勇方式，家資有萬金者，月捐義勇1名，或練勇8名。家資僅千金者，合10家捐義勇1名，或勻捐練勇亦可。不及千金者，免捐義勇，只捐練勇；家資約五百金者，合兩家捐練勇1名。不及五百金者，免捐義勇，但按壯丁備充團勇，所造名冊須分別16歲以上、40歲以下壯丁，註明團勇。團總傳應捐各戶到局將勇數捐定後，即由各捐戶就附近各莊團勇內挑選練勇，再就練勇內挑選義勇，其口糧歸各捐戶自給。練期方面，義勇每日住局操演，練勇按旬逢五操演，團勇按月逢望操演。操練武器有鎗、礮、刀、矛等，並教與忠孝節義精神，官方會就近派文武員弁按期赴局閱操管控。練期的長短，可視軍情緩急量為變通，以為增減。¹¹⁹

團練要能發揮作用，有時地方士紳的支持，非常重要，尤其清中葉以後，地方非常仰賴地方官（府州縣）與士紳間的力量平衡。中國本為農業社會，國土廣闊，士紳為地方控制不可或缺的要角，州縣官員不得不依靠他們來協助地方租稅收取、治安維護、社會福利、公共事業、防衛、教育等事業的推動。士紳不僅有助政治的推動與社會的穩定，有時更是一種決定性的力量，甚至民變的發生，起事者也會刻意拉攏士紳來相挺。不過，清廷即使尋求士紳的幫助，為防患未然，並不允許他們有掌握與控制人民的權力，這在清初保甲施行初期，士紳就有不被允許充當保長，

118 劉璈，《巡臺退思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246-247。

119 《巡臺退思錄》，頁247-250。

或基層控制的首領的規定。¹²⁰而臺灣特殊的分類械鬥現象，也常使用土紳所組成的地方武力來作壓制。如淡北的分類械鬥，概始於乾隆52年（1787），在白石湖等處發生漳、泉、粵人分莊互殺案件，雖官方一再禁止防範，但始終無法根除。至咸豐5年（1855）8月，漳、泉發生分類械鬥，波及淡北各堡街莊，其中枋橋地處要津，粟倉充裕，而為泉籍桀驁者所覬覦。當地彰籍富商林本源家族為淡北漳人之領袖，目睹此狀則召集街莊父老同聲共氣，以為防守，並斥資巨資在枋橋街周圍築城購械。林家並募勇數百，以備攻守，所造城壁，高厚難攻，城有東、西、南、北四大門，各築城樓，北門口更有高銃樓。及犯敵數千人來到，林國華登高指揮，發銃射擊；其弟林國芳亦衝鋒陷陣，混戰終日，擄敵不計，將繩以峻法。惟林國華認為，彼此均為同胞不應殺之，而放其生路。¹²¹

林家在淡北大料坎、桃仔園、枋橋、港仔嘴、枋寮、新莊、八里坌等處，均建有租館，為應付分類械鬥，保護住宅、租館、粟倉，所購置軍火器械，包括洋槍、來復槍、鳥槍、土槍、車砲、彈藥、銅帽等。這些武器火藥，甚至鐵鍋，均屬禁止進口，但因奉令捐貲辦理團練，而得允准購備使用，並曾在咸豐8年（1858）海盜黃位進犯雞籠時，以所練鄉團助戰，立有戰功。之後林國華去世，林國芳接手，分類械鬥情況依舊，他則在枋橋城外設寨建碉堡，架火砲，遴選敢死者擔任射擊手，且每戰必親臨督戰，並論功行賞，厚恤戰死者。¹²²林家辦理團練，開始於咸豐3年（1853），當時御史蔡徵藩奏請諭令候補道林國華等人，或捐貲助餉，或出力督團，說是臺灣土匪鬧事，如由本地義勇捉捕本地盜賊，比轉餉調兵更能事半功倍。¹²³而且為了械鬥自衛與平時防賊，臺灣一些鎮村鄉莊也都具武備，板橋林家又為其中之大者。林家除在枋橋築城購械防守，所辦團練雇用之兵勇500名，衣服上均蓋有「勇」字，¹²⁴說明林家自衛武力，為朝廷所允許。

光緒9年（1883）冬，中法越南爭端事起，法國以臺灣有基隆產煤，淡水設有海關，有意占臺以為戰爭軍費賠償之擔保。是則臺防吃重，餉械亦乏，臺灣道劉璈以

120 《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華南的社會動亂》，頁47-49。

121 王世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民國83年），頁558-559。

122 《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559-560。

123 《清文宗實錄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頁28。

124 李加耀、黃中興，〈清代臺灣社會的尚武思想〉，《國北教大體育》，第8期（研究類），頁85。

林家主事者林維源乃全臺巨富，才學兼長，於防務應該首倡；朝廷大臣吏科給事中萬培因亦上奏，林維源「田產尤富，辦團必自臺北始」。¹²⁵劉璈勸令林維源招募壯勇2,500名，分為5營，半客半土，作為屯軍，自為統領，及仿楚軍營制予以訓練，專顧臺北；並兩年為期，無事分防內山，兼務開墾除害，藉以興利，有事調赴海防，聯辦團練。但林維源疑懼交集，不敢承任又不能推辭，僅擬認招土勇1營，希以塞責。¹²⁶官方又令知府陳星聚曉以利害，婉為開導，光緒10年（1884）春，林維源擬訂募勇水陸團練認真辦法，並捐銀20萬兩，辦團練勇，協助防務。同年8月，法將孤拔率艦侵犯基隆、淡水，林維源受軍務劉銘傳之命，糾集林姓集團，以兵勇五百多名開赴滬尾前線助戰。12月，林維源就任幫辦臺北開墾撫番事務，為保護山地邊際開發地帶，防番襲擊，亦帶兵勇。¹²⁷

光緒20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發生，臺灣為日本垂涎，林維源仍任臺灣幫辦全臺撫墾事務太僕卿外，並奉旨留辦臺灣團防事務，再行辦理團練。11月底，臺灣團防就緒，有土勇2營，並擇要駐紮，光緒21年（1895）年中，有五品軍功黃南球管帶在苗栗組織義軍，準備抗擊日軍。其時，臺灣已割讓日本，義軍四處群起抗日，日軍一面鎮壓，一面取締沒收民間私有之軍火器械。遭日軍沒收的林氏武器類型，有洋槍、來復槍、土擡槍、土槍、鳥槍等各種槍枝313枝，以及車礮8尊、大礮3尊，約合3連之火力，可見其裝備之強大。6月初，當日軍進入臺北城前5日，林維源舉家自淡水乘船內渡，但所練兵勇仍參與抗日戰役。另臺北、淡水一帶抵抗日軍之義軍，例如被日本憲兵逮捕殺害之烈士紀井、林巖等，亦曾供述北部抗日經費，多為林維源所捐。¹²⁸

除了林維源外，為應付戰局，臺灣官方亦通令各府縣興辦團練、漁團等。以鳳山下淡水莊等地為例，曾由閩、粵人士各編成團練，並給予字號；閩籍有營編的昌字前營、後營、左營、右營，至於粵籍各莊，則募義勇5,000名，編列10營為營編儀字正中營、正前營、正左營、正右營、正後營、副中營、副前營、副左營、副右營、副後營。這些民間團練、漁團的組成，是為最基層的民間保鄉防衛組織，雖非正規軍，卻能與入據臺灣之日軍，展開最激烈的戰鬥。又因有士紳如板橋林維源的經費資助，以及地方

125 《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562。

126 《巡臺退思錄》，頁226-227。

127 《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562-564。

128 《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564-570。

士紳的率領，在之後的乙未戰爭中，得與日軍作殊死戰，遲滯日本占領臺灣時間，¹²⁹充分表現了保鄉衛土的民族氣節。

陸、勇營：仿客勇形成的臺勇軍事組織

清代以八旗、綠營為經制軍，八旗多集中駐紮各要地，綠營則分散遍戍各處所。雖然兩者的分布不同，但都定點駐紮，除非發生戰爭或特定之事，不然不會調動。臺灣以孤懸海外，清治之初，為防亂萌，軍隊並不在臺地招募久駐，而是從福建綠營抽調，每三年更換一次的班兵。這些兵員，因來自各鎮協，良莠不齊，訓練有限，到乾隆時期已漸不堪，嘉道以後更趨廢弛，無法任戰，加以紀律敗壞，徒以擾民。其原因概有：到臺重新分派，氣類不齊，相互陌生，又不能攜眷，孤獨寂寞，酗酒、鬥毆、走私、聚賭、爭娼，問題叢生，或包庇違法，盜劫勒索，無所不有。¹³⁰情況如此，改革乃勢之所趨。

在內地，綠營是因滿清入關後，八旗不敷使用，而啟用明人降將降卒所建成，幾經編組成為龐大之正規軍伍，總數約六十五萬人。惟嘉慶時川楚教亂，綠營戰力衰頹，致使戰事擴大綿延。再到道咸間太平天國之亂，綠營更已積弊難返，¹³¹無力作戰。此際，亟須一新軍事體制來作更替，而勇營就此因運而生。故嘉道以來，清廷用兵在綠營之外，開始募勇隨軍，而有川勇、潮勇等的出現，其名稱組織無定，形制不一，但均依綠營將弁之編組而成。這類「勇」的存在，並不能形成某一軍隊制度，惟其到了能獨立統領作戰時，就出現了轉機。勇營的出現，可能一開始是偶然，之後發展則成為普遍。¹³²如此，以民勇輔助正規軍作戰，遂成趨勢，而臺灣的兵制改革，就搭上了此一潮流。

認為臺灣兵制應納入民勇（鄉兵）的意見，其實在康熙末年朱一貴之亂後，就已

129 《臺灣近代史——政治篇》，頁79-81。

130 《臺灣近代史——政治篇》，頁28-29。

131 綠營之一般積習有七：餉薄不足養家、分汛太多，兵力單薄，不能集中、出征應敵，由各省各標雜亂抽調，難收指揮之效、虛伍缺額，軍伍不實、養成衙門氣息，平時鑽營取巧，遇戰臨陣退卻、頂替征操、虛應操練，不能臨陣實用。更嚴重之弊病有三：將帥士卒各顧自私，彼此妒猜，互不相下、兵士仇殺民壯鄉團以至勇丁、部隊出征，紀律甚壞，到處擾民。參閱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頁13-14。

132 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頁12-16。

被作為謀善之策而有所討論。在雍正2年(1724)，藍鼎元對來臺巡察的御史吳達禮進言〈論治臺灣事宜書〉，¹³³說「臺灣地方寥闊，兵防未增，民俗悍驚，好為傾側。雖太平無事，不可忘有事之備也。若收納拳勇，免其差徭，練為鄉壯，教之步伐止齊，豈出官兵下哉？道府四縣及淡水同知各設鄉壯三百名，無事則散之農賈，有役則供我指臂；此古者民兵之法也」，¹³⁴可藉以補班兵之不足。其議被採納而有民勇之編成，用以協助緝拏匪盜與安全防護，並得與兵丁相為表裏。但到雍正11年(1733)，閩浙總督郝玉麟以臺灣民壯多屬無賴，每多滋事，擾害良民，於是奏請除原撥澎湖通判、臺灣府與臺灣、鳳山、諸羅、彰化四縣民壯照舊留供外，餘均予以革退，編入保甲。¹³⁵

藍鼎元另主張在臺灣南北兩路邊陲的民番交錯地區，施行屯田兵制。他在雍正6年(1728)的〈臺灣水陸兵防疏〉中提出，要在北路竹塹埔和南路瑯嶠兩重要據點設置，¹³⁶說：「北路地方遼闊，半線上下六百餘里，……皆山海奧區，民番錯雜之地。內山一帶，又有生番出沒。後壠、中港、竹塹、南崁，處處藏奸之所。而竹塹埔寬長百餘里，行竟日無人煙。是彰化守備兵力所弗及也。臣愚，謂竹塹埔廣饒沃衍，可闢良田數千頃，宜特設屯田守備一營，駐兵屯墾，併募民共耕餘地，……南路下淡水以下，大崑麓、瑯嶠二三百里，亦無兵防。……臣以為瑯嶠乃臺南要害，亦宜特設屯田守備一營，駐兵五百，屯墾防守。或慮官兵不習耕耘，增兵又須墾餉，則此欲設竹塹、瑯嶠兩營，可另募農民為兵，……增此二營土著，以為主客相維之勢。且兵丁有父母妻子，必不肯受賊蹂躪，無有如前歲之臨陣不勇、以孑然一身逃歸內地者。況力農之兵，手足精勁，血氣堅強，較官兵猛壯加倍。幸竹塹、瑯嶠皆有可屯田之地。與其棄為盜窩，不如收為兵食。利國利民，一舉兩善。此陸地汛防之宜經畫者也。」¹³⁷藍鼎元見解，非常深刻。

是則乾隆33年(1768)，臺灣官方就賦予民間武力以「鄉勇」之名，作為協助平亂之用。乾隆55年(1790)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即認為，鄉勇與主動効力官方的義民不同，因其為地方官紳所捐資僱募。如嘉慶元年(1796)吳沙率眾進入宜蘭拓墾時，閩

133 《臺灣文化志(上卷)》，頁422。

134 《平臺紀略》，頁52-53。

135 《臺灣文化志(上卷)》，頁422-423。

136 《臺灣文化志(上卷)》，頁423。

137 《平臺紀略》，頁71-72。

省為防備海盜，已在沿海廳縣，招募鄉勇巡哨。吳沙遂以協助維持治安為由，將所帶扈從合法化成為鄉勇。吳沙藉「鄉勇」之名，率眾前往仍屬界外禁墾的噶瑪蘭，不僅官方默認，也讓這一民間武力得以藉此名義而存在。故吳沙開墾噶瑪蘭，對外宣稱是率領「鄉勇」抵禦海盜與保護原住民，至於開地墾荒，則為供應鄉勇口糧之所必需。¹³⁸從吳沙在宜蘭建置的地方武力，也部分說明臺灣鄉勇的存在形式。

至嘉慶15年（1810），閩浙總督方維甸檢討臺灣班兵之舊制，並擬議章程，陳請酌籌臺灣各營汛地之歸併，以便操防；此議獲由分巡臺灣兵備道葉世倬參酌，而有更立改兵之議。葉世倬認為班兵現制頹弛弊端叢生，應予裁撤，改召土勇，使成純粹之鄉兵編制，並以此與姚瑩討論。¹³⁹姚瑩以「自古邊塞之兵，皆由遠戍，不用邊人，……今若罷止班兵，改為召募，則以臺人守臺，是以臺與臺人也」諸語，質疑廢撤班兵之不宜。¹⁴⁰道光元年（1821）葉世倬升福建巡撫，姚瑩接任分巡臺灣兵備道，兩人之議，則在道光3年（1823）趙慎軫就任閩浙總督後，採納姚瑩意見，班兵裁撤之議遂罷。道光21年（1841）鴉片戰爭，英船屢在臺灣北路淡水廳大安、雞籠等港外游弋，淡水同知曹謹設防警戒時，因見海口防兵驕惰而不自得力，遂有停給海洋兵費以專用鄉勇的想法，並具稟意見於姚瑩；姚瑩雖知營兵驕惰，也認有招募鄉勇之必要，卻仍存養之為患的疑慮，而不同意所請。道光末，臺灣道徐宗幹亦主張道、府、縣，各多養屯丁、鄉勇，以補兵力不足，甚舉出澎湖招募土著之例。同治7年（1868）澎湖水師副將吳奇勳認應博採輿議，就地募補，並向督、撫有所陳請。然均未獲准。¹⁴¹

勇，其實是清代僅次於綠營的重要軍隊組成部分，源於招募而附庸於兵，通常只在戰時臨時招募，因清初綠營兵強馬壯，勇的助戰，並非主要武力，且未成例。至乾隆時林爽文之亂，福康安以官兵不足平亂，也有募丁成勇，號為鄉勇之例。後嘉慶10年（1805）蔡牽之役、¹⁴²道光12年（1832）的張丙之亂，¹⁴³及至中英鴉片戰爭之役，都募有鄉勇、水勇助戰，但大都在事平後裁撤。道咸之際太平軍起事，清軍處

138 陳南旭，〈19世紀初年臺灣北部的拓墾集團與噶瑪蘭的移民開發〉，《臺灣文獻》，第67卷第2期，頁144-146。

139 《臺灣文化志（上卷）》，頁424。

140 姚瑩，《東槎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93-94。

141 《臺灣文化志（上卷）》，頁425-429。

14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採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46-52。

143 周凱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內自訟齋文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32-42。

處被動，綠營疲憊，咸豐2年（1852）清廷命湖南在籍禮部右侍郎曾國藩辦理團練，曾國藩奉旨招募團丁為官勇，即是日後的湘軍。同治元年（1862）又有仿湘軍成立的淮軍。至此，勇營成為清廷作戰的主力。而勇營成為臺灣防禦主力，則開始於同治年間，主要是內地勇營調臺與在地臺勇的招募之故。¹⁴⁴

由於內地綠營兵式微，勇營代之而興，使臺灣募勇之事漸多，如咸豐4年（1854），小刀會攻雞籠，彰化縣阿罩霧人（今臺中市霧峰區）林文察募勇平之，9年（1859），林文察再以遊擊分發福建。¹⁴⁵臺勇的驍勇善戰，傳至內地，當咸豐10年（1860）太平軍侵擾浙境，閩浙總督慶端即奏請募臺勇至浙助剿，隔年從臺地招募壯勇兩、三千赴浙，後再調臺灣、漳州之兵勇六千，由總兵曾玉明率領；臺灣林文察、林文明、曾元福也陸續內渡，成為攻剿太平軍的主力。臺勇之能戰，以林文察來說，他在咸豐11年（1861）即時援浙，雖孤軍二千人受到包圍，卻能以少勝多，轉守為攻，是年冬，杭州城陷，林文察率領臺勇二千人駐衢州。同治元年（1862）遂昌陷，林文察進軍逼之，敵方李世賢自江山來援，林文察設伏大柘、大廣及石練山之前後，擊敗來犯之敵，收復遂昌，更進克松陽，攻擊處州，敵人棄城遁走，再克縉雲。林文察率勇，以短短不到1年的時間，由副將而升提督，功績彪炳，¹⁴⁶其勇猛善戰可想而知。

臺勇渡海助剿太平軍，而對臺平亂，概從同治元年的戴潮春豎旗開始。¹⁴⁷戴潮春，字萬生，家境素裕。先是其兄戴萬桂以田租為阿罩霧人所占，與鄉人成立八卦會，立約有事相援。咸豐11年（1861）冬，知縣高廷鏡下鄉辦事，戴潮春執莊棍以獻，為北路協副將夏汝賢所忌，加以索賄不成，竟將戴氏革退伍籍。當時戴萬桂已死，戴潮春乃招其兄舊黨為天地會，請邑令給戳，假名團練，自備鄉勇三百名隨官捕盜，為地方官所倚重，是以「自潮春擴充斯會，豪右歛手，行旅便之，愚民安之，無不樂從」。後高廷鏡免職，雷以鎮接任，仍倚賴戴之勢力，導致會黨橫行，甚白晝搶殺，不僅縣令無可奈何，就連戴潮春自己都無法控制。同治元年（1862年）3月，臺灣道孔昭慈獲報會黨滋蔓，遂北上彰化，抓捕某洪姓總理殺之（總理為該地耆老，由官給戳記，使理一鄉之事，多係土豪為之），並檄召淡水同知秋曰覲。秋曰覲曾在彰化任職，

144 《臺灣近代史——政治篇》，頁54-55。

145 黃秀政，《臺灣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81年），頁60。

146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頁396-397。

147 《清代臺灣的綠營》，頁122-123。

作風強悍，武健為治，豪右屏息，以辦賊自任。戴潮春聞之甚懼，更增逆謀之心。¹⁴⁸為壓制會黨，官方以兵力不足，聯合阿罩霧地方大族林晟、林奠國，帶領地方鄉勇，偕同北路協副將林得成、守備游紹芳出兵鎮壓。不料聯軍進兵途中，林晟卻在大墩（臺中市南屯區）倒戈，結果秋曰觀被殺，林得成被俘虜，會黨勢力大張，戴潮春豎旗舉事，4月，攻破彰化縣城，揭開喧騰3年之久的戴潮春事件。¹⁴⁹

戴潮春事件也可說是太平天國事變在臺灣的餘波。此時臺灣綠營因不可用，只能依靠臺勇，但臺勇由林文察與前任臺鎮曾玉明、曾元福3人統率，赴浙、閩，助剿太平軍，臺防呈現空虛。戴案發生，朝廷先令曾玉明率臺勇回臺平亂，惟因浙事急迫，直到7月中才帶兵從鹿港登陸。後林文察之弟林文明亦率臺勇一千回臺助剿，陸續又有委署水師提督吳鴻源及曾元福到臺。由於亂事在臺地擴散，無法立即剿平，朝廷以臺灣道丁曰健督辦全臺軍務，復調已升為福建陸路提督的林文察回臺。此前林文明回臺已募勇丁2,600名、原住民400名，而林文察回援自帶精兵400名，終在集眾人之力下，於同治2年（1863）擒獲戴潮春。為掃清餘黨，林文察接連攻下彰化和斗六，招撫各莊，戴亂一夥潛逃，林文察再破溪口賊莊，斬賊首林傳，毀張厝莊、四塊厝等賊處。此戰除臺勇外，臺地紳民、義勇一如以往助剿平亂，如嘉義城圍之解，笨港紳民出力甚多。¹⁵⁰另竹塹士紳林占梅亦募勇千名，協助官軍攻克大甲，共助平亂。

同治13年（1874），日本藉牡丹社事件侵略臺灣，出兵琅嶠，清廷派欽差大臣沈葆楨來臺處理。沈葆楨於該年4月抵臺，立即重新部署相關防務，並認為臺民可用，應募臺勇以補實兵力。¹⁵¹其軍事部署概為，臺灣南路迫近日軍駐紮地，由臺灣鎮張其光專其任，領該鎮原有部勇一營，再加從內地調兩營，與增募5營繼之，以遏衝突。北路臺北常有日人窺伺，尤為重要，以臺灣道夏獻綸專其任，除原有部勇1營，並添募1營繼之，以杜旁竄之謀。又臺民尚義卻難持久，且漳、泉、粵三籍氣類不同，必須專人聯絡，則調前臺灣鎮曾元福，以其熟悉民情，令其提倡南北鄉團以資保固。¹⁵²鳳山則募臺勇1營，並獎勵民團。夏獻綸復在澎湖募水勇，民間辦鄉團。蘇澳地方，原

148 林豪，《東瀛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1-4。

149 賴玉玲，〈紅旗白旗反—戴潮春事件義民首羅冠英〉，《故宮文物月刊》，第445期，頁66-67。

150 《清代臺灣的綠營》，頁120-121, 397。

151 參閱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6；二、《清代臺灣的綠營》，頁397。

152 《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頁46。

僅1營，恐兵力太單薄，也由淡蘭添募土勇兩營。¹⁵³另沈葆楨檄調陸路提臣羅大春，由其募泉勇，並派人赴粵募勇5營；福建布政使潘霽亦令煙臺稅務司博郎來臺，訓練由曾元福所募500百名壯勇成為洋槍隊。¹⁵⁴並奏請由北洋大臣李鴻章調撥洋槍隊3,000人、南洋2,000人，李鴻章以南洋槍隊無多，分駐金陵、蘇州、揚州、上海等處防務緊要，難以撥發，而由記名提督唐定奎所部步隊13營，合計6,500人赴臺，聽候調遣。¹⁵⁵總計因應日軍3,000人攻臺，共調淮軍13營及練勇二十餘營。8月，中日議和，淮軍13營，以2營駐琅嶠，11營駐鳳山，兼顧旗後砲臺，專顧南路。而羅大春所帶泉勇，與知府袁聞柝所募名曰綏靖的臺勇500名，則進行後山開山撫番的工作。¹⁵⁶

可知，因臺防所需，清廷除從內地招募各省勇營來臺，也會招募在地臺勇。但在臺客勇多於土勇，也是事實。¹⁵⁷光緒初，勇營亦加入撫番工作，如光緒元年（1875）1月，因獅頭社等原住民作亂，唐定奎曾奉命前往剿撫。光緒2年（1876）11月，西班牙以同治年間有西船在臺擱淺遭搶一事，企圖藉此興師問罪，當時閩撫丁日昌抱病來臺處理防務，見臺防不甚嚴密，綠營兵弱，勇營多在中路、南路、北路開山防番，以致前山防務空虛。¹⁵⁸丁以事機緊急，遠軍既難驟調，新募又需時間，乃奏調福建署陸路提督孫開華督率所部3營練勇，於10日內來臺駐紮基隆、淡水等處，以顧北路；潮州鎮總兵方耀所部勇丁均屬精銳，由其慎選3營於半月內來臺駐紮南路鳳山。並由澎湖副將吳奇勳添募精勇2、3哨，增強防禦。¹⁵⁹故在光緒初期，戍臺兵力以防軍為主，光緒10年（1884）中法戰爭爆發，臺灣兵力無法應付戰爭需求，解決之道，仍不脫由內地調撥援軍，以及在臺地募勇，¹⁶⁰加以應對。

對於臺勇，朝廷吏科給事中萬培因以戴潮春事件，說明他的看法：「臺人好勇善戰，同治年間戴萬生之亂，郡城及嘉彰兩邑俱陷，率賴民團之力以次克復」；他認為臺勇勝客軍之處有：無瘴故之患、習山蹊之險、傷亡即補，無轉載之艱利、各衛

153 《清代臺灣的綠營》，頁398。

154 《臺灣近代史——政治篇》，頁55。

155 《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頁50-51。

156 《臺灣近代史——政治篇》，頁55；《清代臺灣的綠營》，頁398。

157 《清代臺灣的綠營》，頁398。

158 《臺灣近代史——政治篇》，頁55-56。

159 參閱一、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頁10-11；二、《臺灣近代史——政治篇》，頁56。

160 《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頁112。

身家，其戰必力、游手無業者悉編伍籍，敵人無從誘脅；故他主張募勇。惟來臺部分將領對臺勇有野性難馴、猶恐其叛、臺民輕剽而不耐戰等疑慮，仍維持粵人募粵勇、湘人募湘勇的狀況。不過現實上，在防軍不敷使用時，仍須有所添募勇營，雖由內地調臺的，已達150營之多，但臺勇方面，如滬尾海口招有土勇3營、曹志忠部在水返腳約有八、九營、基隆一帶有林朝棟的5營。臺勇之不獲清廷青睞，主要就是猜忌臺人，以及臺勇強悍使清廷不敢輕易動用，僅只情況危急，或兵力不足時，才會冒險一試。¹⁶¹不過，勇營取代綠營班兵只是時間的問題，因勇營之制，均由營官主持，只要殺賊立功，即可兼食數名之糧，是以勇敢超群之士，多樂為勇。又勇營成員，多屬同鄉戚舊，關係密切，在衝鋒陷陣時多能協同殺敵，發揮高效戰鬥力，而逐漸取代原有之班兵，成為清末臺灣武備之主力。¹⁶²這均屬情勢使然。

光緒20年（1894）的中日甲午戰爭，可視為清代臺灣勇營和團練的最後一戰。為因應戰爭，同年8月邵友廉奏疏，在臺北除新募勇丁15營外，再募6營交由道員林朝棟與藩司唐景崧管帶；在臺南新募勇丁7營，交由臺灣鎮總兵官萬國本、都司邱啟標管帶；總共28營的兵力，若以1營500人來算，已達一萬四千名之眾。加以團練部分，在隔年（1895）2月，由臺南團練總行於鳳山縣招募義勇，分別在閩莊募得2,000人編成4營，粵莊募得5,000人編成10營（見前一節團練部分），以及籌辦漁團等。¹⁶³這些都是在為戰事的需要所作的準備。後甲午戰爭清廷戰敗，臺灣割讓日本，當日軍登臺接收，遂即發生乙未抗日戰役，而在臺防軍與臺勇亦多所參戰。惟此戰已超出本文範圍，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築、設隘、屯兵與番屯：剿撫併用下的原住民武力

清代臺灣最早期的防番設施，是由漢民鄉壯防守，設在生番出入孔道「隘口」的「寨」，而不是一般認為的由熟番防守的「隘」或「隘寮」。所謂生番出入隘口，指的是河川剛從山地流入平原之處，這說明臺灣早期官設的防番設施，並不在番界以外深入番地的分水嶺或山頂等制高點，而是在界內平地的河川出山口南北兩

161 《清代臺灣的綠營》，頁398-399。

162 《臺灣史研究》，頁60-61。

163 《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頁114。

側。在實際地理上，這類沿山邊防設施，主要是從南北拓墾前沿的彰化縣水沙連和鳳山縣山豬毛展開的，這兩地就是濁水溪、高屏溪支流隘寮溪的出山口。雍正4年（1726）4月，巡臺御史汪繼璟因彰化縣頻發「兇番殺傷民人」事件，奏准調撥官軍駐防生番出入隘口，並在不取代民間防番設施下，將烏溪出山口南側的南投崎（今南投市）擴成新設隘口，並由官方將設施、武器與人員予以納管。這類防番設施，在雍正時期的官方文獻中被稱為「寨」，如「北勝寨」、「鎮番寨」，基本上，就是將漢番交界地帶既存已久的民莊，予以村落武裝化。這種由地方報准採用的鄉壯守邊辦法，到了乾隆時被擴大沿用到臺中盆地北側的烏溪隘口，如乾隆3年（1738）閩浙總督郝玉麟，以「臺灣北路登臺（今臺中市霧峰區丁臺里）等處迫近深山、接連番社，為生、熟番往來要區」，陳經戶部議覆奏准設置兩座「寨」，各予安置鄉勇30名，以巡防駐守。¹⁶⁴

隘，係防番機關之一種。¹⁶⁵宋代，曾為防禦苗族而設隘，而臺灣的防番設施，始於明鄭創設屯田，在番界設土牛線以防原住民出界，但也不准漢人侵入。¹⁶⁶清康熙末年朱一貴之亂後，為處理臺灣番地，朝廷出現消極畫界遷民論與積極開放論兩種意見，康熙61年（1722）福建巡撫楊景素折衷兩議，在迫近番界之處豎石禁制越入，而為防番設隘之先聲。¹⁶⁷清廷基於邊疆統治的整體考量，採行族群分化統治策略，自清初即利用番地封禁與地權政策，使臺地漢人、熟番與生番間互相牽制，但也因漢人不斷越界侵墾，被迫漸次修正番界與地權政策。而最重要的兩次番界政策為：乾隆25年（1760）年前後的隘番制與土牛界創設，以及乾隆55年（1790）屯番制創設、屯界劃定與隘墾制的合法化。臺灣西部即因這兩次番界政策，區隔出了3個不同的土地墾區，與不同的土地開墾模式，和賦役安排。這些墾區概可稱為：漢墾區，在土牛界以西至海岸處；熟番保留區，在土牛界至屯界之間；隘墾區，在屯界以東至隘防邊

164 李文良，〈清乾隆年間南臺灣的邊防整備與社會發展〉，《國史館館刊》，第52期，2017年6月，頁9-14。

165 隘的原義是狹窄、狹小，故有「狹隘」二字連用，成為一個語詞，即小的意思。如於描述地形、地勢，是指狹窄處所，從軍事角度，則有險要之意，如隘門、隘口、要隘等用語；若指駐防官兵、差役，防範越渡，又有「關隘」的說法。故隘字有三種不同意義：狹小之意、險要隘口、駐防關隘。參閱陳宗仁，〈十八世紀清朝臺灣邊防政策的演變：以隘制的形成為例〉，頁5-6。

166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533。

167 《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374-375。

界。¹⁶⁸

從「隘口」到「隘」的概念轉化是，自乾隆10年（1745）起，臺灣邊防設施，因福建布政使高山奏准的整體邊防改革而有新的變化，包括撥派熟番守隘，以及設置「望樓」的防番設施。指派熟番協守沿山隘口，來自於高山的〈臺郡民番應行應禁事宜〉六款中的第四款，列有「生番隘口之宜稽查出入也」一條。他鑑於沿山隘口眾多，若要遍設汛防，事屬難行，但可於生番要隘未設營汛之處，於秋冬之間「諭令土司於各管地界輪撥番眾就近巡查，以補汛防之所不及」。他未沿用施行多年的漢民鄉壯設寨巡守，表面上是因「（熟番）各社設有土司分轄番地」，但實際上是除了逸出隘口的生番之外，還要嚴防頻繁越界入山的漢民。高山的邊政改革，雖未沿用漢民作為守邊的主體，卻仍保留季節性的巡防協守概念，也無設置長期駐守的工事建物。至乾隆19年（1754），官方才開始建立永久性建築，與撥派熟番駐守，成為後來所稱的隘番制，而有「熟番守隘」、「駐防隘寮」的說法出現。此後，「隘」一詞逐漸脫離了「隘口」的生番逸出孔道的概念，並等同於駐防武裝人員、特別是熟番的「隘寮」的固定設施。¹⁶⁹

隘的種類，若以創設者來分，可分為民隘和官隘；再以組織規模來分，也可分大隘和小隘。官隘由官設立，民隘由居民在申請墾荒時自行設置。小隘由大隘分設者，則統各小隘而總設一大隘。乾隆33年（1768）淡水廳同知段介設隘時，便安有隘丁首（又稱鄉勇首），其駐防之小寮名曰隘寮。至乾隆53年（1788）淡水廳設官隘，仍照例設隘丁首駐守，於是「有隘有丁，每隘設隘首一名，以理其事」。當時屯丁習用器械，均為自備，報官點驗即可，所用鏢槍、鳥銃、竹箭等器械，因民間嚴禁私藏軍器，屯兵所用槍箭，由官點驗，以備稽查。每隘所駐隘丁，數名到十數名不等。至道光年間，淡水廳下各隘為加強防衛力量，乃擴大各隘組織，多者達四十多人。在竹塹地區則曾出現120人之大隘，沿山十餘里，並設銃櫃防守；此為展圖墾務之需，各隘均有銃櫃，備鳥槍利刀等，以利任務之執行。¹⁷⁰不過，在官設隘以前，民已自行建隘防守；即使官

168 林文凱，〈晚清臺灣開山撫番事業新探〉，頁158。學者王世慶認為，概自康熙61年（1722）民番定界後，便有挖溝築土牛並設立隘寮來防番的情況。另今臺中市石岡鄉仍存有乾隆26年（1761）彰化知縣所立勘定地界碑的遺址。又乾隆33年（1768），淡水同知段介有召充鄉勇四十名分隘防守之舉。參閱《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374-377。

169 李文良，〈清乾隆年間南臺灣的邊防整備與社會發展〉，頁16。

170 《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396-397。

設隘以後，原則仍任民自行設隘。到乾隆55年（1790）福康安奏議後，當時由官改民隘為官隘者，只有雞籠山腳、銅鑼圈、蛤仔市3處（計官4隘、民6隘）及九芎林1處（全官隘），此後逐漸增加，至嘉道時最盛，甚還有到光緒時期才建成的。¹⁷¹

有關建隘的情形，依《噶瑪蘭廳志》所載，「內山生番嗜殺……農人耕耘收穫，漢、（熟）番合力，輪流護衛，軍工匠人製料，隘丁按日防守。舊有隘租者給隘租，無隘租者別籌火食，官不為理，民未嘗不自為理，因無事時疎不及防，被其戕殺耳。勘移隘口，添設隘寮、清理隘糧、選充隘首、稽查隘丁、理番廳之責。民命攸關，不庸疏忽也。」¹⁷²臺灣原設隘之處概有，舊淡水廳（今宜蘭縣至苗栗縣）、舊彰化縣（今臺中、彰化、南投各縣）及舊鳳山縣（今高雄市、屏東縣）。舊鳳山縣屬之隘（位在屏東縣），似為民隘，並就地取糧。設隘之多寡，以舊淡水縣，即今臺北、桃園、新竹、苗栗各縣市最盛，而宜蘭、臺中及彰化各縣市次之。¹⁷³可見設隘對民人的安全保障，相當重要。就隘的功能，不論其是否為墾戶或隘首所建，或由莊與聯莊所設，均有警察事務之職能。墾戶或隘首的充任、退辦、斥革，以及隘的建設與移防，則須由官方同意，其具鄉職任務與責任，因屬於地方公務，是為鄉村之機關。其最重要職務為，督率隘丁，把隘防守，「實力巡查，與營汛屯丁相為表裡」，為達此目的，墾戶、隘首僱募隘丁，蓋造隘寮，有時建造炮櫃，常川巡邏防守，並負有與地方頭人、總保、義首同樣之責任，負責清莊聯甲，巡防地方與官方差役。¹⁷⁴

官方除了設隘維安外，對於動用原住民於地方綏靖，亦有其功。乾隆51年（1786）11月，林爽文事變發生於北路（大甲溪南），莊大田響應於南路，是時溪北（淡水廳管轄）因同知徐夢麟紮營於溪口，領有熟番數千眾協防，暫得無虞；同時，熟番進渡大甲溪，隨正規軍掃蕩賊眾；水沙連、阿里山化番也隨軍討伐，皆立下軍功。乾隆52年（1787），陝甘總督福康安受節大將軍，率兵九千，其中兩千為四川屯練兵，渡臺征討。¹⁷⁵另朝廷認為林爽文同夥有逃到山區依附原住民的潛在可能，說是「內山係生番巢穴，向聞遇有內地民人到彼，即行殺害。但現在賊匪被官兵追勦，窮蹙逃

171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534-535。

172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頁51-52。

173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536。

174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543,556-557。

175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467。

竄，明知一經官兵擒獲，萬無生理，或將所掠財物，賄結生番，容留藏匿；或恃其人眾脅制生番，而生番畏其兇惡，任聽竄處。並恐將來撤兵後，賊匪等轉勾結生番，潛出滋擾，更為可慮。¹⁷⁶清廷考量敵眾可能煽動生番，或與生番聯軍，尤其清兵如在危險山地發動大規模戰役，更為不智，反而與生番連絡合作，以共同剿滅平亂，才是道理。清廷於是派遣通事連繫生番頭目，警告應加防範林爽文叛眾，因其一旦進入番境，必將侵奪番社一切；並提供布疋、銀牌、菸草、茶葉和鹽等豐富報酬，以為籠絡。因亂黨確曾有殺害生番之事，使生番番社確信清廷警告，而未受到挑撥，也未與清軍發生衝突。¹⁷⁷

因原住民在此役中極具關鍵性，當乾隆53年（1788）事件平定，福康安與閩撫徐嗣達上奏擬議以熟番設屯，其意為：「此次賊匪滋事，岸裏社、茄藤社、霄間社番民，打仗殺賊頗為出力。……今若招募熟番、設立屯丁，雖不能遠離本社，亦可在相近地方與營伍互相聯絡，實於巡防有裨。……仿照屯田之例，將壯健熟番挑作屯兵，設立屯弁。以埔地之畝數定屯兵之多寡，計數目可得四、五千人……無事則各力田疇，防守隘口；如有越界滋事民人及逃竄盜賊匪類，皆可派令緝捕」。¹⁷⁸福康安此奏，一為獎功，二為捍衛地方。奏議說賊眾滋事時，番民均能奮勇出力，「現在事竣，自應酌量挑補兵弁，分給田畝，以示撫綏」。又說臺灣縣地界內郡城，設有重兵，足可彈壓，但南北二路，近山險要甚多，尤淡水方面既為遼闊，原有撥熟番（隘丁）在隘口搭寮防守，但零星散處，無法因地制宜，現「按番社多少，分別設屯，與各處營汛官兵聲勢聯絡，則稽查巡察巡防，自行加倍嚴密」，使屯與隘相互援應，以資防禦。¹⁷⁹乾隆諭以，「其熟番既可招募，並請將集集埔等處空餘田地，撥給番民自行耕種，仿照屯田之例，將壯健熟番挑作屯丁設立屯弁管束之處，自應如此辦理」。¹⁸⁰設屯之議，經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的覆議奏准，於乾隆55年（1790）11月奉准付諸施行。¹⁸¹

福康安所要設立的番屯，是「倣四川屯練例，募番丁四千人，設屯兵、立屯弁、

176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145。

177 《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下）》，頁448。

178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950-951。

179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467-468。

180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956。

181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468-469。

分屯田、發屯餉，使有司徵收而散給之，俾足衣食以資調遣」。¹⁸²福康安與軍機大臣阿桂對四川屯練並不陌生，阿桂曾在討伐川西叛亂的金川寨時擔任福康安的長官，乾隆41年（1776）川西亂事平定後，重建計畫就包含了改革與擴張地方土屯系統的部分，其規劃是，從被降伏的原住民中徵召組成一支部隊，分給土地，以寓兵於農，並由獨立官員監督，使這些原住民具有士兵與農民的雙重角色。這種番屯的政策，將番地納為一般行政統治區域，至乾隆年49年（1784），當阿桂與福康安再被派往甘肅平定回亂時，其中就包含原住民的屯練部隊，且屢建戰功。再而福康安奉派臺灣平亂，這支兩千人的四川屯練軍，也納入了遠征軍，而且表現非凡。¹⁸³顯見福康安在臺設立番屯，是有其規劃的。

不過，因朝廷與省級官府對番地封禁政策的堅持，僅責成地方官府創設屯界（新番界），與從各番社挑選熟番4,000名擔任屯番，於新設屯界嚴格巡防與防堵越界墾埔，並允許政策前已實施的民間隘墾制度存在，惟規定民間隘丁應配合屯番，共同巡防邊界，防止侵墾。但實際執行上，屯番與隘丁的角色，卻與原有政策有所出入，一則屯番並不從事邊界巡防與禁墾，而是變成維護治安與鎮壓漢人動亂的地方武力；一則民間隘墾戶（漢人為主，但也有熟番）成為沿邊守隘的主要武力，不僅未執行守隘禁墾任務，反而利用守邊權力更往深山拓墾。¹⁸⁴乾隆55年（1790），官府再將熟番社予以聯合，設南北二路二屯，不過，此為補充武營兵力而設，隸屬於武營，是一種民兵團，而非熟番社全體之組織。¹⁸⁵

南北二路在具體編設上，共設屯12處：大屯4處、小屯8處；南路1大屯2小屯，北路3大屯6小屯。二路各置千總1員，統轄各屯。千總之下，南路把總1名，北路把總3員；每1把總，管轄1大屯2小屯；大、小屯各置外委1員，以約束屯丁。屯丁人數，大屯400名，小屯300名。編入屯內番社，大部為熟番社，尚有若干化番社，初設時計93社。因番社零星散處，一社不夠編作一屯時，則合數社為一屯，或附入近處大社。而屯兵即是鄉兵，為不使其遠離鄉井，屯丁挑選「先儘本屬，次及鄰境附近本屯小社之番丁內，擇其年力精壯者，照數補充」。屯的職責，是「挑補屯丁，分處防守，遇有搜

182 《彰化縣志》，頁225。

183 《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下）》，頁456-457。

184 林文凱，〈晚清臺灣開山撫番事業新探〉，頁159。

185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368。

捕盜賊等事，又須聽候徵調」，亦即平時巡防，有事時從軍打仗。在操演上，因「該番等素習技藝，非招募新兵可比，應照川省屯練之例，毋庸歸營操演點驗」。不過，屯分南北二路，其上卻無統轄二路的機構，也不是獨立機關，而是隸屬武營，受武營調遣；其最高指揮權，則統歸臺灣鎮、道署理。¹⁸⁶

番屯成員，概分屯弁和屯丁兩類，屯弁即是屯千總、屯把總、屯外委，督率所屬屯丁，乘時墾種，農隙練習器械，防守地方。屯丁係從各社挑選壯健者補充，挑選順序「先儘本屬，次及鄰境附近本屯小社」。¹⁸⁷屯務的辦理，除日常農務外，亦負有地方保安或軍事上的任務，如：嘉慶10年（1805）冬，海盜蔡牽滋擾，清廷派撥臺、澎官兵及屯番，並招募生番、義民分勦，隔年2月，屯番隨軍在洲仔尾、桶盤棧、大穆降等處作戰，並獲朝廷獎賞者計：隨同攻剿洲仔尾等處的屯番372名、攻克收復鳳山縣的生番與屯番共1,776名、隨同守城屯番共543名。又道光12年（1832）秋，張丙起事，臺灣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沈欽霖，檄飭所屬屯弁挑選精壯屯丁300名入保，11月，官兵及屯番、義民在營仔溝、橋頭仔、新營埔等處，剿捕賊眾近百名，並奪獲大砲、槍械、鉛彈、馬匹、旗幟等。道光18年（1838），南路有張貢、張生作亂，官方亦派屯弁、屯丁協助堵截，12月，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臺灣道姚瑩督率入山搜捕黨徒，派屯丁數百名隨同進剿肅清敵巢。¹⁸⁸這些都是番屯協助軍隊作戰的表現。

屯番參與對外戰事，則在道光20年（1840）鴉片戰爭前後。是年9月，達洪阿與姚瑩聯奏有關會商嚴防臺灣夷務一事，所列勘辦要口概有，臺灣郡城3處：安平大港、四草、國寶港；嘉義縣1處：樹苓湖；彰化縣1處：番仔挖（鹿港）；淡水廳2處：滬尾、大雞籠；噶瑪蘭界外1處：蘇澳；其餘南北路次要小口9處。各口除派有弁兵外，亦派屯丁、鄉勇、水勇，或堵防海口，或守備砲臺。道光21年（1841）8月，清軍在雞籠擊沉英船、擒斬外敵時，淡水同知曹謹亦率屯丁在三沙灣堵禦，艋舺縣丞宓惟慷帶領屯丁出海生擒英人31名，擄獲礮5門、礮子鐵錠多件。9月，有三桅英船在雞籠口外停泊，經艋舺營添調兵勇赴雞籠山上各要隘暗設礮位，分別埋伏把守，曹謹又調精練烏鎗屯丁250名，分往雞籠、滬尾兩口協守。至此，官方所派屯丁、鄉勇、水勇已達7,952人，再至英船兩犯雞籠，更達到8,430人。所有調撥屯弁、屯丁口糧等項，費銀1萬

186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469-473。

187 鄭喜夫，〈清代臺灣「番屯」考（上）〉，頁123。

188 鄭喜夫，〈清代臺灣「番屯」考（下）〉，頁60。

8,900兩以上。¹⁸⁹

同治元年(1862)3月戴潮春起事，連克彰化縣城、斗六門、梧棲港，並圍攻鹿港、大甲、嘉義縣城、笨港、鹽水港等。此變番屯亦全員出動，勝敗得失不一，有戰功彪炳者，有誤事戰敗者，更有變節投敵者。如5月有大屯千總龔朝俊率屯丁500名，與義勇200名北上解餉，但在嘉義被敵偷襲，全軍潰散。6月嘉義縣解圍一役，屯丁300名，配合各營兵馬馳援取得初期勝利，卻因攻勢過急，反而在7月進攻斗六門時被圍。至9月，更有東螺大屯把總潘永壽所部屯丁倒戈相向，叛軍趁隙進攻，官軍全營皆潰。雖官軍一時失利，但在站穩腳跟後，10月調動南路3個屯赴府城防守，並招募番丁、勇丁各500名赴嘉義，12月其餘屯番趕到鹽水港分守。隔年2月，福建水師援軍進抵嘉義。至9月在內地援軍抵臺前，清軍仍居守勢，如北路海防理番同知潘廉能在鹿港固守年餘，即靠所部番屯之功。同治3年(1864)10月，番屯反守為攻，在彰化縣內山新城莊、大籃(均在今南投縣魚池鄉)戰役表現傑出。同治4年(1865)正月，戴案已近尾聲，當官軍圍攻敵最後一個據點上、下茄荖(南投草屯)，屯丁負起最大任務，最先趕到龜仔頭(南投國姓)堵截通番要路。戰後統計此役傷亡情況，計屯番283名陣亡。¹⁹⁰屯番在此役中雖有得有失，但仍維持該有的戰力。

不過，番屯雖受肯定，但現實層面卻不盡理想。屯制本在寓兵於農，必須屯弁丁自耕養贍地而自給，支領屯餉以安定，才足後續維持發展，但因撥地遠近、土地開墾成本、耕種經驗技術等因素，無不招民佃墾耕，致使流弊漸出，至嘉慶年間已屬常見，惟官府並未積極處置，通常發布示諭重申禁令了事。雖道光16年(1836)，曾在北路將原屬柴裏小屯(嘉義屬)的水沙連六化番社，獨立為一大屯，是中期屯制的一個更張，但情況仍無改善。¹⁹¹有關廢除屯政的意見，開始浮上檯面，此從《彰化縣志》(道光14年，1834)的「屯政」一節可以看出：「嘗考設屯之初，彰化額設屯兵千把總一，外委三，給予埔地餉銀有差。其埔則千總十甲，把總五甲，外委三甲，屯丁一甲。其餉則千總百圓，把總八十，外委六十，屯丁八圓。其初官為經理，乾隆57年(1792)，改令屯弁自收發給。嘉慶19年(1814)，仍歸官收發給。相沿至今，幾於有名無實；而屯政日就廢弛」。其中點出原住民習性是，「衣食可度，即不忍輕去其鄉，

189 鄭喜夫，〈清代臺灣「番屯」考(下)〉，頁60-61。

190 《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頁91-92。

191 《清代臺灣之鄉治》，頁519-520。

雖老死不出社可也」，結果是「今則俯仰無資，紛紛散走，向時之村社，經再過焉，而已為墟矣。屯丁尚闕其人，屯政安有實效？」在此情況下，「則以埔與餉之，徒具虛名也。不然，屯丁一名，給以埔地一甲，使墾而耕焉，數口之家，亦可無饑矣。無如所給之埔，皆遠其所居之社，勢難往耕，不得不給佃開墾，而歲收其租稅」。於是，耕地遭到外來租戶盜取、抗租、侵占等情形，故「此埔地之無實也」。屯餉之徵收發給，或佃人抗欠，或官司挪移，或屯書發串刁難勒索，或屯弁冒領造假報銷，「此屯餉之無實也」。是故，「埔分一甲，終無尺地可耕；餉定八圓，無過數百可領。既不能自食其力，又不得仰食於官，無怪其饑迫切，而輕去其鄉也。然則屯政之廢弛，皆由積弊之難除」，¹⁹²已到不能不改弦更張的地步。

光緒元年（1875），番屯管理有了改變，為因應開山撫番所需，將南、北路海防理番同知分別改成南、中路撫民理番同知，移駐卑南與埔里，但因諭旨並未說明改制後的兩同知，是否具有管理番屯的權力，以致名義上屯丁雖分隸南、北同知，卻造成同知徒有管轄之名，而難以稽查之實，更顯屯務的混亂沒有章法。光緒11年（1885）臺灣建省，番屯制度再次轉變，走向防軍化。因臺灣多烟障，地形險阻，外地人因言語不通，水土不服，即使承平時已多傷亡，一旦有事，情況更加嚴重，其解決之道，只有善用原住民一途。並得以綠營酌改防軍的經驗，參照改革番屯。¹⁹³於是光緒12年（1886），臺灣巡撫劉銘傳以舊有隘制之有名無實，廢止原有官隘、民隘之別，倣採勇營之制，組織隘勇，並配合屯兵，在北路、中路及宜蘭、恆春內山番界推行，配給新式洋槍，施以新式訓練，經費統全由官方支給。其編制隸屬概為，北路直屬大嵙崁撫墾事務總辦，中路由中路軍統領節制，宜蘭受北路宜蘭營節制，恆春交恆春營游擊兼管帶節制。其組成分為統領、管帶、哨官、什長、隘勇，統領之下依次明定其統率關係，並以隘勇10人歸1棚長管帶，計北路隘營5營：甘指坪中營、外奎輝前營、五指山左營、三角湧右營、水流東後營；中路隘營兩營：大湖營、北港溪營；宜蘭隘營1營為叭哩沙營；恆春隘營1營即恆春營。改制初期，隘勇除移綠營汛兵擔任外，主要撥屯番補充，與後續招募土勇、包括原有隘丁來擔任。¹⁹⁴

192 《彰化縣志》，頁225-226。

193 《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頁94-98。

194 參閱一、《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382-383；二、林文凱，〈晚清臺灣開山撫番事業新探〉，頁163。

是則，清代對臺灣原住民從剿到撫，是一個冗長複雜的過程。在林爽文之亂後，仿四川屯練在臺灣組成了一支由4,000名番丁編制的部隊，借力使力，防守地方，稽查盜賊。這些屯丁，平時住在番社，奉到召集則攜帶武器前往報到。其發展結果，清廷已大致能有規模的動員原住民人力，使成一個重要之地方武力，即使到了臺灣建省，仍具有相當的戰鬥力。雖因員額限制，且不擅長大規模、持久性的集體作戰，但原住民精於游擊戰，讓它的戰力僅次於綠營、防軍等職業化的武力，¹⁹⁵而為清廷理臺的重要地方武力之一。

捌、結語

作為清廷一個邊疆地區的臺灣，在清領初期經濟並不發達，但作為大陸東南沿海的重要戰略屏障，由施琅在臺灣棄留議論中反覆強調，而讓清廷決定納臺入清之版圖。不過清廷從明鄭手中接收臺灣，因顧慮反清勢力的反撲，主要考量的是，維持臺灣社會的穩定性與可控性。故其守臺班兵並非在臺徵召，而是從福建調來的；而行政單位的設置，也屬節制不擴張。加以內地移民不斷移入，衝擊社會秩序，雖有番界設立與封禁政策，但漢番衝突仍然不斷。凡此皆說明清廷對邊疆臺灣的控制並不容易，尤其駐臺班兵除了防務，還要處理隨時發生的內部安全問題，因而運用臺灣民力，使成為地方武力，以輔助官方應急或作戰行動，就成了必然趨勢。

在這些民力當中，既有的保甲制度，因可快速轉型，成為一種民政與軍事結合的民兵或地方武力，最是方便可行。而且保甲是中國相沿已久的基層治民制度，對清代在州縣以下本就缺乏基層的正式行政組織而言，只能依靠此一遍布城鄉的體系，來承擔基層管理與控制的職能。在臺灣，清廷將其與海岸、陸地防衛任務結合，而形成一種特有的聯保體系。後雖曾隨內地保甲的逐漸式微，使臺灣保甲功能受到影響，但臺灣建省後，首任巡撫劉銘傳以財政收支平衡為由，在臺北設清賦總局，重新編排保甲，使完成人口調查，並兼具治安功能。劉銘傳此一更張，雖為土地丈量及確保清丈秩序而設，卻仍保留了軍事功能，而持續扮演維持臺灣社會安定的重要角色。

除了保甲，因臺灣社會叛亂層出不窮，清廷也會利用地方義勇，來協助官軍平亂。

195 《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頁66、76-86。

清廷以臺灣位居海中，番民雜處，每多以兵丁彈壓，但卻造成兵丁肆虐、欺壓百姓、吏治不良、斂怨殃民的情況，遂使臺灣社會結盟拜會、分類械鬥等狀況頻出。而臺灣兵營武備，因隨時間更迭廢弛，產生存營兵少、軍紀不彰等問題，更使社會各種自力救濟團體出現，¹⁹⁶以組織武裝力量，保護自我生命財產安全。如林爽文的起事，閩、粵莊民為保境安民，組織義民，協助官兵平亂。雖則事平，官方會要求解散義民，以免地方勢力擡頭，但這屬於國家社會控制的一環，也是常見的政府治理情況。

再則團練，可視為另一種源於保甲的地方武力型式。團練通常由官府督導，而由地方士紳領頭所組建。一般存在於村寨，築牆設防，以寓兵於農，使地方具武裝自衛的能力。初期，團練僅屬於鄉治的一環，並非常設，只在戰亂時偶而為之，事平後則予終止，就算存有其名，也沒有實際行動。不過，對紳民來說，組織團練既須出力又須出錢，如非身家性命受到威脅，才不得已挺身而出，故要維持它的長期運作，有其困難。因此先天上的限制，團練僅能在動亂或戰爭時，才有可能舉辦，且限於局部地區。¹⁹⁷惟至嘉道年間，社會動盪，如白蓮教、太平天國等教亂或民亂，清軍平亂無力，暴露了軍事體系的脆弱。在兵連禍結之下，團練遂得翻身興起，成為具影響力的地方武力，而臺灣，亦藉此趨勢舉辦團練，應對接踵而至的內外威脅。團練從幕後走到幕前化為勇營，至晚清已代替原有正規綠營兵的角色。這樣的發展，當非清廷所始料。

勇營的出現，當然並非全部來自於團練。在內地，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起事，因八旗、綠營正規軍不堪一用，朝廷開始依靠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等，這些已招募成軍的鄉勇，作為平亂之用。於是，勇就代替了兵，在內憂外患頻仍下，使各地大舉團練鄉兵。臺灣情況亦然，因日、法軍接連侵臺或擾臺，清廷除從內地調派湘、淮軍等勇營部隊外，亦在地招募兵勇，以為抵抗。而臺灣的勇營，如北部板橋林家、中部霧峰林家、南部六堆客家勢力等，都對清末的臺防，有著重要的作用。

清代臺灣的另一個地方武力，則為番屯的設置。駐臺班兵儘管會沿山布防，但屬零星分散，主力仍在沿海汛塘，以維護海防安全。而對原住民的防範，則沿山設隘作為監控。及乾隆末年林爽文之亂，福康安來臺平亂，以原住民發揮極大助剿力量，遂奏請仿四川番屯在臺設置番屯，如此從隘番到屯番，原住民開始納入清廷行政管轄之內，番屯也就成了另一種地方武力的存在。不過，番屯管理並不容易，幾經演變，弊端遂

196 莊吉發，〈清代臺灣秘密會黨的發展與社會控制〉，頁18-19。

197 《臺灣近代史——政治篇》，頁35。

現，及劉銘傳理臺，因隘制的有名無實，於是廢止原有官隘、民隘，改做採勇營之制，由官給經費，組織隘勇，並配合屯兵，配給新式裝備與訓練。屯番化為臺勇，參與軍事防務，也是臺防的一大助力。

綜言之，清代臺灣地方武力的發展與建置，並非一蹴而成，尤其，這些武力建置的成員，從康熙末期以後，在起起伏伏的地方動亂中，時而化身亂民，時而成為平亂義民，或為官兵助力，或為官兵阻力，種種情況，不一而足。從保甲、義民（軍）、團練到勇營，以及番屯，這些看似斷續卻又連貫的地方武力發展狀態，當非清廷治臺初期所能想像。但隨著清廷的統治需要，在臺地方武力逐漸扮演了維穩要角，至清末甚有正規軍化的傾向。這個軍事化過程，從地方非正式武力，轉變為中央正式承認與招募的軍事力量，見證了清代臺灣武力建置的一些面相，或亦能提供今日臺灣防務的一些思考方向。

作者簡介

林福隆：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肄業。



【一般軍史論述】

納粹德國最後的一搏： 1944年阿登戰役

蔡志昇

摘要

1944年6月6日，盟軍在法國諾曼第登陸。8月中旬，美軍第三軍團從諾曼第攻抵塞納河。同年夏天，俄軍在東線戰場發動強大的攻勢，業已由聶伯河推進至波蘭華沙及維斯杜拉河岸。從1944年7月至9月，德軍在東西兩戰線共計戰損78個師，約一百五十萬人兵力，以及喪失相當於德國7倍大的土地，納粹德國已是日薄西山。面對惡化的戰局，希特勒仍孤注一擲，動用德軍最後的預備部隊及作戰物資，於12月16日發動阿登戰役，企圖扭轉戰局。

阿登戰役一開始，德軍採行奇襲戰術，曾讓盟軍措手不及，但希特勒高估了德軍戰力及低估美軍戰力，以致無法達成預定的戰略目標。尤其美軍堅守巴斯通及聖維特兩個重要戰略要地多日，成功牽制德軍的攻勢及兵力，隨著美軍大舉增援及掌握制空權，阿登戰役演變成德軍與盟軍的消耗戰。德軍因交通要道遭到盟軍截斷，燃油及糧彈補給困難，勉強支持到1945年1月8日，才獲得希特勒同意全線撤退。

1945年1月下旬，阿登戰役結束，德軍退回原來攻擊發起線外，亦耗盡了最後的預備部隊，稍早俄軍已在東線發起總攻擊，德國在東西兩條戰線上，只有淪落被

挨打的局面，直到戰敗投降為止，阿登戰役可謂是希特勒提前敲響了納粹德國的喪鐘。

壹、前言

當盟軍在1944年下半年，摧毀德軍在西線戰場防禦之際，另一方面德軍正緩慢地向阿登（或譯亞耳丁，Ardenne）地區行進。阿登地區是一處森林茂密的山區，比利時、盧森堡、德國在此接壤。希特勒發動阿登戰役，他樂觀預言德軍將重獲1940年閃電戰的勝利。阿登戰役計畫係以希特勒個人幻想為基礎，他高估了1944年冬天德軍的戰力，並低估了西方盟軍的戰力，尤其認為美軍一旦遭受挫敗後，將一時難以快速恢復戰力。

阿登戰役開始時候，盟軍由於疏忽其防禦的側面，幾乎釀成大禍。但最後還是因為希特勒把攻擊是最佳防禦的軍事信仰，發展到物極必反的程度，證明了最壞的防禦，終於使德軍喪失任何再繼續作認真抵抗的一切機會。¹希特勒發動阿登戰役，就作戰計畫在戰役初期階段戰略上的結果，確實尚有決定性的希望，但就後來發展檢討起來，則是一個極端冒險且毫無希望的豪賭。德軍最高統帥部在策定阿登戰役計畫時，有如紙上談兵，忽略了此時德軍大多數部隊已缺乏訓練及作戰經驗，尤其缺乏裝備及燃料，後勤補給狀況十分惡劣。加上作戰計畫過於保密，以致當德軍進入一個狀況不明的戰場後，很容易遭致失敗。阿登地區崎嶇的地形與道路交通不良，也不適合德軍裝甲部隊的機動作戰。²最後德軍喪失空優，當天氣放晴，德軍地面部隊的活動及交通運輸線，即遭受盟軍空軍戰機的宰制或摧毀，阿登戰役勝負已分明。

當參與阿登戰役的德軍各軍團在1945年1月底，撤返出發原陣地後，儘管不斷向德軍最高統帥部提出請求，卻無法得到能提升業已降低戰力的任何東西，既不能得到足夠的彈藥，也無法得到火炮或反戰車兵器的補充，德軍士氣明顯低落消沉。德國國內瀰漫著悲觀失望氣氛，因為原先寄予在西線戰場上取得決定性轉折的希望已

1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臺北：麥田出版社，民國84年），頁243。

2 美國西點軍官學校原著，國防大學譯印，《美軍西歐作戰》，下卷，民國47年，頁275,276。

完全落空。³

德軍在阿登戰役最終雖然是以失敗收場，但德軍在此戰役中，在許多方面獲得一些戰果。首先要強調的是德軍在1944年12月16日拂曉發起的攻勢，完全出乎盟軍之意料。德軍在這戰役初期的攻勢，是盟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後一次重大的戰術失敗。希特勒發動阿登戰役雖然未能實現作戰目標，攻占安特衛普（Antwerp），以戰術失敗告終，但從遲滯盟軍進攻計畫這一點上來看，可視為德軍在戰略上的一次勝利。⁴

國外有關研究阿登戰役的書籍不少，相較於國內對於此役這方面的研究甚少，阿登戰役是希特勒在西線戰場上最後一次的豪賭，筆者蒐整國內外相關史料及專書，就阿登戰役的緣起與經過，以及德軍與盟軍在戰場上的得失，作一個論述與探討。

貳、希特勒發動阿登戰役的緣起

一、德軍在西線戰場的潰敗及盟軍將攻略德國本土

1944年夏天，俄軍在東線戰場發動強大的攻勢，業已由聶伯河（Dnieper River）推進至波蘭華沙及維斯杜拉河岸（Vistula River），將1個德國集團軍孤立在庫拉河的海蘭貝格境內。在巴爾幹地區，俄軍已占領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繼續向匈牙利挺進。此時德軍在西線戰場的危險情形，也不亞於東線。⁵

1944年8月中旬，美軍第三軍團從諾曼第攻抵塞納河。在此同時盟軍發動「龍騎兵行動」（Operation Dragoon）成功在法國南部坎城、土倫之間登陸。德軍面臨後路被切斷的威脅，不得不大舉橫越法國進行撤退。⁶9月中旬，盟軍光復法國、比利時、盧森堡大部分地區，威脅德國本土工業心臟魯爾（Ruhr）區。同時盟軍占領比利時安特衛普，此戰略重要港口。從1944年7月至9月，德軍在東線戰損50個師，在西線戰損

3 （德）K·蒂佩爾斯基希著，賴銘傳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北京：國防大學，1998年），頁680。

4 Chri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下冊，（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頁844。

5 Morton等原著，張健之等譯，《第二次大戰指揮決心》（臺北：三軍大學，民國54年），頁322，323。

6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臺北：麥田出版社，2019年），頁17。

28個師，總計78個師，約一百五十萬人兵力，以及喪失相當於德國7倍大的土地，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已岌岌可危。⁷

許多德國人認為大勢已去，駐防烏特勒支 (Utrecht) 的德軍中校弗立茲福爾里德 (Fritz Fullriede) 在日記寫道：「西線完蛋了，敵軍已進入比利時，瀕臨德國邊境，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伐克和芬蘭紛紛求和，有如1918年舊事重演。」在柏林火車站，抗議群眾竟膽敢高舉這樣的標語：「我們企圖要求和平，不計一切代價。」德國空軍參謀長克萊普 (Werner Kreipe) 在1944年8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傍晚傳來西線潰守的消息。」克萊普又在9月2日寫道：「西線顯然注定瓦解，芬蘭人跟我們劃清界線。」由於俄軍已攻抵東普魯士邊境，希特勒將住所狼穴打造成1座堡壘，他的秘書榮格 (Traudl Junge) 寫道：「到處是路障與新的崗哨，還有地雷、鐵絲網及瞭望臺。」⁸

德國為了支撐戰事，擴大徵兵年紀，從16歲到50歲，到了阿登戰役開打的1944年12月，德國陸軍編制上高達243個師，兵力360萬人，其中200萬人年紀在30歲以上。從數量與精神面貌上看，和之前的德國國防軍相較下，此時德軍軍容戰力顯得老態薄弱，武器裝備上更是可憐，被戲稱為「弓箭兵」。雖然德國開始量產新式性能優異的噴射戰鬥機，但其效率甚低，不僅數量少，而且常發生意外，加上缺乏燃油及盟軍空襲等因素下，企圖想扭轉整個戰場的劣勢更是杯水車薪。⁹

稍早1944年7月15日，德軍內部以炸彈行刺希特勒的事件失敗後，希特勒的偏執便到達了高點。¹⁰面對日趨惡化的戰局，希特勒期望在西線戰場將一個純粹戰術方面的作戰，轉變為一個決定命運的戰略決定，這個作戰是他與納粹政權生死存亡之戰。¹¹自該(1944)年8月起，希特勒已經開始考慮在深秋時，在西線對盟軍發動一次攻勢。另外，自從盟軍在諾曼第登陸後，希特勒要求德軍作防禦性的苦鬥，以求儘量牽制盟軍，使其無法迅速攻抵「西線長城」(West Wall，齊格菲防線)。希特勒為了爭取時間及增加防守兵力，使向來被忽視的西線長城達到有效阻止盟軍攻進德國本

7 Morton等原著，張健之等譯，《第二次大戰指揮決心》，頁323。

8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17,19。

9 Rick Atkinson原著，王祖寧等譯，《黎明的砲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21年)，頁400,401。

10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18。

11 Morton等原著，張健之等譯，《第二次大戰指揮決心》，頁324。

土。另一方面也能為未來德軍戰術性反攻創造有利的條件。然而當盟軍在7月13日擊潰德軍，脫離諾曼第進入法國開闊地區之後，德軍便感到因兵力不足，無法阻擋盟軍強大的攻勢。此時盟軍具有機動性及空中的優勢，已掌握西線戰場主導權。¹²

1944年夏，德軍在西線缺乏足夠的預備兵力及防禦陣地，因而無法對盟軍持續作戰，僅能勉強儘量對盟軍作遲滯作戰。反觀盟軍利用法國良好的交通道路網及空中機動，讓德軍一路潰敗。從8月13日至8月20日，德軍西線總司令克魯格（Ganther von Kluge）指揮的裝甲部隊在法萊斯（Falaise）慘遭盟軍圍殲。至此德軍已沒有裝甲師或摩托化師可使用。德軍在短時間內，無法補充在西線的戰損，裝甲部隊剩餘兵力更不可能對盟軍發動大規模反攻。¹³

在法國南部及西南部，由布拉斯維茲（Gen. Blaskowitz）指揮的德軍G集團軍，包括第一、十九集團軍，與盟軍戰到最後一刻，才得到希特勒的批准撤出，但為時已晚。是時美軍進抵下羅里（Low Loire River）河畔，威脅德軍G集團軍。克魯格建議希特勒盡一切力量加強西線長城，將法境德軍撤入西線長城後方，卻遭希特勒否決。9月13日，美軍在夏陶沙林斯（Chateau Salins）突破德軍防線，攻抵勞拉伊諾斯省（Lorraine）。所幸曼托德斐（Von Manteuffel）指揮的德軍裝甲第五軍團在南錫（Nancy）以東地區，取得局部成功，讓第一、十九集團軍的缺口暫時連結起來。¹⁴面對盟軍強大的兵力及猛烈攻勢，德軍G集團軍被迫撤往弗斯格斯（Vosges）山區。11月22日至23日，梅茲、斯塔斯堡（Strasbourg）相繼失守，位於法德邊境的亞爾薩斯省（Alsace）南部已被盟軍攻占。¹⁵

在西線北部，1944年9月4日，英軍攻克安特衛普。接著盟軍在安恆（Arnhem）實施的空降作戰，雖然攻占跨越繆斯河（Meuse River）及瓦爾河（Waal River）上的重要橋梁，牽制了龐大的德軍，但整體而言是失敗的。此時查根（Von Zangen）指揮的德軍第十五軍團只能死守須爾德河口，以阻止盟軍有效利用安特衛普。從9月到11月，在西線北部，莫德爾（Otto Moritz Walter Model）指揮的德軍第二集團軍與盟軍進行艱困的防禦戰。美軍欲越過羅爾河（Roer River）向萊茵河進攻的企圖遭到失

12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臺北：星光出版社，民國83年），頁562,563。

13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63。

14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63,564。

15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64。

敗。然而這兩個多月的戰鬥，對於德軍與盟軍在人力及物資上均付出沉重的成本。¹⁶

1944年9月第二週，美軍已進抵亞琛（Aachen）和摩塞爾河（Moselle River）上游的德國邊境，德國已暴露在盟軍前面。英軍元帥蒙哥馬利早在9月初，曾催促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把他的全部供應和儲備物資交給英軍及加拿大軍隊、美軍第九軍團、美軍第一軍團，以便在他的指揮下，在北方發起猛烈攻勢，急速插進魯爾區，奪取德境的主要兵工廠，打開通往柏林的道路，並結束戰爭，但艾森豪拒絕蒙哥馬利的建議。

稍早9月初，艾森豪曾樂觀認為盟軍追擊潰敗的德軍，很快便能攻抵萊茵河上。但盟軍在西線戰場進展太快，造成後勤物資供應不上。每1噸汽油和軍火必須從法國諾曼第海灘運送進來，或者從唯一海港瑟堡（Cherbourg）運輸進來，再由卡車運到距離三、四百英里外的前線。以致到了9月第二週，盟軍因後勤供應不足，加上德軍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Gerd von Rundstedt）調動了兵力，暫時阻止了美軍第三軍團向摩塞爾河的前進。¹⁷

戰事進展到1944年10月中旬，盟軍仍未能成功在萊茵河東岸上建立橋頭堡。雖然盟軍在地面及空中掌握有絕對優勢，但因盟軍進展快速，戰線拉長，造成補給困難。至11月3日，盟軍才將進入安特衛普的水道肅清。首批運補船團遲至11月28日，才駛進安特衛普。¹⁸

至於德國方面，1944年秋由於德軍在東線戰事急迅惡化，俄軍正對德軍發動全面攻勢。時古德林（Heinz Guderian）對於西線戰局提出其看法認為，大西洋（西線）長城正迅速喪失，迫使德軍使用幾乎沒有機動性的部隊來打機動戰。盟軍已癱瘓德軍後方交通網，敵人已掌控制空權。現在德軍摩托化部隊已潰敗被摧毀，卻被迫打著以前所拒絕面臨的機動戰。美軍的進取常給予德軍有利的機會，但德軍已不具有繼續擴張的能力。¹⁹

16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64,565。

17 William L. Shirer原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興亡史》，第三冊，（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1610。美軍大約有七千輛卡車，日以繼夜沿單向路線奔馳，每天消耗30萬加侖的汽油。這段期間，總計約有九千輛卡車報銷。參閱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31。

18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66。

19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65。

二、希特勒發動阿登戰役的動機與作戰計畫

1944年秋，希特勒下令將德國徵兵的年齡擴大為16歲至50歲男子，德軍陸續成立新的戰略部隊，包括25個國民兵師，以及至少6個裝甲師，另外成立若干砲兵部隊。同（1944）年10月，德軍在匈牙利暫時擋下來俄軍猛烈的攻勢。希特勒或許明白德軍在1944年夏天一連串的失利後，德國作戰潛能正面臨嚴重的削弱，已無法贏得戰爭，需要向同盟國尋求和平。但先前同盟國已在1943年1月舉行卡薩布蘭加會議上，要求德國、日本、義大利等軸心國家必須無條件投降，那時盟軍尚未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德軍與盟軍尚勢均力敵。現在盟軍在東、西兩線戰場上，已完全處於絕對優勢下，讓希特勒企圖用談判結束戰爭的幻想已破滅。²⁰

10月4日，美軍進攻德國歷史名城亞琛（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的首都），守城的德軍來自不同的多個單位，甚至有充當步兵的海軍，成員十分複雜。希特勒下令德軍要堅守亞琛到最後一兵一卒。10月11日，盟軍空軍大肆轟炸亞琛。16日，美軍步兵第三十師及第一師在亞琛東北部會師，但德軍仍在亞琛負隅頑抗。美軍與德軍歷經一番慘烈戰鬥後，終於在10月24日攻占德國本土首座城市亞琛。²¹然而美軍攻占亞琛卻是空洞的勝利，美軍無法繼續深入德國境內，由於德軍控制位在魯爾河（Roer River）上的大水壩，美軍為避免遭受德軍可能破壞魯爾大水壩造成的大災難，因此停止繼續前進。²²

當美軍進攻亞琛之際，盟軍統帥艾森豪命令美軍第一、第三軍團再度對德軍發起攻勢，企圖直趨萊茵河，但遭到德軍頑抗，進展緩慢。美軍未能突破德軍防禦線，進抵萊茵河。雖然如此，在整個歐洲西線戰場上，美軍與北方的英軍、加拿大軍隊正以消耗戰拖住日趨衰弱的德軍。此時希特勒意識到，若德軍對盟軍繼續保持守勢作戰，這只是拖延納粹帝國末日的到來。他有一個大膽的作戰構想，奪回主動權，發動攻勢，切斷美軍第一、第三軍團，深入安特普衛，奪取盟軍主要的供應基地，壓迫英軍、加拿大軍隊沿著比利時與荷蘭邊境撤退。希特勒認為此一攻勢不但會使美、英等盟軍遭到慘敗，從而使德國西部邊境不再受到威脅，得以調動西線德軍全力對付東線的俄軍。俄軍雖然在巴爾幹半島方面有所進展，但自10月以來，俄軍在波蘭、東普

20 Morton等原著，張健之等譯，《第二次大戰指揮決心》，頁325,326。

21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52,55。

22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上冊，頁57。

魯士的維斯杜拉河遭到德軍頑強抗擊，進展受阻。²³

在亞琛失守前夕，即10月22日，希特勒召見德軍西線總司令部參謀長魏斯法爾（Siegfried Westphal）及第二集團軍參謀長克雷布斯（Hans Krebs）討論阿登戰役。希特勒希望德軍在11月霧季發動攻擊，但他明白此次作戰至少需要花上半個月時間準備，最主要的突破將由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在許特根森林（Hurtgen Forest）以南完成，裝甲第五軍團負責左翼支援，第七軍團負責南面對抗美軍第三軍團的反擊。魏斯法爾聽完後，認為德軍兵力明顯不足，甚至連繆斯河都到不了。但魏斯法爾不敢提出異議，深怕被指控在散布失敗主義。²⁴

10月27日，德軍幾位陸軍司令官在克雷菲爾（Krefeld）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開會，商討有關阿登戰役計畫。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莫德爾希望幾位司令官支持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修正阿登戰役計畫的規模。但作戰部部長約德爾（Alfred Jodl）警告倫德斯特，希特勒態度堅決無法動搖。儘管幾位陸軍司令官再三得到保證，將獲得一切所需的燃料，但他們都知道燃料會是此戰役最關鍵的問題。德軍燃料、彈藥及部隊的輸運遭受延誤，一部原因是盟軍對德軍運輸網的轟炸，一部分則因為德軍難以抽調部隊做妥當準備。德軍裝甲師沒有時間及燃料，用來訓練新加入的戰車人員。以致於德軍無法按照希特勒的計畫，在1944年11月對盟軍發動攻擊。²⁵

1944年11月16日，美軍第一軍團在四千架飛機協同下進攻許特根森林，但遭到德軍頑強抗擊，最終美軍因傷亡慘重，被迫退回攻擊發起線。此役讓德軍最高統帥部誤判德軍相較於盟軍仍占有優勢。²⁶12月11日及12日，希特勒向參與阿登戰役的將領解釋為何要發動此次作戰的政治目的。他強調在1944年秋，根據戰爭情勢發展，決定採取防禦作戰為重點，由於同盟國要求德國必須無條件投降，而他不會與西方同盟國或蘇俄進行談判，德國被迫要自衛，若能有效利用預備部隊，利用有利時機在西線對盟軍發動一個強大的打擊，可以阻止盟軍進抵萊茵河。希特勒幻想如果德軍在西線重創盟軍，原本互相猜忌的西方同盟國或許瓦解，而德國必須讓同盟國認清

23 William L. Shirer原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興亡史》，第三冊，頁1612。

24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110。

25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112,113。

26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上冊，頁58。

不會隨時準備投降。²⁷

然而希特勒很清楚以德軍現有的戰力，要攻取安特衛普已超乎其能力範圍，但他仍要冒險放手一搏，希望利用這一次作戰的成功，恢復戰爭的主導權，爭取時間研製與使用新型武器，並等待敵方陣營內鬨分裂。希特勒認為西線戰場距離德國本土較近，補給較容易，運輸成本低，較東線容易達成作戰目標。因此孤注一擲在西線發動一場大規模攻勢，或許還有成功的機會。

在希特勒心目中，美國人及英國人相較俄國人軟弱，羅斯福或邱吉爾不如史達林那樣頑固。如果德軍在西線能給予美軍及英軍一個重大打擊，就能把西線暫時穩定下來，屆時就能從西線抽調德軍去增援東線作戰。希特勒期待藉由在西線一個重大的勝利，進而勸進西方盟國放棄對德國無條件投降的要求，而希特勒願意接受同西方盟國的和平談判。²⁸

即使到了1944年，德軍在東西兩戰線上已被迫採取守勢作戰，但希特勒仍拒絕採取純粹的防禦戰略，而是繼續想實施一個攻勢，他同德國兵學大師克勞賽維茲一樣，認為攻擊是最好的防禦。但他卻忽視了一個成功的防禦需要保存兵力，同時要能以空間換取時間，這樣才有成功的可能。希特勒不惜任何代價，然後決定將德軍僅剩餘的兵力與裝備物資，實施一個大規模的攻擊。²⁹

稍早1944年9月6日，德軍作戰部部長約德爾在東普魯士拉斯頓堡（Rastenburg）的德軍最高統帥部向希特勒作簡報中提出，在對西線盟軍發動進攻之前，必須解決一大難題，也就是盟軍的空中優勢。因為進攻需要集結部隊，而盟軍的空中優勢，會使其變得相當困難，為此把進攻推延到秋季，可以解決此難題，利用多雲霧的秋天，可以降低盟軍空中偵察及轟炸能力。同時必須把知曉此計畫的人數限制到最低限度，但選定在那裡發動攻勢尚未作出決定。³⁰

9月16日，希特勒召開軍事會議，約德爾向他報告德軍在東西線戰場上，重型火炮、戰車及彈藥十分短缺。但希特勒打斷約德爾的報告，他決定從阿登發動反攻，德軍的攻擊部隊至少需要有30個師，包括10個裝甲師，因此必須從東線抽調裝甲師，

27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76,577。

28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77,578。

29 Morton等原著，張健之等譯，《第二次大戰指揮決心》，頁327。

30 Duncan Anderson原著，趙玉譯，《第三帝國的滅亡》（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4年），頁203。

將進攻部隊編成4個軍團。那些處於進攻區域的南、北方的德軍部隊幾乎由步兵組成，他們的任務是向前推進，保護主攻部隊的兩側翼，避免遭到攻擊。另以兩個戰車和步兵混編的裝甲軍團作為主攻部隊，目標指向安特衛普。裝甲軍團必須在開戰的次日強渡繆斯河，然後揮師東北，攻抵布魯塞爾，並在1週內，在盟軍最高統帥部做出反應之前，攻占安特衛普。³¹

此時，希特勒認為盟軍暫時無法利用安特衛普，所以無法迅速地突破西線長城。因此他著手擬定在西線對盟軍反攻計畫。首先他正確估算盟軍只有76個師，因此對於長達500英里的西線戰場，無法處處能維持強大兵力。其次，他相信當德軍發動反攻時，天候狀況不利盟軍享有的空中優勢。因此德軍必須在冬天來臨前發動攻勢，否則冬天晴朗天候有利盟軍發揮空中優勢。³²

希特勒為何選定美軍防禦力量較薄弱的阿登地區進行突破，他顯然記得，德軍在1940年從這發起成功攻擊，有意重演歷史。艾菲爾（Eifel）山區在德國邊境這一面的濃密森林，可以掩護德軍部隊和戰車，不被盟軍飛機發現，此將是德軍的一大優勢。而勝敗關鍵則在於出其不意，並且仰賴盟軍將領無法及時反應。³³希特勒發動阿登戰役，其意圖將美軍、英軍一分為二，創造新的「敦克爾克」（Dunkirk）。陸軍參謀長古德林有鑑於東線戰場戰況已緊急，表示反對。作戰部部長約德爾指出盟軍掌控空中優勢，並預判盟軍將在荷蘭、丹麥或德國北部進行空降。但希特勒不顧反對，執意命令在11月1日前，完成1,500架戰機。攻擊行動應在天候惡劣的期間發動，屆時盟軍的飛機無法起飛。同時希特勒要求與會人員嚴守機密。³⁴

為了執行阿登此次大規模的作戰，希特勒命令德軍編成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和德軍裝甲第五軍團。³⁵9月25日，希特勒命令德軍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將裝甲第一、第二軍從前線撤回，表面上是休整，實際上是編成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希特勒要以該軍團作為主攻部隊。³⁶

1944年10月初，盟軍在西線攻勢稍有減緩，希特勒更相信盟軍對德軍壓力顯著

31 Duncan Anderson原著，趙玉譯，《第三帝國的滅亡》，頁219。

32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67。

33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109。

34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42,43。

35 General Heinz Guderian原著，鈕先鍾譯，《閃擊英雄》（臺北：軍事譯粹社，民國77年），頁359。

36 Duncan Anderson原著，趙玉譯，《第三帝國的滅亡》，頁219。

下降，意味著是在西線反攻機會的到來，由於他對於這機會過於高估，決定放手一搏，可以一戰擊敗西方同盟國。³⁷德軍作戰部部長約德爾在戰後說明當時他的立場，德軍之所以在西線發動攻勢，係因俄軍兵力龐大，即使摧毀俄軍30個師，但俄軍能很快補充，仍然等於沒有摧毀俄軍一樣，然而如果德軍在西線摧毀美、英等盟軍30個師，那等於是摧毀其三分之一兵力，對美、英等西方國家的影響就嚴重多了。尤其是美國的民意，將會要求美軍從歐洲撤出。³⁸

1944年11月3日，約德爾代替希特勒在德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給予西線總司令部、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裝甲兵第五軍團司令部指示，德軍攻擊所發動的地點，必須能使德軍確實達到突破之目的，而蒙遜（Monschau）至埃希特納赫（Echternach）被認為是最適當地區。該地區盟軍兵力薄弱，其預備隊已調往鄰近地區，補給情況也惡劣，且盟軍不會想到德軍會在這裡發動攻擊。德軍若能利用天候不佳不利盟軍空軍活動期間發動奇襲，將有可能達成突破之目的。裝甲部隊應能行動自由迅速挺進至列日（Liege）與拉合爾（Lahore）之間，在繆斯河上建立橋頭堡，接著迅速攻取安特普衛。如果德軍攻勢無礙，在渡過繆斯河後，裝甲部隊將切斷美軍第一軍團後方交通線，攻抵繆斯河谷。另一方面，裝甲部隊攻占安特普衛、布魯塞爾，將造成英軍第二十一集團軍後方交通線受到威脅。一旦德軍這個突破作戰成功，除了擊毀美軍第一軍團及英軍第二十一集團軍有利地位，殲滅其25至30個師兵力外，還可以從安特普衛等地擄獲大批盟軍物資。³⁹

希特勒發動阿登戰役的作戰計畫事先未徵詢時任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的意見或與他研商，而就以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作戰處決定阿登戰役的基本原則。希特勒的作戰計畫要德軍發動攻勢後，集中能用的兵力確實達成突破之目的，選定盟軍地面兵力較薄弱之地段。此次作戰目的應要達成整個西線戰局對德國有利，以攻占安特普衛為最後目標。⁴⁰當倫德斯特獲知希特勒此雄心大志的計畫與企圖心後，感到躊躇，認為德軍能動用的兵力渺小，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莫德爾亦有同感。但倫德斯特深知去和希特勒爭論任何事只是徒費口舌而已，他與約德爾、曼托德斐研商後，希望

37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66,567。

38 Morton等原著，張健之等譯，《第二次大戰指揮決心》，頁329,320。

39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68,569。

40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67,568。

希特勒放棄其荒謬目標，改採一個較實際可行的修正作戰計畫，即以有限的攻勢，以切斷盟軍在亞琛附近的突出地區為目標。但希特勒拒絕採納修正計畫，堅持己見。⁴¹

德軍的阿登戰役計畫完全由最高統帥部所擬定，並且用一種乾淨利落的元命令形式送達到參與作戰的指揮官手中。其所確定的目標為使用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德軍裝甲第五軍團，以期在西線獲得一次決定性的勝利。⁴²德軍除了動員一般步兵師去執行順沿全線的突破，但基於行動必須迅速，以便於裝甲部隊能迅速投入戰場，利用盟軍驚恐或混亂之際，裝甲部隊應該立即向繆斯河方向攻擊前進，尤其巴斯通（Bastogne）此戰略要地是必須攻占的城鎮。⁴³

至於阿登戰役發起時間，希特勒認為11月25日是最佳日期，德軍可以利用當夜月色最適當時候，對盟軍發動奇襲。至於作戰的任務，希特勒指示如下：摧毀安特衛普經布魯塞爾至盧森堡之線以北的敵軍，如此則對西戰場戰役，可能屆時對整個戰爭可以獲得一個決定性的改變。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奉命在蒙遜與華塞必理格（Wasserbilg）之間，突破美軍第一軍團所固守的薄弱防線。德軍第二集團軍在列日與第南特（Dinant）之間渡過繆斯河，占領安特衛普與須爾德河河口西岸，摧毀盟軍部隊，並截斷盟軍的補給線。為與主攻配合起見，德軍第八集團軍應在北方，實施1個強而有力的支援性攻擊。⁴⁴此次阿登戰役，德軍動員單位及任務如下：

（一）由狄特里希（Sepp Dietrich）指揮的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轄9個師，包括4個裝甲師）擔任主攻，在斯奇尼艾費爾（Schnee Eifel）以北，突破盟軍戰線，直趨列日兩側的繆斯河渡口，以及其支流費沙爾河（Vesare Rive）的渡口，與斯可塞尼（Otto Skorzeny）指揮的裝甲第一五0旅協調，之後在麥士特里什（Masstricht）與安特衛普之間，接近亞爾培運河（Albert Canal）挺進，到達安特衛普以北地區。為了掩護該軍團的右（北）翼起見，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應以所轄步兵師及大部分砲兵部隊，攻占沿著威斯德里河（Vesdre River）的防禦陣地。

（二）由曼托德斐指揮的裝甲第五軍團（轄7個師，包括3個裝甲師），擔任中央

41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20。

42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19。

43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69。

44 Morton等原著，張健之等譯，《第二次大戰指揮決心》，頁332。

攻擊部隊，應在使用巴斯通到那慕爾（Narmur）的公路，為其前進的主要軸線，突破盟軍在盧森堡北部的防線，進而在亞梅（Amay）與那慕爾之間渡過繆斯河。裝甲第五軍團先遣部隊應對布魯塞爾周邊與安特衛普以西地區，在安特衛普經布魯塞爾至第南特之線，來掩護抗擊盟軍從西面威脅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的側翼及後方。為了達成此項任務，裝甲第五軍團應與右翼的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保持同齊並進的位置，而不必顧慮到該軍團自己過於延長的左翼。

（三）第七軍團（轄7個師，包括1個機械化師）負責掩護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的南翼及裝甲第五軍團西南翼。該軍團作戰首要目標為占領盧森堡市起，沿著繆斯河及其支流西蒙斯河（Semois River）至第南特南方為止的防禦陣地。第七軍團努力向前挺進，係在獲得向遠後方建立1個堅強防禦陣地所必須時間與地形。另外第七軍團負有抗擊來自南面及西面的盟軍，然後與盧森堡境內摩澤爾河（Moselle River）正面的德軍取得接觸。

德軍最高統帥部為了支援阿登北方所實施的攻擊起見，德軍第十五軍團指定其由第八集團軍地區實施攻勢作戰，負有一雙重任務。第十五軍團以3個裝甲師及6個步兵師，在魯爾蒙德（Roermond）與埃平（Eupen）之間，實施1個牽制性攻擊，以扣留該地區的盟軍部隊，並於最後在一波助攻摧毀盟軍。之後當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的機動部隊在渡過繆斯河後，第十五軍團應負責管制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使用於沿著威斯德里河防禦陣地的部隊。德軍八集團軍奉命從其橋頭堡中向羅爾河西岸發動次要輔攻，當盟軍以相當兵力攻擊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側翼時，第八集團軍發起攻擊其目的為牽制盟軍。至於德軍預備部隊，總計有3個裝甲師及4個步兵師。⁴⁵

希特勒指示倫德斯特於1944年11月底，完成兵力集結，這個日期係根據氣象預測所決定。希特勒並允許提供超過目前戰區所需要的油料400萬加侖和50列火車所裝載的彈藥。至於空軍，希特勒對於其指揮官保證，將調派1,500架戰鬥機，包括噴射戰鬥機100架，支援地面部隊作戰。但這個作戰計畫，在阿登戰役開打第三天，即被希特勒取消部分的內容，他取消第十五軍團的助攻，因此改變了原先作戰的戰術構想，以致兩翼包圍便削弱了，變成一個比較少效率的單獨攻擊，造成日後黨衛軍裝

45 Morton等原著，張健之等譯，《第二次大戰指揮決心》，頁332,333；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69,570。

甲第六軍團未能依作戰計畫突破盟軍的防禦線，無法攻抵安特衛普的主要原因之一。⁴⁶

參與11月2日阿登戰役會議的德軍西線總司令、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裝甲兵第五軍團司令官對於約德爾傳達希特勒有關阿登戰役的作戰目標及計畫，感到震驚與憂懼不已，並且一致認為以現有的兵力、裝備、機動性及補給，要在1944年冬天，對長達125英里的盟軍戰線奇襲，能否完成如此重大任務頗感懷疑。⁴⁷尤其對於希特勒認為德軍在攻擊發起後的次日黃昏必須攻抵繆斯河，但與會3位指揮官卻一致認為該地區地形崎嶇，道路狀況極差，德軍車輛性能欠佳，加以屆時盟軍可能已調集強大兵力到達繆斯河，因此主張至少有需要耗費4天時間才可行，而且只能作有限度目標的攻擊，即拉直在亞琛的德軍防線，將德軍在西線長城的缺口補起來，而盟軍在德軍奇襲下，最有可能僅是從羅爾河退回到繆斯河上，德軍尚有可能攻占列日。約德爾回覆希特勒決不會同意上述的建議，希特勒會認為有限度目標的攻擊只是拖延時間，根本不足以促使西方同盟國會傾向與德國和談。⁴⁸

稍後德軍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以書面向希特勒建議，裝甲第五軍團與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暫時最好不要共同越過繆斯河，在突破盟軍防線成功後，應向北或向西旋轉，裝甲第五軍團的左側翼可以獲得繆斯河的保護。另外，倫德斯特認為即使希望以此有限的攻勢獲得成功也感到困難，除非在突破時得到惡劣天候的掩護之後，空軍至少在那關鍵幾天內，暫時掌控戰場局部的空中優勢。⁴⁹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莫德爾和裝甲第五軍團司令官曼托德斐對於能否突破美軍的防線感到懷疑，尤其強調北面的第十五軍團及南面的第七軍團必須能抵擋得住當面的盟軍。否則盟軍將從南、北正面上抽調兵力，以威脅德軍矛頭部隊兩側，而德軍衝擊力道將迅速減弱，因而必須增派兵力保護逐漸延長的側翼，結果將削弱矛頭上的兵力，不足以達成作戰目標。因此要求第十五軍團必須同時發動攻擊，德軍將在列日西北地區合攏其鉗頭包圍希塔德（Sittard）與蒙遜之間的盟軍。假使情況發展有利，德軍攻擊軍迅速重組後，仍可以依照希特勒的指示，繼續向安特衛普挺進。

46 Morton等原著，張健之等譯，《第二次大戰指揮決心》，頁334。

47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70,571。

48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71。

49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71,572。

經過研商後，認為必須將攻擊重點從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轉移到裝甲第五軍團方面。莫德爾與曼托德斐亦認為迅速攻占巴斯通，對於阿登戰役有其必要性。另外研判阿登戰役開打最初3天內，盟軍對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和裝甲第五軍團反擊力道不會太強，北面的第十五軍團亦能抗擊盟軍，並假設作戰區後方盟軍缺少強大預備部隊，裝甲第五軍團僅會遭遇盟軍薄弱的抵抗。然而從南面來的盟軍強大兵力，以第七軍團現有的兵力、武器裝備及機動性均嫌不足，恐怕難以抗擊盟軍，將成為破口。⁵⁰

由於希特勒的固執，除了不再堅持已確定的11月25日發動攻勢時間外，拒絕對阿登戰役計畫作任何改變修正。參與阿登戰役的德軍部隊在接獲作戰命令後，僅有3週的作戰準備，時間不足、太倉促，根本無法使參戰各單位完成作戰準備，達到理想狀況，尤其是砲兵無法適時進入陣地。⁵¹德軍遵奉希特勒命令後，為了實施阿登戰役，不得不到處搜羅殘兵餘卒。在11月間，拼湊組裝了1,500輛新造或改裝的戰車和裝甲砲車，到了12月又拼湊了1,000輛，並且徵調了28個師，包括9個裝甲師，以供突破阿登地區作戰使用。此外，還有6個師準備在主要攻勢發動之後，攻擊亞爾薩斯之用。⁵²

12月2日，希特勒在柏林召開阿登戰役軍事會議，他仍然拒絕討論作戰計畫的修正案，並解釋說：此次攻勢頗有勝算，發起進攻的區域，盟軍力量相較為薄弱，我們可用的軍隊肯定將取得突破，由於攻勢將在惡劣天候下發動，可以避免盟軍空軍的干擾，迅速突破是可期的。裝甲部隊迅速向前挺進，在列日與那慕爾之間的繆斯河上建立橋頭堡後，繼續向東北前進，繞過布魯塞爾到達安特衛普，即使攻勢只取得部分成功，也將迫使盟軍推遲攻勢至少8至10週，為德國提供急需的喘息機會。⁵³另外，希特勒對於第十五軍團北面上的輔助作戰，以及第七軍團所需的兵力增援，未作決定指示。只是把發起攻擊時間一直延後到12月16日。希特勒雖然知道與會的指揮官對其作戰計畫討論結果均不滿意，雖然如此，仍無法對他造成重大的改變。最後希特勒只同意裝甲第五軍團司令官曼托德斐的建議，在夜間發動的攻擊，不先作砲擊準備，同時下令對迫切需要的武器及裝備作部分的補充。⁵⁴

50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72,573。

51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72,573。

52 William L. Shirer原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興亡史》，第三冊，頁1613。

53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上冊，頁61。

54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74。

1944年12月初，希特勒將德軍最高統帥部從東普魯士移駐到吉孫（Giessen）附近的齊根堡（Ziegenburg），使他更接近西戰線，方便親自指揮即將在阿登地區發動的攻勢。⁵⁵12月11日及12日，希特勒在齊根堡前進指揮所召集參與阿登戰役的各部隊指揮官及師長訓話。但他們對希特勒感到失望，希特勒未能解決他們存在的缺失及將面對的問題。在兩天的作戰會議中，唯一有建設性的是希特勒對於整個敵情研判資料，讓他們感到是在條件有利之下去執行此項作戰任務。關於使用傘兵和特種諜報部隊（Skorzeny Unit），在指定攻擊地區中執行所謂的「麒麟計畫」（或譯為鉤喙獸計畫Operation Greif）作戰意圖，在當時是絕對保密。直至12月15日，裝甲第五軍團司令官曼托德斐才獲知此計畫的大概，甚至直到攻擊開始，他才知道使用傘兵的地點及時間。⁵⁶

在西方盟軍方面，1944年6月6日，盟軍在法國諾曼第登陸後，由於戰事順利，在8月及9月跨越法國，進入比利時與盧森堡，並對德軍追擊，但因戰線過長，後勤補給無法跟上追擊部隊速度，加上德軍退守西牆作超乎預期的抗擊。以致至11月時，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仍然相信以現有的兵力，可以不需要顧慮天候及冬天來臨，命令美軍第十二集團軍在阿登地區南方及北方實施攻勢，並以萊茵河為目標。12月時，美軍第一軍團由亞琛東方向魯爾河攻擊，而在阿登南方的美軍第三軍團向薩爾河（Saar River）挺進。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布萊德雷（Omar Bradley）認為阿登地形上具有天然防禦要件，因此僅需部署少量美軍部隊，守備阿登戰線。⁵⁷

1944年秋天格外陰晦多雨，盟軍空軍雖然相較德國空軍具有絕對優勢，卻經常無法使用，或者不能按照盟軍步兵所習慣的規模使用。道路在秋季泥濘的困難條件下，造成戰車無法經常使用，以致步兵單位必須承擔作戰的重任。凡是在西線戰場德軍能勉強以夠用的兵力與盟軍步兵對陣的地方，都遭到德軍頑強的抗擊。在某些地段，戰鬥具有陣地戰的性質，美軍步兵不斷遭受重大損失，不少士兵因疾病喪失戰鬥力，美軍步兵單位減員現象越來越嚴重。為了補充西線兵力，美軍從美國本土新組建的師級單位中，調來大量的步兵團。到了1944年冬，在西線同盟國各集團軍感受的危機感並不嚴重，但就其面臨的任務而言，他們的兵力已顯得極度吃緊。這情況讓德

55 General Heinz Guderian原著，鈕先鍾譯，《閃擊英雄》，頁359。

56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75。

57 Morton等原著，張健之等譯，《第二次大戰指揮決心》，頁321。

軍有可能在防禦中，通過在決定性方向迅速突然集結兵力，對盟軍實施經過周密考慮和準備的突擊，但德軍必須要有預備隊，並且有計畫的運用他們，或許德軍將能使參加地面戰鬥的兵力對比產生明顯的變化，從而更有利於德軍。⁵⁸

在德軍發動阿登戰役之前，美軍把阿登防線戲稱為「幽靈戰線」，因為部署在該地區的美軍部隊大多只是存在於假想中，事實上該地區只有戰鬥力薄弱的美軍6個師，總兵力約七萬五千人，其中步兵第二十八師及第四師稍早在許特根森林戰役中傷亡慘重，被調往阿登整補。步兵第九十九師和第一〇六師剛從美國本土抵達歐洲，即派駐阿登，因為此地較為安靜，他們可以學習一些基礎的軍事技能。⁵⁹

參、阿登戰役經過

德軍第二集團軍在1944年11月前兩週，遭到盟軍不斷的攻擊，德軍與盟軍都遭到重大的戰損。11月16日，盟軍越過羅爾河向萊茵河進擊，因德軍頑抗，未能達成突破之目的，德軍的防禦線仍舊完整。然而德軍與盟軍兵力相差過於懸殊，面對盟軍從多方向的攻擊，德軍被迫調動其本土的預備部隊，以致在前線德軍進退不得，第一線德軍的戰力一再被削弱，人員及武器裝備無法補充。面對西線戰況吃緊惡化，希特勒仍堅持要在阿登地區孤注一擲，最後決定攻擊時間是1944年12月16日。⁶⁰

德軍對阿登地區攻擊第一梯隊部署16個師，約二十多萬官兵、420輛戰車及282輛迫擊砲車。第二梯隊部署8個師及2個旅，超過十萬官兵、469輛戰車及335輛迫擊砲車（包括70輛虎式戰車及218輛豹式戰車），總計動員超過30萬人、1,500輛戰車或迫擊砲車，⁶¹對61英里寬的美軍防禦線展開攻擊。德軍與當面美軍在戰車、火炮分別具有三比一、五比一的優勢。⁶²希特勒曾命令空軍元帥戈林在阿登攻擊發起日，要出動兩千架飛機支援地面部隊作戰，戈林滿口應承，但賬面上的兵力雖然合乎所求，事實上許多飛機不堪使用，飛行員素質也未達標準，而且隆冬寒月的低能見度並不適合飛行，但德國空軍奉命要乘隙出擊，在12月17日出動的飛機架次，創下自1944年6月

58 （德）K·蒂佩爾斯基希著，賴銘傳譯，《第二次世界大戰》，頁666,667。

59 Duncan Anderson原著，趙玉譯，《第三帝國的滅亡》，頁211,212。

60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79,582,583。

61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上冊，頁112。

62 Rick Atkinson原著，王祖寧等譯，《黎明的砲聲》，頁427,428。

6日盟軍在諾曼第登陸以來的最高紀錄。⁶³

德軍勢如破竹地突破由米德頓 (General Middleton) 指揮的美軍第八軍4個師據守的防禦線。⁶⁴12月16日至17日，德軍裝甲第五軍團獲得初步的勝利，不過攻占的土地卻完全不符合預期的理想，只是在蒙遜至馬米德 (Malmedy) 地區獲得少許戰果。⁶⁵裝甲第五軍團在沒有強大砲兵掩護下，對盟軍的攻勢算是成功的，在其右側翼方面，盟軍的防禦陣地已經完全被突穿，但負責左翼的第六十六軍攻勢進展受限，以致無法迅速包圍希內艾弗爾 (Schneer Eifel) 地區的美軍，然而此是德軍要向聖維特 (St.Vith) 挺進必要的先決條件，因為聖維特是許多道路的交叉點。⁶⁶

德軍裝甲第五軍團南邊是以右翼由克魯格 (Kruger) 指揮的裝甲第五十八軍，以及左翼由呂特維茲 (Heinrich Freiherr von Luttwitz) 指揮的裝甲第四十七軍，來執行突破盟軍防禦陣地。裝甲第五十八軍渡過烏爾河 (Our River) 後，直趨霍法里茲 (Houffalize)，應在阿登與那慕爾之間的繆斯河上取得1個橋頭堡陣地。裝甲第四十七軍在渡過烏爾河後，應攻占重要交通要道巴斯通，然後再從巴斯通之南渡過繆斯河。裝甲第四十七軍當面的美軍第二十八師在前哨陣地頑抗，造成德軍渡過烏爾河行動受到延遲，但德軍仍能向前挺進，於12月17日夜，進抵霍法里茲與巴斯通。⁶⁷

德軍發起攻勢兩天內，成功強渡烏爾河，並在一些地點突破美軍的防禦線，但其進攻結果卻差強人意，由於道路路況很差，不時出現堵塞，橋梁已遭破壞，因此必須沿著戰線進行額外的機動，西方壁壘設有許多鹿砦，烏爾河對岸還有之前德軍退卻時留下強而有力的障礙物，這些都造成德軍行進移動時的遲滯。因此德軍在第一階段耗費的時間比預期要多得多，原先希特勒企圖在戰役發起後第二天傍晚攻抵繆斯河，已經變成是空想。⁶⁸

在阿登地區最南端由布蘭登貝格 (Erich Brandenberger) 指揮的德軍第七軍團

63 Danny S. Parker原著，李恕平譯，《冬日之戰：阿登地區的空戰1944-1945》（臺北：麥田出版社，民國86年），上冊，頁175。

64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13。

65 參閱一、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79；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民國95年），頁217。

66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1。

67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4。

68 (德) K·蒂佩爾斯基希著，賴銘傳譯，《第二次世界大戰》，頁673。

負責裝甲第五軍團攻擊前進時的側翼，其進攻方向為紐沙特（Neufchateau）指向美最耶（Mezieres），所屬各師均渡過烏爾河，在北側的傘兵第五師曾攻抵維爾茲，但遭美軍第二十八師的右翼頑抗，進展緩慢，經過3天戰鬥後，美軍第八軍裝甲第九、第四師趕來，阻擋了德軍攻勢。12月19日，巴頓指揮的美軍第三軍團抵達戰場，增強了美軍的兵力與戰力，德軍第八十軍被迫採取守勢。⁶⁹

德軍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一開始動員3個步兵師在烏登布拉特（Udenbrath）的南北兩邊打開了1個缺口，然後轉向西北構成1道面對北面的堅強防線（另增加兩個步兵師作為增援），接著4個裝甲師兵分兩路從此口鑽入，共同直取列日。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包括裝甲第一、二、九、十二等4個師，擁有大約五百輛戰車，其中包括90輛六號虎型戰車。原先狄特里希司令官希望以兩個裝甲師作為突穿盟軍戰線，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莫德爾以阿登地區險惡，不適合戰車行動而拒絕。

德軍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當面是美軍第五軍步兵第九十九師，該師防區過於寬廣。德軍於12月16日5時30分發起砲擊，步兵於同（16）日7時開始攻擊前進，由於美軍頑抗，德軍遭受很大傷亡，因而延誤裝甲師的挺進。德軍雖然進抵重要的貝格（Berg）經比特根巴赫（Butgenbach）至艾森波恩（Elsenborn）地區，但因美軍第五軍頑抗堅守，以致黨衛軍第六軍團無法按作戰計畫建構一道向北的防禦線。⁷⁰

負責阿登地區北面作戰的德軍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因種種因素，直至12月17日才出動裝甲師發起攻擊，準備對南面的列日作迂回攻擊。該軍團由派佩爾（Joachim Peiper）指揮的先頭部隊派佩爾戰鬥群（兵力約六千人，配賦72輛戰車），奉命急速穿越比利時，攻占位於列日與那慕爾之間繆斯河的渡口。⁷¹派佩爾戰鬥群以機動性較佳的四號戰車及豹式戰車打頭陣，對於較不適應阿登地形及交通的黨衛軍第五〇一戰車營（配賦30輛虎式重型戰車），則緊跟在派佩爾戰鬥群後面。⁷²佩爾戰鬥群幾乎未遭到美軍的頑抗，即進抵斯塔費羅（Stavelot）北方的大油庫，卻錯失攻占重要的特魯瓦蓬（Trois Ponts）與油庫的時機作為。而當時上述兩地防守的美軍兵力薄弱，反觀美軍增援部隊在1夜之間趕到，炸毀了特瓦橋，派佩爾戰鬥群被迫迂迴到斯陶蒙特

69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4。

70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2,233。

71 Rick Atkinson原著，王祖寧等譯，《黎明的砲聲》，頁431。

72 Niall Barr等原著，王倉和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裝甲部隊發展史》（北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14年），頁160。

(Stoumont)，結果陷入被美軍孤立之處境中。⁷³

德軍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雖然有一股兵力已攻入馬米德地區，並迅速向前挺進，但對盟軍的攻勢未能完全奏效，對整個戰局亦未能產生實質的影響，卻有立即被盟軍截斷的危險。⁷⁴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自阿登戰役開打後，其在北翼及中央方面的攻勢僅有若干局部成功，尤其右翼方面，很早就蒙遜遭到美軍頑抗而無法前進；其左翼部隊突破盟軍陣地，繞過馬米德，於12月18日在超越斯塔費羅的安布羅河（Ambleve River）上獲得1個渡口，未料在這狹窄隘道中，遭到美軍的阻擊，以及匆忙趕來美軍預備隊的反擊，以致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連日的攻勢就此虎頭蛇尾結束，無法再前進一步。⁷⁵

之後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主力在艾森波恩（Elsanborn）至克林克特（Krinkelt）地區被盟軍牽制，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與盟軍進行多次無意義的激烈戰鬥，除了造成重大的戰損，增補該軍團眾多兵力外，卻一無所獲。稍早希特勒在12月16日至17日夜間，命令傘兵指揮官海德（Colonel Von Der Haydt）派遣傘兵空降馬米德以北地區，協助裝甲第五軍團作戰，因兵力薄弱，未起任何作用。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莫德爾曾建議派傘兵到克林特地區，協助突破該地區盟軍堅強防線，但希特勒並未採納其建議。⁷⁶

負責阿登地區南面作戰的德軍裝甲第五軍團，於12月17日對守備聖維特的美軍步兵第一〇六師兩個團發動首波攻勢。18日，馳援的美軍裝甲第七師主力抵達聖維特。同（18）日德軍攻陷聖維特外圍村落，由於美軍頑抗，德軍裝甲第五軍團主力不得不繞過聖維特繼續前進，同時增派1個裝甲旅攻擊聖維特。裝甲第五軍團第四十七軍軍長呂特維茨指揮的裝甲第二師、裝甲教導師及步兵第二十六師於18日進抵巴斯通附近。然而美軍增援部隊裝甲第九師1個戰鬥群及工兵營亦抵達巴斯通。此時德軍因運輸上的混亂，以致攻勢進度減緩下來。⁷⁷

稍早12月17日上午，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和幾位高級指揮官開始認清德軍正在

73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5。

74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1。

75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29。

76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2。

77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6。

對阿登地區發動大規模攻勢，美軍步兵第一〇六師及第二十八師的防禦線，已分別被德軍打開缺口。艾森豪根據情報得知，倫德斯特集結德軍3個軍團，整個兵力包括預備部隊共計有24師，其中有10個裝甲師。⁷⁸巴斯通為阿登地區公路重要交叉點，為美軍防守阿登森林和其後面繆斯河的戰略要地。若盟軍成功守住巴斯通，不但能阻止德軍裝甲第五軍團沿主要公路向繆斯河上的第南特進攻，而且能夠牽制準備進一步向西推進的德軍主力。12月18日晨，德軍裝甲第五軍團前導部隊進抵距離巴斯通僅有15英里。⁷⁹德軍以裝甲教導師從巴斯通南面向西直趨，裝甲第二師從巴斯通北面合圍，步兵第二十六師直接攻擊巴斯通，巴斯通地區的德軍統一由裝甲第四十七軍軍長呂特維茨指揮。在南面戰線，德軍傘兵第五師在維爾茨遭到美軍步兵第二十八師牽制。⁸⁰

守備聖維特以東的艾菲爾山區，是美軍步兵第一〇六師及第十四騎兵群。在德軍裝甲第五軍團右翼是由魯赫特（Walter Lucht）指揮的第六十六軍以兩個步兵師，協同1個戰車旅發動鉗形圍攻下，美軍步兵第一〇六師大多為沒有戰鬥經驗，且士氣不高的新兵，因缺乏彈藥，加上受到德軍干擾失去了無線電的連繫，面對德軍的猛烈攻擊難以承受。戰至12月19日美軍步兵第一〇六師兩名團長，決定放棄戰鬥，步兵第一〇六師第四二三團團長馮內果（Kurt Vonnegut）形容這是美國軍事史上武裝部隊最大規模的一次投降。步兵第一〇六師至少有七千人投降被俘，該師僅有第四二四團及若干支援單位脫逃，成為1944年至1945年期間美軍在歐洲戰場上最大的挫敗。⁸¹

艾森豪獲悉巴斯通戰況危急，立即把美軍空降第一〇一、八十二師從理姆斯（Reims）地區調往阿登地區，撥隸第十二集團軍指揮，並於12月18日向前線馳援。空降第一〇一師在19日上午關鍵時刻抵達巴斯通，穩住了陣腳，以致德軍未能衝進巴斯通，接著美軍在兩天之內，擊退了德軍的連續攻勢。雖然德軍在12月20日切斷了巴斯通對外的交通，但德軍的突擊能力已被美軍削弱。⁸²此後德軍雖然圍攻巴斯通多日，

78 Deight D. Eisenhower原著，張北海等譯，《歐洲十字軍》，頁267,268。

79 William L. Shirer原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興亡史》，第三冊，頁1616。

80 參閱一、Antony Beevor原著，二、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199。

81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239,240,241；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2,233。根據美軍發布一份報告，步兵第一〇六師共損失8,663人。參閱Ch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上冊，頁218。

82 參閱一、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但德軍必須繞道而行，才能繼續向繆斯河前進。由於巴斯通被美軍控制，對德軍構成威脅，不得不留下強力部隊來牽制巴斯通的美軍，並且多次試圖奪取巴斯通。⁸³

當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證實有關德軍突破作戰規模的報告後，他立即命令全線各軍停止攻擊，並集中所有的預備隊，攻擊德軍兩側翼。艾森豪計畫要堅守突破口兩邊肩部，特別是北部的蒙遜及南部的巴斯通，阻止德軍對繆斯河西岸，或列日至那慕爾地區的突破，然後命令美軍第三軍團向巴斯通及科隆方向實施逆襲。蒙哥馬利指揮的英軍視美軍第三軍團對德軍逆襲的戰果及發展，隨後配合攻擊。此外，艾森豪指示美軍儘量堅守交通線，但必要時可以撤退，以保存實力。此項命令在12月19日早上在盟軍總部發布。⁸⁴

艾森豪的作戰計畫概要如下：中央集團軍一切現有的預備隊，均用於加強在德軍突出部的南北兩翼，而北方集團軍的英軍第三十軍部署在繆斯河之線及列日重要地區。由於交通與通信受到嚴重破壞，英軍元帥蒙哥馬利負責阿登地區以北部隊之作戰，包括對美軍第一軍團及第九軍團大部分部隊之作戰管制。美軍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布萊雷德則協調南翼之作戰。美軍空降第八十二、一〇一師從戰區預備隊調上來阻止德軍攻擊之衝力。空降第一〇一師由砲兵及裝甲部隊加強守備巴斯通此重要道路中心。在蒙遜至埃希特納赫之突破口肩部，由北部及南部調來的步兵師予以堅強固守。⁸⁵

12月19日，艾森豪獲悉美軍第十二集團軍的左翼遭到嚴重隔離，而其司令部位在盧森堡市，造成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布萊雷德在突破部位以南地區，對部隊通訊與指揮能力受到侷限。於是艾森豪在美軍防線突破口之東西方向劃了1條地境線，以吉威（Givet）至布魯姆（Prum）軸線為準，並將這兩個地區劃歸北部集團軍境內。在地線以北的部隊，包括美第一、九軍團主力及第九空軍部隊之一部，分別由蒙哥馬利及第二戰術空軍總司令肯寧漢指揮。時位在突出部南翼的美軍第十二集團軍，主要有第三軍團及第十九戰術空軍司令部所屬部隊。美軍沿著守備薄弱艾菲爾山至阿

75年），頁155；二、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0,236,237。

83 William L. Shirer原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興亡史》，第三冊，頁1616。

84 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55。

85 G.C.Marshall原著，王正已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馬歇爾報告書》（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5年），頁67。

登地區部署有步兵第四師、步兵第八師、步兵第一〇六師、裝甲第九師首當其衝，儘管遭到德軍猛烈攻擊，以及德軍的迂迴及突破而分崩離析，但美軍遲滯了德軍的攻勢，尤其美軍裝甲第七師在德軍最初攻勢中，固守交通要地聖維特。⁸⁶

美軍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布萊德雷於12月19日命令裝甲第十師北上增援巴斯通，步兵第三十師南下，以及加派裝甲第七師馳援阿登地區。接下來8天內有約十八萬美軍陸續開赴阿登地區。⁸⁷同(19)日上午，美軍第三軍團司令官巴頓奉命到凡爾登盟軍統帥部，與艾森豪、布萊德雷等高階將領舉行軍事會議。艾森豪命令巴頓去盧森堡市指揮對德軍作戰。巴頓向艾森豪報告，他將於12月22日，調派裝甲第四師、步兵第二十六師及第八十師，對德軍進行一次猛烈攻擊。但他無法動用更多兵力，除非等幾天以後，如果因此按兵不動，就會失去奇襲的時機。

當時巴頓核計了一下，他將指揮美軍第一軍團的第八軍，該軍轄空降第一〇一師、步兵第二十八師、裝甲第九師一部；第三軍團轄第三軍、第十二軍、第二十軍。第三軍轄步兵第二十六師、步兵第八十師、裝甲第四師。第十二軍轄步兵第五師、步兵第四師、裝甲第十師。第二十軍轄步兵第九十師、步兵第九十五師、裝甲第六師。至於第三軍團所屬的步兵第八十七師及步兵第四十三師3個步兵團則撥隸第七軍團。之後盟軍統帥部決議美軍第七軍團接收第三軍團一部分戰線，並自薩爾魯通過以南某地區，到達當前戰線最遠的萊茵河屯兵不動。在另1個師調來接防前，第三軍團裝甲第六師不准調動。⁸⁸

巴頓在接獲命令後，即指示步兵第二十六師及裝甲第四師經由法國隆威向比利時亞隆前進，步兵第八十師經由法國泰昂雅向盧森堡前進。事實上，裝甲第四師稍早12月18日晚已開拔，步兵第八十師於19日早上已向前線出發，步兵第二十六師則在接獲命令後出發。⁸⁹12月20日，艾森豪命令蒙哥馬利統一指揮美軍第一軍團及第九軍團，而蒙哥馬利調派預備隊英軍第三十軍守備繆斯河上的橋梁。⁹⁰

12月20日，德軍裝甲第五軍團裝甲第二師攻抵諾羅地區，繼於午夜攻占位在

86 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56。

87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7。

88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09,210。

89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10。

90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8。

巴斯通與馬爾赫 (Marche) 之間的奧特維 (Ortheuville)。稍早19日上午，德軍裝甲第一一六師亦抵達霍法里茲，同一時間該師搜索營抵達諾羅西北的貝爾通 (Bertogne)。但因美軍堅守巴斯通頑抗，德軍進展甚微。⁹¹此時德軍向西進攻聖維特地區的攻勢，被美軍步兵第三師及裝甲第七師所阻擋，德軍裝甲第五軍團對聖維特發動猛烈攻擊，美軍步兵第一〇六師及裝甲第七師在遭受重大傷亡後，被迫撤離聖維特。德軍第六十六軍因交通阻塞，無法迅速對美軍進行追擊，讓美軍步兵第一〇六師及裝甲第七師撤至安全地點，美軍堅守聖維特數日，成功阻止德軍欲向繆斯河作迅速前進之企圖。⁹²21日15時，德軍步兵第十八師在火炮及火箭砲支援下，對聖維特發動最後一次攻擊。美軍除了數百人脫逃外，其餘被俘擄。21日晚，德軍攻占聖維特。⁹³

德軍裝甲第五軍團司令官曼托德斐有鑑於從正面攻擊巴斯通多日毫無戰果，遂調整戰術，命令裝甲第二師往西越過奧特河 (Ourthe River) 向繆斯河前進，然而該師因缺乏燃油，被迫在原地等待了1天。裝甲教導師留下1個團與步兵第二十六師協同繼續圍攻巴斯通，其餘德軍各部隊從左方道路繞行，避開巴斯通南邊，並在21日上午，截斷巴斯通最後一條通往南邊的道路，至此巴斯通完全被德軍包圍。⁹⁴

12月21日，天氣放晴，盟軍開始出動大批飛機炸射阿登地區的德軍。德軍裝甲第二師缺乏燃料進展受限，僅能在奧特河向繆斯河前進，裝甲教導師主力進抵莫里特 (Morhet)。雖然德軍已對巴斯通形成合圍，但圍攻兵力單薄，戰至22日裝甲第二師甚至缺乏燃料無法行動，其兵力已不足以攻占馬赫德周邊高地。同(22)日盟軍空中的攻擊明顯增強，但德軍裝甲教導師仍於22日晚攻占聖胡貝特 (St. Hubert)。此時德軍第七軍團及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已停止前進，被迫轉為防禦態勢。在馬爾赫以東，盟軍對德軍裝甲第一一六師及第七軍團抗擊壓力增強。⁹⁵

當美軍第三軍團將其全部兵力集結在阿登地區南部時，阿登會戰形勢開始逆轉。美軍第三軍團司令官巴頓以現有的預備隊阻止德軍部隊之前進，並於12月22日以第三軍及第七軍為第一線並列實施攻擊。此舉為盟軍自從渡過薩爾河之攻勢轉變

91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5。

92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8。

93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上冊，頁225, 226。

94 Rick Atkinson原著，王祖寧等譯，《黎明的砲聲》，頁463。

95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0,585,586。

為盧森堡南部之一次總攻擊，是一項顯赫的軍事成就。稍早12月20日晨，在薩爾河橋頭堡戰鬥的美軍第五師部隊推進了69英里，至20日黃昏時，已與梭爾（Sauer）河北岸的德軍接觸。美軍第六集團軍負責薩爾布魯根向南的整個戰線之作戰。為了充分防禦此一戰線，美軍第七軍團充分利用剛從美國運抵的3個步兵師，他們較其師司令部及支援部隊提前到達戰場。⁹⁶

在德軍裝甲第五軍團方面，12月22日，天候不佳，盟軍空軍無法對巴斯通守軍進行空投。同（22）日德軍對巴斯通東北方發動猛烈攻擊，但被美軍空降第一〇一師擊退。美軍在戰場上擄獲德軍的命令，獲悉德軍準備向西攻擊前進，越過亞隆，然後轉向西南，從西面進擊盧森堡市。⁹⁷23日，天氣晴朗，盟軍飛機對巴斯通的美軍空投補給品，並對德軍進行炸射。24日，德軍擔任攻擊正面的裝甲第五軍團有進一步的戰果，其微弱的前鋒已經暫時進抵第南特以東3英里之處。在此階段，美軍堅守巴斯通，迫使德軍必須分兵圍攻巴斯通，以致嚴重削弱向繆斯河的兵力。⁹⁸

希特勒發動阿登戰役，德軍在攻擊發起後，在第一週內，攻勢進展遠不如預期順利，到了第二週開始時曾一度加速，但也是曇花一現，因為不過是在主要道路中心之間空隙內作較深入的插入，而那些道路中心，現在已經被美軍穩固地所掌控。⁹⁹至此希特勒被迫縮短作戰區域及目標，置重點在繆斯河上，他抽調預備隊裝甲第九師及裝甲步兵第十五師，前往支援裝甲第五軍團，肅清接近第南特的馬爾赫至色里斯（Celles）地區，但為時已晚。德軍與盟軍雙方都計畫在聖誕節發動攻勢，卻因彼此間正在激戰中，而無法依計畫執行。但美軍第七軍先攻占色里斯，以致德軍無法前進。¹⁰⁰

12月24日，阿登戰役的關鍵日，盟軍空軍發揮強大的威力，地毯式地猛烈炸射德軍陣地及鐵公路，癱瘓了德軍的補給線，德軍喪失了機動性，裝甲第五軍團已無法對盟軍發動攻勢。德軍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有鑑於增援和補給均難以送達，因此試圖說服希特勒停止阿登地區一切的作戰，趁盟軍尚未傾全力發動反攻之前，先行撤出

96 G.C.Marshall原著，王正已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馬歇爾報告書》，頁68。

97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20。

98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0,585,586。

99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1。

100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41。

阿登地區。希特勒不僅拒絕倫德斯特的忠告，堅持德軍再向繆斯河發動攻勢。¹⁰¹

稍早12月23日，德軍裝甲第二師搜索營進抵繆斯河上第南特以東3英里聖母院，正等待德軍運送燃料及增援，以便沿斜坡直趨繆斯河。時裝甲第二師受到盟軍南北夾擊的壓迫增強，加上缺乏彈藥及燃料，被迫由攻勢轉為防禦。德軍裝甲第五軍團司令官曼托德斐戰後回憶說道：12月24日晚上，已經看得很清楚，我們的行動已成強弩之末，我們現在知道我們的目標是絕對達不到了。¹⁰²

雖然美軍在巴斯通的四周防禦線已縮小到16英里，但德軍裝甲第四十七軍未能獲得任何增援及補給，且遭受盟軍空中猛烈的攻擊。12月25日，德軍企圖對巴斯通發動一次決定性的攻勢，結果戰車戰損嚴重，美軍防線仍屹立不搖。此時美軍第三軍團裝甲第四師在巴斯通南面突破德軍陣地，並於26日16時45分與守備巴斯通的美軍會師，解除了巴斯通之圍。¹⁰³德軍有七百多人在巴斯通被美軍俘虜，美軍在巴斯通堅守8日之久，傷亡兩千多人。前來救援的美軍裝甲第四師戰損一千人，該師戰車損毀慘重，數量只剩1個戰車營的數量。德軍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戰後總檢討說：未能攻克巴斯通，是阿登戰役失敗的主因之一。¹⁰⁴

在阿登地區北面作戰的德軍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方面，美軍步兵第三十師在戰鬥機及轟炸機協同下，收復了斯塔費羅一部分，切斷了德軍派佩爾戰鬥群與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的聯絡。派佩爾戰鬥群因缺乏燃料及良好的道路，戰車無法運動。¹⁰⁵12月24日下午，德軍裝甲教導師搜索營攻占達羅赫福與第南特的中點的希格侖（Ciergnon）。然而盟軍空軍十分活躍，以致德軍已經向西前進一段距離矛頭兵力難以獲得各種補給，從北面來的盟軍壓力繼續不斷增大，迫使馬爾赫以西作戰的德軍裝甲第二師向後撤退，裝甲第九師因為缺乏燃料，被迫停止前進，無法增援裝甲第二師作戰。¹⁰⁶同（24）日遭到盟軍包圍的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派佩爾戰鬥群因缺乏燃料及彈藥，試圖以步行突圍，被迫拋棄剩餘的35輛戰車，加以毀壞，以避免資敵。

101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8。

102 參閱一、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6；二、William L. Shirer原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興亡史》，第三冊，頁1616。

103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9,240。

104 Rick Atkinson原著，王祖寧等譯，《黎明的砲聲》，頁477。

105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7。

106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7。

隨著派佩爾戰鬥群被殲滅，黨衛軍裝甲第一軍被迫停止前進。稍早狄特里希調動裝甲第二軍試圖救援陷於僵局的北方突進行動，但此行動亦隨即失敗。¹⁰⁷

12月25日黃昏，希特勒命令裝甲第五軍團盡一切力量攻占馬爾赫周邊高地，同時命令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抽調兩個師去增援裝甲第五軍團，然而後者命令似乎已經不可行，此時僅有裝甲第九師能對盟軍作微弱的抗擊。¹⁰⁸盟軍則對德軍展開反守為攻，德軍裝甲第五軍團被迫改採守勢。12月25日，盟軍空軍出動了一千七百架次的戰鬥機和戰鬥轟炸機，及820架次轟炸機，炸射阿登地區的德軍，盟軍的轟炸對德軍士氣造成很大的打擊。¹⁰⁹德軍裝甲第五軍團雖然已經圍攻巴斯通多日，但戰至12月25日，已進入最後階段。裝甲第五軍團的攻勢不但未能越過繆斯河，甚至想在繆斯河東岸再獲得任何進展都感到渺茫。由於德軍燃料嚴重缺乏，大部分砲兵部隊被迫留在原地無法跟上，造成德軍缺乏火力支援攻擊巴斯通。¹¹⁰

美軍第三軍團裝甲兵部隊在12月25日下午，終於突破德軍傘兵第五師的防禦陣地，正向巴斯通挺進。為此德軍在巴斯通的戰事必須儘快結束，德軍於25日黃昏再度發動攻勢，但已是強弩之末，並且遭到守備巴斯通美軍猛烈的砲擊，德軍傷亡慘重，像是步兵第七十八團1個營只剩下40人。裝甲第五軍團司令官曼托德斐已經別無選擇，只好命令受創嚴重的德軍轉攻為守。¹¹¹美軍第三軍團司令官巴頓認為12月25日對巴斯通解圍戰鬥不算成功，係因天候狀況，沒有得到空投補給。但美軍步兵第五師已將其正面的德軍驅逐回梭爾河，並造成德軍不少傷亡。¹¹²由於美軍第三軍團裝甲第四師已經與守備巴斯通的美軍取得連繫，該地美軍透過空中補給，最終成功瓦解德軍的圍攻。¹¹³至此德軍阿登戰役已宣告失敗，雖然約德爾曾向希特勒犯顏直諫，必須面對現實，德軍已無法渡過繆斯河。但希特勒仍命令德軍繼續向巴斯通進攻，禁止德軍撤退。¹¹⁴

107 Niall Barr等原著，王倉和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裝甲部隊發展史》，頁162。

108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8,589。

109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下冊，頁458。

110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7,589。

111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下冊，頁524, 525。

112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22。

113 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59。

114 參閱一、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0；

早在盟軍發動反攻前，德軍即已放棄在阿登突出部北面的攻擊，希特勒決定把攻勢重心轉移到南面，並傾全力支援裝甲第五軍團的前進後，但已經太遲，此最後努力也失敗。希特勒在12月26日將剩餘的預備隊撥給裝甲第五軍團，然而該軍團因缺乏汽油已無法動彈。¹¹⁵此時戰情很清楚的顯示德軍並未能達到主要企圖，迄至德軍的攻勢被阻止時為止，德軍已在戰線上從厄特納到蒙遜一帶突破1個45英里寬的正面，並向西深入約六十英里，推進至距離尺勒（Celles）附近的繆斯河不到4英里之處。在德軍的前進遭到盟軍阻擋之際，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計畫復將德軍通往突出部的交通線截斷，而且若能在地面部隊與空軍密切配合攻擊下，癱瘓作戰區域內德軍的交通運輸，盟軍地面部隊分別從南北對敵發動毀滅性攻擊。¹¹⁶

在美軍裝甲第四師打進巴斯通後，盟軍於12月27日進行空投行動，未料德軍早有準備，盟軍出動50架滑翔機中，有18架被德軍高射砲或機槍火網擊落，另有多架滑翔機受創。另外盟軍出動運輸機及護航戰鬥機九百架次，參與對巴斯通的空投行動，其中有23架飛機被擊落。¹¹⁷美軍堅守巴斯通多日，吸引德軍攻擊盟軍北面突出部之強大部隊。此時艾森豪增調預備部隊美軍裝甲第十一師及空降第十七師到歐陸，與美軍步兵第八十七師進駐繆斯河防線，以解除該地區之危機。12月27日，艾森豪明瞭德軍仍傾全力進攻巴斯通，於28日將新到戰場的預備部隊交由布萊雷德指揮。時美軍裝甲第十一師及步兵第八十七師控置在巴斯通以西，協助美軍在巴斯通左翼作戰，但道路交通因結冰風雪受阻，以致戰果進展有限。¹¹⁸

此時德軍的白晝戰鬥大勢已去，德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莫德爾下令白晝間調動一律停止，他在戰時日記中寫下：「我軍全線皆遭受戰鬥轟炸機的猛烈攻擊，裝甲第五軍團尤其首當其衝，以致於白晝調動與運補幾乎無計可施。……因此裝甲第二師的汽油存量捉襟見肘……根據裝甲兵督察室監察官的報告，敵機超低空炸射，導致我軍車輛損失慘重……面對敵機對阿登戰區的全面空戰，德國空軍僅能提供局部且短暫的支援。」¹¹⁹

二、Danny S. Parker原著，李恕平譯，《冬日之戰：阿登地區的空戰1944-1945》，下冊，頁387。

115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42。

116 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59。

117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383。

118 Deight D.Eisenhower原著，張北海等譯，《歐洲十字軍》，頁280。

119 Danny S. Parker原著，李恕平譯，《冬日之戰：阿登地區的空戰1944-1945》，下冊，頁385,386。

由於美軍對巴斯通解圍成功，如今德軍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從狹長的走廊地帶撤退，避免退路被盟軍截斷及殲滅。但是希特勒此時對於任何撤退的建議都不採納。12月28日，希特勒召開1個大規模的軍事會議，他拒絕倫德斯特及曼托德斐的勸告，及時把德軍從阿登地區撤出，反而命令德軍繼續猛攻巴斯通，重新向繆斯河挺進外，並堅持立即向南方的亞爾薩斯發動攻勢，該地區因美軍第三軍團主力支援阿登戰役，防禦力量變得薄弱。但與會的德軍各部隊指揮官均表示，既無足夠的兵力向阿登地區繼續發動攻勢，也沒有足夠兵力進攻亞爾薩斯，但希特勒對於這話都充耳不聞。¹²⁰

12月下旬，德軍與盟軍在阿登北部的戰鬥演變成消耗戰。28日，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要求英軍元帥蒙哥馬利從阿登北部發動反攻，並與美軍第三軍團連成一線，但蒙哥馬利要等德軍的再次進攻，以致拖延至1945年1月3日。而希特勒出乎意外，在1945年新年前夕，發動「北風作戰」(Operation Nordwind)，德軍出動6個師進攻亞爾薩斯，企圖迫使美軍第三軍團從阿登抽調兵力。¹²¹另一方面，德軍在12月30日及31日，多次對巴斯通進行逆襲，都被美軍擊退。¹²²

1945年1月初，德軍因燃料嚴重短缺，加上運輸系統癱瘓，嚴重影響戰爭的繼續進行。盟軍地面部隊在阿登地區節節勝利，並已破壞德軍的防空系統，盟軍戰鬥機或轟炸機藉由輔助器材，得已進入德國本土作縱深的戰略炸射，增強了盟軍空中轟炸威力，同時削弱德國空軍的抗擊能力。¹²³德軍裝甲第五軍團司令官曼托德斐請求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莫德爾接受無法攻取巴斯通的事實，必須撤退，但莫德爾知道希特勒絕不會同意。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司令官狄特里希亦希望撤出烏爾河東面，因為裝甲第二師和裝甲教導師在聖干貝爾及羅什福爾以東嚴重暴露，形勢危險，德軍又缺乏燃油來拖走損壞的戰車。¹²⁴

此時從北部發動反攻的盟軍以阿登地區中心和霍法里茲為目標，1945年1月3日，美軍第一、三軍團奉命攻擊霍法里茲，並在該地完成會師任務。¹²⁵美軍第一軍團

120 William L. Shirer原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興亡史》，第三冊，頁1617。

121 Duncan Anderson原著，趙玉譯，《第三帝國的滅亡》，頁226。

122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27。

123 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64。

124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422。

125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31。

以兩個軍部署在正面，英軍第二軍團以1個軍部署在西側。¹²⁶當美軍第三軍團朝向霍法里茲攻擊前進時，美軍空降第十七師於4日上午，遭到德軍的頑抗。¹²⁷

1月4日，德軍裝甲第五軍團司令官曼托德斐遵照希特勒的命令，重新攻擊巴斯通，德軍分別進攻巴斯通北面及東北面。雖然德軍部隊已集結在巴斯通地區，但僅在巴斯通北面的攻擊稍有進展。¹²⁸旋盟軍以陸空協同作戰，對德軍猛烈攻勢。1月5日與6日夜間，英國空軍出動90架轟炸機幾乎將霍法里茲夷為平地，並切斷德軍補給縱隊及撤退路線的關鍵路口，讓德軍交通中斷了3天。德軍裝甲第一一六師發現在他們逐步撤退過程中，道路變得越來越壅塞。¹²⁹

此時德軍一路潰敗，盟軍已經推進到德軍矛頭的側面上，德軍陷入被盟軍圍殲的危局。不過盟軍仍未能完全摧毀德軍的攻勢，只獲得有限的戰果，若要收復原先被攻占的地區，尚需苦戰一番。¹³⁰由於德軍面臨在巴斯通將被盟軍截斷退路的危險，準備放棄巴斯通。1月8日，在巴斯通東北霍法里茲的德軍遭到盟軍圍攻。德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莫德爾接到獲得希特勒准許撤退的命令。¹³¹1月9日，一直對巴斯通地區保持強大壓力的美軍第三軍團，調動第八軍及第三軍總計共9個師兵力，向霍法里茲道路網發動新的攻勢。此次攻擊，因天候惡劣與白雪掩蓋的地雷區，以及德軍的頑抗未能奏效。美軍第三軍步兵第九十師傷亡不少，第三軍團此次攻勢的進展十分有限。¹³²

1月10日，美軍第一軍團與第三軍團兩個攻擊部隊的間距已縮小至10英里寬。此時德軍已從阿登突出部西面的尖端撤退，但盟軍對德軍南北兩翼的壓力，仍遭到德軍的頑抗。¹³³在阿登地區的德軍戰況惡化，人員、武器及裝備物資戰損慘重，補給日益減少，尤其燃料極缺。¹³⁴此時德軍仍對美軍發動幾次攻擊，因兵力上捉襟見肘而

126 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59。

127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31。

128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424,428。

129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432,433。

130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0,593。

131 William L. Shirer原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興亡史》，第三冊，頁1619。

132 參閱一、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34,235；二、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59。

133 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59。

134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0。

失敗。¹³⁵

1月13日，美軍第三軍團一部開始對霍法里茲展開攻擊，但進展並不順利。¹³⁶德軍裝甲第二師主力靠著工兵、步兵、迫擊砲及戰車，在霍法里茲前方架起1道防禦線，透過夜色掩護，德軍豹式戰車得以在400至500公尺遠的射擊範圍，擊毀剛駛出森林的美軍戰車，因為後者在雪地上無所遁形。1月15日，正在攻擊席里蒙（Thiymont）的美軍步兵第三十師發現，村裡的紅磚屋已成為德軍貨真值實的碉堡，裡頭架設了重型機槍及其它自動武器。美軍靠著步兵第一二〇步兵團兩個營、1個戰車營、2個反裝甲營，發射了超過一萬一千發砲彈，才擊潰德軍傘兵第三師，攻克席里蒙，步兵第一二〇團戰損超過450人。¹³⁷

1月16日，美軍的攻擊鉗頭第一軍團與第三軍團在霍法里茲附近會師。美軍在霍法里茲獲得的卻是一場空洞的勝利。在長達4週的戰鬥期間，其目的要圍殲德軍裝甲第五軍團，但當美軍第一軍團與第三軍團在霍法里茲會師時，德軍卻成功撤離該地。¹³⁸稍早德軍在霍法里茲依據作戰計畫執行艱困的撤退行動，在撤退過程中，除了後衛部隊犧牲殆盡外，亦被迫丟棄或摧毀大量的武器裝備及補給品。¹³⁹至此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認為阿登戰役已結束。美軍第一軍團與第三軍團已通過突出部，並在霍法里茲會師。在1月17日及18日，第一軍團向第十二集團軍歸建。同時盟軍的戰線已恢復至1個月前德軍對阿登地區發起攻擊的位置。現在當務之急，是重新掌握戰略主動，繼續向前推進。¹⁴⁰

當德軍全線撤退最初幾天，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各部隊已先行撤出第一線，因而嚴重打擊德軍其他部隊士氣。事實上，德軍統帥部的意圖是要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休整補給後，再送往匈牙利作戰。但陸軍單位對希特勒此項決定十分反感，不僅感受到遭到遺棄和虧待，但他們仍能執行最艱困的任務及遭受重大戰損，以致德國陸

135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36。

136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37。

137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448。

138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下冊，頁766、767。

139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9。

140 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64。

軍降低對最高統帥部的信心。¹⁴¹

美軍第一、三軍團在霍法里茲會師後，即全力向東迂回攻擊敗退的德軍。1月18日，第三軍團司令官巴頓下令第八軍及第三軍在1月21日，沿著巴斯通到聖維特的攻擊軸線發起攻勢。同(18)日美軍第十二軍渡過蘇爾河(Sure River)。1月20日，雖然天候惡劣，由於冰雹，路況很差，但美軍第十二軍仍向前挺進數公里，步兵第九十五師擊退一股德軍的逆襲。¹⁴²1月22日，希特勒命令德軍分階段撤出烏爾河以西所有的占領區，德軍將撤退到魯爾河至魏登一線，然後逐步沿申貝格以西地區經烏爾河流域撤到西牆。¹⁴³1月23日，美軍第一軍團收復聖維特。此後，美軍對德軍的攻勢大致令人滿意，僅有遭到天候和敵輕兵器火力的阻止。¹⁴⁴

肆、德軍在阿登戰役的優點缺失檢討

一、德軍的優點

(一) 戰術運用與攻擊目標正確

德軍發動阿登戰役，就攻勢而言，展開兵力和攻擊的地區與目標選擇大致正確，發起攻擊時間與裝甲第五軍團所採取戰術作為，大致能符合時空環境的狀況與需要。盟軍對德軍的情蒐與空中偵察，未能發現德軍集結與作戰準備，歸功德軍保密確實，直到發起攻擊前一天，參與部隊始被通知，因此能在戰略及戰術上獲得奇襲成功。¹⁴⁵

德軍在阿登戰役凌厲的攻勢，出乎盟軍高層意料之外。1945年1月1日，德國空軍發動代號「底板行動」(Bodenplatte)的攻勢。此次是德國空軍最後一次的大規模攻擊，出動將近一千架各型戰鬥機，攻擊法國東北部及比利時境內的盟軍空軍基地，造成盟軍有206架飛機被摧毀，大約三百架飛機受創(它們大多是在地面上被摧毀或受創的)。為此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準備了1份備忘錄，其中提出了在4個月前還

141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9,590。

142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38,239。

143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下冊，頁803。

144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40。

145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3。

是不可想像的計畫，即西方盟軍不可能擁有攻占德國的物質實力或決心。馬歇爾認為，美英盟國很可能將不得不選擇與德國協商和平。

在英國方面，阿登戰役期間，德軍發射V1及V2飛彈攻擊英國毫無有減退跡象，倫敦每天有數十人死亡及數百人受傷，英國政府被迫撤離倫敦。1月6日，邱吉爾寫信給史達林表示：「西線的戰爭非常激烈，任何時候都需要盟軍統帥部做出重要決定」。然而邱吉爾寫這封信的時機並不恰當，因為此時盟軍已在阿登戰役取得勝利。這反而讓史達林聲稱，俄軍在1月12日在維斯杜拉河發動的攻勢，挽救了盟軍在西線的戰爭。¹⁴⁶

（二）德軍特種作戰成功曾造成盟軍困擾

希特勒命令斯可塞尼執行代號「麒麟作戰」的特種任務。斯可塞尼指揮一支由兩千人組成會說英語的德軍突擊旅（裝甲第一五〇旅），在阿登戰役一開始，穿裝美軍制服，偽裝成美軍，乘坐擄獲來的美軍吉普車或戰車，滲透混進正在撤退的美軍隊伍中或其後方，切斷電話線，移動路牌，讓美軍預備隊走錯方向；或懸掛紅布，以表示道路已經布雷，總之他們到處製造混亂。一小部分人員深入繆斯河各座橋梁邊，保護這些橋梁不受到破壞，以便日後德軍裝甲部隊主力能夠使用。¹⁴⁷

麒麟作戰獲得一些成果，讓美軍搞不清楚有多少德軍已滲透到後方，被迫四處攔車檢查，造成數以百計的美軍因身分遭質疑被拘押，美軍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布萊德雷為此抱怨說：50萬美國大兵每逢在路上互相遭遇時，都會彼此懷疑對方是敵人，任何的官階、證件和抗議都不能使旅行者在經過1個叉道時，得以免受嚴格的查詢，我個人曾經3次被慎重的士兵要求證明身分。

更甚者是當12月19日，在偵訊被俘的德軍突擊隊員時，供稱他們負有刺殺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及其他高階指揮官的任務。不論是否屬實，盟軍為此採取一種癱瘓性的安全措施，結果瞎忙10天之久。艾森豪的助理在日記寫下，在巴黎凡爾賽的艾森豪，成為我們安全人員的囚犯，對於其行動上所受到的限制感到十分不愉快，卻毫無辦法。¹⁴⁸

146 Duncan Anderson原著，趙玉譯，《第三帝國的滅亡》，頁226,227,228。

147 參閱一、William L. Shirer原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興亡史》，第三冊，頁1612；二、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16。

148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16,217,218。

（三）德軍士氣高昂充滿自信奮勇作戰

1944年下半年，德國國內已動員全國男女老少為戰爭拼命工作，此時期德國軍事工業有顯著的成果，例如新武器研製，飛機性能改進，增強潛水艇威力，工業產量增加等，讓德國人對未來尚存希望，德軍士兵對於領導的軍官及士官充滿信心。¹⁴⁹德軍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說道，當阿登戰役開始時，參戰部隊士氣之高昂足以令人感到驚訝。他們真正相信勝利，不像較高級指揮官，他們才知道事實的真相。¹⁵⁰

阿登戰役期間，德軍英勇奮戰，在某種程度上彌補戰備上許多的缺失，雖然前線官兵士氣遭受許多不利的影響，但德軍保衛國家的精神堅定不移。官方的宣傳足以增強一般軍人戰鬥意志，尤其同盟國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讓德國人相信一旦戰敗，將被奴役，迫使德軍除了與盟軍拼命外，別無選擇。因此前線德軍即使知道戰爭已毫無希望，仍然堅持奮戰到底。¹⁵¹

雖然德國空軍在阿登戰役期間，就飛機數量、飛行員素質及燃油供給各方面，遠不及盟軍，但仍積極支援地面部隊作戰。1944年12月23日及24日，在盟軍全面空襲阿登戰區及德國本土下，德國空軍仍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24日總共出擊1,088架次，其中650架次用於阿登戰區，美國第九戰術空軍司令部謂之：「自諾曼第以來，德國空軍的強力反撲莫過於此。攻勢強則強矣，但是被迫攔截轟炸機，而無暇兼顧對地支援。」盟軍空軍在阿登周圍的多層防禦網已萬事俱備，讓德國空軍飛機的對地支援有如難已登天。12月24日的阿登空戰中，盟軍聲稱擊落125架德軍飛機，盟軍損失44架轟炸機及12架戰鬥機。¹⁵²

1945年1月初，面對盟軍優勢的兵力及裝備，在阿登地區的德軍20個步兵師及8個裝甲師仍奮勇作戰。此時德軍步兵團平均戰鬥人員僅為美軍一半。美軍裝甲師的戰車數目是德軍裝甲師的兩倍以上。德軍士兵還面臨糧食及燃油短缺的問題。¹⁵³1月14日，德軍裝甲第五軍團從霍法里茲撤退時，雖然遭到盟軍空軍的炸射，但德軍的抵抗並未鬆懈下來，裝甲第二師及裝甲教導師仍以慣用的戰術掩護撤退，以突擊砲、戰

149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600。

150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23。

151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9,600。

152 Danny S. Parker原著，李恕平譯，《冬日之戰：阿登地區的空戰1944-1945》，下冊，頁323, 328,329。

153 Rick Atkinson原著，王祖寧等譯，《黎明的砲聲》，頁492。

車及步兵掩護砲兵團撤離。每當美軍以榴彈砲發射白磷彈後，便會引來德軍猛烈火力的回擊。¹⁵⁴

二、德軍的缺點

（一）整個大環境不利於德國但希特勒執迷不悟

1944年冬，德國與美、蘇、英三大敵國，在戰爭資源上呈現重大的差距，已不是希特勒所願對盟軍發動一次成功突襲，便能反敗為勝。尤其德軍在西線能集結的兵力嚴重不足，即使能達成發動阿登戰役的重大目標，奪取安特衛普，但對整個戰局而言，僅是盟軍暫時的挫敗。西方同盟國不會為此與德國有任何政治協商，結束戰爭的可能。

希特勒發動阿登戰役，德軍在人員及裝備上付出慘重的代價，顯得毫無意義，不僅未能達到削弱盟軍的戰力，反而賠上最後僅存的預備部隊。尤其當俄軍在阿登戰役末期在東線發動總攻擊，若德軍能早一點抽調兵力到東線，東線至少還能多支持數日，不致於迅速崩潰。當然若是這樣做，德軍在西線也很快會崩潰。

希特勒知道西方同盟國不會單獨和德國媾和，因此冒險在西線發動阿登戰役，未料慘遭失敗，讓俄軍坐享其利。1945年1月12日，俄軍在東線發動總攻擊，勢如破竹，德軍毫無招架能力，因為德軍已無預備兵力可以抗擊俄軍。¹⁵⁵

（二）希特勒與德軍最高統帥部的戰略戰術多有錯誤不切實際

德軍發動阿登戰役雖然擁有許多有利因素，但最後未能奏功，此必須歸咎希特勒及德軍最高統帥部犯下諸多錯誤所致。當德軍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未能依計畫獲致戰果且攻勢受挫停頓，而裝甲第五軍團的攻勢成功，德軍攻勢應該轉移至裝甲第五軍團方面，讓裝甲第五軍團能適當擴張已獲得的戰果。之後當還有時間改採「修正案」時，卻未能果斷決定，因為北面的第十五軍團及南面的第七軍團趕不上預定進度，不曾獲得必要戰果。但希特勒及最高統帥部卻無視不理會前線指揮的建議，造成裝甲第五軍團前進受到影響。由於北面的第十五軍團及南面的第七軍團在作戰目標上一直未能奏功，德軍南北兩側翼戰線愈拉愈長，必須分兵去保護兩側翼，造成德軍矛頭兵力日趨削弱，喪失突穿敵陣地的能力，以致裝甲第五軍團最終功

154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446。

155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601,602。

敗垂成。¹⁵⁶

德軍發動阿登戰役之後數週內，所能使用的兵力與事先擬定的目標，完全不符合。以致最後，真正能動用兵力比事先作戰計畫計算的少很多。當戰役發起時，德軍部分師級兵力尚未完成部署，立即面臨人員、武器裝備、燃料及其他物資不足的問題，以致德軍難以達成突破盟軍陣地後，進一步的擴展戰果。希特勒及德軍最高統帥部明知德軍本身的問題與困難，卻堅持原始作戰計畫，及過度遠大的目標。當德軍攻勢失敗明確時，希特勒與最高統帥部未能立即下令停止攻擊，也未因應戰況變化採取必要措施。直至盟軍以優勢兵力壓倒德軍時，希特勒才勉強調整作戰目標，甚至退回攻勢發動時的原有位置，然而為時已晚。¹⁵⁷

德軍陸軍參謀長古德林曾兩度企圖說服希特勒放棄不會成功的阿登戰役，將兵力調往東線應付俄軍。直至1944年12月28日，希特勒才承認在阿登戰役未能達到預期決定性的成功，但他仍保持樂觀，認為盟軍將放棄攻擊計畫。1945年1月9日，古德林告知希特勒東線戰況十分嚴峻，但他拒絕面對現實，堅持以西線優先，不對東線作任何增援，並宣稱今後德軍不准有任何形式的撤退。未料1月10日，希特勒卻命令將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從阿登地區撤出。¹⁵⁸

當德軍希望在1945年1月16日，美軍兩個突擊軍團在霍法里茲附近會師之前，能有組織進行非常艱難的撤軍行動，由於缺乏運輸工具，特別是油料，德軍被迫拋棄像是戰車、裝甲迫擊砲車、火砲或車輛等裝備與軍事物資。德軍在撤退時戰車和火砲損失的數量，竟然比整個進攻過程中損失的數量大得多。而且所有黨衛軍的部隊在接奉撤退命令的隨後幾天，大多從正面撤出，這對參與阿登戰役德國陸軍一般部隊是個沉重的打擊，尤其在遭受挫折攻擊中，最困難及最需要進行浴血奮戰階段的重擔，大多由陸軍一般部隊獨自承受。雖然沒有損害陸軍與黨衛軍之間一直良好的關係，卻嚴重破壞了對最高統帥部的信任。¹⁵⁹

（三）作戰計畫保密過度過多兵力被牽制在少數地點無法轉用擴大戰果

希特勒發動阿登戰役，為了採取突擊戰術，因此有關作戰計畫的保密尤為重要，

156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5。

157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4,595,596。

158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7。

159 （德）K·蒂佩爾斯基希著，賴銘傳譯，《第二次世界大戰》，頁679,680。

然而過度保密卻帶來很多缺失。負責主動任務的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司令官狄特里希直到最後階段才被告之他的任務為何，作戰計畫從未徵詢他的意見，參與作戰的大多數師長都是在阿登戰役開打前幾天接獲命令。裝甲第五軍團司令官曼托德斐僅有3個晝夜時間準備，便進入攻擊發起線。

過度保密的結果，造成德軍倉促準備不周延的缺失，因而付出沉重的代價。尤其是狄特里希接獲作戰命令太晚，沒有時間去研究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的問題，無法詳實蒐整敵情及偵察地形，許多作戰應該注意的事項都被忽略了，等到攻擊開始之後，才發覺處處與戰場脫節。而希特勒與約德爾在擬定作戰計畫時，不會去注意局部的條件或是每個執行者的個別問題，他們對於所需要的兵力及資源抱著樂觀的想法。¹⁶⁰

基於安全理由，地圖要到最後一刻才會發放，所有的車輛均不得靠近距離前線8公里以內的區域，這項禁令妨礙了偵察及砲兵協調。為了防止官兵出逃，突擊部隊在戰役開打的最後一晚才轉移至攻擊戰壕。參戰的德軍部隊全面禁用無線電通訊，這意味著信號網要到開砲以後才能建立。前往攻擊位置的道路一律限定單向通行，不得在路上作記號，避免被敵軍的斥候所發現。¹⁶¹

依據希特勒的作戰計畫與企圖心，其攻勢重點是北面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所有的裝甲預備隊根據此方向部署。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莫德爾建議把作為預備部隊的黨衛軍部隊投入裝甲第五團方面，用於擴張戰果。但基於政治理由希特勒要黨衛軍擔任此次決定性的攻擊，因此堅持預備部隊應繼續部署在北面。雖然後來黨衛軍裝甲第二師及第十二師調派去增援裝甲第五軍團，但為時已晚，無法發揮作用，裝甲第五軍團被迫採取防禦。到了1944年12月底，德軍大部兵力仍集結在巴斯通周邊地區，以致裝甲第五軍團缺乏兵力，無法直撲繆斯河上渡口的的主要作戰目標，形成一個強烈對比。然而希特勒及德軍最高統帥部仍未限制戰術性目標。¹⁶²

美軍堅守聖維特的時間較德軍預料的長，雖然德軍從越過索伊經何頓到馬爾赫的公路進攻速度很快，但缺乏衝擊力，最終德軍被迫退返攻擊正面的南段，行動範

160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21。

161 參閱一、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115；二、Rick Atkinson原著，王祖寧等譯，《黎明的砲聲》，頁406。

162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4,595。

圍受到限制。旋第七軍團因自顧不暇，裝甲第五軍團所屬各單位只能向南回旋，去增強倍受威脅的側面。¹⁶³

德軍在巴斯通消耗太多時間與兵力，尤其在該地最多時投入9個師及2個軍團部分兵力，造成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被迫把一部分兵力轉移給裝甲第五軍團，結果使得德軍最高統帥部的攻勢意圖澈底失敗。¹⁶⁴

(四) 德軍訓練不足及裝甲部隊人員與武器裝備未滿編影響戰力發揮

1944年冬，德軍的訓練已無法使參與阿登戰役所有部隊，能夠應付養精蓄銳，以及在人力與物力都占有優勢的盟軍，德軍前線指揮官都明白盟軍的優勢，也不感到意外。尤其是擔任最先突破盟軍戰線的第一線步兵師，缺乏適當及有系統的訓練。¹⁶⁵德軍步兵的訓練從原先的16週縮短到12週至14週，但裝甲兵在整個戰爭中仍維持21週的訓練水準。參與阿登戰役的步兵第六十二師，該師從1939年參與諸多戰役，戰功彪炳，但此時該師只有四成的士兵具有作戰經驗，其餘全是新兵。¹⁶⁶

參與阿登戰役的德軍裝甲部隊，不論是陸軍或黨衛軍的7個裝甲師，在1944年12月16日發起戰役時，人員與武器裝備都未滿編；裝甲第五軍團滿編率為八成，其餘各單位僅有五成。¹⁶⁷參與第一批攻勢其中5個裝甲師應該編制有140輛戰的標準兩營制戰車團，然而實際上僅擁有1個基本的戰車營，配賦90輛四號戰車及豹式戰車。為了彌補缺乏戰車的第二个戰車營，德軍最高統帥部將先前獨立的突擊砲或戰車防禦砲營撥隸給裝甲師。由於極度缺乏戰車，像是黨衛軍裝甲第十師只配賦10輛豹式戰車，以致該師戰力薄弱，無法參與阿登戰役的攻勢作戰。¹⁶⁸

德軍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對參與阿登戰役的德軍看法是，沒有適當的增援，也沒有適當的彈藥補給，雖然裝甲師的數量很高，但他們在戰車方面的實力卻很低，大部分都是紙面上的實力。美國軍方戰史也提到此時德軍裝甲師的戰車實力約為

163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5。

164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89。

165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8,599。

166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上冊，頁92,93,129,130。

167 Rick Atkinson原著，王祖寧等譯，《黎明的砲聲》，頁428。

168 Niall Barr等原著，王倉和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裝甲部隊發展史》，頁158。

九十至一百輛，僅相當於美軍裝甲師標準的一半。¹⁶⁹

（五）德軍後勤補給惡劣

德軍發起阿登戰役開始，其機動兵力所攜帶的燃料僅夠使用一、兩天，而非事先所承諾的5天分量，標準的1天分量是足夠前進100公里。¹⁷⁰由於德軍的補給倉庫大部分在萊茵河東岸，以致造成運輸上很大的困難，原先要撥給裝甲第五軍團的運輸縱隊始終不見蹤影。¹⁷¹由於燃料短缺，原先要參加阿登戰役的砲兵僅有半數能調動。¹⁷²1944年12月19日，當德軍進攻聖維特時，幾乎沒有任何砲兵支援。19日晚上，德軍步兵第十八師遭到美軍強大火力頑抗，戰損慘重。20日，德軍元首衛隊旅因缺乏火力支援，以致對聖維特的攻勢，被美軍砲火擊退。¹⁷³

德軍裝甲第五軍團司令官曼托德斐認為德軍最嚴重的問題是燃料短缺，他指出約德爾曾保證能有足夠燃料以供德軍發揮威力及跑完全程，這種保證被證明出來是完全不確實的。他親自告訴希特勒，在像阿登如此艱困地區進行冬季作戰，會遭遇許多額外的困難，應該準備比標準數字超過5倍，但實際到了發動攻勢時，只不過比標準多了一倍半而已。更壞的情況是大部分的燃料都放在萊茵河東岸大後方，必須用大卡車隊載運著。一旦天氣晴朗，盟軍飛機開始活躍，於是送往前線的燃料車隊便遭受嚴重的阻撓。¹⁷⁴德軍裝甲第二師在1944年12月25日聖誕節仍有60輛戰車可以作戰，但大部分都沒有參與戰鬥。其原因包括大雪和幾乎無法通過的地形外，更重要的是盟軍空襲，並剝奪了該師的大部分燃料供給，以致裝甲第二師大部分的戰車，只能在薩姆至巴拉克（Baraque）、德弗賴蒂爾（De Fraiture）公路兩側的森林中間置著。¹⁷⁵

美軍第三軍團在1944年12月24日，截獲德軍傘兵第五師師長赫爾曼（Ludwig Hellman）的無線電報：如果沒有援兵的話，無法再撐下去，迫切需要火箭筒及彈

169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22。

170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5。

171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8。

172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31。

173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上冊，頁220, 221。

174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22, 223。

175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下冊，頁461。

藥。另外，擄獲的德軍說：已經有3至5天沒有得到任何正式的口糧。¹⁷⁶德軍因後勤補給方面惡劣不足，以致士兵在寒冬下作戰，缺乏冬衣，軍服外面只有很薄的亞麻外衣，那是用來雪地偽裝使用。¹⁷⁷德軍裝甲第二師的前導部隊因食不果腹，餓得發昏，甚至有士兵必須向民間百姓乞討食物。¹⁷⁸

（六）德軍失去戰場制空權

決定阿登戰役勝負重要關鍵之一是制空權，1944年秋，德國各戰場的飛機總數不足四千五百架，其中用於西線戰場的現役飛機大約只有一千架，與同盟國空軍相較下，處於十比一的劣勢。¹⁷⁹

德軍發動阿登戰役開始幾天，該地區天候不佳，濃霧造成盟軍無法出動飛機作戰，當1944年12月21日至22日天氣放晴後，盟軍空軍便完全支配了德軍的補給線，儘管德國空軍不惜犧牲，終因眾寡懸殊，無法減輕地面部承受盟軍空中炸射的壓力。加上德軍的倉庫都在萊茵河東岸德國本土境內，因此盟軍的空中攻擊，造成德軍前線糧食和彈藥短缺，尤其燃料極度缺乏，戰車、裝甲車、卡車等行動受限，影響其機動性。由於補給困難，德軍被孤立在天寒地凍戰地就地取食，戰力因而受到影響。¹⁸⁰

德軍空軍在阿登戰役期間面臨很多問題，並製造問題，空軍所剩的資深飛行員已寥寥可數，因為制度上的不允許飛行員在每次任務之間充分休息，導致飛行員耗損，也沒有將技術與經驗傳承給後進。空軍現役飛行員大多是沒有戰鬥經驗的資淺年輕人。加上油料嚴重短缺，飛行員訓練不足，僅有幾小時的單飛經驗，便結訓分發到作戰單位報到。

1945年1月1日拂曉，德國空軍發動「板底行動」，參與其次作戰的飛行員很多是飛行時數僅有15小時的新手。9點20分，德軍戰機對盟軍在荷蘭南部及比利時的12座飛機場及法國4個基地，進行同步攻擊（德軍空軍當日總共出動1,035架次）。盟軍總計德國空軍造成150架飛機被摧毀，110架飛機受損，另外損失17架非戰鬥飛機，所幸飛行員傷亡不多，但有一百多名地勤人員喪生。盟軍指出德國空軍飛行員在此次奇

176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21。

177 Ch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下冊，頁513。

178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353。

179 Danny S. Parker原著，李恕平譯，《冬日之戰：阿登地區的空戰1944-1945》，上冊，頁52。

180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3。

襲犯了大錯，付出高昂的代價。他們為了儘可能對地面炸射，因而滯空停留太久，以致盟軍空軍戰機有時間從後方基地起飛，在德軍飛機返航時攻擊他們，造成其損失慘重。

那些遵照戈林命令因而被迫加油，補充彈藥，再度起飛對盟軍空軍攻擊的德國空軍飛行員，卻發現敵方正以壓倒性數量迎戰。更糟的是此次作戰，德軍空軍並未通知防砲部隊，以致防砲部隊對空軍此次行動毫無所知，甚至當德國空軍戰機返航時，遭到德軍高射砲猛烈的射擊，德軍損失三百多架飛機中，不少是被自己的高射砲所擊落。因此1月1日的空戰是德國空軍一場大災難，阿登戰役也是其最後一次的重大行動。

德國空軍在1945年1月1日空戰中，總計有271架戰鬥機被擊毀，65架受損，飛行員傷亡慘重，總計有143名飛行員陣亡或失蹤，70人被俘，21人負傷。其中傷亡人員之中，包括3名聯隊長，5名大隊長及14名中隊長，德國空軍很難找到人替代他們。¹⁸¹

（七）傘兵運用不當

德軍傘兵部隊原先應擔任突擊重要任務，但在阿登戰役之前，早已在地面防禦作戰上戰損耗盡，因此到了開戰前僅勉強集結一千餘人，並在攻擊發起前1週才組建成1個傘兵營。傘兵指揮官海德在與空軍協調後，甚至發現分配給他參與此次任務的112架容克52型運輸機，有半數以上的飛行員沒有空投傘兵或飛越敵境的經驗，也沒有編隊飛行的訓練。¹⁸²另一個問題是德軍傘兵一向執行白晝作戰，然而12月17日的任務卻要求執行夜間空降，這次空降也成為德軍傘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絕響，而且連必要的裝備都感到缺乏。¹⁸³

傘兵奉命空降在馬米德經歐本（Eupen）到佛威（Verviers）交叉路口附近的蒙特利奇（Montrigi），構成1個側面的阻絕陣地，俾使盟軍援兵在行動上受到遲滯。但是在預定發動空降突擊前夕，因約定到機場運送傘兵的運輸機未到，於是空降順延到次日夜，然而那時對阿登地區的攻擊早已展開。

181 參閱一、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404,411；二、Danny S. Parker原著，李恕平譯，《冬日之戰：阿登地區的空戰1944-1945》，下冊，頁451。Rick Atkinson原著，王祖寧等譯，《黎明的砲聲》，頁485記：1945年1月1日在阿登的空戰中，德國空軍損失237名飛行員。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55記：德軍戰損兩百多架飛機。

182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119。

183 Danny S. Parker原著，李恕平譯，《冬日之戰：阿登地區的空戰1944-1945》，上冊，頁176。

此次傘兵空降作戰因狂風亂流及高砲火網，使低速運輸機的編隊零亂分散，只有三分之一的飛機勉強抵達空降目標區，結果海德指揮官最初僅集結約一百五十人，之後散兵陸續歸隊，全部加起來不過三百人，僅是出征傘兵九百人中的三分之一，由於兵力薄弱，以致無法攻占交叉路口和建立阻絕陣地。傘兵對盟軍在交通要道進行多日騷擾戰後，仍未見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前來與其會合，最終被盟軍擊潰，海德指揮官被俘。總之德軍傘兵在阿登戰役的空降作戰是一敗塗地。¹⁸⁴

伍、盟軍在阿登戰役之優點缺失檢討

一、盟軍的優點

(一) 盟軍對德軍攻勢反應迅速及強而有力

當德軍於1944年12月16日出乎意料之外，發動阿登戰役後，在戰役開始前幾天，儘管美軍多個指揮部似乎陷入驚慌與無助，但盟軍最高統帥部的反應相對迅速，並採取削弱德軍攻勢影響的措施。美軍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布萊雷德重新集結裝甲第七師，阻止德軍在12月17日奪取聖維特此交通重要叉路口。¹⁸⁵更重要是當艾森豪獲報德軍裝甲部隊已對若干美軍占領區實施突破後，研判這不是一個局部性攻擊，立即命令西歐戰線其它地段停止攻勢，並指示布萊雷德派裝甲第十師從南面，裝甲第七師從北面，攻擊德軍第五軍團兩側翼外，抽調總預備隊兩個步兵師開往戰場對抗德軍黨衛軍第六軍團。在這些部隊調動中，最重要則是美軍空降第一〇一師，派往戰略要地巴斯通，並守住了巴斯通。¹⁸⁶

美軍裝甲第七師奉令後，迅速派遣一部兵力在聖維特擋下德軍的進攻。另外美軍裝甲第十師B戰鬥群主力據守戰略重鎮巴斯通，抗擊德軍第七軍團，雖然B戰鬥群戰損慘重，卻阻止了德軍攻占巴斯通的企圖。12月19日拂曉，增援的美軍空降第一〇一師兼程趕到巴斯通。之後美軍在聖維特及巴斯通兩地成功挫阻德軍的攻勢。

184 參閱一、Danny S. Parker原著，李恕平譯，《冬日之戰：阿登地區的空戰1944-1945》，上冊，頁177。二、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28。

185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上冊，頁265。

186 參閱一、D.D. 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54；二、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12。

德軍因而遲滯不前，被牽制的兵力遠超過預估數量，影響所及是其他作戰地段兵力感到不足，無法進一步在南、北兩面突破盟軍的封鎖，此是盟軍在阿登戰役擊敗德軍獲勝的重要關鍵。¹⁸⁷

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在德軍發動阿登戰役後，經過兩日的戰況分析研究，認為已獲得足夠有關德軍的兵力、作戰目標、動態與形勢等情資，及明瞭盟軍的實力後，即擬定1個反擊計畫。12月19日，艾森豪召集高層軍事會議，認為當下有兩個行動方案，一是在被進攻區域內，建立安全的防守陣線，選擇像河流此類地形作堅強防守。二是守軍儘速集結足夠部隊後，對德軍立即反攻。艾森豪選擇第二項方案，不但是盟軍因為在戰略意義上採取攻勢，同時因為艾森豪堅決地認為德軍離開齊格飛防線後，盟軍已有機會可以儘速占領該防線。隨後盟軍總部決定反攻不需要兩翼同時發動。在北部，德軍進攻的力道雖然日趨下降，但盟軍仍須作防守。盟軍在南部可以儘早快速向北部推進，這將對整個戰場局勢有所幫助。艾森豪在19日的軍事會議中其目的是準備如何向南部進攻。¹⁸⁸

（二）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戰略戰術指揮得當且各將領充分合作

1944年秋，英軍元帥蒙哥馬利想發動跨越荷蘭及比利時挺進德國北部的大規模攻勢，但此計畫將會破壞盟軍在西線戰場防禦態勢的平衡。之後蒙哥馬利從該（1944）年11月中旬到12月7日，多次在盟軍軍事會議上向艾森豪提及此計畫，但艾森豪均不為所動。12月16日，德軍發動阿登戰役，盟軍遭到德軍大規模突襲，一時措手不及。此時美軍第十二集團軍有被德軍截斷成兩半的危險。艾森豪首當明白德軍此一攻擊並非為掠奪式攻擊，他很快做出反應，採用的辦法頗具爭議但卻可行，他將第十二集團軍在阿登北部的第一軍團交由蒙哥馬利指揮，以利通信並能對阿登北邊肩部協同反應。這是在指揮爭議後沒多久做出的決定，展現出艾森豪的謙和與對團隊效能的重視。¹⁸⁹

1944年12月20日，艾森豪命令蒙哥馬利統一指揮美軍第一軍團及第九軍團，雖然蒙哥馬利與艾森豪等美軍將領之間，對於作戰目標有些意見相左的紛擾，但並未

187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1。

188 Deight.D. Eisenhower原著，張北海等譯，《歐洲十字軍》，頁270,271。

189 Harry S. Laver等原著，章昌文譯，《指揮的藝術》（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100年），頁127,128。

如希特勒認為那樣嚴重，美英同盟國的領袖及將領們，為了打敗德國此共同的軍事與政治目標，仍然充分合作。當蒙哥馬利接管西方盟軍指揮權當日，他研判德軍若在馬米德與馬爾赫之間成功突破，打開向布魯塞爾、安特衛普的通路，那將對盟軍造成嚴重危害，因此他將防線從塔維羅特（Stavelor）延長到馬爾赫，並集結重兵準備反攻。

此時盟軍適時將阿登北部的軍隊統一指揮權交給蒙哥馬利是阿登戰役的關鍵，因為盟軍在阿登地區除了南北面外，其軍事行動已瀕臨毫無協調失控狀況，像是美軍第一軍團對德軍的作戰，甚至是該軍團一連串的各自為戰。因此蒙哥馬利接管盟軍統帥權後，要求盟軍各部隊行動須按照作戰計畫確實執行，不允許有過早或零散的反攻，美軍因而能全力集結預備部隊阻擋德軍的擴張攻擊及突破。當蒙哥馬利命令阿登地區美軍的預備部隊對德軍進行反攻時，由於美軍第一軍團堅守防線北面，讓德軍兵力無法轉用，貢獻極大。¹⁹⁰

（三）美軍積極防禦英勇奮戰成功挫阻德軍攻勢

希特勒及德軍最高統帥部在發動阿登戰役前，低估美軍的抗擊能力，認為美軍著重攻擊，不擅防禦。駐守巴斯通的美軍空降第一〇一師、裝甲第九師第十八戰鬥群、裝甲第十師第二戰鬥群、戰車驅逐砲第七〇五營及若干砲兵、經理等單位，在空降第一〇一師副師長麥克奧里夫（A.C. McAuliffe）指揮下，憑藉積極防禦，成功延遲德軍裝甲教導師及裝甲第二師的西進長達3天之久。

由於美軍堅守巴斯通，牽制德軍兵力，以致其不能用於向繆斯河迅速挺進，達到作戰計畫的主要目標。德軍在巴斯通攻勢受阻，連帶裝甲第五軍團連同裝甲第一一六師被迫不得不向南面採取閃避行動，讓德軍延誤更多時間，無法按原作戰計畫攻取目標。¹⁹¹

阿登戰役在美國陸軍戰史上占有一個顯著地位，美軍裝甲第七師在聖維特的卓越戰績；空降第一〇一師及裝甲第七師在巴斯通的不屈不撓精神，以及其他部隊所表現無數優異戰鬥特質之範例，均展現了美軍優良的傳統。¹⁹²

美軍第三軍團司令官巴頓指出，阿登戰役期間，美軍第三軍團進兵之遠及用兵

190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2,593。

191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2。

192 G.C.Marshall原著，王正已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馬歇爾報告書》，頁68。

之速，以最少時間內使更多的師級部隊參戰，在美國歷史上，也可能在世界史上超過了任何其他軍團。能達到這種戰果，惟有美軍官兵與裝備的素質高超，才有可能，沒有一個國家能對抗美軍。¹⁹³

（四）盟軍掌控戰場的制空權

在1944年12月16日至12月22日之間，德軍藉由濃霧掩蔽下，對阿登地區展開攻擊。盟軍空軍除了執行有限或極端危險任務之外，無法全力支援地面作戰。因此德軍地面部隊對盟軍防禦部隊，發揮最大的奇襲效果。然而12月22日天氣轉為晴朗，美軍第三軍團自亞琛沿盧森堡一線，向北對德軍發動攻擊之際，盟軍空軍派出大批戰機，對德軍陣地及交通展開癱瘓性的轟炸，造成德軍燃料、彈藥及糧食嚴重短缺。¹⁹⁴

12月23日起，連續數日天氣晴朗，盟軍以壓倒性的戰術空軍對德軍裝甲及補給部隊實施猛烈的炸射。¹⁹⁵23日，盟軍空軍派出大批飛機轟炸德國本土鐵路要害，癱瘓了德軍通往阿登地區的補給路線外，裝甲第五軍團後方補給基地慘遭盟軍轟炸破壞，災情十分慘重。¹⁹⁶24日，盟軍派出大批轟炸戰機及戰鬥機對德國本土空軍機場進行統合攻擊，不僅削弱德軍戰鬥機的活動，並且使盟軍戰鬥機與轟炸機對德軍地面目標集中攻擊的機會，較空戰之機會更多。¹⁹⁷

1945年1月22日，美軍發現在狄克希（Diekirch）以北，有大量德軍的裝甲車輛在運動。美軍第十九戰術航空司令部即派出戰機七百架次，對德軍進行大規模轟炸，戰果豐碩，摧毀或損壞了德軍4,192件以上的重要裝備，包括火車頭、鐵路車廂、戰車、各型車輛。¹⁹⁸

（五）戰車、火炮數量及運輸能力具有絕對優勢

在阿登戰役期間，美軍在戰車、火炮數量相較於德軍具有絕對優勢，美軍1個裝甲兵師編制有6個戰車營及300輛戰車，反觀德軍裝甲第五軍團3個裝甲兵師全部戰

193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45。

194 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58。

195 G.C.Marshall原著，王正已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馬歇爾報告書》，頁69。

196 Danny S. Parker原著，李恕平譯，《冬日之戰：阿登地區的空戰1944-1945》，上冊，頁268。

197 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58。

198 參閱一、G.C.Marshall原著，王正已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馬歇爾報告書》，頁69；二、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41。

車也只有212輛戰車。

美軍砲兵部隊的各型火炮數量及火力也優於德軍，而且發揮極大的戰力。在巴斯通戰鬥中，美軍雖然被德軍包圍，但該地美軍的砲兵部隊共有110門火炮，其中許多是155毫米砲，此型火炮威力遠勝於在巴斯通地區的德軍任何火炮。

美軍另一項優勢是運輸能力，其陸軍完全摩托化，集結了強大的車隊，而德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馬匹牽引，例如德軍國民兵第二十六師的運輸需要五千匹馬，而且美軍卡車的性能也優於德軍。¹⁹⁹

二、盟軍的缺點

（一）未在阿登地區部署適當的預備部隊

希特勒選擇的阿登地區，為一丘陵起伏，林木厚密的地區，以致美軍在此兵力曾經故意的減少，以便集中較多兵力於較平坦的地區中。盟軍認為阿登是一個不適宜攻擊的地區，因此忽視其作為敵方攻擊路線的可能性。殊不知在4年之前，德軍便是從阿登地區發起閃擊戰，造成1940年盟軍在西線的總崩潰。因此在1944年，盟軍指揮官們的盲目實在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他們似乎應該預判德軍會在同一地區故技重施。當德軍進攻阿登地區的消息很慢才傳達到後方巴黎凡爾賽的盟軍司令部，但對其威脅嚴重性卻反應很遲，布萊德雷認為只是德軍在阻止盟軍攻勢的擾亂性攻擊。²⁰⁰

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承認由於他決定在亞琛地區部署最大的兵力，並儘可能動用所有可用的部隊維持盟軍在薩爾及維生堡地區作戰之順利進展。因此他以較薄弱的兵力部署在戰線上某些地區，以便集中兵力於主攻方面。特別是特里爾（Trier）及蒙遜（Monschau）之間約七十英里的阿登地區，僅有美軍第一軍團4個師兵力擔任防禦。基於阿登地區缺乏戰略性目標或大型補給基地，而且在地形上也有相當困難等因素，因此美軍在阿登地區部署為有計畫的冒險。²⁰¹在阿登地區的美軍第一軍團和第八軍只有戰術預備部隊，在面對德軍突然發起猛烈攻勢下，只能被迫在沒有準備下且戰且走，因此未能利用若干良好地形加以扼守，直到有適當增援的預備隊趕到，

199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上冊，頁104；下冊，頁511。

200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三冊，頁212。

201 參閱一、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53；二、G.C.Marshall原著，王正已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馬歇爾報告書》，頁67。

美軍才能站穩腳步，並對德軍採取抵抗。²⁰²

在德軍發動阿登戰役稍早，美軍在許特根森森戰役中，參戰的12萬大軍中共有三萬三千多人傷亡，其中步兵第四師傷亡就超過五千人。之後步兵第四師移防到被視為較平靜阿登地區的第八軍戰區內，接防步兵第八十三師的陣地，藉以恢復元氣。未料步兵第四師接防不久，即遇到德軍發動阿登戰役，該師必須以僅有原編制的一半兵力去防守長達56公里的前線，以致力有未逮，難以抵抗德軍優勢兵力的突破。²⁰³

（二）情報誤判

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認為當盟軍從亞琛向魯爾河的攻勢必須暫停，以等待奪取魯爾河水霸時，對於南部的攻勢亦開始減緩下來，值得注意的是德軍裝甲部隊已開始從前線撤離，由若干步兵師來接防。當時盟軍情報單位雖然努力去蒐整德軍情資，但並不成功。艾森豪的幕僚們及美軍第十二集團軍均認為，德軍可能通過阿登地區實施逆襲，但美軍此時因為忙於抽調部隊向別處發動攻勢，以致在阿登地區的兵力薄弱。雖然獲報德軍已在阿登地區部署6個步兵師，但艾森豪等人並不認為德軍會在冬天從阿登地區發動反攻。然而德軍實際上卻運用1940年首次突破阿登的作戰計畫及戰略，利用盟軍空軍無法活動的冬天惡劣天候，出乎盟軍意料之外，對阿登地區實施突破。²⁰⁴

艾森豪認為德軍發動阿登戰役有兩點是出人意表：一是時間方面，稍早1944年6月6日，盟軍在諾曼第登陸，之後在歐陸西線戰場屢屢重創德軍，研判德軍很難在短期間重組部隊或組建新軍，因而確信德軍不可能過早對盟軍發動大規模攻勢。二是德軍攻擊的能力，擔任阿登戰役的德軍3個軍團中，黨衛軍裝甲第六軍團係在阿登戰役前剛新組建，並派赴前線的部隊，盟軍有關該軍團的情資甚少，另外德軍第五、七軍團則是先前曾經被盟軍擊潰的部隊。²⁰⁵

有關阿登戰役的一大爭議，在於盟軍竟然無法預料到德軍會發動此次大規模攻勢。事實上，有許多零碎的情報可以拼湊出德軍的意圖，但幾乎所有情報失靈的案例都如出一轍，高階將領們的漠視，和他們假設不一致的任何情報。從一開希特勒

202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1。

203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106。

204 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53,154。

205 Deight.D. Eisenhower原著，張北海等譯，《歐洲十字軍》，頁268。

的絕對機密就很難貫徹執行；在1944年11月第一週，有德軍逃兵詳細告知盟軍情報單位，德軍裝甲第五軍團正調往西線途中。同(11)月第二週，盟軍從被俘的德軍將領中，獲悉德軍即將動員46個師在西線展開攻擊。但盟軍情報單位對於諸多有關德軍即將在西線發動攻勢的情資，似乎並未認真看待，甚至視為被俘德軍在絕望下編造出來的樂觀故事，沒有人認為德軍攻擊會來自艾菲爾山區，並穿過阿登地區。另外，盟軍視阿登地區為次要空中偵察區，加上天候惡劣，空軍飛往該地區執行偵察任務的航次寥寥無幾。²⁰⁶

(三) 部隊建制不適當及戰場指揮權的爭議

美軍第三軍團司令官巴頓認為阿登戰役暴露出美軍部隊建制上若干問題，空降師建制中沒有戰車部隊，是主要缺憾之一，以致空降師在空降落地後，所迫切需要的任何戰鬥支援，像是戰車、火炮、車輛都沒有。

阿登戰役開打後，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有鑑於美軍第一、九軍團與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的電話通訊很困難，因此將上述美軍兩個軍團交給英軍元帥蒙哥馬利指揮節制。至此美軍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布萊德雷原轄3個軍團，只剩下美軍第三軍團歸他指揮。美軍第三軍團司令官巴頓認為，就事論事，這完全不符事實。當時，在巴頓看來，布萊德雷正被矮化，如果不是對他缺乏信心，便是艾森豪要防止蒙哥馬利要求「部隊重新編組」的唯一辦法。²⁰⁷

1944年12月19日，美軍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布萊德雷在未通知第三軍團司令官巴頓的情況下，便將第三軍團裝甲第四師第二戰鬥群從亞隆(Arlon)調往巴斯通西南方，並停止了步兵第八十師在盧森堡的運動。²⁰⁸1945年1月8日，美軍第三軍團司令官巴頓接獲命令對德軍發起攻擊。但兩天後，即1月10日巴頓又奉命令要抽出1個裝甲師，部署在盧森堡市以南作為預備隊，做為可能用來對抗德軍即將突破的措施。然而巴頓的直屬長官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布萊德雷個人卻對上述兩項命令不必負責，巴頓認為遠在大後方的指揮部對前線指揮並不妥當。巴頓隨即抽調裝甲第四師前往盧森堡市，但之後並未發生德軍突破的戰況。巴頓發現位在後方的層峰司令部出現

206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136,137。

207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17。

208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16。

一些有關德軍的不實謠言及幻想。²⁰⁹

（四）後勤補給未能完全符合戰場需要

美軍在阿登戰役的車輛保養狀況很差，第三軍團司令官巴頓指出，這是由於載重車在打滑道路上負載過重，也因為從1944年12月19日起到1945年1月16日期間，美軍調動了17個師參與阿登戰役，美軍每個師的調動距離平均為100英里。之後，美軍又以大致相同的距離，調動8個師。由於載重車車輛傳動裝置上附著的冰，以及駕駛兵因挨凍而疏於一級保養，造成車況惡化。此外，美軍對於此種方式的保養，極其欠缺兵工人員。²¹⁰

阿登戰役正值寒冬，許多美軍在阿登地區仍穿著夏天的皮靴，許多傷亡是因腳受凍引起的。由於醫療資源不足，腳部凍傷的士兵只能透過飲酒來緩解疼痛，讓傷勢惡化，有些士兵因此甚至被迫截肢。在阿登戰役期間，美軍撤出一萬五千名凍傷的官兵。²¹¹

（五）低估德軍頑抗決心及高估美軍戰力

負責解巴斯通之圍的美軍第三軍團的攻勢進展，並未如該軍團司令官巴頓原先想像中的那樣順利。巴頓在1944年12月19日至12月22日重新調動部署部隊後，知道他在後續行動中的指揮，並未達到最佳表現。他低估了天候、地形，以及德軍第七軍團防守突出部南部的頑抗決心。美軍情報處也未能查明到德軍大德意志師元首擲彈旅，及已到達的德軍傘兵第五師已前來增援。

在此同時，巴頓高估了美軍戰力，尤其負責中路作戰、被削弱的步兵第二十六師，及他最鍾愛的裝甲第四師，由於戰車部隊久戰疲憊因而左支右絀，道路結冰，戰車的金屬履帶在路面上打滑，互相碰撞在一起，另外阿登地區遍布森林，以及陡峭的小峽谷為主的地形，並不適合戰車作戰。然而巴頓急躁的個性，讓戰情雪上加霜，他下令正面攻擊，導致許多人傷亡。²¹²

巴頓承認，在12月24日德軍對整個前線展開猛烈的逆襲，美軍第三軍團裝甲第四師第二戰鬥群被迫撤退了好幾英里，並損失不少戰車。他犯了錯誤，因為他堅持

209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30,235。

210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44。

211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下冊，頁513, 833。

212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369,70。

對德軍日以繼夜不停的攻擊，經過兩晝夜的戰鬥後，官兵已疲憊不堪。²¹³

（六）派駐阿登地區的美軍多為新兵欠缺作戰經驗

1944年6月6日，美軍在諾曼第登陸，以及爾後在法國境內作戰，官兵頗有傷亡，因此必須源源不斷以來自美國本土的新兵，替代陣亡或負責的士兵。到了1944年冬，在西線戰場的美國陸軍許多單位，把「替補」這個詞改為「增援」，以期消除新兵只是來填補死人空缺的印象，沒什麼效果。美軍第二十八師的1名團長說：「我們仍是一流的部隊，只不過跟當初踏上（諾曼第）海灘的情況根本不能相比，我們現在得盯緊一點，這些替補的人員，不論軍官或士兵，全都是新手。他們不懂得如何照顧自己，有時候三兩下就陣亡了。他們和自己的軍官及弟兄都不熟，沒有團隊行動的默契。」

美軍連級單位裡很多士兵是「病號」，絕大多數是得了感冒，以及戰壕腳，他們全是新兵。美軍兵站裡的人員對於照顧士兵也不感興趣。另外，剛抵達前線的美軍新兵通常完全不具備表格上描述的訓練資歷，許多人不會游泳，以致在橫渡摩塞爾河作戰時，折損了不少兵力。美軍第三軍團1名連長形容新兵替補傷亡士兵的情形說道：「我們沒辦法叫缺乏訓練的新兵前進，我們得拽著他們爬上堡壘。幾名隊長為了維持隊形，而在錯誤時間暴露自己，全部犧牲了。新兵似乎失去理智，他們隨地仍下自己的步槍和彈藥。他們為什麼不肯戰鬥？因為他們沒有戰鬥所需要的訓練的紀律。」

雖然美軍新兵至少都接受過13週的基本訓練，但缺乏行前訓練，讓前線部隊大為震怒。美軍第三軍團的1名中士評論：「新兵對機關槍一竅不通，不知道如何減少槍枝故障，也不知道如何快速使用槍枝。他們是好人，只不過沒有受過訓練。但是戰場不是訓練新兵的好地方。」除了新兵的問題外，不少基層軍官擔任不適合自己專長的任務，例如分發到戰車部隊的中尉軍官，竟然從未看過戰車內部的模樣。或者是將一群原是特勤官助理或食勤官，分發到步兵師擔任排長的職務。²¹⁴

陸、結論

阿登戰役是德軍與盟軍（主要為美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西線戰場上最後一次

213 George S. Patton, Jr.原著，黃文範譯，《巴頓戰誌》，頁220,221。

214 Antony Beevor原著，黃佳瑜譯，《解密突出部之役》，頁73-77。

大規模及傷亡最慘重的戰役。根據《艾森豪報告書》記載：阿登戰役（1944年12月16日至1945年1月16日）德軍傷亡約十二萬人，損失戰車與突擊火炮約六百門、飛機一千兩百架；被盟軍擊毀各型車輛高達六千輛，損壞約七千餘輛，火車機車被擊毀約五百五十輛，損壞約六百餘輛。至1944年1月底，盟軍反攻終了時，德軍戰損多達二十二萬人，其中包括十一萬名俘虜。²¹⁵美國軍事史學者對阿登戰役期間，德軍戰損數據研究結果為65,685人，包括11,048人陣亡，26,054人失蹤或被俘，28,583人負傷。德國歷史學者認為阿登役德軍戰損67,675人，包括10,749人陣亡，22,487人失蹤或被俘，34,439人負傷。²¹⁶武器裝備方面，德軍參戰兩千輛戰車中，損失八百輛以上；飛機兩千架中，損失約一千架。²¹⁷阿登戰役有關美軍的傷亡，最常見的官方數字是傷亡80,987人，其中陣亡10,276人，失蹤或被俘23,218人，負傷47,493人。美國國防部最新的數據是戰損8萬9,500人，其中1萬9千人陣亡，4萬7,500人負傷，2萬3千人失蹤或被俘。²¹⁸

軍事史學者李達哈特認為，希特勒發動阿登戰役的作戰目標太遠大，使用一條間接路線，一直向前突破，衝到安特衛普為止，企圖切斷美軍與英軍之間的補給線。德軍開始發動攻擊時，藉由奇襲助力，進展迅速，但之後因天候有利盟軍空軍，轟炸德軍運輸補給線，造成德軍燃料短缺，戰車運動困難。加上美軍堅守阿登地區巴斯通及聖約特若干「瓶頸」，造成德軍前進受阻，以及盟軍迅速調動部隊南北夾擊德軍兩翼。德軍喪失時機，始終不曾衝擊到達繆斯河。李達哈特認為單以這個作戰本身的過程而論，德軍對盟軍展開反攻，對於德軍還是有利的，雖然未能達到作戰的預定目標，但已經破壞了盟軍整個攻勢準備，德軍自己的成本並不高，而盟軍的戰損卻很慘重。希特勒唯一的錯誤是，當作戰的後期，他堅持德軍不能撤退。²¹⁹

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承認希特勒發動阿登戰役，雖然未能達成攻抵繆斯河的作戰初期目標，卻成功阻止盟軍對魯爾與薩爾兩地區的攻擊。艾森豪估計德軍對阿

215 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60。

216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下冊，頁835。

217 Morton等原著，張健之等譯，《第二次大戰指揮決心》，頁334,335。

218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下冊，頁834。
Deight.D.Eisenhower原著，張北海等譯，《歐洲十字軍》，頁282記：盟軍損失七萬七千人，其中八千人陣亡，四萬八千人負傷，兩萬一千人被俘或失蹤，戰車損失733輛。

219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戰略論》（臺北：軍事譯粹社，民國65年），頁318,319。

登地區的攻擊，對盟軍攻勢的遲滯至少有6週之久。除了盟軍行動受到此次攻擊之阻礙外，盟軍戰略空軍因為投入了阿登戰役，以致未能對德國本土的石油、機場及交通設施等目標，繼續攻擊，停頓了1個月之久。²²⁰

希特勒孤注一擲在西線發動阿登戰役，此次作戰若從戰略上來看是合理的，但在軍事方面的結果卻是失敗的。歸究其原因德軍除了兵力不足及補給組織欠佳外，還有幾個重要因素，首先是盟軍迅速反應超乎德軍最高統帥部的預料，盟軍對於德軍發動的突襲，很快就能採取強而有力的抗擊措施及戰力。盟軍享有戰場上絕對優勢的制空權，甚至能擴大深入德國本土。²²¹阿登戰役初期，儘管德軍攻擊前進時，官兵奮勇爭先，但速度不夠快，相對於盟軍預備隊迅速馳援，最終未能取得此次戰役決定性的競賽。德軍發動攻勢不久便缺乏衝擊力及機動性，而那是此次作戰計畫中最重要的條件。²²²

阿登戰役加速納粹德國的覆沒，當1944年下半年，希特勒把注意力放在西線戰場上，將東線戰場的預備兵力與物資裝備，大量調往西線。甚至在11月及12月把原已吃緊的燃料，用來支援阿登戰役，以致在東線與俄軍作戰的德軍，多達有數百輛戰車或迫擊砲車，因缺乏燃料，無法啟動作戰。²²³阿登戰役最終對德軍決定性的打擊並非來自西方盟軍，而是東線戰場的俄軍，俄軍在1945年1月12日發動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攻擊，導致德軍在東線戰場崩潰，迫使希特勒下令將抽調原先用在阿登地區作戰的德軍，趕赴東線戰場，除了大量的地面部隊及800輛戰車外，還有大部分的空軍，之後在阿登地區的德軍士氣整個全面瓦解。正是士氣支撐著德軍，在如此之長的時間裡抵擋住兵力優勢的盟軍，至此這一決定性因素消失了。²²⁴

在西線戰場盟軍攻勢作戰正式停止之前，東線戰場已感受到阿登戰役的戰略影響。長達1,500英哩的東線戰場，德軍有將近半數被孤立在拉脫維亞庫德蘭半島（Ocurland Peninsula）或者被牽制在匈牙利，沒有機會來影響中央戰區立即到來的作戰。當1945年1月12日，俄軍在東線戰場發動大規模攻擊時，德軍採取補救的辦法

220 D.D.Eisenhower原著，劉正侃譯，《艾森豪報告書》，頁160。

221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0,591。

222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595。

223 Rick Atkinson原著，王祖寧等譯，《黎明的砲聲》，頁499。

224 Chriester Bergstrom原著，姚軍譯，《阿登戰役1944-1945：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下冊，頁832。

為時已晚。過去4個月期間，德軍將兵力及補給品源源不斷送往西線戰場。當德軍精銳在阿登戰役消耗時，俄軍則橫掃波蘭，幾乎攻占東普魯士，並深入西利西亞（Sillesia），那裡距離柏林已經不到50英里。希特勒在西線戰場孤注一擲的豪賭，造成在東線戰場的不幸，加速了納粹德國最後不可避免的覆滅。²²⁵

軍事史學者李達哈特就希特勒發動阿登戰役下了一個結論，從整個戰局來看，它是一個「送終」的行動。是役德軍所消耗的戰力，超越了他們能夠擔負的限度。²²⁶德軍在阿登戰役將最後的預備部隊耗損殆盡，以致未來想要再作任何有效防禦，都感到無能為力。在短時間，德軍的責任感與自我犧牲的精神，以及對同胞的情感尚能勉強維持，最終抵抗敵人的意志仍不免崩潰。德軍前線官兵都承認盟軍在陸海空都具有絕對優勢，已無法再作有效的抗擊。²²⁷

作者簡介

蔡志昇：臺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現任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暨金融系副教授。

225 Morton等原著，張健之等譯，《第二次大戰指揮決心》，頁335。

226 Basil H. Liddell Hart原著，鈕先鍾譯，《戰略論》，頁319。

227 德國軍事研究學會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下冊，頁601。



【一般軍史論述】

靖海伏波——海軍「伏波軍艦」之研究

郭起斌

摘要

我國自晚清建立新式海軍開始至對日抗戰結束，先後有4艘艦艇皆以「伏波」二字為名，其艦艇形式大小不同，艦運各異；首艘於清同治年間對抗太平天國戰爭中向洋人購得，為一艘蒸汽動力小輪船，戰後因腐朽損壞奉准變賣；其次亦為清同治時期「福建船政局」自建之木質砲艦，「甲申海戰」為法艦擊傷，修復後參與臺灣地區平亂與南海巡弋維權等任務，民國初年退役；第三艘為清宣統年間向德國希肖船廠訂購之一艘驅逐艦，建成後時值清帝遜位，改由國民政府負責償付未付清艦款後接收，抗日戰爭期間於長江遭日機攻擊，被迫擱淺放棄，日軍俘獲運用後移交汪精衛政權，戰後重回我海軍後除役；第四艘為英國皇家海軍小型護衛艦，為肆應第二次世戰大戰期間大西洋戰場護航任務所造，緣於戰時盟邦友誼，歐戰結束後英國贈與我國的第一艘軍艦，返國成軍不及3個月，遭我國招商局商輪碰撞沉沒，百餘官兵罹難，僅生還1人，在肇事責任推諉紛爭中，意外引發「閩系」官兵與代總司令桂永清之間的對立衝突，進而影響民國38年多起海軍叛變投共事件，及後來的「海軍白色恐怖」事件。

關鍵詞：伏波艦 建康艦 海綏艦 伏波島 桂永清 閩系 海軍白色恐怖

壹、前言

我國之有水師，固可遠溯春秋戰國，但正式建立比擬世界各國「船堅砲利」的海軍，當自曾國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建議設船廠、鐵廠，沈葆楨（1820-1879）興船政於閩海，李鴻章（1823-1901）築船塢於旅順，練北洋海軍，是為有海軍之始；同治元年（1862），為攻剿太平天國向英國購買了7艘兵輪（史稱「阿思本兵輪案」¹），英方分別定名為「北京」、「中國」、「廈門」、「穆克德恩」、「廣東」、「天津」及「江蘇」，後清廷再易名為「金臺」、「一統」、「廣萬」、「得勝」、「百粵」、「三衛」及「鎮吳」，²此為我國為水師艦船命名之濫觴。而海軍以同一名稱命名不同時期軍艦之舉，所在多有，且中外皆然，如我海軍近年成軍之船塢運輸艦「玉山」、巡邏艦「沱江」之名，皆非首次命名使用；³再看美國海軍，其以「維吉尼亞（USS Virginia）」命名的軍艦共有10艘，從1777年成軍擁有28門砲的快速帆船，到2004年成軍的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另有砲艇、巡邏艇、巡洋艦等各種艦型不一而足。⁴本文則以晚近中國開始建立新式水師之後，以「伏波」為艦名者為研究對象，先後有4艘曾以「伏波」名之，在我國近代海軍史上可謂空前，其艦型、艦運各異，希藉本研究將各艦所遺之歷史資料作一整理。

貳、「伏波」之由來與意義

「伏波」二字最早為中國古代武官名，唐代杜佑（735-812）所著《通典》將「伏

1 清同治年間，為有效截堵太平天國兵力駛出外洋，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 1832-1898）赴英國購置新型戰船，此為中國第一次向外國購置輪船艦隊，但由於艦隊構成方式和清政府對指揮權、用人及花費等各方面皆與英國出現嚴重分歧，最終雙方解除合約，艦隊解散，各軍艦由艦隊司令英國海軍上校舍納德·阿思本（Sherard Osborne, 1822-1875）帶回倫敦拍賣。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海防檔——甲，購買船廠（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頁3-14。

2 國史館，《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四十三、志一百十八，（臺北：國史館，1986年），頁3859,3874。

3 首艘「玉山軍艦」原為美海軍快速運輸艦，滿載排水量2,130噸，舷號APD-91，民國33年服役，54年5月依軍援政策售予我國，改舷號為PF-32，後改為832，88年7月16日除役；「沱江軍艦」原為美海軍巡邏艦，滿載排水量357噸，舷號PC-1247，民國32年服役，37年於蘇比克灣移交我國，命名為嘉陵軍艦，舷號PGM-104，43年4月1日更名為「沱江軍艦」，舷號PC-104，47年11月1日除役。資料來源：海軍艦隊司令部，《老軍艦的故事》（臺北：海軍總司令部，2001年），頁56,72-73。

4 “USS Virgin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SS_Virginia>（檢索日期：2022年7月31日）。

表1 中國歷史上著名「伏波將軍」一覽表

姓名	生年	卒年	朝代
路博德	不詳		西漢
馬援	西元前14年	西元49年	東漢
夏侯惇	不詳	西元220年	東漢末
甄像	不詳	西元235年	曹魏
滿寵	不詳	西元242年	曹魏
孫禮	不詳	西元250年	曹魏
盧欽	不詳	西元278年	曹魏
孫秀	不詳	西元301年	西晉

作者整理繪製，資料來源：《通典》、《三國志·魏書》

波將軍」歸類在武官職中「雜號將軍⁵」之一，第一位「伏波將軍」為西漢武將路博德，漢武帝（前156-前87）於征伐南越時始置此號；另一位為發出「馬革裹屍⁶」豪語的東漢名將馬援（前14-49），漢光武帝時亦拜為「伏波將軍」，也是史上幾位「伏波將軍」（如表1）中較為人所知者，世稱「馬伏波」。《通典》亦對「伏波」給出定義，曰：「伏波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浪之伏息。」⁷因此，我國海軍艦艇以「伏波」為名，除「降伏波濤」之平安寓意，更有英勇作戰、效命沙場與平靖海疆之深意。

參、晚清時期的「伏波艦」

一、第一代「伏波艦」

滿清政府為了抵禦太平軍的攻勢，上海的「船捐捕盜局」以及上海官紳組織的雇傭軍「常勝軍⁸」通過各種途徑裝備了部分蒸汽軍艦，成為中國江海防進入蒸汽時代的開端，這一時期的蒸汽軍艦幾乎都來自外購，艦種大多屬於排水量較小的蒸汽

5 雜號將軍計有上騎、樓船、橫海、材官、貳師、輕車、伏波、中軍、強弩、戈船、奮威、度遼、積射、建威、九武、征虜、武牙、橫野、捕虜、鷹揚、討逆、破虜、討虜、武威、安漢、寧朔、龍驤、殿中、黑槩、牙門等將軍名。資料來源：唐·杜佑，〈職官十一武官下〉，《通典·卷二十九》。

6 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資料來源：劉宋·范曄，〈馬援列傳〉，《後漢書·卷二十四》。

7 唐·杜佑，〈職官十一武官下〉，《通典·卷二十九》。

8 副將陳汝霖率民團救松江（吳淞江之古稱），迨上海解圍，洋將華爾會守松江，賜號常勝軍；美人華爾、英人戈登先後領常勝軍，立功江、浙，世稱「洋將」，時傳其戰略。資料來源：國史館，〈清史稿校註〉，列傳二百二十二、列傳二百六十二，頁10411,10832。

砲艦，首艘「伏波艦」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⁹

清同治4年(1865)6月，清政府對抗太平天國的戰爭中，淮軍中的勳軍統領楊鼎勛(1835-1868)主持購買了1艘小輪船，名為「伏波」，於勳軍所部各營來回轉輸各項軍需、文報之用，旋因勳軍被調北上征剿捻軍，輪船無用武之地，「伏波」輪遂留在上海作為巡船，後因機器損壞，船身腐朽，不堪修用，經奉准裁撤後停泊黃浦江變賣。¹⁰可惜，首艘「伏波艦」所遺雪泥鴻爪有如吉光片羽，寥若晨星。

二、第二代「伏波艦」

(一) 艦艇基本資料

第二代「伏波艦」為福建船政局所造出的第四艘¹¹「木質砲艦」，清同治9年(1870)12月22日下水，排水量1,258噸，造價白銀16萬1千兩，¹²為一風帆蒸氣混合動力艦艇，採用法國進口臥式蒸汽機，設計船速10節，編制98人，¹³配備阿姆斯特朗式(Armstrong)160毫米前膛砲1門、阿姆斯特朗式120毫米前膛砲2門及瓦瓦蘇爾式(Vavasseur)120毫米後膛砲4門，翌(同治10)年(1871)2月造成(諸元詳如表2)，¹⁴首任艦長為布國炳(1871年10月就任)，其後貝珊泉(1873年到任)、林國祥(1851-1908，1877年到任)、呂文經(1838-1908，1883年接任)等人先後任該艦管駕官(按：艦長時稱管駕官)。¹⁵不過，「伏波艦」完工的時間，清史中也有不同的紀錄：「九年，沈葆楨

9 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頁3。

1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檔》，甲 購置船礮 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頁725；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頁294；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頁5；王家儉，《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年)，頁533。

11 第一艘至第四艘依序為萬年清、湄雲、福星、伏波號兵輪。資料來源：國史館，《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四十三、志一百十八，頁3859。

12 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頁307；國史館，《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四十三、志一百十八、兵七，頁3877。

13 《福建海防史》一書中出現98與150兩種艦員數據。資料來源：駐閩海軍軍事編纂室，《福建海防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243,266；另陳悅則記：該艦為98名艦員。資料來源：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頁106。

14 國史館，《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四十三、志一百十八、兵七，頁3877；另由池仲祐所編、嚴復審定之《海軍大事記》第一輯中亦載「前清同治十年辛未，船政製伏波兵船成。」資料來源：海軍總司令部編印，《海軍大事記》第一輯(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68年)，頁2。

15 吉辰，〈伏波惟願裏屍還 晚清/民國海軍「伏波」艦小史〉，《艦載武器》，2007年9月，頁51；其中布國炳、貝珊泉兩人屬於舊式水師出身，林國祥與呂文經則為船政學堂駕駛班畢業生，資料來源：林慶元，《福建船政局史稿》，頁463-466；王家儉則記：貝珊泉為洋船出身，熟悉洋情而有長

疏言：「第三號福星船，第四號伏波船告成，本屬戰艦，利於巡洋，以學堂上等學生移處船中，令洋員教其駕駛，由近而遠，以收實效。」¹⁶因此，沈葆楨（1820-1879）對「伏波艦」完工告成的定義，恐僅止於下水而已，



圖1：福建船政所造之伏波艦（第二代）

資料來源：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頁107。

亦可見該艦成軍之初，曾擔任船政學堂中後學堂（學習駕駛、輪機）學生畢業前「艦艇訓練¹⁷」之任務艦；甚至，後學堂輪機班的學生還參與了「伏波」的造艦工作，在洋教員阿瀾（W. Allan，英國皇家海軍退役軍官）的指導下完成了鍋爐安裝，將管輪的課堂理論與實務經驗相結合。¹⁸

表2 第二代「伏波艦」諸元一覽表

船廠	長	寬	艀吃水	艙吃水	排水量	風帆面積	種類
福建船政局	72.6M	11.67M	3.67M	4.33M	1,258T	1,333.2M2	木質砲艦
乘員	桅杆	馬力	速率	開工	下水	試洋	造價
98人	2枝	580HP	10knots	1870.6.12	1870.12.22	1871.4.1	16.1萬兩
武裝	阿姆斯特朗式 (Armstrong) 160毫米前膛砲1門 阿姆斯特朗式 (Armstrong) 120毫米前膛砲2門 瓦瓦蘇爾式 (Vavasseur) 120毫米後膛砲4門						

作者自繪，資料來源：林慶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88-489。

期駕駛經驗者，資料來源：王家儉，《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頁97-98。

16 國史館，《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四十三、志一百十八、兵七，頁3859。

17 後學堂學生於完成堂課後，須繼續登「練船」學習，同治9（1870）年船政以自製第三號八十匹馬力戰船「福星」，供作學生艦艇訓練之用，並聘請英人遜順（F. Johnson）、阿務德（J. Harwood）、瓦棟（C. Watton）等分門專教船藝，惟該船容量並不足用；次年，船政購得德國舢板船（原名馬得多）予以改裝，仍如兵船之式，命名「建威」，供作駕駛與管輪學生實習之用，並以英國皇家海軍軍官德勒塞（R. E. Tracy）為船長，師阿務德、瓦棟、遜順先後協助教授，開始逐年出航實施遠航訓練。資料來源：海軍軍官學校，《海軍軍官教育一百四十年 1866-2006》上冊，（臺北：國防部海軍司令部，2011年），頁50。

18 林慶元，《福建船政局史稿》，頁127。

(二) 海疆巡弋工作

福建船政局所造輪船在1870年代多於福州、廈門、臺灣等處海面，擔負巡私緝盜的任務，待成船數目漸多，各省督撫便紛紛向船政局要求調撥輪船，支援浙江、廣東，甚至山東、直隸等省。溫州鎮總兵吳鴻源於清同治9年（1870）便以浙江洋面盜匪充斥為由，請閩省借「湄雲（船政造第二艦）」一船調遣，同年10月「湄雲」抵溫州交吳鴻源統帶，惟翌（同治10）年又以「輪機損壞，飭匠修整不能如常」及「該船所用多為閩人，在甯（按：南京）既與廣勇不合，恐茲事端。」為由，函請閩省調回「湄雲」輪，此時成軍之初的「伏波」輪有著「一百五十匹馬力」，¹⁹製造甚為堅固，所配舵水人等，均係籍隸寧波，於浙洋海道，尤稱熟悉。」的優勢，即應浙江巡撫楊昌濬（1825-1897）之請，赴浙江洋面鎮壓海盜；²⁰清同治11年（1872）3月，兩廣總督瑞麟（1809-1874）奏請派調派「伏波兵輪」赴粵交由廣東水師留用巡哨，以收緝捕海盜之效；²¹同治13年（1874），日本出兵侵略臺灣²²（牡丹社事件），時任辦理臺灣海防欽差大臣沈葆楨奏稱：

閩廠計成輪船十有五號，除「鎮海」一號駐天津，「湄雲」一號駐牛莊，「海鏡」一號歸招商局駕駛外，祇餘十有二船，……「揚武」、「飛雲」、「安瀾」、「靖遠」、「振威」、「伏波」皆兵船也，……臣擬派此六號常駐澎湖，隨之練習合操陣式；「福星」一號駐臺北，「萬年青」一號擬駐廈門，「濟安」一號擬駐福州，以固門戶，……「永保」、「琛航」、「大雅」三船本商船也，現派迎淮軍並裝運礮械軍火往來南北，……現祇「測海」一船，僅供閩滬遞通消息。²³（此間福州船政所造兵輪如表3）

19 此處的「一百五十匹馬力」係指左宗棠於「船政」創始章程中，與法人日意格、德克碑簽訂自船政鐵廠開設之日起的5年內「製造能裝一萬石米，一百五十匹馬力之火輪船十一隻。」之內容，當時計算馬力的方式與現代不同，因此出現「伏波艦」的馬力數值，在清代文件與本文表2與表3當代學者所列有580或600匹的差異，如陳悅將「伏波艦」之600匹馬力稱為實馬力；亦有制動功率150匹，指示功率580匹的說法。資料來源：吉辰，〈伏波惟願裹屍還 晚清/民國海軍「伏波」艦小史〉，頁50。

2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檔》，乙 福州船廠 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頁333-334,337,317,327-328。

21 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頁309。

22 1874年5月，日本政府藉口臺灣土著居民殺害琉球船員，悍然出兵臺灣。清廷任命沈葆楨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節制福建及沿海各省兵輪，令其「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臺灣生番一帶察看。」6月14日，沈葆楨與福建布政司潘霽及法籍船政監督日意格等人，從福建馬尾搭乘伏波等艦赴臺部署，8月在澎湖水域進行軍事演習，向侵臺日軍展示了清政府新式艦船的實力。資料來源：吉辰，〈晚清/民國海軍「伏波艦」小史〉，《艦載武器》，2007年9月，頁51。

23 吳元炳輯，《沈文肅公（葆楨）政書》，卷四奏摺，（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68。

可知此時的「伏波艦」已調往臺灣與日軍相抗衡，此次清政府行動果斷，沈葆楨及水陸官兵積極備戰，在相持8個月後迫使日軍退出臺灣，各艦陸續返抵馬尾，事件後「伏波艦」再被廣東水師調用。²⁴另李鴻章於光緒8年（1882）8月16日奏曰：「分駐福建之臺灣廈門各口者，曰伏波、曰振威、曰藝新、曰福星、曰揚武。」可見「伏波艦」多駐防於福建廈門與臺灣兩地。²⁵

表3 福州船政所造兵輪一覽表（1869-1874）

名稱	種類	排水量 (噸)	馬力 (匹)	速率 (節)	造成 年分	編制 人數	砲位	船價
萬年清	木質砲艦	1,450	600	12	同治8年1869	55	6	N/A
湄雲	木質砲艦	515	320	9	同治9年1870	167	5	16萬3千兩
福星	木質砲艦	515	320	9	同治9年1870	80	5	10萬6千兩
伏波	木質砲艦	1,258	600	10	同治10年1871	98	7	16萬1千兩
安瀾	木質砲艦	1,258	600	10	同治10年1871	N/A	7	16萬5千兩
鎮海	木質砲艦	572	350	9	同治11年1872	67	5	10萬9千兩
揚武	無防護巡洋艦	1,560	1,130	12	同治11年1872	200	13	25萬4千兩
飛雲	木質砲艦	1,258	600	10	同治11年1872	147	7	16萬3千兩
靖遠	木質砲艦	572	350	9	同治11年1872	65	5	11萬兩
振威	木質砲艦	572	350	9	同治12年1873	80	5	11萬兩
永保	運輸艦	1,258	600	10	同治12年1873	55	無	16萬7千兩
海鏡	運輸艦	1,258	600	10	同治12年1873	55	無	N/A
濟安	木質砲艦	1,258	600	10	同治13年1874	104	7	16萬3千兩
琛航	運輸艦	1,258	600	10	同治13年1874	55	無	N/A
大雅	運輸艦	1,258	600	10	同治13年1874	N/A	無	N/A

資料來源：種類、排水量、馬力、速率及砲位，參考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香港：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64,95,105-106,144；造成年分、編制人數，參考駐閩海軍軍事編纂室，《福建海防史》，頁243-244；船價參考《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四十三、志一百十八、兵七，頁3877-3878。

（三）參加中法戰爭

清光緒9年（1883）11月中法戰爭前夕，時任福州將軍的穆圖善（?-1887）向清廷奏陳籌辦閩臺海防防營不足、戰艦不堪折衝等狀況：戰艦一項，前准部撥銀三十萬兩、閩省籌銀八十萬兩，由德國定購鐵甲輪船，專備臺防調撥。現在船尚未來，亦未定留南、留

24 駐閩海軍軍事編纂室，《福建海防史》，頁253；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頁107。

25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二）（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頁628。

北。閩廠所成各輪船，除分撥各省外，留於福州海口者僅「揚武」一兵輪，現須修理；餘如派撥臺南之「萬年清」、「伏波」、福寧之「藝新」、海壇之「福星」、廈門之「振威」、「長勝」等船，或歷年已久、或馬力甚小。²⁶

翌（光緒10，1884）年6月福建巡撫劉銘傳（1836-1896）奉派抵臺（臺北府）後，即發出「恭報到臺日期並籌辦臺北防務摺（光緒10年6月4日臺北府發）」：就任竊維臺灣孤懸海外，為南北洋關鍵，礦產實多，外族因而環伺。綜計全臺防務，臺南以澎湖為鎖鑰，臺北以基隆為咽喉。澎湖一島，獨嶼孤懸，皆非兵船不能扼守。歷經閩省派輪船四隻：永保、琛航兩船專住臺北，裝煤載貨；萬年青、伏波兩船，專備臺南，調遣往來。²⁷

十數日後再發「敵陷基隆礮臺我軍復破敵營獲勝摺（6月16日臺北府發）」：自本月朔，時有法兵船巡泊基隆，一半日即去；而前次所到之法船一艘，仍泊不行。當以和戰未定，未便釁自我開。適伏波兵船自臺南載新調提督章高元毅軍勇五百甫到基隆，閩省復調伏波裝澎湖兩營以去，臺兵益寡，輪艦一空。²⁸

從以上三段史料可見「伏波艦」在中法戰爭前夕，已長期駐防於臺南，負責臺灣、澎湖與大陸間的兵弁運輸任務，「甲申海戰」前由臺灣被召回福建馬江參戰，海戰中被法國悍雷艇²⁹45號（Torpedo Boat No. 45，參考圖2）擊中受創，導致舵葉失效，「伏波艦」向上游避砲，終不幸擱淺於林浦（亦有自沉阻塞航道一說³⁰），被迫退出戰場，為馬江海戰中方唯二（伏波、藝新）倖存未沉的艦艇，³¹清廷於戰後將「伏波艦」修復，並改裝火砲為1門5吋砲，4門4吋砲，仍用於臺澎防務，亦擔任往返臺灣海峽兩岸之客貨運輸，扮演著亦軍亦商的角色。³²

26 〈軍機處交出福州將軍穆圖善等奏陳籌辦閩臺海防及防營不足、戰艦不堪折衝等情形並請飭左宗棠派勇赴臺增防抄摺〉，《法軍侵臺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頁5。

27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165。

28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頁168。

29 所謂「悍雷艇」是自航魚雷還不成熟前的一種攻擊方式，就是用1隻長桿前面綁著1枚水雷衝向敵艦，由艇員以電流擊發引信而爆炸，風險很大，頗有神風特攻隊的味道。資料來源：姚開陽，《龍紋章：大清帝國艦船圖集1862-1895》（臺北：蒼壁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頁86。

30 姚開陽，《龍紋章：大清帝國艦船圖集1862-1895》，頁87。

31 駐防福州海口之揚武、振威、飛雲、伏波、濟安、福星、藝新兵船7艘，蚊砲船2艘，琛航、永保商輪2艘，與法國兵船戰於馬江，悉數沉毀，存者惟伏波、藝新二船。資料來源：國史館，《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四十三、志一百十八、兵七，頁3863。

32 駐閩海軍軍事編纂室，《福建海防史》，頁278；姚開陽，《龍紋章：大清帝國艦船圖集1862-1895》，頁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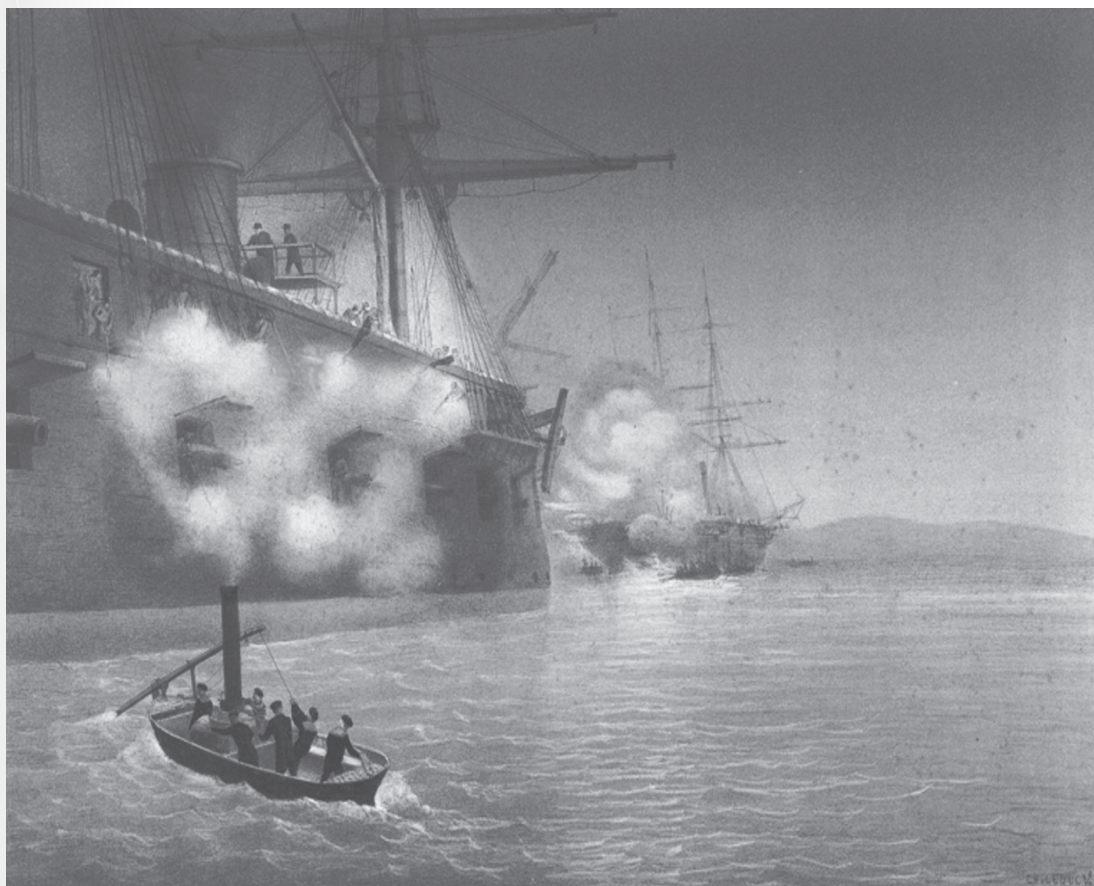


圖2：法國桿雷艇於浙江石浦攻擊馭遠艦（1885.2.14）

資料來源：“Combat de Sheipoo”，《Royal Museums Greenwich》，〈<https://www.rmg.co.uk/collections/objects/rmgc-object-148246>〉（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

（四）協助卑南平亂

清光緒14年6月25日（1888年8月2日），臺灣卑南（今臺東卑南）發生墾民的暴亂，襲殺官員兵勇（即呂家望社事件³³），由於地處後山，陸路距離臺北府城一千三百餘里，「非兵艦不能援救」，³⁴亦即須採取艦艇裝載部隊物資，由海上運兵向陸上進攻

33 據《劉壯肅公奏議》，「卑南叛番圍攻廳治派兵解圍摺（14年7月16日臺北府發）」：「竊臣於光緒14年6月29日，接據統領後山鎮海後軍總兵張兆連、署卑南同知陳燦會稟：卑南附近呂家望社……前已就降，仍出殺劫……。6月25日，該社忽勾結卑南轄境大莊諸化番七百餘人，焚劫大莊民宅，除寄居之粵人外，概被殺戮，並戕殺分防營彈壓營弁暨委員雷福海等，率黨趨卑南，焚殺數十里，圍攻廳治，並倡攻張兆連軍壘。……叛番眾至四千餘人，圍攻卑南鎮，焚殺男婦百餘人，全臺大震。」資料來源：許淑容，〈卑南天后宮相關碑記〉，《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4年6月30日，〈<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23/1756>〉（檢索日期：2022年11月20日）。

34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四撫番略「卑南叛番圍攻廳治派兵解圍摺（14年7月16日臺北府

之方式，才能迅速有效的投送部隊，突破後山地區與地形的限制；劉銘傳於7月5日電請北洋大臣李鴻章速派快船兩隻來臺助援，³⁵並派遣無武裝的「威定輪」運兵前往鎮壓，復於7月14日（西曆8月21日）派「伏波」與「飛捷」兩艦續帶兵與砲隊先後前往增援，李鴻章則命北洋水師天津鎮總兵丁汝昌（1836-1895，時北洋水師尚未成軍，丁汝昌亦非提督）率來華不久的「致遠」、「靖遠」兩艘英製姊妹巡洋艦來臺助攻，7月25日抵臺後即依劉銘傳指揮分赴南、北運送軍火。8月14日，「自船轟發藥彈入社，戰事始緩」。8月16日，「李定明（提督）命勇士衝鋒，萬國本（臺灣鎮總兵）、丁汝昌分率鎗砲隊自山邊抄襲，吳宏洛督後隊接應。兩軍血戰，鎗砲震天。我軍攻破西門而入，番眾畢奔，石壁竹林，皆成絕地，死者數百人，遂拔呂家望社。」事件於8月末終告平定。³⁶

綜觀來到臺東外海的水師艦艇，先以艦砲執行岸轟，繼以裝載於艦艇的登陸部隊從海灘登陸方式遂行作戰，已初步具備現代兩棲作戰之特徵，且淮軍出身的海軍指揮官丁汝昌率隊同樣加入地面戰鬥，也是此次登陸作戰一大特點，雖然「伏波艦」當時僅配備1門5吋砲，4門4吋砲，稍遜於北洋水師的「致遠」、「靖遠」兩艦配備最大8吋口徑之艦砲，相信仍可對近岸提供制壓性的支援火力，對清廷鎮壓叛番不無貢獻。

（五）老驥馳騁海疆

不過到了清光緒15年（1889）11月，「伏波艦」逐漸顯露老態，此時已為臺灣首任巡撫的劉銘傳上奏道：

竊臺灣四面皆海，往來險阻，斷非輪船不行。自萬年青、威利、威定等船先後沉失，惟恃飛捷、伏波、海鏡三船。飛捷專修水線，全賴伏波、海鏡差遣運輸。此二船均由船政局製造，逾二十年，屢修屢壞。除逐年小修外，隔年即須大修。現據管駕都司林文和稟稱：伏波龍骨軟弱，首尾倒垂，現當冬令，風浪拍天，不能駕駛；且船身朽敝，修理尤難。³⁷

劉銘傳認為「伏波」艦齡老舊，艦體狀況不佳，維修不符經濟效益，打算將「伏

發）」，（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368。

35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五設防略「請撥兵船並請同購魚雷船專備臺急片（14年7月）」，頁413。

36 馬幼垣，〈海底電纜鋪設艦「飛捷號」重研〉收錄在麥勁生編，《近代中國海防史新論》（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7年），頁323。姚開陽記「致遠」、「靖遠」抵臺助攻時間為1888年9月1日，同年9月21日呂家望社事件平定，資料來源：姚開陽，《龍紋章：大清帝國艦船圖集1862-1895》，頁227。

37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五設防略「變售舊輪船以資新購摺（15年11月26日）」，頁414。

波」、「海鏡」兩艦裁撤變售，購置新船（「駕時」、「斯美」）替代，³⁸閩浙總督卞寶第（1824-1893）以：「閩省洋面遼闊，緝捕巡防，需船遣用。現駐廈門海口之長勝輪船僅五十匹馬力，不足以資差緝。查派駐臺灣差遣之伏波兵輪船，係一百五十匹馬力，較為寬大。」為由，即與劉銘傳協商，將「長勝」與「伏波」兩艦駐地對調，翌（光緒16）年（1890）2月11日「伏波」駛返馬尾檢查，「察看該船實係製造年久，艙底均形朽壞；現在將就小修，尚堪行駛」³⁹可見閩臺兩地兵力均顯窘困；清光緒18年（1892）冬，浙東沿海「海道不靖」，福建水師派「伏波」、「琛航」及「靖海」三艦，會同浙省駐防的「元凱」、「超武」兩艦巡弋浙海，聯合緝捕盜匪數起，⁴⁰此時仍可見老驥伏櫪的「伏波」在海上奔波的身影。

（六）執行南海維權

清光緒33年（1907），日本商人西澤吉次（Nishizawa Kichiji, 1872-1933）在「普拉塔斯（Pratas）島（即東沙島）」建屋採集，改名為「西澤島」，肇起釁端，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1861-1911）在得知西澤侵略行徑後，立即責成外務部（按：前身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告兩廣總督張人駿（1846-1927）派員調查，並與日本交涉日商進駐「東沙島」問題。同時，清廷慮及西沙群島亦長期荒廢，如不早為注意，恐成東沙之續，⁴¹於是在張人駿據理向日本領事力爭交涉期間，先派遣廣東水師赤溪協副將吳敬榮（1864-?）前往該海域實地查勘，復稱西沙共有島15處。清宣統元年（1909）4月1日，吳敬榮再率一百七十餘人（官、商測繪委員與學生、化驗師、工程師及工匠），以廣東水師提督李準（1871-1936）為總指揮，巡閱西沙群島。此行除重申主權外，並執行測量及命名西沙15座島嶼的工作，4月22日返抵廣州。⁴²

38 光緒14年（1888）2月於臺灣商務局籌備之初，盛懷宣（1844-1916）督辦的輪船招商局認股2/3，以22萬兩向英國訂購「駕時（Cass）」、「斯美（Smith）」二輪，並指定由招商局代臺經營，後因營運不善，虧損甚鉅，盛懷宣乃撥該兩艦予臺，由臺負責以後運作的費用。資料來源：馬幼垣，〈海底電纜鋪設艦「飛捷號」重研〉，麥勁生編，〈近代中國海防史新論〉，頁317。

39 吳贊誠，〈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附錄：卞制軍奏議選錄/三/奏閩省乏船應用將「伏波」輪船調回巡緝摺，頁67。

40 駐閩海軍軍事編纂室，〈福建海防史〉，頁278。

41 參閱一、鄭資約，〈南海諸島地理誌略〉，〈中國南海諸群島文獻彙編之十〉（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頁76；二、楊雲龍，〈海軍巡弋南沙海疆經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頁9；三、馬有成，〈中華民國對南海諸島的開發與經營——以檔案管理局管有之檔案為主要史料〉，〈檔案季刊〉，第11卷第3期，2012年9月，頁75。

42 符駿，〈南海四沙群島〉（增訂本）（臺北：世紀書局，1981年），頁106,108；沈鵬飛，〈調查西沙群島報告書〉，〈中國南海諸群島文獻彙編之八〉（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年），頁10。

時任艦隊左翼分統的林國祥(1851-1909)在出發前向李準報告：「此二船(按：伏波與琛航兩艦)太老，行駛遲緩，倘天色好，可保無虞，如遇大風，殊多危險。」李準答曰：「余以急欲一行故亦所不計」。於是，李準仍以老邁的「伏波」為旗艦，率「琛航」與「廣金」兩艦奔赴南海，並將第一個到達的島嶼命名為「伏波島」(現改稱晉卿島⁴³，隸屬中共海南省三沙市)，李準命工匠在珊瑚石上刻下「大清光緒三十三年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巡閱至此」，⁴⁴同時伐木建屋，豎立5丈高的白色桅杆，懸掛大清黃龍旗，宣告此地為中國領土，艦隊隨後相繼登上西沙其它島嶼，亦逐一命名，勒石豎桅，升旗為紀。⁴⁵

這是中國近代海軍建立以來一次重要的南疆巡弋，「伏波艦」躬逢其盛，並以任務旗艦之姿，成為了西沙島礁命名作業中首位以名命之的艦艇，正式公告中外重申西沙為中國領土。然而，西沙群島與「伏波」並非第一次建立關係，據陸軍少將張振國(1905-1999)的研究，早在漢朝的伏波將軍南征時，就曾來過該群島。⁴⁶

(七) 最後的身影

此後，「伏波艦」便逐漸淡出歷史舞臺，海軍史學者陳悅研究該艦於宣統年間遭到廢置，⁴⁷不過《清史稿》最終將「伏波艦」列為4艘「報知艦」之一，⁴⁸像通信兵一樣負責艦隊間的通訊、聯絡。另新加坡之《南僑日報》於民國2年(1913)1月曾報導：

海軍總長劉子英(按：劉冠雄字子英，1861-1927)前經派員將中國現有軍艦詳細調查，

43 民國36年12月1日，內政部公布南海四沙群島新名，為紀念明初出使南洋之施晉卿(?-1423)，將伏波島改名為晉卿島。資料來源：符駿，《南海四沙群島》，頁99。

44 李準記其巡閱西沙諸島於清光緒33年，與現存紀錄史料記為清宣統元年(1909)不符，查李準作《巡海記》時已是1933年8月，距離巡閱西沙事隔已24年，研判李準恐有誤記的狀況。資料來源：一、〈革命文獻—對法、越外交〉，《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50-058；二、〈西沙群島無線電觀象臺籌建案〉，《國軍檔案》，檔號：927/1060，頁9；三、〈進駐西南沙群島案〉，《國軍檔案》，檔號：061.8/3030，頁200。

45 李準在其《巡海記》中僅提及乘「伏波」、「琛航」兩艦，並無「廣金艦」，實際上該艦亦參予命名，除「伏波島」、「琛航島」以所搭乘軍艦命名，「甘泉島」、「珊瑚島」以其地貌特徵命名，其餘11座島嶼的命名則是以其隨行人員的家鄉(籍貫)來命名，分別是「鄰水島」、「霍邱島」、「歸安島」、「烏程島」、「寧波島」、「新會島」、「華陽島」、「陽湖島」、「休寧島」、「番禺島」、「豐潤島」。資料來源：《李準巡海記》，《國聞週報》，1933年第10卷第33期，頁6-8。「廣金島」之命名請參閱：符駿，《南海四沙群島》，頁100。

46 張振國，〈南沙行〉，《中國南海諸群島文獻彙編之八》，頁238。

47 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頁107。

48 報知艦四，曰超武、曰琛航、曰元凱、曰伏波，共五千一百七十七噸。資料來源：國史館，《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四十三、志一百十八、兵七，頁3881。

以為整頓海軍之計畫，茲聞已調查明悉，約略如下：（甲）北洋所屬一海圻、二海容、三海籌、四海琛、五通濟、以上巡洋艦……（丁）廣東所屬一伏波、以上運送船兼報知艦。⁴⁹

故推斷民國初年，第二代的「伏波艦」可能仍在海軍作戰序列之中，擔任物資運送與訊息傳遞的任務；海軍史學者姚開陽則認為該艦遲至民國19年（1930）才除役。⁵⁰可惜的是第二代「伏波艦」正式除役日期，尚未能見諸於任何官方資料記載。

肆、民國時期的「伏波艦」

一、以「建康」為名的第三代「伏波艦」

（一）購艦背景與艦艇諸元

宣統元年（1909）8月至12月，任籌辦海軍大臣的郡王銜貝勒載洵（1885-1949）與提督薩鎮冰（1859-1952）率員乘船赴歐洲考察海軍，在義大利、奧匈帝國、德國和英國等共訂購9艘艦艇（如表4），⁵¹除了訂造練習巡洋艦、川江砲艦等多個艦種的軍艦外，也對「驅逐艦」⁵²（Torpedoboot-Destroyer，時亦稱魚雷獵船、雷艇）產生濃厚興趣，清政府海軍部遂於宣統2年（1910）年向德國希肖（Elbing Schichau，亦譯作碩效）船廠訂造1艘「驅逐艦」，第二年又追加了同型兩艘的訂單，⁵³單艘定價為英金57,965鎊，3艘分別命名為「長風」、「伏波（第三代）」及「飛雲」，當時稱為「長風級驅逐艦」，是德國希肖船廠建造最早的長艏樓型「驅逐艦」，「伏波艦」與「飛雲艦」同於民國元年（1912）7月5日在德下水（「長風艦」為1911年2月3日），3艦建成後時值清帝遜位，改由國民政府負責償付未付清艦款（「伏波」、「飛雲」兩艦尚有77,187鎊未付款），但尾款一時又難以籌還，海軍部與德國希肖船廠協商通融，德廠同意「先

49 〈劉總長調查海軍艦〉，《南僑日報》，民國2年1月16日，第6頁，〈<https://digitalgems.nus.edu.sg/shared/colls/nqrb/files/nq19130116.pdf>〉（檢索日期：2022年11月13日）。

50 姚開陽，《龍紋章：大清帝國艦船圖集1862-1895》，頁87。

51 陳孝悌，〈甲午戰爭後清政府海軍之重建〉，《海軍歷史與戰史研究專輯》（臺北：海軍學術月刊社，1998年），頁88。

52 驅逐艦是19世紀末才出現，專門用來對付魚雷艇的快速小艦（兩者之間有時候不易分辨），故早期英文名稱為torpedo boat destroyer，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驅逐艦的性能不斷多元化發展，體積亦越來越大，到了1930年代已脫胎換骨。資料來源：馬幼垣，《靖海澄疆——中國近代史海軍史新詮》〈汪偽海軍艦隻初探〉，頁411-412。

53 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頁221。

表4 西元1909年清廷向歐美各國訂購軍艦一覽表

艦名	採購國家	艦 型	排水量 (噸)	成軍年分	除役年分	備 考
新壁	德國	淺水砲艦	140	1911	1941	更改艦名為江犀
新珍		淺水砲艦	140	1912	1941	更改艦名為江鯤
長風		驅逐艦	390	1913	1932	更改艦名為豫章
伏波		驅逐艦	390	1913	1947	更改艦名為建康
飛雲		驅逐艦	390	1913	1937	更改艦名為同安
龍湍	奧匈帝國	驅逐艦	400	無	無	取消，奧匈帝國留用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鯨波	義大利	驅逐艦	500	無	無	取消，義大利留用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應瑞	英國	巡洋艦	2,750	1913	1937	
肇和		巡洋艦	2,600	1913	1937	
飛鴻	美國	巡洋艦	2,115	無	無	財政困難取消訂單，原廠轉賣希臘海軍
永豐	日本	海防砲艦	780	1913	1938	因國父廣州蒙難事件更名中山
永翔		海防砲艦	844	1913	1959	

作者自繪，資料來源：姚開陽，《龍旗餘暉：大清帝國船艦圖集1895-1911》（臺北：蒼璧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頁174-206；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頁221。

交船後付款」，所短尾款雖不用抵押品，以1年期國庫證券支付，惟須按月認息完成訂購合約。⁵⁴

民國2年（1913）10月31日，由德國船員駛抵上海交付，11月7日正式納入中華民國海軍作戰序列，時任海軍總司令李鼎新（1861-1930）向海軍部提交報告稱：「惟伏波、飛雲兩艦名與從前船政局舊船雷同，擬將伏波改名晴波、飛雲改名慶雲，以新觀聽。」⁵⁵，但此案最後由時任總統袁世凱（1859-1916）核定，「長風」、「伏波」及「飛雲」等3艦同時更名為「豫章」、「建康」與「同安」，編入海軍第一艦隊；⁵⁶至此，我

54 楊志本主編，《中華民國海軍史料》，上，〈劉冠雄請籌付購艦欠款呈文〉、〈海軍部擬前定造軍艦付款辦法呈文〉，頁135、137-138；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頁220-221。

55 〈德國承造長風伏波飛雲三艦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01/771.6/2423。

56 國史館，《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四十三、志一百十八、兵七，頁3866、3874；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頁220-221；民國肇建後，前清於英、德、日等國所購買的艦艇陸續返國接收，與原巡洋、長江艦隊的艦艇合編為三支艦隊，第一艦隊轄海圻、海琛、海籌、海容、永豐、永翔、永建、永績、同安、豫章、建康、飛鷹、南琛、福安、舞鳳、聯鯨等艦，負責出海巡洋，第二艦隊轄

國海軍第三代「伏波艦」即以「建康」為名開始奔赴海洋，她擁有390噸的排水量，6,500匹馬力，最大速率32節，配備3吋45倍12磅彈砲⁵⁷2門、47公厘3磅彈速射砲4門、單發18吋魚雷發射管2個等武器諸元（如表5），⁵⁸正式納入民國初年海軍的作戰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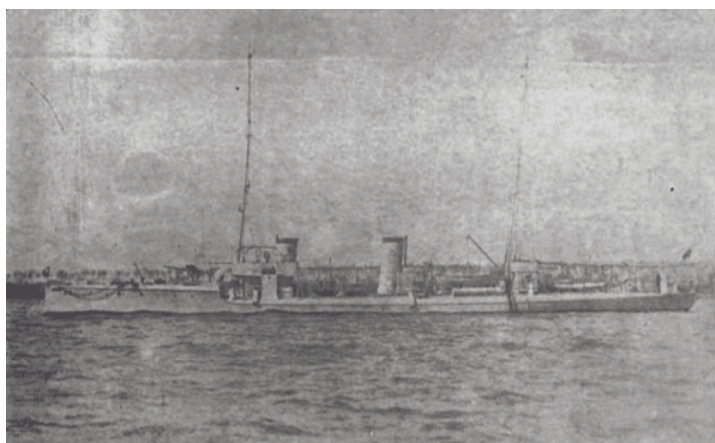


圖3：建康驅逐艦（第三代伏波艦）

資料來源：金智，《青天白日旗下民國海軍的波濤起伏（1912-1945）》，（臺北：獨立作家，2015年5月），頁128。

表5 第三代「伏波（建康）艦」諸元一覽表

船廠	長	寬	吃水	種類	排水量	材質	下水
德國希肖船廠	60.35M	6.5M	1.8M	驅逐艦	390T	軟鋼船殼	1912.7.5
乘員	速率 ⁵⁹	燃煤鍋爐	煤艙容量	主機形式	馬力	無線電呼號	造價
69人	32knots	4座	60T	三汽缸往復式蒸汽主機	6,500HP	XPC	57,965英鎊
武裝	3吋45倍12磅彈砲2門 47公厘3磅彈速射砲4門 單發18吋魚雷發射管2座						

作者自繪，資料來源：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頁220；馬幼垣，《靖海澄疆——中國近代史海軍史新詮》〈甲午戰爭以後清廷革新海軍的嘗試——以向外購艦和國內造艦為說明之例〉，頁356；姚開陽，《龍旗餘暉：大清帝國船艦圖集1895-1911》，頁190。

楚觀、楚同、楚豫、楚泰、楚謙、楚有、江元、江亨、江利、江貞、湖彭、湖鶚、湖鷹、湖隼、辰、宿、列、張、建安、建威等艦（艇），負責江河巡防，練習艦隊轄肇和、應瑞、通濟三艦，負責訓練海軍指揮與技術人才，資料來源：張墨、程嘉禾，《中國近代海軍史略》（北京：海軍出版社，1989年6月），頁355-356。

- 57 指該砲口徑為3吋，砲管長度是3吋的45倍，使用12磅彈砲（twelve-pounder），在19世紀最後三、四十年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海軍所使用的小口徑砲械乃依砲彈重量區分。馬幼垣，《靖海澄疆——中國近代史海軍史新詮》（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年6月），頁自序5。
- 58 馬幼垣，《靖海澄疆——中國近代史海軍史新詮》〈甲午戰爭以後清廷革新海軍的嘗試——以向外購艦和國內造艦為說明之例〉，頁356。
- 59 該艦於海試時曾有測得36節的速率。資料來源：Richard N.J. Wright, *The Chinese Steam Navy 1862-1945* (London: Chatham, 2000), p.161.

(二) 民初至抗日前之作戰與訓練

民國5年「討袁戰爭（又稱護國戰爭）」結束後，海軍陸續為各艦加裝無線電設備，在主力艦艇接受改裝之後，豫章、建康與同安等3艘驅逐艦也陸續安裝了西門子德律風根式（Telefunken）接收機，為此，3艦前、後桅為了安裝天線均修改增加了高度，此時3艦因艦況較新，航速較快，北洋政府運用其擔負偵察和通信任務。⁶⁰ 同年7月16日「護法戰爭」爆發，7月21日，海軍總司令程璧光（1861-1918）、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1864-1930）率11艦⁶¹南下赴粵，響應國父孫中山（1866-1925）先生護法，而屬於第一艦隊的建康艦卻未隨之南下，繼續留在北京政府內，後於12年成為皖系軍閥「上海獨立艦隊⁶²」的一員。⁶³

民國15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1887-1975）從廣州誓師北伐，吳佩孚（1874-1939）、孫傳芳（1885-1935）等軍閥接連敗北，國民革命軍勢如破竹，閩系中央海軍領袖楊樹莊（1882-1934）有感於北洋政府即將崩潰瓦解，遂與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進行會談，同意加入國民革命軍的行列，⁶⁴建康艦同一時間在上海宣布歸順南京政府，⁶⁵以掃除軍閥完成國民革命為職志。

民國16年2月22日晚，駐泊在上海高昌廟（今江南造船廠舊址）的建康、建威兩艦首先發難，先後砲擊高昌廟兵工廠、南火車站和龍華駐軍司令部、督辦公署等，因有幾發砲彈落入法租界及華界南市之民房數處，法國軍艦因而阻止兩艦繼續射擊。⁶⁶同年3月，楊樹莊就任國民革命軍海軍總司令，就所部編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1883-1945）、「第二艦隊」（司令陳紹寬，1889-1969）及「練習艦

60 陳悅，《清末海軍艦船志》（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頁317。

61 先後南下的艦艇（包含事前已抵粵者）為「飛鷹」、「海琛」、「海圻」、「楚豫」、「舞鳳」、「豫章」、「同安」、「肇和」、「永翔」、「永豐」、「福安」等艦。資料來源：馬幼垣，〈甲午戰爭以後清廷革新海軍的嘗試—以向外購艦和國內造艦為說明之例〉，麥勁生編，《近代中國海防史新論》，頁376。

62 「上海獨立艦隊」計有「海籌」、「靖安」、「永績」、「建康」、「宿」艇及「辰」艇等6艘艦艇。資料來源：馬駿杰、吳峰敏、張小龍編，《民國報刊載海軍史料彙編》（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20年4月），頁416。

63 姚開陽，《龍旗餘暉：大清帝國船艦圖集1895-1911》，頁190。

64 陳悅，《民國海軍艦船志》（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3年），頁158；王家儉，〈近百年來中國海軍的一頁滄桑史：閩系海軍的興衰〉，《近代中國》，第151期，2002年10月，頁180。

65 姚開陽，《龍旗餘暉：大清帝國船艦圖集1895-1911》，頁190。

66 楊志本主編，《中華民國海軍史料》，上，〈民國二十年江南造船所工作報告〉，頁290；馬駿杰、吳峰敏、張小龍編，《民國報刊載海軍史料彙編》，頁106-107。

隊」(司令陳訓泳, 1886-1944)。南京國民政府復於9月, 因江海防務需要, 增設「魚雷游擊司令處」(亦稱魚雷游擊隊), 任曾以鼎(1892-1957)為司令, 建康、豫章兩驅逐艦, 湖鵬等7艘魚雷艇(各艦隊管轄艦艇如表6)均歸其管轄遣用。⁶⁷此間, 「建康艦」多駐防淞滬至兩湖沿江一帶, 迭參戰役, 協助地面部隊作戰, 扼守長江, 拱衛京畿。

民國17年5月14日, 海軍「魚雷游擊隊」司令曾以鼎以建康艦為旗艦, 率隊馳赴浙江、福建海面, 截堵北洋軍閥所屬海軍艦艇, 使敵艦聞風逃遁, 迨同(17)年12月29日張學良(1901-2001)宣布東北易幟, 全國宣告統一, 海軍策應國民革命事業至此初步完成, 國民政府以海軍翊贊革命有功, 提倡海軍建設, 明令設立「海軍署」, 以陳紹寬為署長,⁶⁸海軍各艦得以進行休整, 「建康艦」遂於20年由江南造船廠再加裝該廠自製之長、短波無線電通信機, 續強化該艦的通信能力。⁶⁹

表6 民國16年國民政府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海軍艦艇一覽表

艦隊別	所轄艦艇名稱
第一艦隊	海容、海籌兩巡洋艦, 永績、永健、聯鯨三砲艦, 普安、華安、定安三運輸艦, 海鴻、海鷗、海鳧、海鵠四砲艇。
第二艦隊	楚有、楚泰、楚同、楚謙、楚觀、江元、江貞七砲艦, 江鯤、江犀、建中、永安、拱辰五淺水砲艦, 甘泉、利通、副鼎三砲艇。
練習艦隊	應瑞、通濟、靖安三練習艦。
魚雷游擊隊	建康、豫章兩驅逐艦, 湖鵬、湖鷹、湖鵠、湖隼、辰字、宿字、列字、張字八魚雷艇。
備 註	1. 另有甘露、景星、慶雲三艇屬測量隊, 長風巡防艇屬巡防隊, 以上國民政府各型艦艇總計44艘, 排水量3萬201噸。 2. 《海軍建軍史》, 上冊, 第7頁記: 魚雷游擊隊兵力僅記為「七魚雷艇」, 應漏列「湖鵠」一艇。

作者自繪, 資料來源: 海軍總司令部, 《海軍建軍史》, 上冊, (臺北: 海軍總司令部, 1971年), 頁6-7, 25。

北伐結束後, 國民政府明令「擴署為部」, 「海軍部」遂於民國18年6月1日正式成立, 由楊樹莊任部長, 因兼任福建省主席, 部長職務由次長陳紹寬代理, 陳氏除了積極擘畫海軍建設外, 每年安排艦體油漆保養與入塢維修的時間, 並訂立和執行檢查機器、維修軍備、火藥檢查、定期出海、海上打靶及編改海上航行操練等制度, 其中

67 海軍總司令部, 《海軍建軍史》, 上冊, 頁6-7; 金智, 《青天白日旗下民國海軍的波濤起伏(1912-1945)》(臺北: 獨立作家, 2015年), 頁114, 118, 119, 120, 133, 162, 163, 164。

68 海軍總司令部編印, 《海軍大事記》, 第二輯, 頁19, 21。

69 楊志本主編, 《中華民國海軍史料》, 上, 頁210。

最重要的就是恢復自民國2年即中斷的「艦隊會操」演習，該會操以每年春秋兩季各實施1次為原則，操練期間多以2或4週為度，有時亦有操演逾月的狀況（如表7）。⁷⁰建康艦多次參加艦隊會操演習，因該艦武裝特性以施放魚雷攻擊為主，故多配合徵調水魚雷營士兵，於江西湖口、南京八卦洲、吳淞口外洋面、浙江象山及福建三都澳沿海演練各項魚雷戰術及打靶，或配合艦隊操演各項船陣、堵漏、拋錨、通信、旗號、登岸運動等科目。

除了參加艦隊會操的訓練工作之外，建康艦亦參與「專送」與救護遇險商輪的任務。民國19年「中原大戰」前夕，蔣中正以長江各要塞防務緊要為由，3月20日晨自南京抵鎮江搭乘海容艦親自檢閱鎮江、江陰、吳淞等地，海軍部陳紹寬部長陪同，21日晚間自上海駛往寧波，途中於瀝港（今浙江省舟山區瀝港鎮）改乘楚泰艦，並由建康艦護送，抵寧波後離艦赴奉化，26日晨復乘建康艦從寧波赴象山勘查形式後返回，楚泰艦一路護航；⁷¹同（19）年12月初，一艘隸屬「輪船招商局（以下簡稱招商局）」的新昌輪，在由上海開赴南京途中，駛至江陰龍潭新港（今江蘇泰州夏仕港）附近，因船身過重，且航行不慎肇致擱淺船難，建康艦、豫章艦先後奉派馳赴出事地點，將難船拖曳出險。⁷²

民國23年1月，「魚雷游擊隊」奉令撤銷，建康艦與其他所屬各艦艇自2月起改隸第二艦隊，⁷³26年7月對日抗戰前，建康艦又再歸建第一艦隊。⁷⁴

（三）長江中的海空鏖戰

民國26年7月7日，駐華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抗戰軍興，我海軍為肆應對日作戰之作高指導方針，決定第一階段之作戰原則為「協同陸軍堅守淞滬，消耗敵軍，並拱衛首都，掩護沿江物資西移」。⁷⁵8月13日，淞滬會戰開戰後，我海軍完成長江下

70 參閱一、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建軍史》上冊，頁25,33-35；二、程法侃，〈陳紹寬在海軍部長任內的業績回憶（1930-1946）〉，文聞編，《舊中國海軍秘檔》（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頁173；三、李世甲，〈我在舊海軍親歷記（續）〉，《福建文史資料》，第8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9。

71 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大事記》第二輯，頁32。

72 高曉星，《陳紹寬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頁56。

73 楊志本主編，《中華民國海軍史料》，上，頁4；《海軍建軍史》記：民國23年建康艦改隸第一艦隊直至26年，資料來源：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建軍史》上冊，頁23。

74 參閱一、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建軍史》，上冊，頁6-7；二、金智，《青天白日旗下民國海軍的波濤起伏（1912-1945）》，頁132-133。

75 張其昀，《抗日戰史》（臺北：國防研究院及中華大典編印會，1966年），頁275。

表7 海軍建康軍艦參加「艦隊會操」紀錄表

日期	地點	指揮官	時間	其他參演艦艇	備考
19年6月	江西湖口	魚雷游擊隊司令曾以鼎	2週	湖鷹、湖鵬、列字、宿字、各雷艇	
20年2月	南京八卦洲	魚雷游擊隊司令曾以鼎	4週	豫章、湖鵬、湖鷹、湖鵲、湖隼、辰字、宿字、列字、張字等	
20年8月	福建沿海	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	6週	海容、應瑞、永績、大同、豫章、勇勝、永健、江貞、定安、海島等	
21年11月	南京八卦洲	第二艦隊司令曾以鼎	N/A	通濟、大同、自強、中山、永績、永健、靖安、湖鵲、湖鵬、湖隼、辰字等	
22年2月	南京八卦洲	練習艦隊司令陳泳訓	N/A	通濟、大同、自強、中山、永績、永健、靖安、湖鵲、湖鵬、湖隼、辰字等	上年12月，因第二艦隊曾以鼎司令率寧海及逸仙艦出海試砲，本次為上次會操之延續，並改由陳泳訓司令督率指揮，至2月中旬結束。
22年2月23日	江陰至上海	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	8至9週	寧海、海容、海籌、應瑞、逸仙等	會操至4月下旬結束，共約八至九週。
22年5月	南京草鞋峽	魚雷游擊隊司令王壽延後改派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	4週	楚同、楚有、楚謙、楚觀、楚泰、江貞、定安、湖鷹、湖隼、湖鵲、湖鵬、永績、永綏、江元、仁勝、公勝、試勝、江寧、海寧等	會操自4月下旬至5月底，共約四週。
22年8月	南京八卦洲	練習艦隊司令陳泳訓	4至5週	大同、楚同、民權、民生、咸寧、海寧、撫寧、綏寧、江靖、勇勝、義勝、湖隼、湖鵬、列字、張字等	會操自7月間至8月下旬，共約四至五週。
22年11月	浙江海面	魚雷游擊隊司令王壽延	2週	楚同、湖鷹、湖隼、湖鵲、湖鵬等	操演魚雷及打靶
23年11月	南京草鞋峽	練習艦隊司令王壽延	4週	寧海、應瑞、逸仙、大同、永績、咸寧、肅寧、崇寧、江寧、撫寧、綏寧、威寧、崇寧、億寧、正寧、長寧、湖鵲、湖鷹、勇勝、永綏、民權等	23年2月，魚雷游擊隊裁撤，王壽延改練習艦隊司令。
24年4月	江西湖口	第二艦隊司令曾以鼎	2週	湖鷹、湖隼、湖鵲、湖鵬、楚謙、楚觀、江貞等	在水魚雷營學習魚雷的航海班學生30名學生、第四屆水魚雷班士兵21名參與演放魚雷。
26年1月	南京八卦洲	寧海艦長高憲申	N/A	寧海、大同、自強、永績、安定、江元、江鯤、義勝、肅寧、湖鷹、湖隼、湖鵲等	
26年5月	江西湖口	練習艦隊司令王壽延	N/A	永綏、民權、威寧、江鯤、湖鷹、湖隼、湖鵲、湖鵬等	魚雷演放操演

作者自繪，資料來源：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大事記》，第二輯，（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68年），頁34,38,40,45,47,48,50,52,62,63,64,74,75。

游航道之航行標誌拆除工作，軍事委員會下令完成江陰阻塞作為，海軍部部長陳紹寬上將親赴江陰指揮，共計將老舊艦艇12艘、徵召商輪23艘、躉船8艘自沉於江陰之航道，設置成固若金湯之封鎖線，並以平海、寧海、應瑞、逸仙等主力艦艇扼守江陰最前線，協同其他各艦艇拱衛首都。⁷⁶

由於日軍艦沿江西進之行動受阻，遂派飛機沿江猛襲，我海軍犧牲慘烈、兵力大損。9月25日，敵機16架輪番轟炸逸仙艦，該艦遭炸傷駛擱淺灘，同在附近防守之建康艦聞警馳援，途中於長江泰興江段亦遭日機攻擊，無法繼續操縱，被迫擱淺放棄，並拆下艦上火炮。⁷⁷齊粹英艦長於9月27日的作戰報告中指出：

有敵機十餘架，由下游而至，內四架做前後兩隊隨艦跟隨，本艦即以高射機關槍及步槍向其射擊，迨至龍梢港港口，而在前之敵機兩架，突然低飛，擲下四彈，並以機槍掃射，本艦左舷被炸，前段進水，正一面設法救護，一面繼續射擊，而在後之敵機兩架，繼亦擲下四彈，後段被轟，敵機向西南飛去，其彈至為猛烈，全艦各部位被炸損壞甚多，前後各艙及機艙同時進水，萬分危急，無法補救，急轉舵將艦艏擱於龍梢港堤邊，而後段幾沉沒矣，當時職與副長嚴又彬（以下字跡模糊無法辨別）……綜計陣亡員兵七人，被炸落水失蹤者二人，受傷者二十七人……。⁷⁸

依齊粹英艦長之描述，建康艦在遭受日機攻擊後，艦體前後段艙間均進水，情急之下將艦艏擱淺於龍梢港堤邊，艦艉則沒入水中。同（25）日陳紹寬部長發電向蔣中正委員長報告：「本軍建康艦本月25日在江陰附近工作，適遇敵機多架來襲，該艦員兵與之抗戰多時，終因敵機眾多，被其炸沉，該艦艦長受傷，員兵亦傷亡頗多，詳情容續報。」⁷⁹時任江蘇省省主席陳果夫（1892-1951）亦電告蔣委員長：「建康艦在縣屬龍梢港被敵機炸傷，電臺被毀建康艦長士兵皆上岸。」⁸⁰。因此，建康艦在龍梢港附近受創

76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3年），頁275。

77 參閱一、國防部，《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年），頁282；二、柳永琦，《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頁821；三、陳悅，《清末海軍艦船誌》（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5月），頁327。

78 柳永琦，《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911；齊粹英之報告內容中綜計陣亡員兵7人，被炸落水失蹤者2人，受傷者29人，與本書作者柳永琦於同書第七章〈長江諸戰役〉文內敘述9名官兵陣亡，其餘員兵作戰受傷者28人略有出入。資料來源：柳永琦，《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821-822。

79 高曉星，《陳紹寬文集》，頁192。

80 〈八年血債（十）〉，《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34-132。此節金智記述該艦艦長齊粹英、副長嚴又彬陣亡殉職，官兵傷亡40人。資料來源：金智，《青天白日旗下民國海軍的波濤起伏（1912-1945）》，頁243。

嚴重應無疑問，但是否遭日機「炸沉」尚難論定，研判該艦於重創後，選擇於龍梢港堤邊擱淺，惟艦艏進水不止，搶救無效，全艦人員撤離後逐漸傾覆沉於江邊，艦長、副長雖負戰傷，但性命無虞，齊粹英艦長後有擔任「海軍太湖砲隊」副隊長乙職之紀錄。⁸¹部分網路文章（中國大陸）與研究提及該艦「中彈後緩緩下沉」，或「艦長齊粹英中校以及官兵全體陣亡」等敘述應非事實（「建康艦」陣亡官兵姓名錄如表8）。

表8 「建康艦」陣亡官兵姓名錄

項次	級職	姓名	籍貫	年齡	備考
1	槍砲副軍士長	錢維鑑	福建閩侯	49	
2	雷機副軍士長	張鑄黃	福建閩侯	30	
3	帆纜中士	徐孝發	安徽桐城	44	
4	一等輪機兵	陳貞銘	福建閩侯	39	
5	一等輪機兵	陳森應	福建閩侯	25	
6	一等兵	任禮華	福建閩侯	23	
7	二等兵	林森深	福建閩侯	24	

*表內陣亡官兵7人，其中6人為閩籍，亦可窺見當時福建人在海軍中比例不低。

作者自繪，資料來源：楊志本主編，《中華民國海軍史料》，上，《海軍抗戰犧牲官兵姓名錄》（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頁376-385。

（四）從日偽重回青天白日

民國27年，日本海軍派出「朝日」修理艦對建康艦進行打撈，之後送往三菱船廠管理下的江南造船所進行修理。同年7月13日，建康艦修理完畢，日軍將其改名為「翠」，編入日本海軍，作為雜役艇使用，主要負責通信和短途運輸，因此，特別在修復時加高了該艦的乾舷。⁸²

民國28年12月21日，「翠」艦自日本海軍除役，移交給「維新政府」⁸³。「維新政府」海軍以「協助綏靖」為題，將「翠」艦更名為「海綏艦」。⁸⁴29年3月，日本統合占領

81 劉崇平、魏應麟，〈抗戰時期國民黨海軍砲隊及砲臺的分布和活動概況〉，文聞編，《舊中國海軍秘檔》，頁127。

82 馬幼垣，〈汪偽海軍艦隻初探〉，《靖海澄疆——中國近代史海軍史新詮》，頁413。

83 「維新政府」指日本帝國於抗日戰爭期間成立的傀儡政權，民國27年3月28日於南京宣告成立，該政權主張「使領土主權復現戰前狀態，與鄰邦樽俎折衝，歸於敦睦，務使國免鋒鏑之苦，同種無箕莛之煎，本吾國舊有道德，確立東亞之和平，更與歐美列邦，保持聯絡……」。資料來源：〈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七十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506-031。

84 陳悅，《清末海軍艦船誌》，頁328。

區各偽政權，建立「汪精衛國民政府」後，海綏艦也隨之加入汪政權海軍，隸屬於汪偽海軍南京要港司令部，成為汪海軍的主要艦隻，並未再改動「海綏」艦名。⁸⁵

民國3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10日，國民政府海軍奉令接收中國戰區（包括臺灣、澎湖及北緯16度以北之越南）內所有日本海軍管轄的艦艇、兵器、器材、基地及其他附屬設施。9月12日，海軍再奉令「接收京滬長江區域之偽海軍」，海綏艦自此物歸原主，交還中華民國海軍，於南京接收後，恢復建康艦原名編入江防艦隊。⁸⁶36年7月，建康艦自海軍戰鬥序列中除名，走入歷史。⁸⁷

二、來自英倫的第四代「伏波艦」

第四代「伏波艦」來自英國，是1艘排水量925噸的輕型「護衛艦」，緣於戰時盟邦友誼，英方為協助中國重建海軍而贈與的第一艘軍艦；不過，這艘萬里歸國、肩負中英邦交的軍艦，卻在加入中華民國海軍作戰序列後的3個月，卻因一起海上碰撞事件，倉促地結束了其一生的任務。

（一）英國贈艦的背景

中國近代海軍之發展，與英國淵源極深，早在清季自強運動開展之初，中國即規劃向英國購買兵輪，建立小型艦隊，然此一努力不幸演變成「阿思本兵輪案」（如前文所述），但此後到「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仍向英國購買了15艘以上的軍艦，並且一共派遣了35名年輕軍官赴英國皇家海軍學校深造，到了民國初年，英國的注意力集中於歐洲情勢的發展，中國則陷於軍閥割據的困境，歐戰結束後，列強鑒於中國分裂，自民國8年5月5日起，對華採取軍火禁運，以免助長亂事，此後10年，中英海軍關係暫告中止。北伐成功，中國統一後，國民政府又重新試探英國海軍的協助，終於18年4月19日英國廢止禁運，6月20日簽訂「英國襄助中國海軍合同」，中國陸續派出7批（自民國18至26年）海軍軍官赴英進修，而陳紹寬主導的海軍部雖有龐大的計畫擴充艦隊，此期間卻未能自英國購得艦艇，反而是軍政部電雷學校在派員赴英

85 參閱一、馬幼垣，《靖海澄疆——中國近代史海軍史新詮》〈汪偽海軍艦隻初探〉，頁413；二、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912-1949）》，頁187。

86 海軍總司令部編，《海軍艦隊發展史》（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頁203,398。

87 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頁221；陳悅另一書《清末海軍艦船志》記：建康艦於民國37年6月交予海警部門轉為海警船，其後經歷不詳。資料來源：陳悅，《清末海軍艦船志》，頁328；另姚開陽認為戰後國民政府的敵艦接收清單中仍包括建康艦，不過之後同樣下落不明。資料來源：姚開陽，《龍旗餘暉：大清帝國船艦圖集1895-1911》，頁191。

學習快艇戰術時，向英國訂購魚雷快艇12艘，於抗戰前運抵國內。⁸⁸

民國28年9月，英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即以「租借法案⁸⁹」（Lend-lease Act）為基礎，積極援助英國，我海軍因對日抗戰，船艦幾乎損失殆盡，當時駐美副武官海軍中校楊元忠（1908-2004）提出「借艦參戰」構想，即利用該法案的規定，向美方借用軍艦，⁹⁰並於33年5月正式向美海軍部長提出申請；⁹¹與此同時，駐英武官周應聰（1900-1985）亦於9月奉命向英國政府提出借艦參戰的同樣要求，雙方並就可行性進行討論，⁹²至此中、美、英三國的軍事合作關係開始有了新的意義；同（33）年10月11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Sir Horace James Seymour, 1885-1978）正式遞交英國政府備忘錄，建議根據中英互助協定（Mutual Aid Agreement），將1艘「三等砲艦（corvette，現譯作小型護衛艦或海防巡邏艦）⁹³」送予中國政府，由中國海軍駕駛，在英國東方艦隊總司令指揮下，於遠東戰場從事作戰，該艦船員由中國政府招募，移交之前先在英國訓練，至於該艦可以運用之確定日期須視戰況演進再定，⁹⁴而該艦即成為日後中華民國海軍的第四代「伏波艦」。

88 張力，〈中國海軍的整合與外援，一九二八—一九三八〉，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二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頁12-15。

89 民國30年（1941）1月10日，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向國會提出《租借法案》，3月獲得參眾兩院通過，羅斯福則於3月11日簽署生效。該項法案的主要規定，在於美國基於本身國防的考慮，得將任何防禦器材（包括食物、機器和勞務）出售、轉讓、借予或租給其他國家。資料來源：海軍總司令部，《海軍艦隊發展史》（一），頁48。

90 柳永琦，《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829-843。

91 民國33年5月12日，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代董事長施肇基正式向美海軍部長提出申請，說明我國政府希望根據「租借法案」，獲得4艘1,500噸的驅逐艦或護航驅逐艦，以及4艘1,000噸左右的掃雷艦，此舉將使我國海軍人員在太平洋協助盟國對抗日本，亦能協助我國履行「聯合國憲章」和莫斯科「四強公約」所賦予的責任，與盟國合作對付戰時敵人，並維持戰後和平與安定。資料來源：海軍總司令部，《海軍艦隊發展史》（一），頁77-78。

92 柳永琦，《海軍抗日戰史》，下冊，頁988-989。

93 「corvette」原為法國海軍將軍艦大小介於巡防艦（frigate）與小型風帆戰船（sloop-of-war）之間的一種艦型，我國當時的檔案紀錄稱之為「砲艦」、「三等砲艦」或「控衛艦」，英國駐華大使館館錄譯文以“Corvette (Escort Vessel)”呈現；《國軍簡明美華軍語辭典》將「corvette」譯作小型護衛艦或海防巡邏艦。資料來源：〈英方贈艦〉，《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1103-0005；〈伏波艦被撞沉沒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600.7/2323A；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大事記》，第三輯，（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68年），頁1；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國軍簡明美華軍語辭典》（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9年），頁98。

94 〈英方贈艦〉，《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1103-0005。

（二）「伏波艦」前身的「牽牛花」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初期，德國潛水艦橫行海洋，造成英國商船的損失極為嚴重，英國皇家海軍意識到需要更多護航艦艇來應對來自水下的威脅，在考量作戰需求與現實條件等因素，決定建造一款構型比拖網漁船更大、速度更快，造價便宜（相對同等級作戰艦），可以由較小的商業船廠大量建造（因大型船廠造艦負載已滿），採用商用零件與技術、結構簡單，除各部門領導職務由海軍現役人員派任外，⁹⁵其餘由戰時動員人力即可操作一種軍艦，最終以一種名為「南方驕傲（Southern Pride）」的捕鯨船（如圖4）為設計藍本，⁹⁶於是英國皇家海軍「花」級小型護衛艦（Flower-class corvette, 以下簡稱「花」級護衛艦）於焉誕生（如圖5），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大西洋兩岸（英國與加拿大）的小型商業船廠一共建造294艘的「花」級護衛艦，成為北大西洋護航任務的中流砥柱。⁹⁷而戰後移交給我國的這一艘「花」級原名HMS Petunia（譯作牽牛花或矮牽牛花），舷號K79，為英國亨利羅伯（Henry Robb）造船廠於民國28年12月4日開始建造，翌（29）年9月19日下水，30年1月13日在英國皇家海軍成軍服役，該艦全長205英尺1英寸（62.48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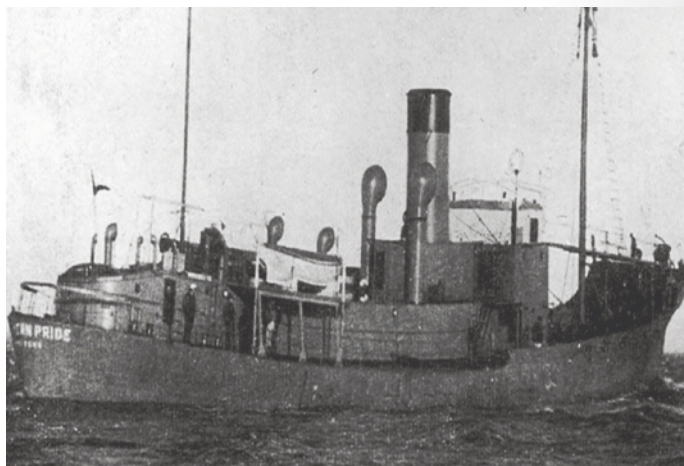


圖4：「南方驕傲（Southern Pride）」捕鯨船

資料來源：<https://rnzncomms.files.wordpress.com/2016/09/flower-power.pdf>（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5日）

-
- 95 部分花級艦（Flower-class corvette）幾乎都由預備役軍官擔任，艦長則以曾擔任過商船船長者派任。資料來源：uboat.net <<https://uboat.net/allies/warships/class.html?ID=42>>（檢索日期：2023年10月6日）。
- 96 侯宏恩，〈「伏波號」艦的傳奇-赴英接艦回憶〉，《海軍學術月刊》，第21卷第7期，1987年7月，頁151；Academic Accelerator <<https://academic-accelerator.com/encyclopedia/flower-class-corvette>>（檢索日期：2023年10月6日）；Flower Power <<https://rnzncomms.files.wordpress.com/2016/09/flower-power.pdf>>（檢索日期：2023年10月6日）。
- 97 Wikimedia Common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Flower_class_corvette>（檢索日期：2023年10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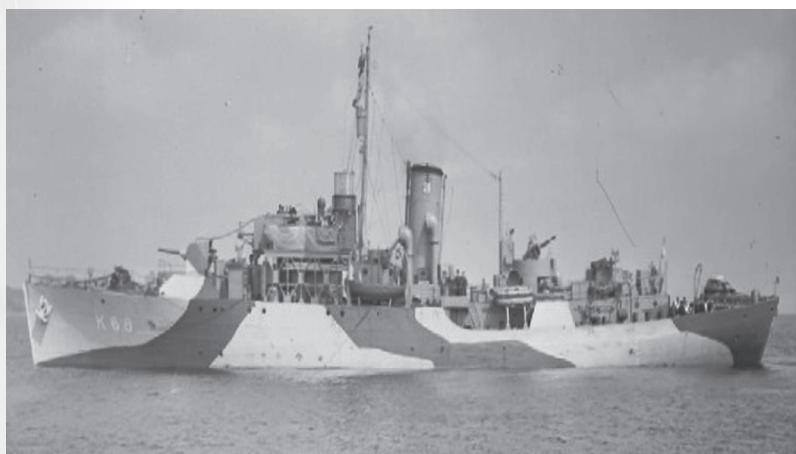


圖5：「花」級護衛艦，Flower-class corvette, K68

資料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ower-class_corvette#/media/File:HMS_Jonquil_\(K68\)_IWM_FL_22394.jpg](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ower-class_corvette#/media/File:HMS_Jonquil_(K68)_IWM_FL_22394.jpg)（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5日）。

尺），寬33英尺1英寸（10.11公尺），吃水11英尺6英寸（3.5公尺）的艦身尺碼，標準排水量925噸，滿載排水量1,180噸，動力系統為2座燃重油鍋爐，搭配1座立式四缸三級膨脹式蒸汽主機，⁹⁸可產生2,750匹馬力，單軸

推進，最高速率僅16節，續航力4,600浬（10節），全艦編制官兵共85人（艦艇諸元如表9）。

表9 第四代「伏波艦（原HMS Petunia）」諸元一覽表

船廠	長	寬	吃水	種類	排水量	材質	下水
Henry Robb Ltd., Leith	62.48M	10.11M	3.5M	輕型巡防艦	925T	鋼	1940.9.19
乘員	速率	燃油鍋爐	油櫃容量	主機形式	馬力	續航力	成軍
85人	16knots	2座	230T	四缸三級膨脹式蒸汽主機	2,750HP	4,600浬/10節	1941.1.13
武裝	4吋艦用主砲1門、40公厘快速高射砲1門、20公厘機砲2門、反潛刺蝟砲1座（同級艦亦有搭載深水炸彈投放器，俗稱K砲）、深水炸彈投放軌2座（裝載70枚深水炸彈）。						

「牽牛花」號是因應戰時所趕製出來的第一批「花」級護衛艦，艦上生活設備極為簡陋，戰鬥裝備卻應有盡有，依接艦人員侯宏恩的記述，該艦列裝包括艦艏4吋主砲1門（如圖6）、40公厘快速高射砲1門（如圖7）、兩舷20公厘機砲2門（如圖8）、

98 該型艦採用「四缸三級膨脹式蒸汽主機」代替了當時作戰艦使用的「蒸汽渦輪機（steam turbine）」，其主要考量便是服務於該型艦上的讓皇家海軍預備役人員便於熟悉裝備與操作。

艦艙滿載深水炸彈、反潛刺蝟彈發射架1座（如圖9），從武器配備顯見該艦主要用以執行反潛作戰，對抗德國的U型潛艇（Undersea boat，簡稱U-boat），而「牽牛花」與其姊妹艦下水後，立下無數汗馬功勞，保護商船突破德國潛艇的狼群攻勢，該艦的最後一次任務便是參加民國33年6月諾曼第登陸戰役，保護盟軍龐大登陸船團進入多佛海峽（Strait of Dover），結果被德軍戰機俯衝掃射投彈，以致甲板洞穿，艦身滿布彈孔，人員死傷慘重，幸虧堵漏得法，不致沉沒，倖存官兵將之緩緩駛返英倫，英國海軍將「牽牛花」艦拖入船塢，重新安裝艦艙後，決定送給中華民國海軍，其中所含的意義包括英國海軍精神的表現，在當時確實超過軍艦本身的金屬價值。⁹⁹



圖6：艦艙4吋主砲

資料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ower-class_corvette#/media/File:HMS_Vervain_4_inch_Mk_IX_gun_1942_IWM_A_10666.jpg（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5日）。



圖7：40公厘快速高射砲

資料來源：<https://www.silverhawkauthor.com/post/royal-canadian-navy-qf-2-pounder-pom-pom-aa-gun>（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5日）。

99 侯宏恩，〈「伏波號」艦的傳奇—赴英接艦回憶〉，頁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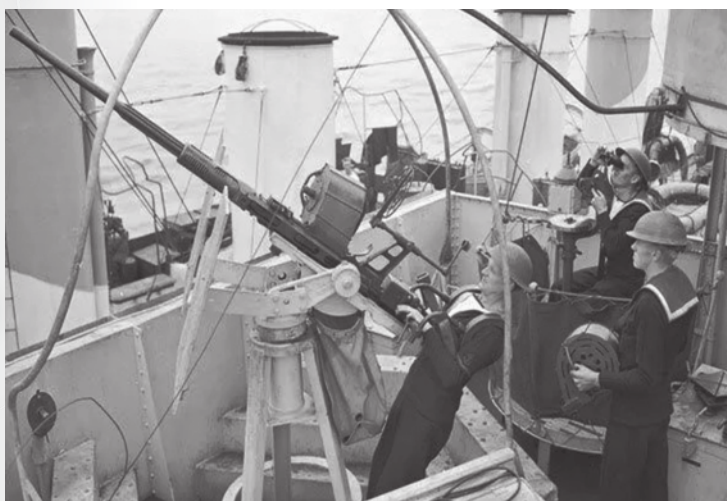


圖8：20公厘機砲

資料來源：<https://militaryhistorynow.com/2020/08/17/the-flower-class-corvette-nine-facts-about-the-tiny-warship-that-played-a-huge-role-in-ww2/>（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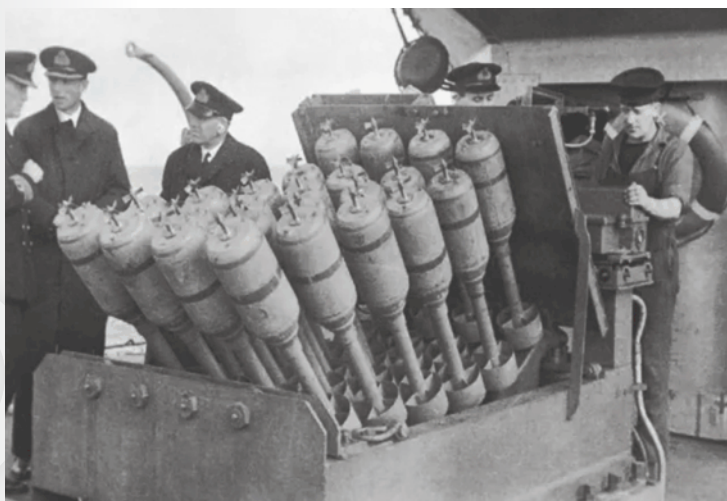


圖9：反潛刺蝟彈發射架

資料來源：<https://militaryhistorynow.com/2020/08/17/the-flower-class-corvette-nine-facts-about-the-tiny-warship-that-played-a-huge-role-in-ww2/>（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5日）。

（三）赴英接艦人員選訓

與此同時，國內隨著抗日戰局的發展，日軍兵鋒一度直逼中國西南重鎮貴陽，陪都重慶亦為之震動，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了挽救家國的存亡、革命的成敗與人民的信心，在民國33年（1944）8月發動「十萬青年十萬軍」之大規模知識青年從軍運動，¹⁰⁰隨後於10月24日發表〈告知知識青年從軍書〉，將「國家興亡民族盛衰的前途，完全寄托在我們全國知識青年的肩上」。¹⁰¹並於翌（25）日電告全國各大學校長「此次發動知識青年從軍，旨在增加抗戰反攻力量，確立現代建軍基礎，……務望特別重視，多方鼓勵，使在校之適齡青年踴躍報名參加」。¹⁰²期待透過這一群本在免役緩徵

100 曹忻，〈誰有青年，誰有將來——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爭取青年的努力與挫折〉，《兩岸發展史研究》，第六期，2008年12月，頁88-89。

101 蔣中正，〈告知知識青年從軍書〉，收錄於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2「書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4年），頁90。

102 〈領袖指示補編（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106-00002-

之列，中國為數不多之精英能夠踴躍請纓，於是投筆從戎、入伍報國之聲在各級學校、全國各地持續不斷，至34年3月總共號召了16萬2,602名的知識青年，¹⁰³軍委會與海軍更藉此甄選大專學生分赴英、美受訓接艦。

第一批來自全國各省各校投筆從戎的知識青年，經選拔合格四十餘人，與一半現役「老海軍」共同組成「牽牛花艦」（當時尚未給予中文命名）的接艦隊伍，在周憲章（1897-?）上校（時任留英學員領隊）、劉廣凱（1914-1991）、宋長志（1916-2002）、柳鶴圖（1915-?）等9位軍官率領下，接艦官兵共計99員奉令前往英國「接艦參戰」。

民國33年冬，赴英接艦官兵在重慶下游的唐家沱（現重慶市江北區唐家沱鎮）集合報到，經過短暫的國內預訓後，隨即整隊出發，搭乘螺旋槳飛機先飛抵昆明，再飛越駝峰，降落於印度盟軍所屬之汀江（Dinjan Airfield）軍用機場，轉搭汽車前往加爾各答（Kolkata），3天後再換火車橫跨印度內陸直抵孟買（Mumbai）英國海軍營地，接受英國皇家海軍的生活訓練與後勤管理，加入英國海外戰鬥序列，農曆年前再乘英國海軍徵用之豪華客輪獵戶星號（Orion），續向西航赴英國，途經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埃及塞德港（Port Said）、馬爾他（Malta）、阿爾及爾（Algiers）與直布羅陀（Gibraltar），34年3月底駛入英國蘇格蘭大港市格拉斯哥（Port Glasgow），我國海軍武官親於碼頭迎接，隨即展開接艦訓練，並按槍砲、航海、輪機、通信、雷達、反潛、補給等艦艇各部門類別，分發各專科學校學習，然後前往英國艦隊報到實習。¹⁰⁴

（四）英中移交與返國成軍

民國34年12月25日，軍政部擬具「玫瑰」等3個艦名，經蔣中正委員長以該艦「武力為防潛，又為古名將名」，35年1月3日正式核定英國贈我之控衛艦命名為「伏波」。¹⁰⁵ 1月12日，中英雙方在樸次茅斯（Portsmouth）舉行接艦典禮，英國派海軍上將普爾維斯（Adm. Charles Edward Kennedy-Purvis, 1884-1946）代表英政府移交，我國則由時任駐英軍事代表團團長的桂永清（1901-1954）代表接收，英國國旗由皇家海軍降下，青

151。

103 參閱一、曹忻，〈誰有青年，誰有將來——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爭取青年的努力與挫折〉，頁90,92；二、〈從軍運動（一）〉，《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54500-00002-013。

104 參閱一、侯宏恩，〈「伏波號」艦的傳奇-赴英接艦回憶〉，頁145-150；二、張力、曾金蘭，〈池孟彬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頁41-43。

105 軍政部簽呈可見列呈「玫瑰」、「伏波」兩艦名，另一艦名因該檔案破損無法窺見，資料來源：〈伏波艦被撞沉沒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600.7/2323A。

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由我國海軍升起，隨即換下英國艦名牌，掛上「伏波艦」名牌，英國「牽牛花艦」正式成為我國第四代「伏波艦」，桂永清團長以中文致辭，該艦艦長柳鶴圖負責英語譯述，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全程記錄報導；¹⁰⁶典禮結束後，伏波艦仍留該港檢修。

民國35年8月8日，方由柳鶴圖艦長率伏波艦領啟程返國，英國皇家海軍檢派1名上尉隨艦擔任聯絡官，¹⁰⁷10月17日抵香港整補檢修，此時桂永清已是海軍副總司令兼代海軍總司令的身分，¹⁰⁸12月初即發布副艦長姜瑜（?-1947）升任艦長。12月14



圖10：第四代伏波艦民國35年返國航經埃及塞得港所攝

資料來源：〈伏波艦與靈甫艦〉，《中國軍艦史月刊》，〈<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909203457/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40/40-index.html>〉（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5日）

106 馬駿杰、吳峰敏、張小龍編，《民國報刊載海軍史料彙編》，頁507-508。

107 參閱一、陳孝悃，〈抗戰勝利後海軍艦艇接收與艦隊重建〉，《海軍歷史與戰史研究專輯》，頁251；二、海軍總司令部，《海軍艦隊發展史》（一），頁174；三、侯宏恩，〈「伏波號」艦的傳奇-赴英接艦回憶〉，頁152。另有史料記載「伏波艦」於民國35年1月15日在英國舉行換旗典禮，資料來源：〈對英法德義關係（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103-00013-278。

108 民國35年9月7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電令駐德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桂永清返國召見於廬山，9月26日，國民政府即正式任命桂永清為海軍副總司令並兼代海軍總司令，時陳誠僅以參謀總長兼任海軍總司令，其後更調東北行轅主任，負責東北「剿共」軍事，因此桂永清乃以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之職。資料來源：劉廣凱，《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頁31；《國民政府公報》，國民政府令第2634號，民國35年9月26日。《中華民國政府官

日，伏波艦駛抵南京下關，加入「海防艦隊」服役，完成接艦任務。¹⁰⁹12月22日上午，海軍總司令部（以下簡稱海軍總部）還特別安排招待遠離海岸之蒙古、新疆、西藏地區國大代表約七十餘人，優先參觀甫成軍的伏波艦。¹¹⁰

（五）奉令赴臺馳援

民國36年2月28日，臺灣地區爆發「二二八事變」，當時在臺艦艇只有靠泊基隆的「中權艦（海軍官校學生艦訓的任務艦）」，¹¹¹此時的「伏波艦」因油料將盡，3月1日正電請海軍總部同意其於3月9日晨開赴上海加油，完成補給後準備實施「第一次新兵出海練習並舉行輕兵器實彈射擊」，¹¹²臺灣發生事變後，海軍緊急調派太康、中海、伏波、美頌、美樂等艦赴臺馳援。3月7日，海軍總部即電令「伏波」：「限於兩日內開基隆聽陳長官（按：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儀）指揮，並將開行及到達時間具報為要。」¹¹³同一時間，桂永清也電告駐左營的海軍第三基地司令黃緒虞（1886-1960）：「已飭美頌、美樂由穗（廣州）開左營待命，並奉主席諭，飭太康、伏波兩艦速開基隆由陳長官指揮。」¹¹⁴3月9日，桂永清再電伏波艦長姜瑜：「著即開赴臺灣左營向黃司令報到聽候指揮，燃料可在滬加足，其餘請示黃司令可也。」¹¹⁵然3月10日，姜瑜卻發出：「左營在何處？職於圖覓不得。」¹¹⁶之請示電報，顯見當時海軍軍官對剛剛光復的臺灣仍感陌生。3月11日，海軍總部再電伏波艦：「各種補給完後速即開往澎湖，並將離到日期

職資料庫》<http://gpost.lib.nccu.edu.tw/GovIMG/2/35image/2634.pdf>，檢索日期：2020年2月22日；〈國防部暨所屬官員任免〉，《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32141-00006-038；海軍總司令部編，《海軍艦隊發展史》（一），頁102-103。

- 109 陳孝悌，〈抗戰勝利後海軍之教育與訓練〉，《海軍歷史與戰史研究專輯》，頁301。《海軍大事記》則記：民國35年11月派海軍中校姜瑜為伏波軍艦艦長，原任艦長柳鶴圖調部服務，36年2月，柳鶴圖再調任左營海軍工廠廠長。資料來源：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大事記》，第三輯，頁11,16。
- 110 馬駿杰、吳峰敏、張小龍編，《民國報刊載海軍史料彙編》，頁379。
- 111 姚開陽，《1949大叛艦》（臺北：蒼壁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頁3。
- 112 〈臺灣二二八事變經過及處理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563.3/4010/1-2/001。
- 113 〈臺灣二二八事變經過及處理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563.3/4010/1-2/010。
- 114 〈臺灣二二八事變經過及處理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563.3/4010/1-2/012。
- 115 〈臺灣二二八事變經過及處理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563.3/4010/1-2/022。
- 116 〈臺灣二二八事變經過及處理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563.3/4010/1-2/031。

具報。」¹¹⁷同日晚間22時10分，姜瑜電告代總司令桂永清：

職艦決遵命勉力前往澎湖，惟（1）將於不得已時，採日航夜停辦法，以免疲乏；（2）擬繞道馬尾尋回放假士兵，再往該島；（3）職艦燃油加足，其他僅能供七日夜航行用，懇請轉電該處負責當局設法補充；（4）艦上淡水僅可儲十三噸，足夠全艦三日之用，請轉令設法供給。¹¹⁸

受臺灣「二二八事變」影響，伏波艦艦長姜瑜無法按計畫執行海上新兵訓練與實彈射擊練習，需「勉力」以「日航夜停」之方式駛往澎湖，中途還得轉赴馬尾接回休假士兵，凸顯出此刻伏波艦的戰力不但不符合戰備服勤的狀況，連滿足3個航行值更班的人力恐怕都出現問題，確實存在相當的危安因素。

3月11日，桂永清代總司令簽呈蔣中正主席稱：「關於派艦駛臺灣情形，恐美頌、美樂兩艦未必及時到達，已電飭戰車登陸艦中海由滬開基隆，文日午前可到，……又澎湖居民七萬人分居鄉鎮，駐軍甚強，可無疏虞。」次日再告：「據本部高雄電臺本月九日二十三時報稱，高雄情況已緩和，我已占領全市，今已安定。」¹¹⁹依桂永清回報的內容來看，「二二八事變」對我澎湖與高雄兩地區已漸無影響，美頌、美樂兩艦雖趕赴不及，現已檢派中海艦由上海駛基隆待命。然而不幸的是，3月18日，伏波艦奉令於由馬尾駛赴澎湖，卻在19日0015時與招商局1艘自廈門赴上海的貨船「海閩輪」，於福建洋面距離龜嶼¹²⁰東南約6浬處發生碰撞，伏波艦不到3分鐘即沉沒。海閩輪於19日4時許，救起伏波艦上尉輪機官焦德孝，艦長姜瑜以下129名官兵全部殉難，其中包含18名在艦見習的海軍官校學生。¹²¹

（六）碰撞海閩輪經過

海軍廈門要港司令部代司令鄔寶祥（生卒年不詳，煙臺海校駕駛班第一屆）於

117 〈臺灣二二八事變經過及處理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563.3/4010/1-2/055。

118 〈臺灣二二八事變經過及處理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563.3/4010/1-2/041。

119 〈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臺灣二二八事件）〉，《國史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A202000000A/0036/2020.40/4450.01/038-1/039。

120 海軍總部調查報告出事地點於烏邱嶼（現名為烏坵嶼）。參閱〈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535-140。

121 〈伏波艦與海閩輪碰撞案〉，《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4-080700-0018；姚開陽，《1949大叛艦》，頁5。另有較詳細之統計數字，包含官員14人，士兵94人，海軍官校見習生18人，以及海軍總部第五署供應處派赴臺灣工作的官員4人，合計130人。參閱〈「伏波死難官兵姓名表」〉，《中國海軍月刊》，第三期，1947年6月，頁5-6。

碰撞事故後即電呈桂永清代總司令稱：

昨晚由廈駛滬之招商局海閩輪船折返，據（按：同據）傳該輪於海上撞沉本軍伏波軍艦，本部聞訊當即派員登輪查詢，並召問該輪船長戴儒林，據稱出事時間係零時十五分，地點為烏邱（按：現稱烏坵）嶼附近，伏波艦被撞沉沒，全艦官兵生還者僅上尉輪機官焦德孝一員，該輪航海日記其記載為（一）真針路（按：真航向）五十八度，零時七分烏邱嶼燈塔正在橫向，方向三三二度，距離五點五哩，海程表指八二換向。（二）零時十五分碰（三）零時十六分停車。又查詢焦輪機官，度其語氣，一者伏波艦被撞後，僅三分鐘即沉，時間過短，二者，該員係在艙裡工作，艙面情形不易明瞭，故互撞責任亦難認清，唯海閩輪當伏波艦沉沒時，理應極力救援，乃在出事地點達十二小時，僅救一人，善後又不無遺憾，現本部以該輪係屬國營，又有貨客，未便扣留，已囑焦輪機官搭該輪赴滬報告，該輪本下午離廈等語，除急電各方面詳查出事情形，並俟焦輪機官到京面詢詳情，再行續報。¹²²

從海軍的這份失事初報來看，僅獲具「海閩輪」航海日記紀錄，碰撞海事責任未明，又因其國輪身份，載有貨客，¹²³遂不便扣留，惟對該輪僅救起焦德孝1人，未能極力救援，表達遺憾；海軍總部於事後令廈門要港司令部及臺灣基地司令部派艦前往出事海面及附近島嶼搜索，廈門3艘砲艇搜索於先，且在該島附近圍繞三匝，鳴槍以作信號，迄無一人呼應而返，繼派太平艦搜索於後，冀得浮屍與各項證物，亦終無所獲；而海閩輪在肇事後返抵廈門勘查後尚能行駛，3月20日離廈門，至26日轉泊上海，續接受海軍總部、海軍上海基地司令部、上海航政局及招商局的共同調查，上海航政局並舉辦「船舶碰撞糾紛處理委員會」做技術上的研究，以釐清肇事責任歸屬。¹²⁴

（七）海事責任調查

桂永清於3月25日再針對伏波艦沉沒提出補充報告，內容大致分為4個部分，分述如下：

1、艦長履歷及員兵素質

122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535-140；〈伏波艦被撞沉沒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600.7/2323A。

123 海閩輪當時裝有貨物709噸，船員67名，乘客234名。資料來源：《海閩輪伏波艦碰撞案報告書》附件五，〈伏波艦被撞沉沒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600.7/2323A。

124 〈伏波艦與海閩輪碰撞案〉，《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4-080700-0018。

姜瑜為電雷學校第一期航海科畢業，後分發在軍政部伏龍輪實習，民國25年5月奉派赴德學習魚雷快艇，翌(26)年5月返國任快艇艇長，要塞砲兵教導隊隊長等職；31年6月由軍委會考選赴英國皇家海軍大學(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留學，諾曼第登陸之役在英主力艦「互斯派艦」(HMS Warspite)參加戰役，嗣在英國受接艦訓練。34年7月，伏波艦在英接收時即派在艦服務，柳鶴圖艦長未到英之前負管理之責，翌(35)年2月派該艦上尉副長，為官員中最早在艦服務者。返國後因柳鶴圖艦長調第四署科長(主管造船)，而以該員充升艦長，該艦上官員均係原赴英國接艦官員，補充官員亦係海軍學校畢業軍官；至於該艦士兵，除因青年從軍學生調整調岸以預備軍官受訓外，其餘輪機士兵均係赴英接艦士兵。

2、此次失事責任有內外諸因有待詳細調查。

3、領導失當自請處分。

4、通令全軍下半旗一日¹²⁵誌哀，辦理撫卹，安慰遺族及善後事宜。

針對這份補充報告，蔣中正主席批示：「應查明後再簽。」¹²⁶

桂永清在報告中強調姜瑜艦長學經歷完整(如表10)，返國後調升艦長應無庸置疑，且艦上官兵雖經過「調整」，惟多數輪機士兵仍為接艦人員；但參與接艦任務的侯宏恩卻說：在重慶入伍的大專知識青年(四十餘人)，返國後全部奉命前往青島海軍官校軍官隊受訓。¹²⁷若伏波艦延續英國皇家海軍編制(85人)，意即此時已有超過一半的接艦官兵調離，即便輪機人員多赴英接艦，卻與本次海事肇因無直接關係，桂永清雖特意強調艦上官兵素質良好，然失事後迅速沉船之事實不容遮掩，箇中原因不免啟人疑竇，蔣中正當時要求查明也是理所當然。

(八) 海軍與招商局的紛爭

1、互諉肇責

海軍總部於4月19日再將辦況呈報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其中認為此案碰撞責任，技術上未能確定，但認為海閩船長戴儒林有救助不力等明顯罪責：

海閩輪船主戴儒林於兩船碰撞後，即駛離發生災難處所，嗣經該輪乘客責難始於數

125 海軍於3月21日下半旗一日誌哀。資料來源：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大事記》，第三輯，頁17。

126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535-114。

127 侯宏恩，〈「伏波號」艦的傳奇-赴英接艦回憶〉，頁153。

表10 「伏波艦」艦長姜瑜學經歷一覽表

單位	職務	起迄時間	備考
電雷學校	學生	22.1.1至24.1.1	第一期航海科
電雷學校	少尉練習官	24.1.1至24.12.31	軍政部伏龍輪沿海實習
電雷學校軍士隊	少尉代隊長	25.1.1至25.3.31	
電雷學校 自由中國練習艦	少尉代槍砲副	25.3.31至26.4.6	
電雷學校 自由中國練習艦	中尉槍砲副	26.4.6至26.8.25	
江陰區江防司令部 快艇大隊文93艇	中尉艇長	26.8.25至26.8.31	
江陰區江防司令部 快艇大隊岳371艇	上尉代艇長	26.8.31至26.11.30	
電雷學校 快艇大隊岳371艇	上尉代艇長	26.12.1至27.6.30	
海軍總部 快艇大隊岳371艇	上尉艇長	27.7.1至27.9.30	
廣東江防司令部 快艇大隊文3艇	上尉艇長	27.10.1至28.6.30	
長江上游江防司令部	上尉附員	29.3.14至29.10.1	派雷艇隊服務
軍政部 要塞砲兵幹部訓練班	少校學員	30.1.25至30.11.1	第二期
江防要塞砲兵 教導三總隊第七隊	少校隊長	30.11.1至31.4.17	
江防要塞砲兵 教導三總隊第五隊	少校隊長	31.4.20至31.8.31	
軍事委員會	上尉出國附員	31.8.31至35.7.1	32.6至35.4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大學尉官班，期間參加法國諾曼第登陸戰役。
伏波軍艦	上尉副艦長	35.7.1至35.11	在英接受伏波艦副艦長訓練完畢返國。
伏波軍艦	上尉艦長	35.11.1至36.1.4	
伏波軍艦	少校艦長	36.1.4至36.3.1	伏波艦沉沒殉職

作者自繪，資料來源：〈伏波艦被撞沉沒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600.7/2323A。

小時後回航施救，……違反「海商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四項不盡力救助之罪名，應負刑責，其行為實有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故意殺人，希圖滅跡之犯嫌，因之引起社會公憤，死難官兵家屬尤為激昂，為安定人心際，以檢同有關證據，於4月3日依法先向上海地方法院檢察處檢舉，該處業於同月9日將戴儒林拘押偵查起訴中。¹²⁸

128 〈伏波艦被撞沉沒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

由船難後的偵查與上海地方法院檢察官曹鴻4月14日起訴戴儒林之內容¹²⁹可知，「海閩輪」上之乘客鄭桂仁供稱：「肇事當下聽到聲音嘈雜，救命聲音及波浪聲分不清楚，在發覺焦德孝後才看到船上救人，在這之前船上毫無其事一般，至二時左右用探視燈才發現一個人，船上客人很緊張，議論紛紛，大家都罵船上不救人。」其他船客供詞大致相符，然戴儒林卻謂相撞後未聞見有遇難者漂浮海面呼救，¹³⁰亦與唯一之生還者焦德孝所述¹³¹有明顯差異，故海軍總部與上海地方法院檢察處均不採信其所言，認為撞船責任雖尚待公斷，但海閩船長並未積極實施救援，致造成百餘官兵、學生淪為波臣之慘劇，檢察官因而依法對戴儒林其提起公訴。

據招商局總經理徐學禹稱，海軍控告戴儒林船長原係為平抑死難官兵家屬情緒，一面由海軍方面起訴，一面由招商局要求交保，但起訴後卻未能交保，引起招商局與駕駛員總會及輪機業公會等不滿；而死難官兵家屬亦有人號召集合組織，一面控告海閩船長戴儒林殺人罪，一面要求賠償撫卹五億餘元，後在上海地區已聚集八十餘名家屬，開始對法院審訊及辯護律師進行威脅，海軍總部對此類家屬以時日遷延，亦有招待與應付困難之苦；此外，面對海軍的控訴，戴儒林則反控桂永清妨礙自由，亦交由法院審理，輪船業海員咸認為依「國際航海公約」，碰撞責任應由「伏波艦」負擔，海軍方面以「救護不力」即將船長羈押，未來航海人員將無保障，極力向法院要求交保，本案至此已明顯造成海軍與商船從業人員之對立與不信任。¹³²

B5018230601/0036/600.7/2323A。

129 〈上海地方法院檢察官起訴書卅六年度起字第二〇五五號〉。資料來源：〈伏波艦與海閩輪碰撞案〉，《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4-080700-0018。

130 戴儒林筆錄稱：於0015分該輪艙部被撞於本輪船頭，該輪受傷慘重，不數分鐘即告沉沒，本輪當即停留巡行該地，多方極力營救工作，至0430時救起該輪輪機長（按：應為輪機官）焦德孝1人，本輪仍繼續搜索，直至19日1200時並無發現水面漂流之人或物件，而本輪船尖水艙破裂漏水達17呎餘，為安全計決意開返廈門，以為臨時修補；當時在駕駛臺與船艙之人尚有二副吳侃、三副李文蔚、值班舵工鄔富卿、劉份法、瞭望水手黃勝、馬富根等人，對碰撞後均表示即在該處海面兜尋搜索，並用探照燈照，惟只發現1人，故只救起1人。資料來源：〈伏波艦被撞沉沒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600.7/2323A。

131 焦德孝筆錄稱：撞船之時正在房間，船尾先沉，約一分鐘後船尾全部沉沒，其時電燈已熄大部分，我已到甲板上，駕駛臺官員正在指揮放舢舨，同時用手電筒向海閩打信號，並用高聲叫海閩停航，當時我目見的海閩是繼續在航行，這時船繼續在下沉，許多人被水浮起，幾秒鐘後我亦沉下，船全部下沉不到三分鐘；約一分鐘後始出水面，左舷有六、七十人離船，右舷則未見到，一小時後呼救聲漸稀，約兩小時後，左右各一人呼救，稍後亦無聲音，我在水上約四時許被救起（天氣漆黑、有風浪、燈光可見）。資料來源：〈伏波艦被撞沉沒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600.7/2323A。

132 〈伏波艦與海閩輪碰撞案〉，《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4-080700-0018。

2、尋求「公斷」

招商局以本案重大，「上海碰撞糾紛處理委員會」不能處理，請交通部與海軍總部共同組織公斷委員以謀解決，交通部亦提請行政院派員主持，以期雙方易於接受解決，行政院最終決定由該院負責組織「公斷委員會」，計行政院聘專家5員、海軍聘專家3員與交通部聘專家5員（名單如表11）共13位共同組成，擬具「伏波海閩碰撞案公斷辦法」，保持第三者之立場，避免情感牽制，國防部與交通部雙方各派4位代表，¹³³於公斷會開會時列席，至於「公斷委員會」是否發揮預期功能，後文再述明。

（九）媒體報導與輿論迴響

1、海軍領導遭到質疑

事件經媒體披露後（如圖11），上海各大報紙開始報導這一事件，一連數日大篇幅競相登載失事經過，其他地方的報紙記者也都蜂擁而至，引起廣大輿論迴響，民眾投書「文匯報」、「大公報」、「評論報」等媒體針對姜瑜艦長的能力與領導統御提出質疑，並對桂永清（海軍副總司令兼代總司令）選任艦長不當要求解釋與負責，甚至以「伏波」艦名不吉，認為「伏」字與「覆」字同音同義，無怪乎官兵皆一一與波臣為伍，在《新上海》月刊為文嘲諷。¹³⁴

英國海軍得知消息亦感到顏面盡失，對於嚴格訓練出來的一船海軍菁英，返國不久幾乎損失殆盡，第一艘贈艦就此折損，英國政府對中國當局極為反感，並開始通過各種管道向我國政府及海軍當局交涉，要求查明失事原因，在上海法庭審理的時候，各報記者也蜂擁到「海軍上海基地司令部」，聽聽海軍有什麼說法，一時間上海基地司令部門前人聲鼎沸，倖存者焦德孝上尉和基地司令方瑩（1889-1965）少將頓時成了新聞人物。¹³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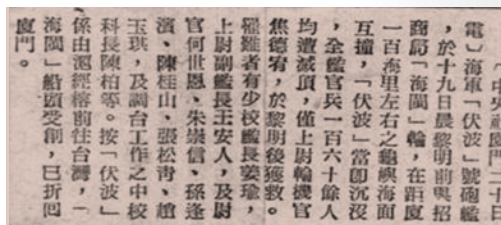


圖11：中央社報導「伏波艦」沉沒

資料來源：作者不詳，〈伏波艦失吉〉，《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民國35年3月21日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88/e5.html>（檢索日期：2021年6月5日）

133 海軍檢派高憲申、曾國晟、宋鏐3位署長與梁同怡科長擔任列席代表，交通部則檢派王輔宜（法律顧問）、陳純侯（參事）、李景潞（航政司長）與黃慕宗（上海航政局長）擔任。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伏波艦與海閩輪碰撞案〉，《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4-080700-0018。

134 參閱一、馬駿杰、吳峰敏、張小龍編，《民國報刊載海軍史料彙編》，頁399,546,547；二、〈伏波艦被撞沉沒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600.7/2323A。

135 王仕琪，〈伏波號慘案的前前後後〉，《湖北檔案》，2011年5月，頁43。

表11 伏波海閩碰撞案公斷委員會委員名單

項次	姓名	現職	重要經歷	備考
1	林自新	海軍備役少將	聯鯨、靖安艦長、海軍總部參謀、軍令部代理處長	煙臺海軍學校第六期駕駛班
2	田士捷	海軍中將	肇和艦長、艦隊司令、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總務局、典禮局局長	煙臺海軍學校第三期駕駛班 領有甲種船長證書
3	秦錚如	全國引水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淞漢區辦事處處長	交通部交通技術人員訓練所教官、交通大學航海科教授、國立編譯館航海叢書特約編審	領有甲種船長證書
4	張季丹	同興航業公司總經理	肇興商輪等江海各輪船員及船長	吳淞水產學校 領有甲種船長證書
5	金月石	吳淞商船學校教務長兼駕駛科主任	江海各輪船員及船長、交通部船員檢定考驗員、上海航政局船舶碰撞糾紛處理委員會委員	吳淞商船學校 領有甲種船長證書
6	李國堂	海軍少將(退役*)	肇和、海圻艦長、閩江要港司令、海防第一艦隊司令	海軍總部聘專家
7	余振興	海軍少將(不在職**)	艦威、靖安艦長、海軍引水傳習所所長、編譯處處長、第一署副署長	海軍總部聘專家
8	江一平	法律專家	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復旦大學、上海法政大學校董、上海律師公會常委	海軍總部聘專家
9	陳幹青	驗船師	江海各輪船員及船長、肇興商輪公司總船長、保險公會驗船師	吳淞水產學校 領有甲種船長證書 交通部聘專家
10	徐祖藩	海鷹輪船公司總船長	吳淞商船學校校長、吳淞水產學校教授、保險公會驗船顧問	吳淞商船學校 領有甲種船長證書 交通部聘專家
11	胡熙元	物資供應局船舶處處長	江海各輪船員及船長	吳淞水產學校 領有甲種船長證書 交通部聘專家
12	周啟新	上海市公用局輪渡主任	江海各輪船員及船長	吳淞水產學校 領有甲種船長證書 交通部聘專家
13	魏文翰	上海市輪船同業公會理事	民生公司代總經理、招商局副總經理、國際海事會議船董代表	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交通部聘專家

*李國堂於民國36年5月25日「海軍總司令部代表暨專家會勘海閩經過情形報告」乙案中，簽名顯示為「李國堂少將(退役)」，同年5月30日國防部呈行政院「海軍總司令部參加海閩輪與伏波艦碰撞案公斷代表及專家名單」內容亦記載李國堂於35年11月退役；惟查李國堂於36年4月27日至37年4月27日仍擔任海防第一艦隊司令，並有37年3月下旬指揮作戰有功，獲頒四等雲麾勳章之紀錄。

**余振興當時為海軍總部少將附員，會議記錄上均載為「現不在職」。

作者自繪，資料來源：〈伏波艦與海閩輪碰撞案〉，《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4-080700-0018；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建軍史》，上冊，頁365；〈戡亂有功人員勳獎(六)〉，《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35100-00054-097。

2、基地司令方瑩的公開指謫

方瑩是福州海軍世家，¹³⁶方伯謙（1853-1894，福建船政學堂駕駛班首屆）的姪子，當時算是「閩系」軍官基柱，上海軍區是中國海軍第一軍區，方瑩地位之重要，尤其在前海軍部部長陳紹寬下臺後，更成為維護「閩系」權益的護法，¹³⁷也是桂永清「整肅」之後碩果僅存幾位「閩系」將領之一。¹³⁸方瑩也許積憤甚久，面對眾多媒體記者的一再追問下，黃河決堤似的指陳桂永清代總司令諸多罪狀：方瑩指原艦長柳鶴圖中校率艦歸國後即被桂永清解職，因柳鶴圖是馬尾海校畢業，被劃歸為陳紹寬的「閩系餘毒」，須改由「電雷系」的副長姜瑜少校接任，他是電雷學校第一期畢業，中央軍校第八期選拔出來18名學生之一，為桂永清的班底。此外，海軍不同於陸軍，艦長與副長之間仍有一些職務歷練上的差距，陸軍副營長升營長，副團長升團長是常規，但海軍慣例是艦長概由次級艦艦長升任，擢升同艦副艦長接替艦長者罕見，除非特殊戰功。伏波艦初返國門，艦長之位即由姜瑜遞升，實在缺乏說服力，而經過大幅調整人事後的「伏波艦」一船新手，外加一位沒有經驗的艦長，多位海軍高級官員事前試圖勸阻，桂永清秉陸軍辦事方法，未予接納，乃發生這次遭國際恥笑的海難。方瑩這番講話，各報均隻字不漏地刊登出來。¹³⁹

這是方瑩在公開場合對桂永清的挑戰和指責，雖然方瑩事後立即上報告退伍去職，但桂永清卻因此而遷怒所有「閩系」，展開更嚴重的血腥報復行動。¹⁴⁰民國37年3月8日，閩系大老方瑩以60高齡，遭桂永清以「調部服務，另候派遣」為由，提請免去其海軍第一基地司令部少將司令職務，調任海軍總部部屬員，由第二基地司令董沐曾代將接替職務。¹⁴¹

136 方瑩民國4年3月畢業於吳淞海軍學校，後入南京海軍魚雷槍砲學校學習，先後擔任應瑞艦副長、安定艦艦長、寧波艦艦長、引水傳習所所長、第一艦隊司令、第一軍區司令，37年辭職退役返回故鄉福州，49年4月擔任中共華東軍區海軍第六艦隊副司令員、華東軍區海軍司令部幹部輪訓班副主任、海軍研究委員會副主任，52年任福建省參事、政協委員，54年2月去世。資料來源：王彥，〈方瑩將軍在滬接收日本降艦〉，《航海》，1998年6期（11月），頁35。

137 姚開陽，《1949大叛艦》，頁66。

138 桂永清以陸軍中將之姿接掌海軍之後，刻意重用「青島系」與「電雷系」幹部，而排擠「閩系」軍官，使中華民國海軍逐漸成為「閩系」與「非閩系」競逐的較場。資料來源：郭起斌，《桂永清與戰後海軍重整》（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年），頁78。

139 趙璵，〈陸軍接管海軍始末（下）〉，《傳記文學》，第60卷第6期，（1992年），頁69-70。

140 姚開陽，《1949大叛艦》，頁222。

141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543-158；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大事記》第三輯，頁35。

(十) 碰撞事件落幕

由於我國當時並沒有海事法庭專司其事，本案乃由普通法庭審理，海軍與交通部始終各有立場（如表12），自然難以獲得公允合理的解決，事件的始末，只有海閩輪單方面說辭，對責任方面的判定難度非常高；海軍方面聘請的是余振興（1889-1962）與李國堂（1889-1959）兩位海事經驗豐富的老將擔任公斷委員，而余、李兩位以海閩輪撞傷部位在船艙，伏波艦在右舷的事實認定，係海閩輪撞擊伏波艦，責任在海閩輪，交通部所聘專家則採信戴儒林船長說詞，認係伏波艦突然轉向所致，雙方爭論數月之久，因為交通部部長俞大維（1897-1993）為前軍政部次長，最終由陳誠（1898-1965）以參謀總長身分出面解決。民國36年9月，陳誠電令由海軍總部及交通部各自負擔5億元，對伏波艦罹難官兵遺族各發一次慰藉金1,500萬元，並飭招商局

表12 「伏波艦」失事後「海軍總部」與「交通部」說法一覽表

海軍總部方面報告		交通部方面報告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4月11日	遵即會同交通部依法處理	4月5日	遵會同國防部海軍總部組織公斷委員會慎重處理
4月18日	1. 關於致碰責任部分正著手調查，俟雙方資料調集全後，即提供公斷委員會判理。 2. 海閩船長戴儒林於出示數小時後，僅救起伏波艦輪機官焦德孝一員，該船長犯有不盡力救助之罪，應負刑責，其行為有故意殺人希圖滅跡之嫌疑，本部已於4月3日依法向上海法院檢察署檢舉拘押，現正偵查起訴中。	5月9日	1. 本事件發生之初，海閩船瞥見伏波燈光時，當遵照國際航海路章，維持速率及原針路航行，乃伏波不遵路規，全速迫近，致無法避難，雖經海閩船長採取緊急措施，退車轉向均已無及，海閩船艙撞破伏波右後腹部，伏波於3分鐘內沉沒，海閩船艙進水17呎，賴有效搶救，未致沉沒。 2. 海閩碰後檢查已船受傷尚輕，當進行施救溺者，投擲救生設備，並遣水手入海施救焦德孝，餘無所見，計搜救海面達12小時，翌午始開入廈門，並無見死不救情形。 3. 此次致撞責任，全由伏波艦負責，乃海軍總部捨本逐末，誣控戴船長，倘法院裁判致戴船長蒙冤，勢激起全體海員之公憤，牽動整個航業，本局正盡力開導，功長忍耐。
5月19日	交通部以本案案情重大，已呈行政院派員主持，本部已派代表4人、專家3人參加公斷，並請交通部在南京舉行公斷。	6月2日	行政院令示本部會同海軍總部代表於5月22日赴滬勘查海閩受傷情形，並由行政院處理完程序，不日召集開會公斷。
5月27日	本部已飭代表及專家計7人，會同交通部人員赴滬同往勘查海閩輪碰撞真相		

作者自繪，資料來源：〈伏波艦被撞沉沒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6/600.7/2323A。

將所屬排水量1,612噸的「海冀輪」移交海軍，作為撞沉伏波艦的賠償。¹⁴²同年12月，海軍總部亦決定興建「伏波軍艦殉難官兵紀念碑」，¹⁴³作為本案的最終章，但可能因隨之而來的戡亂戰事，該紀念碑並未見落成紀錄。

民國37年7月1日，海冀輪被海軍總部接收後命名為「崑崙艦」，舷號AK-312，正式成為中華民國海軍的運輸艦，至48年10月因裝備老舊，無法修護，奉命除役。¹⁴⁴而海閩輪船長戴儒林被上海法院判處兩年徒刑，¹⁴⁵海閩輪則被招商局認為不吉利而再度為其更名，稱之為「海福輪」，然改名後並沒有終止他的厄運，又繼續撞沉陸軍的運兵駁船，造成百餘人喪生，於是再更名為「海遼輪」，38年9月19日自香港駛出後，經菲律賓巴林塘海峽（Balintang Channel）繞過臺灣東岸，於9月28日開抵遼寧大連中共解放區，成為招商局第一艘投共的輪船。¹⁴⁶

（十一）後續效應與影響

「伏波艦」雖沉沒海底，餘波卻仍蕩漾。

1、海軍欠款未歸墊

原來伏波艦在民國35年自英國駛抵香港時，曾因經費告罄，由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公署香港辦事處郭德華（1901-1971）特派員協助，由香港交通銀行簽借港幣兩萬元，以濟官兵急需，但海軍總部卻遲遲未將此款歸墊，自36年2月起，外交部以「有關方面催還甚急」，多次電請海軍迅予電匯歸墊，海軍總部3月12日以「本部一再簽呈行政院迅賜核准，俟奉准即予電匯」相應復；翌（37）年2月3日，香港交通銀行結算至該年1月底，該款項已累計本息港幣2萬959元2角，向香港辦事處催討，外交部只得再函海軍要求歸墊，2月21日代總司令桂永清仍以：「本案外匯早於三十六年八月六日申請，復經迭次催請，並於本年元月二十四日再度彙案催請，一俟奉准即行匯還。」復之。¹⁴⁷

142 參閱一、王玉麒，《海痴—細說余振興與老海軍》（新北：余寶琦自印書，2010年），頁132-133；二、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大事記》第三輯，頁28。

143 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大事記》第三輯，頁33。

144 海冀輪原名為海浙輪，為日本小型海岸運輸艦，西元1919年於英國建造，戰後由招商局接收。資料來源：海軍艦隊司令部編，《老軍艦的故事》，頁177。

145 馬駿杰、吳峰敏、張小龍編，《民國報刊載海軍史料彙編》，頁375。

146 〈海遼輪起義事件〉，《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9%81%BC%E8%BC%AA%E8%B5%B7%E7%BE%A9%E4%BA%8B%E4%BB%B6/14186762>〉（檢索日期：2023年7月18日）。

147 〈伏波艦在香港借款〉，《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9906-0004。

可見當年行政官署間橫向聯繫之遲鈍，效率之差矣。

2、英方贈艦態度動搖

由於方瑩的公開指謫，使英國對桂永清的領導能力產生懷疑，原本同意授贈我國的巡洋艦「重慶（原名HMS Aurora）」與護航驅逐艦「靈甫（原名HMS Mendip）」，¹⁴⁸則藉口財政緊縮，有意另訂合同，將「贈予」改為「租借5年」，期滿後中方須備價購買或交還英方，我方堅決反對並請駐英大使鄭天錫（1884-1970）積極協商，希望兩艦仍維持「無償價贈送，如不能全部無償贈送時，或要求以一部艦艇無償贈送亦可」。¹⁴⁹此時，財政部提出抗戰初期避居香港的6艘海關巡邏艦被港府徵收，現在可要求英政府發還，事實上該6艦早已於損失於戰時，英國只好同意「重慶艦」仍依原議援贈作為補償，但「靈甫艦」則改為租借。¹⁵⁰

不過，財政部部長俞鴻鈞（1898-1960）卻在民國37年（1948）5月18日致函外交部，表達英方以移交巡洋艦與海岸巡防艇8艘抵償海關巡邏艦損失乙節，該部「未便主張不予接受」，他強調：

我方關船6艘之補充價值，按目前價格應在一百萬英鎊以上，英方所提事屬交換性質，似於贈與及協助之旨未符，且此項交換辦法於我海軍建設固屬有利，而在海關不啻損失百餘萬英鎊，現海關需要此款為補充緝私艦之用甚急，自不能使其歸於無著，經呈請行政院撥給相當款項，以補海關之失……。¹⁵¹

顯然財政部對政府僅顧及海軍而忽視海關的作法稍有微詞，故呈請行政院必須給予撥款補助。其實，英國當時對「重慶艦」與海岸巡防艇8艘之估價為856,000鎊，已沉之伏波艦僅為70,000鎊，因「重慶」一艦之造價即為125萬餘鎊，用以抵償海關在港損失6艘巡艇價值317,952鎊之數尚屬有餘，¹⁵²故就整體國家利益言，放棄對英國索償6

148 英國贈租我國之巡洋艦與驅逐艦，蔣中正在民國37年7月8日予以命名，分別紀念抗戰時之陪都重慶及戡亂戰爭（1947年5月）於孟良崗壯烈殉職的整編第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參閱〈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六年七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60100-00226-008。

149 〈英國政府以十二艘艦艇移交我國（一）〉，《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1103-0015。

150 姚開陽，《1949大叛艦》，頁66；陳孝惇，〈抗戰勝利後海軍艦艇接收與艦隊重建〉，《海軍歷史與戰史研究專輯》，頁251。

151 〈英國政府以十二艘艦艇移交我國（一）〉，《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1103-0015。

152 〈英國政府以十二艘艦艇移交我國（一）〉，《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1103-

艘損失，俾早日結束談判，接收該艦等返國增加綏靖力量，同時減少外匯負擔，我國政府應認為相當合算。

中英雙方遂於民國37年5月19日簽訂「中英移交艦艇」照會：英國巡洋艦Aurora及海岸巡防艇第1033、1047、1058、1059、1068、1390、1405及1406各艇之所有權移轉與中華民國政府；驅逐艦Mendip借與中華民國政府，借與期間定為5年；關於35年1月12日借與中華民國政府，後於36年3月20日在臺灣附近撞沉之英國軍艦牽牛號（HMS Petunia），放棄其因該艦損失，而對中華民國政府現有或可能有之一切索償權利。¹⁵³

3、桂永清與「閩系」對立加劇

桂永清以陸軍中將之姿接掌海軍後，為澈底進行改革，在民國36年3月3日向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報告：擬將「海軍訓練團」與「海軍學校」合併，從這份簽呈中可以看出他對「閩系」官兵的觀感與態度：

前海軍總司令陳紹寬自沈鴻烈、歐陽格、陳策諸人相繼失敗，以為莫與頡頏、高視闊步、壟斷居奇，使國防第一線之艦艇，變為少數姓氏之鐵腕，……陳紹寬雖為犧牲之偶像，而其衣鉢傳統，仍有其數十百千之子弟鄉戚，奉行不衰，馬尾練營，幾經通令撤銷，但仍擅自招兵，逕往海訓團接艦，青島海訓團雖為訓練機構，而接艦官兵林祥光（按：閩籍）可以任意調派，人事經理之狀況及教育訓練之實施，從未報部……故今擬將海軍訓練團與海軍學校合併，照陸軍軍官學校組織法，請由鈞座兼任校長，使此後海軍幹部意志有所宗歸。¹⁵⁴

簽呈中清楚顯露桂永清對「閩系」的擅權獨斷感到不滿，陳紹寬雖已去職，其子弟鄉親仍在海軍者眾，正希冀自訓練一元化入手，澈底改變海軍官兵信仰，伏波艦沉沒事件意外引發「閩系」大老方瑩對桂永清的公開叫陣，將沉船責任全部歸咎於桂永清的外行領導內行，方瑩的去職退伍，不但沒有為海軍的派系紛擾畫上休止符，反而更加深了閩籍幹部與代總司令間的矛盾，徐學海（海軍官校38年班）直言：「桂氏更是以典型的陸軍鴨霸姿態統御全軍，終導致了桂氏與海軍馬尾系官兵產生了嚴重的心結。」¹⁵⁵

0015。

153 全國法規資料庫，〈中英移交艦艇換文（譯文）〉（英國外文部長貝文致中國駐英大使鄭天錫照會）〈<https://law.moj.gov.tw/LawClass/FilesType.aspx?DataId=Y0010088&md=m>〉（檢索日期：2022年9月11日）。

154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535-147。

155 徐學海，〈閱讀「青島海軍學校第五期：一個新時代的轉類點」感言〉，《傳記文學》，第108卷第4期，2016年4月，頁129。

桂永清卻因此對「閩系」官兵開始不分青紅皂白的整肅，激化了彼此的對立和互不信任，至民國38年戡亂戰局轉逆，造成不少「閩系」背景的艦長率艦叛變，以及「閩系」大老如薩鎮冰、陳紹寬、曾以鼎、林遵、李世甲、周應聰、曾國晟等人，不願意跟隨蔣中正、桂永清移駐臺灣，選擇留在大陸為中共效力，王玉麒也有以下的描述：

桂永清在人事上重用青島、電雷，排斥閩系和馬尾海校畢業生的作法，也造成許多幹部的離心離德。無論是基於理念，個人恩怨，投機或被脅迫。這一年裏，總共有97艘各型艦艇，三千八百多名艦勤官兵投共。其中，最嚴重的是林遵少將所率領的海防第二艦隊15艘艦艇，1,271名官兵，於4月23日，在南京集體投共的事件。¹⁵⁶

自民國38年2月12日黃安艦叛變起，開啟了一系列的海軍艦艇投共事件，當然，海軍的叛變事件與「派系矛盾」及桂永清的領導有著絕對的相關，但或許不是主要因素，姚開陽的研究顯示更多的是與基層士官兵的矛盾，甚至「閩系」軍官的腐化，有時成為反動的一方，被基層士兵關押裹脅投共，¹⁵⁷如同重慶艦的出走，這艘當時國軍最大的戰艦倒戈後，對海軍的實質戰力與精神戰力都有著莫大的影響，被歸於「閩系」的鄧兆祥（1903-1998）艦長雖非主動投共，但最終仍跟隨叛變小組將船開向中共占領區，對「閩系」官兵無異起了示範作用，再加上「永興艦」的叛亂雖然以失敗告終，然其主事者為海軍官校37年班的陳萬邦（1927-1949），並查獲36、37年班開會紀錄，引發桂永清全面整肅海軍官校自校長魏濟民（1912-2001）以下的年輕隊職幹部與在學生，包含艦隊官兵，從閩籍人士到懷疑的叛亂份子；從原本的調離現職，到誘騙入獄；從依規定調查審判到權宜時的祕密殺人，先斬後奏，風波越演越烈，¹⁵⁸使得伏波艦的意外沉沒，除了造成桂永清與「閩系」的對立加劇，恐怕也成為日後「海軍白色恐怖」¹⁵⁹事件的濫觴。

（十二）事後討論

第四代伏波艦以海事沉沒，結束其在中華民國海軍短暫的一生，但仍留下兩個重要疑點，引起各界討論：

1、桂永清與姜瑜的專業不足？

156 王玉麒，《海痴——細說余振興與老海軍》，頁140。

157 姚開陽，〈1949年中華民國海軍艦艇叛變原因〉，《國史館館刊》，第64期，2020年6月，頁108。

158 郭起斌，《桂永清與戰後海軍重整》，頁130。

159 有關「海軍白色恐怖」事件，請參閱拙作《桂永清與戰後海軍重整》，頁100-116。

由於上海基地司令方瑩在「伏波艦」沉沒後，公開批評桂永清外行領導內行，以「電雷系」的姜瑜「副長」替換「閩系」柳鶴圖「艦長」，才是致禍之主因，於是「派系」的差異與能力頓時成為討論的焦點；就「閩系」立場而言，海軍從馬尾船政學堂開始，即承襲英國海軍的制度、訓練與教育，姚開陽認為根據英國海軍傳統，副長不能在原艦升艦長，而必須到次一級艦歷練艦長之後，才能升任本級艦艦長，因為英國海軍的副長，等於商船的大副而非副艦長，職責不同，而且因副長不可能取代艦長，才不會造成兩人的猜忌，但桂永清以陸軍的習慣認為，副團長可以升團長，副長為什麼不能在原艦直升艦長？硬要插手干預，就打亂了海軍的規矩，讓謹守英國海軍傳統的「閩系」官兵，對桂永清非常不滿。¹⁶⁰同為自英接艦返國的「靈甫艦」艦長鄭天杰（1912-1994）亦認為：「此蓋由於桂氏不明瞭海軍的專業知識，隨意更動人事，他不知學校的訓練時間與實際的航海經驗的關係，故有此失也。」¹⁶¹

不過，根據張力研究，柳鶴圖雖畢業於馬尾海校，卻是江蘇鎮江人，民國27年（1938）曾赴英國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習造艦與潛艇設計，32年續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習高級造船，又在英國新堡斯璜亨特（Swan Hunter, Newcastle upon Tyne）造船公司任設計師，後以盟邦海軍軍官身分服役於英國，伏波艦返國後調任左營造船廠廠長，¹⁶²因此，柳鶴圖之調職是否為桂永清想藉其在英國多年所學，發展本國造船工業，並非有意打壓？抑或是柳鶴圖主動表達意願？此外，伏波艦原副長陳滄生（馬尾海校）在英國受訓期間，因故遭柳鶴圖報請撤職，雖同為馬尾海校出身，柳艦長仍依法查辦，其本人或許已無派系觀念，故在柳鶴圖返國即調整職務單純解釋為派系鬥爭結果，恐有所不周。¹⁶³

若「伏波艦」沒有發生海事事故，方瑩應不至於公開批評桂永清，「電雷系」的姜瑜「副長」替換「閩系」柳鶴圖「艦長」，或許也不會成為關鍵討論的重點；畢竟姜瑜雖然是副長，但也是接艦的官員，從他的學經歷（表9）上看，除了電雷學校的軍官養成教育時間相對較短，¹⁶⁴缺乏主作戰艦的歷練外，有近4年的時間在英國接受訓練，對艦

160 姚開陽，〈1949年中華民國海軍艦艇叛變原因〉，《國史館館刊》，第64期，頁84。

161 陸寶千訪問、官曼莉紀錄，〈鄭天杰先生訪問紀錄〉，頁92。

162 〈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手令彙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5018230601/0035/100.3/3815/001/046。

163 張力，〈從「四海」到「一家」：國民政府統一海軍的再嘗試，1937-194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頁314-315。

164 戰前其他各海軍學校總修業年限為海軍學校（閩系）航海班為8年4個月，青島海校（東北系）4

上的性能與運用應該也算熟悉，故以姜瑜接任並非全無道理；不過，歷史不能假設，我國海軍目下裝備訓練多來自美軍系統，以現在的時空環境推斷當年的人事派任邏輯也不盡客觀，筆者身為海軍軍官的觀察，近30年來本軍以副長直升艦長的案例雖不多見，但多發生在第一批接艦（新一代兵力）的副長接任原艦艦長的狀況，除了該副長已經具備年班與資歷的考量外，當然就是沒有人比接艦的副長更熟悉該艦了；因此，在無法還原海事現場與更多史實佐證的前提下，伏波艦的沉沒恐怕不能僅簡化歸咎於桂永清對艦長和「閩系」官兵的替換而已。

2、「伏波艦」何以迅速沉沒？

一般來說，軍艦的艦體結構與商船截然不同，前者為海上作戰而存在，艦體的設計與損害管制作為均為滿足戰場需求，伏波艦遭海閩輪撞擊後，卻出現「一碰即沉」的窘況，完全不是1艘軍艦所應該有的正常表現，若非是艦體設計出現瑕疵，遭碰處正是該型艦的關鍵弱點，就是該艦官兵平日疏於保養訓練，或是兩者同時存在成為「墨菲定律（Murphy's Law）」最佳引證。伏波艦遭撞後的場景，僅能從唯一倖免於難的焦德孝口中探知一二，但其為艙底輪機軍官，碰撞之時並未值更，因此碰撞後艦長姜瑜的緊急處置為何？艦艇修理班有無盡力遂行損害管制作為？抑或是進水速度過快，從而放棄堵漏，逕行宣告棄船？以上各點在焦德孝的詢問紀錄均不得見，但他上抵甲板之時，已見駕駛臺官員正指揮施放舢舨，若誠如焦員所述「船全部下沉不到三分鐘」，表示伏波艦上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損害管制，或是沒有能力處理大量進水，是否與出港時有關鍵人員缺漏，訓練狀況不佳有關？其實，伏波艦在民國36年1月間就有在上海黃浦江撞傷「民本輪」海事紀錄，賠償數千萬元了事，¹⁶⁵恐怕更坐實了論者對該艦在人員調整後的訓練水準，已不若在英國接艦當下的質疑。

伍、結語

第一代伏波艦為清政府對抗太平天國的戰爭中，由淮軍中的勳軍統領購買的一

年，黃埔海校航海科（粵系）5年。資料來源：金智，《青天白日旗下民國海軍的波濤起伏（1912-1945）》，頁147,308,366。

165 〈伏波艦與海閩輪碰撞案〉，《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4-080700-0018；〈伏波軍艦·驅潛砲艦〉，〈<https://homepage.ntu.edu.tw/~yingshao/de0fupo.htm>〉（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6日）。

艘蒸汽小輪船，用於勳軍所部各營來回轉輸各項軍需、文報，勳軍北上征捻，被留於上海作為巡船，後因損壞腐朽奉准變賣，惟其艦體大小、諸元武器等資料皆因所遺史料太少，研究所受侷限自不待言。

第二代伏波艦為福建船政局所造之第四艘木質砲艦，相較於其他三代均購（贈）於德、英等西方國家，是唯一艘「國艦國造」的「伏波」，造成之後常駐浙、閩、臺、廣等地緝私巡盜，「牡丹社事件」奉派赴臺與日軍抗衡，中法「甲申海戰」負傷擱淺，戰後仍用於臺澎防務工作，「呂家望社事件」於臺東外海執行岸轟、登陸等現代兩棲作戰科目，平定墾民暴亂。清光緒年間更隨廣東水師提督巡閱南海維權，並以旗艦之姿，將首先到達之島名之為「伏波」。民國初年以擔任「報知艦」負責艦隊間的通訊與運送任務；惟除役時間沒有明確記載，以學者推論的計，該艦服役時間近一甲子（59年），是四代伏波艦之中最長的一艘。

第三代「伏波艦」為清宣統年間向德國訂購之「驅逐艦（Torpedoboat-Destroyer）」，時亦稱魚雷獵船，隨即由袁世凱核定更名為「建康艦」，惟當時北洋軍閥掌控政權，建康艦迫於現實，在長年不同派系的軍閥混戰中，多依附北洋政府，至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隨總司令楊樹莊歸附國民革命軍，其後多駐於長江兩湖至與淞滬一帶作戰與訓練，受限於艦型大小與作戰特性，其參與之戰事雖然對整個戰局無法具有主導戰場形勢的關鍵地位，但對於巡弋或支援的各區域作戰，定有其嚇阻的積極意義，雖在抗日戰場中因馳援逸仙艦不幸遭敵機轟炸，中彈擱淺，為敵擄獲，改名為「翠」編入日本海軍，隨後移交「維新政府」，以「協助綏靖」為題再更名為「海綏」，加入汪偽政權海軍，戰後重歸我海軍，恢復「建康」原名，惟不久即卸甲除役，成為更名最多次的伏波艦。

第四代「伏波艦」為英國皇家海軍為肆應第二次世界戰大西洋戰場之護航作戰任務，所打造之「花」級護衛艦，具備防空、反水面、反潛等三度空間之作戰能力，緣於戰時盟邦友誼，英方協助我國重建海軍而贈與的第一艘艦艇，返國成軍後不久，於福建烏坵附近遭招商局海閩輪碰撞沉沒，全艦百餘位官兵淪為波臣，僅輪機官1人獲救，海軍與招商局互諉肇責，公斷難得，使英方對後續對華贈艦態度動搖，輿論與「閩系」官兵更直指桂永清代總司令選員不當、艦長能力不足，引發桂永清與「閩系」幹部的對立陡然升高，直間接影響民國38年海軍多起叛艦投共，甚至以全面整肅閩系幹部為起點的「海軍白色恐怖」事件。第四代伏波艦在我海軍服勤未及3個月即遭禍沉海，成為四

代「伏波」之中服勤時間最短的1艘，肇事真相也隨著伏波艦沉海而永不得明，該艦遭遇的海難給我輩航海者敲了一記警鐘，正所謂「行船走馬萬分險」，不管對技術還是對機率都不要有盲目的自信，事先一定要考慮到每一種可能性，防微杜漸，消除潛在的隱患，確保海上航行安全。

在海軍的紀錄上擁有相同艦名的艦艇不在少數，而我國以「伏波」為名的艦艇，自晚清到民國先後共有4艘，其艦型大小各異，各擅勝場不同；我國政府自遷臺以後，一級作戰艦以「陽」字命名，故有「陽字號」之稱如「惠陽」，二級作戰艦以「山」字命名，俗稱「山字號」如「天山」；民國80年代接裝的巡防艦，則仍以中國地名及古代名將為主，例如「康定級」巡防艦即以「康定」、「西寧」、「昆明」、「迪化」、「武昌」、「承德」等地為名；「成功級」巡防艦則分別以「鄭成功」、「鄭和」、「戚繼光」、「岳飛」、「郭子儀」、「班超」、「張騫」、「田單」等名將名之；隨著政治局勢的轉變，近年逐漸改以臺灣相關人、事、物為命名主軸，如美製「紀德級」驅逐艦的命名，後以臺灣「基隆」、「左營」、「蘇澳」、「馬公」四大軍港為依歸，而改稱「基隆級」艦；民國107年（2018）自美國再獲得2艘「派里級」巡防艦，雖為「成功級」同級之「姊妹艦」，但卻以與臺灣關聯性較高的「劉銘傳」與「丘逢甲」二將領為名；未來我國艦艇命名應更貼近臺灣本土意識，刻意區隔與「中國」意象相關之語彙，因此，先後4艘同名的「伏波艦」在海軍史上確實可謂「空前」，不出意外的話，也應該是「絕後」了。

作者簡介

郭起斌：海軍軍官學校正期83年班、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現任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上校主任教官。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軍事史評論」徵稿辦法

1. 本刊旨在結合軍事理論與史學研究，期能拓展史學學術領域。舉凡有關中外現代國防史、國軍建軍發展史、國軍軍制史、中外現代戰史（國民革命軍五大戰役史、第二次世界大戰迄今外國戰史）、國軍部隊軍事校院機關沿革史、臺灣軍事史、國軍高階將領之研究等論述，皆為徵稿範圍，凡非以上相關題材之稿件，不予受理。為慶祝民國114年對日抗戰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80周年，本刊第32期來稿，以與對日抗戰暨第二次世界大戰軍事史相關議題之論文，優先擇優錄取。歡迎各界15,000至45,000字左右之創作稿（本期刊限收中文稿件），寫作時請參照一般歷史學論文格式撰寫，並採隨頁註。
2. 投稿方式：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本刊社址，附上書面文字稿件（以Word文字檔書寫，內文附上300至500字提要），書面文字稿Word文字檔須上傳（Email）至sun2821046@gmail.com及mndmhd@mail.mil.tw兩個電子信箱（缺一不予受理）。書面文字稿件未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本刊社址者，不予受理。
3. 本刊每期每人限投乙篇，不受理兩人（含）以上集體創作之稿件，亦不受理改寫或摘（節）錄已公開出版（發表）之個人學術著作、碩博士學位論文、學術期刊或學術研討會論文，來稿須為未曾發表之作品，本刊稿件嚴禁一稿數投。
4. 來稿格式除特別註明保留外，由本刊統一編輯格式。本刊對稿件有適度編輯之權。作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學歷、職業、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手機或市內電話），以便稿件刊登後之稿酬作業。
5. 本刊創作稿均委由兩位以上史學界學者採取匿名審查，經擇優刊登之稿件，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給予稿酬。
6. 來稿若經本刊接受刊登，作者即已同意：（一）將文稿永久授權收錄於本刊中，並以紙本、電子或數位形式於全球公開出版發行。本刊之數位檔案可提供並儲存於國防部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圖書館、其他公私立機關/機構圖書館及民間之資料庫，由各該圖書館（含民間資料庫）以電腦或其他設備提供館內外讀者進行閱覽、遠距線上瀏覽及下載等方式公開傳輸予全球讀者閱讀、保存與列印。（二）此授權，自本刊物出版日起一年內為專屬授權；一年屆滿後則轉為非專屬之永久授權。授權地區不限。（三）作者並同意簽署授權書交付國防部收執；在作者未簽署授權書以前，本刊暫不支付稿酬。
7. 作者須擔保文稿絕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違反其他法令。
8. 作者若有違背第3條、第6條、第7條規定，本刊得追繳已付之稿酬，並應賠償本刊或國防部所受之其他損害。
9. 軍事史評論第32期截稿時間為民國113年11月1日，逾期不予受理。

社址：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國防部政務辦公室史政編譯處 軍事史評論社

軍事史評論年刊 Military History Review

著作財產權人：中華民國國防部

出版者：國防部政務辦公室

發行人：廖建興

社長：藍靜婷

總編輯：吳貞正

副總編輯：吳馥琰

主編：孫建中

美術指導：張進龍

行政人員：汪培蓉、初明漪

承印單位：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

定價：新臺幣300元

印製數量：1,200冊（平裝本）

創刊日期：中華民國83年6月

發行日期：中華民國113年6月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

電話：（02）85099543；85099541

傳真：（02）85099547

G P N：2010700498

I S S N：1994-1943

展售處

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403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85號

電話 / (04)22260330

網址：www.wunanbooks.com.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 / (02)25180207

網址：www.govbooks.com.tw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

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https://www.mnd.gov.tw/PublishMPPeriodical.aspx?title=%E8%B8%8D%E4%BA%8B%E5%88%8A%E7%89%A9&id=43>